



抱朴子

〔晋〕葛洪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抱朴子

[晋] 葛洪 撰
陈丽
董文武
庞月光 译

目 录

前言.....	(1)
自序.....	(1)
抱朴子内篇卷一.....	(1)
畅玄第一.....	(1)
论仙第二.....	(6)
对俗第三	(27)
金丹第四	(43)
至理第五	(77)
抱朴子内篇卷二	(90)
微旨第六	(90)
塞难第七.....	(106)
释滞第八.....	(120)
道意第九.....	(138)
明本第十.....	(147)
仙药第十一.....	(160)
抱朴子内篇卷三.....	(194)
辩问第十二.....	(194)
极言第十三.....	(208)
勤求第十四.....	(223)
杂应第十五.....	(243)
黄白第十六.....	(264)

作丹砂水法·····	(278)
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	
黄金法·····	(279)
治作赤盐法·····	(280)
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	
黄金法·····	(280)
治作雄黄水法·····	(281)
小儿作黄金法·····	(281)
务成子法·····	(282)
抱朴子内篇卷四·····	(287)
登涉第十七·····	(287)
地真第十八·····	(319)
遐览第十九·····	(328)
祛惑第二十·····	(343)
抱朴子外篇卷一·····	(356)
嘉遁第一·····	(356)
逸民第二·····	(371)
勸学第三·····	(388)
崇教第四·····	(398)
君道第五·····	(406)
臣节第六·····	(421)
良规第七·····	(426)
时难第八·····	(432)
官理第九·····	(434)
务正第十·····	(436)

贵贤第十一.....	(437)
任能第十二.....	(439)
钦士第十三.....	(441)
用刑第十四.....	(443)
抱朴子外篇卷二.....	(460)
审举第十五.....	(460)
交际第十六.....	(475)
备阙第十七.....	(489)
擢才第十八.....	(490)
任命第十九.....	(494)
名实第二十.....	(501)
清鉴第二十一.....	(509)
行品第二十二.....	(516)
弭讼第二十三.....	(532)
酒诫第二十四.....	(536)
疾谬第二十五.....	(548)
抱朴子外篇卷三.....	(566)
讥惑第二十六.....	(566)
刺骄第二十七.....	(571)
百里第二十八.....	(580)
接疏第二十九.....	(584)
钧世第三十.....	(585)
省烦第三十一.....	(589)
尚博第三十二.....	(593)
汉过第三十三.....	(601)

吴失第三十四	(606)
守壻第三十五	(613)
安贫第三十六	(619)
仁明第三十七	(626)
博喻第三十八	(632)
抱朴子外篇卷四	(663)
广譬第三十九	(663)
辞义第四十	(690)
循本第四十一	(693)
应嘲第四十二	(695)
喻蔽第四十三	(699)
百家第四十四	(704)
文行第四十五	(706)
正郭第四十六	(709)
弹祢第四十七	(719)
诘鲍第四十八	(723)
知止第四十九	(748)
穷达第五十	(756)
重言第五十一	(760)
自叙第五十二	(762)

前 言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是晋葛洪（公元 283～363 年）撰写的一部富有宗教哲学和科学技术内容的书，它在我国道教史、化学史、医学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史料价值主要有二：一是有关道教的史料价值，二是有关化学技术的史料价值。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士族世家，早年立志为文儒，欲振兴儒教，挽救颓世。东晋时，任谘议参军。后因时势变坏，精神上所受刺激甚深，于是辞官谢客，悲观循世，舍儒从道，于广州罗浮山精研炼丹，从事炼丹，寻求长生不死的方术，竭力提倡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就是在他羁留广州期间写成的。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其中反映了葛洪的道教思想，也就是融会了黄老道学及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的一整套宗教理论。它的核心是“玄”、“道”、“真一”，它的目标是“仙”、“神”、“长生”，而其途径则是“体道得仙”，具体说来要做到以下六点：（1）志诚信仙，禀值仙气；（2）博闻体要，择师勤求；（3）广知众术，养生却害；（4）恬静无欲，守一知足；（5）金丹大药，宝精行气；（6）积善立功，忠孝为本。这六点中，（3）、（5）两点具体说到了种种神仙法术，如隐形变化、奇门遁甲、符图印章、咒语气禁、照妖却鬼、招致万物、乘蹕潜

水、不寒不热等，又如金丹术、药养法、导引法、房中术等。所有这些，使得《内篇》构成了一个庞杂的道教理论体系，使得《内篇》成为包罗弘富的百科全书式道典，成为整个《道藏》的缩影。

《抱朴子·内篇》不但是道教史上的经典，而且是科技史上的宝典，《内篇》里的《金丹》和《黄白》两篇中关于炼制金丹的方法和实验结果的记载，保存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某些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葛洪对炼丹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以《金丹》为例，它涉及的药物有铜青、丹砂、水银、雄黄、矾石、戎盐、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赤盐、曾青、慈石、雌黄、石流黄、太乙余粮、黄铜、珊瑚、云母、铅丹、丹阳铜、淳苦酒等二十二种。葛洪不但提到许多炼丹药物的品种和详细记录了炼制金丹的方法，而且从炼丹实验中观察到不少化学反应的现象。

在医学方面，《抱朴子·内篇》中的《仙药篇》论本草药物；《至理篇》强调相信良医的治病，反对巫祝迷信的害人；《极言篇》强调人们应该养身保健，增强体质和抵抗风寒暑湿的能力，都表明葛洪在医学和药物学上有一些卓越的见解和贡献。

《抱朴子·内篇》原来是单独成书，不与葛洪另一杂家著作《抱朴子·外篇》相并，《外篇》著述在先，《内篇》成书在后，《内篇·自叙》与《外篇·自叙》俱称《内篇》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卷。现行本《内篇》存二十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诸子集成》收录《抱朴子》于卷八，其《内篇》所据为清人孙

星衍平津馆校刊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所收今人王明先生的《〈抱朴子·内篇〉校释》是目前最完善的《内篇》注本和校本，颇便读者阅读与研究。这次整理，就以王明先生的校释本为主要底本，并参考了郭小武先生的白话译文，都经过了一番适合本书体例的整理工作，并对原译作了不同程度的改译与订正。

自序

洪体乏超逸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能凌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影，犹故欲戢劲翮于鸛鹄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稟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于至驽之蹇足，以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陋丑，求媒扬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

夫以焦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蹶阂也。以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契，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荜有藻棁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

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道士渊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可谘问。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悻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为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举耳。

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谓为妖妄之说，见余此书，不特大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不以合于余所箸子书之数，而别为此一部，名曰《内篇》，凡二十卷，

与《外篇》各起次第也。虽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识者。其不可与言者，不令见也。贵使来世好长生者，有以释其惑，岂求信于不信者乎！谨序。

抱朴子内篇卷一

畅玄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泮而星流，或混漾于渊澄，或雰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沉，凌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太始，鼓冶亿类，回旋四七，匠成草昧，辔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采，或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虽顾盼为生杀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绮榭俯临乎云雨，藻室华绿以参差。组帐雾合，罗帟云离。西毛陈于闲房，金觞华以交驰，清弦嘈囀以齐唱，郑舞纷纭以逶迤，哀箫鸣于凌霞，羽盖浮于连漪，掇芳华于兰林之囿，弄红葩于积珠之池，登

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入宴千门之焜焜，出驱朱轮之华仪。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实理势之攸召，犹影响之相归也。彼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践蹋旋玑，此得之者也。

其次则真知足，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紆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缁缕带索，不以贸龙章之晔晔也。负步杖策，不以易结驷之骆驿也。藏夜光于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鳞甲于玄渊，以违钻灼之灾。动息知止，无往不足。弃赫奕之朝华，避僨车之险路。吟啸苍崖之间，而万物化为尘氛。怡颜丰柯之下，而朱户变为绳枢。握耒甫田，而麾节忽若执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平味澹。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与造化钧其符契。如暗如明，如浊如清，似迟而疾，似亏而盈。岂肯委尸祝之坐，释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无知之庖，舍绳墨而助伤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琐细，而为庸夫之忧乐。藐然不喜流俗之誉，坦尔不惧雷同之毁。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

之焉，称颂何足以悦之乎？直刃沸镬，不足以劫之焉，谤讟何足以威之乎？常无心于众烦，而未始与物杂也。

若夫操隋珠以弹雀，舐秦痔以属车，登朽缙以探巢，泳吕梁以求鱼，旦为称孤之客，夕为狐鸟之余。栋挠桷覆，倾溺不振，盖世人之所为载驰企及，而达者之所为寒心而凄怆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韬藻梲。奋其六羽于五城之墟，而不烦衔芦之卫。翳其鳞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备。俯无倨鹳之呼，仰无亢极之悔，人莫之识，邈矣辽哉！”

【译文】

抱朴子说：“玄是自然的始祖，而且是万物的大宗。查繇啊，它多么深邃，所以称其微茫；绵亘啊，它多么辽远，所以称其奇妙。它的高大可以冠盖九天，它的广阔可以笼罩八方，它比日月更明亮，比风雷更迅猛。有时闪烁如同影子消逝，有时飘摇如同星星流动，有时荡漾如同渊水清澈，有时雾霏如云朵漂浮，依万物而成其为有，寓潜寂而成其为元。沦没幽冥而下沉，凌驾星辰而上游。金石不能和它比刚硬，晨露不能与它同柔软，似方而不方，似圆而不圆，来时看不见，去时追不着。天地赖有它上升下降，云雨赖有它运行降落。孕育元气，陶铸天地，呼吸太始，鼓冶万物，旋转星宿，制作草昧，驾馭灵机，吹动四季，隐括静谧，抒发绚丽，抑浊扬清，编排江河，增加它不充溢，取出它不枯竭，给予它不茂盛，夺取它不衰败。所以玄在的地方，其乐无穷，玄不在的地方，形伤神逝。五音八声，清悠哀婉，是有损听力的。鲜花艳彩，彪柄灿烂，是有伤视力的。安逸舒适，清醇香醴，是

迷乱性情的。冶容媚姿，涂脂抹粉，是祸害寿命的。那些知道玄道的，可以与玄道相伴到永恒。不知道玄道的，即使是顾盼都会成为生杀的利刃，唇吻都会成为兴亡的关键。绮丽的台榭俯临于云汉，藻丽的屋椽参差而层列。组帐罗帟，雾合云离。西施、毛嫱陈列闲房，金觞玉杯光华交错。清弦喧哗而齐协高唱，狂舞纷纭杂沓而舞步曲行。鸣哀箫于凌云，浮羽盖于涟漪，采集芳华于兰林苑囿，玩弄红葩于积珠池塘。登高望远以忘百忧，临深俯览以忘晨饥。入宴千门而场面辉煌，出驰朱轮而仪容华美。然而乐极生悲，满盈必亏。所以曲终而发出感叹，宴罢而伤心感慨。这实在是情理物势招致的必然结果，就像影离不开形、响离不开应一样相互伴随。这些外在假借来的东西不是真的，所以假借的东西失去之后会觉得若有所失。

玄道，得到它的常在其内，失去它的常居其外，应用它的神而灵动，遗忘它的质而死板。这是思考玄道的至理明言。得到它的人尊贵，不需天子的威仪；体验它的人富有，不须难得的宝货。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乘驭流光，鞭策飞影，凌驾宇宙，贯穿天下，出于无上之境，入于无下之界，经于汗漫之门，游于杳渺之野。逍遥于恍惚之中，徜徉于仿佛之表。吮吸日月精华于云端，咀嚼昼夜元气于红霞。徘徊于茫昧，翱翔于希微，脚踏虹霓，步行璇玑。这是得到玄道的情况。

其次就是真正知道满足，知道满足的人就能隐遁不出于世，颐养精神于山林之中。曲绕鸾龙之翼于微小甲虫之体，修炼浩然正气于简陋屋室之内。破烂的衣带，不用它去交换文彩鲜明的龙纹饰衣服。撑身的拐杖，不用它去更换络绎不

绝的套配四马之车。把夜光之璧藏在高山崖穴，避免他山玉匠的磨削，把灵龟之甲沉在玄冥深潭，躲开占卜钻灼的灾难。动静知止，无往不足。离开旺盛的朝华，绕过毁车的险路。吟啸岩崖山谷的中间，而万物化为尘埃；怡颜茂树丰枝的下面，而富贵人家变为贫贱人家。耕作大田，而指持符节的将帅忽然如同执鞭的仆从；啜菽饮泉，牛羊猪三牲之肉如同贱菜藜藿。处于无为之所，泰然而有余欢；立于不争之地，欣然而齐贵贱。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安味淡。浑浑荡荡，与自然等同，浩浩茫茫，与天地合契。如暗如明，如浊如清，似迟而速，似亏而盈。怎肯放主祭的祝宝座与大匠的要位，越过樽俎来代替无知的庖厨，丢下绳墨来帮助伤手的工匠。不因为腐鼠之类琐屑之事，而像庸人一般去悲喜忧欢。藐然而不喜流俗的赞誉，坦然而不惧雷同的毁谤。不因为外物而埋没自己的无尚精诚，不因为利害而玷污自己的无尚纯粹。所以极端富贵不能够用来诱惑他，称颂又怎么能够使他喜悦呢？利刃沸汤不能够用来制服他，诽谤又怎么能够使他伤悲呢？对于各种烦恼总是无动于衷，是从来也不和外物混杂的。

至于富得拿随侯的宝珠来射小雀，邀宠用舐秦王的痔疮来赚乘车，登朽枝来探巢，游吕梁来求鱼，早晨为君王客人，晚上为狐鸟食余。梁折屋塌，鼎毁羹洒，扫地以尽，假溺不振。这些大概是世俗人们所汲汲企求的，而正是明达人们所凄凄寒心的。所以超凡脱俗，并达到无我境界的人，对《韶》、《夏》等美妙的音乐和有文彩藻饰的佩巾都弃而不用。翱翔在昆仑山上，而不须像大雁衔着芦根以便防备弓箭的射

击。潜踪于林海雪原，而不须像 貉依恃曲穴以便防备虎豹的侵袭。俯瞰大地，没有鹰凤傲鸣的呼叫；仰视苍天，没有蛟龙亢极的悔恨。没有谁认识他，他多么缥缈，多么辽远啊！”

论仙第二

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稟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于是问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圣，弃、疾、良、平之智，端、婴、随、酈之辩，贲、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闻有先霜而枯瘁，当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实而萎零，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久视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学不求仙，言不语怪，杜彼异端，守此自然，推龟鹤于别类，以死生为朝暮也。夫苦心约己，以行无益之事，镂冰雕朽，终无必成之功。未若摅匡世之高策，招当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纆，玄牡龙跼，华轂易步趣，鼎餗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诗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证，无为握无形之风，捕难执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弃荣华而涉苦困，释甚易而攻至难，有似丧者之逐游女，必有两失之悔，单张之信偏见，将速内外之祸也。夫班狄不能削瓦石为芒针，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故不可为者，虽鬼神不能为

也；不可成者，虽天地不能成也。世间亦安得奇方，能使当老者复少，而应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螭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之荣，使累晦朔之积，不亦谬乎？愿加自思，不远迷复焉。”

抱朴子答曰：“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不能使之见，岂鞀磬之音细，而丽天之景微哉？而聋夫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又况管弦之和音，山龙之绮粲，安能赏克谐之雅韵，晞晔之鳞藻哉？故聋瞽在乎形器，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而况物有微于此者乎？暗昧滞乎心神，则不信有周、孔子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水性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重类应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轻物当浮，而牂柯有沉羽之流。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正如此也久矣。

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宜必钧一。而其贤愚邪正，好丑修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若谓受气皆有一定，则雉之为蜃，雀之为蛤，壤虫假翼，

川蛙翻飞，水蛭为蛉，苡苓为蛆，田鼠为鴽，腐草为萤，鼃之为虎，蛇之为龙，皆不然乎？

若谓人禀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赋命，无有彼此，则牛哀成虎，楚姬为鼃，枝离为柳，秦女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寿，殇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则其异有何限乎？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设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废伪去欲，执太璞于至醇之中，遗末务于流俗之外，世人犹鲜能甄别，或莫造志行于无名之表，得精神于陋形之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飚而不灼，蹑玄波而轻步，鼓翮清尘，风驰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仑，行尸之人，安得见之？假令游戏，或经人间，匿真隐异，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觉乎？若使皆如郊间两瞳之正方，邛疏之双耳，出乎头巅。马皇乘龙而行，子晋躬御白鹤。或鳞身蛇躯，或金车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则非洞视者安能覩其形，非彻听者安能闻其声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毁，真人疾之，遂益潜遁。且常人之所

爱，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贵，乃至人之所贱也。英儒伟器，养其浩然者，犹不乐见浅薄之人，风尘之徒。况彼神仙，何为汲汲使当狗之伦，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于未尝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见为有，所不见为无，则天下之所无者，亦必多矣。所谓以指测海，指极而云水尽者也。蜉蝣校巨鳌，日及料大椿，岂所能及哉？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闲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事无固必，殆为此也。陈思王著《释疑论》云，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尔，复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复长。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彼二曹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然初皆谓无，而晚年乃有穷理尽性，其叹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经深涉远，思理则澄清真伪，研核有无，其所撰《列仙传》，仙人七十有余，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邃古之事，何可亲见，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列仙传》炳然其必有矣。然书不出周公之门，事不经仲尼之手，世人终于不信。然则古史所记，一切皆无，何但一事哉？俗人贪荣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远忖昔人，乃复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禅授，薄卿相之贵任，巢

许之辈，老莱、庄周之徒，以为不然也。况于神仙，又难知于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谓刘向非圣人，其所撰录，不可孤据，尤所以使人叹息者也。夫鲁史不能与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经。子长不能与日月并明，而扬雄称之为实录。刘向为汉世之名儒贤人，其所记述，庸可弃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学，不许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汉武求之不获，以少君、栾大为之无验故也。然不可以黔娄、原宪之贫，而谓古者无陶朱、猗顿之富。不可以无盐、宿瘤之丑，而谓在昔无南威、西施之美。进趋犹有不达者焉，稼穡犹有不收者焉，商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无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难者，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两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师，又何足以定天下之无仙乎？

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为重累耳。何者？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责，治鞅掌之政务，思劳于万几，神驰于宇宙，一介失所，则王道为亏，百姓有过，则谓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气，艳容伐其根荳，所以翦精损虑削乎平粹者，不可曲尽而备论也。蚊嚼肤则坐不得安，虱群攻则卧不得宁。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聪明，历藏数息，长斋久洁，躬亲炉火，夙兴夜寐，以飞八石哉？汉武享国，最为寿考，已得养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钟石之费，畎浍之输，不给尾闾之泄耳。

仙法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钟，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囂，惊魂荡心，百技万变，丧精塞耳，飞轻走

迅，钓潜弋高。仙法欲令爱逮蠢蠕，不害含气，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诛，黄钺一挥，齐斧暂授，则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斩断之刑，不绝于市。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而人君烹肥宰膻，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饕餮。仙法欲溥爱八荒，视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乱推亡，辟地拓疆，泯人社稷，聃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绝域，暴骸腐野，五岭有血刃之师，北阙悬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动数十万，京观封尸，仰干云霄，暴骸如莽，弥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汉武帝使天下嗷然，户口减半。祝其有益，诅亦有损。结草知德，则虚祭必怨。众烦攻其膏肓，人鬼齐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无修道之实，所知浅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闻。又不得有道之士，为合成仙药以与之，不得长生，无所怪也。

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长卿壁立之贫，腹怀翳桑绝粮之馁，冬抱戎夷后门之寒，夏有儒仲环堵之映，欲经远而乏舟车之用，欲有营而无代劳之役，入无绮紈之娱，出无游观之欢，甘旨不经乎口，玄黄不过乎目，芬芳不历乎鼻，八音不关乎耳，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

或得要道之诀，或值不群之师，而犹恨恨于老妻弱子，眷眷于狐兔之丘，迟迟以臻殂落，日月不觉衰老，知长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爱习之情卒难遣，而绝俗之志未易果也。况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条也，其所亲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为旬月之斋，数日闲居，犹将不能，况乎内弃婉娈之宠，外捐赫奕之尊，口

断甘肴，心绝所欲，背荣华而独往，求神仙于幽漠，岂所堪哉？是以历览在昔，得仙道者，多贫贱之士，非势位之人。又栾大所知，实自浅薄，饥渴荣贵，冒干货贿，炫虚妄于苟且，忘祸患于无为，区区小子之奸伪，岂足以证天下之无仙哉？昔勾践式怒犗，戎卒争蹈火。楚灵爱细腰，国人多饿死。齐桓嗜异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赏瘠孝，毁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汉武帝招求方士，宠待过厚，致令斯辈，敢为虚诞耳。栾大若审有道者，安可得煞乎？夫有道者，视爵位如汤镬，见印绶如纆细，视金玉如土粪，睹华堂如牢狱。岂当扼腕空言，以侥幸荣华，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赐，带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贵，耽沦势利，不知止足，实不得道，断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又按《汉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壶公将费长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将两弟子去，皆托卒，死，家殡埋之。积数年，而长房来归。又相识人见李意期将两弟子皆在郾县。其家各发棺视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书于枚，此皆尸解者也。

昔王莽引《典》、《坟》以饰其邪，不可谓儒者皆为篡盗也。相如因鼓琴以窃文君，不可谓雅乐主于淫佚也。噫死者

不可讥神农之播谷，烧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钻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轩之造舟，酤鬻者不可非杜仪之为酒。岂可以桀大之邪伪，谓仙道之果无乎？是犹见赵高、董卓，便谓古无伊、周、霍光。见商臣、冒顿，而云古无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见鬼之术。俗人闻之，皆谓虚文。或云天下无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见鬼者，在男为魇，在女为巫，当须自然，非可学而得。按《汉书》及《太史公记》皆云，齐人少翁，武帝以为文成将军。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见之如生人状。又令武帝见灶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术既令鬼见其形，又令本不见鬼者见鬼，推此而言，其余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数为人间作光怪变异，又经典所载，多鬼神之据，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况乎仙人居高处远，清浊异流，登遐遂往，不返于世，非得道者，安能见闻。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训，故终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识真者，校练众方，得其徵验，审其必有，可独知之耳，不可强也。故不见鬼神，不可得谓天下无鬼神也；虽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人无贤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此之为物至近者也。然与人俱生，至乎终身，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岂可遂以不闻见之，又云无之乎？若夫辅氏报施之鬼，成汤怒齐之灵，申生交言于狐子，杜伯报恨于周宣，彭生托形于玄豕，如意假貌于苍狗，灌夫守田蚡，子义培燕简，蓐收之降于莘，桀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说讖纬，孝孙之著文章，神君言于上林，罗阳仕于吴朝，鬼神之事，著于竹

帛，昭昭如此，不可胜数。然而蔽者犹谓无之，况长生之事，世所希闻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负山，与井蛙论海也。俗人未尝见龙麟鸾凤，乃谓天下无有此物，以为古人虚设瑞应，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况于令人之信有仙人乎！

世人以刘向作金不成，便谓索隐行怪，好传虚无，所撰《列仙》，皆复妄作。悲夫！此所谓以分寸之瑕，弃盈尺之夜光，以蚊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钧，非荆和之远识，风胡之赏真也。斯朱公所以郁悒，薛烛所以永叹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鸿宝枕中书》，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刘向父德治淮南王狱中所得此书，非为师授也。向本不解道术，偶偏见此书，便谓其意尽在纸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于撰《列仙传》，自删秦大夫阮仓书中出之，或所亲见，然后记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谣，圣人所择。芴莛之言，或不可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岂可以百虑之一失，而谓经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蚀之故，而谓悬象非大明哉？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百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况于世间，幸有自然之金，俗人当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又不信骡及馿、驢，是驴马所生。云物各自有种。况乎难知之事哉？夫所见少，则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虽天之明，而人处覆甑之下，焉识至言哉？”

【译文】

有人问道：“神仙不死，的确可以做到吗？”抱朴子回答

说：“即使有最明亮的眼力，而对各种有形的东西也不可能全部见到。纵有最灵敏的听力，而对各种有声的音响也不可能全部听说。虽然有大章、竖亥一样的快脚，而他们常走的路也比不上不曾走过的路那么多。虽然有大禹、伯益、齐谐一样的智慧，而所记下的事也比不上不曾记下的事那么广。万物众多，什么东西没有？何况列仙人物，在竹帛上记载满了。不死之道，为什么就没有呢？”

于是问话的人大声笑道：“有开始的就必然有终结，有存在的就必然有灭亡。所以三皇、五帝、孔丘、周公旦那样的圣达，后稷、橐里子、张良、陈平那样的聪颖，子贡、晏婴、随何、酈食其那样的口才，孟贲、夏育、五丁那样的勇力，而全部都要死亡，就因为这是人理的大势，必定的归宿。只听说有在霜降之前就枯败的，有正值夏季就凋谢的，有含了苞却不开花的，没有结果却萎缩凋零的，不曾听说过有享受万年的寿命和受用看到不死的期限的人。所以古人学不求仙，言不语怪，杜绝那些异端邪说，保持这些自然规则，把神龟仙鹤列入别类，将死生存亡看作朝暮的变化。苦心修身约束自己，用来追求无益的事业，镂刻寒冰雕琢朽木，最终没有必成的功效。不如抒发匡世的高论，招回当年的隆福，使朝服重整，玄马龙腾，华车代替步行，鼎食佳肴代替耒耜耕具，不也是十分美妙的吗？常常思考诗人有《甫田》的讽刺，深深体会孔子关于人都会死亡的论证，不要去捕捉没有形状的风，捕捉难以抓住的影，索求不能得到的东西，行走必定不通的道路，抛弃荣华富贵而涉足困迫痛苦，丢下十分容易的生活而从事极其艰难的事业，好像忘掉旧爱而另觅新欢，定要产

生两者具失的后悔，好像鲁人单豹、张毅怀疑正理而执信偏见，必将很快导致内外的祸害。公输班不能把砖石削制成细针，欧冶子不能用铅锡铸造出利剑。所以不能做到的，即使是鬼神也不能做到；不能办成的，即使是天地也不能办成。世上又哪里弄得到奇方，能让应当年老的再次年少，而应当死的反而复活呢？而先生您竟想延续螭蛄的生命，让它历年而不死；保养朝菌的青绿，让它累月而常在，这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希望先生您多加深思，不要在迷途上走得太远才回过头来。”

抱朴子回答说：“听力离弃了的，即使是震雷也不能使他听到；视力离弃了的，即使是强光也不能让他看见。难道轰然巨响的声音细小吗？难道照耀天地的光亮微弱吗？而聋了说它没有声音，瞎子说它没有物体。更何况丝竹管弦的和音，山水龙凤的华丽，怎能比过谐美的雅韵、光辉的鲜艳呢？所以聋盲存于体质，就会不信巨响强光显示的玄象了，何况事物有比这更微小的呢？暗昧滞留于心神，就会不信周公、孔子生活在过去了，更何况传给他的是神仙之道呢？存亡终始，确属大体，但其中异同参差，或然或滞，变化万端，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均末乖，是不可以一律看待的。说有开始就必有终结的多得很，但混同齐一起来看，就不是通理了。说夏季一定生长，但荠麦却在夏季枯萎；说冬季一定凋射，但竹柏却在冬季茂绿。说有开始就必定有结束，但天地却是无穷的。说有生存就必定有死亡，但龟鹤却是长生的。盛夏应是暑热的，但夏天未必没有凉爽的日子。极阴应是寒冷的，但严冬未必没有暂时的温暖的天气。百川东流注入大海，但也

有浩浩的北流之水。地道极静，但有时也会震动崩溃。水性纯冷，却有温谷的热泉；火体当热，却有萧丘的寒焰；重的东西应当下沉，而南海却有浮石之山；轻的物体应当上浮，而牂柯却有沉羽之流。万物品类繁杂，不可以一概而论，正因为这样，才得以长久。

有生命的物体，没有比人更灵的了。重视本性的东西，应该都是均齐不二的。但其间贤愚邪正，美丑长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它们存在的不同，已有天壤之别、冰炭之差了。为什么偏要奇怪仙人的特殊规定，不和常人一样都得死亡呢？

如果说禀受精气都有一定规定，那么雉化为蜃，雀化为蛤，地虫长翅，河蛙翻飞，水蛭化为蜻蜓，苡苓化为蛆，田鼠化为鹌鹑，腐草化为萤虫，鼯化为虎，蛇化为龙，却都不是这样吧？

如果说人类禀受正性，与一般物体不同，皇天赋予生命，没有彼此之分，那么鲁人牛哀变成老虎，楚国老嫗变成鼃鱼，滑介叔变成柳树，秦美女变成石头，死而复活，男女变形，老彭的长寿，殇子的短命，又是什么缘故呢？如果有所不同，那么其中的差异又有什么限制呢？

至于仙人，用药物保养身体，用术数延长寿命，使体内不生疾病，体外之患不入，即使久视不死，然而旧身不改，假如仙道是存在的，就不要认为它困难。但学识浅薄的人，拘泥世俗遵守常规，都说世上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定没有这样的事。眼睛所曾经看到的，应当拿什么话语来解释呢？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特殊奇异，难道就有限度？一辈子

拥戴着上天，却不知道天的 height；一辈子脚踩着大地，却不清楚地的深厚。身体是自己所本有的，却不知道它的心志为什么如此；寿命是自己所本有的，却不知道它的长短究竟能有多少。况且是关于神仙的远大道理、道德的幽深玄妙，依靠短浅的耳目，来判断微妙的有无，难道不是很悲哀的吗？

假设存在这么个哲人，有天大的才能，隐遁而不为世所用，遮景掩藻，废却伪装去除欲望，在至醇之中把执其至真至朴，在流俗外忘其末务，世人尚且很少能够鉴别，有时不能在无名之表崇扬他的俊美飘逸，在陋形之里达到他的精神境界，更何况仙人们与世俗殊途异路，把富贵当作不幸，把荣华当作秽污，把珍宝当作尘埃，把声誉当作朝露，蹈火焰而不被烧灼，踏玄波而步履轻快，遨游太空，云车风驰，仰登北极星，俯栖昆仑山，行尸走肉一般的世俗之人，哪里能看得见他们呢？假使叫仙人们游乐戏耍，有时经过人间，匿去真迹，隐去殊异，外表上如同凡夫俗子，与人比肩接踵，又有谁能够察觉到呢？假使都像郊间的两眼瞳孔长得正方，邛疏双只耳朵生在头顶，马师皇乘龙而行，王子乔乘鹤而去，有的鳞身蛇躯，有的金车羽服，才可得以认识罢了。倘若不像这样的话，那么不是透视的人哪能看见仙人们的形状，不是洞听的人哪能听到仙人们的声音呢？世人既然不信，又多加诋毁，真人太厌恶这些，于是越发潜藏隐遁了。并且普遍人所酷爱的，正是上士所憎恶的；庸俗人所宝贵的，正是圣人所卑贱的。学识渊博的儒士、堪任大事的人才，养其浩然正气的人，尚且不乐意见到浅薄之人与风尘之徒，何况那些神仙，何必忙忙碌碌，让世俗愚昧之人，知道他们有所追求呢？

只怪世间不曾见过罢了。眼睛可以看到百步之远，却不能一目了然，而想把看到的说成有，把看不到的说成无，那么天下所没有的，也一定太多了。这就是所谓的用手指来测量大海的深浅，手指到头了，便说海水也到底了。好比用蜉蝣校巨鳌，用朝菌量大椿，怎么能比得上呢？魏文帝曹丕博览洽闻，自称对各种事物无所不通，说天下没有切玉的快刀，没有可以用火来洗的布。当他撰写《典论》的时候，曾经详细论证过这件事。过了还没不到一年，这两种东西都送到了他跟前，魏文帝于是叹息不已，立即放弃了这种论断。事情没有一定必然，大概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陈思王曹植写的《释疑论》记载，起初说到道术，一直声称那一定是愚民欺诈虚伪的空话。等他后来看到魏武帝曹操试验着禁闭左慈等人，让他们断谷绝粮接近一个月时间，他们却颜色不减从前、气力自如平常，还常说可以连续五十年不食，道术正是如此，它的存在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曹植《辩疑论》又记载，魏武帝让甘始拿药放在活鱼嘴里，在沸腾的油锅里煮，那些没有含药的，熟而可食，那些含着药的，游戏终日，像在水中一样。又拿药粉涂在桑叶上来喂蚕，蚕活到十月还不衰老。又拿经年药给雏鸡和新生小狗吃，都停止了生长。又拿还白药让白狗吃，百天之后白毛都变成黑色，于是知道天下的事，不可能全都知晓，而凭主观臆断是不足相信的。只恨不能杜绝声色，专心来学长生之道罢了。那曹丕，曹植两位，论学识则是无书不览，论才能则是一代精英，然而最初都说没有神仙，直到晚年才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他们二人发生的感叹尚且如此。才学不及他们的人不相信神仙，是不值得奇怪的。

论博学，刘向能穷微极妙，轻深涉远；论思理，刘向能辨明真伪，研核有无。他所撰写的《列仙传》，记载仙人七十多位，果真没有其事的话，他妄造这些干什么呢？远古的事情，怎能亲自目睹，全靠书籍记载在过去流传罢了。《列仙传》炳然于世，神仙的存在是必然的了。但此书不是出自周公之门，事件不是经过孔子之手，世人终于不肯相信。如果是这样，那么古史所记载的，一切都应是没有的，为什么单是神仙一事不存在呢？世俗之人贪图荣华、喜好利禄，忙忙碌碌地追求名位，用自己的心思忖测古人，便再也不相信古时候曾有逃避帝王的禅让，蔑视卿相的重任，对于巢父、许由、老莱子、庄周这些人的事迹，也就认为不是那样的。况且对于神仙来说，又比这些人更加难以知道，又怎么能求得现今世人都相信呢？许多人都说刘向不是圣人，他所撰录的《列仙传》，不能单去引据，这是特别令人感慨叹息的。鲁史不能与天地合德，但孔子根据它来著成经典之书《春秋》。司马迁不能与日月同光，但扬雄称他著的《史记》是实录。刘向是汉代的名儒贤人。他所记述的，怎么可以抛弃呢？大凡世人之所以不相信仙道可以学得、不赞同生命可以延长的缘故，正是因为秦始皇、汉武帝寻求而没有得到，而李少君、栾大做起来没有应验。但是，不能由于黔娄、原宪的贫穷，就说古时候没有陶朱公、猗顿的富裕。不能因为没有无盐、宿瘤的丑陋，就说在过去没有南威、西施的美丽。行进还有不能通达的，稼穡还有不能收获的，商贩有时也有不获利润的，用兵有时有不能成功的。况且求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求仙的人怎能定然都获得成功呢？那秦始皇、汉武帝两个帝王，李少君、栾

大两个臣子，自然可以学求却不能成功，或许是因为他们开头勤奋而后来怠慢，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遇上明师真人的指点，又怎么能够据此断定天下没有神仙呢？

求得长生，修行大道，诀窍在于心志，不在于富贵。假如不是合适的人，那么高官厚禄，就反而成为沉重负担了。为什么呢？学习仙道的方法，需要恬静淡泊，荡除嗜好欲望，内视反听，僵居无心，而帝王担负着天下的重大责任，处理着缠身的政务国事，思想劳累于各种机务，精神驰骋于宇宙。一个人用得不得当，王道就有亏缺；百姓有了过错，责任就揽在自己身上。醇酒淹没了他的真气，艳容危害了他的本质，因而耗精劳神损毁纯粹的人，是不可能曲折而全面地讲论透彻的。蚊蚋叮咬皮肤，坐着就不得安稳；蚤虱群起进攻，躺着就不得宁静。四海之内的各种事情，还不只是这么简单，怎么可能掩目塞耳、导引行气、长斋久洁、自守炉火、早起晚睡来炼就丹砂、雄黄、雌黄、石留黄、曾青、矾石、磁石、戎盐这八种可以令人飞行的药石呢？汉武帝治理国家的年寿最长，已经得到养性的小小益处了。只是给予一升一合较小助益，不供钟石的巨大费用，只以水沟水道小进，不供给尾闾大出罢了。

仙法要求清静无为，忘掉自身形骸，而君主却要撞千钧大钟，擂雷霆响鼓，砰隆啪啦，惊心动魄；百种技巧，万般变化，丧精失神，裂目贯耳，飞车轻灵，奔跑迅猛，深渊垂钓，高崖弋射。仙法需要爱及一切众生，不伤害真气，而君主却有雷霆之怒，杀伐之诛，只要大钺一挥，利斧一动，就会伏尸千里，流血滂沱；劈斩之刑不绝于市。仙法要求断绝

腥荤厚味，不食五谷，清肠寡肚，而君主却要烹肥宰壮，屠杀众生，八珍百酱，广陈于面前，煎熬芍药，美食美味，仙法要求博爱天下，视别人如同自己，而君主兼并弱小，攻占愚昧，夺取乱邦，摧毁亡国，开辟领土，拓展疆域，泯灭宗庙，驱拢活人，逐往死地，孤魂野鬼充塞绝域，枯骨残骸布满荒野。五岭山脉曾派驻血战的军队，北面城阙曾经悬挂大宛的头颅。坑埋活人，杀戮俘虏，动辄几十万人，埋葬死尸的高冢，上接云端，暴尸遗骸如同草莽，满山遍野，填满沟谷。秦始皇使十户人家之中，九户人家打算作乱。汉武帝使天下怨声载道，户口减掉一半。祝祷若是有益，诅咒也会有损。蒙恩如能报德，受欺必将生怨。各种烦恼攻心伤神，人鬼同报深仇大恨。那秦始皇、汉武帝二个君主徒有好仙的名声，却没有修道的事实，所了解的浅显小事，不能全部都做起来，对于要妙深秘，更是闻所未闻。又不能得到有道之士，作合成仙药来送给他们，他们得不到长生，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我只是一位匹夫，加上穷困，家中徒有像司马相如四壁空空那样的贫苦，腹中怀有翳桑三日绝粮那样的饥饿，冬日抱有像戎夷睡在野外那样的寒冷，夏日怀有王霸住在草屋那样的炎热，想到远方却没有舟车使用，想干事业却没有代劳仆役，进家没有绫罗绸缎的欢娱，出门没有游玩观赏的乐趣，嘴巴里不曾尝过美味，眼睛里不曾看过艳色，鼻子里不曾嗅过芬芳，耳朵里不曾听过八音，百忧攻我心曲，众难集我门庭，如此居住世上，可以没有什么眷恋了。

有人获得要道的秘诀，有人遇着超凡的师傅，却还怀恋

着自己的老妻弱子，眷恋着自己的破屋陋室，迟迟不动以至死亡，日行月迈不觉已经衰老。知道长生可获得却不能修炼，忧虑流俗丑陋却不能离弃。这为什么呢？爱恋习惯的感情难以一下抛却，因而继绝世俗的心志不容易有效果。况且秦始皇、汉武帝那二个帝王，是天下的主人，他们沉迷玩乐的并不只是一事一物，他们亲近宠爱的却又非常之多。仅让他们做十天半月的斋戒，过几天闲居生活，他们尚且不能做到，更何况还要内弃娇好的宠姬，外捐隆盛的尊贵，口中断绝美味佳肴，心中断绝嗜好欲望，背离荣华富贵而独自前往，去到玄界追求神仙，哪里能忍受得住呢？所以遍察过去，获得仙道的人，大多是贫穷微贱之士，而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再说栾大所知道的东西实在是浅薄，为了填肠塞肚和获得荣华富贵，追求财利，想侥幸地炫耀虚妄，忘记无为大旨而去招惹祸患，区区一个小子的好诈虚伪，哪里足够用来证明天下没有神仙呢？从前越王勾践尊礼发怒的青蛙，士卒们争相赴汤蹈火；楚灵王喜爱细腰之人，国中之人大多为了腰细饿死；齐桓公嗜好奇异味道，臣子易牙煮了自己的儿子来进献；宋国国君赏赐孝顺之子，毁身死亡的人家到处都是。国君一旦喜欢，没有人不去效法。汉武帝招求方术之士，尊宠礼遇过于厚重，致使栾大这种人敢于做出荒诞之事罢了。栾大如果真是有道的人，哪能被杀呢。那些有道的人，把爵位视同煮人油鼎，将印绶看作丧服丧带，把金玉视同粪土，将华堂当作牢狱。哪能扼腕空说，来侥幸获得荣华富贵，居住在红柱高房，接受无数的赏赐，挂五利将军的印信，攀皇亲附马的尊贵，沉溺于势力，不知道满足，他其实没有掌握道术，是断

然可以知晓的了。据董仲舒所撰写的《李少君家录》记载，李少君有不死的药方，然而家中贫穷无法购买这些药物，所以才去西汉宫廷，以便借此求得买药的钱财，成道后然后离开。又据《汉禁中起居注》记载。李少君将要离去的时候，汉武帝梦见和他一起攀登嵩高山，走在半道上，有位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来，说天帝请少君前去。武帝醒来，将梦中的情形告诉左右侍从说，若像我梦见的那样，李少君将要离我而去了。几天以后，李少君声言有病死掉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武帝叫人打开李少君的棺材，发现里面没有尸体，只有衣冠还在那里。据《仙经》上说，上士举形升上虚境，叫做天仙；中士游于名山大川，叫做地仙；下士先死然后蜕变，叫做尸解仙。如今看来，李少君一定是尸解仙了。近代壶公带领费长房仙去，以及道士李意期带领两名弟子仙去，都借托死亡，家人埋葬了他们。过了几天，费长房返回世间，还有与李意期相互认识的人看见李意期带两个弟子都在郾县。他们的家人各自开棺查看，三口棺材中都只有一枚竹杖，用丹写符在竹杖上面，这都是死后成为尸解仙的人。

从前王莽引据《三坟》、《五典》来增饰其邪伪，但不能说儒者都是篡权盗贼。司马相如借鼓琴来诱走卓文君，但不能说雅乐主导在于淫佚。噎死的人不可讥议神农氏播种百谷，烧死的人不可怨恨燧人氏钻干取火，翻船淹死的人不可埋怨黄帝轩辕氏造船，酗酒大醉的人不可责难杜仪造酒，怎么能够因为桀大的邪伪，就说仙道必然没有呢？这就好比见到赵高、董卓这样的奸臣，便说古代没有伊尹、周公、霍光这样的贤臣；见到商臣、冒顿这样的杀父自立的不孝之人，便说

古代没人伯奇、孝己这样的纯孝之人。再有《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的方法，还有使人见鬼的法术。俗人听说此事后，都认为是虚假的记载。有的人说天下没有鬼神，有人说天下虽有鬼神，但也不可弹劾或招徕。有的人说可以看见鬼的人，在男就是覡，在女就是巫，应当依靠自然而然，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按《汉书》和《太史公记》都说，齐人少翁，汉武帝任用他做文成将军。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死后，少翁能让武帝看到她像活人一样的形状。又让汉武帝看到灶神，这是史书上明白写着的。方术既然能让鬼现出形状，又能让本来看不见鬼的人能够看见鬼，由此说来，其他类似情况又有什么不能存在呢？鬼神常常为民间作些光怪变异，又经典中所记载的也多有鬼神的引据，俗人尚且不相信天下存在鬼神，何况仙人居处高远，与人间清浊异流，升空飞远，说去就去，不再返回世上，如果不是得道的人，又哪里能看清呢？而儒家、墨家知道这些不可以解释，所以始终不说仙人存在。俗人不相信仙人存在，不也是应该的吗？只有清楚认识的人，检查众方，获得证验，断定仙人一定存在，可以独自知道这些罢了，是不可以勉强他人的。所以看不到鬼神，不能说天下就没有鬼神；看不到仙人，不能说世间就没有仙人。人们不分明智愚蠢，都知道自己身上存在魂魄；魂魄分别离开身体，人就要生病；魂魄全都离开身体，人就得死亡。所以魂魄如果分别离开，术家就用拘留方法应付；魂魄如果全都离开，礼典就有招魂的礼仪应付。魂魄这种东西是离人极近的吧，虽与人俱生，伴人终身，却没有哪个人自己听说看见它们。怎么能够因为不曾听说看见魂魄，就说魂魄没有呢？至于辅氏

老人之鬼对于晋魏颗的报恩，成汤与伊尹之灵对齐景公的发怒，晋太子申生死后传言狐突，杜伯死后报仇于周宣王，齐公子彭生死后托身黑猪，汉代赵王如意死后托身苍狗，灌夫死后鞭挞田蚡，庄子义死后杖杀燕简公，刑神蓐收降在莘地而虢国灭亡，善神栾侯降于民家而蝗虫尽除，还有素姜说讖纬，孝孙著文章，神君言于上林，罗阳神人王表仕于吴朝这些鬼神的事迹，记载在竹简绢帛上面，明明如此，不可胜数。然而闭塞的人还说没有这样的事，况且长生之事，是世间很少听说的呢？希望使他们一定相信，这是让蚊虻背山、和井蛙谈海那样的难事。俗人不曾见过龙、麟、鸾、凤，便说天下没有这些东西，认为这是古人假想出来的吉祥兆应，想让君主自强不息，巴望招来这些珍奇动物，况且是让人相信有仙人存在呢？

世人因为刘向所献铸金法术不能灵验，便说他探发隐微行怪，好传虚无，他所撰写的《列仙传》全都是虚妄之作。可悲啊！这是所谓因一分一寸的小瑕而放弃盈尺的夜光珠，因一点细微的缺陷而丢弃无价的淳钧宝剑，根本不是楚人卞和得玉那样的远见卓识、风胡赏剑那样的鉴真知价。这就是懂玉的朱公之所以悲哀、懂剑的薛烛之所以长叹的原因。铸金之术全在《神仙集》里，淮南王从中抄录出来，作成《鸿宝枕中书》，虽然有其文字，但都秘其要言，必须凭借口诀，临文指点讲解，然后才能实行。其中所用的药物，又大多改变了原来的本名，是不可拿来就用的。刘向的父亲刘德审理淮南王案件时，在狱中得到这部书，并不是来自于老师传授。刘向本来不懂道术，偶尔见到这部书，便认为书中所含的意义

应该全部在纸上，因此铸金没有成功罢了。至于他写《列仙传》，亲自从秦大元阮仓的著作里删改出来，有的是亲自看到的事，然后记录下来，决不是虚造妄作的言论。狂人儿童的谚语，是圣人所取材的对象；割草打柴人说的话，有时还不能遗弃；拔蔓菁拔萝卜，不要留下它的根和茎。怎么能因百虑中的一失，就说经典不可用；因日月曾发生交蚀的缘故，就说它们悬挂在天上不是非常明亮呢？外国制造水晶碗，其实是用五百种石灰来制作的，现在交、广地区多有得其方法而铸作水晶碗的。现在把这些话告诉俗人，俗人竟然不肯相信，竟说水晶本是自然之物，属于玉石一类。况且在世上幸好有存在于自然的金子，俗人该如何相信水晶有可能制作的道理呢？愚人竟然不肯相信黄丹和胡粉是化铅作所的，又不相信骡子和驱骹是驴马所生的，说是万物各自有种。何况是难以知道的事情呢？所见的少，所怪的就多，这是人世的常规。这话说得准确极了，其事虽然就像天空在上那样的明白，但人如果处在盖着的蒸笼下面，又哪里识得至理明言呢？”

对俗第三

或人难曰：“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禀之自然，何可学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叶，与众木则别。龟鹤体貌，与众虫则殊。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众

木不能法松柏，诸虫不能学龟鹤，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则可与之同功矣。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若谓彼皆特禀异气，然其相传皆有师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术不可学得，则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合聚鱼鳖，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粉，溃金为浆，入渊不沾，蹴刃不伤，幻化之事，九百有馀，按而行之，无不皆效，何为独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迟成，多所禁忌。自无超世之志，强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颇好心疑，中道而废，便谓仙道长生，果不可得耳。《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间君子，犹内不负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岂况古之真人，宁当虚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诳误将来，何所索乎！苟无其命，终不肯信，亦安可强令信哉！”

或难曰：“龟鹤长寿，盖世间之空言耳，谁与二物终始相随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则八极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远，有若同时，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视之所及，然后知之也。《玉策记》曰，千岁之龟，五色具焉，其额上两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于莲叶之上，或在丛蓍之下，其上时有白云蟠蛇。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载者，终不集于树上也，色纯白而脑尽成丹。如此则见，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邃处，故人少有见之耳。按《玉策记》及《昌宇经》，不但此二物之寿也。云千岁松树，四边披越，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寿万岁。

又云，蛇有无穷之寿，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獾。獾寿千岁。蟾蜍寿三千岁，麒麟寿二千岁“则变为老人”。腾黄之马，吉光之兽，皆寿三千岁。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熊寿五百岁者，则能变化。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载。但博识者触物能名，洽闻者理无所惑耳。何必常与龟鹤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识物，则园中草木，田池禽兽，犹多不知，况乎巨异者哉？《史记·龟策传》云：江淮间居人为儿时，以龟枝床，至后老死，家人移床，而龟故生。此亦不减五六十岁也，不饮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与凡物不同亦远矣，亦复何疑于千岁哉？仙经象龟之息，岂不有以乎？故太丘长颍川陈仲弓，笃论士也，撰《异闻记》云，其郡人张广定者，遭乱常避地，有一女年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计弃之固当饿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数月许乾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间三年，广定乃得还乡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殓埋之。广定往视，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甚喜。而父母犹初恐其鬼也，父下入就之，乃知其不死。问之从何得食，女言粮初尽时甚饥，见冢角有一物，伸颈吞气，试效之，转不复饥，日月为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时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来，衣服不改，故不寒冻。广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龟耳。女出食谷，初小腹痛呕逆，久许乃习，此又足以知

龟有不死之法，及为道者效之，可与龟同年之验也。史迁与仲弓，皆非妄说者也。天下之虫鸟多矣，而古人独举斯二物者，明其独有异于众故也，睹一隅则可以悟之矣。”

或难曰：“龟能土蛰，鹤能天飞，使人为须臾之蛰，有顷刻之飞，犹尚不能，其寿安可学乎？”抱朴子答曰：“虫之能蛰者多矣，鸟之能飞者饶矣，而独举龟鹤有长生之寿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蛰与飞也。是以真人但令学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绝谷，不学其土蛰与天飞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虚，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何但须臾之蛰，顷刻之飞而已乎！龙蛇蛟螭，狙猬鼯鼯，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时，乃肥于食时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胜于人，不独龟鹤也。故太昊师蜘蛛而结网，金天据九雁以正时，帝轩俟凤鸣以调律，唐尧观蓂莢以知月，归终知往，干鹄知来，鱼伯识水旱之气，蜉蝣晓潜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兴，鸞鷟见周家之盛，龟鹤偏解导养，不足怪也。且仙经长生之道，有数百事，但有迟速烦要耳，不必皆法龟鹤也。上士用思遐邇，自然玄畅，难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远旨。”

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长生之理，古人何独知之？”“此盖愚暗之局谈，非达者之用怀也。夫占天文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缩，论凌犯于既往，审崇替于将来，仰望云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运三棋以定行军之兴亡，推九符而得祸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状，错综六情，而处无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犹不能开学之奥治，至于朴素，徒锐思于糟粕，不能穷测其精微也。夫

凿枘之粗伎，而轮扁有不传之妙；掇蛸之薄术，而伛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于至精也。况于神仙之道，旨意深远，求其根茎，良未易也。松乔之徒，虽得其效，未必测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其事可学，故古人记而垂之，以传识者耳。若心解意得，则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当诘古人何以独晓此，而我何以独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粮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飞也，黄白之可求也，若责吾求其本理，则亦实复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谓之有，所不能及则谓之无，则天下之事亦鲜矣。故老子有言，以狸头之治鼠漏，以啄木之护齧齿，此亦可以类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坏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万殊纷然，何可以意极哉？设令抱危笃之疾，须良药之救，而不肯即服，须知神农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则未免于愚也。”

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药物，所能损益。夫指既斩而连之，不可续也；血既洒而吞之，无所益也。岂况服彼异类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论，必须同类，乃能为益，然则既斩之指，已洒之血，本自一体，非为殊族，何以既斩之而不可续，已洒之而不中服乎！余数见人以蛇衔膏连已斩之指，桑豆易鸡鸭之足，异物之益，不可诬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则宜捣肉冶骨，以为金疮之药，煎皮熬发，以治秃鬓之疾耶？夫水土不与百卉同体，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谷非生人之类，而生人须之以为命焉。脂非火种，水非鱼属，然脂竭则火灭，水竭则鱼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丝萎，川蟹不归而蛄败，桑树见断而蠹殄，触类而长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

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况于以宜身益命之物，纳之于己，何怪其令人长生乎？”

或难曰：“神仙方书，似是而非，将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黄、老之手，经松、乔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论，宜不验也，今试其小者，莫不效焉。余数见人以方诸求水于夕月，阳燧引火于朝日，隐形以沦于无象，易貌以成于异物，结巾投地而免走，针缀丹带而蛇行，瓜果结实于须臾，龙鱼涣濡于盘盂，皆如说焉。按《汉书》栾大初见武帝，试令斗棋，棋自相触。而《后汉书》又载魏尚能坐在立亡，张楷能兴云起雾，皆良史所记，信而有征，而此术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既有验，则长生之道，何独不然乎！”

或曰：“审其神仙可以学致，翻然凌霄，背俗弃世，烝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饿乎！”抱朴子曰：“盖闻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果能登虚蹑景，云攀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先鬼有知，将蒙我荣，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琼，势可以总摄罗丰，威可以叱咤梁成，诚如其道，罔识其妙，亦无饿之者。得道之高，莫过伯阳。伯阳有子名宗，仕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干。然则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缘便绝！”

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术既备，服食之要又该，掩耳而闻千里，闭目而见将来，或委华骝而轡蛟龙，或弃神州而

宅蓬瀛，或迟回于流俗，逍遥于人间，不便绝迹以造玄虚，其所尚则同，其逝止或异，何也？”抱朴子答曰：“闻之先师云，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于俱长生，去留各从其所好耳。又服还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间者，但服半剂而录其半。若后求升天，便尽服之。不死之事已定，无复奄忽之虑。正复且游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复忧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于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有似雀之为蛤，雉之为蜃，非人道也。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决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龙眉宁公、修羊公、阴长生，皆服金液半剂者也。其止世间，或近千年，然后去耳。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若得仙无复住理者，复一事耳。彭祖之言，为附人情者也。”

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铃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

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又云，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

【译文】

有人问难说：“人世间有老聃、彭铿，就像树木中有松柏，禀受于自然之气，如何可以学得呢？”抱朴子回答说：“天地万物，没有比人更灵的了。所以通达其浅显的人就能役使万物，深得其奥妙的人就能长生不老，知道上等药物延长寿命，所以服用上等药物来求仙。知道龟鹤能够长寿，所以效仿龟鹤之道来增加寿命。而且松柏的枝叶和众树有区别，龟鹤的体貌和众虫有区别，至于彭铿、老聃，也还是人罢了，并非种类不同而寿命独能长久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得了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众多树木不能完全效法松柏，各种昆虫不能完全学习龟鹤，因此寿命短暂过早夭折罢了。人有聪明智慧，如果能够修行彭铿、老聃之道，就可以和他们收到同样的功效。如果说世间没有仙人，然而先哲们记载下来的将近有一千人，都有姓名有字号，还有所作所为的来龙去脉，不是空造言论。倘若说他们特别禀受了特异之气，然而他们相传都有师道传承、服食丹药，不是生下来就知道的。倘若道术不

能够学到，那么变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存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聚合鱼鳖，三十六石立化为水，销玉为汁，溶金为浆，入渊不沾水，踏刃不伤身，幻化的事情有九百多件，遵循道术去做无不灵验，为什么偏偏不肯相信仙道可以获得呢？仙道难以速成，又有许多禁忌，如果没有超世意志、强力才气，是不能做到的。其中有的人颇好心疑，半途而废，便说仙道长生果真不可得到哩。《仙经》上说，服食丹药专一精思，与天相始终，还精息胎，延寿没有极限。这些都是最高道术的切要精妙之言。民间的君子，尚且内不背负自己的心，外不愧对自己的影，上不欺瞒苍天，下不自食其言，何况古代的真人，岂可虚造空文，拿必然做不到的事诳骗将来之人，图的是什么呢？假如没有那么长的寿命，人们最终还是不肯相信，又哪里可以通过强迫使人们相信呢？”

有人问难说：“神龟仙鹤长寿，大概是世间的空话罢了。谁和神龟、仙鹤这两种动物始终相伴随而得以知道它们呢？”抱朴子回答说：“假如得其要领，那么八极之外，如在指掌之上，百代之远，就像同时一般。不必在庭院的附近，等着眼睛瞧见，然后才能知道。《玉策记》上说，千岁老龟，五色俱备，额头上两骨突起像角一样，懂得人间语言，浮居莲叶上面，或在丛蓍下面，它的上空时常有白云盘旋。千年白鹤，随时而鸣叫，能登到树上，那些没有千岁的，总是不集居树上，毛色纯白而脑顶全成红色。由此看来，便可以知道此书作者曾看见过它们。但动物老中老的足智多谋，大都藏得深，住得远，所以很少有人看见他们罢了。依据《玉策记》和《昌宇经》，不只是这两种动物能够长寿。说到千岁松树，四周横

蔓，上梢不再生长，远远向它望去，如同圆形的盖子。其中有物，或像青牛，或像青羊，或像犬，或像人，都有万年大寿。又说，蛇有无限的寿命，猕猴寿命达到八百岁时变成猿，猿寿命达到五百岁时就变为攫，攫寿命达到一千岁时就变为老人。蟾蜍寿命是三千岁，麒麟是寿命二千岁。腾黄神马，吉光神兽，都有三千年的寿命。千岁的鸟，万岁的禽，都长着人面及鸟身，寿命也像它们的名字一样长久。虎和鹿、兔，均是寿命千岁，寿命满五百岁的，它们身上的毛全变成白色。熊寿命五百岁的就能变化狐狸豺狼，均是寿命八百岁；满五百岁的，就善于暂时变化为人的形状。鼠寿命三百岁，满一百岁的鼠毛色便变白，善于据人而卜，名称叫做仲，能料知一年里的吉凶以及千里以外的事情。这类例子比比皆是，难以全部记载。只要是博闻强识的人，见物就能知道它们的名字，道理上没有疑惑的地方，何必常与龟鹤周旋，才能知道呢？如果不会识物，那么园子里的草木，田野、水池里的禽兽，还将多有不知，何况是对那些差异很大的动物呢？《史记·龟策传》记载说：长江、淮河地区的一位居民，孩提时用龟支床，到后来老死，家人挪开床看，龟却照样活着。这中间不短于五、六十年，不饮不食，这么长久而不死，它和一般动物的不同也太大了，又对它能够长命千岁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仙经要人们像龟一样呼吸，难道不是有缘由的吗？原来太丘县长、颍川人陈仲弓，是实话实说的人，他撰写的《异闻记》记载，他的同郡有个名叫张广定的人，遭逢乱世而经常逃避，有一女儿年方四岁，不能自己走路过河，又不可能挑她背她，估计抛弃她必定会被饿死，但不愿让她的残骸遗骨

暴露在野外。村口有一座古代大墓，顶上早先已有洞穴，于是张氏使用器皿将女儿装起来，用绳捆好下到墓里，拿约摸可以吃喝数月的干粮和水浆送到墓中留给她，然后就离开了。等到世上安定下来，其间已有三年过去了，张广定才得以还归故乡，他想收敛抛在墓穴里的女儿尸骨，另行埋葬起来。张广定到那里一看，女儿仍旧坐在墓里，见到她的父母，还认得出并且非常高兴。但父母起初还害怕她是鬼。等父亲下到墓里走近她，才知道她真的没死。问她从哪里得到食物，女儿说留下的粮食刚吃完时十分饥饿，发现墓穴一角有一动物伸着脖子吞气，便试着效仿它，转而不再饥饿，天天这样做，一直到现在。父母离去时所留下的衣被，还在墓里，她从不来回走动，衣服不破烂，所以没有挨冷受冻。张广定于是寻找女儿所说的动物，竟是一只大龟。女儿离开墓穴后吃饭，最初小腹疼痛呕吐，过了许久才习惯。这又足以证明龟有不死之法，以及修道的人效法它后，可以和龟同样长寿，是灵验的，司马迁和陈仲弓都不是虚说妄造的人。天下的虫鸟太多了，而古人单要举出龟、鹤这二种动物的原因，是为了表明龟、鹤与众不同，所以举一反三，就可以领悟到了。”

有人问难说：“龟能在地下休眠，鹤能在天上飞翔，假使让人做到片刻的休眠或者飞翔也还是不可能的，它们的长寿怎么可以学得呢？”抱朴子回答说：“虫类能休眠的太多了，鸟类能飞翔的太多了，而单独举出神龟与仙鹤有长生的年寿，它们所以不死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它们的休眠和飞翔。因此真人只让学习它们的导引来延年益寿，效法它们的食气来断谷绝粮，并不学习它们蛰居地下或飞翔天上。那些得道的人，上

能在云霄遨游，下能在江海潜泳。因此萧史伴随飞翔的凤凰凌空而去，琴高乘坐赤色鲤鱼出没深渊，这就是验证。岂止片刻的休眠或者飞翔那点本领而已呢？龙、蛇、蛟、螭、狙、猬、鼯、蠹，都能整个冬季不吃东西，在不吃东西期间，却是比进食期间更为肥硕。没有谁获得它们的方法。再说一技之长，动物比人强得多，不仅是龟、鹤。所以太昊氏效法蜘蛛而作网罟，金天氏根据候鸟来校正农时，黄帝等待凤鸣来调定音律，唐尧观察瑞草而了解历法，神兽归终记得以往之事，神鸟干鹄预知未来之事，鱼伯识得水旱气象，蜉蝣晓知潜泉位置，白狼知道商朝的兴起，鸞鸞发现周朝的鼎盛，神龟、仙鹤偏偏懂得导引养体，是不值得奇怪的。而且仙经中的长生之道有几百件事，只有迟缓迅速、烦琐简要的区别罢了，是不必全去效法龟、鹤的。上士用心高远，自然玄畅，难以用凡夫俗子的浅近情理，去推知关于神仙的精深大义高远意旨。

有人说：“我们这些人不知道怎么使人长生的道理，古人为什么偏偏知道呢？”抱朴子回答说：“这大概是愚昧人的抱泥言论，不是通达人的宽畅心怀。占测天文轨道的度数，推定日月五星的盈缩；论述既往的凌下犯上，审定将来的盛衰存亡；仰视云气的征候，俯察卦兆的吉凶，运三棋来确定用兵的成败，推九符来得出祸福的所在；乘除一算来深究鬼神的情况，借综六爻来判明奇事的善否。它们的根源要素是可以考察的，它们的趋势、规律是可以探求的，然而才识平庸、目光短浅的人，仍不能明晓学习的奥妙，以达于原本，只是对那些糟粕锐意思考，不能穷究其中的精蕴内涵。削樵凿眼

的粗略技巧，大匠轮扁却有难以言传的巧妙；竹杆捉蝉的浅薄方法，驼背老人却有出神入化的巧妙；这都在于适当的人，由于极其精练的技术。况且神仙之道旨深意远，要求得到它的根本，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赤松子、王子乔诸人，虽然获得它的效果，却未必能探明它为什么产生如此效果，何况一般的人呢？神仙之事可学，所以古人记录下来并且传给识道的人，倘若心领神会，就可以相信并修炼它；如果胸中猜疑，全在于本人的命运，不应该结责古人为什么偏偏知道这些，而自己为什么偏偏不能知道呢？我现在知道仙术可以得到，我能够绝粮不食，我保证金银可成、药石可掉，但如果要我弄清它们的根本原理，那么我也确实又知道了。世人如果把思考所能得到的才说成有，把思考不能得到的就说成没有，那么天下存在的事情也就太少了。所以老子有过这样的话，用狸猫头治疗鼠漏病，用啄木鸟治疗龋齿病，这也是可以类求的。至于蟹导致漆的败坏，麻导致酒的败坏，这是不能够推理的。万物纷纭，哪能靠思维穷尽呢？假设是患了重危的疾病，急需良药的救治，却不肯马上服用，要等着弄清神农、岐伯之所以用这种草药治疗这种疾病的本意所在，那么就未免太愚蠢了。”

有人说：“生死有命，寿命长短本来是确定的，不是那些药物所能减少或增加的。指头已经斩断，再来连接它，是不可能接得上的。血液已经流出，然后吞喝它，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何况服食那些与人异类的松柏，来延长短促的寿命，是十分荒唐的。”抱朴子说：“假如按照这种论点，必须是同类的才能有益，那么已经斩断的指头，已经流出的血液，本来

都属于一体，不属于别的种类，为什么已斩断指头而不能接续，已流出的血液而不宜服食呢？我几次看见人拿蛇衔这种草药连接已经斩断的指头，拿桑豆这种药物替换鸡鸭的脚掌，不同东西也有效益，这是不可胡乱责备的。假如像您说的那样，不靠其他物品，那么就应该捣肉炼骨来作金疮药、煎皮熬发来治疗秃鬓病了吧？水土不与百卉同体，而百卉仰赖水土才能生长。五谷不属于活人一类，而活人依靠五谷才有生命。油与火不同种，水与鱼不同属，然而油烧干了火就熄灭，水枯竭了鱼就死亡。砍伐了树木，寄生草就会枯萎；割除了野草，兔丝子就会枯萎；河蟹不返回，瓊蛄就会坏掉；桑树被砍断，蛀虫就会灭绝，触类旁通，就可以觉悟了。金玉在九窍，死人就会因此而不朽；盐卤沾肌理，干肉就会因此而不烂；何况是将宜身益命的东西，纳入自己身体，对它们能够使人长生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有人问难说：“神仙方术之书，好象正确，实际是不对的，一定会是好事者的虚造妄作，未必出自于黄帝、老子之手，经过赤松子，王子乔过目。”抱朴子说：“假如像您的高论，它们应当是不灵验的。但如今就其小者加以试验，却没有不见效的。我多次见人用方铜镜向夕月求水，用凹镜向朝日引火；隐形而潜于无象，易貌而托于异物；结巾投地而兔跑，针缀丹带而蛇行；瓜果在片刻结实，龙鱼在盘盂里游动，这些都同记载一样。据《汉书》所载，栾大最初见到汉武帝时，武帝试探着令他斗棋，结果棋子自行碰撞起来。而《后汉书》又记载魏尚能坐在立亡，张楷能兴云起雾，这些都是优秀史家所记录下来的，信实而有证据，而这类技巧事情，都在神仙

书中，它们不是妄作可得而知了。小的既然已有灵验，那么大的长生之道为什么就偏偏不是这样呢？”

有人问难说：“神仙真的可以学成的话，他们翻然凌空，背俗弃世，而祭祀礼节却没有人遵修，祖先鬼魂要是有了灵知，不也就挨饿了吗？”抱朴子说：“我大约听说过得之于父母的身体不受毁伤，称作最大的孝子。何况得到仙道，长生不死，与天地同寿，这超过身体完整地来到世上、离开人间，不也很远吗？果真能够登虚蹑景，云舆霓盖的话，将可以餐朝霞之鲜气，吸天地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祖先鬼魂假使在地下尚有灵知，将全蒙受我们的光荣，有的可以辅佐五帝，有的可以监管百灵，尊位可以不求而自来，膳食可以咀茹华琼，势力可以总统罗酆鬼山，雄威可以叱咤梁成鬼帅。真像这样情形，即使没有弄明白其中奥妙，也不会有挨饿的鬼魂。要说得道最高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老子李耳，李耳有个儿子名叫李宗，在魏国做官做到将军。因有功劳被封在段干。既然如此，那么现在的学仙之人，自然都可以有弟子来敬奉祭祀，而祭祀的事，有什么理由就会断绝呢？”

有人说：“得道之士，呼吸的方法已经周备，服食的精要又已齐全，掩上耳朵就能听到千里，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将来。他们有的抛却华骝而驾驭蛟龙，有的离开中国而居住仙山，有的徘徊流俗中，逍遥人世间，不马上隐绝行迹而到玄虚境界去。他们所崇尚的相同，而他们去向、归宿有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抱朴子回答说：“我听先师说，仙人们有的升上天空，有的住在地上，关键在于都能长生，去留各从其所好

罢了。再有服食还丹金液的方法，如果想要暂时留居人间的，只服用半剂而剩余半剂；假如以后再求升天，就全部服完它。不死的事情已经确定，不再有转瞬即逝的忧虑。正是再在地上游息，或者进入名山，还再忧虑什么呢？彭祖说，天上多尊官大神，新成仙的地位低，要侍奉的神仙不只一个，只会使自己更加劳苦，所以不急切追求于登上天界，而停留在人间八百多年，他又说，古代得仙的人，有的身生羽翼，变化而飞行，失掉人的本质，改受他物形体，好似雀化为蛤，雉化为蜃，不是合乎人性的。人性应该吃甜的美的，穿轻的暖的，通男女，处官秩，耳聪目明，骨节强健，和颜悦色，老而不衰，延年长寿，行止随欲，寒温风湿不能伤害，鬼神众怪不能冒犯，五兵百毒不得中伤，忧喜毁誉不成累赘，这才是尊贵的。倘若抛弃妻子儿女，独处山泽中，邈然断绝人理天性，决然与木石为伍为邻，这是不值得称赞的。从前安期先生、龙眉宁公、修羊公、阴长生都是服用金液半剂的人。他们停留在人世间，有的近千年，然后才离去。严格说来，追求长生的人，正当痛惜现在所企望的哩；因为本来就不该急切追求于登天，不该认为飞跃升腾胜过地上。倘若有幸可以留在家中而长生不死，又何必追求迅速登天呢？倘若得以成仙，却再也没有持家的人，只会再添一件事情罢了。彭祖的话是附合人情的。”

有人发问说：“修道的人应当首先建立功德，确实是这样不？”抱朴子回答说：“有这种情况。据《玉铃经·中篇》所说，建立功德最为上策，纠正过错次之。修道的人将救人危难、使人免祸、治人疾病、使人不死作为上功。想求仙的人，首要

的是应当把忠孝、和顺、仁义、诚实作为根本。倘若不去修行养德，却只是营求方术，最终是得不到长生的。上天司命的神监视着人间罪恶，那些做恶事大的人，司命神将三百天三百天地减损他的寿限；那些小有罪过的人，司命神将一百天一百天地减损他的寿限；依据为害的轻重，因而被减损的寿限也有长短。凡人受命得寿，自有定数。寿数本来就多的，则寿限难尽而迟死。倘若所禀受的寿数本来就少，而所犯下的罪孽却有许多，则寿限速尽而早死。《玉铃经·中篇》又说，人们要想成为地仙，应当做出三百件善事；想要成为天仙，应当做出一千二百善事。倘若有了一千一百九十九件善事，却忽然在此期间又做了一件恶事，那么以前做的善事就会尽行丧失，便应该再从头计算善事数目。所以善不在大，恶不在小。虽然没做恶事，但嘴上提到所行善事，以及责求布施报答，便重又失掉了这一件善事，只是其他善事不会完全失掉罢了。《玉铃经·中篇》又说，如果善事没有积满，即使服食了仙药，也没有用处。倘若不服食仙药，但却广行善事，即使不便得仙，也可以免除猝死之祸了。我还进一步怀疑到彭祖一类仙人的善事没有做够，所以不能升天罢了。”

金丹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往者上国丧乱，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阅见

流移俗道士数百人矣。或有素闻其名，乃在云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见，深浅有无，不足以相倾也。虽各有数十卷书，亦未能悉解之也，为写蓄之耳。时有知行气及断谷服诸草木药法，所有方书，略为同文，无一人不有《道机经》，唯以此为至秘，乃云是君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军督王图所撰耳，非古人也。图了不知大药，正欲以行气入室求仙，作此《道机》，谓道毕于此，此复是误人之甚者也。余问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内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无一人知之者，其夸诞自誉及欺人，云已久寿。及言曾与仙人共游者将太半矣，足以与尽微者甚鲜矣。或有颇闻金丹，而不谓今世复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当晓之。或有得方外说，不得其真经。或得杂碎丹方，便谓丹法尽于此也。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具诸口诀诀之不书者。江东先无此书，书出于左元放，元放以授余从祖，从祖以授郑君，郑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有积金盈柜，聚钱如山者，复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闻之，亦万无一信，如何？夫饮玉粢则知浆苴之薄味，睹昆仑则觉丘垤之至卑。既览金丹之道，则使人不欲复视小小方书。然大药难卒得办，当须且将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药万斛，为能有小益，而

终不能使人遂长生也。故老子之诀言云，子不得还丹金液，虚自苦耳。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捍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世间多不信至道者，则悠悠者皆是耳。然万一时偶有好事者，而复不见此法，不值明师，无由闻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钞金丹之都较，以示后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浅近之方，而谓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当息意于无穷之冀耳。想见其说，必自知出潢污而浮沧海，背萤烛而向日月，闻雷霆而觉布鼓之陋，见巨鲸而知寸介之细也。如其喽喽，无所先入，欲以弊药必规升腾者，何异策蹇驴而追迅风，棹蓝舟而济大川乎？又诸小饵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浅深，故力势不同，虽有优劣，转不相及，犹一醑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犹自远胜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远矣。故能令人长生，神仙独见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缅邈之无限乎？世人少所识，多所怪，或不知水银出于丹砂，告之终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从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烧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独得尔。此近易之事，犹不可喻，其闻仙道，大而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将来之可教者，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脱死亡之祸耳，可谓至言矣。然而俗人终不肯信，谓为虚文。若是虚

文者，安得九转九变，日数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诚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有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识者。岂苟尚奇怪，而崇饰空言，欲令书行于世，信结流俗哉？盛阳不能荣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书为晓者传，事为识者贵。农夫得彤弓以驱鸟，南夷得袞衣以负薪，夫不知者，何可强哉？世人饱食终日，复未必能勤儒墨之业，治进德之务，但共逍遥遨游，以尽年月。其所营也，非荣则利。或飞苍走黄于中原，或留连杯觞以羹沸，或以美女荒沉丝竹，或耽沦绮纨，或控弦以弊筋骨，或博弈以弃功夫。闻至道之言而如醉，睹道论而昼睡。有身不修，动之死地，不肯求问养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汩之。而有道者自宝秘其所知，无求于人，亦安肯强行语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长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贵者，已当得之，而无得之者，是无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贵者，亦如今之富贵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为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决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于试之。试之小效，但使得二三百岁，不犹愈于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万端，而道术尤难明于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断世间必无长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谓为无，则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识道意而犹修求之者，诘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虑于求长生，倘其不得，恐人笑之，以为暗惑。若心所断，万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当复为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

抱朴子曰：“按《黄帝九鼎神丹经》曰，黄帝服之，遂以升仙。又云，虽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黄帝以传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苟非其人，虽积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鱼投于东流水中以为约，啞血为盟，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结伴不过三人，先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洁，勿近秽污，及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谤毁神药，药不成矣。成则可以举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药。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九丹者，长生之要，非凡人所当见闻也，万兆蠢蠢，唯知贪富贵而已，岂非行尸者乎？合时又当祭，祭自有图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矾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涂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虫皆即消坏，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与六畜吞之，亦终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

皆来侍之，见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还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鸟凤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银一斤火之，立成黄金。以此丹涂钱物用之，即日皆还。以此丹书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饵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来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炼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黄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与金公合火之，即成黄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枣核许持之，百鬼避之。以丹书门户上，万邪众精不敢前，又辟盗贼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来侍，飞行轻举，不用羽翼。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升天则去，欲且止人间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间，不可得之害矣。

抱朴子曰：“复有太清神丹，其法出于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太清观天经》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无足传，常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经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犹自言亦本学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况凡人乎？其经曰：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

世间。愚民不信，谓为虚言，从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岂能强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声色富贵而已，恣心尽欲，奄忽终歿之徒，慎无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谤真。传丹经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笃信者，可将合药成以分之，莫轻以其方传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为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以作黄金。金成，取百斤先设大祭。祭自有别法一卷，不与九鼎祭同也。祭当别称金各检署之。

礼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灶五斤，河伯十二斤，社五斤，门户间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馀一十二斤，以好韦囊盛之，良日于都市中市盛之时，嘿声放弃之于多人处，径去无复顾。凡用百斤外，乃得自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导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为之实难也。子能作之，可长存也。近代汉末新野阴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诗及丹经赞并序，述初学道随师本末，列己所知识之得仙者四十余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为难合于九鼎，然是白日升天之上法也。合之当先作华池、赤盐、艮云、玄白、飞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转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转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若取九转之丹，内神鼎中，夏至之后，爆之鼎

热，内朱儿一斤于盖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须臾翕然俱起，煌煌辉辉，神光五色，即化为还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又九转之丹者，封涂之于土釜中，糠火，先文后武，其一转至九转，迟速各有日数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转数少，其药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迟也。其转数多，药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

又有九光丹，与九转异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当以诸药合火之，以转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一石辄五转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色各一两，而异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满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发其口内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涂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万物也。欲隐形及先知未然方来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黄丹一刀圭，即便长生不老矣。及坐见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寿夭，富贵贫贱，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经》中卷耳。

抱朴子曰：“其次有《五灵丹经》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黄、雌黄、石硫黄、曾青、矾石、慈石、戎盐、太乙馀粮，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书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药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张盖臆精思于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黄铜，以作方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银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长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黄铜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发而治之，以井华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视之，百病自愈，发白还黑，齿落更生。

又《务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铜盘中，以土炉盛炭，倚三隅堑以枝盘，以硫黄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

又《羨门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则三虫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来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厌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悬以向之，则无患矣。

又有《立成丹法》，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黄雄黄烧下其中铜，铸以为器，覆之三岁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长数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长生。又可以和菟丝，菟丝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变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虚而行云，朱草状似小枣，栽长三四尺，枝叶皆赤，茎如珊瑚，喜生名山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银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则成水，以金投之，名为金浆，以玉投之，名为玉醴，服之皆长生。

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诸水，有名丹者，有南阳之丹水之属也，其中皆有丹鱼，当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鱼必浮于水侧，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网而取之可得之，得之虽多，勿尽取也，割其血，涂足下，则可步行水上，长居渊中矣。

又《赤松子丹法》，取千岁蓂汁及矾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练蜜盖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绞柠木赤实，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鬓发皆赤，长生也。昔中黄仙人有赤须子者，岂非服此乎？

又《石先生丹法》，取乌骹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

以吞之，至长，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阴乾百日，并毛羽捣服一刀圭，百日得寿五百岁。

又《康风子丹法》，用羊乌鹤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内鹄卵中漆之，内云母水中，百日化为赤水，服一合，辄益寿百岁，服一升千岁也。

又《崔文子丹法》，纳丹鹗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长服不死。

又《刘元丹法》，以丹砂内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污手，又和以云母水，内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为赤水，服一合，得百岁，久服长生也。

又《乐子长丹法》，以曾青铅丹合汞及丹砂，著铜筒中，乾瓦白滑石封之，于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

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红泉，乃浮汤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

又《尹子丹法》，以云母水和丹密封，致金华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尽一斤，得五百岁。

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长于起卒死三日以还者，折齿内一丸，与硫黄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见使者持节召之。

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与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来侍之，可役使。

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华醴龙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尽剂，得寿五百岁。

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火熬之，以铁匕挠之，十日，还为丹，服之一刀圭，万病去身，长服不死。

又《张子和丹法》，用铅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于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枣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寿五百岁。

又《绮里丹法》，先飞取五石玉尘，合以丹砂汞，内大铜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铅百斤，以药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银，以雄黄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黄金，金或太刚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玉柱丹法》，以华池和丹，以曾青硫黄末覆之荐之，内筒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来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

又《肘后丹法》，以金华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置盘中，向日和之，其光上与日连，服如小豆，长生矣。以投丹阳铜中，火之成金。

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黄液，服之十年，与天地相毕。

又《刘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岁，老翁服更少不可识，少年服亦不老。

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内鸡子中，漆合之，令鸡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儿不可服，不复长矣，与新生鸡犬服之，皆不复大，鸟兽亦皆如此验。

又《陈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内铜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经年，不饥，尽一斤，寿百岁。

又《韩终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视，立日中无影。过此以往，尚数十法，不可具论。

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减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其经云，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于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斋戒百日，不得与俗人相往来，于名山之侧，东流水上，别立精舍，百日成，服一两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斋戒百日矣。若求升天，皆先断谷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两，则长生不死，万害百毒，不能伤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无所禁也。若复欲升天者，乃可斋戒，更服一两，便飞仙矣。

以《金液为威喜巨胜之法》，取金液及水银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黄土瓿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时，皆化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银一斤，即成银。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涂刀剑，辟兵万里。以此丹金为盘碗，饮食其中，令人长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诸之得水也，饮之不死。以金液和黄土，内六一泥瓿中，猛火炊之，尽成黄金，中用也，复以火炊之，皆化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银立成银，以银一两和铅一斤，皆成银。《金液经》云，投金银八两于东流水中，饮血为誓，乃告口诀，不如本法，盗其方而作之，终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药与之，不可轻传其书，必两受其殃，天神鉴人甚近，人不知耳。

抱朴子曰：“九丹诚为仙药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杂药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则物不可得也。又当起火昼夜数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适，勤苦至难，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为难得耳。古秤金一斤于今为二斤，率不过直三十许万，其所用杂药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万而得一剂，可足八人仙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气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酿数升米酒，必无成也。

抱朴子曰：“其次有《饵黄金法》，虽不及金液，亦远不比他药也。或以豕负革肪及酒炼之，或以橐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黄雌黄合饵之，可引之张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银及蚌中大珠，皆可化为水服之。然须长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

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当用钱，又宜入名山，绝人事，故能为之者少，且亦千万人中，时当有一人得其经者。故凡作道书者，略无说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谤讪评毁之，必不成也。郑君言所以尔者，合此大药皆当祭，祭则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来鉴省。作药者若不绝迹幽僻之地，令俗间愚人得经过闻见之，则诸神便责作药者之不遵承经戒，致令恶人有谤毁之言，则不复佑助人，而邪气得进，药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鱼，不与俗人相见，尔乃可作大药。作药须成乃解斋，不但初作时斋也。郑君云，左君告之，言诸小小山，皆不可于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无正神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

岁老物，血食之鬼，此辈皆邪气，不念为人作福，但能作祸，善试道士，道士须当以术辟身，及将从弟子，然或能坏人药也。今之医家，每合好药好膏，皆不欲令鸡犬小儿妇人见之。若被诸物犯之，用便无验。又染采者恶恶目者见之，皆失美色。况神仙大药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又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娥眉山缙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鑿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以合药也。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若不得登此诸山者，海中大岛屿，亦可合药。若会稽之东翁渊、亶洲、纁屿，及徐州之莘莒洲泰光洲郁洲，皆其次也。今中国名山不可得至，江东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晋安；长山、太白山，在东阳；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并在会稽。

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子孙，虽才不足以经国理物，然畴类之好，进趋之业，而所知不能远余者，多挥翮云汉，耀景辰霄者矣。余所以绝庆吊于乡党，弃当世之荣华者，必欲远登名山，成所著子书，次则合神药，规长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涂，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谓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与世事不并兴，若不废人间之务，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见之诚了，执之必定者，亦何惮于毁誉，岂移于劝沮哉？聊书其心，示将来之同志尚者云。后有断金之徒，所捐弃者，亦与余之不异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搅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许十丸，未一年，发白者黑，齿落者生，身体润泽，长服之，老翁成少年，长生不死矣。

《小饵丹法》，丹一斤，捣筛，下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强坚；千日，司命削去死籍，与天地相毕，日月相望，改形易容，变化无常，日中无影，乃别有光也。

《小饵黄金法》，炼金内清酒中，约二百过，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间令如泥，若不沸，乃握之不出指间，即削之，内清酒中无数也。成，服之如弹丸一枚，亦可一丸，分为小丸，服之三十日，无寒温，神人玉女侍之，银亦可饵之，与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轻举矣。止人间服亦地仙，勿妄传也。

《两仪子饵黄金法》，猪负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黄金五两，置器中，煎之土炉，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食一斤，寿蔽天地；食半斤，寿二千岁；五两，寿千二百岁。无多少，便可饵之。当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传非人，传示非人，令药不成不神。欲食去尸药，当服丹砂也。

【译文】

抱朴子说：“我阅读研究养性的书籍，收集长生久视的方子，曾经披览涉及的篇卷数以千计了，没有不都认为还丹金液是十分重要的。既然如此，那么还丹、金液这两件事，大

概便是仙道的顶点了。如果说服用这些还丹金液还不能成仙的话，那么自古以来就没有仙了。以前西晋国亡世乱，没有不四下逃散的。我漂泊在徐州、豫州、荊州、襄州、江州、广州等几州之间，看见的流徒道士有几百人。有的是久闻其名却远在天涯海角的。然而他们大都差不多一样，他们的知识见解，无论深浅有无，都不足以使我倾倒。尽管他们各有几十卷书，却又不能全部理解，只是为了写好收藏罢了。有时碰到懂得运气断谷及服食各种草木药法的，他们所拥有的方术之书大略都文字相同，没有一个人不拥有《道机经》，只把这部书当成是最大秘密，竟说它是尹喜所撰。我告诉他们说，这部书是魏代军督王图所撰罢了，并非古人所撰。王图一点也不了解大药，只想用运气入室求得升仙，所以作了这部《道机》，说道全部在此，这又是特别误人的了。我向各位道士询问神丹金液的事，以及《三皇内文》召致天仙地神的方法，全然没有一个知道的人，他们虚夸不实，自我吹嘘并欺骗别人，说自己已经长寿，并说曾和仙人同游的人，差不多占了大半，而足以与你穷尽精微的人太少了。有的人对金丹的事知道很多，但不说现今又有能获得它们的人，只说上古已经度世的仙人才能懂得。有的人得到了方外说法，却没有得到金丹真经。有的人得到了杂乱的丹方，便说丹法全在这里面了。以前左元放在天柱山中精思，神人授给了他金丹仙经，时值汉末兵荒马乱，来不及合制，他逃难来到江东，立志打算投奔名山来修成仙道。我的从祖父仙公葛玄，又从左元放那里接受书，共接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我的师傅郑隐，就是我从祖父仙公葛

玄的弟子，他又从我祖父那里受书，但家境贫穷无以购买药物。我亲自侍奉郑隐，洒扫庭除追随的时间长了，于是在马迹山中立坛盟誓接受了这些书连同各种没有写下来的口诀。江东地区以前没有这些书，这些书出自左元放，左元放把它们授给我的从祖父，我的从祖父把它们授给郑隐，郑隐将它们授给我，所以其他道士再没有知道的。但我接受此书已经二十多年了，因为没有一担一石的资产，没有办法制药，只有长叹罢了。有堆积黄金盈满柜子、聚集钱财如同小山一样的人，却又不知有这种不死的方法，即便听说过，万人中也没有一个相信的，怎么办？一旦饮了琼浆玉液就会知道野菜汤的寡味，一旦见到了昆仑山就会感觉小土堆低下至极。既已通览金丹之道，就会使人不想再去看那些小小方书。但大药难以一时得以置办，应当姑且服用小药来自我支持。然而服用其他药物有万斛之多，也只能是小有增益，而终归不能使人因此就长生。所以老子的诀言说，你要是得不到还丹金液，只是白白使自己受苦罢了。五谷尚且能养活人，人们得到它就能生存，断绝它就会死亡，更何况是上等的神药，其助益于人难道不是强过五谷万倍吗？丹这种东西，烧得越久，变化越妙，黄金放入火中，百炼永不消逝，掩埋了它，天长地久不会腐烂。服用这两种药物，修炼人的身心体魄，所以能使人不衰老不死亡，这大概是借助外物来坚固自身，就像用油脂蓄养火势而火不可灭一样。又像用铜青涂在腿脚上而腿脚入水不会腐烂一样，这是借助铜的劲来保护肌肉。金丹进入人身中滋润气血，就不仅仅像铜青可以助益表皮了。世间有不十分相信极其精深微妙的道术的人，这种人比比皆是。

而万人之中偶尔有好事的人，却又见不到这种金丹之法，遇不上明达师傅，无从得知天下会有这等妙事。我现在就金丹的大要略加抄录如下，以便传示给今后喜欢它的志同道合之人。盼望他们能勤求精修，追求金丹大药不可固守浅薄的方子，认为靠它们足以度世。假使我最终也遇不到知音的话，就只当在无穷的希冀中断绝念头罢了。心目中想着那种说法，必须自己认识到是出污池而浮沧海，弃萤烛而向日月，闻雷霆而觉察布鼓的贱陋，见巨鲸而知道寸虫的细小。如果老是纠缠不清，没有先行的认识，想用破烂药物打算着必定腾空升天，那与赶着跛驴而追赶迅风，驾着漏船而涉渡大河有什么两样呢？还有各种小饵丹方很多，但制作方法有深有浅，所以效力不同，尽管它们有优有劣，但如果变化次数没那么多，作用就必然没那么大，正像第二次酿造的普通酒不可能去和九次酿造成的醇美甜酒相提并论一样。不过，较次的小丹药也还自会远比上乘的草木之药强。凡是草木，烧了以后就化为灰烬，而丹砂烧了以后则成为水银，积变后又还原成为丹砂，它胜过各种草药也够远的了。所以金丹能使人长生，只有神仙看透了这个道理，他们胜过俗人也不知有多么无限的遥远了！世人少见多怪，有的人不知道水银出自丹砂，告诉他们也始终不肯相信，竟说丹砂本是红色东西，怎么能成为这种白色东西。又说丹砂只是石头罢了，现在火烧各种石头都成灰烬，而丹砂怎么独能成为水银。这么浅近容易的事，尚且不可理喻，他们听说仙道后，认为荒唐而加以讥笑，不也是正常的吗？上古真人怜悯念及将来可教化的人们，为他们创造了方法途径，不过是委婉地想使他们摆脱死亡的祸患罢

了。上古真人的话可以说是至理明言了。然而世俗人们最终还是不肯相信，说这些都是空话，倘若真是空话，怎么能做到炼造起来变化万千，历日炼成情形，都像方子上说的一样呢？真人之所以知道这些的原因，的确是不能靠着平庸浅近的道理来考虑探求的。我年轻时喜欢方术，步行请教，不畏路途艰险遥远。每当听说奇异的东西，就认为是喜事。即使遭到诋毁嘲笑，也不认为是悲哀。怎能知道将来的人就不如现在的人呢？因此将这些著录下来传示给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哪里是苟且地崇尚新奇怪异，推崇掩饰空话，指望能让自己著作流行世上，使流俗相信呢？盛阳不能使枯朽开发，上智不能改变下愚，书被懂行的人流传，事为识货的人重视。农夫们拿着天子所赐的彤弓去赶鸟，南夷人得到称王之人的锦绣衣裳去背柴，不知情的人们，怎么能强求他们知情呢？世上饱食终日，又未必能够勤修儒墨事业，完成功德事务，只是一起逍遥遨游来虚度岁月。他们所营求的，不是荣华就是利禄。有的飞鹰走犬猎于中原，有的贪酒好饮闹腾不已，有的荒失在声色中，有的沉迷在装扮上，有的引弓射箭劳累筋骨，有的下棋游戏浪费时光。他们听到最最精辟的话却像醉翁一般，看到论道说法的事竟至白天大睡，放着身体不去锻炼，却一味让它趋于死地。他们不肯请求打听养生的方法，自己还要割削它、煎熬它、憔悴它、挤干它。而掌握道术的人把知道的东西当作宝贝秘不示人，不求于人，又怎么肯强行告诉别人呢？世俗人们的常话，都认为长生倘若可以得到的话，古代富贵的人，已经早该得到了，而之所以没有人得到，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这种道。而他们不明白古代富贵的人也像

现在富贵的人一样罢了。他们全都不相信、不追求长生之道，却都把眼前嗜欲当作急务，又哪能得到长生之道呢？假使不能下定决心，相信生命可以延长，神仙可以求得，又何必吝惜去一试呢？试验小有效益，即便是得到二三百岁，不还是比普通凡人过早夭折要强吗？天下的事千头万绪，而道术要比其他事情更加难以弄明白，怎么能用中等人才的思想，而断定人世间必然没有长生之道呢？倘若仅因为世人都不相信长生之道，就说是没有，那么世人中的智者又太多了吧！现在如果有人认识道意而且还能勤修苦求的人，哪能必然便是最愚蠢而且都不及世人呢？又有人考虑到，追求长生，倘若不能得到的话，怕人笑话自己，认为自己是愚昧的人，如果心中判断的万有一失，而天下果真本来存在着这种不死之道的話，不也会被得了道的人所笑话吗？日月还有不能普遍照射的地方，人心哪足以偏信一点呢？”

抱朴子说：“按《黄帝九鼎神丹经》记载说，黄帝服食神丹后，便因此而升空成仙了。又说，尽管呼吸导引及服用草木药物能够延长寿命，但仍不免于一死；服食神丹使人寿命没有穷尽，与天地相始终，乘云驾龙，上下太空。黄帝传道给玄子，告诫说，此道十分重要，一定要把它传授给贤人，假如不是合适的人，即便是积玉如山来求你也不要将此道告诉他。接受此道的人把金人金鱼投入东流水中作为信约，歃血为盟，但没有神仙骨质，也不能让他见到这种道术。合成神丹应当在名山中、无人之地，结伴不能超过三个人，先行戒一百天，用五种香料洗发洗身，努力做到精致洁净，不要接近污秽以及和俗人来往，还不要让不信道的人知道这件事，否

则他们谤毁神仙，神药就做不成了。作成神药的人就可以全家人都成仙，不仅是自己一人。世人不合制神丹，反而相信草木之药。草木药物，埋了它就腐朽，煮了它就稀烂，烧了它就焦枯，自己还不能生存，又怎能使人长生呢？

九丹是长生的关键，不是普通凡人所应当耳闻目睹的，芸芸众生，只知道贪图富贵而已，难道不是行尸走肉一般吗？合制神丹的时候又应当祭祀，祭祀自有图法一卷。

第一丹名叫丹华。应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礬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几十斤，作为“六一泥”，火烧三十六天成丹，服食七天成仙。再用玄膏把这种丹药团成丸，放在猛火上烧，即刻就成黄金。又用二百四十铢丹药合水银一百斤，用火烧它，也成黄金。黄金作成的话，丹药也就作成了。黄金作不成的话，就重新把药封起来用火烧，日数如前，没有不成的。

第二丹名叫神符。服食后一百天成仙。将要通过水火时，用这种丹药涂在脚下，能够步行水火上。服食三刀圭，即十分之三匙的量，体内的各种恶鬼害虫都会立即消除，百病皆得痊愈。

第三丹名叫神丹。每次服食一刀圭，即十分之一匙的量，一百天后成为神仙。拿来给六畜吞食，六畜也始终不死。又能够躲避各种兵器伤害。服食一百天，仙人玉女、山川鬼神，都会前来侍奉，他们像人形状一样出现。

第四丹名叫还丹。每次服食一刀圭，即十分之一匙的量，一百天后成为神仙。朱鸟凤凰飞翔覆盖在其上方，玉女来到身旁。用一刀圭量的还丹混合水银一斤，然后用火烧，立刻

变成黄金。用这种还丹涂在钱物上来花用，当天都会返还。用这种还丹在普通凡人眼睛上书写，各神鬼怪都会逃避。

第五丹名叫饵丹。服饵丹三十天后成仙。鬼神前来侍奉，玉女来到跟前。

第六丹名叫炼丹。服食炼丹十天后成仙。又将汞与炼丹合在一起，用火烧炼，也就成了黄金。

第七丹名叫柔丹。每次服食一刀圭，即十分之一匙的量，一百天以后就可以成仙。拿缺盆汁拦和柔丹，然后服用，九十岁的老翁，也能有子。与铅合烧后，便成为黄金。

第八丹名叫伏丹。服食的当天就能成仙。把像枣核大小的伏丹拿在手上，各种鬼怪就会避开。用伏丹在门户上书写，各种妖邪精怪不敢靠前，还能避除盗贼虎狼。

第九丹名叫寒丹。每次服食一刀圭，即十分之一匙的量，一百天后就能成仙。仙童玉女前来侍奉，飞行轻举，不用羽毛和翅膀。

总共这九种丹，只要得到其中一种就能成仙，不在于全部制作它们，制作它们中间的哪一种在于个人喜好罢了。凡是服食过九丹的，想升天就升天而去，想暂且留在人间也一任己意，都能出入无懈可击，再也不会被抓住伤害了。

抱朴子说：“又有太清神丹，其方法出自元君。元君就是老子的老师。《太清观天经》有九篇，说是其中的上三篇不可教授；中三篇世上不配流传，曾经把它们沉入三泉之下；它的下三篇正是丹经上下中，共三卷。元君是大神仙人，能够调和阴阳，役使鬼神，呼风唤雨，车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都隶属于他，他尚且自称本来也是学道服丹达到的效果，

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何况是普通凡人呢？他的经书上说：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聚居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愚民不信这些，说这些是空话，从早到晚，只做求死的事，一点都不去求生，上天怎能强行使他们生存呢？普通凡人只知道吃得美穿得好，沉溺声色追求富贵而已，对那些恣意纵欲、转眼即死的人，千万不要把神丹告诉他们，以免让他们嘲笑道主、诽谤真谛。传授丹经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传授，自身一定会不吉利。倘若遇有对丹经深信不疑的人，可以将合成药分给他，不要轻易把药方传授给他。了解了这种道术的人，当王封侯还有什么用处？因为神丹作成以后，不仅可以长生，还可以作成黄金。黄金作成后，取出一百斤首先设置大祭。祭祀自有别法一卷，与九鼎祭祀方法不同。祭祀时应当别称黄金，分别包裹签署。

礼天用二十斤，日月用五斤，北斗用八斤，太乙用八斤，井用五斤，灶用五斤，河伯用十二斤，社用五斤，门、户、閤色神、清君各用五斤，总共八十八斤。所剩余的十二斤，用好皮囊装起来，在好日子里，在都市中集市正盛的时候，默默地丢弃在人多的地方，径直离开，不要再回头。共用过一百斤黄金以后，才可以任意使用其余部分。倘若不先用黄金祭祀神的话，自身必定遭殃受祸。又说，长生之道，不在于祭祀侍奉鬼神，不在于导引和屈伸，升仙的关键在于神丹。了解它很不容易，制作它确实很难。您能作成的话，便可以长生不死。近代汉末新野人阴长生，合成这种太清丹得以仙化。他这个人本来是个儒生，富有才思，善于作诗，在写丹经赞文和序言时，他叙述了起初学习道术跟随老师的本末，列举

了自己所结识的得仙人物四十多位，都十分分明。制作这种太清丹，比起合制九鼎丹要稍微难作些，但它是白天升天的上等方法。合制的时候，应当先作华池、溺水、金公、黄华、赤盐、艮云、玄白、飞符这样的‘三五神水’，然后才可以起火。

一转之丹，服食三年成仙。二转之丹，服食二年成仙。三转之丹，服食一年成仙。四转之丹，服食半年成仙。五转之丹，服食百日成仙。六转之丹，服食四十日成仙。七转之丹，服食三十日成仙。八转之丹，服食十日成仙。九转之丹，服食三日成仙。倘若拿九转之丹，放在神鼎里面，夏至之后，晒得神鼎发烫，再在鼎盖下放进一斤朱儿，趴下盯着瞧，等到太阳照着它们，它们不久就会呼啦一下子一起起来，辉煌亮堂，神光五彩，即化为还丹。取出后服食一刀圭那么多的量，就可白日升天。再有九转之丹的实验情形是：把丹药密封后放在土锅里，用糠水烧，先弱后强。其间一转到九转，快慢变化各有相应的日数多少，据此可证。那些转数少的，它的药力不足，所以服食用的时间多而成仙迟缓。那些转数多的，它的药力强盛，所以服食用的时间少而成仙迅速。

又有九光丹，与九转丹制作方法不同，不过大致相似而已。九光丹的制作方法，应当用各种药物混合火烧，使得五石发生变化。五石是指丹砂、雄黄、白礬、曾青、磁石。每一种药石就会有五种变化从而各成五种颜色，五种药石合起来便有二十五种颜色，每种颜色的药石各一两，用不同器皿盛起来。打算使死人复活，死去不满三天的，取来青丹一刀圭的量和水来洗浴死人，再用一刀圭的丹拨开死人嘴巴放进

去，死人马上就会复活。想要达到有人传送酒食的境界，就取黑丹和水，涂抹在自己左手上，自己想求什么，嘴巴里念叨什么，都会自行到来，这就可以招致天下万物了。想要隐形以及预先测知未曾发生、将要到来的事情，以及延年不老，服食黄丹一刀圭的量，就会长生不老了，并且能够坐着看到千里之外，吉凶全都知晓，如在眼前。人生生来注定的命运如何，兴盛衰败长寿夭折，富裕显贵贫穷低贱，全都能知道，这种方法全记载在《太清经》中卷罢了。”

抱朴子说：“其次有《五灵丹经》一卷，记有五种方法。用丹砂、雄黄、雌黄、硫黄、曾青、矾石、磁石、戎盐、太乙余粮，也用‘六一泥’以及神室祭醮合起来烧炼，三十六天完成。又用五帝符，用五种颜色书写，也使人不死，只是比不上太清和九鼎丹药罢了。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张盖踏在岷山石室中精心思考后，获得了这种方子。它的方法是烧炼黄铜，来制成方诸这种器具，用来承接月亮里的水，用水银覆盖其上后，再招来太阳精华在里面烧烤，长期服食这种丹药就不会死亡。再有取这种丹药放在雄黄铜燧里，用汞覆盖后再加曝晒的话，二十天后打开来调制一下就着井华水每次服食像小豆那么大一粒，一百天后，瞎子都能重见光明，各种疾病自行痊愈，头发由白还原变黑，牙齿掉了重新长出。

又有《务成子丹法》，用巴沙、汞放在八寸大的铜盘中，用土炉盛炭来烧，依靠三角坎来支起铜盘，用硫黄水灌巴沙与汞，经常使盘中像泥糊一般，一百天后服用它就可以长生不死。

又《羡门子丹法》，用酒三升拌和丹一斤，晒上四十天，服食一天，体内害虫和各种疾病就能立即消除，服食三年的话，仙道便得成就，必定会有玉女二人前来侍候自己，可以役使她们传送酒食。这种丹药可以制服百鬼，还有四方死人殃鬼危害人宅的，还有破土动工导致妨人的，只要将这种丹药悬挂起来对着它们，就可以没有任何祸患了。

又有《立成丹法》，也有九种，类似九鼎丹，但有所不及。它的要点是，取雌黄、雄黄烧化其中铜料，用来铸成器皿，将器皿覆盖在酝酿三年的淳苦酒上，经过一百天后，此器全都长出赤乳，长达数分，有的呈现五色琅玕，取下来调制以后服食，也可以使人长生不死。还可以拌和菟丝。菟丝是要初生的根，它的形状类似兔。掘取菟丝时弄出它的血液，拿来调制这种丹药，服食后，人会立刻发生变化，想成什么就成什么。又拿朱草调制这种丹药，一次服食，就能乘风行云升上天空。朱草形状像小枣树，栽后长到三四尺，枝叶全成红色，茎干像是珊瑚，喜欢生长在名山岩石的下面，刻破后汁液流淌如血。拿玉和八石金银投到里边，马上就可以像泥巴一样团成丸，时间一长就变成水，将金投入其中，名字叫做金浆，将玉投入其中，名字叫做玉醴，服食金浆、玉醴后都可以长生。

又有《取伏丹法》说，天下的水，有名叫丹的，就像南阳的丹水之类，这些水里都有丹鱼，当夏至前十天夜间守候观察，丹鱼一定会浮在水边，红光上照，赫然如火，用网网取便可得到，得到的即使很多，也不要全部取出。割开丹鱼的血涂在脚下，就能够步行水上，长期居住在渊中了。

又《赤松子丹法》，取千年古藤汁液以及矾桃汁液淹泡丹，放在不透气的器皿里，炼密封盖器口，掩埋到地下三尺深处一百天，绞挤柠树的红色果实，取汁调和后服食，能使人面目鬓发全部成为红色，也就是长生不死了。过去中黄仙人有个赤色须子，难道不是服食了这种丹药吗？

又《石先生丹法》，取尚未生出羽毛的雏鸟，用真丹拌牛肉喂它吞食，等到长大，它的羽毛都变成红色，这时再杀掉它，阴干一百天后，连同羽毛捣碎了服食一刀圭的量，服食一百天就可以获得五百岁寿命。

又《康风子丹法》，用羊乌、鹤卵、雀血，配少室天雄汁拌丹，放进鹤卵中封漆后，再放进云母水中，一百天后化为红水，每服一合，就会增寿一百岁，服食一升的话即得寿千岁。

又《崔文子丹法》，把丹放在鸭子腹中蒸熟了服食，使人延长寿命，长期服食的话就可长生不死。

又《刘元丹法》，将丹砂放进玄水液里面，一百天后变成紫色，抓了不会脏手，再用云母水拌和，放进管子里用漆封存，然后投到井里，一百天后就化为红水，服食一合，就可得到一百岁寿命，长期服用的话，便可以长生不死了。

又《乐子长丹法》，用曾青、铅、丹拌合汞以及丹砂，放进铜筒中，用乾瓦、白滑石将其封闭，在白砂中蒸八十天，每次服食像小豆那么大一粒，三年后便可以成仙了。

又《李文丹法》，用白素布料包裹丹药，用竹汁来煮，名叫红泉丹，浮在沸水上蒸，用玄水拌和，每次服食一合，一年就成仙了。

又《尹子丹法》，用云母水拌和丹密封，放到金华池中，一年后取出，服食一刀圭的量，服食完一斤后，得以长寿五百岁。

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以及用‘六一泥’包封，都与九丹类似，擅长于使暴卒三天内的人起死回生，折断人牙齿，从无齿孔中投进一丸丹药，与硫黄丸一同用水送服，进入咽喉立即复活，复活了的人都说见到使者拿着符节召唤自己。

又《采女丹法》，用兔血拌和丹与蜜一同蒸一百天，服食像梧桐子那么大一丸，每日三丸，到了一百天，就有神女二人前来侍奉自己，可供役使。

又《稷丘子丹法》，用清酒、麻油、蜂蜜、龙膏相拌和，用‘六一泥’包封，用糠火烧炼，十天后药成，每次服食如同小豆那么大一丸，用完一剂，得以长寿五百岁。

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在铜器中用火熬，用铁勺搅拌，十天后还原为丹，服食一刀圭的量，各种疾病就会离身，长期服用可以长生不死。

又《张子和丹法》，用铅、汞、曾青水混合起来包封，在红黍米中蒸，八十天药成，用枣膏将它拌和成丸，每次服食像大豆粒那么大一颗，服食一百天的话，就可以得到寿命五百岁。

又《绮里丹法》，先行飘取五石玉尘，配以丹砂、汞，放在大铜器中来煮，一百天后呈现五色，服食后长生不死。用铅一百斤，用药一百刀圭的量，合起来用火烧成白银，再用雄黄水拌和后用火烧，一百天变成黄金。黄金有时有太硬的，

就拿猪膏来煮它，有时有太软的，就用白梅来煮它。吃完一剂药后，就可以长生不死。

又《玉柱丹法》，用华池拌丹，用曾青、硫黄末上覆下垫，放进筒里沙里，蒸五十天，服食一百天后，玉女、六甲、六丁、神女就会前来侍奉，可供役使，晓知天下的事情。

又《肘后丹法》，用金华拌丹，用乾瓦包封，蒸八十天，取出来放在盘里，对着太阳搅拌，药光上与太阳相连，服食像小豆粒那么大一丸，就可以长生了。把它投进丹阳铜中，火烧后变成金。

又《李公丹法》，用真丹以及五石之水各一升，搅拌使它们像泥一样，在锅子里烧，三十六天后取出，再用石硫黄液拌和，服食十年的话，寿命可以与天地相始终。

又《刘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汁、樗汁拌和丹，蒸煮三十天，研磨后合服一年，得以长寿五百岁，老翁服用后重新变得年轻，不可认识，年轻人服用后也就不再衰老了。

又《王君丹法》，将巴沙及汞放进鸡蛋里面，用漆封合，让母鸡伏在上面，共三枚，在适当的吉祥日子里服食，可以延年不老，但小孩子不能服食，服食的话就不再生长了。给新生的鸡狗服食，都不再长大，鸟兽也都如此灵验。

又《陈生丹法》，用白密拌丹，放进铜器中封好，沉到井里，期满一年，服食后历年不觉饥饿，服用完一斤，得以长寿一百岁。

又《韩终丹法》，漆、蜜拌丹煎熬，服食后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站立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除此之外，尚有数十种丹法，不能一一详细论述了。”

抱朴子说：“金液是太乙所服食而成仙的药，效果并不低于九丹。配制的方法是，用古秤称出黄金一斤，并用水银、雄黄、凝水石、戎盐、醋、硝石、丹砂，封好后就成水状。该经说，金液入口，通身就全呈金色。老子从元君那里接受这种道法，元君说，这种道法至关重要，百世才得出现一次，藏在石室之中。合制时，都得斋戒一百天，不得与俗人相互来往，要在名山之侧，东流水上，另外建立一处精致房舍，一百天炼成金液后，服食一两就可以成仙。倘若不想离开世间，暂且想作地仙的人，只需斋戒一百天就行了。倘若希求升天的话，都得先行断谷绝粮一年，才可以服用金液。假使服用半两，就能长生不死，万害百毒都不能伤害自己，可以娶妻养子，居官受爵，随心所欲，没有任何禁忌。假使又想升天的话，就可以斋戒，再服用金液一两，便成飞仙了。

据《金液为威喜巨胜之法》，取金液及水银一味合煮它们，三十天后取出，用黄土瓿子盛起来，用‘六一泥’封好，放在猛火上烧六十个时辰，就全化为丹，服食像小豆那么大一粒，便得以仙化。用这种丹的粉末一刀圭的量拌水银一斤，就成为银。现这种丹药一斤在猛火上扇烧，丹药就化为赤金而流动，名叫丹金。用来涂在刀剑上，能够辟除方圆万里的兵害。用这种丹金制作盘、碗，使用它们吃饭喝水，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用它们承接日月神液，就像用方铜镜取水那样，喝了以后使人长生不死。用金液拌黄土，放进‘六一泥’瓿子，用猛火来烧，全部变成黄金，适合使用。再用火烧，全都化成丹药，服食像小豆那么大一粒，可以进入名山大川担当地仙。用这种丹药一刀圭的量粉化水银，立刻成为银；用

银一两拌铅一斤，全部成为银。《金液经》上说，将金银八两投入东流水中，饮血为誓，才能告诉口诀；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盗了方子去作，最终不能成功。普通凡人有极端信服的，可以拿药给他，不能轻易传授经书，如果轻易传授经书，必然导致双方都遭受灾殃。天神监视人们，很近很近，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

抱朴子说：“九丹的确是仙药中的上乘方法，然而配制起来，所使用的各种药物十分多。倘若天下太平，四方畅通，购买便可具备。倘若国家分裂，山河阻隔，那么有些东西就弄不到了。还应当昼夜升火的几十天里，伺候火力，不能让火力大小出现偏差，极其辛苦，很难办到，所以比不上合制金液那么容易。合制金液只有金是难以弄到的罢了。古秤金一斤在如今就是二斤，大致不过值钱三十万左右，其间所用的其它各种药料比较容易置办，又不需要升火，只需把它们放在华池里面，天数够了就成了。全加起来大约要用四十万钱而得到一剂成药，一剂成药可以满足八个人成仙。但是在合制过程中，如果稍微少加了配料，其力势不足以化成金液，就像酿制了几升米酒一样，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抱朴子说：“其次有《饵黄金法》，虽然比不上金液，也还是比其他药物要强得多。有的用猪脖子下的脂膏和酒炼制，有的用橐皮调制，有的用荆酒、磁石溶制，有的可以拉成巾状，有的可以即刻调成水状服食。有的有禁忌，是比不上金液的。有的用雄黄、雌黄饵制，可以张拉成皮状，都是成为地仙的方法罢了。银和蚌中大珍珠，都可以化水状服食，但必须长期服食，不能断服，所以都赶不上金液。”

抱朴子说：“合制这些金液、九丹，既需要用钱，又应当进入名山，断绝人事交往，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人很少。而且在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偶尔才有一人得到经书。所以凡是作道的人，大约没有谁说到金丹了。首要的禁忌，是不要让俗人中不相信道的那些人，诽谤、讥笑、批评、诋毁金丹，否则的话，金丹就必然制不成了。郑隐说，之所以要这样，因为合制这种大药都应当祭祀，祭祀的时候太乙元君、老君、玄女都会前来监视省察。作药的人如果不到人迹罕至的幽静偏僻的地方，而让世俗间拙愚之人经过时听到看见的话，那么诸神便会责怪作药的人不遵守经戒，致使恶人有诽谤讥毁的言论，诸神也就不会再帮助作药人了。这样一来邪气得以进入，药便不能作成。必须进入名山之中，要斋戒一百天，不吃五辛生鱼，不与俗人相见，这样才可以去作大药。作药即便成了，也仍需斋戒，不但是开始制作时才需要斋戒。郑隐说，左元放告诉他，说是对于各种小小的山，都是不能在它们上面制作金液神丹的。凡是小山都没有正神作主，大多是木石精怪，千岁老妖，吸血鬼魅，这些东西都是邪气，不想为人作福，只会作祸。好好试探道士，道士应该是造道术来辟除身上邪恶的，及至跟着道士的弟子们，有的即能败坏别人的仙药。现今的医家，每逢合制好药膏的时候，都不想让鸡、狗、小儿、妇女看见，倘若被这些东西冒犯了，使用起来便没有了灵验。还有染彩绘画的人憎恶被眼中有恶相的人看见，看见了就会尽失美色。何况是神仙大药呢？因此古化道士，合制神仙大药时，一定要进入名山，不会停留在普通的山中，正为的是这个。又据仙经，可以在其中精思合制仙

药的名山，有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峨眉山、绥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天台山、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这些山都是正神住在其中，其中有的还有地仙之人。山上都长着芝草，可以避开大兵大难，不只是在山中可以合制仙药。假使有道的人登山，那么这座山的山神一定会帮助他得福，他的仙药一定能制成。如果不能登上这些山的话，在海中的大岛屿也可以合制仙药。像会稽地区的东翁州、亶州、纁屿以及徐州地区的莘莒州、泰光州、郁州，都是仅次于上述三州的地方。如今中原名山不能到达，江东名山可以前去居住的有：霍山，在晋安；长山、太白山，在东阳；四望山、大天台山、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并在会稽。”

抱朴子说：“我愧为大臣的后代子孙，虽然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治国理财，然而与我同一辈份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们，他们所懂得的并不比我多多少，却大多已经飞黄腾达、光耀环宇了。我之所以要断绝故乡的人情世故、放弃当代的荣华富贵，为的只是一心想要远登名山，完成所写著作，然后就合制神药，追求长生的缘故。世俗人们没有不奇怪我背井离乡、抛却功名，却到深山密林里耕种，弄得手脚长茧，说我有狂惑毛病的。但仙道与世事不能同时并举，倘若不废止人间事务，哪能得以像现在这样修炼心志呢？看得真正清楚，做得必定十分坚决的人，又何必害怕诋毁呢？又怎能被劝阻所打动呢？我姑且记载下自己的心意，希望表达给将来志同道合

的人们看看，今后如有断谷炼金的人，他们所要放弃的人间世务也和我没有什么两样。”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密六斤搅拌，放在太阳下暴晒煎熬，使其可以团成丸，每天早晨服食像麻子那么大的十丸，不到一年，白的头发会变黑，掉的牙齿会再生，身体也会光滑润泽起来。长期服食的话，老翁可以变成少年，能够长生不死了。

《小饵丹法》，用丹一斤，捣碎筛出，下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将这三种东西配好，使它们相互化合，在微火上煎熬使其可以团成丸，每次服食像麻子那么大三丸，每日两次，服食三十天的话，腹中各种疾病痊愈，各种害虫消除；服食百日的话，肌肉骨骼强健；服食千日的话，司命大神会削去该人的死籍，该人寿命可以与天地相始终，与日月同短长，可以改形易容，变化无常，站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因为别有光芒。

《小饵黄金法》，把烧炼的金放进清酒中，大约出入二百遍就沸腾了。用手握它，从指缝中挤出来，让它像泥巴一样软。尚若不沸腾以及手握后没从指缝挤出来，就要重新消溶，放在清酒中无数遍。制成以后，服食像弹丸那么大一枚，也可每次一丸，分为小丸服食三十天后，就会不觉寒暑变化，神人玉女就会前来侍候自己。银也可以饵制了来吃，和金同样方法。服食金、银这两种药物，能够住进名山石室中的人，一年就能够轻举仙化了。住在人间服食后也可以成为地仙，是不要妄自外传的。

《两仪子饵黄金法》，用猪脖子下脂膏三斤，淳苦酒一升，

取来黄金五两，放入器具里在土炉上煎熬。将黄金放入脂膏中，经过一百遍出入，苦酒也是这样。服食一斤，寿命可以超过天地；服食半斤，寿命可达二千岁；服食五两，寿命长达一千二百岁。无论分量多少，都可以饵制了来吃，应当在吉利的日子里制作，服食时药效神妙。不要传授给不合适的人，如果传授给不合适的人看，将会导致药物不成、药效不神。想要食用消除体内害虫的药物，应当服用丹砂。”

至理第五

抱朴子曰：“微妙难识，疑惑者众。吾聪明岂能过人哉？适偶有所偏解，犹鹤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达于他事也。亦有以校验，知长生之可得，仙人之无种耳。夫道之妙者，不可尽书，而其近者，又不足说。昔庚桑胥，文子厘颜，勤苦弥久，及受大诀，谅有以也。夫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哉？然荣华势利诱其意，素颜玉肤惑其目，清商流徵乱其耳，爱恶利害搅其神，功名声誉束其体，此皆不召而自来，不学而已成，自非受命应仙，穷理独见，识变通于常事之外，运清鉴于玄漠之域，寤身名之亲疏，悼过隙之电速者，岂能弃交修，抑遗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难成之远功哉？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夫逝者无反期，既朽无生理，达道之士，良所悲矣！轻璧重阴，岂不有以哉？故山林养性

之家，遗俗得意之徒，比崇高于赘疣，方万物乎蝉翼，岂苟为大言，而强薄世事哉？诚其所见者了，故弃之如忘耳。是以遐栖幽遁，韬鳞掩藻，遏欲视之目，遣损明之色，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专气致柔，镇以恬素，遣欢戚之邪情，外得失之荣辱，割厚生之腊毒，谥多言于枢机，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养灵根于冥钧，除诱慕于接物，削斥浅务，御以愉懃，为乎无为，以全天理尔。乃吮吸宝华，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内守九精，坚玉钥于命门，结北极于黄庭，引三景于明堂，飞元始以炼形，采灵液于金梁，长驱白而留青，凝澄泉于丹田，引沉珠于五城，瑶鼎俯爨，藻禽仰鸣，瑰华擢颖，天鹿吐琼，怀重规于绛宫，潜九光于洞冥，云苍郁而连天，长谷湛而交经，履蹻乾兑，招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晬晬秋芝，朱华翠茎，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饥止渴，百疴不萌，逍遥戊巳，燕和饮平，拘魂制魄，骨填体轻，故能策风云以腾虚，并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尘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霏洞彻，非可致之于造次也。患于闻之者不信，信之者不为，为之者不终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隐，不成者至多而显。世人不能知其隐者，而但见其显者，故谓天下果无仙道也。

抱朴子曰：“防坚则水无漉弃之费，脂多则火无寝曜之患，龙泉以不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隐雪以违暖经夏，藏冰以居深过暑，单帛以幔镜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焉。柞櫟速朽者也，而燔之为炭，则可亿载而不败焉。辕豚以优畜晚卒，良马以陟峻早毙，寒虫以适己倍寿，南林以处温长茂，接煞气则雕瘁于

凝霜，值阳和则郁蔼而条秀。物类一也，而荣枯异功，岂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于寒天也，而延养之理，补救之方，非徒温暖之为浅益也，久视之效，何为不然？而世人守近习隘，以仙道为虚诞，谓黄老为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肯信汤药针艾，况深于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鹊和缓仓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曰，富贵之家，岂乏医术，而更不寿，是命有自然也。乃责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缘木，马逐鸟也。

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药，或立消坚冰，或入水自浮，能断绝鬼神，褰却虎豹，破积聚于腑脏，追二竖于膏肓，起猝死于委尸，返惊魂于既逝。夫此皆凡药也。犹能令已死者复生，则彼上药也，何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剖腹以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气，还精补脑，食饮有度，兴居有节，将服药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带佩符印，伤生之徒，一切远之，如此则通，可以免此六害。今医家通明肾气之丸，内补五络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黄耆建中之汤，将服之者，皆致肥丁。漆叶青蘘，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寿二百岁，而耳目聪明，犹能持针以治病，此近代之实事，良史所记注者也。

又云，有吴普者，从华陀受五禽之戏，以代导引，犹得百馀岁。此皆药术之至浅，尚能如此，况于用其妙者耶？今

语俗人云，理中四顺，可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治咳逆，萑芦、贯众之煞九虫，当归、芍药之止绞痛，秦胶、独活之除八风，菖蒲、干姜之止痹湿，菟丝、苁蓉之补虚乏，甘遂、葶历之逐痰癖，括楼、黄连之愈消渴，荠苳、甘草之解百毒，芦如益热之护众创，麻黄、大青之主伤寒，俗人犹谓不然也，宁煞生请福，分蓍问祟，不肯信良医之攻病，反用巫史之纷若，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张良，吐出奇策，一代无有，智虑所及，非浅近人也，而犹谓不死可得者也，其聪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将弃人间之事，以从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绝谷一年，规轻举之道，坐吕后逼蹴，从求安太子之计，良不得已，为画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逼令强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国秘记》云，良得黄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师四皓，用里先生绮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从受其神方，虽为吕后所强饮食，寻复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国之言，则良为得仙也。又汉丞相张苍，偶得小术，吮妇人乳汁，得一百八十岁，此盖道之薄者，而苍为之，犹得中寿之三倍，况于备术，行诸秘妙，何为不得长生乎？此事见于《汉书》，非空言也。

抱朴子曰：“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然又宜知房中之术，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力也。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

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气禁之，皆即绝，此是气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气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受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以气禁白刃，则可蹈之不伤，刺之不入。若人为蛇虺所中，以气禁之则立愈。近世左慈赵明等，以气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又于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钉钉柱，入七八寸，以气吹之，钉即涌射而出。又以气禁沸汤，以百许钱投中，令一人手探撝取钱，而手不灼烂。又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尽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当交战，官军刀剑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还向，辄致不利。贺将军长智有才思，乃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无刃之物，无毒之虫，则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无刃物矣。乃多作劲木白棒，选异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尽捉梃彼山贼，贼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备，于是官军以白棒击之，大破彼贼，禁者果不复行，所打煞者，乃有万计。夫气出于形，用之其效至此，何疑不可绝谷治病，延年养性乎？仲长公理者，才达之士也，著《昌言》，亦论“行气可以不饥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于为之者，尽乃然矣。养性之方，若此至约，而吾未之能也，岂不以心驰于世务，思

锐于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与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师，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学之，不捷而师死。燕君怒其使者，将加诛焉。谏者曰，夫所忧者莫过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丧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诛。其谏辞则此为良说矣。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闻行气之法，则彼说师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弃世事而为之，故虽知之而无益耳，非无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县，有卜成者，学道经久，乃与家人辞去，其始步稍高，遂入云中不复见。此所谓举形轻飞，白日升天，仙之上者也。”陈元方韩元长，皆颍川之高士也，与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盖各以其父祖及见卜成者成仙升天故耳，此则又有仙之一证也。

【译文】

抱朴子说：“细微奇妙难以认识，疑惑的人众多。我的听力视觉怎能超过别人呢？不过是碰巧有些片面的认识罢了，就像鹤知道夜半时就鸣叫，燕知道戊巳日就不衔泥筑巢，却未必通晓其他事情一样。也有通过检验，知道长生可以获得，只是仙人本来没有遗传罢了。仙道中的奇妙部分，不可能全部都写出来；而仙道中的浅显部分，又不值得多费口舌。从前庚桑楚生了老趺，文子黑了脸面，辛勤艰苦旷日持久，才得以接受要诀，的确是有原因的。长了圆首，含了精气，人们谁不乐意活着而畏惧死亡呢？但是荣华富贵引诱人心，美女娇娃迷惑人的眼睛，五声八音扰乱人的耳朵，爱憎利害搅和人的精神，功各声誉约束人的身体，这些全都是不召就自来，不学就已成的天性，如果不是受了天命应着神仙、穷究事理

独有己见、在常事之外识得变通、在幽玄之地别具慧眼、晓悟身亲名疏、痛惜时光流逝的人，哪里能舍近求远，摒弃嗜好，割舍眼前的近利，修得难成的远功呢？有凭借无而生出，形需要神而确立。有是无的宫殿，形是神的住宅。所以，譬如堤，堤坏了水就存不下了；譬如烛，烛尽了火就存不住了。身体疲劳，就会精神涣散，元气耗尽，就会性命完结。树根枯竭而枝繁叶茂，那么绿色生命就将离开树木了；元气亏损而欲望强烈，那么精神灵魂就将离开身体了。已经消失的东西将永无返还之期，已经朽烂的东西将没有再生之理，通达道术的人士，确实对此是感到悲伤啊！轻视径尺的璧玉，重视每寸的光阴，难道不是大有缘故的吗？所以居住山林修身养性的人家，遗弃世事追求理想的人们，把高官厚禄比作赘疣，把万事万物看成蝉翼，哪里会是苟且说说大话，而勉强轻薄世事呢？确实由于看得分明，所以能够弃之如忘却罢了。因此他们遐栖幽隐，掩藻埋饰，遏制渴望的眼睛，排斥损伤视力的色彩，堵塞思音的耳朵，远离扰乱听觉的声响，涤除妄想，守拙归道，专气致柔，甘心淡泊，排除悲欢邪情，丢弃得失荣辱，割舍厚味腥臭，安心少言寡语。反听然后听得清，内视然后看得明，到混沌中去修身养性，在接物时要拒绝诱慕，抛却俗务，漠然处之，将无为视同有为，以便保全天理本性，于是便当吸吮宝华，浴神太清，外除五星，内守九精。坚玉钥于命门，结北极于黄庭，胸怀日月星辰，身融太始元一，采药名山，永葆青春。丹田凝澄泉，五脏引沉珠，瑶鼎俯爨，藻禽仰鸣，瑰华擢颖，天鹿吐琼，身在尘世心如明镜，身潜幽冥，隐姓埋名，云山雾海，弥漫天空，渊碧泉

清，交叉纵横。遵循易理，访问神仙，坐卧紫房，咀吮金英，晔晔秋芝，朱华翠茎，皎皎珍膏，溶溢霄零，治饥正渴，百病不生，逍遥倘佯，咽和饮平，拘魂制魄，身健体轻。所以能够乘风凌云飞升太空，伴随自然获得永生。但是梁上积尘的盈尺，不可能一时半刻求得；山上的浊流透碧，不可能粗率急躁招来。只怕听说的人不相信，相信的人不去做，去做的人有始无终罢了。得到仙道的人非常少而且隐居不出，不得仙道的人非常多而且显而易见。世人不能知晓那些隐居的人，却只能看到那些露面的人，所以都说天下真的没有仙道了。”

抱朴子说：“堤防坚固，水就没有渗透的浪费；油脂充足，火就没有熄灭的危险。龙泉宝剑因为不去砍杀而经常锋利，大刀阔斧因为每天使用而迅速毁坏，隐雪因为避开温暖而经过夏季，藏冰因为放置密闭而经过酷暑，单帛因为包裹铜镜而不会烧破，常花因为生长偏僻而越过冬天。泥土是易于消失的东西，但陶制成瓦，就会与天地一样长久；柞柳是易于速朽的树木，但烧制成炭，就会上亿年不败不烂。辕马因为优良畜养而晚死，良马因为攀爬陡坡而早毙；寒虫因为适应自己而长寿，南林因为地处温带而久茂。树木接触杀气就会被凝霜所凋零毁败，树木逢遇阳和就会因为适宜而枝繁叶茂。万物同一个种类，然而繁荣与枯萎两种结果不同，难道真有秋收与冬藏这些常规定例吗？而人有生命，他的死活期限，并不像草木对于寒冷天气那么容易感染；假使应用了延养之理，补救之方，那么他所得到的益处，又决非草木对于温暖一样的微小。长生不死的奇效，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呢？如此看来，

世俗人们保守习惯，见识短浅，认为仙道荒诞不经、黄老胡说八道，这不是令人痛惜的吗？愚蠢的人竟然不肯相信汤药针灸，何况是比这更深一层的仙道呢？都说俞跗、扁鹊、医和、医缓这些名医要是确实能够治病，为什么不能自己不死呢？又说，富贵的人家，不会缺乏医术，然而却更多短命的，这证明生命是有一定规律的。假如硬要要求这样的人，让他们去相信神仙，那就如同让牛去爬树，让马去追鸟一样了。”

抱朴子说：“召魂小丹三使之丸，以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药，有的立消坚冰，有的入水自浮，能够斩杀鬼妖，驱除虎豹，攻破积聚在腑脏中的邪气，擒拿躲藏在膏肓上的病魔，使业已弃置的猝死病人起死回生，使已经远逝的受惊魂魄返回体内。这些全都是普通的仙药，尚且能够让已经死亡的人复活，何况那些上等的仙药，为什么就不能让活着的人不死呢？越人扁鹊把已经断气的虢太子救活了，匈奴医生把已经绝气的苏武救活了；仓公淳于意能够解剖人的头颅来治疗脑病，华佗能够解剖人的腹部来洗涤肠胃；文挚用激怒之法来治愈齐王，张仲景用穿胸之术来喂养病人。这些都是医家的浅薄技艺，他们治理病人尚且如此灵验，更何况是神仙之道，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人类之所以死亡的原因是：众欲损毁、年老、百病伤害、毒恶攻心、邪气伤害、风寒侵犯。如今倘若能够导引行气，还精补脑；饮食有度，起居有节；服用药物，思神守道；依天禁戒，佩符带印；伤生之徒，一概远之；这样就能通神，可以避免上面这六种危害了。现在医家所制通明肾气之丸，内补五络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黄耆建中之汤，服食这些药物的人都能身强体壮。漆叶青黏，凡弊之草，樊阿

服食它们后，得以长寿二百岁，而且耳聪目明，还能够拿着针药来治病行医。这是近代发生的实际事件，是优秀史家所记录下来的。

史书中又有记载说，有个名叫吴普的人，跟随华陀学习虎、鹿、熊、猿、鸟所谓“五禽之戏”、用来代替导引，也还长寿百余岁。这些都是药术中极其浅显的部分，尚且能够达到如此效果，何况应用那些更加奇妙的神仙之道呢？现在要是告诉俗人说，理中四顺，可以用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用来治疗咳嗽；萑芦、贯众消九虫，当归、芍药止绞痛，秦胶、独活除八风，菖蒲、干姜去痹湿，菟丝、苁蓉补虚乏，甘遂、葶苈逐痰癖，括楼、黄连愈消渴，芥苳、甘草解百毒，芦如益热护众创，麻黄、大青主伤寒，俗人还会说不是这样，宁愿去祭祀求福，封卜问崇，不肯相信良医可以治病，反而听凭巫史胡乱摆弄，何况是要告诉他们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呢？过去留侯张良，善出奇谋，一代无双，智慧之高，绝非浅近人可比，然而他尚且认为不死是可以求得的。他的聪明智慧，并非全然不及一般人们，但他仍说我将舍弃人间事务，以便跟随赤松子畅游，然后修炼导引，绝食一年，计划达到轻举飞升境界。由于吕后催逼，硬要求他说出保护太子的计策，张良不得已，替吕后谋划招请“四皓”的计策，结果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吕后为了感激张良，而强令张良勉强进食，因而导致张良修道未获成功而已。据《孔安国秘记》中记载说，张良得到了黄石公传授的不死之法，不仅仅是得到了兵法。《孔安国秘记》中又记载，张良本来师事“四皓”，用里先生、绮里季等人都是仙人，张良完全跟随他们，

接受了他们传授的神方，尽管被吕后所逼强迫饮食，但不久后又修行仙道，秘密地自行度世而去，只是世人不知道，所以说他死了而已。假如像孔安国说的那样，那么张良就是得道成仙了。又，汉代丞相张苍，偶得小术，吮吸妇人乳汁，得到一百八十岁的寿命。这大概只是道术中的浅薄一隅，但张苍实践了，还得到了中等寿命的三倍，何况完备的道术，施行各种神秘奇妙的仙法，为什么就不能得到长生呢？有关张苍吮吸人乳汁这件事的记载见于《汉书》，不是凭空捏造的。

抱朴子说：“服食仙药虽然是长生的根本，但人们如果能够兼事行气，收效更加迅速。如果不能得到仙药，仅从事行气而合理得法的，也能够得到几百岁的寿命。但又应该知道房中之术。之所以会是这样，因为如果不懂阴阳之术，屡次劳累损耗，那么行气就难以得力了。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以至于万物，没有不是依靠气来维持生存的。善于行气的人，内可以用来怡养身心，外可以用来除却邪恶，然而百姓们每天都用却不知道详情。吴越一带流行禁咒之法，很有明验，不过是靠多气罢了。懂行的人可以进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睡一床而自己不受感染。又率领一群跟随的几十个人，都能让他们无所畏惧，这证明气可以禳除天灾。有时有邪魅仙妖侵犯人家，用瓦石投掷打人，用大火烧人房屋；有的可以看见鬼妖往来的形状，有的只能听到鬼怪的声音言语。但善禁的人用气来禁咒这些妖怪，马上就会使他们全部绝迹，这证明气可以禁咒鬼神。进入深山密林中多产溪流剧毒蝮蛇的地区，一般人只要偶尔经过，没有不被咬伤的。但善禁的人用气禁咒它们，能够辟除方圆几十里以外，使随行伴侣没有

一个人受到伤害的。用气还能够禁住虎豹及蛇蜂，使它们全部匍匐在地下不能起来。用气还可以禁金疮，血流转眼就被止住了。又能够接续断骨连接断筋。用气禁利刃，就能够踩在上面安然无恙，即便是刺他也不能够扎进去。倘若有人被毒蛇咬伤了，用气一禁就会立刻痊愈。近代左慈、赵明等人，用气禁水，水为之倒流一、二丈。又在茅屋上点火煮饭来吃，茅草屋却不会被烧焦。又用大钉子钉在柱子上，深入七、八寸，用气一吹，钉子马上就弹射出来。又用气来禁沸腾的热水，拿一百来枚钱币投到沸水里面，让一个人用手探捞取出钱币，手却不会烧灼腐烂，又把经气禁过的水放到庭院中露天搁放，大寒大冻不会结冰。又能够用气禁住距离一里之内的烧饭人，使他们都不能把饭蒸熟。又能够禁狗，让它不得吠叫。过去吴国派遣贺将军讨伐山中盗贼，山中盗贼里有善于禁咒的人，每逢交战之时，官军士兵的刀剑全拔不出来，弓弩发射的射矢全都飞回来射向自己，总要导致官军失利。贺将军足智多谋而且富有才思，他便说道，我听说金有刃的可禁，虫有毒的可禁，对于无刃的东西，无毒的虫子，就不可能施禁了；那些山贼能够禁住我军的兵器，必然不能禁住无刃的东西了。于是就制作了许多劲木白棒，挑选精悍士兵五千人做先锋，全部捉拿击杀了遇上的那些山中盗贼。山中盗贼所仰仗着的那些善禁的人，半点也不能起到防护作用。于是官军拿着劲木白棒攻打过去，大败山贼。施禁的人果然不再行法了。被击杀的人竟数以万计。气是由身体里面生出的，运用起来就能达到这么奇妙的效果，对它能够使人断谷治病，延年养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后汉献帝时的仲长统，是一位才华横溢之士，他写的《昌言》，也讨论了‘行气可以不

饥不病’的问题，他说：‘我起初并不相信，直到亲自实践起来，才完全相信就是这么回事。养性的方术，似这般的奥妙灵验，但我却不能够如数做来，难道不正因为我的心思全然陷入世务人事了吗？其他人也不能够如数做来，那就必然和我犯了这些同样的毛病。过去有一位懂得不死之道的明师，燕君派人跟着他学习，没有学成而老师倒先死了。燕群怨恨那位使者，准备对他处以极刑，进谏的人说，最令人忧惧的事莫过于死亡，最令人重视的事莫急于生存；那位明师自己都丧生了，又怎么能够让君主您不死呢？燕君于是没有诛杀使者。进谏人说的话在当时情形下算是妙语了。假使那位明师有不死的方术，像我所听说的行气之法，那么大师的死亡，未必就是因为他不懂仙道。只是因为他不能够弃绝世事而去实践，所以他尽管懂得仙道却没有受益罢了，并非是没有掌握不死之法的人。”仲长统又说：“河南密县有一位上成公，学道时间长了，就和家人一同告别人世仙化而去。他们最初升行渐高，于是进入云中不再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举形轻飞，白日升天，是仙道中的上乘。”陈元方、韩元长二人都是颖川的高士，他们的家乡与密县相近。陈、韩二人之所以相信天下存在仙人，大概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父辈、祖辈赶得上亲眼目睹了上成公成仙升天的缘故。这正是仙人存在的又一证据。”

抱朴子内篇卷二

微旨第六

抱朴子曰：“余闻归同契合者，则不言而信著；途殊别务者，虽忠告而见疑。夫寻常咫尺之近理，人间取舍之细事，沉浮过于金羽，皂白分于粉墨，而抱惑之士，犹多不辨焉，岂况说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来久矣，岂独今哉？夫明之所及，虽玄阴幽夜之地，豪厘芒发之物，不以为难见。苟所不逮者，虽日月丽天之烔灼，嵩岱干云之峻峭，犹不能察焉。黄老玄圣，深识独见，开秘文于名山，受仙经于神人，蹶埃尘以遣累，凌大遐以高跻，金石不能与之齐坚，龟鹤不足与之等寿，念有志于将来，愍信者之无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则小得，大为则大验。然而浅见之徒，区区所守，甘于荼蓼而不识饴蜜，酣于醪醑而不赏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养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饮食过度之畜疾病，而不能节肥甘于其口也。知极情恣欲致枯损，而不知割怀于所欲也。余虽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

或人难曰：“子体无参午达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历之寿，目不接见神仙，耳不独闻异说，何以知长生之可获，养性之有征哉？若觉玄妙于心得，运逸鉴于独见，所未敢许也。夫衣无蔽肤之具，资无谋夕之储，而高谈陶朱之

术，自同猗顿之策，取讥论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鹄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余答曰：“夫寸鲋泛迹滥水之中，则谓天下无四海之广也。芒螭宛转果核之内，则谓八极之界尽于兹也。虽告之以无涯之浩汗，语之以宇宙之恢阔，以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长出顶，亦将控飞龙而驾庆云，凌流电而造倒景，子又将安得而诘我。设令见我，又将呼为天神地祇异类之人，岂谓我为学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觉挽引同志，岂强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户有仙人，属目比肩，吾子虽蔽，亦将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则蹈青霄而游紫极，自非通灵，莫之见闻，吾子必为无耳。世人信其臆断，仗其短见，自谓所度，事无差错，习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终于不悟，其来尚矣，岂独今哉？”

或曰：“屡承嘉谈，足以不疑于有仙矣，但更自嫌于不能为耳。敢问更有要道，可得单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由易以及难，志诚坚果，无所不济，疑则无功，非一事也。夫根荖不涸地，而求柯条干云，渊源不泓窈，而求汤流万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诚心款契，不足以结师友；非功劳不足以论大试，又未遇明师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费重，不可卒办也。宝精爱气，最其急也，并将服小药以延年命，学近术以辟邪恶，乃可渐阶精微矣。”

或曰：“方术繁多，诚难精备，除置金丹，其余可修，何者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大而喻之，犹世主之治

国焉，文武礼律，无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犹工匠之为车焉，辘轳轴辖，莫或应亏也。所为术者，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弦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锋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阙，而锋刃所集不可少也。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学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浅见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识真者，虽得善方，犹更求无已，以消工弃日，而所施用，意无一定，此皆两有所失者也。或本性蠢钝，所知殊尚浅近，便强入名山，履冒毒螫，屡被中伤，耻复求还。或为虎狼所食，或为魍魉所杀，或饿而无绝谷之方，寒而无自温之法，死于崖谷，不亦愚哉？夫务学不如择师，师所闻素狭，又不尽情以教之，因告云，为道不在多也。夫为道不在多，自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余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宁可虚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术乎？譬犹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盖谓有金银珠玉，在乎掌握怀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费者耳。苟其无此，何可不广播百谷，多储果疏乎？是以断谷辟兵，厌劾鬼魅，禁御百毒，治救众疾，入山则使猛兽不犯，涉水则令蛟龙不害，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过此者，何可不闻乎？”

或曰：“敢问欲修长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伤不损而已。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

《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吾亦未能审此事之有无也。然天道邈远，鬼神难明。赵简子秦穆公皆亲受金策于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并灶污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贿，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宝，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贤者，诛戮降伏，谤讪仙圣，伤残道士，弹射飞鸟，剖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迫胁尪弱，以恶易好，强取强求，掳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倾邪，凌孤暴寡，拾遗取施，欺给诳诈，好说人私，持人

短长，牵天援地，说诟求直，假借不还，换贷不偿，求欲无已，憎拒忠信，不顺上命，不敬所师，笑人作善，败人苗稼，损人器物，以穷人用，以不清洁饮饲他人，轻秤小斗，狭幅短度，以伪杂真，采取奸利，诱人取物，越井跨灶，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夺算，若恶事而损于人者夺纪，若算纪未尽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孙也。诸横夺人财物者，或计其妻子家口以当填之，以致死丧，但不即至耳。其恶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终遭水火劫盗，及遗失器物，或遇县官疾病，自营医药，烹牲祭祀所用之费，要当令足以尽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杀。其取非义之财，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饥，鸩酒解渴，非不暂饱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诸恶事，后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则当思救济应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财物，则当思施与贫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则当思荐达贤人以解之。皆一倍于所为，则可使受吉利，转祸为福之道也。能尽不犯之，则必延年益寿，学道速成也。夫天高而听卑，物无不鉴，行善不怠，必得吉报。羊公积德布施，诣乎皓首，乃受天坠之金。蔡顺至孝，感神应之。郭巨煞子为亲，而获铁券之重赐。然善事难为，恶事易作，而愚人复以项托伯牛辈，谓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内行，有阳誉者不能解阴罪，若以荠麦之生死，而疑阴阳之大气，亦不足以致远也。盖士所以密勿而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绝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盗贼甚多，将何以却朝夕之患，防无妄之灾乎？”抱朴子曰：“常

以执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叶薰草，以泥门户方一尺，则盗贼不来；亦可取市南门土，及岁破土，月建土，合和为人，以著朱鸟地，亦压盗也。有急则入生地而止，无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县有生地，一乡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

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经云，大急之极，隐于车轼。如此，一车之中，亦有生地，况一房乎？”

或曰：“窃闻求生之道，当知二山，不审此山，为何所在，原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华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难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绝险绵邈，崔嵬崎岖，和气细氲，神意并游，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离坎列位，玄芝万株，绛树特生，其宝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还年之士，挹其清流，玉液霏霏，金漱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归，有道之士，登之不衰，采服黄精，以致天飞，此二山也。皆古贤之所秘，子精思炎。”或曰：“愿闻真人守身炼形之术。”抱朴子曰：“深哉问也。夫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弹丸黄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谨勿失。既往不追身将灭，纯白之气至微密，升于幽关三曲析，中丹煌煌独无匹，立之命门形不卒，渊乎妙矣难致诘。此先师之口诀，知之者不畏万鬼五兵也。”

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由于好事增加润色，至令失实。或亦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隐藏端绪，以求奉事，

招集弟子，以规世利耳。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而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飞九丹成，乃乘龙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单行之所由也。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轻恣情性，故美为之说，亦不可尽信也。玄素谕之水火，水火熬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与不能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经多烦劳难行，而其为益不必如其书。人少有能为之者。口诀亦有数千言耳。不知之者，虽服百药，犹不能得长生也。”

【译文】

抱朴子说：“我听说志同道合的人们，就是不用言语表达也能得到信任；志异道殊的人们，即使提出忠告也会遭到怀疑。平常丈尺分寸这样浅近的事理，你取我与这样细小的事情，比金沉羽浮还要分明，比粉白墨黑还要清楚，但那些执迷不悟的士人，对此尚且多有分不清、辨不明的，何况是拿自然的道理说给他们听，拿极微妙的思想指给他们看，他们认为荒诞不经而加以讥笑，自古以来就已如此了，哪里只是现在才这样呢？视力达到了的，即使玄幽阴暗的地方，毫厘

芒发的物品，也不认为难以看到；假如视力达不到，纵使太阳、月亮丽天的光亮、嵩山岱山耸空的高峻，也不能够察觉。黄帝、老子大德圣达，见识深远独特，在名山之中探得秘文，从神人之处接受仙经，逃离尘寰以消除防患真道的操劳，飞越太空而高升，金石不能够同他们同样坚硬，龟鹤不足以和他们等同寿命，他们深念将来的有志之士，他们怜悯没有经文的信徒，传示方法，炳然著明，小规模修炼就获得小的收获，大规模修炼就有大的效应。然而见识短浅的人们，抱残守缺，宁吃苦菜而不识甜密，宁喝薄酒而不饮醇香，知道爱惜生命却不知道有养生的方法，知道畏惧死亡却不相信有不死的法术；知道饮食过度会招致疾病，却不能够管住嘴巴去拒绝厚味；知道极情纵欲会导致毁损，却不知道割舍情怀去丢掉欲望。我即使讲了神仙可以修得，怎么能叫他们信服呢？”

有人问难说：“您的身体没有全然合理的纵横纹路，没有直贯骨骼的奇异毛发，年龄没有像安期、彭祖那样经历久远的高迈年寿，眼睛不曾亲眼见过神仙，耳朵不曾独自听到异说，凭什么知道长生可以获得，养性就有征验呢？倘若说觉察玄妙靠的只是心领神会，发现幽隐全然属于独来独往，我就不敢苟同了。衣服还不足以遮掩肌体，资财还不足以度过今宵，却要高谈陶朱置产之术，口称猗顿致富之策，徒然被谈论此事的人讥笑，从道理上说是必然的。身染痼疾却说自己精通医和、扁鹊的医术，屡次败北却称自己深究孙子、吴起的兵法，别人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无法验证。”抱朴子回答说：“细鱼扑腾在脚窝水里，就会认为天下没有四海那么广阔；小虫蜷缩在果核内，就会认为宇宙的尽头全部都在这里。

即使告诉他们四海的浩瀚，告诉它们宇宙的恢弘，它们也会认为是空话，必定不肯相信。倘若让我眼睛生成方瞳，头顶上长出耳朵，我就将驭飞龙而驾祥云，乘流电而到天外，您又将怎么能够来责问我呢？假设让您看见了我，您又会惊呼我是天神地祇异类之人，哪里还会说我是凭学习获得的呢？我只不过暂且用先知先觉的道理来引导志同道合的人，哪里会勉强让像您一样的人都相信神仙可以获得呢？倘若每家每户都有仙人，睁眼就能瞧见，伸手就能碰到，即使您多么闭塞，也将不再加怀疑了。只是那些仙人在道成之后，就步履太空而畅游星河，假如不是通灵的人，便没有什么人再能耳闻目睹了，而您也就一定认为不存在仙人了。世俗人们只相信自己的主观臆断，依仗个人的短浅见识，自认为观点都合乎实际，毫无差错、习以为常，少见多怪，虽经耳提面命，终究不能觉悟，这是早已如此的了，哪里只是现在才这样呢？”

有人说道：“几次三番聆听您的嘉言善语，足以对有仙存在不再怀疑了。只是仍嫌自己不能做到罢了。斗胆请问还有什么要道妙诀，可以单独实践吗？”抱朴子说：“大凡学道之人，都应当逐步地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假如立志坚决果断，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疑事就不会成功，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不仅学仙一事如此。树根不能深入地下，却要求枝条高耸入云；渊源不能幽远泓深，却要求水流波及万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除非积善蓄德，就不足以感动神明；除非诚心诚意，就不足以结交师友；除非勤劳致功，就不足以谈论大试；还有尚未遇到明师却寻求要道，也是不可能的。九丹、金液，是成仙的最关键药物，然而事情重大，花费很多，不可

能一时办妥。宝精、爱气，是长寿的最重要急务，如能同时服食易置的小药来延长寿命，学习浅近的方术来辟除邪恶，就可以渐渐达到精深微妙的境界了。”

有人说道：“方术十分繁多，确实难以精心备齐，除了备办金液、九丹之外，其余可以修炼的，哪一种最好？”抱朴子说：“倘若尚未得到最重要的仙药，那么其他比较次要的方术就不能不多知道一些了。大概需要各种方术共同促成长生。从大的方面来说，就像君主治理国家，文、武、礼、法，缺一不可。从小的方面来说，犹如工匠制造车子，辕、辘、轴、辖，缺一不可。从事方术的人，应该内修形神，以便延年治病，应该对外禳除邪恶，以免祸害来犯。譬如琴瑟，不能用单弦弹出五音；譬如甲冑，不能用一片对付利刃。为什么呢？因为五音齐奏，诸弦不可缺少；利刃所集，甲冑必须完善。凡是修身养性的人，需要见多识广而且提纲挈领。偏行一事是不足依赖的。又忌讳那些好事的人，各自仰仗他们的长处，知道玄女、素女之术的人，就说只有房中之术才可能使人度到世外；精通吐纳之道的人，就说只有行气才可以使人延年益寿；懂得屈伸之法的人，便说只有导引才可能使人长生不老；了解草木之方的人，便说只有药物才可以使人没有疾病。学道而没有成就，就由于如此之类的偏执一端造成的。浅见人家，偶然晓得一事，就说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不识真的人们，即使得到了善方，仍旧不停地另外寻求，以致白费工夫徒劳无益，而施用起来心猿意马，这些都是一无所成两有所失的方法。有的人生性愚笨迟钝，所知道的特别浅薄，便要勉强进入名山之中，践踏、冒犯剧蝎毒蛇，屡屡遭到蜇咬伤害，耻

于重新返回故乡。有的人被虎狼吃掉了，有的人被鬼怪杀掉了，有的人忍饥挨饿却没有绝谷之方、遭寒受冻却没有自我温暖之方法，最后死在悬崖深谷，不也是很愚蠢吗？致力学习不如选择明师，但如果师傅见闻本来就狭窄，又不尽心来传授知识，却因而告诉徒弟说，学习仙道不在于多。然而学习仙道不在于多，本是因为已经有了金液神丹这些最重要的仙药，可以不使用其余的罢了。但金液神丹之事，知道的人非常少见。难道可以宁愿去空等没有一定的大事，而不去修炼交手有益的小术吗？譬如创造财富的人，如果说不必去使用其他东西、从事其他劳动的话，大概指的是富有金银珠宝，在手里握着，在怀中揣着，足以供应累世的费用的人。假使没有这么大财富，怎能不广泛播种百谷，大量储蓄果蔬呢？因此断谷辟兵除害，降服妖魔鬼怪，禁止各种毒虫，治疗各种疾病，入山就能使猛兽不来冒犯，涉水能使蛟龙不来伤害，碰上瘟疫流行则能无所畏惧，遇到紧急危难则能隐形潜踪，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不能一无所知，何况比这更为高深的方术，怎么可以不去学习呢？”

有人说：“请问想要修炼长生之道，都有哪些禁忌？”抱朴子说：“禁忌中最为紧要的在于不受伤不损坏而已。按《易内戒》、《赤松子经》和《河图记命符》都说，天地之间有监督过失的神灵，依照人们所犯罪过的轻重，来剥夺该人的‘算’数，‘算’减少了，该人就会穷苦害病，屡次遭到忧患，‘算’耗尽后，该人就会死亡。各种应该剥夺‘算’数的事情共有几百件，不能一一述说。又说人的身体里有上，中、下‘三尸’。‘三尸’这种东西，虽然没有形状，但实际上属于魂

灵鬼神一类。想叫人们早死，此‘尸’就会弄神作鬼，自去无拘无束地到处游荡，享受人们的酒肉祭祀。因此每到各月庚申这一天，该‘尸’总要上天去禀告司命之神，述说人们所犯的过失。又在每月最后一天的夜里，灶神也要上天报告人们的罪状。罪过大的，削夺‘纪’数，一纪是三百天。罪过小的，削夺‘算’数，一算是一百天。我自己也不能清楚此事是否存在。但是天道绵邈幽远，鬼神之事很难说清。赵简子、秦穆公都曾亲自从上帝那里接受金策符命，结果扩展疆域，可以作为明证。山川草木、井灶池塘尚且都有精气，人的身体里面也有魂魄存在，何况天地是万物中最为广大的，按理也应当有精神。天地有了精神的话，就应该奖赏善良而惩罚邪恶，只是天地精神形体博大，网罗稀疏，不一定会像电闪雷鸣那样迅速地显示效应罢了。但观览各种道戒，无不指出想要获得长生的人，必须想着积善立功，慈爱万物，宽恕别人如同自己，仁爱之心推及昆虫，欢喜别人的吉祥，哀怜别人的痛苦，帮助别人摆脱急难，救济别人摆脱穷困，手不伤害生命，口不劝人履祸，见到他人有所得如同自己有所得，见到他人有所失如同自己有所失，不自以为尊贵，不自我去夸耀，不嫉妒胜过自己的人，不谄媚阴毒残忍的人。这样做才算品德高尚，才会得到上天赐福，凡有行动必然成功，追求仙道大有希望。至于憎恶善良、喜欢杀戮，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乖拗正直，虐害下属，欺罔上司，背叛主人，接受恩惠却不感激，戏弄法律、接受贿赂，放任歪曲、冤枉正直，废公为私，对无辜乱施刑罚，破坏别人的家庭，没收别人的宝物，危害别人的身体，夺取别人的官位，欺凌德才兼备的

贤人，诛戮投降顺服的敌人，诽谤讥毁仙人圣人，伤残杀害修道之士，用弹弓射击飞鸟，剖胎毁卵，春夏夜猎，诟骂神灵，教人做恶，隐瞒别人的优点，使别人危险而自我安全，抢占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破坏别人的美事，夺取别人的所爱，离间别人的骨肉，侮辱别人、争强好胜，取多还少、霸人钱财，决水放火，以术害人，迫害残弱，以次换好，强取豪夺，掳掠致富，不公不平，淫秽放荡邪僻，欺凌孤儿寡母，拾遗不还，取施不报，欺诈诳骗，好说别人缺点，抓住别人把柄，指天划地，诅咒求直，借物不还，换贷不偿，贪求欲望不止，憎恶拒绝忠信，不服上级命令，不敬所师尊长，笑话别人行善，毁坏别人庄稼，损坏别人器物，穷尽别人器用，用不洁不净款待别人，轻秤小斗，短斤缺两，以假充真，巧取奸利，诱人取物，越井跨灶，晦日酣歌，朔日痛哭。每犯一事，就成一罪，依据轻重大小，司命夺算、夺纪，纪、算完结，人就死亡。只有作恶心思而没有作恶实际的人，削夺他的算数，倘若所作恶事已经损害了别人，就削夺他的纪数，如果算数、纪数尚未用尽而自杀身亡的，都会殃及子孙。各种强行掠夺别人财物的人，司命之神有时还要连带他的妻子儿女家人的算数、纪数一并计入，来弥补他的罪过，甚至于死亡，只是不会马上显示出惩罚结果罢了。其作恶行为假如还不足以把家人寿命折损尽的话，那么日后终究会遭受水火灾害、抢掠偷盗以及遗失器具物品。有时遇着政府官员得了疾病，自行求医配药、杀牲祭祀所花的费用，总是要使该人把所取的不义之财全部抵销为止。所以道家说无辜伤害别人的人，这就是拿了武器倒回来杀害自身。假如取得不义之财，不去躲避

别人怨恨，就如同用腐烂变质的干肉来填塞饥肠，用毒酒来解渴，不是不能取得暂时吃饱喝足的舒适，但死亡也会紧跟着到来了。那些以前曾做各种恶事，而后来自行改悔的人，倘若曾无故地伤害别人，就应当想着救济将会死去的人来解脱自己。倘若无理地获取别人的财物，就应当想着施与贫困的人来解脱自己。倘若把罪责强加给别人，就应当想着推荐有才能的人来解脱自己。补救行为都要比原来罪行加倍，就可以接着得到吉利，这是转祸为福的途径。如果能够完全不冒犯禁戒，就一定会延年益寿，学道速成了。天高而听下，万事万物无不在它的监视之下，行善事而不懈怠，必然会得到吉祥报应。羊祜这个人积德行善，广事布施，直到白发老翁时，才收到了天上落下的黄金。蔡顺这个人极尽孝道，终于感动神灵前来保护。郭巨这个人为了赡养母亲，不惜准备活埋亲生儿子，掘地之时，获得黄金一罐，上有铁券刻符，说是赐予孝子郭巨。然而善事难为，恶事易做，而愚蠢的人又拿项托、伯牛这些有才有德的人们早死做例子，说天地不能辨别善恶好坏，却不知道那些表面有善名的人，未必实际就有善行，有阳誉的人，并不能因此解脱他有阴罪。假如因为荠麦的冬生夏死，便怀疑阴阳大气的运行，也不足以达到高远境界。这大概就是优异的人之所以勤勉努力而得以解脱，平凡庸俗的人之所以不能如愿以偿的缘故了。”

有人说：“道德尚未养成，又不能抛却尘世进入名山，但当今与古代不同，窃贼强盗十分众多，将用什么办法来免除朝夕到来的祸患，防备无妄之灾的发生呢？”抱朴子说：“常在十二地支中的末日，逢十天干中的癸日，取土来拌和百叶

薰草，然后用来涂抹门户，大小一尺见方，窃贼强盗就不会前来了。也可以取市南门土，以及岁中申日土，月中寅日土，配好搅伴后，来做成人像，把它放在南向地上，也能够制服强盗。碰上紧急情况，就跑入生地里停下来，这样就没有灾患了。天下有天下的生地，一州有一州的生地，一郡有一郡的生地，一县有一县的地生，一乡有一乡的生地，一里有一里的生地，一宅有一宅的生地，一房有一房的生地。”

有人说：“一间房子里还有生地，不也太狭窄了吗？”抱朴子说：“经书上说，遇到最紧急的情况，你就藏在车子扶手下面。这样看来一辆车子里面也还存在着生地，何况是一间房子呢？”

有人说：“我私下听说，追求长生之道，应当知道二座山，不清楚这二座山在什么地方，希望得到您的教诲，以便解除我的迷惑。”抱朴子说：“确实存在这么两座山，但既不是华山、霍山，也不是嵩山、岱山。太元之山，难知易求，上不挨天下不靠地，不沉不浮，险峻绵亘幽远，巍峨崎岖回环，和气氛氲，神意并游，玉井泓邃，灌溉不休，百二十官，府衙相簇，封爻列位，玄芝万株，绛树独生，其宝皆殊，金玉参差，醴泉出隅，延年道士，取饮清流，您如能前来修身的话，仙人王子乔、赤松子可以作伴，这是第一座山。长谷之山，幽深崔嵬，玄气飘飘，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座落此山，愚人妄自前往，到者全都死光，有道士，登山不衰，采服黄精，飞升天堂，这是第二座山。这两座山都是古代贤圣所秘而不宣的，请您好好想想吧。”有人说：“希望听您讲讲真人守身炼形的道术。”抱朴子说：“问得多么深啊！有道是：始青之

下月与日，两半同合升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弹丸黄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谨勿失。既往不追身将灭，纯白之气至微密，升于幽关三曲折，中丹煌煌独无匹，立之命门形不卒，渊乎妙矣难致诘。这是先师的口诀，通晓它的人不畏惧各种鬼祸兵灾。”

有人说：“听说房中之事，能够完全掌握这种道术的人，可以单独实践成为神仙，并且可以转移灾祸解脱罪责，转祸为福，做官连连高升，经商加倍获利，确实可以相信吗？”抱朴子说：“这些都是巫书里胡编乱造的虚夸偏颇言论，由于好事者的添油加醋，以致使它失实了。又或许是由于奸人骗子假造谎言，来欺骗蒙蔽世人，隐藏来龙去脉，以便求得别人奉事，招收弟子，用来谋取私利罢了。阴阳之术，首先可以治疗小病，其次可以避免体虚神耗而已。它的作用按理说本来是有限的，怎么能招来神仙而除祸得福呢？人不能够阴阳不交，坐等疾病到来，倘若总想放纵情欲，不能加以节制，就会损减寿命。善于运用房中术的人，就能防止遗精来补脑，返还阴丹来润身，从金池中采得玉液，从华梁上引出美月，使人老有美色，享尽所禀受而来的天年。然而俗人闻知黄帝靠一千二百名女子升天，便说黄帝单凭这件事得到了长生，却不知道黄帝在荆山之下、鼎湖之上，炼就九丹，才得以乘龙升天的。黄帝自然可以有一千二百名女子，但并非单单从事于此就能够成仙的。总共服食了一千种药物，外加各种丰富的营养，却不懂得房中之术，也是毫无助益的。因此古人担心人们轻易地放纵情欲，所以把房中术说得奇妙无比，这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不妨把玄女、素女比作水火，水火能够

杀人，却又能够救人，全在于会用和不会用罢了。大致说来，假如懂得其中主要方法，御女多多益善，假如不懂它的妙道而加以应用，一两人就足以加速死亡了。彭祖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其他经书中介绍的方法大多繁琐累人难以做到，而它所能给人的助益不一定就像书中说的那么灵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口诀也还有几千条哩！不知道这些的人，即使服食了各种药物，仍是不能得到长生。”

塞难第七

或曰：“皇穹至神，赋命宜均，何为使乔松凡人受不死之寿，而周孔大圣无久视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所乐善否，判于所禀，移易予夺，非天所能。譬犹金石之消于炉冶，瓦器之甄于陶灶，虽由之以成形，而铜铁之利钝，瓮罍之邪正，适遇所遭，非复炉灶之事也。”

或人难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苍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许也。”抱朴子答曰：“浑茫剖判，清浊以陈，或升而动，或降而静，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也。万物感气，并亦自然，与彼天地，各为一物，但成有先后，体有巨细耳。有天地之大，故觉万物之小。有万物之小，故觉天地之大。且夫腹背虽包围五脏，而五脏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肤虽缠裹血气，而血气

非肌肤之所造也。天地虽含囊万物，而万物非天地之所为也。譬犹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鱼鳖之托水泽以孕育，而水泽非有为焉。俗人见天地之大也，以万物之小也，因曰天地为万物之父母，万物为天地之子孙。夫虱生于我，岂我之所作？故虱非我不生，而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孙。蟣蠨之育于醯醢，芝朮之产于木石，蛞蝓之滋于污淤，翠萝之秀于松枝，非彼四物所创匠也，万物盈乎天地之间，岂有异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视呼吸，以远况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体老少痛痒之何故，则彼天亦不能自知其体盈缩灾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聪明，荣卫不辍阂，则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蚀，四时不失序。由兹论之，大寿之事，果不在天地，仙与不仙，决非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犹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适，姿容必妖丽，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远，多致我气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尪弱，或且黑且丑，或聋盲顽嚚，或枝离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况乎天地辽阔者哉？父母犹复其远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壮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谋虑无悔吝。故授气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余则莫有亲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损益于我矣，天地亦安得与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则宜皆好而无恶，悉成而无败，众生无不遂之类，而项杨无春凋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禀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圣之为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与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业不建，位不霸王，寿不盈百，此非天有为之验也。圣人之死，非天所杀，则圣人之生，非天所挺

也。贤不必寿，愚不必夭，善无近福，恶无近祸，生无定年，死无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实，窦公庸夫，年几二百，伯牛废疾，子夏丧明，盗跖穷凶而白首，庄跷极恶而黄发，天之无为，于此明矣。”

或曰：“仲尼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学。夫圣人之言，信而有征，道家所说，诞而难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谈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是玩华藻于木末，而不识所生之有本也。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爱和璧而恶荆山，不知渊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问伯阳，愿比老彭。又自以知鱼鸟而不识龙，喻老氏于龙，盖其心服之辞，非空言也。与颜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后，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无以异也。”

或曰：“仲尼亲见老氏而不从学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观之，益明所禀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贵异，而不能挹酌清虚，本源大宗，出乎无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内，其所谕受，止于民间之事而已，安能请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专于教化，不存乎方术也。仲尼虽圣于世事，而非能沉静玄默，自守无为者也。故老子戒之

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恣色与淫志，是无益于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学仙之人也。夫栖栖遑遑，务在匡时，仰悲凤鸣，俯叹匏瓜，沽之恐不售，慷慨思执鞭，亦何肯舍经世之功业，而修养生之迂阔哉？”

或曰：“儒道之业，孰为难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粲烂于其目，抑铿锵于其耳，恬愉静退，独善守己，谤来不戚，誉至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出无庆吊之望，入无瞻视之责，不劳神于七经，不运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谓难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宪章成事，出处有则，语默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以释疑，此儒者之易也。钩深致远，错综典坟，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积于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驰神于垂象，俯运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之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所谓易中之难矣。笃论二者，儒业多难，道家约易，吾以患其难矣，将舍而从其易焉。世之讥吾者，则比肩皆是也。可与得意者，则未见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将来，则吾亦未谓之为希矣。”

或曰：“余阅见知名之高人，洽闻之硕儒，果以穷理尽性，研核有无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并日月，思不能出万夫，而据长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见浅闻寡，岂敢自许以拔群独识，

皆胜世人乎？顾曾以显而求诸乎隐，以易而得之乎难，校其小验，则知其大效，睹其已然，则明其未试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规也。率有经俗之才，当涂之伎，涉览篇籍助教之书，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则谓众之所疑，我能独断之，机兆之未朕，我能先觉之，是我与万物之情，无不尽矣，幽翳冥昧，无不得也。我谓无仙，仙必无矣，自来如此其坚固也。吾每见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于颇有聪明，而偏枯拘系，以小黠自累，不肯为纯在乎极暗，而了不别菽麦者也。夫以管窥之狭见，而孤塞其聪明之所不及，是何异以一寻之绠，汲百仞之深，不觉所用之短，而云井之无水也。俗有闻猛风烈火之声，而谓天之冬雷，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人或告之，而终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听声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视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闻见，言是而非，然则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无形无声，其难察尤甚于视听，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间至远之事，谓神仙为虚言，不亦蔽哉？”

抱朴子曰：“妍媸有定矣，而憎爱异情，故两目不相为视焉。雅郑有素矣，而好恶不同，故两耳不相为听焉。真伪有质矣，而趋舍舛忤，故两心不相为谋焉。以丑为美者有矣，以浊为清者有矣，以失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终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贵乎达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则俟河之清，未为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来移者，古

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见信，其来久矣，岂独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后悟，若夫闻而大笑者，则悠悠皆是矣。吾之论此也，将有多败之悔，失言之咎乎！夫物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焉。盖盛阳不能荣枯朽之木，神明不能变沉溺之性，子贡不能悦录马之野人，古公不能释欲地之戎狄，实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于蛮越，赤舄不用于跣夷，何可强哉？夫见玉而指之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后识焉。见龙而命之曰蛇，非龙之不神也，须蔡墨而后辨焉。所以贵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损之不可减也。所以贵德者，以其闻毁而不惨，见誉而不悦也。彼诚以天下之必无仙，而我独以实有而与之争，争之弥久，而彼执之弥固，是虚长此纷纭，而无救于不解，果当从连环之义乎！”

【译文】

有的人说：“皇天最神最灵了，赋予人们的寿命应该是平均的，为什么要让王子乔、赤松子这些凡人接受不死的寿命，却让周公、孔子这些大圣人没有长生的福气呢？”抱朴子说：“寿命的长短，其实是由命运决定的，接受精气结作胚胎，都有各种对应的星宿。天道无所作为，任凭万物自由地发展，既没有亲疏，也不分彼此。假使该人命属生星，那么这个一定喜欢仙道；喜欢仙道的人，经过追求也一定能得到仙道。假使该人命属死星，那么这个也就不信仙道，既然不信仙道，自己也就不会再去修得仙道了。人们喜欢仙道还是不喜欢仙道，全在于各自禀赋的不同，上天一丁点儿也不能使他们发生变

化。譬如金石是在炉火中冶炼的，瓦器是在陶灶上烧制的，虽然金石、瓦器由于炉火、陶灶烧炼出来，但铜铁器具的锋利钝拙，瓮罍器皿的偏斜端正，却都是碰巧如此，而不再与炉灶有关联了。”

有人问难说：“优良工匠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经他亲手制作的，以上天的神明，还有什么不能创造出来呢？而您却说人生各自都有一定的命运，不是那伟大的苍穹所能创造出来的。鄙人我迷惑极了，对此不敢苟同。”抱朴子回答说：“宇宙初生，混沌剖判，或清或浊，或轻或重，轻清升动，重浊沉静，天地自身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万事万物感气而生，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事一物都和天地同样存在着，只不过彼此形成有先有后，形体有大有小罢了。因为有了天地的巨大作为参照，所以觉得万物很渺小；因为有了万物的细小作为参照，所以觉得天地很宏大。再说腹背虽然包围着五脏，但五脏却并非腹背所生成的；肌肤虽然缠裹着血气，但血气却并非肌肤所生成的；天地虽然含括着万物，但万物却并非天地所造就的。如同草木依靠山林而生长，但山林本身并没有做什么；鱼鳖依托水泽而繁育，但水泽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俗人因为看到天地巨大，认为万物细小，于是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是天地的子孙。虱子生在我们身上，难道能说虱子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吗？所以虽然虱子离开我们就不能生存，但我们却不是虱子的父母，虱子也不是我们的子孙。醋虫在酸醋里生长，木耳在朽木上生长，蝎子在污池中生长，翠萝在松枝上生长，但它们都不是由酸醋、朽木、污池、松枝四物所创造出来的；万物充满天地之间，难道和它

们会有什么不同吗？天有日月寒暑，人有耳目呼吸，由近推远，由此及彼；人既不能自我了解他的身体里有老少痛痒是什么缘故，那么天也就不能自我了解它的形体里有盈缩灾祥是什么原因了；人既不能使耳目经常聪明、血气经常畅通，那么天也就不能使日月不相掩蚀、四时不失秩序了。由此说来，长寿不长寿一事，其实不在于天地，成仙与不成仙，必定是由命运决定了。生养我的是父亲，妊娠我的是母亲，他们尚且不能让我身材一定适中，姿容一定美丽，性情一定平和，智慧一定高超，多给我些力气，延长我的寿命；而有的却短丑羸弱，有的却又黑又丑，有的却耳聋眼瞎、愚顽不通，有的却肢体残缺、劳苦跛行，所得到的不是所想要的，所想要的不是所得到的，何况那么广大辽阔的天地呢？拿父母做比喻也还是显得远了一些。我们自己都有身体，却不能使它永远壮实而不衰老，经常健康而不生疾病，喜怒表露不失时宜，谋虑事情没有错误。因此授气赋形的是父母，受气成人的是我们的身体，其余的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亲密、没有比这更能相互制约的了。父母二者已经不能对我们自身有什么损减增加了，天地又哪里能够再来发生作用呢？倘若一定上要说人类和万物都是由天地创造出来的，那就应该全是好的而没有恶的，全能成功而不能失败，各种有生命的东西再也没有不能如愿的种类，而项托、杨乌这些人再也没有过早死亡的悲伤了！您认为天不能让孔子、孟子有长生的福气，越发证明人们的禀赋是本来固有的，不是天地分别造就的。圣人所具有的道德，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天如果能把最高境界的道德给予圣人，却又让他们所知道的不能完全，功业不能建立，地

位不得称王称霸，年寿不得满一百岁，这决不是天有所作为的验证。圣人的死亡，既然不是上天所杀害的，那么圣人的诞生，也就不是上天所创造的了。贤人不一定长寿，愚人不一定早夭；善人没有眼前的福利，恶人没有眼前的祸害，生没有固定的年岁，死没有固定的月份；大德大智的人，不得寿终，窦公一介凡夫，年寿近二百岁；孔子弟子伯牛身患重病，孔子弟子子夏双目失明，强盗柳下跖、庄跻穷凶极恶，却都黄发白头尽得长寿；天的无所作为，通过这些也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

有的人说：“孔子声称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老子声言神仙可以学得。圣人所说的话，可信而有验证；道家所说的话，荒诞难以实行。”抱朴子说：“孔子是儒家的圣人，老子是道家的圣人。儒家学说浅显易懂，所以信仰的人多；道家思想深远难积，所以通晓的人少。道家是万物的本源，儒家是大淳的支流。三皇以前属于道治时代，五帝以来属于儒教时代。谈论的人都知道赞美远古世风的淳朴，却鄙薄后代习俗的散漫，为什么偏要看重孔子而轻视老子呢？这就是只欣赏树枝上花枝招展，而不知道它们是由树根生出来的。这与珍爱夜明珠却贱视渊潭、喜爱和氏璧却厌恶荆山又有什么区别呢？不懂得渊潭正是夜明珠出产的地方，荆山正是和氏璧出产的所在。再说养性也只是道家的余事，礼乐也只是儒家的末业。之所以要重视儒教，是因为它能移风易俗，不仅指的是行礼答谢来往逗留那一些套套；之所以要尊奉道教，是因为它能无为而治，不仅指的是修身养性这一件事情。倘若儒道两家真的有先有后，那么孔子也不可专信，而老子也不可独用了。孔

子既尊敬地向老子请教，希望将自己比作老子和彭祖，又自认为只知道游鱼飞鸟，却不识得神龙为何物，还进而把老子比喻为神龙，这些大概都是孔子心悦诚服的言辞，而并非空口白话。与颜回赞美孔子所说的话，看着他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钻得越深，越发坚硬；仰脸望去，愈发高大，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有的人说：“孔子亲自拜见老子，却不跟随老子学习道术，这是为什么呢？”抱朴子说：“由此看来，益发证明人们的禀赋存在着自然而然的命运，人们的崇尚存在着不可改变的本性。孔子知道老子的学说玄奥精妙尊异贵独，但却不能进而学得清静虚无，探寻源头，追寻大宗，出于无物无形的外部世界，入于至道之内的理想天地。孔子从老子那里所询问和接受的，仅局限于民间事务罢了，哪会请教仙法呢？推想起来，孔子处心积虑，全在为教化而忙碌，心思一点也没有放在方术上面。孔子虽然在世事方面是位圣人，但却不是那种能够沉静虚淡，独自静守无所作为的人物。所以老子告诫他说：‘优秀商人深藏若虚，正人君子盛德若愚，去掉您的骄气与多欲，抛却您的姿色和淫志，这些对您的身体无所助益。’这足以证明孔子不可避免于人情世故，不是学道成仙的人物。看他忙忙碌碌不已，致力于匡时正俗；仰起验来，是为凤凰不来、人世动荡而悲伤；低下头去，是为匏瓜无用、落拓一生而哀叹；总担心自己的学说卖不出去，甚至愤慨地想到，为了取得富贵而宁愿执鞭驾车从事卑贱职业。他又怎么丢下治理国家的宏功伟业，而去追求那个修身养性、长生不死的迂阔理想呢？”

有的人说：“儒家和道家的事业，哪一个难求，哪一个易得？”抱朴子回答说：“儒家事业，是容易里边比较困难的一种；道家事业是困难里边比较容易的一种。放弃交际朋友，丢开老婆孩子，谢绝荣华富贵，抛却功名利禄，割舍眼前的五颜六色，抛开耳边的五声八音；清心寡欲，闲适退隐，独善其身，保持本性；毁谤来了不哀愁，赞誉到了不愉悦；目睹富贵心不动欲，身居贫贱不觉羞耻，这些都是道家事业中难求的部分。出门没有贺生问死、应酬交往的要求，进家没有养育老幼、料理家务的责任；不为经典去劳神，不为律历去费心，脑筋不为日月节气而苦虑，心思不为技艺文章所役使；各种烦恼既已减少，和畅精气自会增加；无所作为，无所忧虑，不再惊慌，不再忧惧，这些都是道家事业中易得的部分。即所谓困难里边比较容易的一种。至于儒家所修的事业，全是效法成事，出入动静有章可循，言语沉默随时而异，进到连片的房屋里就可以求得老师，依靠历代的注解书就可以释疑通经；这些都是儒家事业中易得的部分。学得深入，用得高远，剖析经籍《三坟》、《五典》，会通众多的《河图》、《洛书》，博览纷纭杂陈的诸子百家，广积德行教化乡里，竭尽忠贞报效国君；仰起脸来，对天人感应心驰神往，低下头去，对风云变幻深思熟虑；如果有一件事不懂得，就属于所做所为不兼通；如果有一句话不正确，就属于褒扬贬斥不分明；一举一动都是世人的楷模，动唇开口都被天下所流传，这些都是儒家事业中的难求的部分，即所谓容易里边比较困难的一种。严格说来，儒道两家中，儒家事业繁多困难，道家事业简约容易。我因为忧虑儒家事业有那么多困难，准备弃儒

家而学道家，追求相对容易的一种。要说世上讥诮我的人，那是到处都有；要说能领会旨趣的人，那还未见其人。假使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会出现在将来，那么我也就称不上是孤家寡人了。”

有的人说：“我所见的那些知名的高人，博洽的大儒，确实能够穷理尽性、研核有无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一个人说寿命是可以延长的、神仙是可以学得。先生您的视力不能象日月一样明亮，智慧不能超出万人之上，却拼命宣扬长生之道，恕我不敢相信。”抱朴子说：“我仅是庸夫小才，见识短浅，孤陋寡闻，怎敢自我称许出类拔萃、独得真谤，在各方面都胜过世人呢？只不过曾用浅显的事情探求玄奥的道理，用容易的事情类推艰深的道理，检验那些小的成效就能预知那些大的成效，看到那些已经证明的东西便懂得那些未经证明的东西罢了。再说世间那些不相信天地存在神仙的人，又不肯去深察明验。他们一般都有治理俗务的才能、当官执政的办法，浏览典册中有助于教化的书籍，用来料想人情世故中浅近平易的道理，辨别凡夫俗子们迷误歧途的疑惑，于是他们就说众人不明白的地方，只有我自个儿能裁断清楚，兆头没有露出的，独有我自个儿能预先觉察。照此说来，他们自个儿对万事万物的真谤没有不了如指掌的，对于深奥幽晦的道理没有不能通晓于心的。他们认为自个儿说没有神仙，神仙也就必然没有了，从来就是这样的坚定不移、不容置疑。我常常看到俗儒们忙忙碌碌，固执己见、不信真理的人，都是犯了有点小聪明却偏信拘泥的毛病。他们恰好因为那点小聪明而自我拖累，还不如那些完完全全愚昧不通，连禾麻、菽

麦都分别不清的人。透过一根竹管来看世界，凭借那么一点狭窄的见识，就硬要否认自己看不见东西的存在，这和拿一尺长的绳子去到百丈深的井里打水，不知所用的绳子太短，却说是井里没水，又有什么两样呢？日常生活中有人听到暴风烈火的声响，便说是冬天打雷，看见向西游动的浮云，便说月亮东行。别人告诉他不是这样，但他还是硬不醒悟、死不相信，这种人实在是过分相信自己了。要说听声音，没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东西，没有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有时自己所听到的、看到的，说是一定如此其实并非如此，既然如此，那么即便是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实在也是不足以凭信的。况且心里揣度的，没有形状、没有声响，它们难以察觉要大大超过有形可视、有声可听的东西。如果仅凭自己心里想到的东西，硬去必然地确定人世间极其玄远事理的有无，从而认为神仙存在全属空话，那不也是极其闭塞吗？”

抱朴子说：“美丽的姿色与丑陋的姿色是原来确定的了。但由于彼此爱憎感情不同，所以两双眼睛不会相约去看。典雅的音乐和淫荡的音乐是原来具有的了，但由于彼此好恶感情不同，所以两双耳朵不会相约去听。真实的事情与虚假的事情是自来一定的了，但由于彼此取舍的标准相反，所以两种心思不会相互谋事。把丑陋的看成是美好的大有人在，把浊重的听成是清丽的大有人在，把错误的想成是正确的大有人在，这三方面的对立昭然若揭，像这般的易于区分，而彼此却始终不能统一认识。更何况神仙之事，是关于各种事理中最为玄妙的，要想叫人们都来相信神仙之事，从道理上讲是毫无可能的。要是叫普通人们全都知晓了，那么通达的人

还有什么可尊贵的呢？倘若等到世俗人们停止虚妄言论，那么就是等到黄河水变清了，也不算太久啊！我之所以不能沉默的原因，是希望将那些半信半疑、可上可下的人们引导过来罢了。至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古人早已对他们无可奈何了。”抱朴子说：“透彻的道理不易阐明，神仙不被相信一事，久远的古代就已是如此了，哪里只是现今才这样呢？最最明达的人是自然而然明白这种情况的，其次是晓谕之后才觉悟了的，至于那些听说仙道就哈哈大笑的人们，就比比皆是了。我现在谈论这些，将会有多嘴惹祸、失言招败的后悔吧！如果众人都不来赞同，那么中伤的事情就发生了。大概尽管有强烈的阳光也不能使枯朽的树木开花；尽管有明智如神也不能使沉溺的本性改变；即使有端木子贡的能言善辩，也不能使扣留孔子马匹的村农野夫心悦诚服；即使有古公亶夫的大仁大义，也不能使侵占周人土地的戎狄部落放弃欲望，实在的道理有行不通的地方，善良的言语有行不通的时候。帽子虽然华贵，但在光头的蛮越就卖不出去；鞋子虽然高级，但在赤脚的夷地就毫无用处，这些怎能勉强他们呢？看到宝玉却硬说它是石头，并非宝玉不真，是要等到知玉的卞和出现然后才能识出。看见神龙却说它是大蛇，并非神龙不灵通，是要待到懂龙的蔡墨出现然后才能辨明。之所以要尊敬得道的人，是因为你再添加赞美，他们也不会增多什么，而你再损毁嘲笑，他们也不会减少什么。之所以要尊敬有道的人，是因为他们听到毁谤并不悲伤，受到称誉并不喜悦。如果一些人诚心认为天下一定不存在神仙，而我却偏要拿确实存在神仙的主张去和他们争辩，那么争辩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越

发固执己见，这样一来，在神仙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只会空耗时光而平添许多纷论，无助于问题的不能解决，不就真的钻进无头无尾的连环套里了吗？”

释滞第八

或问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难，非有废也，则事不兼济。艺文之业，忧乐之务，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烦，所为鲜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笃，何忧于人理之废乎？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并成，则弃置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黄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举；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伯阳为柱史，宁封为陶正，方回为閭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官于晋，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公藏器于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亦有心安静默，性恶喧哗，以纵逸为欢，以荣任为戚者，带索蓝缕，茹草操耜，玩其三乐，守常待终，不营苟生，不惮速死，辞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贵者。无所修为，犹常如此，况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于世矣，各从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谓一言之善，贵于千金然，盖亦军国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于告人以长生之诀，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

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则奚徒千金而已乎？设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谓之为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经，飞九丹，水金玉，则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无量矣，而莫之克识，谓为妄诞之言，可叹者也。”

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气，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复有浅深，不值明师，不经勤苦，亦不可仓卒而尽知也。虽云行气，而行气有数法焉。虽曰房中，而房中之术，近有百馀事焉。虽言服药，而服药之方，略有千条焉。初以授人，皆从浅始，有志不怠，勤劳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气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夫行气当以生气之时，勿以死气之时也。故曰仙人服六气，此之谓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气，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气，死气之时，行气无益也。善用气者，嘘水，水为之逆流数步；嘘火，火为之灭；嘘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动起；嘘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为兵刃所伤，嘘之血即止；闻有为毒虫所中，虽不见其人，遥为嘘祝我之手，男嘘我左，女嘘我右，而彼人虽在百里之外，

即时皆愈矣。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气，亦登时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静以修其道耳。又行气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鲜之物，令人气强难闭。又禁恚怒，多恚怒则气乱，既不得溢，或令人发咳，故鲜有能为者也。予从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者，正以能闭气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虽服名药，而复不知此要，亦不得长生也。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瘀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若不得口诀之术，万无一人为之而不以此自伤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属，盖载其粗事，终不以至要者著于纸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师郑君之言，故记以示将来之信道者，非臆断之谈也。余实复未尽其诀矣。一涂之道士，或欲专守交接之术，以规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药，此愚之甚矣。”

抱朴子曰：“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古人质朴，又多无才，其所论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证按，又不著明，皆阙所要而难解，解之又不深远，不足以演畅微言，开示愤悱，劝进有志，教戒始学，令知玄妙之途径，祸福之源流也。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也。虽欲博涉，然宜详择其善者，而后留意，至于不要之道书，不足寻绎也。末学者或不别作者之浅深，其于名为道家之言，便写取累箱盈筐，尽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凤卵，搜井底而捕鳝鱼，虽加至勤，非其所有

也，不得必可施用，无故消弃日月，空有疲困之劳，了无锱铢之益也。进失当世之务，退无长生之效，则莫不指点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无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犹临河羡鱼，而无网罟，非河中之无鱼也。又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无行之弊子，得以老庄为窟藪，不亦惜乎？”

或曰：“圣明御世，唯贤是宝，而学仙之士，不肯进宦，人皆修道，谁复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圣主而山栖者，巢许所以称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庄伯所以为贵也；轩辕之临天下，可谓至理也，而广成不与焉；唐尧之有四海，可谓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损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务光负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齐不食于西山；齐桓之兴，而少稷高枕于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发于西河；四老凤戢于商洛，而不妨大汉之多士也；周党麟跼于林藪，而无损光武之刑厝也。夫宠贵不能动其心，极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沧浪，不降不辱，以芳林为台榭，峻岫为大厦，翠兰为衾床，绿叶为帷幕，被褐代袞衣，薇藿当嘉膳，非躬耕不以充饥，非妻织不以蔽身，千载之中，时或有之，况又加之以委六亲于邦族，捐室家而不顾，背荣华如弃迹，绝

可欲于胸心，凌嵩峻以独往，侣影响于名山，内视于无形之域，反听乎至寂之中，八极之内，将遽几人？而吾子乃恐君之无臣，不亦多忧乎？”

或曰：“学仙之士，独洁其身而忘大伦之乱，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长生无成功，而罪罟将见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户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养其浩然，升降不为之亏，大化不为之缺也。况学仙之士，未必有经国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尘露之益，弃之不觉毫厘之损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来仕，元凯委积，无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滞，官无暂旷之职；勤久者有迟叙之叹，勋高者有循资之屈；济济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晋舍视膳之役，弃储贰之重，而灵王不责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带之职，违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诚亮其非轻世薄主，直以所好者异，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处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无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欢，故能晖声并扬于罔极，贪夫闻风而忸怩也。吾闻景风起则裘炉息，世道夷则奇士退，今丧乱既平，休牛放马，烽燧灭影，干戈载戢，繁弱既韬，卢鹄将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闾巷，信越释甲冑而修鱼钓，况乎学仙之士，万未有一，国家吝此以何为哉？然其事在于少思寡欲，其业在于全身久寿，非争竞之丑，无伤俗之负，亦何罪乎？且华霍之极大，沧海之滉漾，其高不俟翔埃之来，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减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广，一世不过有数仙人，何能有损人物之鞅掌乎？”

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经何以不载，周孔何以不言，圣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长存？若周孔不知，则不可为圣。若知而不学，则是无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详之于别篇矣。子可谓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暂引领于大川，不知重渊之奇怪也。夫五经所不载者无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为吾子略说其万一焉。虽大笑不可止，局情难卒开，且令子闻其较略焉。夫天地为物之大者也。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宇宙之相去，凡为几里？上何所极，下何所据，及其转动，谁所推引，日月迟疾，九道所乘，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纬盈缩，冠珥薄蚀，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气矢之异，景老之祥，辰极不动，镇星独东，羲和外景而热，望舒内鉴而寒，天汉仰见为润下之性，涛潮往来有大小之变，五音六属，占喜怒之情，云动气起，含吉凶之候，樛、枪、尤、矢，旬始绛绎，四镇五残，天狗归邪，或以示成，或以正败，明《易》之生，不能论此也。以次问《春秋》四部《诗》《书》三《礼》之家，皆复无以对矣。皆曰悉正经所不载，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记之悉矣。余将问之曰，此六家之书，是为经典之教乎？彼将曰非也。余又将问曰：甘石之徒，是为圣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则人生而戴天，诣老履地，而求之于五经之上则无之，索之于周孔之书则不得，今宁可尽以为虚妄乎？天地至大，举目所见，犹不能了，况于玄之又玄，妙之极妙者乎？”

复问俗人曰：“夫乘云玺产之国，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

处，独目三首，鸟爪狗蹄，修臂交股，黄池无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泛土船，沙壹触木而生群龙，女娲地出，杜宇天堕，臂飞犬言，山徙社移，三军之众，一朝尽化，君子为鹤，小人成沙，女丑倚枯，贰负抱桎，寄居之虫，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为弓，不灰之木，不热之火，昌蜀之禽，无目之兽，无身之头，无首之体，精卫填海，交让递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毕方人面，少千之劾伯率，圣卿之役肃霜，西羌以虎景兴，鲜卑以乘鳖强，林邑以神录王，庸蜀以流尸帝，盐神婴来而虫飞，纵目世变于荆岫，五丁引蛇以倾峻，肉甚振翅于三海。金简玉字，发于禹井之侧。《正机》《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盖以千计，五经所不载，周孔所不说，可皆复云无是物乎？至于南人能入柱以出耳，御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蹊亿仞而企踵，吕梁能行歌以凭渊，宋公克象叶以乱真，公输飞木鸪之翩翩，离朱赎毫芒于百步，贲获效臂力于万钧，越人揣针以苏死，竖亥超迹于累千，郢人奋斧于鼻垩，仲都袒身于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为也，复可以为无有乎？若圣人诚有所不能，则无怪于不得仙，不得仙亦无妨于为圣人，为圣人偶所不闲，何足以为攻难之主哉？圣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营，存亡任天，长短委命，故不学仙，亦何怪也。”

【译文】

有人问道：“世间事务多种多样，而求仙问道十分艰难，如果没有舍弃，诸事就不能同时完成。六艺文翰的学业，日

常忧乐的事务，君臣父子间的礼仪，难道这些可以废弃吗？”抱朴子回答说：“要道并不烦琐，但所做的人少罢了。只担心立志不够坚定，信仰不够笃实，哪能担心人情事理的荒废呢？才华横溢的人兼修并治，又有什么困难呢？内则守养生之道，如怀宝器；外则不在世上显耀自己，随众俯仰；修炼身体而永葆青春，治理国家而国家太平安定。用儒家六经教授俗士，用道家方术传示知音；打算暂且留在世上就暂且留在世上来辅理时事，准备升腾飞翔九霄就升腾飞翔九霄去畅游仙界，这样的人属于上士。依恃自己的才智和能力，仙道与俗务不能同时获得成功时，就弃置俗务，专修仙道，这样的人也属其次了。从前，黄帝肩负着治理天下的重任，并不妨碍他在鼎湖升天成仙；彭祖担任夏、商大夫之职长达八百年，然后才去西方流沙国成了仙人；老子是周朝的柱下史，宁封子是黄帝的陶正，方回是唐尧的闾士，吕尚是周初的太师，仇生在商初做官，马丹在晋国做官，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完成霸业后乘舟泛海而去，琴高因鼓琴而做过宋康王的舍人，阴常生屈尊驾车运鞋来追求长生之道，庄子大智深藏而担任漆园小吏。这些古人大多得了道术而不忘匡世济俗，居位在朝而淡泊恬退从事道术修炼，大盖是行有余力的缘故。为什么一定要到深山密林中，全部抛开民生事务，然后才得以成仙呢？也有人心性喜欢安静沉默，天性厌恶喧哗吵嚷，把能够浪迹远游作为快乐，把获得高官厚禄作为悲戚，他们破衣烂带，食草躬耕，自得其乐，守常待终，不谋求苟且偷生，不害怕过早死亡，不提心吊胆害怕早死，辞退千金的聘请，轻视卿相的尊贵。这样的人，无所作为，尚且常常如此，何况再加上通

晓神仙之道呢？他们也就必然不愿意再劳累身体从事俗务了。人各有志，随心所欲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抱朴子说：“世人所谓一句善言，胜过千金，大概说的也是国家军事行动的得失，个人处事行为的好坏罢了。至于把长生的秘诀告诉别人，将不死的方术传示别人，那就不只是像平常人们的善言忠告了，又何止胜过区区千金呢？假设有人重病缠身即将死去，而有人能把他治好救活的话，就没有人不称说后者的大恩大德了。如今假如按照仙经上记载的方法，炼造九种神丹，制成金液玉液，就可以使普天下的人都不会死亡，而给大家带来的恩惠也就不只是救活一人那样的功劳了。黄帝、老子的恩德，本来是无法估量的，但却没有哪个人完全认识这一切，还要胡说这些是虚妄荒诞的言论，实在可叹啊！”

抱朴子说：“想求神仙，必须获得其中最根本的要点，最根本的要点在于珍惜自己的精气、呼吸吐纳行气、服食一剂上等的仙药就足够了，也不用太多。然而这三件事情又有深浅之别，如果遇不到明师指点，不经过勤修苦练，也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明白的。虽说是行气，而行气就有多种方法；虽说是房中术，但房中术就将近有一百多件事情；虽说是服食仙药，但服食仙药的方子，大约就有一千来条。最初教授别人，都从浅显开始，等他立了大志，毫不懈怠，勤劳辛苦清楚可见，这时就能告诉他要点了。因此行气法术，有的可以治愈百病，有时可以经历瘟疫，有时可以禁制蛇虎，有时可以疗疮止血，有时可以处在水中，有时可以行走水上，有时可以解除饥渴，有时可以延长寿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胎息罢了，掌握了胎息方法的人，能不用鼻子、嘴巴呼吸，如

同处在胞胎之中一样，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行气之道就算修成了。开头学习行气，从鼻中吸气，然后密闭起来，暗自在心里数数到一百二十，然后再从口中微微吐气。吐气及吸气的时候，都要求不让自己耳朵听到气息进出的声音。经常使气息进的多出的少。把鸿毛放在鼻子和嘴上，以吐气时鸿毛不动为标准。逐渐熟悉以后，接着增加心数数目，时间长了，可以数到一千，数数达到一千的话，年老的人就会重新年轻起来，一天比一天年轻起来了。行气应当在活气时辰进行，不要在死气时辰进行。所以说仙人服食六气，六气指的就是活气时辰。一天一夜共有十二个时辰，从半夜到中午六个时辰属于活气时辰，从中午到半夜六个时辰属于死气时辰，在死气时辰里行气是没有好处的。善于运气的人，向水嘘气，水就会倒流数步；向火嘘气，火就会被熄灭；向虎狼嘘气，虎狼就会趴下不能动弹；向毒蛇嘘气，毒蛇就会蜷缩不能离开。倘若他人被兵器刺伤，向他嘘气，血流就会马上止住。听说有人被毒虫中伤，即使看不见那个人，只需遥遥地为他祝愿，对着自己的手嘘气，那人是男的就嘘自己的左手，那人是女的就嘘自己的右手，而那人即使在一百里以外的地方，也会即刻都能痊愈的。还有假如得了紧急的重病，只需吞咽身体里的盛阳之气，也会登时好转了。只不过人性大都烦躁好动，很少有人能够安安静静地去修炼道术罢了。又行气有个最大要点，就是要求不要过量吃食，假如吃及生菜肥鲜之物太多，就会使人气过强难以密闭。行气还禁忌发狠发怒，多次发狠发怒的话，就会导致内气紊乱，既然体内之气不能顺畅地流散，有时就会使人产生咳嗽，因此很少有能够精通行气的人。

我的从祖父仙公葛玄，每当酒后大醉和夏天酷热的时候，总要到深渊的底下去，一天左右才会出来，这正是因为他能闭气胎息罢了。房中术有十多家说法，有的用来补救伤损，有的用来攻治众病，有的用来采阴壮阳，有的用来延年益寿，其中根本的要点在于还精补脑一事罢了。这些方法由真人口耳相传，本来没有记录下来，即使服食了名药，但还是不懂得这些房中术的根本要点，也是得不到长生的。人又不可能完全弃绝阴阳，如果阴阳不交，就会白白导致壅塞的毛病，所以那些幽闭起来不娶不嫁的男女，大都多病而不得长寿。如果听任情感，放纵欲望，又会折损寿命。只有达到其中节制和宣泄的和谐统一，才能使人不受损害。倘若不得口诀要领，一万个人里边也没一个人进行阴阳交合时而不因此导致自我毁伤的。玄女、素女、子都、容成公、彭祖这些人，大概只记下了阴阳术的大略事情，却始终没有把有关的根本要领著录在纸上。有志于追求长生不死的人，应该自行去勤苦追求。我接受了先师郑隐的说法，所以把它记录下来，用来传示给将来信奉道术的人们，并非自己臆断的言谈。我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精通其中的诀窍要领。固守一事的道义，有的人想专门从事于阴阳交配的法术，以求得道成仙，却不制作金液神丹这些大药，这就十分愚蠢了。”

抱朴子说：“出自黄帝、老子所写的道书，大概只有少量几本罢了。其他道书大多是后代好事的人著录下来，他们各自把所见所闻添加上去。结果使道书篇目卷数堆积如山。古代人纯实质朴，又大多没有才华，他们所阐释的事理，既不周密详细，他们所根据的例证，又不通达明朗；结果大都缺

乏要旨，难以理解。即使他们作过解释，但解释得又不透彻，不足以顺畅地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启发和指导苦修苦练、满腹疑惑的人们，不足以勉励有志道术的人们，教导告诫初学道术的人们，使大家得知达到玄妙的途经，明辨祸福的源流。徒然诵读万遍，终于一无所获。即使想要广博地浏览道书，也应该仔细地挑选其中好的，然后潜心攻读。至于那些不重要的道书，就不值得去探寻摸索了。晚学后进的人，有的不能分辨原书作者的深浅，他们对于称为道家的言论，见了就录写收集，以至于堆得满箱满筐，耗尽心思思考其中的奥妙。这就好比燕巢里去探求凤卵，到井底下去搜索鲤鱼，即使是极端地勤奋，但由于找错了地方，那里本来就不存在，必然就得不到。阅读那些有名无实的道书，不见得必能实际运用，无缘无故地白耗许多时光，空有疲惫不堪的劳作，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助益。前边丢了当世要做的事务，后边没有长生不死的功效，就没有人不指点着他说：那人修道如此勤奋，却不能度世成仙，这就足以证明天下果真没有长生不死的法术了；他们却不明白，那人道术求仙的路子错了，这就像站在河边想要捕鱼却没带鱼网一样，并不是河里真的没鱼。又，《道德经》五千言虽然出自老子，但全都是泛泛而谈的梗概罢了，其中全然不肯有头有尾地通述事理，使人有所凭信、有所依据。仅仅背诵这部经书，却不得要道妙旨，只是徒劳罢了，更何况比不上《道德经》的著作呢？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这些人，他们著书立说，尽管也算祖述黄老之道，效法玄虚无为，但却限于推演大意，并没有确定不变、可供遵循的高论。他们有人还把死亡和生存等同起来，认为生存和

服徭役没有不同，死亡和长休息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背离神仙之道已经上千上亿里了，哪里还值得反复学习呢？他们的寓言譬喻，有的尚可采纳，用来发挥零星的作用，弥补一时的欠缺，结果反倒让后代那些花言巧语的奸邪之人，那些无德无行的败家之子，得以投机钻营，将老子、庄子作为渊源了，这难道不是令人痛惜的吗？”

有人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只把贤达的人才作为宝贝，而问道求仙的人们，却不肯入仕做官。假如人们都去修道学仙，还有谁再来辅佐朝廷处理政事呢？”抱朴子说：“离开圣明的君主而居住山林，唐尧时的巢父和许由便由此被称为高士；逢遇有道的君主而逃离尘世，汉光武帝时的严子陵便由此被认为高贵。黄帝统治天下时，可以说是天下大治了吧，但广成子并没有去参政；唐尧拥有四海时，可以说是太平盛世了吧，但偃佺并没有去佐助，但黄帝、唐尧的德政教化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贤良才子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缺乏。商汤消灭夏桀以后，夏人务光抱着石头投河自杀；周武王翦灭商纣以后，伯夷、叔齐躲进西山不食周粟而饿死。齐恒公国势勃兴的时候，小臣稷却躲进陋巷高枕无忧而卧；魏文侯国势强盛的时候，段木干却躲进茅屋披头散发不出。秦朝四位遗老怀才隐居在商洛山中，但对西汉王朝的人才济济并没有妨碍；太原人周党怀才隐藏在密林之间，但对东汉光武帝的刑罚闲置并没有损害。再说，尊宠不能动摇他们的心志，极富不能改变他们的喜好；他们洁身自爱，超然物外，不降志，不屈节，把芳香的山林作为台榭，把险峻的山洞作为大厦，将翠兰作为被褥，将绿叶作为帐篷；身着粗布代替高贵衣服，口

含野菜代替甜美膳食，不是亲手种出的庄稼就不用来充饥，不是妻子织出的衣服就不用来遮身，千年之中，偶尔有一个这样的人，况且再加上离开宗族亲戚，抛却家室而不顾，逃避荣华富贵如同丢掉脚印，在心中断绝各种欲望念想，攀登悬崖峭壁而独来独往，伴随身影幽响而独处名山，眼睛内视那无形的领域，耳朵反听那至寂的空间，这样的人，普天之下能有几位？而您竟害怕国君没有臣子，不也是太多虑了吗？

有人说：“学仙人士，洁身自爱，却忘记不自觉地搅乱了人伦大则。他们背弃当代君主而不尽臣子义务的傲慢之心。我担心他们还没有获得长生，而刑罚倒要先进一步加身了。”抱朴子回答说：“在虞舜的时候，北人无择、石户之农、善卷、子州支伯都是怀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但他们却逃离尘世，隐居不仕，逸乐于山水之间，养其浩然之气，太平盛世并不因为他们就亏损，德政教化并不因为他们就欠缺。何况学仙人士，未必都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有辅佐朝廷的用场，得到他们也增加不了一点一滴的助益，放弃他们也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危害呢？如今九州统一，远方来朝，才士能人聚积，无处使用他们。士人闲置，列队等待着提拔；官职满员，没有空缺的职位。长期勤奋的人还有迟迟不进的感叹，功勋卓著的人也有论资排辈的委曲。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再没有这么美好的时刻了；一介道士，远走高飞，决不会导致朝中缺乏人才。从前太子晋舍去奉老养亲的义务，放弃继位为君的重任，而周灵王并没有拿不孝的罪名对他加以谴责；函谷关令尹喜辞去把守形势险要关塞的职守，不尽防备强盗的责任，而周王室并没有拿不忠的罪名对他加以惩罚。为什么呢？因

为君主真正体谅他们，相信他们并非轻视世务、蔑视君主，只是因为他们的爱好与众不同罢了。因为匹夫立了大志，也有不可改变的缘故。那些有道的君主，即使含垢忍辱，总要宽恕别人，知道人心不可强求一致，出世入俗各有本性，于是不加强迫、不予禁止，为的是使自己的德政发扬光大，上面没有厌恶仇视的偏急之心，下面有得意称心的最大快乐，因此能做到使君主的光辉普遍环宇、使君主的美名流传四方，而贪夫闻风惭愧、贼子一时敛迹。我听说，南风吹来，皮制风箱就该收起；世道平安，奇才高士就该退隐。如今动乱已经平息，牛马放归山林，烽火已经熄灭，刀枪已经入库，强弓劲弩已经收藏，良犬苍鹰已经烹宰，西汉谋士张良走出军帐而返回民巷，大将韩信、彭越脱下甲冑而修钩垂钓，何况那些学仙人士，万人之中难见一人，国家吝惜这些人又有什么用呢？并且他们修炼的是清心寡欲，追求的是全身长寿，不是追逐名利的小人，没有伤风败俗的劣迹，又凭什么要惩罚他们呢？再说山岳极大，沧海浩瀚，极大的山岳高得再也不需飞尘的到来，浩瀚的沧海深得再也不需细流的注入；捧去几把土不足用来减低山岳的崇峻，舀去几勺水不足用来削损沧海的广阔。一代之中才不过出现几个仙人，怎么能够有损人才的繁多呢？”

有人说：“假使仙道果真可以求得的话，各种经书之中为什么不予记载呢？周公、孔子为什么不加论述呢？圣人们为什么不度世成仙呢？大智的人为什么不长生不死呢？倘若周公、孔子不懂仙道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圣人。倘若他们知道仙道却不去学习，那么也就证明没有仙道了。”抱朴子

回答说：“人生在世，命有定数，这些我已经在其他篇目中详细论述过了。您可以说是这样的人：头上戴着瓦盆去仰望天空，看不到日月星辰的灿烂光辉；暂时伸脖子来俯视大川，不知道重渊叠峡的奇形怪状。各种经书中没有记载的东西太多了，周公，孔子没说过的东西也太多了。这里特别向您略说万分之一吧。纵使您会大笑不止，拘泥的心情也难以一下子解开，我还是让您听听其中大概吧。天和地是万物之中最大的了。经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孔子九位圣人的手才完成了《易经》，足以完全彻底地概括阴阳法则，不可再增加什么了。现在试问精通《易经》的人，周天的度数，四海的宽窄，宇宙的距离，共有多少里？往上的极限在哪里？在下的凭据在哪里。以及它们的转动是由谁来推动的？太阳、月亮的快慢速度，月亮的九道运行轨迹，昼夜长短的规律，南宫七星位置出没的规律，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出现的早晚，日 月晕、日食月食的种种现象，二十八宿凌犯错乱的根据，慧星来源、星气变异的吉凶根据，还有北极星不动，镇星独在东壁；太阳神如火外射而炽热，月亮神如水内鉴而寒冷；仰望天际银河呈润下的趋势，来往海涛海潮有大小的变化；五音六爻，占得喜怒哀乐的实情；云动气起，包含吉凶祸福的征兆；天彗星、天枪星、蚩尤之旗、枉矢星、旬始星、格泽星、四镇星、五残星、天狗星、归邪星，有了预示成功，有的象征失败，精通《易经》的学者，也是难以阐明说清这其中规律的。顺次问到《春秋》四部、《诗》、《书》以及《周礼》、《礼记》诸学名家，他们同样都回答不出来。他们都会说，这些现象都是正统经书所不曾记载

的，只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记录得详尽。我将询问他们说，这六家的著作，都是经典教科书吗？他们将回答说不是。我又将询问他们说，楚人甘德、魏人石申这些人物，都是圣人吗？他们也将回答说不是。既然如此，那么人们生下来就拥戴着苍天，直到老死始终脚踩着大地，但在各地经书典册上面寻找却寻找不到记载，在周公、孔子的著作中搜寻却搜寻不到，现在难道可以因此就完全认为它们都是虚妄的吗？天地极大，睁开眼睛就可以看见，人们尚且不能彻底了解其中真相，更何况是玄而又玄，妙而又妙的仙道呢？”

抱朴子又向世俗人们提问说：“有大人国，国人能乘云飞行；有呕丝国，国人能食桑作茧；有无国，国人死后心脏不会腐烂；有细民国，国人死后肝脏不会腐烂。有巢居之国，有穴处之国，有独目之国，有三首之国，有鸟爪之国，有狗蹄之国，有长臂之国，有交股之国。女人国有黄池，妇女入浴，出即怀孕，从来没有男性。穿胸国，国人穿胸为洞，不用嘴巴吃饭。南蛮廪君向石穴投剑而独能命中，乘坐土船而独不沉没。哀牢夷祖先沙壹，捕鱼时碰到沉木而怀孕，生下十个孩儿，后来沉木化为神龙。女娲由地底钻出，杜宇从天上降下。砖自飞行，犬解人语；山自迁徙，神社移动。周穆王南征，三军人马，一朝全部变化，君子变为鹤，小人变成沙。女丑尸生，十个太阳烧杀了她。贰负行凶，上帝用枷锁制服了他。寄居之蟹弃甲觅食，二首之蛇又名弩弦。有不会燃烧的树木，有不会发热的火焰，有望帝所化的飞鸟，有没长眼睛的野兽，没长身体的头颅，没长头颅的身体。炎帝的

小女儿女娃淹死在东海，化为精卫鸟，它因而常常衔来西山的木枝石块来把东海填塞。有一种名为交让的树，两两对生，一枯一荣，交递更生，每年一换。有用火来洗的布，有切玉如泥的刀。吞炎吐火，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一足。石脩九首一体，毕方鸟人面一脚。鲁少千制服百鬼，圣卿役使鬼神。西羌族因虎神保护得以兴起，鲜卑族因为鳖神帮助得以强盛，奴文因神符保护得以成为林邑国王，鳖令因流尸上浮得以成为庸蜀皇帝。盐神受纓，夜伴南蛮廩君，日与群虫俱飞。蚕丛纵目，为蜀地开国帝王；传及望帝，禅位于楚人鳖令。五力士引蛇，导致山陵崩塌；大鹏鸟展翅，摇动沧海巨浪。金简玉字，出土于禹井之侧；《正机》、《平衡》，出土于文石之中。所有这些奇事，大概数以千计，各种经书中所不曾记载，周公，孔子所不曾说过，难道可以说这些东西全不存在吗？至于南方人能入柱而出耳，列御寇善神射而中的；伯昏瞿人登上万仞高山而步履自如，吕梁老人浴身万丈深渊而畅游酣歌；宋公刻象牙方楮叶几乎以假乱真，鲁班削竹木为飞鸢连飞三日不下；离娄眼睛明亮，可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力士孟贲、乌获，可举万钧重物而面不敢色；越人扁鹊能用针灸把死人救活，竖亥善行能用脚步把宇宙丈量；郢人匠石抡圆斧头，可以削去鼻尖上的污迹，王氏仲都袒身裸体，能够在数九寒天里酣睡；所有这些，全部都是周公、孔子所不能做到的，难道又要认为全然没有过吗？倘若圣人们真的还有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对他们不能成仙也就不必奇怪了。不能成仙也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圣人。做圣人的，偶然有不精通的地方，怎么能够用来作为攻击贵难的对象呢？圣人

或者可以把去留同等看待，听任自然，有身体但不私受，有生命但不自营，存亡听天，长短由命。所以他们不学仙道，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道意第九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隶首不能计其多少，离朱不能察其仿佛，吴札晋野竭聪，不能寻其音声乎窈冥之内，獬豸猪疾走，不能迹其朕兆乎宇宙之外。以言乎迩，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以仰，强名为道，已失其真，况复乃千割百判，亿分万析，使其姓号至于无垠，去道辽辽，不亦远哉？”

俗人不能识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系于外，道存乎此，无俟于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无杜遏之检括，爱嗜好之摇夺，驰骋流遁，有迷无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诱于可欲，而天理灭矣，惑乎见闻，而纯一迁矣。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而徒烹宰肥腍，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讴歌踊跃，拜伏稽顙，守请虚坐，求乞福愿，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

亦哀哉？若乃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劳逸过度，而碎首以请命，变起膏肓，而祭祷以求痊，当风卧湿，而谢罪于灵祇，饮食失节，而委祸于鬼魅，蕞尔之体，自贻兹患，天地神明，曷能济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补焉？夫福非足恭所请也，祸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祷延，疾可以丰祀除，则富姓可以必长生，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隶之巷，不能纡金根之轩，布衣之门，不能动六轡之驾，同为人类，而尊卑两绝，况于天神，缅邈清高，其伦异矣，贵亦极矣。盖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恶，积千金之赂，太牢之饌，求令名于明主，释愆责于邦家，以人释人，犹不可得，况年寿难获于令名，笃疾难除于愆责，鬼神异伦，正直是与，冀其曲佑，未有之也。夫惭德之主，忍诟之臣，犹能赏善不须货财，罚恶不任私情，必将修绳履墨，不偏不党，岂况鬼神，过此之远，不可以巧言动，不可以饰赂求，断可识矣。

楚之灵王，躬自为巫，靡爱斯牲，而不能却吴师之讨也。汉之广陵，敬奉李须，倾竭府库而不能救叛逆之诛也。孝武尤信鬼神，咸秩无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孙主贵待华向，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尽之期。非牺牲之不博硕，非玉帛之不丰醑，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损，无毫厘之益，岂非失之于近，而营之于远乎？

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祿永终；文翁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庆来假，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明德惟馨，无忧者寿，嗇

宝不夭，多惨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为！若养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疴缘隙而结，荣卫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济焉？俗所谓率皆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筐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或穿窬斯滥，丧身于锋镝之端，自陷于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尽于祭祀之费耗，穀帛沦于贪浊之师巫，既没之日，无复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虫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于此哉！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不过少时，必当绝息，所以令百姓杜冻饥之源，塞盗贼之萌，非小惠也。

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不纯自伏其辜，或至残灭良人，或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藪。皆由官不纠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为叹息。吾徒匹夫，虽见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临民官长，疑其有神，虑恐禁之，或致祸祟，假令颇有其怀，而

见之不了，又非在职之要务，殿最之急事，而复是其愚妻顽子之所笃信，左右小人，并云不可，阻之者众，本无至心，而谏怖者异口同声，于是疑惑，竟于莫敢，令人扼腕发愤者也。余亲见所识者数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孙蕃昌，且富且贵也。唯余亦无事于斯，唯四时祀先人而已。曾所游历水陆万里，道侧房庙，固以百许，而往返径游，一无所过，而车马无颇覆之变，涉水无风波之异，屡值疫病，当得药物之力，频冒矢石，幸无伤刺之患，益知鬼神之无能为也。又诸妖道百馀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然虽不屠宰，每供福食，无有限剂，市买所具，务于丰泰，精鲜之物，不得不买，或数十人厨，费亦多矣，复未纯为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绝之列。

【译文】

抱朴子说：“道能包括乾坤，它最初本来没有名称。说到道的虚无性时，则影响还是具有某种实在性的；说到道的实在性时，则万物又是具有某种虚无性的。即使是曾发明算数的隶首，也不能计算出道的多少；即使是明察秋毫的离娄，也不能看清楚道的仿佛。吴人季札、晋人师旷竭尽听力，也不能从幽冥之中找到道的声音；天上飞禽、地上走兽猛飞猛跑，也不能去宇宙之外考察到道的痕迹。要论道的近微，则活跃在秋毫之中仍有余地；要论道的远大，则弥漫到整个太空仍嫌不足。它是带来乐声的乐声，是带来音响的音响，是带来形状的形状，是带来阴影的阴影。方的东西得到它而安静，圆的东西得到它而运行，下降的东西得到它而坠落，上升的东

西得到它而飞扬，勉强把它命名为道已属失真，何况还要千百割判与亿万分析，使它的姓名称呼达到无穷无尽，这样一来，离开道的真意，不是也太遥远了吗？

世俗人们不能明白太初的本源，却只去关注大道的末流。如果人们能够淡泊沉默恬适安静，不为外物感染动摇；把他们的心性修养到无欲状态，把精神保持在纯朴境界，扫荡一切诱惑羡慕，胸中只存正道一途；清除奢求的思想，抛开害真的累赘，减少喜怒的邪念，灭绝爱恶的起源；这样的话，福就会不请自来，祸就会不消自去。为什么呢？因为命运就在它们中间，不会跑到它们外面；大道就在这个地方，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害怕的是，凡夫俗子不能守真修道，无法杜绝侵扰、遏制诱惑，容易因嗜奇好异而心摇神荡；无拘无束地四散奔逃，陷入迷途而不知返还；性情为外物所感化而表露在外，智能因事务缠身而旁溢；被欲望所引诱，天理也就灭绝了；被见闻所迷惑，纯真也就丢失了。心思受到奢望玩好的制约，精神受到淫晦浊乱的摆布，于是灭顶之灾就来了，难救之祸就来了。这样一来，只是去烹羊宰猪，美酒祭奠，敲锣打鼓，歌舞祈祷，求神拜鬼，干坐自等，祈求福逐如意，指望必有所得，至死执迷不悟，不也是很悲哀的吗？至于精神遭受各种烦恼的困迫，气血遭受各种事务的消耗；煎熬身体素质，损毁自然机理；劳累过度后，才仰头祷告保命；病入膏肓后，才祭祀祈求痊愈，受风染湿后，才向神灵谢罪；饮食失节后，才向鬼魅推祸；这么弱小的身躯，却自己找来了灾祸，天地神明又哪里能够拯救呢？自杀牺牲，祭遍宇宙，又有什么补益呢？福并非恭敬祷告就能请来的，灾害非虔诚祭

祀就能禳除的。如果生命可以用虔诚的祷告来延长，疾病可以用丰厚的祭祀来解除，那么富有的人家也就因此一定能获得长生了，尊贵的人家也就因此一定能没有病了。神灵不享受异类人的祭品，鬼魂不享受无限度的祀典；衙门差役居住的街巷不能容纳金银装饰的华贵马车，寻常百姓房屋的门前不能容纳四马六轡的气派马车，尽管同属于人类，但尊卑却不相混杂。更何况作为天神，居处遥远，本性清高，它的种类又与人不同，它的尊贵又到了极端呢？天神大概就是腌鼠的酒肉加上庸民的鞠躬就能感召来的，这也已经够明白的了！不忠于君主，不孝敬父母，是极大的罪恶。积攒了千金的贿赂，准备了丰盛的菜肴，以便从英明君主那里求得美名，以便从官府那里解脱罪责。像这种人类相互之间的通融，也还是做不到的，何况延年益寿要比美名更难获得，笃重疾病要比罪责更难解脱，再加上鬼神属于异种别类，只会保佑正直的人，希望侥幸得到它们的偏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些自惭德薄的君主，那些忍辱含垢的臣子，尚且能够做到奖赏善良，不需要收取他们财物，惩罚罪恶，不听任个人感情，一定要去遵循法规律令，不偏袒，不徇私，更何况鬼神的圣明要大大超过君臣呢？它们不会被花言巧语所打动，不能用巧诈贿赂来请求，已是断然可知的了。

楚灵王亲自做巫，不惜牺牲牛羊，却不能因此抵御吴国军队的进攻。汉代的广陵王刘胥，虔诚地供养巫师李须，倾尽府库财物，但却不能因此免除因图谋叛逆而招致的诛伐。汉武帝特别迷信鬼神，连历代不曾记录过的也要按照顺序祭祀，却不能因此避免死在五柞宫中。吴主孙权款待华向恩宠有加，

不惜王爵予以加封，却不能因此延长自己寿命到头的期限。不是牺牲不丰厚，不是玉帛不贵重，不是信仰不诚恳，不是崇敬不笃实，然而纵有堆积如山的巨大耗费，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小小助益，这难道不是丧失的东西近在眼前，而营求的东西远在天边吗？

后汉时会稽太守第五伦诛除妖道，结果既得长寿，又得富贵。后汉时九江太守宋均废除山祭，结果既得福禄，又得晚逝。西汉时蜀郡太守文翁拆除水神庙宇，结果自身吉祥，民众平安。魏武帝曹操任济南相时禁止淫祀习俗，结果洪福嘉庆，相继到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品德美好，才能得到佑助；只有无忧无虑，才能得到长寿，如果珍爱精气，就能避免早死；如果神伤形残，就会导致衰老。这些都是自然的规律，外在事物能有什么影响？如果身体调养失去了平衡，损减寿命的因素不能够排除，各种疾病就会乘机到来，以至气血耗尽仍然执迷不悟。到那时候，即使用上最隆重的牛、羊、猪具备的祭礼，又怎么能挽救得了呢？世俗所说的道大抵都是妖道伪道。他们相互转告诳骗欺诈，时间长了致使谎言越来越多。既不能修炼治疗疾病的方术，又不能从迷途中走出来；不致力求得仙丹妙药的救助，只专注于荒唐的祭祀祷告；祈求祷告起来没有停歇的时候，占卜问求起来没有疲倦的日子。那些巫祝小人，妄说灾异祸祟，等到疾病危急，他们又不懂行；假使稍懂一些，开口便向人要钱财，人们破费再多，也得唯命是从。这样一来，富裕人家耗尽积蓄的财产，贫穷人家借贷加倍还息，田宅割裂而变卖精光；翻箱倒柜而不留余物。有的病人偶尔自行好转，便说是受到鬼神恩赐；一旦

死亡，便说是不被鬼神赦免。阴差阳错侥幸活下来的，一无所有，穷困潦倒，最后依旧落得饥寒交迫，冻饿死亡。还有的人沦为抢劫剽掠的强盗，还有的人成为穿墙越壁的小偷，最后丧身在利刃乱箭之下，自陷于十恶不赦之刑。所有这些起都是由于祭祀祷告带来的恶果。又有的人将家什器物全部耗费在祭祀上面了，粮食绢帛全部被贪婪的巫师骗走，死的时候，家中再没有买口棺材、置办寿衣的钱财，致使尸体腐烂，蛆虫蛀食，实在可悲可叹。愚民的愚昧无知，竟到了这种地步啊！淫祀妖邪，是礼制和法律所禁止的，然而凡夫俗子至死不能觉悟。在此，只希望由君王制订出更加严峻的刑法，凡是触犯了的人，无论轻重，一律予以法办，严惩不贷；逮捕那些不肯停止活动的巫祝之人，格杀勿论，绝不赦免，公开执行，悬首示众。过不了多久，淫祀妖邪肯定就会销声匿迹了。这样做可以使百姓杜绝忍饥挨饿的根源，防止盗贼的滋生，而决不是小恩小惠。

从前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这些人，有的自称长寿千岁，假托的是小小的法术，忽隐忽现，变幻身形易换容貌，借此来欺骗黎民百姓，纠合愚妄党徒。他们进不致力于延年益寿，退不从事于消灾治病。为的只是招集奸邪党徒，聚众叛乱，不仅自身罪大恶极难逃法网，有时还要连累良人同归于尽。又有的人欺骗引诱百姓，以图谋取暴利，钱财绢帛堆积如山，豪富超过王公贵族。他们奢侈放荡，华衣美食，妓妾满屋，管弦成列，刺客死士被他们罗致效用，威逼国君，势压官府，于是亡命之徒与逃罪犯人都来投靠他们了。这些都是由于官府查办不力，以致逐渐酿成严重祸患；只要追究

一下起因，实在令人感叹不已。我只不过是一介匹夫，虽然看穿了这个道理，然而在不在官位，也无可奈何！治理民众的长官们，怀疑那些假道士有神灵保佑，顾虑重重，总担心一旦加以禁止，或许会无端招来祸祟。假定有些官员，心里确实存了一些禁除妖道的打算，但由于认识欠明确，又不是在官任职范围内的重要政务，不是排得上号的紧急事情，再加上愚妻顽子也都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身边的小人也都说不可禁除，阻挠禁除妖道的人非常众多，结果是有心的官员本来就不能坚决果断，而劝谏并且害怕的人倒来个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有心的官员跟着疑惑起来，到末了也不敢有所作为。这是多么让人痛惜，让人扼腕感慨的事情啊！我亲眼目睹几个相识的故人，他们全然不信奉鬼神，一生中从不祈祷祭祀，但都能身享高寿，名声显赫，地位尊贵，子孙繁多，又富又贵。就连我本人也没有从事于求神问卜，只是在一年四季中祭祀祖先罢了。我曾经游历的水陆路程有上万里了，在道路旁边见到的庙宇也有一百多所，但来来往往经过时，一次也没有进去过。结果呢，我的车马从来也没有翻倒的突变发生，在水上行船从来也没有狂风巨浪的怪异出现。我在旅途中屡屡碰上传染性疾病发生，但经常得到仙药药力的帮助，在战场上频频出入飞矢流石之中，又幸而没有挨刺受伤的祸患加身。从这些经历越发知道鬼神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又，各种妖道共有一百多种，都需要杀生供奉食物，只有李家道讲究清静无为，稍微好些。但是，李家道虽说不主张屠宰牺牲，却也常常供奉福食，而且没有一定数量限制，市场上出售的各种食品，务必要求丰盛珍贵；精美新鲜的东西，不得不多

多购买；有时要由几十个厨师来制作，花费也实在够多的了。由此可知，李家道同样不能完全做到清静节省，也都应该算在禁绝之列。

明本第十

或问儒道之先后。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为阴阳之术，众于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又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国之有道，贫贱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举有道者，盖博通乎古今，能仰观俯察，历变涉微，达兴亡之运，明治乱之体，心无所惑，问无不对者，何必修长生之法，慕松乔之式者哉？而

管窥诸生，臆断瞽说，闻有居山林之间，宗伯阳之业者，则毁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谓抱萤烛于环堵之内者，不见天光之焜烂；侣鲋虾于迹水之中者，不识四海之浩瀚；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昆仑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觉秀之者丰壤也。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世间浅近者众，而深远者少，少不胜众，由来久矣。是以史迁虽长而不见誉，班固虽短而不见弹。然物以少者为贵，多者为贱，至于人事，岂独不然？故藜藿弥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寻木间秀；沙砾无量，而珠璧甚鲜；鸿准屯飞，而鸾凤罕出；虺蜴盈薮，而虬龙希觐；班生多党，固其宜也。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轮虹霓寝其袄，颓云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毕遂，疫疠不流，祸乱不作，堑垒不设，干戈不用，不议而当，不约而信，不结而固，不谋而成，不赏而劝，不罚而肃，不求而得，不禁而止，处上而人不以为重，居前而人不以为患，号未发而风移，令未施而俗易，此盖道之治世也。故道之兴也，则三五垂拱而有余焉。道之衰也，则叔代驰骛而不足焉。夫唯有余，故无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严而奸繁。黎庶怨于下，皇灵怒于上。或洪波横流，或亢阳赤地，或山谷易体，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橹，积尸筑京，或坑降万计，析骸易子，城愈高而冲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盗贼多，盟约数而叛乱甚，犹风波骇而鱼鳖扰于渊，纤罗密而羽禽躁于泽，豺狼众而走兽剧于林，爨火猛而小鲜糜

于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后忠义制名于危国，孝子收誉于败家。疾疫起而巫医贵矣，道德丧而儒墨重矣。由此观之，儒道之先后，可得定矣。”

或问曰：“昔赤松子王乔琴高老氏彭祖务成郁华皆真人，悉仕于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来，为道之士，莫不飘然绝迹幽隐，何也？”抱朴子曰：“曩古绝朴，巧伪未萌，其信道者，则勤而学之，其不信者，则嘿然而已。谤毁之言，不吐乎口，中伤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于民间，不促促于登遐耳。末俗偷薄，雕伪弥深，玄淡之化废，而邪俗之党繁，既不信道，好为讪毁，谓真正为妖讹，以神仙为诞妄，或曰惑众，或曰乱群，是以上士耻居其中也。昔之达人，杜渐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睹几而作，不俟终日。故赵害鸣犊，而仲尼旋轸，醴酒不设，而穆生星行；彼众我寡，华元去之。况乎明哲，业尚本异，有何恋之当住其间哉？夫渊竭池漉，则蛟龙不游，巢倾卵拾，则凤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鸥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萸不秀，世俗丑正，慢辱将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风云之表，而翻尔藏轨于玄漠之际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喧哗而合污秽，而合金之大药，炼八石之飞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闻见，明灵为之不降，仙药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于人中，或有浅见毁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亲旧之往来，牵之以庆吊，莫若幽隐一切，免于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尔独往，得意嵩岫，岂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此皆为仙药已成，

未欲升天，虽在三军，而锋刃不能伤，虽在都市，而人祸不能加，而下士未及于此，故止山林耳。不谓人之在上品者，初学道当止于三军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则黄老可以至今不去也。”

或问曰：“道之为源本，儒之为末流，既闻命矣，今之小异，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之簿领也。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小异之理，其较如此，首尾污隆，未之变也。”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则六经也，盖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举动之准绳也，其用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也。为道之士，不营礼教，不顾大伦，侣狐貉于草泽之中，偶猿獠于林麓之间，魁然流滨，与木石为邻，此亦东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摘华骋艳，质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畴昔之所饯，诚不欲复与子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于机吻矣。然观孺子之坠井，非仁者之意，视瞽人之触柱，非兼爱之谓耶？又陈梗概，粗抗一隅。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

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詈祖考哉？是不识其所自来，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倾嵩华；焦侥之胫，不足以测沧海；每见凡俗守株之儒，营营所习，不博达理，告顽令鬻，崇饰恶言，诬诘道家，说糟粕之滓，则若睹骏马之过隙也，涉精神之渊，则沦溺而自失也。犹斥鷃之挥短翅，以凌阳侯之波，犹苍蝇之力弩质，以涉眩猿之峻，非其所堪，只足速困。然而喽喽守于局隘，聪不经旷，明不彻离，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奋雷灵，不亦蔽乎？盖登旋玑之眇邈，则知井谷之至卑，睹大明之丽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观奥秘之宏修，而恨离困之不早也。五经之事，注说炳露，初学之徒，犹可不解。岂况金简玉札，神仙之经，至要之言，又多不书。登坛歃血，乃传口诀，苟非其人，虽裂地连城，金壁满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归远，虽得其书而不师受，犹仰不见首，俯不知跟，岂吾子所详悉哉？夫得仙者，或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栖板桐，听钧天之乐，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于倒景之表，入宴常阳于瑶房之中，曷为当侣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谓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造。魁然流宾，未为戚也。牺脂聚处，虽被藻绣，论其为乐，孰与逸麟之离群以独往，吉光坼偶而多福哉？”

【译文】

有人询问儒教和道教哪家在前，哪家在后。抱朴子回答

说：“道教是儒教的本源，儒教是道教的末流。司马迁接受他父亲的观点，认为阴阳家的做法，忌讳太多，叫人拘禁害怕；而儒家虽说渊博但不得要领，叫人劳累而收效甚微；墨家主张节俭，但难以遵循，令人不能完全照着办事；法家主张严厉，但缺少恩惠，破坏了仁义道德。只有道家的说教能够叫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自然法则；它能够包容儒家、墨家的长处，总括名家、法家的要点，它能够随着时间的转移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它的主张简要而功效很多；它致力于保全天地造化的质朴，守护纯正精粹的本源。然而班固却因为史家司马迁把黄老道学放在首位，把儒家经学放在次要的位置，就说司马迁的观点是谬误的。司马迁闻见广博该洽，善于发隐揭秘，能够辨析事物的善恶，核实古人的邪恶正直。他评判与论证，实际上是以自然法则为根据的；他的褒扬或贬斥，全都是以天地真谛为准绳的。他对于美好的方面不妄加夸大，对丑恶的方面不妄自隐蔽，不会为了迎合世俗的见解而苟且作出与别人雷同的见解。刘向是命世通人、旷代学者，曾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由此可知班固所持的论点是不可凭信的。班固的确是位纯粹的儒家学者，不曾深究道学深意，习惯用自己熟习的观念来评判事物，难以对儒道两家兼收并蓄、折中汲取。所谓的修道，岂止养生一事呢？《易》说：‘立天之道，叫做阴与阳；立地之道，叫做柔与刚；立人之道，叫做仁与义。’又说：‘《易》中有四种圣人之道，假使不是适当的人选，道是不会凭白无故地运行的。’又，当天下太平、社会隆盛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是有道；当国家危亡、君主淫乱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是无道。还有坐

下来谈论道术，那就被称为三公的王国大臣的重任。当国家有道的时候，贫穷和卑贱是应该引以为耻辱的。大凡说到道，上自天地，下及万物，没有不依从它的。只是黄老道学掌握道的本质，而儒墨二道从事道的末务罢了。当今时代举出的有道之士，大致都是博通古今，能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能够发现变迁的规律，探究深奥的道理，通晓兴亡的原因，明白治乱的特性，心里没有迷惑不解的地方，疑问没解答不了的问题。他们为何一定是修炼长生不老的法术，仰慕赤松子、王子乔这些仙人业绩呢？然而见识短浅的那些学者，仅凭主观猜测枉断就瞎说一通，闻知隐居在山林之中，遵从老子伟业的人，就毁谤并讥诮他们，说什么那只不过是小道罢了，是排不上号的。唉！这样说话的人，就是所说的在小圈圈里拿着个萤火虫，却看不见辉煌灿烂的阳光；在脚坑水里伴随着小鱼虾，却认不出浩瀚辽阔的海洋，就是所说的看重江河的深远，却不知道江河由昆仑发源；珍惜庄稼的收成，却不了解庄稼由沃土哺育。如今他们只知道推崇儒术，却不了解儒术是由道术中推演出来的。道是生成人类、炼就天地、蕴育万物、酝酿规律的东西。世上浅薄平庸的人多，而见识高远的人少；少不胜众，从来如此。因此司马迁虽有长处却不被称誉，班固虽有短处却不被人指责。但是物以稀者为贵，多者为贱，至于人事，怎么偏偏就不是这样呢？所以，原野上杂草丛生，灵芝就不会开花；荆棘遍地，大树就难以生成；沙砾无边无际，珠宝就会很少；鹰鸿铺天盖地，鸾凤就会很少出现；蛇蝎布满水泽，蛟龙就会难以看见；班固党徒众多，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道，对内可用来修炼身体，对外可用

来治理国家，能使日月星辰正常运行，能使阴阳二气协调顺畅，能使四季不失去寒暑的节度，能使风雨不造成残暴万物的灾害。道，能使天气应时变化，永远呈现歌舞升平的景象，能使甘雨催绿万物，总是彰明德政和洽的瑞应。道能使狂风、虹霓这些灾害征兆不再作怪，能使乱云、恶鸟这些不祥征兆不再逞凶。道，能使日月高悬普照万物，能使庄稼丰美茁壮成长，能使疾疫不再流行，能使祸乱不再发生，能使城池壁垒不再设置，干戈兵器不再使用。道，能使人们不必商议而措施得当，不必缔约而相互信任，不必结盟而联系牢固，不必谋划而事业成功，不必赏赐而大家勉励，不必惩罚而社会整肃，不必营求而目标实现，不必禁止而恶行止息。处于高位而人们不会感到压力，站在前面而人们不认为是忧患；号令尚未发布而社会风气就会改变，命令尚未贯彻而民间习俗就会好转。以上这些大抵都是有道的太平盛世了。所以，在道术勃兴的时代，三皇五帝垂衣拱手就能轻易治理好；而是道术衰微的社会，大智大勇劳碌奔走也无法应付得了。正因为能够治理得好，所以无为而教化就会尽善尽美；正因为无法应付得了，所以刑法严厉而奸邪却会日益繁多。假使到了无道社会，就会出现如下情形：黎民百姓在下面怨恨，皇帝神灵在上面发怒；有时大雨倾盆洪水横流，有时赤日炎炎赤地千里；有时地动山摇高下错位，有时冬天响雷夏天下雪；有时血流成河，积尸成丘，有时坑埋降卒，数以万计；有时析骸而炊；易子而食；城堡建得越高而攻城显得越巧，壕沟挖得越深而云梯造得越妙；法令足够明确但盗贼却更众多了，盟约堪称频繁但叛乱却更厉害了。这就好象风浪连天而鱼鳖在

深渊里就会不得安稳，网罗密布而飞禽在广泽里就会拼命躁动，豺狼成群而走兽在树林里就会剧烈奔跑，炊火猛烈而小生鱼在锅子里就会迅速煮烂。君臣易位的事发生了，父子相残的事发生了，然后忠臣义士得以在国家危难中造就功名，孝子贤孙得以在家破人亡之下荣膺赞誉。疾疫流行，巫医也就显贵起来了；道德沦丧，儒墨也就称重于世了。由此看来，儒家、道家的谁先谁后就可以得到明确了。”

有人问道：“从前赤松子、王子乔、琴高、老氏、彭祖、务成子、郁华子都是神仙真人，全都在世上做过官，并不曾立即远举高飞。然而中世以来的得道之士，却没有不飘然绝迹、幽居深藏的。这是为什么呢？”抱朴子回答说：“远古时代的人们质朴纯正，巧诈邪伪尚未萌生，那些信奉道术的人，勤奋学习就成了，而那些不信奉道术的人，只是默不作声罢了。谤毁别人的言论，不会从口里说出；中伤别人的心思，不会在胸中存在。正因如此，神仙真人只是慢慢地在民间度日，不会急急去升仙远飞。末世风俗苟且而浅薄，雕饰伪诈越来越深，幽玄淡泊的教化废弃不用，而奸邪恶习的党徒日益繁多。他们既不信奉道义，又好造谣诽谤，说纯真正直是怪诞，把神仙高人认为虚妄，有的指责他们迷惑民众，有的指斥他们扰乱百姓。因此得道人士认为住在他们中间是自己的耻辱。过去的通达人士，都能防微杜渐，他们见人脸色不好，赶夜也会离开，不会等到早晨再走；看到迹象就会行动起来，不会今天过去再做。所以，听说赵简子害死了奚鸣犊、舜华的消息，孔子掉转头就走了。王戊忘记摆酒款待穆生的习惯，穆生推说有病，星夜就起程离开了。华元兵败被郑人所俘，当

宋人赎他时，他担心众说纷纭滋事生非，自己一面之辞难以辩解，于是偷偷逃了回来。何况那些明达圣哲，与众人的事业和理想本来就不同，对久留芸芸众生中间还有什么可依恋的呢？渊干涸了，泽没水了，蛟龙就不会在其中游动；巢倾覆了，蛋破碎了，凤凰就不会再回来栖息；人们在屋里说话不敬，飞翔的海鸥就不会落下；人们春天修剪百卉，圣洁的芝草就不会开花。世俗把正直视作丑恶，傲慢与凌辱将到眼下之际，那些有道人士，怎能不振翅高飞，超然翱翔，直到风风雨雨之外呢？哪能不隐踪藏迹，幡然远逝，来到玄玄漠漠之际呢？山林之中并非就有道术，而修道人士一定要进入山林，实在是想离开那尘世的腥臊浊臭，以便接近这自然的清新寂静之地。走进道室来精思独念、心存道意来招致神仙的人，既不喜欢世人的喧哗吵嚷，也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他们会合制金液神丹大药，炼出各种神石的精华，就更加忌讳花言巧语的愚蠢人物，忌讳凡夫俗子们看到听到。否则神灵将因此不来降临，仙药将因此不能炼成，这些决不是小小禁戒啊！如果修道人士滞留在世间，有时会遇到见识浅薄官吏所横加的奇祸大罪，有时会碰上亲朋好友往来而陷入庆贺吊丧，再没有比逃避这一切后隐匿起来，躲开此等污浊更干脆的了。所以他们飘然远逝，只身前往，在高山深洞中自得其乐，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又有一种说法是，上士在戎马倥偬的军阵中得到道术，中士在繁华热闹的都市中得到道术，下士在安谧寂静的山林中得到道术；这些人都已制成了仙药，但还不想即远走高飞。因此，上士虽然在军队，但尖刀利刃是不能伤害他们的；中士虽然在都市，但人间灾祸是

不能加害他们的；而下士还不曾达到如此境界，所以才隐居到深山密林中罢了。这种说法并非指中、上等人，在他们刚学习道术时，就应当来到军阵或者都市里面然后才能够成仙，既然这样的话，那么黄帝和老子就可以至今不离开了。

有人问道：“道家是本源，儒家是末流，已经听您论定了，现在请问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异都是什么事情呢？”抱朴子说：“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教育，繁多复杂的待人接物仪式，进攻退守的办法，轻身重义的节操，欢乐忧戚的礼乐事务，经世济俗的政治韬略，都是儒家所孜孜营求的事务。超然物外，抛弃智能，涤除私欲，随机应变，忘却安逸富贵，杜绝劝勉阻止，不为穷困而感到忧虑，不为进升而感到荣幸，不为谤毁而感到悲伤，不为赞誉而感到喜悦，都是道家努力追求的事业。儒家用酒肉祭礼来祈求福祉，而道家靠正道直行来驱除邪恶；儒家所珍爱的是权势利益，道家所看重的是没有欲望；儒家忙忙碌碌地追逐名利，而道家保守纯真来独善其身；儒家所讲习的是相互攻伐的要领，而道家所讲习的是消遣情怀的教戒。道家人物，他们做事的时候，善于自我修炼来求得成功；他们居住的时候，善于进入山林而与世无争；他们治理的时候，善于在萌芽状态消灭祸患；他们施舍的时候，善于普济万物而不求感激；他们行动时，善于观察民风来决定取舍；他们安静的时候，善于谨慎小心而没有烦闷。这些正是道教成为百家统领和仁义始祖的原因所在。儒道两家之间的细微差异，比较起来大致如上所述，但是道家为首，儒家为尾；道家高尚，儒家低级；这种地位并没有改变。”

有的人说：“儒家祖宗是周公、孔子，儒家经典则是六经，

这大概是治理世务、保持纯正的途径，是立身处世、一举一动的准绳，其功用深远、事业宝贵；其目标伟大、言辞美丽，是维持国家永不变更的制度。而修道之士，不营求礼乐教化，不顾忌人伦天性；在草泽之中陪伴着狐貉，在林莽之间伴随猿猴；孤傲地摈弃一切，与木头石块为邻。这些实际上是疯狂和迷失，是舍大取小、弃明投暗。”抱朴子回答说：“铺张华丽的文彩，是质朴正直的人们所厌弃的，驳斥愚昧的观点，挽救迷惑的人们，是从前的人们所满足的，我的确不想再和您辨析事物道理的善否了。不想再和您论证成败得失的关键了，然而，眼看着儿童掉进井里，那不是仁慈之人能够忍心的；眼看着瞎子碰到柱子，那不是博爱之人能够承受的。因此，我还是再陈述一下个人主张的梗概，精略举例谈谈要点吧。体察道意来驾驭万物，注重德理来获得生长，黄帝、老子就是这样的人。黄帝既然能够治理社会达到太平盛世，又能够升天成仙，那么就不能认为黄帝比唐尧，虞舜差了。老子既然能够包容礼仪兼括民间教化，又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就不能认为老子比周公、孔子差了。所以孔子私下有将老子比喻为蛟龙的感叹，从未听说过他对老子有过挑剔和诽谤的言论。然而末世的庸民不得道家门径，就学习儒墨而非议道家，这与做子孙的责骂父祖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实在是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情形也太严重了。凭着侏儒的手臂，是不足用来撼动山岳的；凭着小人国的腿脚，是不足以用来测量沧海的。每每见到那些庸俗不堪、守株不变的腐儒，只会奔走忙碌自己反复研习的一端学问，不能广泛地接受明达的道理。告诫他们吧，他们顽固不化；舍弃他们吧，他们桀骜不

训。他们崇尚和粉饰的恶毒言论，诬蔑和诋毁道家人物。他们喜欢糟粕的渣滓，就像看重骏马穿过缝隙那么宝贵，一旦涉及精神的渊薮，就像要他沉入污池自我失去那么可怕。好比小鸟摇动短翅去超越辽阔的海洋，好比苍蝇竭尽笨力去飞越高峻的山岭，不是它们所能办到的，只是足以给它们迅速带来困迫罢了。既然这样，那么局限在狭小范围里的群氓众生，听力远不及师旷，视力远不及离朱，却想踮起脚来一看就包揽日月星三光，鼓起肚子一叫就压过万钧雷霆，不也够愚蔽了吗？大概登上了星辰的高程，就能够知道井洼沟谷有多么低下；看清了光明的辽阔天空，才能够知道小鸟金羽有多么贱陋。我不是出生就懂得道的人，又不是从小就相信道的人，开始的时候昏昏蒙蒙，也就像您一样罢了，但当我看透了道中奥妙的弘富美好以后，于是更恨自己在迷惑中醒悟得太晚了。儒家典籍五经上记载的事情，后人注说得一目了然，然而初学的人还有许多不能理解的。何况那些道家金简玉札，神仙经书，最关紧要的言论，大多又没有记录下来。登坛会盟，歃血立誓，才能传授口诀，假如不是适当的人选，即使是封地封城的贵官，金玉满堂的富翁，得道者也不会轻易指示给他们看的。道思玄妙，旨深意远，即使得到了有关的书籍而不经老师传授，依然仰不见其首胸，俯不知其根底，哪里是您所能详尽了解的呢？那些得道成仙的人，有的升入太清，有的翱翔星河，有的到达渺无人烟的玄州，有的栖息真人聚居的昆仑，欣赏来自上天的雅乐，享受各种灵芝的佳肴，出门在玉宇之上伴随赤松子、羡门子高，入户在瑶房之中宴请平常生、陵阳子明，为什么说他们就该陪同狐貉猿猴

呢？这就是所谓不知真情而妄自造作了。道这种东西，逍遥虹霓，翱翔丹霄，充塞宇宙，凭任己意。得道人士孤傲地摒弃一切，也是不足为忧的。那些被用作宗庙牺牲的纯白色牛猪，成堆地聚集在一起，即使是披纹带绣，但要论到欢乐，哪里比得上离群单居的闲适麒麟能够独来独往呢？哪能比得上悠然自得的吉光神兽能够多福多喜呢？”

仙药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余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又曰，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插，众妖并辟。又《孝经援神契》曰，椒姜御湿，菖蒲益聪，巨胜延年，威喜辟兵。皆上圣之至言，方术之实录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终于不信，可叹息者也。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石硫黄，次则石粉，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一名托卢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门冬，或名地门冬，或名蕤门冬，或名颠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气香者善。其生水侧下地者，叶细似蘊而微黄，根长而味多

苦，气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气，为益尤迟也。服之百日，皆丁壮倍驶于术及黄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断谷。若有力可饵之，亦可作散，并及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门冬为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许，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异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咳及杀虱耳，不中服食，不可误也。如黄精一名白及，而实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药之与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别之，不可不详也。黄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穷，一名垂珠。服其花胜其实，服其实胜其根，但花难多得。得其生花十斛，干之才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黄精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断谷不及术，术饵令人肥健，可以负重涉险，但不及黄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与老小代粮，人不能别之，谓为米脯也。

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许种也。

石芝者，石象芝生于海隅名山，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其状如肉象有头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于大石，喜在高岫险峻之地，或却著仰缀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见其光矣。大者十余斤，小者三四斤，非久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灵宝五符，亦不能得见此辈也。凡见诸芝，且先以开山却害符置其上，则不得复隐蔽化去矣。徐徐择王相之日，设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从日下禹步闭气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捣之三万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尽一斤，则得千岁；十斤，则万岁。亦可分人服也。又

玉脂芝，生于有玉之山，常居悬危之处，玉膏流出，万年已上，则凝而成芝，有似鸟兽之形，色无常彩，率多似山玄水苍玉也。亦鲜明如水精，得而未之，以无心草汁和之，须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岁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临水之高山石崖之间，状如盘碗，不过径尺以还，有茎带连缀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余步内，夜皆望见其光，其光自别，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捣服方寸匕，入口则翕然身热，五味甘美，尽一斤则得千岁，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视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户中便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高度径可一丈许，望见蜜芝从石户上堕入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后屋之余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不溢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唯当以碗器著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按此石户上刻题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尺许，大如径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为尤多。其在大石中，则其石常润湿不燥，打其石有数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黄溶溶，如鸡子之在其壳中也。即当饮之，不饮则坚凝成石，不复中服也。法正当及未坚时饮之，既凝则应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数合，可顿服也。虽不得多，相继服之，共计前后所服，合成三升，寿则千岁。但欲多服，唯患难得耳。石脑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黄子状，

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许，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动，服一升得千岁矣。石硫黄芝，五岳皆有，而箕山为多。其方言许由就此服之而长生，故不复以富贵累意，不受尧禅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盖石硫黄之类也。皆浸溢于崖岸之间，其濡湿者可丸服，其已坚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内记》，不可具称也。

及夫木芝者，松柏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茯苓，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然，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他鸡十二头其笼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从生门上采之，于六甲阴干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尽一枚，则三千岁也。千岁之栝木，其下根如坐人，长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涂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没；以涂人鼻以入水，水为之开，可以止住渊底也；以涂身则隐形，欲见则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内，刮服一刀圭，其肿痛在外者，随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肿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则刮涂人之左足也。又刮以杂巨胜为烛，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宝藏，则光变青而下垂，以锤掘之可得也。末之，服尽十斤则千岁也。又松树枝三千岁者，其皮中有聚脂，状如龙形，名曰飞节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尽十斤，得五百岁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升龙，其花叶如丹罗，其实如翠鸟，高不过五尺，生于名山之阴，东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尽一株得五千岁也。参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叶，如金石之音，折而续之，即复如故。木

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莲花，九茎一丛，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实生于都广，其皮如纓蛇，其实如鸾鸟。此三芝得服之，白日升天也。黄卢子、寻木华、玄液华，此三芝生于泰山要乡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寿。千岁黄蘗檀桓芝者，千岁黄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细根相连状如缕，得末而服之，尽一枚则成地仙不死也。此辈复百二十种，自有图也。

草芝有独摇芝，无风自动，其茎大如手指，赤如丹，素叶似苋，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细者如鸡子十二枚，围绕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许，皆有细根，如白发以相连，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无草。得其大魁末服之，尽则得千岁，服其细者一枚百岁，可以分他人也。怀其大根即隐形，欲见则左转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寿山及吴坂上，状似葱，特生如牛角，长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则得千岁矣。龙仙芝，状如升龙之相负也，以叶为鳞，其根则如蟠龙，服一枚则得千岁矣。麻母芝，似麻而茎赤色，花紫色。紫珠芝，其花黄，其叶赤，其实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辄相连，而垂如贯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实。朱草芝，九曲，曲有三叶，叶有三实也。五德芝，状似楼殿，茎方，其叶五色各具而不杂，上如偃盖，中常有甘露，紫气起数尺矣。龙衔芝，常以仲春对生，三节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种，皆阴干服之，则令人与天地相毕，或得千岁二千岁。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

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千岁蝙蝠，色白如雪，集则倒县，脑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匕，日三，尽一具，寿千岁。行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风生兽似貂，青色，大如狸，生于南海大林中，张网取之，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此兽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铁锤锻其头数十下乃死，死而张其口以向风，须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脑以和菊花服之，尽十斤，得五百岁也。又千岁燕，其窠户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阴干，末服一头五百岁。凡此又百二十种，此皆肉芝也。

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侧，其状或如宫室，或如车马，或如龙虎，或如人形，或如飞鸟，五色无常，亦百二十种，自有图也。皆当禹步往采取之，刻以骨刀，阴干末服方寸匕，令人升仙，中者数千岁，下者千岁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开出神药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辅时，三奇会尤佳。出三奇吉门到山，须六阴之日，明堂之时，带灵宝符，牵白犬，抱白鸡，以白盐一斗，及开山符檄，著大石上，执吴唐草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欲得王相专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为佳。此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专精，行秽德薄，又不晓入山之术，虽得其图，不知其状，亦终不能得也。山无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与人，人则虽践之，不可见也。

又云母有五种，而人多不能分别也，法当举以向日，看其色，详占视之，乃可知耳。正尔于阴地视之，不见其杂色也。五色并具而多青者名云英，宜以春服之。五色并具而多赤者名云珠，宜以夏服之。五色并具而多白者名云液，宜以秋服之。五色并具而多黑者名云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黄二色者名云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纯白名磷石，可以四时长服之也。服五云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为水，或以露于铁器中，以玄水熬之为水，或以硝石合于筒中埋之为水，或以蜜搜为酪，或以秋露渍之百日，韦囊槌以为粉，或以无颠草樗血合饵之，服之一年，则百病除，三年久服，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阙，可役使鬼神，入火不烧，入水不濡，践棘而不伤肤，与仙人相见。又他物理之即朽，著火即焦，而五云以纳猛火中，经时终不然，埋之永不腐败，故能令人长生也。又云，服之十年，云气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晦晦纯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发疮。虽水饵之，皆当先以茅屋露水，若东流水露水，渍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卫叔卿服之，积久能乘云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后，其子名世，及汉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

又雄黄当得武都山所出者，纯而无杂，其赤如鸡冠，光明晔晔者，乃可用耳。其但纯黄似雄黄色，无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药，可以合理病药耳。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百病除，三尸下，癥痕灭，白发黑，堕齿生，

千日则玉女来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黄玉为志，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无此志者，鬼试人耳。

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迟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亦可以葱浆消之为粉，亦可饵以为丸，亦可烧以为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国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阳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卢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渍玉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与水饵之，俱令人不死。所以为不及金者，令人数数发热，似寒食散状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辄一服雄黄丹砂各一刀圭，散发洗沐寒水，迎风而行，则不发热也。董君异尝以玉醴与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吴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经方不具，了不知其节度禁忌，乃招合得圭璋环璧，及校剑所用甚多，欲饵治服之，后余为说此不中用，乃叹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无益，乃几作祸也。

又银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麦浆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饵之，亦可以龙膏炼之，然三服，辄大如弹丸者，又非清贫道士所能得也。

又真珠径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长久，酪浆渍之皆化如水银，亦可以浮石水蜂巢化，包彤蛇黄合之，可引长三四尺，丸服之，绝谷服之，则不死而长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长生，饵之法，或以大无肠公子，或云大蟹，十

枚投其中，或以云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虫悉下，恶血从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

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沥合饵之，亦可以先知君脑，或云龟，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也。

巨胜一名胡麻，饵服之不老，耐风湿，补衰老也。桃胶以桑灰汁渍，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轻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则可以断谷。

柠木实之赤者，饵之一年，老者还少，令人彻视见鬼。昔道士梁须年七十乃服之，转更少，至年百四十岁，能夜书，行及奔马，后入青龙山去。槐子以新瓮合泥封之，二十余日，其表皮皆烂，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补脑，久服之，令人发不白而长生。玄中蔓方，楚飞廉、泽泻、地黄、黄连之属，凡三百余种，皆能延年，可单服也。灵飞散、未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驻年却老也。

南阳酃县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酃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此诸公多患风痹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饮食此水者耳。又菊花与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薏苦，谚言所谓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为少耳，率多生于水侧，缙氏山与酃县最多，仙方所谓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异名，其说甚美，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效，正由不得真菊也。

夫甘谷水得菊之气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况将复好药，安得无益乎？

余亡祖鸿胪少卿曾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廖氏家，世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复如旧，后累世寿考。由此乃觉是宅之所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尺，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饵炼丹砂而服之乎？

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癰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赍粮将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月。有仙人行经过穴，见而哀之，具问讯之。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是仙人以一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疮都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瞿遂长服松脂，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又夜见面上有采女二人，长二三寸，面体皆具，但为小耳，游戏其口鼻之间，如是且一年，此女渐长大，出在其侧。又常闻琴瑟之音，欣然独笑，在人间三百许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犊山去，必地仙也。于时闻瞿服松脂如此，于是竞服。其多役力者，乃车运驴负，积之盈室，服之远者，不过一月，未觉大有益辄止，有志者难得如是也。

又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见之，欲逐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逮及。于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围得之，定是妇人。问之，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食，垂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使不饥不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许岁，乃将归，以谷食之，初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许，身毛乃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去山中，饥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遂不能饥，数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胜故。自说在山中时，身轻欲跳，登高履险，历日不极，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见一高岩上，有数人对坐博戏者，有读书者，俯而视文氏，因闻其相问，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术一名山蓊，一名山精。故《神药经》曰：必欲长生，常服山精。

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陆仙，各数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炼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药力有转相胜畏故也。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须得石上，一寸九节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赵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移门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手上车弩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长五寸，身轻如飞，能超逾渊谷二丈许。杜子微服天门冬，御八十妾，有子百四十人，日

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从之，能隐能彰，不复食谷，灸瘢皆灭，面体玉光。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坐在立亡。《仙经》曰：虽服草木之叶，已得数百岁，忽怠于神丹，终不能仙。以此论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长生之药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稽持耳。

或问：“服食药物，有前后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黄子服食节度》云，服治病之药，以食前服之；养性之药，以食后服之。吾以咨郑君，何以如此。郑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药攻病，既宜及未食，内虚，令药力势易行，若以食后服之，则药但攻谷而力尽矣；若欲养性，而以食前服药，则力未行，而被谷驱之下去不得止，无益也。”

或问曰：“人服药以养性，云有所宜，有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记》及《开明经》，皆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属庚，卯酉属己，寅申属戊，丑未属辛，辰戌属丙，巳亥属丁。一言得之者，宫与土也。三言得之者，徵与火也。五言得之者，羽与水也。七言得之者，商与金也。九言得之者，角与木也。若本命属土，不宜服青色药；属金，不宜服赤色药；属木，不宜服白色药；属水，不宜服黄色药；属火，不宜服黑色药。以五行之义，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故也。若金丹大药，不复论宜与不宜也。

一言宫。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三言徵。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午，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戌，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申，辛卯辛酉，壬午壬子，癸丑癸未。

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

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发白更黑，齿堕更生，身体润泽，长服之，老翁还成少年，常服长生不死也。

《小饵黄金方》，火销金纳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间，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间，即复销之内酒中无数也。成服如弹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为小丸，服三十日，无寒温，神人玉女下之。又银亦可饵，与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轻举矣。人间服之，名地仙，勿妄传也。

《两仪子饵销黄金法》，猪负革肪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黄金五两，置器中煎之，出炉，以金置肪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餐一斤金，寿弊天地，食半斤金，寿二千岁；五两，千二百岁，无多少，便可饵之。当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传人，传人，药不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药，当服丹砂。

《饵丹砂法》，丹砂一斤，捣、筛，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

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坚强；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与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变化无常，日中无影，乃别有光矣。

【译文】

抱朴子说：“《神农》四经记载说：上等仙药能使人身体安适、寿命延长，升为天神天仙，遨游上下四方，役使各种生灵，身体遍生毛羽，想要什么，什么就来。《神农》四经又记载说，采撷调制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等五芝以及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余粮各种仙药，分别可以单独服食，都能使人飞行、长生。《神农》四经又记载说，中等仙药可以怡养性情，下等仙药可以祛除疾病，能使毒虫不来加害，猛兽不来侵犯，恶气不敢作怪，众妖躲避远逃。又《孝经援神契》记载说，椒姜可以抵御风湿，菖蒲可以增加听力，巨胜可以延年益寿，威喜可以躲开兵刃。这些都是上圣的至理名言，方术的实际记录，文字上写得明明白白，语意表达得一目了然，而世俗人们终究不肯相信，实在是深可叹息的事。最上等仙药是丹砂，其次是黄金，其次是白银，其次是诸芝，其次是五玉，其次是云母，其次是明珠，其次是雄黄，其次是太乙禹余粮，其次是石中黄子，其次是石桂，其次是石英，其次是石脑，其次是石硫黄，其次是石饴，其次是曾青，其次是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象柴，也就是名字叫做托卢的这种东西，有的人叫它仙人杖，有的人叫它西王母杖，有的叫它天精，有的叫它却老，有的叫它地骨，有

的叫它苟杞。天门冬，或叫地门冬，或叫葑门冬，或叫颠棘，或叫淫羊食，或叫管松。那些生长在高处地带的天门冬，根短、味甜、气香，是品位较高的。那些生长在水边低处的天门冬，叶细好像久经蕴含而微黄，根长而味道多苦，气臭，是品位不高的，也可以服食。但它性喜令人放屁，产生效益特别迟缓。人们经一百天服食后，都能壮实起来，效益要大大快于山蓟和黄精。进入山区后就可以蒸煮来吃，倘若采食足量，就可以断谷绝食了。假如有力，可以制成药膳，也可以作为散药，并可以绞其汁液配制成酒，用来服食散药，效果更好。楚地人们将天门冬叫做百部，但实际上另外自有百部草，它们都有一百来条根，长得相似如同一种，只有它们的苗叶稍有差别。真的百部苗叶长得像拔葵，只适应于治疗咳嗽以及杀死虱子罢了，不适宜于服食，这是不能弄错的。就像黄精，一名称为白及，但其实并不是与适合用来作糊的白及一样。按本草药和其他草药同名的特别多，只有精通博达的人能够区分开来，这是不能不详细了解的。黄精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兔竹，一个名字称为救穷，一个名字称为垂珠。服食黄精的花，胜过服食黄精的果实；服食黄精的果实胜过服食黄精的根，但是黄精的花是难以大量获得的。获得黄精活着时的花朵十斛，晒干以后只能得到五六升罢了，而服食时，每日就需要三合。因此不是体魄强健、力气极大的人，是不能办到的。服食黄精大约接近十年，才能得到一些显著效益罢了。完全为了断谷绝粮的话，效果还不如山蓟，山蓟药膳可以令人肥胖强健，可以负重涉险，但不如黄精甜美易食，饥荒年份，山蓟可以取代口粮来供老人、小孩吃，人们不能分

辨它们，便称它们为米脯。

所谓五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它们又分别具有一百来种。

石芝类。石象芝生长在海隅名山以及有积石的岛屿岩涯中，它的形状像肉，像有头有尾有四肢的东西，十分类似活着的动物，它附生在大石头上，喜欢生长在高山洞穴、险峻异常之地，有的旁著、有的倒挂。红的石象芝如同珊瑚，白的石象芝如同横割的肥肉，黑的石象芝如同润泽的油漆，青的石象芝如同翠羽，黄的石象芝如同紫金，这些颜色各异的石象芝都能光明闪烁、晶莹透彻，如同坚冰一样，在漆黑的夜晚，离开三百步远，就能望见它们的光辉了。大的有十多斤重，小的有三、四斤重，如果不是长期斋戒至诚至精的人，以及不是佩带着老子入山灵宝五符的人，那也是不能看到这类仙物的。凡是看到各种仙芝的时候，应当暂且先把开山却害符放在它上面，它就不能再隐蔽幻化离去了。然后慢慢选定良辰吉日，用酒肉设醮祭祀，祈祷着把它取出来，都是应当从日下迈着特殊的禹步，闭塞气息前去做事的。还有倘若得到了石象芝，要捣上三万六千杵，每次服食量为方寸七匙那么多的量，每日服食三次，服用完一斤后，就可以得到一千岁的寿命，服用完十斤后，就可以得到一万岁的寿命。也可以分给别人来服食。再有玉脂芝。生长在产玉的山中，通常生在悬崖峭壁的地方。玉膏流出后，经过万年以上，就会凝结成为仙芝，好像鸟兽的形状，没有固定的色彩，大多类似有纹理呈玄幽山色的玉石或者有纹理呈苍茫水色的玉石，也都鲜艳明亮，如同水晶一样。得到玉脂芝后，将它制成粉

末，用无心草汁拌和，不一会儿就变成水状，服食一升，可得寿命一千岁。七明芝和九光芝，都属于石芝类，生长在临水的高山石崖之间，形状类似盘蛇，直径不守一尺以下，有茎带连缀起来，突起三四寸高，有七孔的一种，名叫七明芝，有九孔的一种，名叫九光芝，光辉都像星星一样，在一百多步以内，夜间都能望见它们的光亮。它们的光亮自有区别，是可散不可合的。常常在秋分那天察寻获得它们，捣烂之后，服食方寸匕匙的那么多的量，入口后马上就会感到周身发热，五味甘美，用尽一斤后，就能获得千岁寿命，它能使人身体放光，服食的人如果处在黑暗的地方，就如同月亮一样，可以在夜间看得清楚。石蜜芝生长在少室山石洞中，洞中便有深谷，人们不能过去，将石头投进谷中，半天还能听到石头掉落的声响。距离石洞外面十多丈远地方有石柱，石柱上有圆形石头，垂直高度一丈左右，可以望见蜜芝从石洞上坠入圆石里边，隔很长一段时间，就有一滴坠下来，好似雨后屋顶上的余漏水珠时时落下一滴的样子。尽管蜜芝不停地坠落，但到圆石中，也总是不会溢出来的。石洞中的刻石属于科斗文字，说是能够服食石蜜芝一斗的人，寿命可以长达万岁。各位道士的共同心愿都萦绕着少室山石洞中，但不能前往，唯一应当做的就是用碗具连结在结实的竹木顶端，用来承取石蜜芝，然而终究也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步。据这个石洞上留下这样的刻石题字，证明前代必然已有得到石蜜芝的人了。石桂芝，生长在名山石穴之中，好似桂树而实际上是石头。它高约有一尺，直径长一尺大小，色泽明亮，味辛，长有枝条，捣碎之后服食一斤的话，可以得到一千岁寿命。石中黄子，处

处都有，沁水山上最多。石中黄子生长在大石头中，这块石头就会经常湿润而不干燥，敲开石头几十层后，才能得到石中黄子。石中黄子在大石头中，色彩赤黄荡漾，就像鸡崽在鸡蛋壳里面一般。打开石头应当马上饮用，不立即饮用的话，它就会逐渐凝固成石头，不再适宜于服食了。根据道法，正应当在石中黄子汁液尚未坚硬时饮用，既已凝固，就应当制成粉未来服食了。打破一块石头，其中多的一升汁液，少的有几合汁液，可以立即饮用。虽然不能多得，但如果相继服用，总计前前后后所服用的，加起来达到三升的话，寿命就可以达到一千岁了。只想多服，唯恐难以求得罢了。石脑芝，生长在滑石中，也像石中黄子的形状，但不是到处都有罢了。打破大滑石一千来块，才能得到石脑芝一枚。打破滑石最初，石脑芝在滑石里面，五彩缤纷，光明闪烁，而且自行运动，服食一升之后，就能达到一千岁寿命了。石硫黄芝，五岳都有，而以箕山最多。当地传说许由到此服食了石硫黄芝后，得到了长生，所以他不再被富贵牵累心思，不接受唐尧的禅位。石硫丹这种石芝，是石头的赤色精华，大概属于石硫黄一类。石硫丹全部生长在崖岸之间，浸有水气，溢出石上。那些濡湿的可以制成丸药服食，那些已经坚硬的可以制成散药服食。如上所说的有关药物，共有一百二十种，都属于石芝类，诸事记载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内记》书中，难以一一叙述。

下面说到木芝类。松柏脂沉入地下千年，就会化为茯苓；茯苓经过一万年，它的上面就会长出小木，形状好像莲花，名字叫做木威喜芝。夜间看它时，它放射出光辉；用手抓拿它时，它非常光滑；用火烧烤它时，它不会焦烂；身上携带它

时，可以辟除兵祸。让一只鸡带上木威喜芝，另拿其他十二只普通鸡同它一起罩起来，人们离开十二步，射箭十二发，其他鸡都会受伤，只有那只带着木威喜芝的鸡最终不会受伤。从生门上采取木威喜芝，在六十甲子的六甲日将它阴干，经过一百天以后制成粉末，服食方寸匕匙那么多的量，每天三次，用尽一枚，就能得到三千岁的寿命。生长千年的栝木，它的下面根须形状像坐着的人，长七寸，刻划后有血。用它的血涂抹在人的脚下，可以步行水上而不致沉没；用它的血涂抹在人的鼻子上潜入水中，水就会为之洞开，人也就可以留居渊底了；用它的血涂抹身子，人们就可以隐去身形，想要现出真相时，就再把它擦去。还可以用千岁栝木来治病，病在腹内，就刮服一刀圭那么多的量，如果肿痛表现在外面，那就按照肿痛部位刮取一刀圭那么多的量，然后放在相应的肿痛部位上来摩擦，都会手到病除，假使左脚有病，就刮取药粉涂抹在人的左脚上。再有刮取药粉后，用来混拌巨胜作成灯烛，夜里能照彻地下，地下若有金玉宝藏，烛光就会变青，而且下垂，拿锤来挖掘就可以得到了。将它制成粉末，服食完十斤后，就能够得到千岁寿命了。又，经历了三千年的松树枝，它的皮中的聚脂，形状像龙的样子，名叫飞节芝，大的有十斤重，制成粉未来服食，服食完十斤后，就可以得到五百岁寿命。还有樊桃芝，它的树形像是升龙，它的花叶像丹罗，它的果实像是翠鸟，它高不过五尺，生长在名山背阴面、东流泉水的上游。在立夏这天观察寻找，得到后制成粉末服食掉，用尽一株可得五千岁寿命。参成芝，赤色有光，敲打它的枝叶，发出声音像金玉扣击一般，将它折断后再接上，

立即就能恢复原状。木渠芝，寄生在大树上，形状如同莲花，九茎一丛，它的味道甘甜而且辛辣。建木芝只生长在都广，它的皮像纓蛇，它的果实像鸾鸟。以上这三种木芝，得到后服食它，白天可以升天。黄卢子、寻木华、玄液华，这三种木芝生长在泰山要乡及奉高地区，如果有人得到后服食它，都能使人长寿千岁。黄蘗檀桓芝，是千岁黄蘗树的下根，形状就像三斛器，离开它的本株一、二丈，还以细根相互连接，形状如同丝缕。得到它后制成粉末服食，用尽一枚，就可以成为地仙，长生不死。木芝这一类也是一百二十种，自有图录。

草芝类。草芝中有一种独摇芝，无风自动，它的茎大如同手指，色赤如丹，素叶类似苕，其根上有像斗一样的大疙瘩，有像鸡卵一样的细突十二枚，环绕在大根的四方，如同十二辰一样，相距大约一丈，它们都长有细根，如同白发一样相互连接着。独摇芝生长在高山深谷中，在它生长的地方，旁边没有其它草。得到它的大疙瘩，制成粉末服食，用尽后就可以长寿千岁，服食它的细突一枚，可以增寿百岁，也可以送给他人服食。怀惓独摇芝的大根，马上就能使人隐去形影，想要重新现身就把它向左旋转着拿出。牛角芝，生长在虎寿山吴坂上，形状像葱，独立生长如同牛角，长三、四尺，青色。制成粉末后服食方寸匕匙那么多的量，每日三次，到了一百天，就可以得到一千岁寿命了。龙仙芝，形状如同升龙相互背负着，以叶为鳞，它的根就像是蟠龙，服食一枚就可以得到一千岁寿命了。麻母芝，形状似麻而茎呈赤色，花呈紫色。紫珠芝，它的花黄，它的叶赤，它的果实如同李子而呈紫色，二十四枝总是相互连接，而且下垂着如同串珠一

般。白符芝，高四、五尺，形状似梅，常在大雪天开花，在冬季结果。朱草芝，迂回曲折，每曲有三片叶子，每片叶子有三枚果实。五德芝，形状好似楼殿，茎呈方形，它的叶子各具五色而不相混杂，上头如偃盖，中间常有甘露，紫气腾起可以上达数尺。龙衔芝，常在仲春对生，三节十二枝，下根如同坐着的人。总计此类草芝，又有一百二十种，都需要阴干来服食，这样就能使人与天地相始终，或者使人得到一、二千岁的寿命。

肉芝类。说的是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双重，在五月五日中午时获取，阴干一百天后，用它的左脚画地，地上立即变成流水，把它的左脚前爪带在身上，可以辟除各种兵害，倘若敌人向自己射击，弓弩的箭头都会反回飞向它们。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合起来时都呈倒悬状，这是因为它的脑袋重量大的缘故。以上这两种东西，得到后阴干，制成粉末服食，能使人获得四万岁的寿命。千岁灵龟，五色具备，其中雄性的额头上有两根骨头突起，像角一样。用羊血来洗它，然后剔取它的甲壳，用火烧烤后捣碎，服食方寸匕匙那么多的量，每日三次，用完一具，得以长寿千年。行走在山里，看到小人乘坐着车马，长七八寸的样子，那便是一种肉芝，提取后取食，就可以成仙了。风生兽，像貂一样，青色，大小似狸，生长在南海大树林中，张网捕取它，积柴数车来烧烤它，柴烧完了而风生兽在灰中不会燃烧，它的皮毛不会枯焦。砍它刺它都刀剑不入，敲打起来就像敲打皮囊一般，用铁锤锻打它的头颅几十下，它才会死掉。死后使它的嘴巴张开对着风吹，转眼间就能复活，并能站立起来向前

跑掉，用石上菖蒲堵塞它的鼻孔，它马上就会死去。取出它的脑子，用来拌和菊花服食，用完十斤，就可以得到五百岁寿命。还有千岁燕子，它的巢穴向北开口，它的毛色多呈白色而尾巴屈曲。取来阴干，制成粉末服食一头，可以得到五百岁寿命。总计此类又有一百二十种，这些都是肉芝类。

菌芝类。有的生长在深山之中，有的生长在大树之下，有的生长在泉水旁边。它们的形状有的如同宫室，有的如同车马，有的如同龙虎，有的如同人形，有的如同飞鸟，色彩各种各样，从不固定。菌芝类也有一百二十种，自有图录。人们都应当迈着特殊的禹步前去采置各种仙芝，用骨刀来刻，阴干后制成粉末，服食方寸匕匙那么多的量，可以使人升天成仙；中等的得寿几千岁，下等的得寿一千岁。要想求得芝草，进入名山，必须在三月、九月，这是山体大开、山产神药的月份，不要在山中流连忘返，必须在天辅时，在乙日、丙日、丁日三奇会聚时辰更好。从三奇吉门走出来到山中，等至六阳日，明堂时，带着灵宝符，牵着白狗，抱着白鸡，用白盐一斗以用开山符檄，放在大石头上，手执一把吴唐草，这样进入山中，山神喜悦，人们一定能得仙芝。再有采芝和服芝，需要在特定的吉日良辰，纪时干支上下相生为佳。以上这些仙芝，名山中大多有之，只是平庸的道士不能专心致志，行为污秽，德性浅薄，又不晓得进山方术，所以即使得到了有关图录，也会因为不晓得其中情况，而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它们。山无论大小，都有鬼神，那些鬼神如果不把仙芝给人，人们即使踩上它，也会视而不见。

又云母有五种，而人们大多不会分辨它们。按照道法，应

当拿起来对着太阳，观察它们的颜色，仔细地察看推测，才能知道它们的真谛。正因为这样，在背阴的地方看到它，它们也不会显露杂色。五种色彩齐备而泛出青光的那种名叫云英，适宜在春天服食。五种色彩齐备而泛出赤光的那种，名叫云珠，适宜在夏天服食。五种色齐备而泛出白光的那种，名叫云液，适宜在秋天服食。五种色彩齐备而泛出黑色的那种，名叫云母，适宜在冬天服食。只有青黄两种色彩的，名叫云沙，适合在季夏服食。皎皎纯白的那种，名叫磷石，可以在四季长期服食。服食五种云母的方法，有的是用桂葱水玉把它化成水液；有的是将它露在铁器中，然后用清水煎熬成为水液；有的是用硝石在筒中和它混合，然后埋入地下成为水液；有的是用蜜汁把它搅拌成酪，有的是用秋露把它浸泡一百天，用韦囊装起来揉搓成粉；有的是用无巛草樗血与它配合饵制。服食一年，各种疾病就会消除；三年长期服用，老公能够返还成为童子；连续服食五年的话，就可以役使鬼神，时入火中不被燃烧，进入水中不被浸湿，踩上荆棘不伤皮肤，能与仙人相见。又其他物品埋在地下就会朽烂，点火一烧就会焦烂，而把五种云母放进猛火中，历经经久最终不被燃烧，埋在地下也永远不会腐败，所以它能使人获得长生。又一种说法认为，如能服食云母十年，云气就会常常覆盖在他的上方，因为云母是母，云气是子，所以服食母体来招致子体，按理正是自然而然的。又对着太阳看。其中有昏暗纯黑气色腾起的那种云母，不适宜服食；服食的话，就会使人怕浇发疮。即使是用水饵制，都应当先用茅屋檐下的滴水，倘若是东流水、露水，要把云母浸泡一百天，淘汰掉里面的土石杂质，才

可以服用。中山卫叔卿服食云母后，时间一长，就能够乘云飞行了。他把这个方子封存在玉匣里面，他仙去以后，他的名叫度世的儿子，以及汉使者梁伯，得到了方子，依法合制服食，都得仙化而去。

又雄黄应当得到武都山出产的那种，纯正而没有杂质，其颜色如同鸡冠，光明闪烁不已的雄黄，才可以服用。那些只是纯黄，类似雌黄颜色，没有红光的，承受不起用来作为仙药的功能，仅可以用来合制治病物而已。饵服雄黄的方法，有的是用来蒸煮它；有的是用酒来和它配制；有的是先用硝石把它化成水，然后让它凝固；有的是用玄胴肠裹起来在红土下蒸制；有的是用松脂和它混和；有的是用金银铜三物烧炼它。那些牵引起来像布、颜色洁白如冰的，服食后都能使人获得长生，各种疾病消除，体内害虫打下，瘢痕平复，使白发变黑，使缺齿再生。服食千日，玉女就会前来侍奉，可以供役使并招来酒食。还有玉女常常把黄玉作为标志，黄玉如同黍米大小，长在鼻子上，这是真玉女的标志，没有这种特殊标志的，只是鬼来试探人罢了。

玉也是仙药，只是难以获得罢了。《玉经》上说：服食金的人，寿命也像金一样长；服食玉的人，寿命也像玉一样久。《玉经》又说：服食玄真的人，他的寿命没有极限。玄真即是玉的别名。玉能使人身体飞翔，轻举上天，不只是使人成为地仙那么一种功能而已。但是玉道成效迟缓，只有服食一、二百斤之后，才可以看出效果来。玉可以用乌米酒和地榆酒来化合成水，也可以用葱浆来消溶成饴，也可以饵制成丸，也可以烧制成粉。服食一年以上的的话，入水水不沾身，入火火

不灼体，各种兵器不能伤害，各种毒虫不能侵犯。不能用已经制成器物的玉来服食，否则既能伤人，又无益处。应该直接获得璞玉，才可以服用，获得于阗国出产的白玉最好，其次有南阳徐善亭部界中玉和日南卢容水中玉也比较好。赤松子曾用玄虫血浸玉为水，然后服食它，所以能够乘驭烟霞上下飞行。服食玉屑或与水合制玉屑，全都使人长生不死。服食玉屑不及服食金液的地方，表现在玉屑使人频频发热，类似于服用寒食散药的模样。倘若服食玉屑的话，应该每隔十天就服食一次雄黄、丹砂各一刀圭的量，披头散发，在寒水中洗浴身体，迎着风行走，这样就不会发热了。董君异曾经拿玉制甜酒给盲人服食，盲人的眼睛经过十天就好了。有一个名叫吴延稚的人，心意全在服玉上面，但他所得玉经上的方子并不齐全，全然不明白其中的节度和禁忌，就开始用得到的圭、璋、环、璧及校剑等玉器，使用的数量非常大，打算在配制后服食。后来经我向他说明这种作法不顶用，他才叹息着说：凡事不能不精通，否则不但毫无效益，还几乎酿成祸害。

又，银只不过比不上金玉罢了，服食之后也是可以使人成为地仙的。服食的方法是，用麦浆把银溶化，也可以用朱草酒来饵制，也可以用龙膏来炼制，但需要每天服食三次，每次服食总得像弹丸那么多的量，这又不是清贫道士所能获取的了。

又，真珠直径在一寸以上的，可以服食真珠。服食时，可以用经时历久在酪浆浸渍它，使之全部化如水银；也可以用浮石水蜂巢化它，用彤蛇黄包起来合制，能拉长三四尺，做

成丸服食，在绝谷断粮情况下服食它，就可以不死长生了。那种不沾不粘的淳漆，服食后可使人交通神仙、获得长生。饵制的方法，有的用大无肠公子——或叫大蟹十枚，投入淳漆中；或者用云母水，或者用玉水，合起来服食。服食后可以使人体内的各种害虫，连同恶血从人的鼻孔中流出来。一年后的六甲日里，就能招到一切酒食。

桂可以用葱涕合蒸为水，可以用竹沥配合着饵制，也可以用先知君脑——或叫龟，拌和着服食，七年后，就能使人步行水上，得以长生不死。

巨胜，另一名字叫做胡麻，饵服后使人长生不老，因为它有耐风湿，救补衰老的功效。桃胶用桑灰汁浸渍，服食后能使人体各种疾病痊愈。长期服食的话，能使人身轻有光明，在夜里黑暗的地方如同月亮出现一样，多多服食后，就可以使人断谷绝粮。

红色的柠木果实，饵服一年，可以使人返老还童，使人在夜间能够洞察鬼神。从前有个名叫梁须的道士，七十岁时开始服食这种仙药，转而变得年轻起来。到了一百四十岁的年纪时，还能够在黑夜里读书，行走起来赶得上奔跑的骏马。后来他进入青龙山中成仙去。槐子用新瓷合泥封存，经过二十多天，它的表皮全部烂掉，然后将它洗出来，像大豆粒一样，可以每日服食。这种东西主补脑，长期服食的话，使人头发不白而且长生不死。玄中蔓方、焚飞廉、泽泻、地黄、黄连之类，总共三百多种，都能延年益寿，可以单独服用。灵飞散、未央刃、制命丸、羊血丸，都能使人青春常在，消除衰老。

南阳酃县山中有条甘谷水，谷水之所以会是甜的，是因为谷上左右都生长着甘菊，菊花落入谷中，经历的岁月越来越长久，所以水味发生了变化。那么临近甘谷水的当地居民，都不再打井，全饮用甘谷水，饮用的人无不长寿，寿命高的活到一百四、五十岁，寿命低的也不少于八、九十岁，从来没有过早夭折的人，原因就是得到了这种甘菊的药力。因此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都曾当过南阳太守，每当到达官府上任，经常让酃县每月送上甘谷水四十斛作为饮食。这几位人大多患有风痹及眩冒疾病，全都得以痊愈，只是他们不能得到更大的助益，不能像甘谷附近的居民，从小就饮用这种水罢了。还有菊花与蕙花长得相似，只能用甜苦对它们加以区别罢了。菊花味甜而蕙花味苦，谚语有所谓苦如蕙的话。现在处处都有真菊，只是很少罢了，它们大多生长在水边，缙氏山与酃县最多。仙方上所谓的日精、更生、周盈，都同是一种菊，然而指的是菊根、菊茎、菊花、菊实的不同名称。这种说法十分美妙，然而近来服食的人大多不能见效，正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菊。甘谷子得到菊花的气味，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甘谷地区的居民，都能因它延年益寿，何况将要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仙药，怎会没有助益呢？

我已故的祖父鸿胪父卿葛系曾当过临沅县令，说这个县里有户廖氏人家，代代长寿，有的年过百岁，有的八、九十岁，后来廖氏迁走了，子孙反而有许多夭亡的。其他人家住上廖氏旧宅后，也像廖氏从前一样，后代累世得到了长寿。人们由此才觉察到这所住宅在起作用，却不能详知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怀疑到住宅里的井水特别红，于是大家就试着挖

掘水井左右，结果得到了古人埋下的丹砂几十斛，距离水井有几尺远，这些丹砂汁通过泉水逐渐渗入井里，因此饮用井水就能得到长寿。人们既然这样就得到了长寿，更何况是用炼制成的丹砂来直接服食呢？

又听说上党（今山西长治）有个名叫赵瞿的人，害了多年的麻风病，曾用各种药物治疗，都没能痊愈，马上就要死去了。有人说还不如趁他活着的时候就将它抛弃掉，否则以后的子孙也会转相传染的，于是他的家人便带着干粮，将他送到山洞里安置下来。赵瞿在山洞里埋怨自己的身世的不幸，日夜悲叹不止，在痛哭流涕中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位仙人行经这个山洞，看到他后深表哀怜，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赵瞿知道这是一位奇人，便磕头自我陈述身世并乞求哀怜，于是仙人将一袋药物赐给了他，并教给他服食方法，赵瞿服食一百来天后，浓疮全部消除了，颜色丰满喜人，肌肤光洁润泽。仙人又来看望赵瞿时，赵瞿感谢仙人给予自己再生的大恩大德，并乞求仙人送给自己药方。仙人告诉赵瞿说，你服食的这种东西不过是松脂罢了，在这座山中出产这种东西特别多，你只要炼制服食，就可以长生不死。赵瞿便返回家中，家人起初认为他是鬼怪，十分怪愕。赵瞿此后便长期服食松脂，身体逐渐变轻，气力超过常人百倍，攀登危崖，翻越险峻，整天不觉疲倦劳累，年纪到了一百七十岁时，牙齿不脱落，头发不花白。一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忽然看见屋子里有像镜子那么大一片光亮，他将这种现象询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说没看见。时间一长，光亮逐渐变大，整间屋子如同白昼那么明亮。又有一天夜里，他看见在自己脸上有彩女二名，

长二、三寸，人的面貌、体形完全具备，只是小人而已，在自己嘴巴和鼻子之间游玩戏耍着，像这样将近一年时间，这两个彩女逐渐长大了，跑出来站在赵瞿身边。赵瞿又经常听到弹奏琵琶的声音，便高兴地独自笑笑。他在人间过了三百来年，气色如同小童一般，此后便进入抱犊山仙去了，肯定成了地仙。在当时，人们听说赵瞿因为服食松脂才如此，于是竞相服食松脂。那些多劳动力的人家，就用车子拉，用毛驴驮，将松脂堆满了屋子，但服食的时间长的人，也没超过一个月，他们尚未感觉到大有益处，就都停止了服食，由此可见，有志的人难得象赵瞿那样啊。

又，汉成帝时，打猎的人在终南山中，看见一个人没穿衣服，身上长满黑毛。猎人看见他后，想追逐捕获他，但那人却跨越坑沟，如同飞腾一般，人们根本赶不上他。于是大家就秘密埋伏下来观察那人的行踪，包围后捕获了他。经辨认那人竟是一名妇女。询问她，她说：“我本来是秦朝的一名宫人，闻听函谷关东面的造反军队攻到咸阳，秦王出城投降，宫殿焚烧一空，就惊慌地逃进了山中，当时饥饿极了，没有吃的东西，差点饿死，有一位老翁教给我吃松树的叶子和松树的果实，当时只觉得苦涩难咽，后来逐渐适应了，于是不再感到饥饿口渴，冬天不觉得寒冷，夏天不觉得炎热。人们计算起来，这名妇女一定是秦王子婴的宫女，到汉成帝时代，已经活了二百多年，于是大家将她带了回去，拿谷物给她吃。她起初闻到谷物气味就要呕吐，过了几天才安定下来。像这样过了两年左右，她身上的黑毛才脱落，转而变得衰老起来，最终死去了。假使此前她不被猎人捕获，就能够成为仙人了。

南阳有位文氏，说他的先祖在汉末大乱时，逃进壶山山中，饥寒交迫，就要死亡。有一个人来教给他的先祖服食山蓊，于是不再感到饥饿，几十年后才返回故里，脸色显得更加年轻，气力也超过了从前。据文氏先祖自述，他在山中时，身体飘飘的，几乎是跳跃着前进，攀登高崖，步履险峻，连续几天都不会疲倦，走在冰天雪地里，全然不觉寒冷。文氏先祖经常看到一处高耸的悬崖上面，有几人对面坐着下棋娱乐，还有一个正在读书的人俯下身子看着自己。文氏先祖便听到他们互相商量，一个说：将下面这个人招呼上来，行不行？其中另一个人回答说，现在还不行。术又一个名字叫做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山精。所以《神药经》上说：假使定想获得长生，就得时常服食山精。

从前淮南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这八位仙人，每人各自服食一种药物，从而成为陆仙，他们各自经历了几百年，才进而合制神丹金液，从而升入太清仙境。人们倘若混合那八种药物，炼制后服食，并不能得到其中的药力，这是因为它们的药力会有转相抵消的缘故。韩终服食菖蒲十三年，身上长出毛，每天看书一万字，全能背诵，冬天袒胸露怀，不觉寒冷。又菖蒲必须是生长在石头上的那种，每寸有九节以上，开紫花的更好。赵他子服桂二十年，脚下生毛，每日行走五百里路，全身力气能举起千斤。羡门子服食五味子十六年，面色如同玉女，入水水不沾身，入火火不灼体。楚文子服食地黄八年，夜里看来放光，能亲手发动强劲的车弩。林子明服食山蓊十一年，耳朵长达五寸，身轻如飞，能够超越两丈多宽的峡谷。杜子微服食天门冬，一

人独有八十妾，有孩子一百四十人，能每日行走三百里路。任子季服食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前往追随他，他能隐去形影，又能显露真相，不再食人间烟火，原来的瘢痕全部平复，脸面和身体像玉一样光洁透亮。陵阳子仲服食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打开书本，过目不忘，坐在立亡。《仙经》上说：即使服食了草木药，已经得到数百岁寿岁，忽视怠慢神丹，终归不能成仙。由此说来，草木药只能延年益寿罢了，并不是使人长生不死的仙药，这是断然可以知道的了。在还未能制作神丹之前，暂且可以服食草木药，只是为了自我支持罢了。

有人问道：“服食药物，有没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呢？”抱朴子回答说：“据《中黄子服食节度》上的说法，服食治病的药物，应该在吃饭前服食；服食养性的药物，应该在吃饭后服食。我曾就此请教我的老师郑隐，为什么要这样。郑隐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想要服药治病，就应趁尚未吃饭之前，体内空虚，使药物动力容易发生作用，倘若在饭后服用的话，那么药力就只会对食物发生作用而耗净功力了。倘若打算养性，而在饭前服药的话，药力就会在尚未发生作用之前，而被后来吃进去的食物压下去，不能停留在体内，所以没有助益。”

有人询问道：“人们服食药物来养性，说是各有所宜，有这回事吗？”抱朴子回答说：“据《玉策记》和《开明经》所载，它们都用五音六属来考察人们年寿所系。子午属庚，卯酉属己，寅申属戊，丑未属辛，辰戌属丙，巳亥属丁。在一言中得到的，五音属宫，五行属土。在三言中得到的，五音属徵，五行属火。在五言中得到的，五音属羽，五行属水。在七言中得到的，五音属商，五行属金。在九言中得到的，五

音属角，五行属木。倘若该人本命属土，就不宜服食青色药物；属金，就不宜服食赤色药物；属木，就不宜服食白色药物；属水，就不宜服食黄色药物；属火，就不宜服食黑色药物。按照五行运行规律，因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缘故，所以有服食药物的各种禁忌。倘若服食的是金丹大药，就不再牵涉适宜与不适宜了。

一言宫：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三言徽：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午，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戌，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申，辛卯辛酉，壬午壬子，癸丑癸未。

禹步法：先出左脚迈半步，次出右脚迈一步使右脚超过左脚半步，次出左脚迈半步，跟右脚并齐。再出右脚迈半步，次出左脚迈一步使左脚超过右脚半步，次了右脚迈半步，跟左脚并齐。再出左脚迈半步，次出右脚迈一步使右脚超过左脚半步，次出左脚迈半步，跟右脚并齐。

像这样迈出三整步，应当远达二丈一尺，身后留下九个脚印。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拌合后放在太阳下暴晒煎熬，使其可以团成丸。每天早晨服食像麻子那么大

的十丸，用不了一年时间，发白的头发就会变黑，脱落的牙齿就会再生，身体也会光滑润泽起来，长期服用的话，老翁能够重新返老还童，也就可以长生不死了。

《小饵黄金方》，把烧炼的金放进清酒中，大约经过二百遍出入就沸腾了。用手握它，从指缝中挤出来，让它像泥巴一样软。倘若不沸腾以及手握后不从指缝中出来，就要重新消溶，放在青酒中无数遍。制成以后，服食像弹丸那么大一枚，也可汁一丸分为小丸，服食三十天后，不会感到寒暑变化，神人玉女都会降下来侍奉。还有银也可以饵制了来服用，与服食饵制过的方法相同，服食这两种药物，能够住进名山石室中的人，一年就可以轻举仙化了。就在人间服食，也可以成为地仙，不要妄自外传。

《两仪子饵销黄金法》，用猪脖子下的脂膏三斤，醇苦酒一斗，取来黄金五两，放在器具中煎熬，出炉之后，将黄金放入脂膏中，经过一百遍出入，使用苦酒也是这样。服食一斤黄金，寿命长过天地；服食半斤黄金，寿命可达二千岁；服食五两黄金，寿命可达一千二百岁，无论分量是多是少，都可以饵制了来服食。应当选择在吉辰良日来制作，制作的时候药效才能神妙，不要妄自传授给别人，如果妄自传授给别人，药物也就制不成，药效也就不灵了。想要食用除体内各种害虫的药物，应当别服丹砂。

《饵丹砂法》，用丹砂一斤，捣碎筛出，再用纯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将这三种东西配好，使它们互相化合，放在微火上煎熬，使它们可以团成丸，每次服食像麻子那么大的三丸，每日两次。服食三十天后，腹中各种疾病都能痊愈，各种害

虫都能消除；服食一百天，能使人肌肉骨头强健；服食一千天，司命大神就会削去该人的死籍；该人的寿命就能与天地相始终，与日月同短长，可以改换形状变易容貌，变化不定，太阳底下没有人影，因为另有光源。”

抱朴子内篇卷三

辩问第十二

或问曰：“若仙必可得，圣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为之者，是无此道可知也。”

抱朴子答曰：“夫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圣人受命，不值长生之道，但自欲除残去贼，夷险平暴，制礼作乐，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风，易流遁之俗，匡将危之主，扶亡徵之国，刊《诗书》，撰《河洛》，著经诰，和《雅颂》，训童蒙，应聘诸国，突无凝烟，席不暇暖。其事则鞅掌罔极，穷年无已，亦焉能闭聪掩明，内视反听，呼吸导引，长斋久洁，入室炼形，登山采药，数息思神，断谷清肠哉？至于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药，知守一养神之要，则长生久视，岂若圣人所修为者云云之无限乎？且夫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黄帝先治世而后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于泰山，可省读者七十二家，其余磨灭者，不可胜数，而独记黄帝仙者，其审然可知也。

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故善围棋之

无比者，则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善史书之绝时者，则谓之书圣，故皇象胡昭于今有书圣之名焉。善图画之过人者，则谓之画圣，故卫协张墨于今有画圣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则谓之木圣，故张衡马钧于今有木圣之名焉。故孟子谓伯夷，清之圣者也；柳下惠，和之圣者也；伊尹，任之圣者也。吾试演而论之，则圣非一事。夫班输偃狄，机械之圣也；附扁和缓，治疾之圣也；子韦甘均，占候之圣也；史苏辛廖，卜筮之圣也；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荆轲聂政，勇敢之圣也；飞廉夸父，轻速之圣也；子野延州，知音之圣也；孙吴韩白，用兵之圣也。圣者，人事之极号也，不独于文学而已矣。庄周云：盗有圣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后出而不惧者，义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财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盗者，未之有也。”

或曰：“圣人之道，不得枝分叶散，必总而兼之，然后为圣。”

余答之曰：“孔子门徒，达者七十二，而各得圣人之一体，是圣事有剖判也。又云：颜渊具体而微，是圣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则圣道可分之明证也。何为善于道德以致神仙者，独不可谓之为得道之圣？苟不有得道之圣，则周孔不得为治世之圣乎？既非一矣，何以当责使相兼乎？按仙经以为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气，自然所禀。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识，则心好其事，必遭明师而得其法，不然，则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

《玉铃经》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结胎受气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圣宿则圣，值贤宿则贤，值文宿则文，值武宿则武，值贵宿则贵，值富宿则富，值贱宿则贱，值贫宿则贫，值寿宿则寿，值仙宿则仙。又有神仙圣人之宿，有治世圣人之宿，有兼二圣之宿，有贵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贵之宿，有兼富贵之宿，有先富后贫之宿，有先贵后贱之宿，有兼贫贱之宿，有富贵不终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恶之宿。如此不可具载，其较略如此。为人生本有定命，张车子之说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则必无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达，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许人学而得仙者，甲虽多所鉴识而或蔽于仙，乙则多所不通而偏达其理，此岂非天命之所使然乎？

夫道家宝秘仙术，弟子之中，尤尚简择，至精弥久，然后告之以要诀，况于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为当强以语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将招嗤速谤。故得道之士，所以与世人异路而行，异处而止，言不欲与之交，身不欲与之杂。隔千里，犹恐不足以远烦劳之攻；绝轨迹，犹恐不足以免毁辱之丑。贵不足以诱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当自炫于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盖周孔所以无缘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盖是高才大学之深远者耳，小小之伎，犹多不闲。使之跳丸弄剑，逾锋投狭，履絙登幢，挺盘缘案，跟挂万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测，手扛千钧，足蹶惊飚，暴虎槛豹，揽飞捷矢，凡人为之，而周孔不能，况过于此者乎？他人之所念虑，蚤虱之所首向，隔墙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匮之书籍，地中之宝藏，丰林邃藪之鸟兽，重渊洪潭之鱼鳖，令周孔委曲其采

色，分别其物名，经列其多少，审实其有无，未必能尽知，况于远此者乎？圣人不食则饥，不饮则渴，灼之则热，冻之则寒，撻之则痛，刃之则伤，岁久则老矣，损伤则病矣，气绝则死矣。此是其所与凡人无异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过绝人者，唯在于才长思远，口给笔高，德全行洁，强训博闻之事耳，亦安能无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谟，安上治民，复欲使之两知仙道，长生不死，以此责圣人，何其多乎？吾闻至言逆俗耳，真语必违众，儒士卒览吾此书者，必谓吾非毁圣人。吾岂然哉？但欲尽物理耳，理尽事穷，则似于谤讪周孔矣。世人谓圣人从天而坠，神灵之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甚于服畏其名，不敢复料之以事，谓为圣人所不能，则人无复能之者也；圣人所不知，则人无复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鸟，卖生送死之声，孔子不知之，便可复谓颜回只可偏解之乎？闻太山妇人之哭，问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妇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须答乃悟。见罗雀者纯得黄口，不辨其意，问之乃觉。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须人语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语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颜渊之盗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尘之虚伪。厩焚，又不知伤人马否。颜渊后，便谓之已死。又周流七十余国，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遑遑，席不暇温。又不知匡人当围之，而由其途。问老子以古礼，礼有所不解也。问郗子以鸟官，官有所不识也。行不知津，而使人问之，又不知所问之人，必讥之而不告其路，若尔可知不问也。下车逐歌凤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见南子而不知其无益也。诸若此类，不可具举，但不知仙法，何

足怪哉？又俗儒云：圣人不能，则余人皆不能。则宕人水居，梁母火化，伯子耐至热，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粮以经岁，范軼见斫而不入，鳖令流尸而更生，少千执百鬼，长房缩地脉，仲甫假形于晨鳧，张楷吹嘘起云雾，未闻周孔能为斯事也。”

俗人或曰：“周孔皆能为此，但不为耳。”

吾答之曰：“必不求之于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谓周孔能振翮翻飞，翱翔八极，兴云致雨，移山拔井，但不为耳。一不以记籍见事为据者，复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训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养，废进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为家无复子孙，国无复臣吏，忠孝并丧，大伦必乱，故周孔密自为之，而秘不告人，外托终亡之形，内有上仙之实。如此，则子亦将何以难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灵宝经》有《正机》《平衡》《飞龟授帙》凡三篇，皆仙术也。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谏呈。’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以此论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复使圣人不为此事，未可谓无其效也。人所好恶，各各不同，谕之以面，岂不信哉？诚合其意，虽小必为也；不合其神，虽大不学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弃义，亦无数焉。‘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聚人曰财。’又

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禅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愿，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洁，甘鱼钓之陋业者，盖不可胜数耳。又曰：‘男女饮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谏，甘旨可忘忧。昔有绝谷弃美，不畜妻妾，超然独往，浩然得意，顾影含欢，漱流忘味者，又难胜记也。人情莫不爱红颜艳姿，轻体柔身，而黄帝速笃丑之嫫母，陈侯怜可憎之敦洽。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胆素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随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椎凿之声，不以易丝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圣人有所不知，岂可以圣人所不为，便云天下无仙！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译文】

有人问道：“假使仙道人们一定能够得到，圣人早已修仙去了。然而周公、孔子不去修仙，是因为世上本无仙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抱朴子回答道：“圣人不一定能成仙，仙人不一定能成为圣人。圣人感受天命，命里没有遇到长生之道，自己只想去除却残贼，平息暴乱；制订礼仪作音乐，分别等级；彰显法度，重教后人；改变不正之风气，变革浊流遁世的风俗；匡正将临危难的君主，扶持已有亡征的国家；刊订《诗经》、《尚书》、撰写《河图》、《洛书》；著明经文诰誓，唱和《雅》韵《颂》歌；开导无知幼童，应聘诸方国家；奔忙到烟筒无

烟、席无暇暖的地步。他们的事务已属绕身缠体，年复一年，无穷无尽。哪里还能闭上眼睛，塞起耳朵，内视反听，呼吸导引，长久斋戒，进入室内修身养性，登上山岭采摭仙药，数着气息，意系精神，辟谷绝食，清肠寡欲呢？至于求仙的人，只要诚心诚意，坚信不移，勤修苦练，毫不懈怠，甘于淡泊寂寞，就可获得仙道，而不需要太多的才华的。人一旦有了世俗的高超，反而会成为修道的累赘。能够配制一种神仙大药，懂得保护真气守住纯正，修身养性的要诀，就能长生不死了，哪会像圣人那样，操劳成千上万种事情，而没完没了呢？况且世俗之人所说的圣人，都是治理社会的圣人，不是得道成仙的圣人。要说得道成仙的圣人，黄帝、老子便是例证。要说治理社会的圣人，周公、孔子便是例证。黄帝先治理社会，后升天仙化，这是偶尔才会有的、能够兼具二者的奇才，古代的帝王，在泰山行封禅大典并刻石勒铭，其中可以看清读明的，共有七十二家，其余磨损难认的，不可胜数。之所以单独记载黄帝成仙，是因为他的事迹是明悉可知的。

世俗将独有特长，众所不及的人物，都称为圣。因此，对擅长围棋而别人无法与之配敌的人，称他为棋圣，所以严子卿、马绥明直到现在还有棋圣之名。对擅长书法而超越一代的人，称他为书圣，所以皇象、胡昭直至现在还有书圣之名。对擅长绘画而胜过同行的人，就称他为画圣，所以卫协、张墨直到现在还有画圣之名。对擅长雕刻而巧夺天工的人，就称他为木圣，所以张衡、马钧直到现在还有木圣之名。因此孟子说到，伯夷是清白的圣人，柳下惠是个善于调解的圣人，伊尹是堪负大任的圣人。由此推演下去，我认为，圣人并非

一种。公输班、偃、墨翟三人，是制造机械的圣人；俞跗、扁鹊、医和、医缓四人，是治疗疾病的圣人；子韦、甘德二人，是观天占候的圣人；史苏、辛廖二人，是卜筮占卦的圣人；夏育、杜回二人，都是力量过人的圣人；荆轲、聂政二人，都是英勇坚强的圣人；飞廉、夸父二人，都是快步如飞的圣人；师旷、季札二人，都是善辨音律的圣人；孙武、吴起、韩信、白起四人，都是善于用兵的圣人。圣人是对那些在处理世间事务时表现得最为杰出的人才的称号，而不仅仅指文章学术而言。庄子说：盗贼在五个方面具备了圣人之道：妄自猜测，就能料到别人收藏东西的地方，说明他们很聪明，前进时以先行为荣，不疑惧不犹豫，说明他们很勇敢，后撤时以晚出为荣，无所畏惧，说明他们很讲义气，能事先就准确判断行动是否可行，说明他们很有头脑，事成以后，合理分赃，说明他们很讲仁慈。假如不具备这些条件，却能成为天下大盗的，从不曾有过。

有人道：“圣人之道是不应分得支离破碎的，必须全面拥有，兼备一切，然后成为圣人。”

抱朴子回答道：“孔子的学生中，贤达人才有七十二位，他们各得到了圣人的一部分衣钵。因此，圣人事业是存有不同类别的。又有说，颜渊在整体上已具备了圣人的模样，只是还不太充分。这说明圣人的事业是有纯厚、薄弱之分的。《易经》上说：有四种圣人之道，发表言论要推崇文辞，采取行动要推崇变化，制作器物要推崇形象，卜疑问卦要推崇占验。这是圣人之道可以剖析的明证。为什么那些善于道术、追求成仙的人士，唯独不能说他们是得道的圣人呢？如果没有

得道的圣人，那么周公、孔子也不能成为治理社会的圣人了吧？既然圣人不只一种，凭什么要求全责备，一定要别人兼而有之呢？按仙经所说，那些得道成仙之人，都是承受天命偶然碰到神仙之气，而得自然的禀赋。所以，他们在胞胎之中就已具有信道的本性，到懂事时，就会从心里爱好仙事。还须遇到明师的指点，从而获得成仙的要法，不如此，就会流弊于不相信、不追求，即使追求了，也得不到仙道。《玉钤经·主命原》说到：世人的吉凶祸福，决定于感气结胎的天，一切都会得到来自星宿的灵气。碰上圣星的人就圣明，碰上贤星的人就贤能，碰上文星的人就有文采，碰上武星的人就勇武，碰上贵星的人就尊贵，碰上富星的人就富有，碰上贱星的人就卑贱，碰上贫星的人就贫穷，碰上寿星的人就长寿，碰上仙星的就能仙化。既有神仙圣人的星宿，有治世圣人的星宿，还有兼具二圣的星宿，有尊贵而不富有的星宿，有富有而不尊贵的星宿，有兼具富贵的星宿，有先富有后贫穷的星宿，有先尊贵后卑贱的星宿，有兼具贫贱的星宿，有富贵不能终结的星宿，有尽忠尽孝的星宿，有穷凶极恶的星宿。如此之类，不可具载，这里仅举其大略而已。作为人类，生来就有确定的命运在起作用，张车子的事迹足以证明此说。假如不具有成为神仙的命运，就一定不会生长出爱好仙道的思想，世上从没有心中不喜好却要去追求的事情，也从没有不去追求却能够得到的东西。从古至今，就是有才华卓著，明达事理，但却不相信仙道存在的人，也会有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但经过学习却得以成仙的人。甲虽见多识广，但却偏偏对神仙之道不甚了了，乙虽见浅识窄，但却唯独对神仙之

道非常明析，这难道还不能证实其间的分别是由天命造成的吗？”

道家对于仙术，讲究珍爱保密，对于弟子更讲究严格挑选。只有等到弟子的精诚经过长久考验，然后才将有关要道秘诀告诉他们。何况对于世俗之人呢！世俗之人既然自我庆幸不信仙道，不求长生，那得道之人何苦要去勉强劝说呢？既然不能通过劝说使世俗之人也来信道，还会招致嘲笑，惹出谤言。所以得道之人才要和世俗之人行不同道路，住不同居处，言谈不想和他们交接，立身不想和他们混杂。远隔千里之遥，得道之人还唯恐不足以离开事务烦扰；断绝车马来往，得道之人还唯恐不足以避免诽谤侮辱的丑言。尊贵不足以引诱他们，富裕不足以改变他们，他们又哪肯常在世俗之人面前自夸自己拥有神仙法术呢？这大概就是周公、孔子无缘了解神化法术的根源所在了。再说，周公和孔子大概是才华特别卓著、学问特别渊博的人物，那些雕虫小技对他们来说还大多不能熟悉。例如，跳丸，弄剑，脚踏利刃，身滚钉板，走绳，登幢，掷盘，缘案；空中飞人，人体倒挂；吕梁老人，游于深渊，力举千钧，脚踏狂飙，徒手搏虎，只身圈豹，手揽飞鸟，身超流矢。这些杂耍技巧，奇特事迹，都是凡常人士的所作所为，但要周公、孔子来做，他们则会无能为力。何况比这更难的呢？譬如他人何所思何所想，跳蚤虱子头向何方，隔壁颜色是红是紫，林下草芥是多是少，柜中书籍名目如何，地下宝藏又是怎样，森林沼泽里都有何种鸟兽，渊潭海河中都有何种鱼鳖，如果要让周公、孔子描绘清楚颜色，分辨清楚名称，罗列出来多少，考证出来有无，他们未必就能

彻底知晓，何况对于那些更加渺茫之事呢？圣人不吃饭就会饥饿，不喝水就会口渴，火一烧就会感觉灼烫，冰雪一冻就感觉寒冷，鞭子抽身就会疼痛，兵刃割体就会受伤，年月长久就会衰老，身心损伤就要生病，呼吸停止就会死亡。这说明圣人与凡人相同的地方非常之多，而与常人相异的地方可谓极少。他们的超过常人之处，仅仅在于才华横溢，思虑深远，口中言语多，笔头功夫硬，德行高洁，博闻强识，他们又哪能无事不通、无所不晓呢？他们即已撰出宝典雅训，促使君国大安、民众大治，如若再让他们兼通神仙道术，做到长生长存、不老不死，用这些来对圣人求全责备，不是很过分吗？我听说至理明言悖逆世俗之耳，真话一定违背众人心意，儒士们一旦看了我的这部书，一定要说我诋毁圣人了。我哪是这种人呢？只不过是穷究事理而已。事理得以穷究，也好象是在嘲谤周公和孔子了。世俗之人认为圣人是自天而降，是神灵之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甚至对圣人之名都很畏惧，不敢再考究圣人事迹。认为凡是圣人不能做到的，别人便也不能做到，圣人不能通晓的，别人便也不能通晓。这岂不是可笑之极吗？现在我用浅近的事例来加以检验，想来众人是可以领悟的。颜回曾对孔子说，完山之鸟，生下四子，四子羽翼长成，将要飞往四方，母鸟哀鸣，为之送行，老母悲哭，是因为父死家贫，卖儿葬父，情同完山之鸟。孔子对此并不知晓，难道就认为颜回全是胡乱解说吗？孔子途经泰山之侧，听到女人痛哭，经询问，才知是老虎吃了她家三人，孔子不知道这妇人怀着何种心情，而不快些离开此地，等到妇人回答说是苛政凶过老虎，孔子方才大悟。孔子看到用网

捕雀者只捕黄嘴小雀，不知其用意，经询问才知，母雀会来寻觅子雀。孔子想要埋葬亡母，不知道父亲的墓在何处，还要等到别人来告诉他，既已合葬，墓穴崩塌，孔子又不知道，等弟子来告诉他，他才痛哭流涕。孔子还曾怀疑颜渊偷吃食物，竟要谎称梦中祭祀祖先，以便查问颜渊的虚伪，其实颜渊只是喝了带尘的汤。马厰着火，孔子也不知是否伤及了人和马。在匡地遇难时，颜渊迟来一步，孔子却认为他已死去。另外孔子周游七十余国，不能料知人家不会重用自己，却栖栖惶惶地忙碌不已，席不暇暖。又，孔子不知道匡人会将自己围困，结果还是进入人家势力范围。孔子向老子问询古代礼仪，可见他对礼仪仍有不懂之处。孔子向郈子请教鸟官官制，可见他对官制也有不明之处。孔子在途中找不到河渡口，派人去询问，可又不知被问之人，一定会讥笑自己而不告诉路线，被问之人会说出像孔子您这样无所不知的人物，可以不必询问别人，所以最终也没有告诉孔子正确路线。孔子下车追逐用歌声来讽喻自己的人，却不知人家是不会停留脚步的。孔子进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却不知这样做毫无益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孔子不懂仙法，又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呢？又，世俗儒士们说，圣人办不到的事，别人也都办不到，既然如此，那么宓族人于水中居住；梁母火化成仙；幼伯子能耐酷暑，以炭火环身；王仲都能忍受奇寒，于雪天裸体；用剑击斧劈，左慈不死；绝食多年，甘始长生，范逸遭砍，刀枪不入，鳖令身死，入水又再生；鲁少干捉拿鬼怪；费长房缩地千里；仲甫形体能变成晨飞野鸭；张楷吹气，能兴起五彩云雾。这些事情，我没听说周公、孔子能办得到。

世俗之人有的会说：“这种事情，周公和孔子都能办到，只是他们不做罢了。”

抱朴子回答道：“如果不依据明文记载，却空口白话乱说一通，我能说周公和孔子能振翅高飞，翱翔八极，兴云布雨，移山拔井，只是他们不做罢了。全然不把书上记载，可见事实作为依据，那还有什么限制呢？一定要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可以说周公、孔子都成仙升天了，只是认为道法不能教化民众，怕世人了解到自己可以长生不死，大家争着耗废钱财资产，不去进化做官，而要登山下海，以便修道成仙，结果使家庭再没有子孙后代，国家没有臣子官员，忠丧尽数丧失，人伦必定大乱，所以周公和孔子要暗地修炼，秘不示人，对外假托终归死去的形骸，在内完成了升仙羽化的实际。如此说法您拿什么话反驳我呢？这又是一个未必不然的事了。《灵宝经》有《正机》、《平衡》、《飞龟授秩》共三篇，讲的都是神仙道术，吴王开采石头建造宫室，却从合着的石头里得到了紫文金简书，他自己无法读通，就派使者拿书去向孔子请教，使者骗孔子道：‘吴王闲呆着时，有朱雀衔书飞来放在殿上。因为吴王不懂书的意思，因此派我远道前来呈上，向您请教。’孔子看后说道：‘这是灵宝秘方，长生法宝，夏禹服食过上面的药物。服食后，在多水之国隐居。可与天地寿同，上朝天庭。夏禹在将要羽化之时，把它封存于名山石函之中。而现在有赤雀衔出，大概是上天所授！以此来说，证实夏禹既能不死，而孔子又很懂行，又怎知孔子不是完全照仙书密修仙道呢？这也再次表明，圣人只是没修成仙事，不能以此认定世上没有成仙得道之人。人们的爱憎，各有不同，当面

告诉后，难道还不相信？如果确合心意，纵是小事，他也会做，如果不合心意，纵是大道，他也不去学。喜欢苦的，厌恶甜的，这种人到处都有，嗜财好利，抛礼忘义，这种人亦无数。古书上说，‘圣人的大宝贝，就是官位，用以聚拢众人法宝，是财货。’又说：‘富和贵，这些是人们想要得到的。’然而，过去已有把帝王宝座让给别人而自己不享用的人，也有把天下财物抛在一边而自己不去取的人。鄙视三公九卿之官职，离弃金银玉帛的聘请，保持隐居山林的高洁，甘于垂钓食鱼的陋业，这样的人，大概数不胜数了。古书又说：‘男女之情，饮食之事，人类根本欲望就在其中。’因此，好色者不可通过谏言使他停止，甘美食物时可忘却忧愁。过去有人，断绝谷物抛弃美色，不蓄养妻妾，超然世外独往独来，恬然自得，顾影含欢，漱流忘味。这样的人，也是多得难以胜记。谁不喜爱红颜艳姿、体态轻柔的女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黄帝偏要与奇丑的嫫母匹配，春秋时的陈侯要爱怜可憎的敦洽。人的嗅觉没有不喜欢香气的，所以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胆、白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这些香料可与美玉比价。然而，海上女子偏有赶上奇臭男子而追随不已的。周文王爱吃不美的野菜，并不因此改变大肉的滋味。魏明帝爱听锤凿之声，并不能因此改变丝竹的音调。人各有志向，哪能强迫别人归于一律呢？周公、孔子不信仙道，向来如此。日月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哪能因圣人不来做，就说天下无有仙人，这无异于责怪日月星辰没有照进倒扣的盆里了。”

极言第十三

或问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学以得之，将特禀异气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欤？彼莫不负笈随师，积其功勤，蒙霜冒险，栉风沐雨，而躬亲洒扫，契阔劳艺，始见之以信行，终被试以危困，性笃行贞，必无怨贰，乃得升堂以入于室。或有怠厌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诱于荣利，而还修流俗之事，或有败于邪说，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睹财色而心不战，闻俗言而志不沮者，万夫之中，有一人为多矣。故为者如牛毛，获者如麟角也。夫穀劲弩者，效力于发箭；涉大川者，保全于既济；井不达泉，则犹不掘也；一步未至，则犹不往也。修途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积。然升峻者患于垂上而力不足，为道者病于方成而志不遂。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不测之渊，起于汀滢；陶朱之资，必积百千。若乃人退己进，阴子所以穷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门所以致云龙也。我志诚坚，彼何人哉？”

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务所以煞生。夫有尽之物，不能给无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无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费用多者，犹不供也，况无锱铢之来，而有千百之往乎？人无少长，莫不有疾，但轻重言之耳。而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补而救之，必先复故，然后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终日，则肉飞骨腾，导引改朔，则羽翮参差，则世间无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

未坚，而钟石之费相寻，根柢之据未极，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过之在己，而反云道之无益，故捐丸散而罢吐纳矣。故曰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师能授人方书，不能使人必为也。夫修道犹如播谷也。成之犹收积也。厥田虽沃，水泽虽美，而为之失天时，耕锄又不至，登稼被垄，不获不刈，顷亩虽多，犹无获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为益也，又不知损之为损也，夫损易知而速焉，益难知而迟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识其难哉？夫损之者如灯火之消脂，莫之见也，而忽尽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觉也，而忽茂矣。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

或问曰：“古者岂有无所施行，而偶自长生者乎？”抱朴子答曰：“无也。或随明师，积功累勤，便得赐以合成之药。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于世，言不累于俗，而记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阙如也。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谘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鸟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然按神仙经，皆云黄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诀，况乎

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闻也。”

或曰：“黄帝审仙者，桥山之冢，又何为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经》及《龙首记》，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后，龙来迎之，群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庙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传》云：黄帝自择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还，葬于桥山，山陵忽崩，墓空无尸，但剑舄在焉。此诸说虽异，要于为仙也。言黄帝仙者，见于道书及百家之说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长奇怪，开异途，务于礼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训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邑、栾巴、于公，有功惠于民，百姓皆生为之立庙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没之后，臣子刊其勋绩于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长迁转，吏民思恋，而树德颂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黄帝有庙墓之类也，岂足以证其必死哉？”

或人问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寿之过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岂非禀命受气，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于凋陨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经》云，其自帝啻佐尧，历夏至殷为大夫，殷王遣彩女从受房中之术，行之有效，欲杀彭祖，以绝其道，彭祖觉焉而逃去。去时年七八百余，非为死也。《黄石公记》云：彭祖去后七十余年，门人于流沙之西见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乌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离娄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来七八人，皆历数百岁，在殷而各仙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刘向所记《列仙传》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卖药于海边，琅琊人传世见之，计已千年。秦始皇请与语，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远，博而有

证，始皇异之，乃赐之金璧，可直数千万，安期受而置之于阜乡亭，以赤玉舄一量为报，留书曰，复数千载，求我于蓬莱山。如此，是为见始皇时已千岁矣，非为死也。又始皇刚暴而鸷很，最是天下之不应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对之者也。至于问安期以长生之事，安期答之允当，始皇惺悟，信世间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遗，又甘心欲学不死之事，但自无明师也，而为卢敖徐福辈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无符据，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穷屈，则始皇必将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祸，其厚惠安可得乎？”

或问曰：“世有服食药物，行气导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药，而不知还年之要术，则终无久生之理也。或不晓带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则止可令内疾不起，风湿不犯耳。若卒有恶鬼强邪，山精水毒害之，则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为之作祸，则妖鬼试之，猛兽伤之，溪毒击之，蛇虺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条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损伤已深，难可补复。补复之益，未得根据，而疾随复作，所以克伐之事，亦何缘得长生哉？或年老为道而得仙者，或年少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受气本多则伤损薄，伤损薄则易养，易养故得仙也。此虽年少而受气本少，受气本少则伤深，伤深则难救，难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杨柳，断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生之易者，莫过斯木也。然埋之既浅，又未得久，乍刻乍剥，或摇或拔，虽壅以膏壤，浸以春泽，犹不脱于枯瘁者，以其根茎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

结其生气也。人生之为体，易伤难养，方之二木，不及远矣。而所以攻毁之者，过于刻剥，剧乎摇拔也。济之者鲜，坏之者众，死其宜也。夫吐故纳新者，因气以长气，而气大衰者则难长也。服食药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则难益也。夫奔驰而喘逆，或咳或满，用力役体，汲汲短乏者，气损之候也。面无光色，皮肤枯腊，唇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减之证也。二证既衰于外，则灵根亦凋于中矣。如此，则不得上药，不能救也。凡为道而不成，营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气血也。然身中之所以为气为血者，根源已丧，但余其支流也。譬犹入水之炷，火灭而烟不即息；既断之木，柯叶犹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叶，而其所以为烟为叶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觉病之日，始作为疾，犹以气绝之日，为身丧之候也。唯怨风冷与暑湿，不知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也，徒患体虚气少者，不能堪之，故为所中耳。何以较之，设有数人，年纪老壮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并冒严寒之夜，素雪坠于上，玄冰结于下，寒风摧条而宵骇，咳唾凝冻于唇吻，则其中将有独中冷者，而不必尽病也。非冷气之有偏，盖人体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独以结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钧器齐饮，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势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独以暍死者，非天热之有公私也。齐服一药，而或昏瞑烦闷者，非毒烈之有爱憎也。是以冲风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涛凌崖，而拆隙首颓；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龙碗坠地，而脆者独破。由兹以观，则人之无道，体已素病，因风寒暑湿者以发之耳。苟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能伤也。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恃年纪

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百病兼结，命危朝露，不得大药，但服草木，可以差于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神农曰：百病不愈，安得长生？信哉斯言也。”

或问曰：“所谓伤之者，岂非淫欲之间乎？”抱朴子曰：“亦何独斯哉？然长生之要，在乎还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壮而知还年，服阴丹以补脑，采玉液于长谷者，不服药物，亦不失三百岁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术者，古人方之于冰杯之盛汤，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汲汲所欲，伤也；久谈言笑，伤也；寢息失时，伤也；挽弓引弩，伤也；沉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跳走喘乏，伤也；欢呼哭泣，伤也；阴阳不交，伤也；积伤至尽则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养生之方，睡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调利

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行荣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然后先将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于此矣。若有欲决意任怀，自谓达识知命，不泥异端，极情肆力，不营久生者，闻此言也，虽风之过耳，电之经目，不足谕也。虽身枯于流连之中，气绝于纨绮之间，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养生之事哉？不惟不纳，乃谓妖讹也。而望彼信之，所谓以明鉴给蒙瞽，以丝竹娱聋夫也。”

【译文】

有人问道：“古代的仙人，是通过学习而获得仙道，还是仅凭借禀受了奇特之气才得道的呢？”抱朴子回答道：“这是说的什么话？他们没一个不是背负书箱，追随明师，勤学苦练，长年积累，蒙霜冒险，栉风沐雨，还要亲自洒扫，艰辛劳作，开始是靠诚信获得师傅赏识，最后是经过危困接受师傅考验。如能做到性情淳厚，品行贞洁，不三心二意，才得升堂入室，有所成就。有的人因倦怠半途而废；有的人是怨恨反悔而最终退缩；有的人是被富贵荣华所引诱，从而去做世俗事务；有的人是被妖言邪说所击败，失去清平淡泊的志向；有的人是早上练习，晚上就想成功；有的人是坐着修炼，站起来就想看到效果。如果眼前摆着财利美色而不动心，耳边听着闲言碎语而不丧失意志的人，在万人里有一个就不算少了。结果往往是修习的人多如牛毛，而取得成功的人比麟角还少。发强弩的人，力度就表现在发箭的一刻；泅渡大河之人，性命保全在成功的渡河；挖井未见泉水，如同不挖一

样；走路差一步未到目的，就如同不去一样。修路的劳累，非一时半刻能到头的；上天的路程之高，非一畚一筐能堆成的。然而，攀登险山之人，最怕是即将登上去的时候，而力量已不充足；修道之人，最糟的是快要成功之时，而丧失意志。千仓万箱的粮食，不是一人耕种所能得到的；高耸入云的大树，不是十天半月所能长成的；深不可测的渊水，是由涓涓细流积累成的；陶朱、白圭的财富是由一百一千累积起来的。如果具有别人退却、自己却前进的勇气，这是阴长生最终得以成仙得道的缘故；象开始一样对结束也不怠慢，这也是羡门子高最终得以驾龙乘云的根由。我的志气坚定不移，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抱朴子说道：“世俗民众既已不能保全性命，却做些损害生命的事情。有穷尽的东西，不能满足无穷尽的损耗；大江大河的水流，不能装满没有底的器皿。一般人盈利少而费用多的，尚不能养家糊口，何况没有丝毫钱财的补进，却有成百上千的花销呢？人不分年龄大小，不得病的没有，只是有的病轻，有的病重罢了。而每人禀受灵气的多少也各不相同，多的用完它就慢，少的用完它就快。那些懂得道术之人补充精气和挽救生命，一定要先恢复元气，然后才能要求逐步增加效益。假使让他们服用十天半月的药物，就能身飞体跃，经过一、二月导引，就能羽翼丰满，那世间也就没有不信仙道的民众了。值得忧虑的是一升一勺的效益尚未巩固，而大钟大石的消耗业已到来；根本的依托尚未牢固，而冰霜的酷寒已在交相攻击。不知过错在于自己，反说道术毫无益处，结果抛却了丸散药物，停止了吐纳练功。所以说，不是获得长

生困难，而是相信道术困难；不是相信道术困难，而是刻苦修行困难；不是刻苦修行困难，而是持之以恒困难。优秀的工匠能为人提供规矩度量，不能使人一定灵巧；明达的师傅能教人方术道书，却不能让人一定有所行动。修道如同播种谷物，成功如同收获储藏。即使一人的土地肥沃，灌溉充分，但如果播种季节不对，耕耘又不及时，庄稼长满畦垄，不收割贮藏，田亩虽多，仍会无所收获。普通的人既不知何为助益，也不知何为损害。损害是容易知道且来的迅速，助益是难以知道且来的缓慢；人们连容易的尚且不能了解，又哪能认识困难的呢？损害在自身发生，如蜡烛销熔油脂一样，未等人看明白，它却转瞬间就烧完了，助益在自身发生时，如禾苗逐渐成长一般，还没等察觉，它却忽然间茂盛了。所以修身养性，务须谨慎小心，不能因为细小助益不足称道就不去修为，不能认为细小损耗不足伤人就不加防备。积聚小就能成就大，从一积累就能达到亿万。如果在细微方面容易做到，在显著的方面也能成功，就近乎知道道意了。”

有人问道：“古代难道有过毫无施行，只是偶然获得长生的人吗？”抱朴子回答道：“没有。有的人是追随明师，积累功效，勤奋修习，然后获得师傅所赐的合成仙药。有的人是获得了秘方，自行制作，行事不与世俗交往，说话不受流俗牵累，因此，写书的人只是记下他们的姓名，却不能清楚获知他们成仙的方法，因此只能对有关事迹付之阙如。过去黄帝生下来就能说话，役使各种神灵。他可以说是有着上天所赐的、自然而然的身体素质了，但仍不能端坐在家中而得道成仙。所以他要登上王屋山来接受丹经，到鼎湖来炼制仙药，

登崆峒山去请教广成子，到具茨山来以师礼事奉大隗，走到泰山而侍奉中黄真人，进入金谷去询问涓子。为了研习神仙道术，他依赖玄女、素女；为精通天文历算，他拜记了山稽、力牧；为讲求气候占卜，他向臣子风后谘询；为明了身体诊法，他拜请了雷公、岐伯；为审明兵法攻伐，他采纳了五音权谋、阴阳之术；为通晓神怪鬼魅，他记下白泽神兽所告知的种种奇闻；为考察地理形势，他写下了青鸟的讲述；为救死扶伤，他编著了金冶的法术。因此，黄帝才能掌握全部秘要，穷究道真，然后乘龙高飞，得道成仙与天地同寿，无限无极。又根据各种神仙经卷，都记载着黄帝及老子曾奉事太乙元君来学习仙道要诀。他们尚且如此，何况功力不及他们之人，又哪能有自行得到仙道、度世升天的道理呢？我从不曾听说有这样的人物。”

有人说道：“黄帝要真的成了仙人，那桥山黄帝冢，又有什么用呢？”抱朴子回答说：“按照《龙首经》及《荆山记》，都说黄帝服食神丹之后，龙来迎接他，群臣追念黄帝，却没有可以寄托思慕之情的东西，于是有的留下黄帝的几杖，建立庙宇用来祭祀，有的留下他的衣冠，修坟埋葬用来守护。《列仙传》上说：黄帝亲自为自己选定死亡日期，七十天后离去，七十天后返回，埋葬在桥山，山陵忽然崩裂，墓穴中空没有尸体，只有剑鞋还在里面。这些说法虽有不同，关键在于他已经成仙。说黄帝仙化，见于道书及各种记载的很多，然而儒家不肯助长神奇怪异，不肯广开旁门左道，只是注重礼法教化，而神仙事迹不能训导世俗，所以说黄帝已经亡故，那是为了禁锢民众思想罢了。朱邑、栾巴、于公，对民众建

有功德，百姓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已为他们建立庙宇祠堂。另外，古代对于德高望重的人，他们亡故之后，臣下或子孙会将他们的功勋业绩刊刻在永不腐朽的器物之上。又，当今遇到地方长官迁调去往他地任官，吏民亦思念他们，而为他们树立歌功颂德的石碑，这常常会出现的，这与黄帝有庙有墓是同样的情形，难道能因此证明他们一定是死了吗？”

有人问：“彭祖活了八百岁，安期先生活了三千岁，这可谓长寿过人了。如果确有不死的道法，他们何以不去成仙呢？难道不会是人的受命得气各有长短，他们偶尔禀受得多了些，理应不能再延长，所以最终仍不免一死吗？”抱朴子回答道：“据《彭祖经》说，彭祖从辅佐帝喾到辅助帝尧，又经历了夏代到殷代做大夫。殷王派彩女随他学习房中之术，行之有效，殷王就想杀彭祖以灭绝他的道法，彭祖发觉后逃走。他逃走时已超过七八百岁了，不是真的死了。《黄山公记》中载：彭祖离开殷都后的七十多年，传闻有人在流沙国的西边见过他。他没有死去，是很明显的。又，彭祖的弟子有青衣乌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离娄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来等七八个人，都是活了数百岁，于殷代分别仙化的。更何况彭祖，哪肯死去呢？又，刘向所写《列仙传》中也记载道，彭祖是仙人。另外，安期先生，曾在海边卖药，琅邪人历代都见过他，前后算来已历时千年。秦始皇召请他，和他一谈就是三天三夜。他高妙的言辞，深远的旨意，渊博且有凭据。秦始皇非常惊奇，便赐以金璧珍宝，价值数千万。安期先生受赏后，把它们放在阜乡亭，并向秦始皇进献一双赤玉鞋作为报答，留下书信道：再过几千年，可到蓬莱山上找

我。由此可知，安期先生会见秦始皇时已上千岁了，并非死去。又，秦始皇刚愎暴戾，凶恶残忍，是天下最不该相信神仙之人。但他并没说出什么反对的话来应答安期先生，以致还向安期先生询问长生不死之事。安期先生回答得恰当，秦始皇醒悟后，相信世间一定存在神仙道法，因此重重地赏赐他，并心甘情愿学习长生不死的事。只是他没得到明师的指点，反被卢敖、徐福之辈欺骗愚弄，最终没得到成仙的方法。先前如果安期先生说话没有凭据，三日三夜之中，定会理屈辞穷，那样秦始皇定会把他烹煮杀戮了。他自己已不免有杀身之祸，哪还会得到丰厚的赏赐呢？”

有人问道：“世上有服食药物，行气导引的人，仍不免一死，为什么呢？”抱朴子回答道：“得不到金丹大药，只服食草木之药及修炼小术的人，只可寿命延长，死期推迟而已，是无法得道成仙的。有的人只知服食草药，却不懂返老还童的要术，最终也不会得到长生的道理。有的人不懂佩带神符，施行禁戒，静思身神，守护真一，这只能使体内不生疾病，不犯风湿罢了。如果突然有恶鬼强怪、山精水毒前来加害于他，他就会立刻死去。有些人不知道入山之法术，致使山神对他施加灾祸，于是，妖鬼前来试探，猛兽前来伤害，水毒前来袭扰，蛇虺前来蜇咬，致死人命事端就不是一条了。有的人修道时已年老多病，以前又严重损伤过身体，实在无法补救。补救的效益，因没有强壮身体作为根基，疾病随后还会发作。做了糟践自我的事，又怎能有缘获得长生呢？有的人在年老时修道而得道成仙，有的人在年轻时修道而不能成仙，为什么呢？因为年老者虽已年老，他受精感气本来很多；感精受

气多，他身体的损伤就少；身体损伤少了，就容易保养；容易保养，因而就能成仙。而年轻者虽然年轻，受精感本来气就少，感精受气很少，他身体损伤就很大；身体损伤大，就难以补救；难以补救，因而不能成仙。木槿、杨柳，折断后再行种植，颠倒种也能生长，横栽也会成活。东西容易成活，没有能和这些树木相比的了。但是埋的本已很浅，还不让它长久的安稳，一会儿刻它、剥它，一全儿摇它、拔它，这样下去，即使用如脂如膏的沃土培植它，用雨露泽润它，还是摆脱不了枯萎的下场。因为它的根基不牢，来不及发芽，结果津液就不能顺利地结合它的真气。人与生俱来的这种身体，易于损伤难以保养，与上面所说的两种树木相比，相差太远。然而用来攻击捣毁的事情，又比刻削剥落更进一步，比摇晃根拔更上一层。救助本来少而又少，损毁却多而又多，死亡到来，那是自然的了。所以要吐故纳新，是为了通过气来长气，而气已大大衰减的人，就很难长气了。所以，要服食药物，为了通过血来增益血，而血将耗尽的人，就很难增益血了。奔跑就会气急喘息，有时咳嗽，有时胸闷，尽力役使身体，拼命去做，疲乏不堪，就是气损的症候。脸色没有光泽，皮肤风腊枯干，嘴唇焦干，脉象细弱，脉理萎顿，心力交瘁，是血已减损的症候。气损和血减这两种症候既已表现出衰竭的症候，舌根脏器也就相应有残毁的反映，如此严重的情状，如果得不到上等仙药，就不能挽救了。凡是修炼道术不成功，营求生存却导致死亡的，不是他没有气血，而在于他自体营气造血的机能已经丧失殆尽，只剩下些残枝末流而已。譬如放入水中的木炭余烬，火已熄灭，而烟尘却不立即消失；树

木已经砍断，根部已死亡，而枝叶仍能残存。木烬不是没有烟；残枝不是没有叶，可它们赖以冒烟生叶的根本已先行完结了。世人把觉察到疾病的那天作为疾病的开始，就像把断气的那天作为身丧的征兆。人们单单憎恨风寒和湿热，却不知风寒和湿热不能侵扰强壮的人；体虚气亏的人令人担忧，他们不能忍耐，因此被风寒湿热所伤害。用什么检验此说呢？假定有几个人，年纪老壮都相同，服食厚薄也相等，一起到沙漠地带，同时冒着严寒过夜，白雪自天上降下，玄冰在地上冻结，寒风刮断了树枝而惊破黑暗，唾液在嘴唇上凝固。结果，其中有的人则会冻出病，而不一定全都会冻出病来。这不是寒冷天气有所偏向，大致是身体有不耐寒的生病而已。所以同吃一种食物，有的人却要生病，这并非食物有什么偏毒。用相同的杯子来饮酒，有的人清醒，有的人却已烂醉，这并非酒力有什么厚彼薄此之分。同冒酷暑，有的人独独因为干渴而死，这并非天热有什么公私之分。同吃一种药物，有人则昏眩烦闷，这并非药效劲力有什么爱憎之分。因此大风刮入林子，朽枝最先折断；洪涛拍打悬崖，开裂之处最先坠下；烈火焚烧原野，干燥的花草最先烧毁；整擦的瓷碗坠落地下，脆薄的碗最易破碎。由此可见，如果人没有道术，身体原已有病，会通过风寒暑湿诱发出来。如果能让纯正之气不衰败，形体和精神共同防御这些不利因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凡是修道之人，总担心来的太晚，不担心来的太早。自恃年轻壮实，体力方刚的人，自己过度劳累，一身百病集结，生命危如朝露，他们不能获取金丹大药只服食草木小药，这只会稍稍比常人强，却不能延长寿命的期限。所以仙经上说，养生

要把身体不受伤害作为根本。这是重要的话。神农说，百病不痊愈，哪能长生？相信这话吧！”

有的人问道：“所谓身体的伤害，难道不是指的淫欲之类的事吗？”抱朴子说道：“哪里仅指的这些啊！然而长生的关键，是在于返老还童的道术。上等道士知道这些，可以延长寿命，消除疾病；其次不致自我伤害了。如果年纪少壮就已懂返还年华，服食阴丹来补脑，到长谷寻玉液，不需服用药物，也不会活不到三百岁，只是成不了仙。不获得道术之人，古人将他们比作用冰杯来盛热汤，用羽毛来保存炭火。伤身情形有多种，疏才浅学，却硬要苦思冥想，是损伤；能力不胜任，勉强承担起来，是损伤；深忧重怨，是损伤；悲哀憔悴，是损伤；喜乐过度，是损伤；拼命追求以满足欲望，是损伤；为祸事加身而忧虑悲哀，是损伤；长久谈话，说说笑笑，是损伤；睡眠休息有失时秩，是损伤；挽弓射箭，是损伤；过量饮酒引起呕吐，是损伤；吃饱饭后立即躺卧，是损伤；奔跑跳跃喘息不定，是损伤；欢呼雀跃，痛哭流涕，是损伤；阴阳不交换，男女不合和，是损伤。聚集损伤，直到耗尽精力，人就过早死亡，过早死亡是不合道义的。所以，养生的方法，讲究吐痰不往远处吐，行路不快步；耳朵不极力听，眼睛不长时间看；坐不要坐的太久，躺不要使自己太倦。在寒冷来前须加衣，暑热来前须减衣。不可等过度饥饿才吃东西，不宜太饱吃食；不应到太渴才饮水，不宜过多饮水。凡是吃得过饱，就会结聚成团；喝得太多，就吐痰成癖。不应该过劳或是过逸，不应过早起床或是过晚起床；不应太多流汗，不应太多睡眠，不应纵马奔车，也不应极目远眺；生冷

食物不应多吃，不应饮酒对风，不应洗澡频繁；不应树立过大的宏愿，不该设计制造奇巧的器物，冬天不可穿得过暖，夏天不可穿的过凉，不要露天躺在星下，睡时不要露出肩膀，大寒大热，大风大雾，都不应冒失。各种味道均要入口，不可偏食或吃得过多。所以，多吃酸的，会伤脾脏；多吃苦的，会伤及肺脏；多吃辣的，会伤及肝脏；吃多咸的，会伤及心脏；多吃甜的，会伤及肾脏；这是符合五行的自然法则。所谓损伤，也不是马上察觉的到，但时间一长就会损害寿命罢了。这是因为，善于保养身体的人，春夏秋冬的起居有早晚，作息极有谐和的常制；调养舒展筋骨，有俯仰运动的方法；防止病魔，避开邪气，有吐纳导引的道术；疏通气血，有补入泻出的路数；节制劳逸，有增减的要诀。忍住暴怒可保全阴气，抑制喜悦可保养阳气，然后先服食草木之药来弥补身体的亏缺，再服食金丹大药来达到不死。长生的道理，全都在此了。如果有人，总想随心所欲，自以为见识多广，知晓大命，不愿拘泥于异端邪说，而要放纵性情任意妄为，不求长生，听到上述言论，即便像大风冲入耳中，像闪电经过眼前，也不能使他们明白。他们空耗身心在留恋的事务中，在华美的衣服中断绝气息，那是心甘情愿的，又如何用养生之道来晓喻他呢？他们不仅不会采纳，反过来还会说是妖言惑众。指望他们相信道术，那就如同把明镜给了瞎子，把乐器给了聋子一样。”

勤求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

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故血盟乃传，传非其人，戒在天罚。先师不敢以轻行授人，须人求之至勤者，犹当拣选至精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笃者，安可炫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应仙者，虽日见仙人成群在世，犹必谓彼自异种人，天下别有此物，或呼为鬼魅之变化，或云偶值于自然，岂有肯谓修为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虽令赤松王乔言提其耳，亦当同以为妖讹。然时颇有识信者，复患于不能勤求明师。夫晓至要得真道者，诚自甚稀，非仓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当少耳，亦未尝绝于世也。由求之者不广不笃，有仙命者，要自当与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间自有奸伪图钱之子，而窃道士之号者，不可胜数也。然此等复不谓挺无所知也，皆复粗开头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饰伪，而好事之徒，不识其真伪者，徒多之进问，自取诳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广寻奇士异人，而告之曰，道尽于此矣。以误于有志者之不少，可叹可悲也。或闻有晓消五云、飞八石、转九丹、冶黄白、水琼瑶、化朱碧、凝霜雪于神炉、采灵芝于嵩岳者，则多而毁之曰，此法独有赤松王乔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虚妄耳。则浅见之家，不觉此言有诈伪而作，便息远求之意。悲夫，可为慨叹也！凌暑飚飞，暂少忽老，迅速之甚，谕之无物，百年之寿，三万余日耳。幼弱则未有所知，衰迈则欢乐并废，童蒙昏耄，除数十年，而险隘忧病，相寻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计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则不过五六十年，咄嗟灭尽，哀忧昏耄，六七千日耳，顾眄已尽矣，况于全百年者，万未有一乎？谛而念之，亦无以笑彼夏虫朝菌也。盖不知道者之所至

悲矣。俚语有之：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此譬虽丑，而实理也。达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而空自焦愁，无益于事。故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请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怀，是知圣人亦不乐速死矣。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盖诡道强达，阳作违抑之言，皆仲尼所为破律应煞者也。今察诸有此谈者，被疾病则遽针灸，冒危险则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诰而治子书，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则谓之朴野，非老庄之学。故无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于不然之说，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而庄周贵于摇尾途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晚学不能考校虚实，偏据一句，不亦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长夜罔极，始为蝼蚁之粮，终与尘壤合体，令人怛然心热，不觉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弃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业哉？其不信则已矣。其信之者，复患于俗情之不荡尽，而不能专以养生为意，而营世务之余暇而为之，所以或有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势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虽高官重权，金玉成山，妍艳万计，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营长生之事，长生定可以任意。若未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间。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数百岁，不失人理之欢，然后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决须好师，师不足奉，亦无由成也。昔汉太后从夏侯胜受《尚书》，赐胜黄金百斤，他物不可胜数。及胜死，又赐胜家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一百日。成帝在东宫时，从张禹受《论语》。及即尊位，赐

禹爵关内侯，食邑千户，拜光禄大夫，赐黄金百斤。又迁丞相，进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钱数万。及禹疾，天子自临省之，亲拜禹床下。章帝在东宫时，从桓荣以受《孝经》。及帝即位，以荣为太常上卿。天子幸荣第，令荣东面坐，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生徒数百人，帝亲自持业讲说。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及荣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车，抱卷而趋，如弟子之礼。及荣薨，天子为荣素服。凡此诸君，非能攻城野战，折冲拓境，悬旌效节，祈连方，转元功，骋锐绝域也。徒以一经之业，宣传章句，而见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说死人之余言耳。帝王之贵，犹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间或有欲试修长生之道者，而不肯谦下于堪师者，直尔蹴连，从求至要，宁可得乎？夫学者之恭逊驱走，何益于师之分寸乎？然不尔，则是彼心不尽；彼心不尽，则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则秘诀何可悉得邪？不得已当以浮浅示之，岂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肤好喜，而信道之诚，不根心神，有所索欲，阳为曲恭，累日之间，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师，且欲详观来者变态，试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测其志。则若此之人，情伪行露，亦终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尽言吐实，言不了则为之无益也。陈安世者，年十三岁，盖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贵，先得道者则为师矣，吾不敢倦执弟子之礼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于天地，后禀气血于父母，然不得明师，告之以度世之道，则无由免死，啗石有余焰，年命已凋颓矣。由此论之，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

求之乎？”

抱朴子曰：“古人质正，贵行贱言，故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辞说。风俗衰薄，外饰弥繁，方策既山积于儒门，而内书亦鞅掌于术家。初学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为快。故后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诫之言，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其指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非随师经久，累勤历试者，不能得也。猥杂弟子，皆各随其用心之疏密，履苦之久远，察其聪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办，各有所授，千百岁中，时有尽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将之合药，药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终年不以其方文传之。故世间道士，知金丹之事者，万无一也。而管见之属，谓仙法当具在于纷若之书，及于祭祀拜伏之间而已矣。夫长生制在大药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汉二代，大兴祈祷，所祭太乙五神，陈宝八神之属，动用牛羊谷帛，钱费亿万，了无所益。况于匹夫，德之不备，体之不养，而欲以三牲酒肴，祸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颇有好事者，诚欲为道，而不能勤求名师，合作异药，而但昼夜诵讲不要之书，数千百卷，诣老无益，便谓天下果无仙法。或举门扣头，以向空坐，烹宰牺牲，烧香请福，而病者不愈，死丧相袭，破产竭财，一无奇效，终不悔悟，自谓未笃。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师，以此之费，给买药秘术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长生度世也。何异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仓之收，用力虽勤，不得其所也。所谓适楚而道燕，马虽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聪

明不足以校练真伪，揣测深浅，所博涉素狭，不能赏物。后世顽浅，趣得一人，自誉之子，云我有秘书，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儿，多有外托有道之名，名过其实，由于夸诩，内抱贪浊，惟利是图，有所请为，辄强暗鸣，俯仰抑扬，若所知宝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状。其有所请，从其所求，俯仰含笑，或许以顷后，故使学者，欲罢而不能，自谓事之未勤，而礼币之尚轻也。于是笃信之心，尤加恭肃，赂以殊玩，为之执奴仆之役，不辞负重涉远，不避经险履危，欲以积劳自效，服苦求哀，庶有异闻。而虚引岁月，空委二亲之供养，损妻子而不恤，戴霜蹈冰，连年随之，而妨资弃力，卒无所成。彼初诚欺之，未或惭之，懵然体中，实自空罄短乏，无能法以相教，将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见此辈不少，可以有十余人。或自号高名，久居于世，世或谓之已三四百岁，但易名字，诈称圣人，托于人间，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书其人之姓名耳。颇游俗间，凡夫不识妍蚩，为共称扬，增长妖妄，为彼巧伪之人，虚生华誉，歆习遂广，莫能甄别。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两耳者，误于学者，常由此辈，莫不使人叹息也。每见此曹，欺诩天下，以规势利者，迟速皆受殃罚，天网虽疏，终不漏也。但误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声，鲜能校实。闻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许，必当有异，便载驰竞逐，赴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复寻精，彼得门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虽久，犹无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与悟，自可悲哉！夫搜寻仞之垄，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鳞，用日虽久，安能得乎？嗟乎！将来之学者，虽当以求师为务，

亦不可以不详择为急也。陋狭之夫，行浅德薄，功微缘少，不足成人之道，亦无功课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劳也。”

抱朴子曰：“诸虚名之道士，既善为诋讟，以欺学者；又多护短匿愚，耻于不知，阳若以博涉已足，终不肯行求请问于胜己者，蠢尔守穷，面墙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复憎忌于实有道者而谤毁之，恐彼声名之过己也。此等岂有意于长生之法哉？为欲以合致弟子，图其财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听卑，其后必受斯殃也。夫贫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贱者不可虚云我贵也，况道德之事实无，而空养门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犹不宜怀妒善之心，况于道士，尤应以忠信快意为生者也，云何当以此之儻然函胸臆间乎？人自不能闻见神明，而神明之闻见己之甚易也。此何异乎在纱幌之外，不能察轩房之内，而肆其倨慢，谓人之不见己。此亦如窃钟柅物，铿然有声，恶他人闻之，因自掩其耳者之类也。而聋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专擅华名，独聚徒众，外求声价，内规财力，患疾胜己，乃剧于俗人之争权势也。遂以唇吻为刃锋，以毁誉为朋党，口亲心疏，貌合行离，阳敦同志之言，阴挟蜂蛰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恶，招祸之符檄也。夫读五经，犹宜不耻下问，以进德修业，日有缉熙。至于射御之粗伎，书数之浅功，农桑之露事，规矩之小术，尚须师授以尽其理，况营长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与救恤死事无异也。何可务惜请受之名，而永守无知之困，至老不改，临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笃暗者也。令人代之慚悚，为之者独不顾形影也。为儒生尚当兀然守朴，外托质素，知而如否，有而如无，令庸

儿不得尽其称，称而不问不对，对必辞让而后言。何其道士之人，强以不知为知，以无有为有，虚自炫耀，以图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耻改也。吾非苟为此言，诚有为而兴，所谓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见婴儿之投井耳。若览之而悟者，亦仙药之一草也，吾何为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诊而可知者也。”

抱朴子曰：“设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必获生生之功也。今杂猥道士之辈，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长生可知也。虽治病有起死之效，绝谷则积年不饥，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视千里，知人盛衰，发沈祟于幽翳，知祸福于未萌，犹无益于年命也，尚羞行请求，耻事先达，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极之痛，是不见事类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故有死王乐为生鼠之喻也。夫治国而国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虚名，耻师授之暂劳，虽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犹欣然喜于去重而即轻，脱炙烂而保视息，甘其苦痛，过于更生矣。人但莫知当死之日，故不暂忧耳。若诚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将为之。况但躬亲洒扫，执巾竭力于胜己者，可以见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为苦，而蔽者惮焉。假令有人，耻迅走而待野火之烧燹，羞逃风而致沉溺于重渊者，世必呼之为不晓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灾危，而莫怪其不畏实祸，何哉？”

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书多矣，莫不务广浮巧之言，以崇玄虚之旨，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箴砭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实欲令迷者知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坠井引绳，愈于遂没。但惜美疾而距恶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日月之蚀，晞颜氏之子也。又欲使将来之好生道者，审于所托，故竭其忠告之良谋，而不饰淫丽之言，言发则指切，笔下则辞痛，惜在于长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

抱朴子曰：“深念学道艺养生者，随师不得其人，竟无所成，而使后之有志者，见彼之不得长生，因云天下之果无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约己以修玄妙者，亦徒进失干禄之业，退无难老之功，内误其身，外沮将来也。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

【译文】

抱朴子说道：“天地的大功德是使万物生息不止，使万物生息不止息就是对事物有情有义。这是因为道家最为珍贵爱惜的，没有比获得长生的方法更重要了。所以要歃血成盟，方可传授，如果传给不合适的人，便会犯禁，受上天的惩罚。先辈师傅轻易不敢传给弟子，必须有人十分勤奋地求道，还要从中选出非常志诚的人，才能传授给他。何况那些不爱好，不追求，追求了，但不坚定的人，怎可自我炫耀将他们得到的长生的方法告诉他们呢？那些受命不该成仙的人，即使是天天看到仙人们成群结队到人间来，还是会认为他们是属于异

种人类，天下另外存在这种人物，有的人则大呼小叫说这些是由鬼挽救变化而来的。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偶然顺应了自然，哪肯承认他们是修炼得道的人呢？内心如果不信仙道，即便让赤松子、王子乔对他们当面传授仙法，他们仍会认为与妖言邪说相同。但常会有了解并相信仙道的人，又担忧不能勤奋寻求明师。通晓至理要言，而获得真正道术的人，的确十分稀少，也非一时就能遇到的。但知道的人，只是少见而已，并没有在世上绝种。因为追求明师的人不广泛诚心地去寻找，有仙命的人，重要的是自己当主动和明师会面。因此，寻找而得不到明师的情况是存在的。从没有不寻找而能得到明师的。世间自然会有奸邪诈伪，贪图钱财，窃取道士名号的人，这种人多得数不胜数。而这些人也并非一无所知，他们也都对道术粗通一二。有的是妄自沽名钓誉，加上可以隐藏邪恶，掩饰虚伪，好事之徒和不明真伪之人，又都徒劳地前去请教，自行去受骗，反被对方禁锢起来，不许随意行动，到处找些奇异人物，然后告诉来学之人，道术全都在这位师傅这里了，因此被耽误了的有志之士为数不少，这实在令人可叹可气。有些人风闻得道的人，能销熔五色云母，飞制八种药石，调制九转丹砂，冶制黄金白银，溶制琼瑶美玉，化制朱液碧浆，凝结霜雪在神炉中，在嵩岳采摘灵芝，就群起诋毁他说，这些法术唯有赤松子、王子乔能知道，当代人士说知道的，全属妄造虚设。于是见少识浅的人，不能辨别这些言论是诈伪虚构的作法，而弃绝了远访明师的意念，这是多么可悲、令人感慨的事啊！上天的时光像狂风般飞逝，短暂的年轻光景，很快就会衰老，这种变化之迅速，是别的东西无法相比的。一

百岁的寿命，不过才三万多天而已。年幼之时是一无所知，到年老衰迈则欢乐全部废止，幼童，衰老，已占去了几十年，而险难，病患，代代都有，连绵不绝，人活在世上的年岁，大约要减少一半，假设有人活到百岁，欢乐嬉笑平静祥和的日子不过五六十年，悲叹感慨通通除去，哀愁忧虑直到衰老，剩下也不过六七千天而已，转瞬间就会用尽，何况能活百岁之人，万人之中不一定有一个呢？认真想想，就没有理由再嘲笑那些夏虫和朝菌了，因为不懂道术的人才是最可悲的。俚语中有句话说，人活在世，过一天少一天，像被牵到屠宰场的牛羊一样，每向前一步，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这个比喻虽然丑陋难听，但是合理的。通达人士不对死亡发愁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追求，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知道免除死亡的道术。然而凭白的独自焦愁，也与事无补。所以他们所说的乐天知命，只是装得不忧愁，并非不想长久生存。周公曾求神灵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去死，孔子曾拖着拐杖悲叹世风日下。由此可知，圣人也是不乐于死的那么快。俗人见庄子有人生如梦的比喻，于是又竞相宣扬生死相同的言论。进行强词夺理的诡辩，故意作些叛逆言论，都是孔子所说的，破坏科条，应予杀戮。现在考察持生死相同之说的人，他们得病之后，马上就求医扎针；遇险之时，总是特别害怕死亡。然末流世俗的通弊是不崇信真理，背离经典而研究子书。如果不能说出反常的、诡辩的言论的，他们就认定该人粗野，不知老庄学说。所以，那些没有骨气而迎合世俗之人，往往被不正确的学说所左右，而不能自拔了。老子把长生久视做为追求的事业，而庄子则更看重能在泥坑里自由摆尾的龟，不做那鱼网

里待灼待卜的龟，也不做披文戴绣将为祭牲的牛，但饥饿时庄子向监河侯求借粮食，由此可知他也不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人。晚学后生不能考查真伪虚实，却要偏据一辞，不也太荒谬了吗？再者，人要深埋于九泉之下，漫漫长夜无穷无尽，初为蝼蚁之食，最终与尘土合为一体。想起就让人心热发慌，不知不觉哀叹起来。假如心怀求生的志愿，怎会不抛开闲散事物，以便修炼玄妙道业呢？那些不信的人也就罢了，那些相信的人，却又担心没能把世俗人情荡尽，而不能专心从事修道养生。只是他们在世俗事务的余暇时间修道，因此有的人修了道，但为时太晚，结果多数不能成功。凡人所迫切追求的是权势、功利和满足私欲。如果自己的身体不保全，即便是高官厚禄，重权大势，金玉成山、美女上万终不是自己的。因此，上等人士先要追求长生的事业，长生确定，方可随心所欲。即使不能升天，也可暂时于人间做一个地上之仙，如彭祖和老子，留在世间几百年，不失人间的欢愉，然后慢慢超脱，也算盛事一桩，然而必须找到好师傅，不侍奉师傅，也就无法得道成仙。过去汉太后随夏侯胜学习《尚书》，赐给夏侯胜黄金百斤，其他物品无数，夏侯胜死后，太后又赐他家里钱二百万，并为他素服致哀一百天。汉成帝在东宫做太子时，随张禹学习《论语》，到他登上帝位，赐给张禹爵关内侯，食邑千户并拜他为光禄大夫，赐黄金百斤，后来成帝又转迁张禹为丞相，进爵为安昌侯。到张禹年老，请求解职，成帝又赐他安车驷马、黄金百斤，钱数万。张禹生病，成帝前往探视，并亲自到张禹床前施礼请安。章帝在东宫做太子时，随桓荣学《孝经》，到章帝登上皇位，拜桓荣为太常上卿，天子

驾临桓荣的住所，让桓荣坐在面朝东方的尊位之上，并为他设置了几杖。当时会集百官及桓荣的门生数百人，章帝按所受学业登台讲说。章帝还赐桓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遇到桓荣生病，章帝也亲自到他家中，进巷后就下车，怀抱经卷前行，仍如弟子之礼节。到桓荣去世时，章帝亲自为他素服致哀。上述这几位师长既不能上沙场攻城野战，冲锋陷阵开拓疆土，擎旅持节出使外邦，劝说番国服从中原领导，在异域施展才华建立功勋。他们仅凭讲授一种经书学术，揭示文句意义，而得到皇帝的尊宠和敬重，以达到如此尊崇的地位，这些人只是在讲解一些古代死人遗留的言论，而贵为帝王的人却要屈尊降节来奉侍他们。世上有些人想要尝试修炼长生之道，不肯对胜任的师傅谦恭，而是急迫地逼师傅，以图求取最为紧要的东西，这难道能行得通吗？弟子们的谦逊恭敬和奔走效力，对师傅会有什么丝毫的增益吗？然而不这样，弟子就会不尽心，他们不尽心，让人传教就不会尽力，传教不能尽力，弟子们又如何能把秘诀全部学到手呢？师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会把浮浅的东西昭示弟子，弟子们又如何能修成长生不死的功法呢？也有的人表面上喜欢和相信仙道，然而他们信道的诚意并没有根植心里，只有索取的欲望，表面装出谦恭，结果几天下来，怠慢之情就已暴露。假如遇到的是明智的师傅，他总希望详细地观察求学弟子的态度变化，长时间予以考验，故意不把要害告诉弟子，以便观测弟子的意向。像上面所提的心志不坚的弟子，虚情假意就会暴露，明师最终不会将道术传授给他，即使传授一些，也不会完全说出实话来，师傅所说不透彻，对弟子的修行就没

有多大益处。陈世安年仅十三岁，原本只是灌叔本门客的儿子，但他却先得了仙道。叔本已是七十岁的白发老翁，每天早晚都拜请陈世安并说，仙道尊崇德行尊贵，先行得道的人当之无愧的是师傅，我不敢丝毫怠慢，向您尽弟子之礼。于是陈世安把要方告诉了灌叔本，叔本于是也成了仙。人生下来，首先从天地处接受精神，从父母那禀受气血，但如果得不到明师指点，告诉他度世升天的道法，也就无法避免一死，凿石虽有余焰，毕竟难以久燃，躯体虽然尚存，寿命却已衰竭了。由此说来，明达师傅的大恩，的确是超过了天地，重于父母了，难道不应崇敬他吗？难道不值得访求他吗？”

抱朴子说道：“古代的人质朴纯正，注重行动而蔑视言辞，所以当政之人不崇尚粉饰言语，修道之人不崇尚文辞说辨。风俗衰败浅陋，外部装饰则日益繁缛。儒门奇方异策堆积如山，道门经典药书层出不穷。对于初学之人，即不便传授他仙法大要，再加上人之常情，对各方面殷富之人看着高兴。因此后世懂得道术之人，如于吉、容嵩、桂帛各家。都曾著书一千余篇，但多属教诫方面的言论，而不肯打开天窗将大道指归昭示人们，道术中至关紧要的秘诀，有的仅靠口传，有的写在一尺见方的白布之上，装在领子、腰带里。如果不是跟随师傅很久，屡经测试却始终勤苦的弟子，是不可能得到的。在猥琐夹杂的弟子中，师傅都会根据各人用心的深浅，勤苦时间的长短，来观察他们具备聪明才智的高低，以及意志能力的强弱，然后分别给予传授。在千百年中，偶尔会出现一个弟子能完全得到师傅藏于枕中，袋子里、肘腑下的秘方要旨。有的师傅仅把合成的仙药分给弟子，足以使弟子不死而

已，却始终不会把药方传授给他们，所以，世上的道士，能知道金丹制作之事的人，万人中也没有一个，那些缺少见识的人们，认为仙法当全部记录在纷杂的书籍里，以及祭祀时拜求叩首之中而已。得到长生在于炼制金丹大药，决非祭祀祈祷所能得到的。过去在秦、汉二代，盛行祈祷之风，所祭祀的有太乙元君、五帝以及天地日月阴阳四时等八神，动用牛羊谷物绢帛，耗费钱财万亿也没有得到好处。况且是一介匹夫，功德不具备，身体没有调养，却指望用祭牲酒膳向鬼神祷告，以求延年益寿，也太糊涂了。又有好事者真心希望修道，却不能勤求明师，合制奇效仙药，却只是夜以继日的诵读无关宏旨的书籍千百卷，直到年老，无所收益，于是就说天下确实没有仙法了。有些则是举家叩头，向空而坐，烹牛宰羊，烧香请福，结果是病人不愈，死丧相连，费钱财，倾家产，全无奇效，始终不能悔悟，还自认为不诚心。如他们拿此种勤勉来寻求知道方术的师傅，拿这些费用来作购置方药的钱币，也一定能成为神仙而长生度世了。他们的做法，无异于空耕石田上，指望获得千仓的收成，力气耗尽，依然收获全无。这就是古人所谓，想去南方楚国，却绕道北方燕国，即使驾驭好马快车，终难达到目的。不是因马走得不快，而是走错了路。有些人本性诚实而喜欢相信人，他们的智力不足以辨别真伪，测试深浅，经验本就狭隘，不能鉴别事物，后人又顽固浅薄，急忙求得一人，自称堪为师傅，藏有宝书秘方便奉为师傅。此类庸俗小人，大都外托有道之名声，名过其实，靠的是虚夸诳骗，而内心贪婪污浊，唯利是图。遇到请教他的人，他总是装腔作势，前仰后合，扮出一副所知宝

法神通广大，难以言表的模样。他对于前来求教的人，或随着求教者的意愿，前俯后仰，笑容可掬，或是满口答应说不久就可告之，故意使其无法察觉，使他们欲罢不能，自认勤苦不够，礼钱尚少。于是求教者心里本来就深信不疑，变得更加恭肃虔敬了。他们拿奇玩珍宝贿赂师傅，像奴役一样任师傅役使，不惜肩挑重担远途跋涉，不避经险履历危境，想用不断的劳动表现自己的忠贞，从事苦差求得师傅的怜悯，更多受到特殊的指教，结果是虚度了岁月，空委了父母的养育，抛下妻儿不管，头顶霜天，脚踏冰地，年年跟随师傅，抛光资财，耗尽力气，终无所成。这种师傅开始确实是个骗子，后来或许会良心自惭，自知自身茫然，知识贫乏，没本事来教授别人，又有什么办法成就别人呢？我亲眼见过不少这类人，大约有十几个，他们中有的是自我标榜高明，长期活在人间，世人有说他们已经三四百岁年纪，只是他们改姓易名，诈称圣人，托于人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去奉侍他们。我在此不愿把这种人的姓名写出来罢了。我曾游历了不少地方，凡夫俗子不能识别好坏人，替假道士们唱赞歌，使妖道更加妄行，给那些花言巧语的诈伪之人，平添许多美好名声，名声越来越大，再没人能甄别其真伪。有时使得偶然没有留意于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只凭道听途说的道家高人上当受骗，迷惑不解，进而贻误了后学，这都是因为这类道士们。没有不令人感叹、痛惜的。每当见到这类道士欺诳天下，图谋势利，他们迟早会受到应有的处罚，纵使天网恢恢，终不漏疏的。只是贻误了有志修道的后学，令人难忘罢了。世俗之人多喜追逐空洞名声，少有能查核事实的。所说甲、乙弟子多至百人，

定有超常的独特道术，于是驾车争相前往，相互聚集到一起，要做甲、乙的徒弟，结果既妨碍修道工夫，又抬高了那些愚陋无知之辈，而不再另求明师了。甲、乙之辈不仅获得学生徒弟之力役，有的借此发财致富了。人们追随时间再长久，甲、乙还是没有成就弟子的道法。然而愚夫庸人不能发现此类师傅不足奉侍，难道所有人都不能醒悟，真是可悲呀！搜遍丈尺高的田埂，想找参天大树，在牛蹄窝的水里，想找吞舟的大鱼，费时再久，又如何能找的到呢？唉，今后求仙道的人虽应当把寻找师傅作为要务，却也不能不把认真挑选作为急事，那些见识狭隘的人，道行浅显德行太小，功力微薄，仙缘又少的人，不足以成就别人的意愿，也没有真人实学来搪塞别人的重恩，认真思考这一道理，不要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了。”

抱朴子说：“那些徒虚名的道士，既善于用诳骗诈伪欺骗后学，又大都护短藏拙、耻于显露无知，表面上好像见多识广，始终不肯拜求请教胜过自己的人，愚蠢到底，面墙而立，他们不仅仅是保持沉默而已，还憎恨和嫉妒那些确有道术的人，并进行诽谤诋毁，唯恐人家的名声超过自己。这种人又怎会用心留意长生之法呢？其目的仅在于招集弟子，贪图弟子们的钱财和劳动，以便满足个人欲望罢了。他们不知天虽高远，却听视着下界，他们日后必定会遭受由此带来的灾祸。贫穷之人不可以谎说自己富有，卑贱的人不可以妄称自己尊贵，何况是自己事实上没有仙道功德，却要无故地收养门生弟子呢？凡夫俗子，尚且不该怀有妒善之心，何况是道士，更应把忠信和快意作为立身之本，把如此邪僻的观念包藏于胸

中，是如何也说不通的啊。人们自然不能看到或听到神明，但神明却能轻易地察觉人们的言行。这些作为无异于身居纱窗之外，无法看清轩房之内，便妄为倨傲，以为人家也看不清自己；也无异于窃贼偷钟时碰到了东西，弄得叮当直响，讨厌别人听见，而去捂上自己的耳朵的人是一类的。那些在精神上成了聋子、瞎子的人，只想攫取美名荣誉，聚集徒众，对外追求个人声价，对内贪图弟子财利，害怕妒嫉强者，他们的行为更甚于世俗争权夺势。于是他们把口舌作刀剑，用毁誉的办法结成朋党，口亲心疏，貌合神离，表面上，别人的意见诚恳听取，暗地里隐藏蛇蝎的毒焰，这种行径是天人所共同讨厌的，是招致灾祸的催命符檄。习读儒家经典，更应不耻下问，以便培养品德，进修学业，日有所获，心安理得。至于有关射箭、驾马的粗疏技巧，写字、算数的浅显功夫，农田、桑业的村民事务，规量圆方的工匠小术，尚且需要师傅传授以穷尽其理，何况是营求长生的道法，是要延年益寿，升仙度世，那是与把人从死亡线上救活没什么区别的，何必要力僻请教的名声，永守无知的困窘，到老不改，临死不悔，这便是人类中最愚昧的人了。令旁人替他惭愧惶悚，而一意孤行的人却偏看不到它的后果。儒士们尚且需要保持纯朴，外表上显出质朴本色，知道如同不知，拥有如同没有，使庸俗小人无法彻底摸透深浅，即使遇到谄媚颂扬，也不理睬，如果回答，也当推辞谦让，而后才说话。既已做了道士，如何能强使自己以无知为知，以没有为有，妄自炫耀卖弄，欲谋奸利之人呢？迷途而不知返，将会越走越远，如果真有如此行为之人，我希望他们能悔悟，痛改前非。我并非苟且地乱

说，实为有感而发，即所谓痛恨至极，不能沉默不语了。我这是哀念那些愚蠢之人，正像不忍心看着婴儿掉到井里一样。如果读了我的文章后就能醒悟过来，也算得是得了仙药中的一棵仙草。我还有什么别的企求吗？如果不听从苦口婆心的劝告，危险即将降临。这不必等到诊脉，就能得知的事。”

抱朴子说道：“假定有人犯了死罪，而有人能解救他，那么前者对后者必然不会吝啬劳苦屈辱，不会害怕言辞卑下，而后者对前者则必能获得救命、再生的功德。现今世上那些猥琐不纯的道士，既得不到金液神丹的至上仙法，一定也得不到长生久视的仙法。他们在治病上有起死回生之奇效，论绝谷有积年不饥的真功，能役使鬼神，隐形变化，能目视千里，知人盛衰，能发现阴贼于幽冥昏暗之中，预测祸福在未萌芽时，但还是于寿命无益的，如果他们总耻于拜师求教，耻于侍奉先达，那就无异于不甘一时委屈，而乐于永远痛苦，也就不见事类，不知巨细了。古人说过这样的话，生命对于自身而言，利益够大的了，论到生命的宝贵，即使是当了皇帝，也无法与获得长生的法术相交换。所以有死去的帝王愿做个活着的老鼠的比喻。治理国家，国可太平，好好修身，身体可久生，这都不是自己跑来的，而是有所作为招致的。恋惜短暂贫乏的空名声，耻于拜师求教所必须的短暂劳动，对此类人，大家都说他不蠢，我也不会相信。现在，假定让某人免除处死的重刑，仅让他受了割鼻断足的轻刑，他会把这去重就轻的惩罚欣喜苦狂，因为这摆脱了火烤肢解，保住了视听呼吸，他宁愿忍受这种痛苦，甚至把这种痛苦看得比再世为人更值得。人们只不过不能知道自己的死期，所以才不致

忽然忧愁罢了，假使确能知道，那对于断足割鼻后即可延缓死期的刑罚，也一定会乐于接受的。何况对于求师的人，只需洒水扫地，尽心尽力服侍比自己强的人，就可将师傅传授的不死之道学到手，又哪称得上辛苦，然而蔽陋之人还是万分恐惧。假定有人耻于迅速跑开而等着野火将自己烧死，羞于逃避狂风而最终被吹到深渊里淹死，世人定会喊叫，说他不懂事理，大家都知道去笑话他不躲避灾难威胁，却没人责怪他不畏惧灭顶横祸，为什么呢？”

抱朴子说道：“过去撰写道书的人们很多，但他们没有不致力于增饰浮华的言论，以便推崇玄虚缥缈的旨趣，还从来没有探究获得长生不死的途径，针砭从事修道时的弊病，如我一样勤勤恳恳的人。我真希望能让人们迷途知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坠入井中拉住绳索，比马上沉没要好的多。不过，对于那些珍惜外表好看的疾病而拒用外表难看的药石的人，是无可奈何的，人，谁没过错，有错改了就好，如同日月有蚀，过后光辉依旧。希望成为颜回的人，便是颜回的弟子。我还希望让将来喜爱长生之道的人们谨慎地辨别所拜的师傅，因此在这我竭力提出忠告，把一切好的办法用上，不过分修饰华丽的辞藻。在发言时，用意要深刻，在下笔时，用语要痛切，珍惜长生之道而使人改邪归正，难道还能别有所求吗？”

抱朴子说道：“我深切关怀那些学习道术，追求长生之人，他们追随不合适的师傅，终将一无所成，会使以后有志于此的人，见他们没获得长生，便说天下真的没有神仙道法。凡是渴望度世升仙的人，如果不能吃苦耐劳，约束自己，从而

修炼道术，那他只能是前面白白丢掉谋取高官厚禄的功业，后头得不到长生不老的本领，在内误了自身，在外误了后学。神仙可以通过学习成就，如同可以通过播种收获粮食一样，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然而从没有不经耕种而获丰收的，也从没有不经勤求而能长生久视，升仙度世的。”

杂应第十五

或曰：“敢问断谷人可以长生乎？凡有几法，何者最善与？”抱朴子答曰：“断谷人止可息肴粮之费，不能独令人长生也。问诸曾断谷积久者云，差少病痛，胜于食谷时。其服术及饵黄精，又禹余粮丸，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气力，堪负担远行，身轻不极。其服诸石药，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气服符饮神水辈，但为不饥耳，体力不任劳也。道书虽言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谷者智而不寿，食气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气者一家之偏说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药，先不食百许日为快。若不能者，正尔服之，但得仙小迟耳，无大妨也。若遭世荒，隐窜山林，知此法者，则可以不饿死。其不然也，则无急断，急既无可大益。又止人中断肉，闻肥鲜之气，皆不能不有欲于中心。若未便绝俗委家，岩栖岫处者，固不成遂休五味，无致自苦，不如莫断谷而节量饥饱。近有一百许法，或服守中石药数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饥，练松柏及术，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药，久不过十年以还。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须日日服之，乃不饥者。或先作美食极饱，乃

服药以养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还食谷，当以葵子猪膏下之，则所作美食皆下，不坏如故也。洛阳有道士董威辇，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陈子叙共守事之，从学道积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风、菟实之属十许种捣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辄更服散，气力颜色如故也。欲还食谷者，当服葵子汤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龙血青龙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内其中，复须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烂尽也。食此石以口取饱，令人丁壮。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当谷也。张太元举家及弟子数十人，隐居林虑山中，以此法食石十余年，皆肥健。但为须得白石，不如赤龙血青龙膏，取得石便可用，又当煮之，有薪火之烦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干枣，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时气，从夜半始，从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东食岁星青气，使入肝；夏服荧惑赤气，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气，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气，使入肾。又中岳道士郗元节食六戊之精，亦大有效。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则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气，到后甲复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饮之，亦可令牛马皆不饥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黄裳子，但合口食内气，此皆有真效。余数见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堪风寒暑湿，大都无肥者耳。虽未见数十岁不食者，然人绝谷不过十许日皆死，而此等已积载而自若，亦何疑于不可大久乎？若令诸绝谷者转羸，极常虑之，恐不可久耳。而问诸为

之者，无不初时少气力，而后稍丁健，月胜一月，岁胜一岁，正尔，可久无嫌也。夫长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药吞气，而达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药断谷者，略无不先极也。但用符水及单服气者，皆作四十日中疲瘦，过此乃健耳。郑君云：本性饮酒不多，昔在铜山中，绝谷二年许，饮酒数斗不醉。以此推之，是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则是难病之候也。余因此问山中那得酒？郑君言，先酿好云液勿压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种末合丸之，曝干，以一丸如鸡子许，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黄帝云液泉法》，以麤米及七八种药合之，取一升，辄内一升水投中，如千岁苦酒之内水也。无知尽时，而味常好不变，饮之大益人。又符水断谷，虽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药物，则符水为上矣。有冯生者，但单吞气，断谷已三年，观其步陟登山，担一斛许重，终日不倦。又时时引弓，而略不言语，言语又不肯大声。问之云，断谷亡精费气，最大忌也。余亦屡见浅薄道士辈，为欲虚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实不知其道，但虚为不啖羹饭耳。至于饮酒，日中斗余，脯腊粃糒枣栗鸡子之属，不绝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终日常口者数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饮酒食脯而不食谷，皆自堪半岁一岁而不蹙顿矣，未名绝谷耳。吴有道士石春，每行气为人治病，辄不食，以须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吴景帝闻之曰，此但不久，必当饥死也。乃召取锁闭，令人备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余，春颜色更鲜悦，气力如故。景帝问之，可复堪几时？春言无限，可数十年，但恐老死耳，不忧饥也。乃罢遣之。按如春言，是为断谷不能延年可知也。今

时亦有得春之法者。”

或问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闭口行五火之气千二百遍，则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阳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后服雌丸二，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黄、曾青、矾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黄、丹砂、石胆也。然此无益于延年之事也。”

或问不热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气，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飞霜之散。然此用萧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时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于夏日之中，周以十炉之火，口不称热，身不流汗，盖用此方者也。”

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答曰：“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锋陷阵，皆终身不伤也。郑君云，但诵五兵名亦有验。刀名大房，虚星主之；弓名曲张，氏星主之；矢名彷徨，荧惑星主之；剑名失伤，角星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戟名大将，参星主之也。临战时，常细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时，作燕君龙虎三囊符。岁符岁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荧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极铄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汤，或取牡荆以作六阴神将符，符指敌人。或以月蚀时刻，三岁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书所持之刀剑。或带武威符荧火丸。或交锋刃之际，乘魁履剗，呼四方之长，亦有明效。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

或问隐沦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数焉。然无益于年命之事，但在人间无故而为此，则致诡怪之声，不足妄行也。可以备兵乱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难也。郑君云，服大隐符十日，欲隐则左转，欲见则右回也。或以玉糗丸涂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怀离母之草，或折青龙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执天枢之壤；或造河龙石室，而隐云盖之阴；或伏清冷之渊，以过幽阙之径；或乘天一马以游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辅向官，立三盖之下；或投巾解履、胆煎及儿衣符，子居蒙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侧之胶，驳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为小儿，或可为老翁，或可为鸟，或可为兽，或可为草，或可为木，或可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谓移形易貌，不能都隐者也。”

或问：“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脱，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历览诸方书，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阴丹，或以偶牙阳胞，或以七月七日东行跳脱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龙子单衣，或以夏至日霹雳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余粮，或合山君目，河伯余粮，浮云滓以涂之，皆自解。然左君之变化无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变化，其真形不可得执也。”

或问曰：“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闲者，志不得专，所修无恒，又

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无益己之业，年命在孤虚之下，体有损伤之危，则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绝命病乡之时，招呼邪气，妄延鬼魅，来作殃害。其六厄并会，三刑同方者，其灾必大。其尚盛者，则生诸疾病，先有疹患者，则令发动。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凡庸道士，不识此理，恃其所闻者，大至不关治病之方。又不能绝俗幽居，专行内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无以攻疗，乃更不如凡人之专汤药者。所谓进不得邯郸之步，退又失寿陵之义者也。余见戴霸华他所集《金匱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家杂方》五百许卷。甘胡吕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备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观之，殊多不备，诸急病甚尚未尽，又浑漫毁错，无其条贯，有所寻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贵药，动数十种，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储，不可卒办也。又多令人以针治病，其灸法又不明处所分寸，而但说身中孔穴荣输之名。自非旧医备览明堂流注偃侧图者，安能晓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误人，未若自问其要，胜于所迎无知之医。医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为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祸，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远行借问，率多枉死矣。”

或问曰：“将来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为有道乎？”

抱朴子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占风气，布筹算，推三棋，步九宫，检八卦，考飞伏之所集，诊诋訛于物类，占休咎于龟策，皆下术常伎，疲劳而难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见天下，乃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长六丁之灵，皆使人见之，而对问以诸事，则吉凶昭然，若存诸掌，无远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阴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则长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预识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闻人语之以所不决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则见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后，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来之事也。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镜。四规者，照之时，前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欲修其道，当先暗诵所当致见诸神姓名位号，识其衣冠。不尔，则卒至而忘其神，或能惊惧，则害人也。为之，率欲得静漠幽闲林麓之中，外形不经目，外声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节寿君，九首蛇躯百二十官，虽来勿得熟视也。或有问之者，或有诃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从炜晔，力士甲卒，乘龙驾虎，箫鼓嘈嘈，勿举目与言也。但谛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见，则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長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铤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

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经中也。见老君则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

或问坚齿之道。抱朴子曰：“能养以华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摇动。其次则含地黄煎，或含玄胆汤，及蛇脂丸、矾石丸、九棘散。则已动者更牢，有虫者即愈。又服灵飞散者，则可令既脱者更生也。”

或问聪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鸟伸，天俯地仰，令赤黄之景，不去洞房，猿据兔惊，千二百至，则聪不损也。其既聋者，以玄龟薰之，或以棘头、羊粪、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中，或以蒸鲤鱼脑灌之，皆愈也。”

或问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升景，召大火于南离，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阳光，及烧丙丁洞视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书也。或以苦酒煮茺菁子令熟，曝干，末服方寸匕，日三，尽一斗，能夜视有所见矣。或以犬胆煎青羊、班鸠、石决明、充蔚百华散，或以鸡舌香、黄连、乳汁煎注之。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

或问登峻涉险、远行不极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药，则身轻力劲，劳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体未全实者，宜以云珠粉、百华醴、玄子汤洗脚，及虎胆丸、朱明酒、天雄鹤脂丸、飞廉煎、秋芒、车前、泽泻散，用之旬日，不但涉远不极，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于常也。若能乘蹠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蹠道有三法：一曰龙蹠，二曰虎蹠，

三曰鹿庐蹀。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则以一时思之。若昼夜十二时思之，则可以一日一夕行万二千里，亦不能过此，过此当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剽，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剽气故也。龙初升阶云，其上行至四十里，则自行矣。此言出于仙人，而留传于世俗耳，实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蹀须长斋，绝荤菜，断血食，一年之后，乃可乘此三蹀耳。虽复服符，思五龙蹀行最远，其余者不过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则不可妄乘蹀，有倾坠之祸也。”

或曰：“《老子篇中记》及《龟文经》，皆言药兵之后，金木之年，必有大疫，万人余一，敢问辟之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有五玉。五玉者，随四时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黄，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则无所畏也。又一法，思其发散以被身，一发端，辄有一大星缀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头，以罡指前。又思五脏之气，从两目出，周身如云雾，肝青气，肺白气，脾黄气，肾黑气，心赤气，五色纷错，则可与疫病者同床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闭气思力士，操千斤金锤，百二十人以自卫。或用射鬼丸、赤车使者丸、冠军丸、徐长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薰身丸、崔文黄散、草玉酒、黄庭丸、皇符、老子领中符、赤须子桃花符，皆有良效者也。”

【译文】

有人说：“冒昧地问一下断谷之人可以获得长生吗？共有

几种断谷方法，哪一种最好”？抱朴子回答说道：“断谷仅可停止菜肴和粮食的耗费，并不能单独使人长生。我问过诸位长期断谷之人，他们说，少些痛苦疾病，比食谷时好些。如果服食山蓊，以及饵制黄精，再有禹余粮丸，每日两次将三种药合起来服食，能使人增加力气，能担物远走，身体变轻，不会疲乏。那些服食各种石制药物，一旦服食坚持十年五年的，以及吞气服符饮神水的人，只可做到不饥饿，仍不堪承受繁重体力劳务。道书上虽说，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又说过，吃草的善于跑路，但愚蠢，吃肉的力气虽大，但凶悍，食谷的智慧虽高，却不长寿，食气的神明洞开，长生不死。然而，这只是行气者一家的偏说，是不可单独实践的。如果想服食金丹大药，则此前一百多天不吃饭，这样效益最快。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靠正常服食只是得仙稍慢罢了，不会有太大妨碍的，如果遇上饥荒，隐迹山林之中，知道此法之人就不致被饿死。不知此法之人，则不应匆忙断谷，强行断谷，不会有什么大益处。留在人间断了肉食，一闻到肥肉鲜鱼的气味，总不免为之动心，假使自己尚不能立即弃绝世俗离家出走，去到山洞里隐居起来，当然也不可能马上断绝各种美食，就不致自找苦吃，不如不断谷，而节制饥饱。断绝谷食有近百种方法，有的是服食守中石药数十丸，便能坚持四五十天不饥。习惯于服食松柏及山蓊，也可守中，只是效果不如大药，时间再长也超不过十年还需食谷，有的一服可坚持一二百天，有的则需天天服食，才能不饥。有的是先准备美食，吃得极饱，然后再服药来护养所吃食物，不使食物消化，便可以断谷三年。想要重新食谷

时，应服用葵子、猪膏把食物顺下，如此便可把美食全部带下，而这些美食仍象原来一样不变质。洛阳有个叫董威辇的道士，常到白社中居住，一点不吃食物。陈子叙随他在一起住并侍奉他，从他学道时间久了，才得董氏秘方，说是用甘草、防风、苋实等十来种药材捣烂制成散药，先服食方寸匕匙那么多的量，然后吞下十二枚雀卵大的石子，足够断谷百日，散药百日后续服，气力和颜色一如平常，想重新食谷的话，当服葵子汤把石子顺下来，然后再进食。又赤龙血、青龙膏制药，用丹砂、曾青水，把石子放到里面稍等片刻，石头就变软，可以食用，如果不马上取食，就会全部融化，服食这种药石，以尽情吃饱为准，可使人身体壮实。又有引石散，用方寸匕匙那么多的量投入一斗白石子中，用水合煮后会马上像熟透的芋子一样，可以充当谷物服食。张太元全家的他的弟子几十人，于林虑山中隐居，按此法服食药石十余年，全都肥壮强健。只是需要再弄白石子，因此不如赤龙血、青龙膏，随便什么石头都能用，另外需要煮食，就有燃薪吹爨之类的麻烦事。有的是用符，有的是用水，有的是符水并用。有的是用干枣，每日九枚，酒一二升。有的是服食十二时气，以半夜开始，从百分度的九九到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有的是春天面朝东，服食木星青气，使之入肝，夏天服食火星赤气，使之入心。四季之月服食土星黄气，使之入脾；秋天服食金星白气，使之入肺；冬天服食水星黑气，使之入肾。又，中岳道士郗元节服食六戊之精气，也大有功效，如果在甲子那一旬中，有戊辰之精气，则在当旬的十天里，经常面向辰地吞气；到下甲之旬，再向该旬中戊寅地吞气。《甘

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他们各有自己的名字，据以祝水后饮食，可使牛马都不饥饿。有的是精念脾中神名叫黄裳子，只需闭口吞食内气，便都有真效。我多次见到断谷之人，时间多在二三年，全都身体轻便，容色很好，能忍耐风寒暑湿，只是不太肥壮罢了，我虽不曾见过数十年不食之人，而一般人不过十几天不吃谷物就会死亡，可这些人已能数年断谷而神态自若，又何须怀疑他们不能支持更久了呢？如果断谷之人变的羸弱，时常忧心忡忡，恐怕不会坚持太久了。但我问过这些断谷之人，他们初断谷时没一个不是气力变小，然后才逐渐强壮，月胜一月，年胜一年。因此，不必怀疑他们可以坚持更久。那些得道长生之人，没有不是通过服药吞气而成功的，这是不假的。服药断谷之人，开始时大概无不变得疲惫不堪，仅用符水或单靠服气之人，全会在开始的四十天暂觉疲惫困瘦，过了这段时间，才会强壮，我的师傅郑君说过，他生性饮酒不多，而先前在铜山，断谷两年左右，饮酒数斗也不醉。由此推论，这是因为断谷不食可使耐毒能力增强，而耐毒能力的增强，则是难以染病的症候。我于是问老师，在山中哪弄的到酒呢？郑君说，先酿制好云液，不经过压漉，直接用桂、附子、甘草等五六种药材，研成粉末合制成丸状，晒干，用鸡旦大小的一丸投入一斗水中，立刻成了美酒。又有《黄帝云液泉法》，用造酒用的米曲及七八种药材合制药丸，每取一斗酒，掺入一升水，同千岁苦酒掺水一样。无论时间多长，味道都能保持鲜美不变，饮用将会大有益处。又，采用符水断谷，在最初虽会使人消瘦，也应同时知道这种道法，倘若遇到荒年，来不及合制药物，符水就是上品了。有个叫冯

生的人，只是单凭吞气，历时三年断谷。我曾见他步行登山，能担一斛左右重的东西，整天不知疲倦，他还时常引弓射箭，一般不多说话，即使说话了，也不肯放大声音。我询问他，他说，断谷时丧精失气最犯大忌了。我也曾多次见过那些浅薄的道士们，他们为了满足私欲，总想炫耀自身奇怪特异，以此赢取不食的名声，实际上并不了解断谷道理，只是假装不吃饭菜罢了，至于饮酒，每天能饮一斗以上，而干肉、密糖、枣、栗、鸡蛋之类，不绝于口。有的还大肆吃肉，咀嚼汁液而吐掉渣滓，一天里经过嘴巴的肉多达几十斤。这才是变着法更美食了。大凡酒客，仅是饮酒吃肉而不吃谷物，都能支持一年半载而不至穷蹙疲乏，这不叫断谷。三国时吴地有个叫石春的道士，每当他行气为人治病时，总也不进食，这样来侍候病人痊愈，有时百天，有时一个月，然后才进食。吴景帝孙休闻讯后说，这道士不须多长时间，就会被饿死的。于是孙休把石春召进宫中，然后把他锁起来，并命人严格看守。石春每天仅要求二三升水，坚持了一年多，他的容色变得更加丰润喜悦，气力仍如往常，孙休问他大体还能支持多久，石春说，没限度，大约可坚持几十年，只是怕以后会衰老而死罢了，而非担心饥饿。于是停止观察，放石春出宫，据石春所言，可以证明断谷是不能延长寿命的。现在有人学到了石春道法。”

有人问询不畏寒之方法。抱朴子说：“或者在立冬之日，服食六丙六丁之符，或者一千二百遍闭口行五火之气，就可在一年里不知寒冷。或者服食太阳酒，或者服食紫石英、朱漆散，或者先服食雌丸一枚，然后服食雄丸二枚，也能一天

一夜不觉寒冷，雌丸用雌黄，曾青、矾石、磁石合制，雄丸用雄黄、丹砂、石胆合制，但此类做法对延长寿命没有益处。”

有人问询不怕热的方法。抱朴子说：“或者在立夏之日，服食六壬六癸之符，或者运行六癸之气，或者服食玄冰丸药，或者服食飞霜散药。但这需用萧木上的树皮，以及五月五日中午时间向北运动的黑蛇的血，因此很少有人弄到药材合成的。只有幼伯子、王仲都这两人穿着数重裘衣，在夏天正午暴晒，身边还围上十二炉炭火，但他们口不称热，身不流汗。他们大概用的是这个药方。”

有人问询辟除五兵的道法。抱朴子回答说：“我听说三国时吴大皇帝孙权曾从介先生学得重要道法，说是只要懂得书写北斗神名和日月神名，就可以不惧刀剑。孙权试着把这种法术教给身边的几十名随从，他们常带头为孙权冲锋陷阵，终身都不受伤害，我师傅郑君说，只需口诵五种兵器神名，也很灵验。刀的神名叫大房，由虚星主管；弓的神名叫曲张，由氐星主管。矢的神名叫彷徨，由荧惑星主管；剑的神名叫失伤，由角星主管；弩的神名叫远望，由张星主管；戟的神名叫大将，由参星主管。临战时要认真祝祷。或者在五月五日作赤灵符，放在心前，或者在丙午日午时，作燕君龙虎三囊符。岁符每岁更换，月符每月更换，日符每日更换。或者佩带西王母兵信之符、或者佩带荧惑朱雀之符，或者佩带南极铄金之符，或者佩带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者服用玉札散，或者沐浴禁葱汤，或者取牡荆来作六阴神将符，符指敌人。或者在月食之时，用喉下有八字的三千岁蟾蜍的血，划符写字在所持刀剑上。或者携带武威符荧火丸。或者在刀剑交锋之

时，乘魁星，履罡气，居于宝地，呼唤四方神明之长，也很灵验，现在世上也有学禁除五兵道法的，而且为数不少呢。”

有人询问隐匿形迹的道法。抱朴子说：“神仙道法共有五种，时隐时现即是其中之一，但这种道法对延长寿命并没有益处，而且在人间无故施法术，会招致诡谲奇怪的声响，是不可随意施法的，兵荒马乱可用在危急时刻，不得已而为之，以便免除灾难。我师傅郑君说，服食大隐符十日，要隐身就向左转，要显形就向右回转，或是把玉饴丸涂在人身上，或者使用蛇足散，或者怀揣离母草，或者折取青龙草，然后伏于六丁神下。或者进入竹田之中。然后手执天枢之土。或者造访河龙石室，然后陷入云盖阴暗处。或者伏于清冷渊中，以便通过幽阕之径。或者乘坐太一马，遨游紫微宫。或者登上天一神的明堂，或者进入玉女神的金柜，或者背负导向官，站立在三盖下；或者投巾解履，胆煎及儿衣符。诸如子居蒙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侧之胶，驳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芝各种神仙药物。有的可化为小儿，有的可化为老翁，有的可化为飞禽，有的可化为走兽，有的可化为草芥，有的可化为树木，有的可化为六畜；或者依木化而成为木，或者依石化而成为石，或者依水化而成为水，或者依火化而成为火。这些都是所谓移形易貌，是不能完全隐匿形迹的道法。”

有人问道：“魏武帝曹操逮捕了左元放收押捆绑起来，但左元放得自行解脱，用的是什么法术呢？”抱朴子说：“我不能确知左元放施行的是何道术，但我历来浏览各种方书，其中记载自行脱身的方法很多，有的是每月三次服食薏苡子，和用三五阴丹，有的是用偶牙阳胞，有的是用七月七日向东运

动的跳脱虫，有的是用五月五日石头上的蛇蛻，有的是用夏至日的霹雳楔，有的是用天文二十一字符，有的是用自解去父血，有的是用玉子余粮，有的是合制山君目、河伯余粮，浮云滓来涂身，都能自行解脱，但左君万端变化，未必就用的这些法术。只要运用了六甲变化的法术，他的真形不可能被捉住。”

有人询问说：“修道的人可以不生病吗？”抱朴子说：“修身养生能做到穷理尽性的人，既服食神药，又行气不懈怠，朝夕导引，来使气血舒畅，无所障碍，再加上运用房中术，饮食有节制，风湿不来犯，不为办不到的事情担忧，这样就可以不生病。只怕那些居于人间的人，不能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修炼道术，他们会为懈怠不勤而苦恼，结果不能不患病了。如果空有信道的心思，没有益身的功力，寿命处在日辰不全孤虚的氛围里，体中已有损伤的险情，各种害虫就会趁他们衰颓危急的时候，病入膏肓时，招唤邪气，引来鬼魅，制造祸害，殃及性命。各种厄运同聚各种惩罚同时加于一身的话，所受的灾难就更大。那些还强壮的人，则会生各种疾病。对于原已患疹病的人来说，则会诱发各种病。因此，古人开始修炼道术的时候，没有不兼修医术的，为的是对付眼前的祸害。那些平庸道士不认识这些道理，仅凭个人浅见行事，对治病医术漠不关心。他们又不能离开世俗，隐居起来，专心修炼内功来解除病痛，一旦病痛袭来就会病倒，无法攻治了，结果比专事汤药的凡人差上一截，正所谓，寿陵人既没学到邯郸人的步伐，又丢掉了自己故乡原来的本性。我看过戴霸、华佗所集《金柜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家杂方》五

百来卷；甘胡、吕傅、周始、甘唐驼、阮河南等，各撰集《暴卒备急方》有的一百一十卷，有的九十四卷，有的八十五卷，有的四十六卷，世人都认为这些书精密详备，无以复加。我仔细观察过，它们很不完备，各种急病甚至还没有全部列出。混乱错杂，漫无纲纪，需要查寻阅读时，不能迅速找到。而且书中治疗已有暴卒症候的病人，用的全是贵重药物，动辄数十种，如果不是富贵之家居住在京都，平素无法储存，急时不能立即置办。书中有许多是让人用针灸治疗疾病，而对针灸疗法又说不详细，针灸没有明确的方位分寸，而仅说及身上经络穴位的名称。如果不是详细阅读过《明堂流注偃侧图》的旧医行家，哪能懂这些呢？我所写的百卷书，名叫《玉函方》，都分别列出病名，按类排列，没有混杂现象。其中《救卒》三卷，都简单可行，方便宜做，简明扼要，易于检验，篱间道旁，触目都是药材，各种急病，无不备载，家中有了这些方子，就不必用医生了。医生大多承袭祖业，有其名而无其实，只会蓄些虚假的声望，目的在贪图财利，清寒的隐士是使不动他们的，即使使得动，大都误人碍事。不如自己熟悉医术药理，要比请那些无知的庸医强多了。医生也不可能马上请到，即使请到了，他们又不肯随意听人使唤，会使皮肉上的微疾，拖成脏器里的重病，乃至无法挽救。况且暴急之病已得，却要远途拜请医生，大多要冤枉地死去。”

有人问道：“如果知道将来的吉凶，安危的去就，就得以保全身体，这其中有一定的道法吗？”抱朴子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占验风向气候，运算筹码，推三棋，步九宫，检八卦，考求飞禽走兽的聚集，判断事物的变异，卜问宝龟灵

策的预示，全属平常末技，使人疲劳而难以信赖。如果身在帷幕中而知天下事，这才算出神入化。有的用三皇天文召请司命、司危、五岳神君，阡陌、亭长、六丁神灵，都可让人看见他们，向他们询问各种事吉凶明了，如同放在手掌上一样，不分远近、深浅、明暗，全可预先知晓。有的是召请六阴玉女。这道法需六十天才能见效，见效后可长期对他们役使。有的是通过祭祀招致八史，八史是指八卦的精灵，他们可预知尚未显露的事物。有的是每日用刀圭、方寸匕匙来服食葛花及秋芒、麻勃，忽然之间，似欲睡去，然后听人告诉自己不能决断的事情。吉凶立刻就能断定了。有的是用直径在九寸以上的明镜来照自己，把思虑托于镜中，七天七夜后，就可看到神仙，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待他们指示后，自己心中即可知晓千里之外及未来之事。镜子有人用一面，有人用两面，叫日月镜，有人用四面，叫四规镜，所谓四规，即在照镜时，前后左右各放一面。用四规镜照面，看到前来的神仙会很多。这些神仙，有的眼睛竖立，有的乘龙驾虎，衣冠彩色纷呈，与世俗之人不同，都另有经图昭示。要想修成此道，应事先暗诵需要请来会见的诸神的姓名、地位和称号，认清他们的衣冠服饰，否则，当神仙突然降临时，会忘记他们的神貌，有的会令人惊恐不安，那将害人不浅了。此法行时，一般需在寂静幽深的山林之中；一旦做到外形不经双目，外声不入双耳，此道法定能修成了。即使三童九女节寿君，九首蛇躯百二十官他们降临，也不要细看，他们有的问询，有的怒斥呵责，不要应答。有的人随从众多，衣着华丽，力士甲兵，乘龙驾虎，箫音鼓声，嘈杂喧嚣，万不可抬眼与他们

说话，只须细想老君真形，老君真形一现，起身拜两拜。所谓老君真形，心里要想着，姓李名聃，字伯阳，他身長九尺，面容黄色，嘴如鸟嘴，高鼻梁，秀眉五寸来长，耳朵长七寸，额头上有三条纹路上下贯通，脚上有八卦图形，他用神龟作床柱，住着金楼，玉堂，白银为台阶，五彩云霞为衣裳，他头戴层层相叠的冠帽，佩挂锋利无比的宝剑，有一百二十位黄童跟随着他；他有十二青龙在左边，有三十六白虎在右边，有二十四朱雀在前，有七十二玄武在后面，有十二头穷奇这种凶猛神兽在前头开道，还有三十六只辟邪这种凶猛神兽在后压阵，雷电在上，闪射轰鸣，这都出自仙经的记载。看见老君的人，就能延长寿命，就能心如明亮日月，无事不能通晓。”

有人询问坚固牙齿的道法。抱朴子说：“能用华池精心养护，用醴液浸渍，在清晨叩齿三百遍的人，牙齿可永不动摇。其次是口含地黄煎，或者口含玄胆汤，以及蛇脂丸、矾石丸、九棘散，这样做能使已动摇的牙牢固起来，已生虫的牙齿随即痊愈。又，服食灵飞散，可使已脱落的牙齿重新长出。”

有人问保持耳朵听力的道法。抱朴子说：“能像龙和虎一样地导引，像熊和龟一样吞咽，像燕子飞举，蛇屈鸟伸，天地俯仰，上下升落，使赤黄景象不离洞房，如猿据悬崖，兔惊旷野，经过一千二百次，听力就不受损害了。已经耳聋的人，用玄龟药薰耳，或者用棘头、羊粪、桂毛、雀桂合制药后塞耳，或者用狼毒冶葛，或者用附子葱涕，合制药之后放入耳中，或者用蒸鲤鱼脑灌耳，都能使聋耳痊愈。”

有人询问保持眼睛视力的道法。抱朴子说：“能做到把外

景引入人体上、中、下三焦，从南方天空把大火召来，用明石洗涤眼睛，眼睛用阳光沐浴，以及烧制丙丁洞视符，用酒调和洗涤眼睛，用这些道法，古人曾在夜间写字看书，或者用苦酒煮茺菁子，熟透后爆干，研末服食方寸匕匙那么多的量，每日三次，服食尽一斗后就能使人夜间看清东西。或者用狗胆煎青羊、斑鸠、石决明、充蔚百华散，或者用鸡舌香、黄连、乳汁煎后注入眼中，眼中各种疾病都能痊愈，而且比平时视力加倍明亮，看的加倍精确。”

有人问登历险峻，长途跋涉而不知疲倦的道法。抱朴子说：“仅仅服食金丹大药，就可做到身轻力劲，劳作而不知疲惫，如果是刚入山林，身体尚未完全结实的人，应该用云珠粉、百华醴，玄子汤来洗脚，加上虎胆丸、朱明酒、天雄鹤脂丸、飞廉煎、秋芒、车前、泽泻散，服用十天以后，不仅使人长途跋涉不知困倦，而且还能使人走得迅捷，三倍于平时，如果是能乘蹀远飞的人，就可遍游天下，而不被山河阻隔了，乘蹀远飞的道法共有三种，第一种叫龙蹀，第二种叫虎蹀，第三种叫鹿卢蹀，有的是服符深思。要想飞行千里，就花上一个时辰来思考，假使昼夜十二个时辰全都思考，就可一昼夜飞行一万二千里。但也不可能超过这个里数。超过此数，应另行精心思考，方法同上。有的是用枣心木制成飞车，用牛皮结环剑引发它的机关，有的是把思想寄托于出现五蛇、六龙、三牛同时凭借罡风向上，而自己坐在上面。上升四十里，进入的天空叫太清。太清之中，气流异常强烈，能把人体飘浮起来，道师有言，鸢越飞越高，仅平直地舒展双翅，全然不再扇动，而能自行前进，即是由于它们逐渐地乘上刚劲

气流的缘故。龙初升入云层，再上升四十里高空，就可自动飞行了。这些言论出自仙人，只是传流到世俗而已，实非凡人所能理解的。又，乘跷远飞必须经过长期斋戒，断荤菜，绝血食，在一年之后，才可乘坐龙、虎、鹿卢三跷。即便是服符精思，那也以想着乘五龙跷飞行最远，其余则不超过一千里了。至于乘跷远飞时是高是低、是去是留等等问题，都自有一套相关的法术，万不可随心所欲。如果不尊奉其中的禁忌，就不能妄自乘跷远飞了。因为妄自乘跷远飞是有倾坠祸害的。”

有人说：“《老子篇中记》及《龟文经》都讲到，经过大规模战争之后，在五行属金、属木的年份里，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疫病，万人之中仅活一人，请问辟除这种疫病的道法。”抱朴子说：“仙人进入瘟疫流行地区所秘密运用的禁制道法是，思念自己身体成为五玉。所谓五玉，即随四季颜色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春天为青色，夏天为赤色，四季月为黄色，秋天为白色，冬天为黑色。又，思念着自己头戴金巾。思念自己心如炎火，大如斗就能无所畏惧。又一法，思念自己头发披散在身体上，每根头发末端，都有颗大星缀在上面。又一法，思念着出现北斗七星，用斗魁覆盖在自己头上，把斗柄罡气正指向前方。又，思念着自己的五脏之气从两眼射出，周身如同云雾，肝作青气，肺作白气。脾作黄气，肾作黑气，心作赤气，五彩纷呈，这样即使和疫病患者同床也无事了。或者迈着道家法步，呼唤值日玉女。或者闭气深思化出力士，手持千斤金锤，有一百二十人来保卫自己。或者服用射鬼丸、赤车使者丸、冠军丸、徐长卿散、玉函精粉、青

牛道士薰身丸、崔文黄散、草玉酒、黄庭丸、皇符、老子领中符、赤须子桃花符，它们也都是具有良好功效的药物。”

黄白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黄者，金也。白者，银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隐之云尔。或题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难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许尔。世人多疑此事为虚诞，与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从郑公受九丹及《金银液经》，因复求受《黄白中经》五卷。郑君言，曾与左君于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然而斋洁禁忌之勤苦，与金丹神仙药无异也。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予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为然哉！余若欲以此辈事，骋辞章于来世，则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且此《内篇》，皆直语耳，无藻饰也。余又知论此曹事，世人莫不呼为迂阔不急，未若论俗间切近之理，可以合众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于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听，而犹论著之者，诚见其效验，又所承授之师非妄言者。而余贫苦无财力，又遭多难之运，有不已之无赖，兼以道路梗塞，药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晓作金银，而躬自饥寒，何异自不能行，而卖治瘕之药，求人信之，诚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概断也。所以勤勤缀之于翰墨者，欲令将来好奇赏真之士，见余书而具论道之意耳。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盖人身本见，而有隐之之法。鬼神本隐，而有见之之方。能为之者往往多

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为铅。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至于飞走之属，蠕动之类，禀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旧体，改更而为异物者，千端万品，不可胜论。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鼯，又不少焉。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譬诸阳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岂有别哉？蛇之成龙，茅糝为膏，亦与自生者无异也。然其根源之所缘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穷理尽性者，不能知其指归，非原始见终者，不能得其情状也。狭观近识，桎梏巢穴，揣渊妙于不测，推神化于虚诞，以周孔不说，坟籍不载，一切谓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刘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无此道，是见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谓五谷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内史吴大文，博达多知，亦自说昔事道士李根，见根煎铅锡，以少许药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铁匙搅之，冷即成银。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斋便为之，而留连在官，竟不能得，恒叹息言人间不足处也。又桓君山言汉黄门郎程伟，好黄白术，娶妻得知方家女。伟常从驾出而无时衣，甚忧。妻曰，请致两端缣。缣即无故而至前。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妻乃往视伟，伟方扇炭烧筒，筒中有水银。妻曰，吾欲试相视一事。乃出其囊中药，少少投之，食顷发之，已成银。伟大惊曰，道近在汝处，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须有命者。于是伟日夜说诱之，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犹不肯告伟。伟乃与伴谋挝笞伏之。妻辄知之，告伟言，道必

当传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辄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虽寸断支解，而道犹不出也。伟逼之不止，妻乃发狂，裸而走，以泥自涂，遂卒。近者前庐江太守华令思，高才达学，洽闻之士也，而事之不经者，多所不信。后有道士说黄白之方，乃试令作之，云以铁器销铅，以散药投中，即成银。又销此银，以他药投之，乃作黄金。又从此道士学彻视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见天文及四邻了了，不觉复有屋舍篱障。又妾名瑶华者已死，乃见形，与之言语如平生。又祭庙，闻庙神答其拜，床似动有声。令思乃叹曰，世间乃定无所不有，五经虽不载，不可便以意断也。然不闻方伎者，卒闻此，亦焉能不惊怪邪？又黄白术亦如合神丹，皆须斋洁百日已上，又当得闲解方书，意合者乃可为之，非浊秽之人，及不聪明人，希涉术数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须口诀者，皆宜师授。又宜入于深山之中，清洁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刘向止宫中作之，使宫人供给其事，必非斋洁者，又不能断绝人事，使不来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谭《新论》曰：史子心见署为丞相史，官架屋，发吏卒及官奴婢以给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复利于金也。闻金成可以作延年药，又甘心焉，乃除之为郎，舍之北宫中，使者待遇。宁有作此神方可于宫中，而令凡人杂错共为之者哉？俗间染缁练，尚不欲使杂人见之，见之即坏，况黄白之变化乎？凡事无巨细，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酱醋羹臠犹不成，况大事乎？

余曾谘于郑君曰：“老君云，不贵难得之货。而至治之世，皆投金于山，捐玉于谷，不审古人何用金银为贵而遗其方也？”

郑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谓夫披沙剖石，倾山漉渊，不远万里，不虑压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时，不知止足，以饰无用。及欲为道，志求长生者，复兼商贾，不敦信让，浮深越险，乾没逐利，不吝躯命，不修寡欲者耳。至于真人作金，自欲饵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经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银亦可饵服，但不及金耳。”余难曰：“何不饵世间金银而化作之，作之则非真，非真则诈伪也。”郑君答余曰：“世间金银皆善，然道士率皆贫。故谚云，无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师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银以供之乎？又不能远行采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诸药之精，胜于自然者也。仙经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则为真物，中表如一，百炼不减。故其方曰，可以为钉。明其坚劲也。此则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谓诈乎？诈者谓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以鸡子白化银，银黄如金，而皆外变而内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经有以五石五木种芝，芝生，取而服之，亦与自然芝无异，俱令人长生，此亦作金之类也。雉化为蜃，雀化为蛤，与自然者正同。故仙经曰，流珠九转，父不语子，化为黄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土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土也；餐食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土也。又曰，金银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长生可学得者也。《玉牒记》云：天下悠悠，皆可长生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凝水银为金，可中钉也。《铜柱经》曰：丹沙可为金，河车可作银，立则可成，成则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黄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龟甲文》

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岂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贫，而药或至贱而生远方，非乱世所得也。若戎盐卤碱皆贱物，清平时了不直钱，今时不限价直而买之无也。羌里石胆，千万钱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与不知者正同，可为长叹者也。有其法者，则或饥寒无以合之，而富贵者复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无一信者。假令颇信之，亦已自多金银，岂肯费见财以市其药物，恐有弃系逐飞之悔，故莫肯为也。又计买药之价，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当斋戒辛苦，故莫克为也。且夫不得明师口诀，诚不可轻作也。”夫医家之药，浅露之甚，而其常用效方，便复秘之。故方有用后宫游女，僻侧之胶，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飞君根，伏龙肝，白马汗，浮云滓，龙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邹斋之属，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诀，犹不可知，况于黄白之术乎？今能为之者，非徒以其价贵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则可以长生。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书所名药物，又或与常药物同而实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妇人也；陵阳子明，非男子也；禹余粮，非米也；尧浆，非水也。而俗人见方用龙胆虎掌、鸡头鸭跖、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谓之血气之物也；见用缺盆覆盆、釜钊大戟、鬼箭天钩，则谓之铁瓦之器也；见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妇、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长卿，则谓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刘向作金不成，无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则复不烦圣贤大才而后作也，凡人可为耳。刘向岂顽人哉，直坐不得口诀耳。今将载其约而效之者，以贻将来之同志焉。当先取武都雄黄，丹色如鸡冠，而光明

无夹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减五斤也。捣之如粉，以牛胆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盐石胆末荐釜中，令厚三分，乃内雄黄末，令厚五分，复加戎盐于上。如此，相似至尽。又加碎炭火如枣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蝼土及戎盐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阴干一月，乃以马粪火煨之，三日三夜，寒，发出，鼓下其铜，铜流如冶铜铁也。乃令铸此铜以为筒，筒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马屎火煨之，三十日发炉，鼓之得其金，即以为筒，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马通火煨三十日，发取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汞者，水银也，立凝成黄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钉也。

【译文】

抱朴子说：“《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记载了一千多种药方。黄是指金，白是指银。古人看重有关道术，为了保密起见，不愿直接说成金银，所以就用隐语将它们称作黄白。有的把篇名题作庚辛，庚辛也就是金。但有关的道法大都深奥微妙，难以弄懂，其中可以理解清楚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世人大多怀疑这种道法是荒诞不经的，这和他们无端不相信有神仙一事正好一样。我过去跟从郑隐学习九丹和《金银液经》，并进而请求学习《黄白中经》五卷。据郑隐说，他曾和左元放在庐江铜山中试着制作，结果全都成功了。但当时为斋戒、禁忌所付出的勤苦，又是和合制金丹神仙药物是没有两样的。俗人大多讥笑我喜欢钻研异端学术，说我是怀着强烈欲望，硬要把天下不可能弄通的事情弄通。我又何

苦这样呢？我要是想通过这些事情铺排辞章，从而使作品流传来世的话，那么我所著的《抱朴子·外篇》及其他杂文二百多卷，就足以把我的愿望寄托给后代了，是不再需要依靠现在所从事的探讨的。再说这里所写的《抱朴子·内篇》，都是直话直说罢了，并没有什么辞藻文采可言。我还清楚地知道，一旦论及这些神仙之事，世人无不叫喊这些都是迂阔空泛、无关痛痒的言论，还不如探讨切近世俗急务的道理，倒可以迎合众人心思。但我之所以不能停止关于神仙之道的写作，明知这些观点难以为世人所接受，还硬要对此进行论著，是因为我确实看到了神仙之道有功效、可验证，而且我所承袭的授业老师不是那种妄言不实的人。但我生活贫苦，没有资财，又遇上多难世道，穷困不堪，毫无依靠，再加上道路阻塞，所需药材不能弄到手，竟无法合制出成药来。我现在要是告诉别人说，我晓知如何制作金银，但自身却还处在饥寒交迫的地位，那就和自己尚且不能行走，却要出售治疗跛脚的药物没有区别了，这样做要求别人信服自己，的确不能办到。但道理也还有不尽人意的时候，这也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我之所以要勤勤恳恳将道意形诸笔墨的原因，是想使将来喜欢奇理、识得真谤的人士，看到我的书后，再进一步阐述道家思想罢了。事物有千变万化之术，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大概人身本来是显现着的，但有使之隐去的仙法；鬼神本来是隐藏着的，但有使之现形的道术。能够达到这种变化无方境界的常常有很多。水火在天，但可以通过阴燧、阳燧把它们从月亮、太阳中取出来。铅性是白色的，但可以使之变赤而成为丹。丹性是红色的。但可以使之变白而成为铅。云、

雨、霜、雪，本来都是天地之气，但用药来制作它们的话，就可以与自然界中真的没有差别了。至于天上飞行的、地上蠕动的东西，它们的形体来自天地造化，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了。及至它们突然由旧体变成新体，奇异地由本物变成他物，这种现象却又是千头万绪，形形色色，不可胜论的。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类，注重两性差别，智慧最为高超，然而男女易形的事例，化而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鼯的事例，也不在少数。至于高山变为深渊、深谷变为丘陵，这又属于巨大物体的变化。变化本来是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则，为什么要怀疑金银不能够用其他东西来制作呢？譬如用阳燧所取得的太阳之火，用方诸所取得的月亮之水，与普通的火与水，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蛇能变为龙，茅汁米羹能够制作成膏，也和自然生成的龙和膏没有什么不同。但要追本溯源的话，它们的变化都属于自然感应所带来的结果。假如不是穷理尽性的人，是不能知道其中奥妙的，假如不是探因求果的人，是不能了解它们真实情况的。见识短浅、固步自封的人，将奥妙无比的事理看作是虚无缥缈，把变化神奇的境界看作是荒诞不经，因为周公、孔子不曾提及，经书典籍不曾记载，对一切都认为不是这样，这不也太孤陋寡闻了吗？再有，俗人因为看到刘向作金不成，便说天下果然没有这种道法。这就如同看到种田农家有时遭受水旱灾害而颗粒无收，便说各种庄稼不能够通过种植获得丰收。成都内史吴大文，为人通达，博见多识，也曾自述他过去曾师事道士李根，见到李根在煎熬铅锡时，拿少量如同大豆一般大小的药物投入鼎中，用铁匙搅和，冷却后就成为白银。吴大文获得李根的秘方，但只

想着自己制作，经过一百天的斋戒后就做了起来，但他留恋官位而不肯离职，最终没有成功。为此他总是叹息说人间是不值得居留的。还有桓谭记载说，汉代黄门郎程伟喜欢黄白术，娶的妻子是精通方术人家的女儿。程伟经常跟随皇帝外出却没有合时的衣服可穿，他为此十分发愁。妻子念叨，‘请送来两匹细绢！’细绢随即无缘无故地来到了眼前。程伟按照《枕中鸿宝》的说法制作黄金而没能成功。妻子便前去看他，程伟正在煽火烧着一个筒子，筒子中盛有水银。妻子说：“我想试着让相公您看一件事！于是取出她袋中的药物，一点儿、一点儿投进筒中，一顿饭工夫以后打开盖子来看，已经成了白银。程伟大吃一惊说：‘道术原来近得就在你处，你却不及早告诉我，为什么？’妻子说：‘获得道术必须是有这种命运的人。’从此以后程伟日日夜夜地劝说诱导妻子，出卖田宅来供给妻子美食美服，但妻子还是不肯把黄白道术告诉程伟。程伟于是就和同伴商议，准备大打出手逼她屈服。妻子每次都能预先知道这些情况，她告诉程伟说：‘道术必须传给合适的人选。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即便是在道路上偶然碰见，也会教给他；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而是口是心非的人，即使他把我千刀万剐、粉身碎骨，我也不会把道术讲出来的！’程伟不停地逼迫妻子，妻子于是发了疯，裸体乱跑，用泥巴涂在自己身上，随后就死去了。近代的原庐江太守华谭，才华卓著，学问博达，是一位见多识广之士，然而他对于不合常规的事情，却大多不予相信。后来有个道士向他讲说黄白之方，进而又试着让他制作，说是使用铁制器皿熔化铅，将一些散药投进去后，就会变成银。再熔化这些银，拿其他药物投入

里面，便可制成黄金。华谭又跟这个道士学习透视的方术，修炼还不到一百天，夜里躺在床上就能清晰地看见天文以及四周邻居的一切情形，感觉不到眼前还有房屋、篱笆等障碍物的存在。再有华谭有个名叫瑶华的妾，已经死去了，竟然前来现形，与华谭谈起话来，就像跟她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又，华谭曾去祭祀庙神，夜里听到庙神前来答复自己的拜请，睡床似乎摇动起来，并发出声响。华谭于是感叹道：‘可知世间确确实实是无所不有了，五经典籍虽然不曾记载，许多事情也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就断定没有的。’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不曾听说过道家方术的人来说，当他们猛然听到黄白之事的时候，又哪能不大惊小怪呢？而且修炼黄白术也像合制神丹一样，都必须斋戒一百天以上，还应当能够透彻地理解方术之书的内容，自己的思想与方术的旨意相互符合的人才可以从事修炼，而不是德行污秽的人、以及蠢鲁笨拙的人、很少涉猎方术的人所能制作的。黄白术当中有时会有必须通过口诀才能生效的内容，对此都应该接受师傅传授。还应该进入深山之中、清洁之地，不要叫凡俗愚人知道自己。而当初刘向留在宫中制作黄金，让宫人听他使唤帮他做事，可知他肯定不是经过斋戒、保持洁净的人，他又不能断绝人间事物，使人们不来来往往打搅自己。如此做法，哪能获得成功呢？桓谭《新论》中记载说：史子心被任命丞相史，官府给他盖房子，派遣官吏及官府奴婢来供他使唤，结果没能制成黄金。史子心自以为是出力不够，又禀报给傅太后。傅太后并不想再在黄金上得利，但她听说黄金制成后可以用来作成延年益寿的药物，对此她心里又十分热心，于是就把史子心升为郎官，

让他住进北宫中，像款待使者一样加以礼遇。难道有制作如此宝贵的神药时，可以住在宫中，还让凡夫俗子错杂其间来共同制作的事吗？民间为白绢染色时，尚且不想让杂人乱看，杂人看到的话，就会把白绢染坏，何况是制作黄金白银时的奇妙变化呢？凡事无论大小，都应得其要领。倘若不得要领，即便是胡乱地制作酒、酱、醋、羹、肉汤，也还是不能成功，何况是方术大事呢？我曾向郑隐请教说：‘先师老子讲过，不要把难以弄到的财货看得太重。而在治理得最为理想的社会里，大家都把金子扔到山里，把美玉扔到河里，不知道古人为什么既要珍爱黄金白银，却又把有关方术遗失掉呢？’郑隐回答我说：‘老子所讲，指的是披开沙砾、剖开石头、倾倒山陵、滤干渊水、不怕奔波万里、不怕压死溺毙、以图求得珍宝奇玩、结果妨碍国计民生这样一些人。他们终生贪得无厌，全为装饰无用之物。老子的话还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愿学道，立志寻求长生，但同时又兼作商贾，不能做到忠诚不二、谦逊礼让，他们涉渡深渊、穿越险境、钻营仕途、追逐名利，并不吝惜身体性命，更不保持清心寡欲。至于虔诚的道士制作黄金白银，自己只是想通过服食后成为神仙，并不是用来招致富贵的。所以仙经上说，金是可以制作的，人是可以度世的；银也可以炼制服食，只是不如黄金罢了。’我问难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世上普通的金银来加以调制呢？既然是作出来的也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虚假骗人的。’郑隐回答我说：“世上的金银尽管都是好的，但道士们却大多都是贫穷的。所以有句谚语说：从来就没有肥仙人、富道士。师徒们有时十人一群，有时五人一伙，又从哪

里弄得到金银来供自己使用呢？又不能远途旅行去采掘金银，所以应该自己动手制作。再说炼制出来的黄金，乃是各种药物中的精华，要比自然生成的黄金强多了。仙经上说，丹砂精华生成黄金。这是用丹砂制作黄金的说法。因此山中有丹砂，它的下面多有金子。而且人工制作黄金获得成功，就成为真金了，同样具有表里如一、百炼不减的性质。所以一些方术书上说，炼制出来的黄金可以用来作钉子。这说明它异常坚硬刚劲，的确是合乎自然法则的产物。因此，从性质和功能上说，它是当之无愧的真东西，怎么能说是骗人的呢？骗人的东西是指用曾青涂沫在铁上，铁像铜一样呈现出赤色；用鸡蛋蛋白融化银子，银子像金子一样呈现出黄色，但它们都是仅在外表发生了变化，而在内部却没有发生变化，芝菌这种东西，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但在仙经记载中，有用五石、五木种植仙芝的说法，仙芝长成后，取下来服食它，也和自然生成的芝菌没有什么不同，同样都能使人获得长生。这也和制作黄金的情形相类似。雉化为蜃，雀化为蛤，与自然生成的蜃和蛤也正相同。所以仙经中说，流动的丹珠可以经过九次变化，这种方法极其神秘，是做父亲连儿子也不告诉的；屡经变化之后，丹珠就成了黄金白银，是有自然法则在暗中支配着的。仙经中又说，把丹砂制成黄金，服食以后升天成仙的人，属于上士；服食芝菌，导引练功，通过吞气获得长生的人，属于中士；通过服食草木之药，从而获得接近一千岁寿命的人，属于下士。仙经中还说，黄金白银可以自行制作，是合乎自然法则的；长生不老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玉牒记》里讲：天下万物，芸芸众生，都可以长生不老，只怕犹

豫不决，患得患失，结果不能成功罢了。凝结水银成为黄金，可以抵得上钉子一样的硬度。《铜柱经》里讲：丹砂可以制成黄金，河车可以制成白银，方法得当的话，即刻就可以制成，制成了就是真的，如果你掌握了这种道术，就可以使自身成为神仙。黄山子讲过：天地有金，我能制作它，二黄一赤，立即制成不用怀疑。《龟甲文》讲：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只怕懂得这些道法的人大多贫困不堪，而有些药物价钱非常便宜又出产在远方，不是处在乱世里的人所能弄到的。譬如戎盐、卤碱本来都是便宜东西，在太平日子里一点儿都不值钱，而现在无论出多大价钱都不能买到。又如羌里石胆，即使拿出成千上万的钱来求购一斤，也不能买到。白白知道黄金白银的制法，却和不知道的人完全一样，这是令人感叹不已的事情啊！掌握有关制法的人，有些人却因饥寒交迫无法合制它们，而富贵的人却又不了解有关方法。即便这些富贵的人懂得这些方法，也没有一个相信的人。假使他们颇为相信黄金白银可以制成的话，他们自己也已有很多金银了，哪里还愿意花费现成的钱财去购置有关药物呢？他们生怕购置药物的钱财会白白扔掉，从而为之后悔不迭，就像放走笼子里养的鸟，却去追赶外面飞着的鸟一样，所以就没有愿意干的人了。还有的人计算购买药材需要的价钱，去和可能合制出来的成药价值进行比较，觉得还算明显获利，但他们看到还需要付出辛苦地从事斋戒时，因此就没人能够进行了。而且得不到明师传授口诀，确实不能轻而易举地动手制作。医家所应用的那些药物，本是极其浅露易知的，但他们对于常用的一些灵验方子，也还要秘而

不宣。所以药方里有时用到后宫游女、僻侧之胶、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飞君根、伏龙肝、白马汁、浮云滓、龙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邹斋等等，这些药材都属于浅近易见的东西罢了，但如果得不到有关口诀的话，还是不能够明白，何况从事的是黄白之术呢？现在能够炼制黄金白银的人，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价值昂贵才秘而不宣，而是因为这种道法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使自己长生不老。长生不老的道法，是道法的顶点，所以古人特别珍爱这种道法。凡是方术之书里所标示的药物名称，又有一些是和普通药物的名称相同而实际上并不相同的药物，像河上姹女，指的是水银，而不是妇女；陵阳子明，指的也是水银，而不是男子；禹余粮，是一种矿物药，而不是米；尧浆，仍是一种矿物药，而不是水。但是世俗人们看见药方里用到龙胆、虎掌、鸡头、鸭蹠、马蹄、犬血、鼠尾、牛膝，就全都将它们说成是血气动物，却不知道它们尽属草药；看到使用缺盆、覆盆、釜鬲、大戟、鬼箭、天钩，就说它们是铁器、陶器，却不知道它们都是草药名称；看到使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妇、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长卿，就将它们称作人的姓名却不知道它们仍是草药。对这些常见的草药，尚且有人不懂，何况那些玄奥隐秘的方药，谁能全部理解呢？刘向制作黄金没有成功，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一旦掌握了制作黄金的要法，也就没必要先成为圣贤大才然后才能制作，而是连普通凡人都能够办到的。刘向哪里是个愚顽不通的人呢？只不过因为他没有掌握口诀罢了。现在我将把简约而见效的方法写出来，以便赠给将来志同道合的人阅读。应当首先获得武都地方出产

的雄黄，这种雄黄必须是像鸡冠一样，而且颜色红彤彤的，而且光亮晶莹而没有夹带杂石。重量上多少随意，但不能使它少于五斤。再把雄黄捣成碎粉，用牛胆拌和，然后放在火上煮烧使它干燥。接着用容积为一斗的赤土釜，先把戎盐、石胆末垫在釜底，使它有三分那么厚，然后放入雄黄末，使它有五分那么厚，再在上面加放戎盐。就按这种程序，一层一层地叠加，直到料尽釜满。最后还要在上面加上一层像枣核一样大小的碎炭火，使它有两寸那么厚。用蚓蝼土和戎盐做泥，把泥涂在釜外，再用一釜盖上，釜外和釜盖都要求在外面涂上三寸厚的泥，不能让釜里的药料外泄。阴干一月，然后用马粪火轻微地烧上它三天三夜，等到冷却以后开釜取出。再将上面的铜敲下来，铜流就像冶炼成的铜铁一样。接着再把这种铜铸成筒炉，筒炉作成后用来盛丹砂水，仍用马粪火轻微地烧上它三十天，开炉取出后捣碎调好，将其中二分生丹砂取出，用一分并汞——汞即水银，立刻就能凝结成为黄金了。这种黄金光明闪烁，色彩鲜艳，其硬度之高，可以适合作钉子。”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内生竹筒中，加石胆消石各二两，覆荐上下，闭塞筒口，以漆骨丸封之，须干，以内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

【译文】

用调制好的丹砂一斤，放入生竹筒中，加入石胆、消石

各二两，分别用草席盖在上面，垫在下面，闭塞筒口，用漆骨丸加以密封，等干了以后，把它放进醇苦酒中，埋入地下深三尺处。三十天后变成水状，颜色彤红，味道苦。

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

受作黄金法

先锻锡，方广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盐和灰汁，令如泥，以涂锡上，令通厚一分，累置于赤土釜中。率锡十斤，用赤盐四斤，合封固其际，以马通火煨之，三十日，发火视之，锡中悉如灰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合治内土瓿中，以炭鼓之，十炼之并成也。率十斤锡，得金二十两。唯长沙桂阳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乡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译文】

先将锡锻炼成块，长宽各六寸，厚一寸二分。用赤盐拌和灰汁，作成泥状，用来涂在锡块上面，要求均匀地抹成一分那么厚薄，层叠地放在赤土釜中，大致用锡十斤，用赤盐四斤。然后把周围缝隙密封严实，用马粪火轻微地烧上它三十天。挪开火察看釜中，锡块全都呈现灰状，里面有像豆子一样的小疙瘩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就是黄金了。调制好后，把它放进土瓿里，用炭火煽风来烧，经过十次冶炼就全成黄金了，大致是用锡十斤，得金二十两。只有长沙、桂阳、豫章、南海所产的土釜才能使用。那里的乡土人家，制作土釜用来烧饭，因此土釜本来就有很多。

治作赤盐法

用寒盐一斤，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矾一斤，合内铁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

【译文】

用寒盐一斤，再作寒水石一斤，再作寒羽涅一斤，再作白矾一斤，把它们混合起来放入铁制器皿中，用炭火来烧。等到全部熔化、颜色变赤，然后取出来就可以使用了。

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

授化黄金法

先以矾水石二分，内铁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搅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银。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黄水二分，于钊中加微火上令沸，数搅之，令相得，复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银内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则成上色紫磨金也。

【译文】

先用矾石水二分，放入铁制器皿中，加炭火烧使它沸腾起来。然后将汞放进去，多少随意，但要加以搅拌，使之混而为一。经过六七次沸腾，倒在地上即成白银。然后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黄水二分，装入鬲里，放于微火上使之沸腾，多次搅拌着它们，使它们完全融和，再放在炭火

上使之沸腾，把此间冶炼出的白银加入其中，多少随意，大约经过六七次沸腾以后，倒地在上凝固起来就成为上色紫磨金了。

治作雄黄水法

治雄黄内生竹筒中一斤，辄加消石二两，覆荐上下，封以漆骨丸，内醇大醋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矾石水同法，但各异筒中耳。

【译文】

把调制好的雄黄放入生竹筒内，每放一斤，就加入消石二两，分别盖在上面，垫在下面。再用漆骨丸加以密封，然后放入醇厚的浓醋中，埋入地下深三尺处，经过二十天就化成水了。制作曾青水和矾石水的方法，与此相同，只是放入筒中的原料各不相同罢了。

小儿作黄金法

作大铁筒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铁筒成，中六寸，莹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云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黄半斤，空青四两，凝水石一斤，皆合捣细筛，以醯和，涂之小筒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铅十斤内铁釜中，居炉上露灼之，铅销，内汞三两，早出者以铁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搅令相得，以汞不见为候，置小筒中，云母覆其上，铁盖镇之。取大筒居炉上，销铅注大筒中，没小筒中，去上半寸，取销铅为候，猛火炊

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铅十斤于铁器中销之，二十日上下，更内铜器中，须铅销，内紫粉七方寸匕，搅之，即成黄金也。欲作白银者，取汞置铁器中，内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银也。

【译文】

作好一个大铁筒，使它直径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好一个小铁筒，使它直径六寸，并将它打磨光洁。用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云母一斤，代赭一斤，硫黄半斤，空青四两，凝水石一斤，把它们全部混合起来捣碎细筛，再用醋来拌和，涂抹在小筒里面，使它厚二分。用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的方法：用铅十斤，放入铁釜之中敞口放在火炉上烧灼，等铅熔化后，放入汞三两，将先浮起的部分用铁匙撇取出来，名称就叫做良非。——然后通过搅拌使之混合，以看不到汞为准，接着把它放进小筒中，用云母覆盖在上面，用铁盖镇住。取大筒放在炉上，将熔化的铅液注入大筒中，然后把小筒没入其中，距离上部半寸，取熔化的铅液作为征候，用猛火来烧。经过三天三夜制成，名叫紫粉。取铅十斤，放在铁制器皿里溶化。经过二十天左右，改放入铜制器皿中，等铅溶化后，放入七方寸匕匙那么多量的紫粉，搅拌后，立即就成为黄金了。想要制作白银的话，取汞放入铁制器皿中，再放入三寸匕匙拌量的紫粉，用火来烧，使之相互融合，然后注入水中，马上就成为白银了。

务成子法

作铁筒长九寸，径五寸，捣雄黄三斤，蚓蝼壤等分，作

合以为泥，涂裹使径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马通火上，令极干，内铜筒中，塞以铜合盖坚，以黄沙筑上，覆以蚓壤重泥，上无令泄，置炉炭中，令有三寸炭，筒口赤，可寒发之，雄黄皆入著铜筒，复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黄精，皆下入著筒中，下提取与黄沙等分，合作以为炉，炉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炉于炭火中，炉赤，内水银，银动则内铅其中，黄从傍起交中央，注之于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炉力即尽矣。此金取牡荆赤黍酒渍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尽一斤，三虫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视，聋者闻，老者即还年如三十时，入火不灼，百邪众毒、冷风暑湿、不能侵入；尽三斤，则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来侍卫，寿与天地相毕。以杼血朱草煮一丸，以拭目眚，即见鬼及地中物，能夜书；以白羊血涂一丸，投水中，鱼龙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鸡血涂一丸，悬都门上，一里不疫；以涂牛羊六畜额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胆蛇肪涂一丸，从月建上以掷敌人之军，军即便无故自乱，相伤害而走矣；以牛血涂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则逆流百步；以白犬血涂一丸，投社庙舍中，其鬼神即见，可以役使；以兔血涂一丸，置六阴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鲤鱼胆涂一丸，持入水，水为之开一丈，可得气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沾也；以紫菀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饥；以慈石煮一丸，内髻中，以击贼，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则隐形，含一丸，北向以喷火，火则灭；以庚辛日申酉时，向西地以一丸掷树，树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

掷虎狼蛇虺，皆即死；研一丸以书石即入石，书金即入金，书木入木，所书皆彻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经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喷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鹤血涂一丸，内爪中，以指万物，随口变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见之，然而实不动也。凡作黄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烧五香，香不绝。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后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译文】

作好一个铁筒，使它长九寸，直径五寸。取雄黄三斤，蚓蛄土也是等量，调合作成泥，涂抹在筒里，要求木筒内直径三寸，开口处直径四寸。加入丹砂水二合，覆置马粪火上，炕得极其干燥，然后放入铜筒中，用铜塞实盖严。再拿黄沙堆在上面，用蚓蛄重泥封好，不要让它从上面泄出。然后放在炉炭中，要求炭有三寸厚，烧到筒口发红，可在冷却后打开，雄黄全部进入铜筒中胶着起来。取出来后，再按照上述方法重新放入三斤雄黄精，全部注入筒中。然后从里面提取出来，与黄沙等分的量，混合起来作成炉子，炉子大小以原料用尽为准。在想要使用的时候，将炉子放在炭火中，等炉子发红，放入水银，等水银沸动时，就把铅放进去，黄色从旁边浮起，交会于中央，然后倒在地上，就成为黄金了。总共炼制到一千五百斤时，炉力就用尽了。这种黄金用牡荆赤黍酒浸泡一百天后，就会变得柔软可以调制了。服食如同小豆那么大一丸，每天服食三次，用尽一斤的话，体内各种害虫就能全部打下，各种疾病就都会痊愈。还能使瞎子重见光明，使聋子

听到声音，使年老的人立即恢复到如同三十岁时一样，使人们进入火中不致烧伤，各种邪气毒气、冷风暑湿，一概不能侵入人体。用尽三斤的话，就能使人步行水上，使山川百神全来侍奉护卫自己，寿命可与天地相始终。如果用杼血朱草烧煮一丸，用来擦拭眼角，人们即刻就能看到鬼及地下埋着的物品，能够在夜间看书写字。如果用白羊血涂抹一丸，投入水中，鱼龙就会立即浮出水面，可以获取。如果用青羊血、丹鸡血涂抹一丸，悬挂在大门上，可以使方圆一里之内不染疫病，用来涂擦在牛羊六畜的额头上，它们全都不会染上疫病，虎豹也不会前来侵犯。如果用虎胆，蛇肪涂抹一丸，在月建所对应的地方把它投掷到敌人军阵中，敌军即刻就会无缘无故地自行溃乱，自相残杀着奔跑逃命。如果用牛血涂抹一丸，把它投进井中，井里的水马上就会沸腾起来；把它投进流水，流水就会倒流一百步。如果用白犬血涂抹一丸，投进社庙的院中，那里的鬼神即刻就会呈现在眼前，可供役使。如果用兔血涂抹一丸，放在六阴之地，传送酒食的玉女马上就会到来，可供六七十人使唤。如果用鲤鱼胆涂抹一丸，用手拿着进入水中，水就会为之敞开一丈来宽，人就能够在水里呼吸，在水里行走，冒雨站立，衣服不被淋湿。如果用紫菀烧煮一丸，用嘴含出汁液咽到肚里，人就可以在一百天内不觉饥饿。如果用磁石烧煮一丸，放在发髻里边，这样去进攻强盗，白刃流矢就不能中伤自己，假如有人射击，箭头都会飞向它们自己。如果用六丁六壬之地上的土配成一丸，带着它藏入人中就会隐去形影，口含一丸，面向北方来喷火，火就会熄灭；在庚辛这天的申酉时辰里，面向西方土地，用一

丸投向树木，树木当天就会枯死。又迈着道家禹步用一丸投掷虎狼蛇腹，它们马上都得死去；研磨一丸，用来在石头上书写立即就能进入石头中，在金属上书写，马上就能进入金属中，在木头上书写就能进入木头中，所书写的地方，全都能够透进深层纹理里面，即便加以削治，也是不可能除去的。如果有人暴病突然死亡，尚未过夜，只要月建时天上的水送服一丸，使之进入死人咽喉，并含水喷在死人脸上，死人马上就能复活。如果用狐血、鹤血涂抹一丸，放在指甲里面用来指点万物，随着口中话语的变化，即能使山为之走动，树为之迁移，人人都能看到这一切，但在事实上物体并没有移动。凡是制作黄金白银，都要设立太乙、玄女、老子神位进行虔诚祭祀，如同制作丸丹的方法一样，要经常焚烧五香，使香火不绝。还有黄金作成之后，要先拿出三斤投进深水中，拿出一斤投到集市中，然后才能随心所地使用它们。

抱朴子内篇卷四

登涉第十七

或问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皆谓偏知一事，不能博备，虽有求生之志，而反强死也。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入山也。当以三月九月，此是山开月，又当择其月中吉日佳时。若事久不得徐徐须此月者，但可选日时耳。凡人入山，皆当先斋洁七日，不经污秽，带升山符出门，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岁，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飞符煞气，则其地君长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录》，天下分野，灾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尔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岁，正月二月入东岳；不以丙丁巳午之岁，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岁，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巳之岁，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岁，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须入太华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岁，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万物之老者，其

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又老魅若来，其去必却行，行可转镜对之，其后而视之，若是老魅者，必无踵也，其有踵者，则山神也。昔张盖谿及偶高成二人，并精思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黄练单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劳乎道士，乃辛苦幽隐！于是二人顾视镜中，乃是鹿也。因问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未绝，而来人即成鹿而走去。林虑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数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后郅伯夷者过之宿，明灯烛而坐诵经，夜半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对坐，自共樗蒲博戏，伯夷密以镜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执烛起，佯误以烛烬燬其衣，乃作焦毛气。伯夷怀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馀犬悉走，于是遂绝，乃镜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图》，所在召山神，及按鬼录，召州社及山卿宅尉问之，则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来试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镇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执八威之节，佩老子玉策，则山神可使，岂敢为害乎？余闻郑君之言如此，实复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师常告门人曰：“夫人求道，如忧家之贫，如愁位之卑者，岂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笃，务近忘远，闻之则悦，偃偃前席，未久，则忽然若遗，毫厘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损不已，亦安得穷至言之微妙，成罔极之峻崇乎？”

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己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已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记》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为山神所试。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与虎狼毒虫相遇也。”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状，阴阳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难详也，吾亦不必谓之有，又亦不敢保其无也。然黄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达者严君平司马迁皆所据用，而经传有治历明时刚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来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庙，郊祀天地，皆择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许脱俗，举动所为，耻拣善日，不亦戇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时日交，下有其验，不可轻入也。按《玉铃经》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术，而不为人委曲说其事也。而《灵宝经》云，入山当以保日及义日，若专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学遁甲书，乃有六十余卷，事不可卒精，故钞集其要，以为《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笔传。今论其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当访索知之者，亦终不乏于世也。《遁甲中经》曰，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时，劾鬼魅，施符书；以天禽日天禽时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盗贼，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户。凡六癸为天藏，六己为地户也。又曰，避乱世，绝迹于

名山，令无忧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阴德之时，一名天心，可以隐沦，所谓白日陆沉，日月无光，人鬼不能见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时，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当以左手取青龙上草，折半置逢星下，历明堂入太阴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诺皋太阴将军，独闻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则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闭气而住，人鬼不能见也。凡六甲为青龙，六乙为逢星，六丙为明堂，六丁为阴中也。三三比成《既济》卦，初一初二迹不任九迹数，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顾视九迹。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不独此事也。”

抱朴子曰：“《灵宝经》曰，所谓宝日者，谓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于木故也。又谓义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于金故也。所谓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义，土克水也。所谓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

仿此，引而长之，皆可知之也。”

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开除日，以五色缯各五寸，悬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凡九字，常当密祝之，无所不辟。要道不烦，此之谓也。”

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儿而独足，走向后，喜来犯人。人入山，若夜闻人音声大语，其名曰鼓，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热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龙而五色赤角，名曰飞飞，见之皆以名呼之，即不敢为害也。”

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山中夜见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见秦者，百岁木之精。勿怪之，并不能为害。山中之间见吏人者，名曰四微，呼之名即吉。山中见大蛇著冠帻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掷之则息矣；一法以苇为矛以刺之即吉。山中见鬼来唤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既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径者，以苇杖投之既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老狸也。卯日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称仙人者，老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獐也。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

者，猿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捕贼者，雉也。戌日称人姓字者，犬也。称成阳公者，狐也。亥日称神君者，猪也。称妇人者，金玉也。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

或问隐居山泽辟蛇虺之道。抱朴子曰：“昔圆丘多大蛇，又生好药，黄帝将登焉，广成子教之佩雄黄，而众蛇皆去。今带武都雄黄，色如鸡冠者五两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则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许雄黄末内疮中，亦登时愈也。蛇种虽多，唯有虺蛇及青金蛇中人为至急，不治之，一日则煞人。人不晓治之方术者，而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伤疮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须臾焦尽，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时，不得啗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啗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为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晓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当预止于家，先学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以卫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气闭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气赤色如云雾，弥漫数十里中。若有从人，无多少皆令罗列，以气吹之，虽践蛇，蛇不敢动，亦略不逢见蛇也。若或见蛇，因向日左取三气闭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关，又闭天门，塞地户，因以物抑蛇头而手萦之，画地作狱以盛之，亦可捉弄也。虽绕头颈，不敢啗人也。自不解禁，吐气以吹之，亦终不得复出狱去也。若他人为蛇所中，左取三口气以吹之，即愈不复痛。若相去十数里者，亦可遥为作气，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头，乃闭气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吴蚣数千板，以衣其

身，乃去，终亦不逢蛇也。或以干姜附子带之肘后，或烧牛羊鹿角薰身，或带王方平雄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厌之也。又云日鸟及蠃龟，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带蠃龟之尾，云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涂其疮，亦登时愈也。云日，鸬鸟之别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动作于管中，如此则详视草中，必见蛇也。大蛇丈余，身出一围者，蜈蚣见之，而能以气禁之，蛇即死矣。蛇见蜈蚣在涯岸间，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但浮水上禁，人见有物正青，大如绁者，直下入水至蛇处，须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疮，皆登愈也。”

或问曰：“江南山谷之间，多诸毒恶，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土气清和，上国名山，了无此辈。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虫之地，每还所住，辄当以火炙燎令遍身，则此虫堕地也。若带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护命丸、及玉壶丸、犀角丸、及

七星丸、及茅苳，皆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诸药者，但可带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捣，带一丸如鸡子大者亦善。若已为所中者，可以此药涂疮亦愈。咬咀赤苳汁，饮之涂之亦愈。五茄根及悬钩草、葛藤，此三物皆可各单行，可以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虫冬天蛰于山谷间，大雪时索之，此虫所在，其雪不积留，气起如灼蒸，当掘之，不过入地一尺则得也，阴干末带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则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诸药也。”

或问：“道士山居，栖岩庇岫，不必有綈縻之温，直使我不畏风湿，敢问其术也？”抱朴子曰：“金饼散、三阳液、昌辛丸、葶草耐冬煎、独摇膏、茵芋玄华散、秋地黄血丸，皆不过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风湿。若服金丹大药，虽未升虚轻举，然体不受疾，虽当风卧湿。不能伤也。服此七药，皆谓始学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阳液，便袒卧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当风寒，已试有验，秘法也。”

或问涉江渡海辟蛇龙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当游涉大川者，皆先当于水次，破鸡子一枚，以少许粉杂香末，合搅器水中，以自洗濯，则不畏风波蛟龙也。又佩东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菜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临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河伯导前辟蛟龙，万灾消灭天清明。又《金简记》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捣五石，下其铜。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矾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华池浴之，内六一神炉中鼓下之，以桂木

烧为之，铜成以钢炭炼之，令童男童女进火，取牡铜以为雄剑，取牝铜以为雌剑，各长五寸五分，取土之数，以厌水精也。带之以水行，则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铜之牝牡，当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铜，灌铜当以在火中向赤时也，则铜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牡铜也，有凹陷者牝铜也，各刻名识之。欲入水，以雄者带左，以雌者带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阳日带雄，阴日带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书，写帛而带之，亦辟风波蛟龙水虫也。”

或问曰：“辟山川庙堂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带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将军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则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其次服鹑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实乌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见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书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说姓名，再拜受取，内衣领中，辟山川百鬼万精虎狼虫毒也。何必道士，乱世避难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见图①）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书桃板上，大书其文字，令弥满板上，以著门户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侧要处，去所住处，五十步内，辟山精鬼魅。户内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暂入山，皆可用，即众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连著一板上。意谓尔非葛氏。”（见图②）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户内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暂入山，皆宜用之也。”（见图③）

入山符

①

②

③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陈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书绢二符，各异之。常带著所住之处，各四枚。移涉当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开山符以千岁藁名山之门，开宝书古文金玉，皆见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异。”（见图④）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虺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仙人陈安世符矣。”（见图⑤）

④

入山佩带符

⑤

此三符，兼同著牛马屋左右前后及猪栏上，辟虎狼也。

或问曰：“昔闻谈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则能行水上也。郑君言但习闭气至千息，久久则能居水中一日许。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之

以入水，水常为人开，方三尺，可得气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缢，有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以此犀角著谷积上，百鸟不敢集。大雾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终不沾濡也。此犀兽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为义导，毒药为汤，以此义导搅之，皆生白沫涌起，则了无复毒势也。以搅无毒物，则无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异域有蛊毒之乡，每于他家饮食，则常先以犀搅之也。人有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义刺疮中，其疮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为兽专食百草之有毒者，及众木有荆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岁一解角于山中石间，人或得之，则须刻木色理形状，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觉，后年辄更解角著其处也。他犀亦辟恶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马，以合冯夷水仙丸服之，则亦可以居水中，只以涂跣下，则可以步行水上也。头垢犹足以使金铁浮水，况妙于兹乎？”

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昔石头水有大鼃，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为鼃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于人。吴有道士戴珏者，偶视之，以越章封泥作数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掷潭中，良久，有大

鼃径长丈余，浮出不敢动，乃格煞之，而病者并愈也。又有小鼃出，罗列死于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当须口传，笔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为朱鸟，令长三丈，而立来虎头上，因即闭气，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头上钗，闭气以刺白虎上，则亦无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闭气，画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阴，太山之阳，盗贼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闭以金关，因以刀横旬日中白虎上，亦无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气，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胜符、李耳太平符、中黄华盖印文、及石流黄散，烧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验也。阙此四符也。（见图⑥）

⑥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说如文。又可户内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暂入，皆可用之。

【译文】

有人询问登山的道法。抱朴子说：“凡是修炼道术，合制

仙药，以及避乱隐居的人，没有不进入山中的。但那些不懂得入山法的人，大多遇到灾祸和猛兽。所以谚语里有句话说，太华山下，白骨错杂。这说的都是片面地知其一端，不能周详地通其全部，虽然有求生的愿望，却反而会招致暴死。山无论大小，都有司守的神灵，山大神灵就大，山小神灵就小。要进入山中，却没有道术，必定会碰到灾祸。有的是染上疾病，遭到伤刺，以及惊恐不安；有的是目睹光怪陆离，耳闻奇声异响；有时鬼神会使大树不经风刮而自行摧折，使岩石无缘无故而自行坠落，砸死压死人；有时鬼神会使人迷乱狂惑，发狂奔跑，坠落大坑深谷；有时鬼神会使人遭到虎狼毒虫的侵袭，总之人们是不能轻易进入山中的。应该在三月、九月份行动，这是山门大开的月份，还应当在这两个月中选择吉日良辰。倘若担心时间长了误事，不能耐心地慢慢等候这两个月份，那么只选定合适的日子和时辰就可以了。普遍凡人进入山中，都应该先行斋戒、清洁七天，不接触污秽，携带升山符出门，作周身三五法。再有五岳均有受殃年份，如同九州各地，交替有盛有衰，一旦蒙受飞符煞气，那么相应地方上的长官就不能有大活动了。按照《周公城名录》的说法，在天下特定的分野里面，当灾难降临其地的时候，是可以躲避而不能祛除的，住宅也是如此，山岳全是这样。又有一个大忌是：不可以甲、乙、寅、卯所当的年份，正月、二月进入东岳；不可以丙、丁、巳、午所当的年份，四月、五月进入南岳；不可以庚、辛、申、酉所当的年份，七月、八月进入西岳；不可以戊、巳所当的年份，四季之月进入中岳；不可以壬、癸、亥、子所当的年份，十月、十一月进

入北岳。之所以不该上述时间分别进入华山、霍山、恒山、泰山、嵩山，是因为忌讳这些年份，其他方向的名山都是相同的禁忌。还有，老迈古旧的各种动物，它们的精气都能假托为人形，以迷惑人的眼睛，时常试探人情，只是它们不能在镜子里改变它们的真形罢了。因此古代进入山中的道士们，都携带着直径在九寸以上的明镜，悬挂在背后，则老魅就不敢靠近他们了。有时碰上前来试探人的，就应当回头察看镜子里面，如果来者是仙人和山中好神的话，回头所看到镜子里的依然如同人形；如果是飞禽走兽邪气所生的鬼魅，那么它们的原形真貌就会完全显现在镜中了。还有老魅要是来到人们面前，它们离开时一定会倒退着走；一旦它们倒行，就可以转过镜子对着他们，然后再察看一下，倘若是老魅的话，肯定就没有脚后根，那些有脚后跟的，就是山神了。过去张盖踰及偶高成两个人，都在蜀地的云台山石室中精心思考仙道，忽然有一人身着黄练单衣巾，来到他们面前说：‘劳累两位道士，竟肯这么辛苦修炼，隐居深山！’于是两人回过头察看镜子里面，对方竟是一只鹿。他们便责问道：‘你是山中老鹿，为什么敢诈为人形！’话音未落，那个来人就变成一只鹿跑开了。林虑山下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鬼，每当有人住进去过夜，结果不是死去就是生病。那里经常会在夜晚出现十几个人，穿的衣服有的是黄色，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黑色，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后来有个名叫鄧伯夷的人打此处经过，夜间就住在亭子里边。他守着明亮的灯烛，坐着诵读经书。半夜时分，有十多人前来，坐到鄧伯夷的对面的位置上，自管聚堆儿掷色子玩耍，鄧伯夷秘密地拿着镜子照他们，他们竟

是一群狗。鄧伯夷于是拿了灯烛站起身来，假装失手，用灯烛点燃他们的衣服，跟着就出现了皮毛烧焦的气味。鄧伯夷怀里揣着小刀，便顺势捉住一人戳刺过去，挨刀的那人最初还像人一样叫喊，死后就变成了狗，其余的狗也就全都逃跑了，亭子里的鬼从此便绝迹了，这就是镜子的神力所起的作用。上士进入山中，手里会拿着《三皇内文》和《五岳真形图》，在所到之处召来那里的山神，同时根据灵鬼簿召来州社和山卿宅尉加以询问，这样一来，那些木石鬼怪，山川精灵，就不敢前来试探人了。其次就是设立七十二精镇符，来制百邪之章以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置于所住地点的四方，这样的话，各种妖邪也不敢靠近他们。再次是手执八威之节，身佩老子玉策，则山神就可以听人使唤，阴贼邪气哪里还敢再来制造祸端呢？我过去听我师傅郑隐就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并不能进一步考知有关的详细情况。我的师傅郑隐经常告诉弟子们说：‘人们追求仙道时，如同忧虑家庭的贫穷，如同忧愁官位的低下，哪里还有得不到的呢？只怕不能专心致志，而去追求近利，忘却大业，初闻讲道时则欣喜若狂，表现出一付洗耳恭听的虔敬模样，但没过多久就会忽然觉得若有所失，一点点儿功益尚未巩固，大伤大损却已接踵而至。这样的人又哪能穷尽至理名言的微妙，达到无穷无尽的崇高境界呢？’”

抱朴子说：“进入山中特别忌讳的日子是：正月逢午，二月逢亥，三月逢申，四月逢丑，五月逢戌，六月逢卯，七月逢子，八月逢巳，九月逢寅，十月逢未，十一月逢辰，十二月逢酉。进入山中的好日子是：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

卯、丙戌、丙午、丙辰，以上各日大吉。”抱朴子说：“据《九天秘记》和《太乙遁甲》所载，进入山中，大月忌讳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讳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假如在上述这些日子里进入山中，一定会被山神所试探，而且得不到追求的东西，完不成制作的物品。不仅道士如此，普通凡人在这些日子进入山中，也都会凶害加身，和虎狼毒虫相遭遇。”

抱朴子说：“天地之间，事物纷纭复杂；阴阳之时，吉凶千头万绪；宇宙广袤无垠，祸逼迷茫无端，其中真情，实在叫人难以详知。对于日禁月忌之事，我既不能肯定地说它存在，但也还不敢就保证它没有。不过黄帝、太公对此都十分信奉推崇，近代贤达严君平、司马迁也都对此加以运用，而经书传记中又有主管星历、算定时辰、选择单日双日办事的说法。古语说吉日在戊，这是有来由的。做帝王的要立太史官，要封山拜川，建宫立社，祭奠祖宗，郊祀天地，都要选择吉日良辰；而那些蠢才庸夫，却自称脱离世俗，举事动工无所顾忌，以选择吉日良辰为耻，不也是太愚憨了吗？我每次观察现今进山的人，由于他们没有选择吉日良辰，结果就有凶事来临，可以证明山里是不可以轻易进入的。据《玉钤经》说，想要进入名山，不能不知道有关推断吉凶、隐身藏形的遁甲秘术。但这部书并没有向人们详细解说具体做法。而《灵宝经》说，入山应该选择在保日和义日，倘若选择在支干、五行上下谐和的专日入山，将获大吉；如果选择在制日、伐日入山的，必将凶死。但这部书也并没有一一解说清楚。我

年轻时就立下了入山的志愿，从此便开始学习遁甲著作，先后读书达六十多卷，因为有些事情不能一时精通，所以抄集其中的要点，作成《囊中立成》一书，然而它并不适宜于形诸笔墨向外传播。现在概要地予以综述，希望关注此事的人，在打算进入山中时，应当拜访懂行的人，世上总不会太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的。《遁甲中经》说，想要寻求道术，应在天内日、天内时祛除鬼魅，施放符书，应在天禽日、天禽时进入名山；要想使百邪、虎狼、毒虫、盗贼不敢接近人的话，应出天藏，入地户。凡是正值六癸的即为天藏，正值六己的即为地户。《遁甲中经》又说，逃避乱世，躲入名山，想要使自己没有忧患的人，应在上元丁卯日，名叫阴德之时，另一名叫天心，可以隐身匿踪，即可以收到所谓白日陆沉，日月无光，人鬼不能看见的奇效。《遁甲中经》又说，追求仙道、进入名山的人，如果选在六癸之日、六癸之时，一名天公日，那么就一定可以度世升天。《遁甲中经》又说，前往山林之中，应该用左手折取青龙上草，折掉一半放在逢星之下，经过明堂进入太阴中，迈着禹步前行，再三念咒说道：‘诺皋，太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然后把所折取的青龙上草放在地上，用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用右手持草木来掩蔽自己；左手放在前面，迈着禹步前行，到达六癸之下，闭气停住，这样一来，人鬼就不能看见了。凡是正值六甲即为青龙，正值六乙即为逢星，正值六丙即为明堂，正值六丁即为阴中。三三排比此形成为《既济》卦，自下至上视其形状，初一、初二之迹不满九迹之数，但相互配合后仍是一步七尺，三整步合起来为

二丈一尺，回头可以看见留下九个脚印。还有禹步法，正立，先出左脚迈出半步，次出右脚迈出一大步，然后再出左脚迈出半步，将左脚跟右脚并齐，这就是第一整步；然后再出右脚迈出半进，次出左脚迈出一大步，次出右脚迈出半步，将右脚跟左脚并齐，这就是第二整步；然后再出左脚迈出半步，次出右脚迈出一大步，次出左脚迈出半步，将左脚跟右脚并齐，这就是第三整步。依此行进，禹步的道法就彻底完成了。凡是学习天下各种道法的人，都应该知道禹步，不单是这里所说的登涉一事这样。”

抱朴子说：“《灵宝经》所谓的保日，是指地支天干记日法中上生下之日，比如采用甲午、乙巳这样的日子就属于此类。甲在五行中属木，午在五行中属火，乙在五行中属木，巳在五行中属火，因为火是由木所生的缘故。又，所谓的义日，是指地支天干下生上之日，比如壬申、癸酉这样的日子就属于此类。壬在五行中属水，申在五行中属金，癸在五行中属水，酉在五行中属金，因为水是由金所生的缘故。所谓的制日，是指地支天干记日法中上克下之日，比如戊子、己亥这样的日子就属于此类。戊在五行中属土，子在五行中属水，己在五行中也属土，亥在五行中也属水，根据五行运行规律，土是克水的。所谓伐日，是指地支天干记日法中下克上之日，比如甲申、乙酉这样的日子就属于此类。甲在五行中属木，申在五行中属金，乙在五行中也属木，酉在五行中也属金，原因在于金克木的缘故。其他天干地支日辰禁忌全部与这些相仿，推广开来，其他的也就都知道了。”

抱朴子说：“进入名山，应该在甲子开除日里，用五色缯

各五寸，悬挂在大石头上，所追求的东西就一定能够得到了。又有一种说法，进入山中应该知道六甲秘祝之法。祝辞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一共九个字，应当经常秘密地祝祷，这样就能够辟除所有灾害了。要道不烦，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抱朴子说：“山中山精的形状就像小孩子，但只有一只脚，脚向后面长着，性喜侵犯人。人进山时，倘若在夜里听到它的音声笑语，它的名字叫做蛟，如果能用它的名字呼叫它，它就不敢前来侵犯人了。它又一个名字叫做热肉，人们也可以同时呼叫。又有一种山精，像鼓一样，呈现赤色，也只有一只脚，它的名字叫晖。还有一种山精像人一样，身長九尺，穿着裘衣，戴着斗笠，名字叫做金累。又有一种像龙一样的山精，身呈五色，长着红色的角，名字叫做飞龙，如果能看到这些东西并都能用它们的名字呼叫它们，它们就不敢制造祸端了。”

抱朴子说：“山中有大树，有一种会说话的树，其实并非树真的能够说话，而是它那名叫云阳的精灵会说话，只要你呼叫它的名字，也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山中夜间有火光出现在眼前时，全都是久已枯死的树木制造的，人们对此不要大惊小怪。山中夜间有胡人出现在跟前时，那是铜铁之精。有秦人出现在眼前的话，那是百岁树木之精。人们对此不要大惊小怪，它们并不能为害。在山水之间看见官吏的话，它们名叫四微，只要称呼它们的名字，就可以平安无事。在山中有戴帽绾巾的大蛇出现在跟前的话，它的名字叫做升卿，呼叫它后就可以平安无事。山中官吏出现在跟前时，倘若只能

听见声音，看不到形体，不停地喊人，将白石头向它投掷过去，呼声就会停止了；另一种方法是用芦苇作矛去刺它，就会平安无事。人们在山中见到鬼前来呼唤人们，不停地讨饭吃的话，就用白茅投掷过去，它马上就会死去。山中常有一种迷惑人们、使人迷失道路的鬼，用苇杖向它掷去，它马上就会死亡。在山中逢到寅日，有自称为虞吏的，那便是虎；有自称为当路君的，那便是狼；有自称为令长的，那便是老狸。逢到卯日，有自称为丈人的，那便是兔；有自称为东王父的，那便是麋；有自称为西王母的，那便是鹿。逢到辰日，有自称为雨师的，那便是龙；有自称为河伯的，那便是鱼；有自称为无肠公子的，那便是蟹。逢到巳日，有自称为寡人的，那便是社中蛇；有自称为时君的，那便是龟。逢到午日，有自称为三公的，那便是马；有自称为仙人的，那便是老树。逢到未日，有自称为主人的，那便是羊；有自称为吏的，那便是獐。逢到申日，有自称为人君的，那便是猴；有自称为九卿的，那便是猿。逢到酉日，有自称为将军的，那便是老鸡；有自称为捕贼的，那便是雉。逢到戌日，有自称人的姓名字号的，那便是狗；有自称为成阳公的，那便是狐。逢到亥日，有自称为神君的，那便是猪；有自称为妇人的，那便是金玉，逢到子日，有自称为社君的，那便是鼠；有自称为神人的，那便是蝙蝠。逢到丑日，有自称为书生的，那便是牛。只要知道这些动物、植物精灵的名字，它们就不能加害于人了。”

有人询问隐居山泽时，辟除毒蛇的道法。抱朴子说：“过去在圆丘上有许多大蛇，又生有优良的药材，黄帝准备登上时，广成子教他身带雄黄，结果众蛇都躲避而去。现在如

能带上颜色如同鸡冠一样鲜红、重量五两以上的武都雄黄，再进入山林草莽之地的话，就不须害怕毒蛇了。假如蛇咬伤了人，就用少许雄黄粉末放到疮口中，蛇伤便会即刻痊愈。蛇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只有蝮蛇和青蛇咬伤最为危急，要是不治疗的话，一天之内就要人命。假如不懂得方术的人而被这两种蛇咬伤的话，就应该马上用刀子割掉被咬伤的疮肉扔到地上，疮肉会像受到火烧一样沸腾起来，一会儿便会发焦消失，但人却可因此得以活命。这两种蛇在七、八月份是毒气旺盛之时，咬不着人的话，由于自身毒气得不到发泄，就会用牙齿去咬大竹子和小树木，而大竹子和小树木被咬伤后，马上就会发焦枯死。现今作为一名道士进入山中。假如仅仅知道大的方术，却不晓得辟邪的道术，那也不是一件小事。在尚未进入山中之前，应当提前停留在家中，预先学习作禁法，精思日、月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这些阴阳四方精灵，用来保卫自己的身体，然后走进山林草莽之中，在取三口气闭于胸中，用来吹向山草之中，意念上想着要使这几口气呈现出红色，如云如雾，弥漫方圆几十里之内。倘若有随从的人，无论人数多少，都要让他们排列成阵，用气来吹，这样的话，即使是踩到蛇上，蛇也不敢动弹。当然，这样做，大概也是碰不到什么蛇的。倘若有时遇见了蛇，就应当立即对着太阳左取三口气闭于胸中，以舌柱天，以手捻都关，同时关闭天门，堵塞地户，接着拿东西压住蛇头，用手把蛇盘绕起来，在地上划出一座牢狱，把蛇装进去，这样也就可以捕捉和摆布毒蛇了。即使是用蛇缠绕在人的头颈上，蛇也不敢再咬人了。只要不解除禁法，吐口气向蛇一吹，蛇到头来也不能再从牢

狱里爬出去。倘若他人被毒蛇咬中的话，可以左取三口气向他吹去，病人马上就能痊愈，不再感到疼痛。倘若被毒蛇咬伤的人离此地有十多里路远，也可以遥遥地为他作气，呼叫对方的姓名字号，对方要是男的，就朝自己的左手念咒；对方要是女的，就朝自己的右手念咒，这样一来，对方也就会痊愈了。《介先生法》指出，要到山中居住的人，应在意念上想出五色蛇各一条，然后闭气，用青竹和小木条弯起来刺它，向左旋转迈开禹步，意念上想出几千条蜈蚣遍布全身，然后离家出行，这样的话，永远也不会碰到毒蛇。或者将干姜、附子带在肘后，或者烧牛、羊、鹿角熏身，或者携带王方平的雄黄丸，或者用猪耳朵里面的污垢和麝香丸粘附在脚指甲里；这些法术也都有辟除毒蛇的功效。还有麝和野猪都吃蛇，所以要用它们身上的东西来使蛇生厌而去。又，云日鸟和螭龟也都吃蛇，所以南方人入山时，都会携带螭龟的尾巴和云日鸟的嘴巴来避除毒蛇。蛇咬伤人的话，刮取这两种东西涂在疮口上，蛇疮也能立即痊愈。云日鸟就是鸬鸟的另一名称。又，南方人进山时，都用竹管装上活蜈蚣。蜈蚣一旦发现蛇的地方，就会在管子里边活动起来，这种时候就要仔细地察看草丛，便一定能发现蛇。大蛇一般一丈多长，身粗一围有余，然而蜈蚣发现它后，就能用气禁住大蛇，大蛇马上就会死去。大蛇只要看到蜈蚣在山崖水涯之间，便会迅速逃进河床谷底深水中，而那个蜈蚣只需浮在水面上施禁，人们就能看到一条像丝线那样粗细的纯青色气流直接贯入水中，射向大蛇所在的地方，不一会儿大蛇就会浮出水面而死。因此南方人据此把蜈蚣研成粉末来治疗蛇疮，蛇疮都能登时痊愈。”

有人问道：“江南山谷之间，各种毒气恶煞很多，辟除它们有什么道法吗？”抱朴子回答说：“中州高原，土气清明和畅；北方名山，全然没有此类东西。现在南方吴、楚一带的野外，暑热潮湿，蒸气蒙蒙，即使像大家公认的名岳衡山、霍山，仍然存在很多阴毒邪气，又有一种短狐，一名叫做蜮，一名叫做射工，一名做叫射影，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水虫，形状就像鸣蝉，大小好似能容三合的杯子，生有两翼，能够飞翔，它没有眼睛，但听觉十分敏锐。它嘴巴里面有一种横长着的東西角弩，假如听到人的声音，它就会凭借着这口中的横物，如同引弓发弩一般，把毒气作为箭头，借水力向人射去。一旦射中人身，人身上即刻就会生疮，射中人影的话，人也会得病，但不会即刻生疮。如果不懂得治疗方法，被射中的人便性命难保。人被射中而发病的时候，就像得了严重伤寒，不出十天就都会死去。又有一种沙虱，水里和陆上都有。在刚下过雨后，以及在清晨里和傍晚之前，人们要是跋涉山水的话，沙虱就一定会粘附在人们身上，只有在烈日炎炎、草木干燥的时候，沙虱才稍微稀少一些。沙虱大小仅如毛发的尾梢，它起初是粘附在人的身上，随即就钻入人的皮肤里面，在它钻入的地方，皮肤上就会出现类似芒刺刺伤的症状。只要被沙虱侵入一点点，身上就会奇痛难忍，可以用针挑出来，沙虱像丹一样呈现纯红色，粘附在指甲上爬动。倘若不挑出来的话，沙虱就会深深地钻入骨髓，紧接着串遍全身，其毒害正与射工相似，都会置人死命。人们要是路过这种毒虫活动的地方，每次回到住处，就应当立即用火燎通过身上下，这样的话，这种毒虫就会落到地上。假如随身携带有八物麝香

丸，或者度世丸，或者护命丸，或者玉壶丸，或者犀角丸，或者七星丸，或者莽苳，也都能起到辟除沙虱和短狐的作用。如果一下子不能弄到这些药物的话，只要能带上质地优良而未经调制的生麝香，效果也很好。用雄黄、大蒜等份，合起来捣烂，带上像鸡蛋那么大一丸，效果同样也很好。假如是已经被毒虫所中伤的人，可以用这些药物涂抹疮口，也能痊愈。用嘴咀嚼赤苳汁，吃入肚中或者涂抹疮口，病也能好。五茄根及悬钩草、蔓藤，这三种药物都能单独使用，可以捣烂服食它们的汁液一、二升。又，射工虫在冬天蛰伏在山谷中间，人们在大雪天里去搜寻它，这种毒虫所在的地方，雪被融化掉，不能积留下来，有毒气上腾，像是被烧烤蒸煮一般，这种时候应当掘取射工，入地不过一尺就能捉到，把它阴干后研成粉末携带在身上，夏天里，自会辟射工虫。倘若道士懂得一种禁除法术，或者对各种禁除法术都能洞察，并经常地保持在施禁状态或者抱真守一境界中，那么各种毒虫邪气就不能靠近自己，也就不需依靠使用各种药物了。”

有人询问道：“道士在山中居住，栖居岩穴洞窟。要是他们不必备有床席被褥来保持温暖，直接地使自身不畏风寒潮湿，请问该用什么道术？”抱朴子说：“使用金饼散、三阳液、昌辛丸、葶草耐冬煎、独摇膏、茵芋玄华散、秋地黄血丸，全都服食不超过五十天，然后停药，就可以保持十年之内不怕风寒潮湿。倘若服用金液神丹这些大药，即使是尚未轻飞升天仙化而去，身体也不会感染疾病，即使是当风卧湿，风湿也不能伤害他。服用上述七种药物，都只是针对刚刚开始学习道术的人而说的罢了。姚先生仅仅服用三阳液，就能做到

袒胸露体躺在冰上睡觉，全然不因寒冷而打颤。这些都是介先生以及梁有道躺在石头上睡觉，以及在秋冬季节里顶风冒寒，已经经过试验证实而大有奇效的一种神秘法术。”

有人询问涉渡江海时辟除蛟龙的道术。抱朴子说：“道士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游涉大河，都应当预先来到水边，打破一个鸡蛋，用少许粉末状香料混合后，倒入盛有水的器皿中搅拌，然后用它来洗浴全身，这样就可以不惧风波蛟龙了。还有，身上佩带着东海小童符，以及制水符、逢莱札，也都可以抵御水里面的各种毒害。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符，可以起到辟害作用。又有一种法术，即站在河畔俯身念祝说：‘卷蓬，卷蓬，河伯导前辟蛟龙，万灾消灭天清明。’又《金简记》说，应该在五月丙午这天的中午，捣制五种石药，炼出其中铜液。所谓五种石药，即雄黄、丹砂、磁石、矾石、曾青，把它们全部捣成粉，用金华池洗浴它们，放入六一神炉中鼓风炼制出来，再用桂木火来烧，铜成之后用硬炭火加以冶炼，要让童男童女加火进炭，取出牡铜来制作成雄剑，取出牝铜来制作成雌剑，长度分别都是五寸五分。采用五行中土的数目，来震慑水中精怪。携带着这两把雌雄神剑在水中行进的话，蛟龙、巨鱼和水神就不敢近前了。想要知道铜的牝牡，应当让童男、童女一起用水浇铜，浇铜应该选择铜还在火中发红的时候进行，这样铜就会自行分为两段，有凸起的就是牡铜，有凹陷的就是牝铜，要分别刻名作为记号。打算进入水中，将雄剑带在身体左边。把雌剑带在身体右边，只是乘船而不需亲自涉水的人，可以在阳日里携带雄剑，在阴日里携带雌剑。还有在天文大字中，有一种北帝书，可以写

在帛上，带在身边，也能够辟除风波、蛟龙和各种水中害虫。”

有人询问有关辟除山川庙堂各种鬼怪的法术。抱朴子说：“道士常常携带天水符以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还有守真一思三部将军这些神物的话，鬼怪就不敢近前了。其次是系统地学习百鬼录，掌握天下各种鬼怪的名字，还可以学习《白择图》、《九鼎记》，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鬼怪就会自动退却。再次是服食鹑子赤石丸，或者曾青夜光散，或者葱实乌眼丸，或者吞食白石英祇母散，这些药物都能使人见到鬼怪的时候，鬼怪反而要怕人三分。”抱朴子说：“有一种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在进入山林时，选择在甲寅那天用丹书写在白色绢布上，夜间放到案子中间，面向北斗进行祭祀，分别使用一点点酒和肉，自报姓名，然后拜上两拜接受下来，放进内衣领子中，就可以辟除山川百鬼万精虎狼虫毒了。不一定非得是个道士，即使是一般人遭逢乱世避难进入山林之中，也应当了解这些法术。”（见图①）

入 山 符

②

③

抱朴子说：“上面这五种神符，都是老君入山符。用丹书写在桃木板上，要把文字写得大些，使其布满整块板面，用来安置在门户上，以及放在东南四北四方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还有放在道路两侧的紧要地方，离开自己的住处在五十步以内，就可以辟除山中精怪、恶鬼邪魅了。门户里面的房梁屋柱上都可以施放安置这五种神符。凡人居住在山林中以及暂时进入山中，也都可以使用这五种神符。这样一来，各种有害的东西就不敢前来加害了，也可以把三种神符连缀在一块木板上面。”（见图②）

抱朴子说：“上面这两种神符，也是老君入山符，在门户里面的房梁屋柱上均可施放。凡人居住在山林中以及暂时进入山中，都应该使用它们。”（见图③）

④

入山佩带符

⑤

抱朴子说：“这两种神符是仙人陈安世所传授的入山辟虎狼符，可以把这两种神符用丹书写在绢上，要分别书写。要经常带着，放在居住的地方，各用四块。在住地转移时，应该收起来，然后再离开，这些都是极其神秘的事。开山符是用千年古藤缠绕名山山门，然后用开宝书写成古文金玉之体，这些都是异常神秘的。上边一法也是如此，大同小异。”（见图④）

抱朴子说：“上面这种神符是老君所佩戴的百鬼及蛇虺虎狼神印，使用方二寸的枣心木刻写它，虔诚地举行两次礼拜，然后带在身上，能够产生出非常神奇的效果。仙人陈安世就曾佩带过这种神符。”（见图⑤）

上面这三种神符，可以同时安放在牛棚马棚的左右前后以及猪圈的栅栏上，能够起到辟除虎狼猛兽的作用。

有人询问说：“从前听说过有个叫谈昌的人，他有时能够在水面上步行，有时能够在水里面长期居住，他用的是什么法术呢？”抱朴子说：“用葱涕拌桂，每次服食如同梧桐子那么大七丸，每日食服三次，持续到三年，就能够在水上步行了。我的师傅郑隐说，仅仅熟习闭气方法，做到闭气长达通常呼吸的一千次那么久。练的时间渐渐长了，就可以在水里居住一天左右。想法弄到三寸以上的真通天犀角，把它刻制成鱼，然后用嘴巴衔着进入水中，水就会常常为人避开三尺见方的空间，人便可以在水中自如地呼吸。又通天犀角有一条像线一样的白色纹理贯通上下，拿它盛上米放到群鸡中，鸡想去啄米，但在尚未够到犀角前数寸时，立即惊恐地向后退缩。因此，南方人有时把通天犀叫做骇鸡犀。将这种犀角放在谷堆上，各种飞鸟就不敢近前觅食。在雾大露重的夜晚，把通天犀角放到庭院中间，它始终不会潮湿。这种犀兽居住在深山中，每当晦暗漆黑的夜晚，它总像火炬一样光芒四射、明亮异常。假使把犀角作为叉形探测器，把毒药作成汤，只要用这种叉形探测器插进毒药汤中一搅，毒药汤总会泛起白沫直往上涌，其后便全然没有毒势了。用犀角搅拌没有毒的东西，就不会再有白沫泛起的现象，人们因此就发现了犀角的

神力。倘若远游异国他乡有毒虫邪气的地方，每当要在别人家中喝水吃饭的时候，就该时常先用犀角搅拌一下。有人被毒箭射中而濒临死亡边缘时，只要用这种犀叉往疮口里一刺，疮口随即冒出毒沫而得以痊愈。通天犀之所以能够解毒的原因，是因为它作为野兽专吃有毒的各种草卉以及带刺的各种树木，而不去乱吃柔软滑嫩的草木。它每年把自己的角解下来藏在山石中间，有人有时得到犀角，就需要仿照它的颜色纹理形状另外刻制一个木质的假角，使假角像真角一样，放回原处代替真角，这样，犀不能察觉真假，以后每年都会再来此处解角。其他种类的犀同样也能够解除恶毒，但不能像通天犀有那么神妙的作用。或者服食六戊符后一千天，或者用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马，把它们配合着冯夷水仙丸服食的话，也可以使人居住到水里边。如果只将药物涂抹在脚掌下面，就可以使人步行水上。头垢尚且能够使金铁浮于水上，何况是比头垢更加神妙的药物呢？”

有人问道：“炼修仙道的人大多活动在山林之中，而山林之中又多有虎狼之害横行，该用什么法术辟除呢？”抱朴子说：“古人在进入山中的时候，身上都佩带有黄神越章这种神印。它四寸见方，上面的字共有一百二十个。只要把它印制出来的封泥安置在距离自己住地均为一百步远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虎狼就不敢靠近这个区域了。人们在走路时发现老虎新留下的足迹，要是用神印顺向盖下去的话，老虎立即就会离开；要是用神印逆向盖下去的话，老虎随即就会返回。带着这种印章在山林中行走，也就不怕虎狼侵害了。这种印章不但可以辟除虎狼，倘若在山川社庙中有能作威作福的血食

恶神出现的话，只要用印章制出封泥来拦断它们经过的道路，那么这些血食恶神也就不能再发出神力了。从前在石头水的水中有一只大鼃，经常活动在一个深潭里面，人们因而把这个深潭起名为鼃潭，这只大鼃能化作鬼魅，将疾病施放给人。吴地有个名叫戴珥的道士，偶尔发现了鼃的行迹，便用黄神越章印制出几百枚封泥，乘船将这些封泥遍地投放到深潭里边，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只径长丈余的大鼃漂浮出水面，不敢再动弹。戴珥于是勇敢地上前把大鼃杀死了，而病人们随后都痊愈了。又有很多小鼃浮出水面成群结队地死在水中小洲上。人们在山中猛然间碰到老虎，当即作三五禁，老虎也会马上逃开。三五禁法需要通过口耳传授，仅凭笔是难以详尽叙述出的。又有一种法术，就是在意念上直接把自己想像成一只朱鸟，使它长有三丈，站在老虎头上，随即闭起气来，老虎马上就会离开。倘若在夜间住宿在山中，人们可以秘密地取出头上戴的钗子，闭起气来向白虎方位上刺去，人也就能无所畏惧了。还有一种法术，用左手持刀闭起气来，然后划地作方，念咒说，“恒山之阴，泰山之阳，盗贼不起，虎狼不

行，城郭不完，闭以金关……，”随后用刀横置在旬日中白虎方位上，这样也能做到无所畏惧。或者起用大禁，吞下三百六十口气，左向取得神力，右向怒叱老虎，老虎也就不敢再站立起来了。运用这种法术进入山中，也能不怕老虎。有人采用七星虎步，或者随身佩带玉神符、八威五胜符、李耳太平符，中黄华盖印文，或者食服石硫黄散、烧牛羊角，或者设立西岳公禁山符，这些也都是试而有验的。”（见图⑥）

上面这些神符都是老君入山符，有关的解说已详前文。而且可以在门户里边的房梁屋柱上都可以施放。凡人居住在山林中以及暂时进入山中，也都可以使用这些神符。

地真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闻之师云，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保之则遐祚罔极，失之则命凋气穷。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故仙经曰：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一能成阴生阳，推

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南到圆陇阴建木，观百灵之所登，采若乾之华，饮丹峦之水；西见中黄子，受《九加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北到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受《神芝图》，还陟王屋，得《神丹金诀记》。到峨眉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复求长生，不亦贪乎？其相覆不可具说，粗举一隅耳。夫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经曰：九转丹，金液经，守一诀，皆在昆仑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闻之于先师曰：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后有绛宫；巍巍华盖，金楼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扬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珑；白玉嵯峨，日月垂光；历火过水，经玄涉黄；城阙交错，帷帐琳琅；龙虎列卫，神人在傍；不施不与，一安其所；不迟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白刃临颈，思一得生；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守之不失，可以无穷；陆辟恶兽，水却蛟龙；不畏魍魎，挟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

抱朴子曰：“吾闻之于师云，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无生，九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见身中诸神，而内视令见之法，不可胜计，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数千物以自卫，率多烦难，足以大劳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除弃此辈，故曰能知

一则万事毕者也。受真一口诀，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绢白银为约，克金契而分之，轻说妄传，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百害无所容其凶，居败能成，在危独安也。若在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冢墓之间，虎狼之藪，蛇虺之处，守一不怠，众恶远进。若忽偶忘守一，而为百鬼所害。或卧而魇者，即出中庭视辅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阴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见辅星而已。若为兵寇所围，无复生地，急入六甲阴中，伏而守一，则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万里，入军旅，涉大川，不须卜日择时，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复按堪舆星历，而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终不复值殃咎也。先贤历试有验之道也。”

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目，此玄一但自见之。初求之于日中，所谓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当百日洁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过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则不复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蓟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与客语，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宾不能别何者为真主人也。师言守一兼修明镜，其镜道成则能分形为数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抱朴子曰：“师言欲长生，当勤服大药，欲得通神，当金水分形。形分则自见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灵地祇，皆可接

见，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长生养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于勤，而终成于久视也。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采掘草木之药，劬劳山泽之中，煎饵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险，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升天，然其大药物，皆用钱直，不可卒办。当复由于耕牧商贩以索资，累年积勤，然后可合。及于合作之日，当复斋洁清净，断绝人事。有诸不易，而当复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恶卫身，常如人君之治国，戎将之待敌，乃可为得长生之功也。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浅近庸人，虽有志好，不能克终矣。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民难养而易危也，气难清而易浊也。故审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抱朴子曰：“师言服金丹大药，虽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饵八石，适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来之祸也。或为鬼所冒犯，或为大山神之所轻凌，或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辈也。次则有带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长生，危矣哉。四门而闭其三，盗犹得入，况尽开者邪？”

【译文】

抱朴子说道：“我听先师说过，人如能知道一，万事尽在其中了。知道一的人，没一样东西不能知晓；不知道一的人，没一样东西能知晓。大道由一出，贵在无双，而一独居一处，用来象征天、地、人，因此叫它三一。天得一而清析，地得一而宁静，人得一而生存，神得一而有灵验。金属沉于水下，羽毛浮于水上；山高耸立，水势流动；睁眼看它，无法看见，仔细倾听，无法听见；心中想它，它是存在的，忽视它时，它便消亡。顺从它，就能吉祥，违背它，就遭凶殃，保存它，就会有福祚无尽，失去它，就会丧神失魄性命陨落。先君老子说：“忽啊恍啊，里面包含万千景象；恍啊忽啊，里面拥有万事万物。”这就是所谓的一。所以仙经里说：你想得到长生，守一会使你心明，到了饥饿的时候思念，一会给你粮食，到了干渴之时思念一，一会给你琼浆。一有姓名字号，服饰颜色，男的长九分，女的长六分，有的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者处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里，或者处于两眉之间，倒数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这些秘密是道家特别珍视的，是通过一代代歃血立誓之后才由口头把他们的姓名传授下来。一，能造就阴，生成阳，能推算寒暑。春得一而万物萌发，夏得一而万物长生，秋得一而万物收敛，冬得一而万物收藏。一的博大，不可用上下四方来局限；一的细小，不可以同针芒毫毛相比较；过去黄帝东到青丘，经风山，见到紫府先生，接受《三皇内文》，用来召集和斥退各种神灵。他南到圆陇荫建木，检阅百灵登临，采摘若乾仙花，饮

用丹峦神水。他西去拜见中黄子，接受《九茹之方》；经崆峒山，随广成子学习《自然之经》。北到洪堤，登县茨山，参见大隗君、黄盖童子，接受《神芝图》，返程中登上王屋山，得到《神丹金诀记》。又来到峨眉山，在玉堂拜见天真皇人，请教真一道术。天真皇人说：您既已是天下君主，还想再求长生不死，不也太贪心了吗？他们之间的相互对答难以详谈，这仅粗举一隅罢了。长生的仙方，只有金液神丹；守身除恶，独有保持真一，所以古人对此特别重视。仙经上说：九转丹，金液经，守一诀，全都在昆仑山五城之内，用玉函装着，金札刻着，紫泥封着，并以中章为印。我听先师说，一就在北方的大渊里，前有明亮殿堂，后有绛色华宫，华盖高耸，金楼圆顶；罡星左列，北斗右列，波浪激越，上达太空，玄芝披崖，朱草蒙珑，白玉参差，日月普照；经历水火，跋涉玄黄；城关交错，帷帐琳琅，龙虎列卫，神人在旁；不施不舍，一安居其所；不紧不慢，一安居其室；能安能逸，一才不会离去；守一存真，一才会通神；节欲少食，一才会留存；利剑加颈，思一得以生存；知一不难，难在有始有终；守一不失，生命可以无穷；居于陆地，可僻除恶兽；行于水中，可除却蛟龙，不畏精怪和有毒之虫，鬼不敢靠近，刀不敢中伤。这便是真一的要略。”

抱朴子说：“我从老师那听说，关于道术的各种经书，它们所提出的探讨主张，可以起到防身除恶的作用，总计数千种方法。例如含影藏形及守形无生、九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等，又如意想透视身中诸神，可使人内视一切，方法之多，不可胜数，也各有成效。然而有的是用想象出的数千神物来保

卫自身，大多烦乱复杂，足以使人过度地劳心伤神。假如知晓保守真一的道法，便可将这些烦杂的道法彻底抛弃。所以说：人如果能知一，万事尽在其中了。拜受真一口诀，都有明文定法，要宰杀白牲，歃血为盟，选择五行中的王相日里拜受，用白绢、白银做为信约，刻制金契而分持其一。如果轻意说出或妄自传授，它的神力就会丧失。人能够守一，一也能守人。所以纵使是白刃当前，那也没有地方施展其锋利，纵使百害临近，也没有地方容它逞凶。身处败境也能成功，陷于危处而独得安生。如果身处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坟墓之间，虎狼出没之所，蛇虺横行之处，只要守护真一毫不懈怠，各种凶神恶煞都会远逃。如果在恍惚之中偶而忘了保守真一，就会被各种鬼怪伤害。有人在床上睡觉发生梦魇，应立即走出卧室，来到庭院之中，仰望辅星，把握柔弱的适度，固守真一，鬼怪就会离去。如果正值阴天下雨，只须留在屋里，面向北方，想象目睹辅星也行。人们要是被敌军或强盗包围，完全失去生存的地步，应马上进入六甲阴中，趴在地上不动，守护真一，则各种兵器无法侵犯他了。能保守真一之人，即使行走万里路，从军打仗，涉渡河流，动工兴建，搬迁移居，搬入新宅，也都可以不再检视阴阳风水星相黄历。他们即使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耗大神以及各种有关年命的忌讳，始终不会遇到灾祸凶咎。这是圣贤们多次试验而屡见奇效的道法。”

抱朴子说“玄一道法也是重要的道法。一切凶神恶煞它可以辟除，和保守真一功效相同。我在《内篇》第一篇命名为《畅玄》也是这个缘故。保守玄一还要比保守真一容易。真

一具有姓名字号长短服色等，而此处玄一，只需自我认识。开始时从太阳之中寻求，达到所谓知白守黑，想死都死不了的境界。但事先需斋戒一百日，然后才可守候求得它。需要守候三四天的时间，可获得玄一；获得保持它，玄一就不会再离去。一边守护玄一，一边想象自己分成三个人，三个人出现以后，就可进一步增加到数十人，都像自己本形一样，让他们隐去还是让他们显现，都各有相应的口诀，这便是所谓的分形道法。左慈和蓟子训、葛仙公能够在一天之内到达几十个地方；座上有客，有一个主人和客人说话，门口又有一个主人外出迎客，还有一个主人在水畔投钩钓鱼，结果使来宾无法识别出哪个是真主人。先师说，在练习守一时，可以兼修明镜术。如果明镜术修成的话，就能将自身一分为数十人，衣服面貌，完全同本人一样。”

抱朴子说：“先师说，要求长生，当服食金丹大药，想要与神明相通，应使金水分形。身体化分后，就能自观身体里的三魂七魄，天神地祇都可以接近和看见了，山川精灵也都可以役使了。”

抱朴子说：“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死亡是值得畏惧的，然而长生不死、修身养性和辟除死亡的人，也没有不是从勤奋开始，最终获得久视不死。仙道修成之后，大概不须什么作为了，但在尚未修成之时，没什么不需要去做。采掘草木药材，在山林泽藪中勤劳劳作，煎制调配，都需要劳动筋骨，而登危崖涉险滩，日夜不敢怠慢，非至诚有志之人，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的。至于想要炼成金丹，然后羽化升天，那些大药，总须花费许多钱财，不是立时能办好的。还需要通过耕

作放牧或经商来赚取资本，累年积勤，然后进行合制，到了合制期间，更要虔诚斋戒，保持清静，断绝一切人事交往。有很多不易办到的事情，还应当再把思神守一加上，却除邪恶，防卫自身，时常像国君治理国家和战将面对强敌那样，然后才能修炼获得长生的功法。依靠高度的聪明才智，凭借经世济俗的优异素质，这样的人修炼仙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见识短的庸俗士人，虽有此志向和爱好，也不可能最终获得成效。所以一个人的身体就像一个国家的缩影。胸腹部位，就像宫室，四肢旁列，就像郊境，骨节分置，就像百官，精神就像君主，血脉就像臣下，真气就像民众。因此，懂得治身，就能够治国。爱护民众使国家得以安定，养护真气使身体得以保全。民众流散国家就会衰亡，真气耗尽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可能再生，衰亡的国家不可能保存。因此尽善尽美的人，总是在灾患未起之时消除它，疾病未生之时治疗它，在没有变故之前精心防范，而不是在失去之后才竭力挽救它。民众是难以蓄养而易于招来危险的，真气是难以清化而易于变浊的。所以，审威用德是为了保全江山社稷，割舍嗜欲是为了永固血脉真气。然后真一大道得以保存，三魂七魄得以固守，辟除各种邪害，年岁寿命便可延续。”

抱朴子说：“先师说，服食金丹大药，即使尚未度世仙去，各种邪害也不敢近前。如果仅服食草木药物及小饵八石之类，相应能让疾病消除，有益寿命，是无法禳除外来祸患，有的会被恶鬼冒犯，有的会被大山神欺辱，有的会被精怪妖魔侵扰。唯有保真守一，才一概不怕这些阴邪毒害。其次则是佩带神符。如果全然不知上述这两种道法而要寻求长生的话，那

就十分危险了。四方门户，关闭三方，盗贼尚可进来，何况大门是全部敞开着的呢？”

遐览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难之运，乱靡有定，干戈戚扬，艺文不贵，徒消工夫，苦意极思，攻微索隐，竟不能禄在其中，免此垄亩；又有损于精思，无益于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颓，正欲反迷，以寻生道，仓卒罔极，无所趋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济。先生既穷观坟典，又兼综奇秘，不审道书，凡有几卷，愿告篇目。”

抱朴子曰：“余亦与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师郑君，但恨弟子不慧，不足以钻至坚极弥高耳。于时虽充门人之洒扫，既才识短浅，又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以为巨恨耳。郑君时年出八十，先发鬓班白，数年间又黑，颜色丰悦，能引强弩射百步，步行日数百里，饮酒二斗不醉。每上山，体力轻便，登危越险，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饮食与凡人不异，不见其绝谷。余问先随之弟子黄章，言郑君尝从豫章还，于掘沟浦中，连值大风。又闻前多劫贼，同侣攀留郑君，以须后伴，人人皆以粮少，郑君推米以恤诸人，己不复食，五十日亦不饥。又不见其所施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细书，过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闲坐，侍坐数人，口答谘问，言不辍响，而耳并料听，左右操弦者，教遣长短，无毫厘差过也。余晚充郑君门人，请见方

书，告余曰：要道不过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后，远胜于不见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浅近之术，以防初学未成者诸患也。乃先以道家训教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见，先见者颇以其中疑事谘问之。郑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虽多未精，又意在于外学，不能专一，未中以经深涉远耳。今自当以佳书相示也。又许渐得短书缣素所写者，积年之中，合集所见，当出二百许卷，终不可得也。他弟子皆亲仆使之役，采薪耕田，唯余尪羸，不堪他劳，然无以自效，常亲扫除，拂拭床几，磨墨执烛，及与郑君缮写故书而已。见待余同于先进者，语余曰，杂道书卷卷有佳事，但当校其精粗，而择所施行，不事尽谙诵，以妨日月而劳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亦或当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后浅始，以劝进学者，无所希准阶由也。郑君亦不肯先令人写其书，皆当决其意，虽久借之，然莫有敢盗写一字者也。郑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其体望高亮，风格方整，接见之者皆肃然。每有谘问，常待其温颜，不敢轻锐也。书在余处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写，以不敢窃写者，政以郑君聪敏，邂逅知之，失其意则更以小丧大也。然于求受之初，复所不敢，为斟酌时有所请耳。是以徒知饮河，而不得满腹。然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他书虽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将为子说之，后生好书者，可以广索也。

道经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

《混成经》二卷、《玄录》二卷、《九生经》、《二十四生经》、《九仙经》、《灵卜仙经》、《十二化经》、《九变经》、《老君玉历真经》、《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温宝经》、《息民经》、《自然经》、《阴阳经》、《养生书》一百五卷、《太平经》五十卷、《九敬经》、《甲乙经》一百七十卷、《青龙经》、《中黄经》、《太清经》、《通明经》、《按摩经》、《道引经》十卷、《元阳子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张虚经》、《天门子经》、《容成经》、《入山经》、《内宝经》、《四规经》、《明镜经》、《日月临镜经》、《五言经》、《柱中经》、《灵宝皇子心经》、《龙蹠经》、《正机经》、《平衡经》、《飞龟振经》、《鹿卢蹠经》、《蹈形记》、《守形图》、《坐亡图》、《观卧引图》、《含景图》、《观天图》、《木芝图》、《菌芝图》、《肉芝图》、《石芝图》、《大魄杂芝图》、《五岳经》五卷、《隐守记》、《东井图》、《虚元经》、《牵牛中经》、《王弥记》、《腊成记》、《六安记》、《鹤鸣记》、《平都记》、《定心记》、《龟文经》、《山阳记》、《玉策记》、《八史图》、《入室经》、《左右契》、《玉历经》、《升天仪》、《九奇经》、《更生经》、《四衿经》十卷、《食日月精经》、《食六气经》、《丹一经》、《胎息经》、《行气治病经》、《胜中经》十卷、《百守摄提经》、《丹壶经》、《岷山经》、《魏伯阳内经》、《日月厨食经》、《步三罡六纪经》、《入军经》、《六阴玉女经》、《四君要用经》、《金雁经》、《三十六水经》、《白虎七变经》、《道家地行仙经》、《黄白要经》、《八公黄白经》、《天师神器经》、《枕中黄白经》五卷、《白子变化经》、《移灾经》、《厌祸经》、《中黄经》、《文人经》、《涓子天地人经》、《崔文子肘后经》、《神光占方来经》、

《水仙经》、《尸解经》、《中遁经》、《李君包天经》、《包元经》、《黄庭经》、《渊体经》、《太素经》、《华盖经》、《行厨经》、《微言》三卷、《内视经》、《文始先生经》、《历藏延年经》、《南阔记》、《协龙子记》七卷、《九宫》五卷、《三五中经》、《宣常经》、《节解经》、《邹阳子经》、《玄洞经》十卷、《玄示经》十卷、《箕山经》十卷、《鹿台经》、《小僮经》、《河洛内记》七卷、《举形道成经》五卷、《道机经》五卷、《见鬼记》、《无极经》、《宫氏经》、《真人玉胎经》、《道根经》、《候命图》、《反胎胞经》、《枕中清记》、《幻化经》、《询化经》、《金华山经》、《凤网经》、《召命经》、《保神记》、《鬼谷经》、《凌霄子安神记》、《去丘子黄山公记》、《王子五行要真经》、《小饵经》、《鸿宝经》、《邹生延命经》、《安魂记》、《皇道经》、《九阴经》、《杂集书录》、《银函玉匮记金板经》、《黄老仙录》、《原都经》、《玄元经》、《日精经》、《浑成经》、《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经》、《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经》三卷、《入五毒中记》、《休粮经》三卷、《采神药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三卷、《赵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温气疫病大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记》三卷、《兴利宫宅官舍法》五卷、《断虎狼禁山林记》、《召百里虫蛇记》、《万毕高丘先生法》三卷、《王乔养性治身经》三卷、《服食禁忌经》、《立功益算经》、《道士夺算律》三卷、《移门子记》、《鬼兵法》、《立亡术》、《练形记》五卷、《郗公道要》、《角里先生长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灵经》三卷、《龙首经》、《荆山记》、《孔安仙渊赤斧子大览》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记》、《李先生口诀肘后》二卷。凡有不言卷数者，

皆一卷也。

其次有诸符，则有《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灵符》、《六君符》、《玄都符》、《黄帝符》、《少千三十六将军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龙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机符》、《九天发兵符》、《九天符》、《老经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经燕君龙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跷符》、《消灾符》、《八卦符》、《监乾符》、《雷电符》、《万毕符》、《八威五胜符》、《威喜符》、《巨胜符》、《采女符》、《玄精符》、《玉历符》、《北台符》、《阴阳大镇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厌怪符》十卷、《壶公符》二十卷、《九台符》九卷、《六甲通灵符》十卷、《六阴行厨龙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终符》合五百卷、《军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余小小，不可具记。”抱朴子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验者，由于出来历久，传写之多误故也。又信心不笃，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于书字，则符误者，不但无益，将能有害也。书字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此之谓也。七与士，但以倨勾长短之间为异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读，误不可觉，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间又有受体使术，用符独效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传也。虽尔，必得不误之符，正心用之。但当不及真体使之者速效耳。皆自有益也。凡为道士求长生，志在药中耳，符剑可以却鬼辟邪而已。

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专据也。昔吴世有介象者，能读符文，知误之与否。有人试取治百病杂符及诸厌劾符，去其签题以示象，皆一一据名之。其有误者，便为人定之。自是以来，莫有能知者也。”

或问：“仙药之大者，莫先于金丹，既闻命矣，敢问符书之属，不审最神乎？”抱朴子曰：“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古者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传，传之歃血而盟，委质为约。诸名山五岳，皆有此书，但藏之于石室幽隐之地，应得道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令人见之。如帛仲理者，于山中得之，自立坛委绢，常画一本而去也。有此书，常置清洁之处。每有所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经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恶鬼，温疫气，横殃飞祸。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书与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妇难艰绝气者持之，儿即生矣。道士欲求长生，持此书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龙，止风波。得其法，可以变化起工。不问地择日，家无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写《地皇文》数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视之，有黄色所著者，便于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时，写《人皇文》，并书己姓名著纸里，窃内人冢中，勿令人知之，令人无飞祸盗贼也。有谋议己者，必反自中伤。又此文先洁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岁，日游五岳四渎，社庙之神，皆见形如人，可问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祸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远涉江海，终无风波之虑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图》，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还

反受其殃。道士时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义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祸至灭家，不可轻也。

其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亦化形为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为千人，因风高飞，出入无间，能吐气七色，坐见八极，及地下之物，放光万丈，冥室自明，亦大术也。然当步诸星数十，曲折难识，少能谱之。其《淮南鸿宝万毕》，皆无及此书者也。又有《白虎七变法》，取三月三日所杀白虎头皮，生驼血、虎血，紫绶，履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种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实，即取此实种之，一生辄一异。凡七种之，则用其实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飞沉在意，与《墨子》及《玉女隐微》略同，过此不足论也。

《遐览》者，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郑君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记，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卦，将入室弟子，东投霍山，莫知所在。

【译文】

有的人说：“我面壁苦学，拘泥于儒教，只知道有《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史记》、《汉书》、《东观

汉记》三史，诸子百家著作，以及浮华的诗赋，没有用处的短文。竭诚尽心地思考和守护着这些书籍，已有多年了。我既生逢乱世，命运多艰，战争无休无止，到处刀光剑影，而学术文化不被重视，白白消耗许多工夫，虽然我竭尽思虑，劳顿心智，攻治精蕴，揭示隐义，仍无法获取功名利禄，从田野耕作中获得解脱，这样做又损害精神，对寿命没有益处，我已鬓发斑白进入暮年，原有大志衰减殆尽，正想迷途知返，寻求生路。仓促间毫无目标，不知去向何方，如同涉足大河，而不知如何渡河，先生您既能穷究古代典籍，又兼通奇书秘方，不知道书，到底共有几卷？希望能把篇目告知在下。”

抱朴子说道：“我也和您有一样的遭遇。后来幸亏遇上了明师郑君。只恨作为弟子自己头脑不灵，不足以吃透精深的学问、达到高远的境界罢了。在当时我虽充当门人，洒扫庭除，但既属才识短浅，又加年少气壮，意志不专，俗情终未除，结果不能有大收获，至今认为一大憾事。郑君当时已超过八十岁了。他原先鬓发斑白，几年之后又变黑了，面容丰润，能拉强劲的弓弩，箭射百步之遥，他每日步行数百里路，饮起酒喝上两斗不醉，每当上山，他总是体力充沛，身态轻盈，登危崖，越险壑，即使年轻人在身后追赶，大都无法赶上。他饮食和常人没有差别，没见过他断绝谷物。我曾询问先于我随他学道的弟子黄章，黄章说，郑君以前从豫章地区返回时，走到掘沟浦中，遇上连日大风，又传闻前面很多强盗，同行之人劝郑君留下，以便等待后面来人作伴同行。大家都觉得粮食太少，郑君反把米拿出接济众人，他自己不再进食，五十天也不觉得饥饿，别人也不见他有所活动，也不

清楚他靠什么生存。他在灯火下精写小字，比年轻人还强。他天生精通音律，善于弹琴。平时闲居，在身边侍坐几个弟子，他随口回答大家的提问，话语从不间断，且听觉敏锐，身边持琴人调弦，指导长短，没有一丝一毫差错。我充当郑君门人较晚，曾请他让我看看方书，他告诉我说：重要的道法并不烦琐，不过书于一尺白绢上，最上乘的要道，足以使人度世升仙，不需更多的了。但广泛浏览道书后，要比锁目不见强得多。这样既可使人心智觉悟，又可使人获得浅显易懂的法术，以防止刚开始学道尚未有成时出现各种差错。于是他先将近百卷不太重要的道家训教戒书陆续拿给我看，其中大多数我原先已经看过。我曾就其中不少疑难问题提出来向他谘询。郑君说：你有判断事物的才能，可以教诲。然而你所懂得虽多，但并不精深。而你的心在其他学上，不能专一，还不曾达到经深涉远的更高层次，现在我自会把好书拿给你看的。还答应日后逐渐给我看写在缣帛上的短书，多年中，把我所阅览过的道书集中起来，已超过二百来卷，但最终无法把道书全部读尽。其他弟子都象仆从一样亲服劳役，打柴耕田，只有我因为体弱多病，承受不了其他劳务。既然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我就常亲自为郑君洒扫庭除，拂拭几案，研墨执烛，以及和郑君一起缮写旧书而已。郑君对我如同先来随他的高足一样，他对我说，在道家杂书中，卷卷都讲有绝妙的事理，只需分出其中的精华和粗疏，选择可以施行的，不可事事背诵，以免耽误时间，劳顿心智。一旦能把金丹大药炼制出来，这些杂书一概不用了。也许是因为要有所教导传授，应该得其本末源流，先从浅处入手，用以劝勉学者，使

他们打消越级的念头。郑君也不肯先让别人抄写他的道书，而要根据他的意愿办事，即便他把书长期借给别人，也没有哪个敢偷抄一字。郑君原本是位大儒士，晚年爱好道术，仍用《礼记》、《尚书》教授弟子，从没间断。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风格方整，凡与他见过面的人，无不肃然起敬。每有请教的人，常要待他颜色温和之时行事，不敢稍有轻慢冒昧。他的书放于我处，有时达一月，足以大肆抄写了。而我之所以不敢偷抄，是因为郑君异常机敏，怕被他偶然发觉，违背了他的意志，反会因小失大。而且在开初受书的时间里，我仍不敢抄写，因为需要仔细考虑，时时须请教他。因此，只知就河饮水，却不敢贪得满腹。尽管如此，在五十多名弟子中，只有我见过并被授予了有关金丹大药的经书和《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的人竟有最终连这些书的题目都不曾看一眼。其他书虽不能尽得，我都分类将名称记录下来，现在就说给您。后学中喜欢读书的，可以据此做广泛的寻求。

道经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亢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经》二卷、《玄录》二卷、《九生经》、《二十四生经》、《九仙经》、《灵人仙经》、《十二化经》、《九变经》、《老君玉历真经》、《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温宝经》、《息民经》、《自然经》、《阴阳经》、《养生书》一百零五卷、《太平经》五十卷、《九敬经》、《甲乙经》一百七十卷、《青龙经》、《中黄经》、《太清经》、《通明经》、《按摩经》、《道引经》十卷、《元阳子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抟经》、《子都经》、《张虚经》、《天门子经》、《容成经》、《入山经》、《内宝经》、《四规经》、《明镜经》、《日月临镜经》、《五言经》、

《柱中经》、《灵宝皇子心经》、《龙蹠经》、《正机经》、《平衡经》、《飞龟振经》、《鹿卢蹠经》、《蹈形记》、《守形图》、《坐亡图》、《观卧引图》、《含景图》、《观天图》、《木芝图》、《菌芝图》、《肉芝图》、《石芝图》、《大魄杂芝图》、《五岳经》五卷、《隐守记》、《东井图》、《虚元经》、《牵牛中经》、《王弥记》、《腊成记》、《六安记》、《鹤鸣记》、《平都记》、《定心记》、《龟文经》、《山阳记》、《玉策记》、《八史图》、《入室经》、《左右契》、《玉历经》、《升天仪》、《九奇经》、《更生经》、《四衿经》十卷、《食日月精经》、《食六气经》、《丹一经》、《胎息经》、《行气治病经》、《胜中经》十卷、《百守摄提经》、《丹壶经》、《岷山经》、《魏伯阳内经》、《日月厨食经》、《步三罡六纪经》、《入军经》、《六阴玉女经》、《四君要用经》、《金雁经》、《三十六水经》、《白虎七变经》、《道家地行仙经》、《黄白要经》、《八公黄白经》、《天师神器经》、《枕中黄白经》五卷、《白子变化经》、《移灾经》、《厌祸经》、《文人经》、《涓子天地人经》、《崔文子肘后经》、《神光占方来经》、《水仙经》、《尸解经》、《中遁经》、《李君包天经》、《包元经》、《黄庭经》、《渊体经》、《太素经》、《华盖经》、《行厨经》、《微言》三卷、《内视经》、《文始先生经》、《历藏延年轻》、《南阔记》、《协龙子记》七卷、《九宫》五卷、《三五中经》、《宣常经》、《节解经》、《邹阳子经》、《玄洞经》十卷、《玄示经》十卷、《箕山经》十卷、《鹿台经》、《小僮经》、《河洛内记》七卷、《举形道成经》五卷、《道机经》五卷、《见鬼记》、《无极经》、《宫氏经》、《真人玉胎经》、《道根经》、《候命图》、《反胎胞经》、《枕中清记》、《幻化经》、《询化经》、《金华山经》、

《凤网经》、《召命经》、《保神记》、《鬼谷经》、《凌霄子安神记》、《去丘子黄山公记》、《王子五行要真经》、《小饵经》、《鸿宝经》、《邹生延命经》、《安魂记》、《皇道经》、《九阴经》、《杂集书录》、《银函玉匮记》、《金板经》、《黄老仙录》、《原都经》、《玄元经》、《日精经》、《浑成经》、《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经》、《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经》三卷、《入五毒中记》、《休粮经》三卷、《采神药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三卷、《赵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温气疫病大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记》三卷、《兴利宫宅官舍法》五卷、《断虎狼禁山林记》、《召百里虫蛇记》、《万毕高丘先生法》三卷、《王乔养性治身经》三卷、《服食禁忌经》、《立功益算经》、《道士夺算律》三卷、《移门子记》、《鬼兵法》、《立亡术》、《练形记》五卷、《郗公道要》、《角里先生长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灵经》三卷、《龙首经》、《荆山记》、《孔安仙渊赤斧子大览》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记》、《李先生口诀肘后》二卷。凡是没有明言卷数的，都是一卷。

其次是有关各种神符，它们则是：《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灵符》、《六君符》、《玄都符》、《黄帝符》、《少千三十六将军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龙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机符》、《九天发兵符》、《九天符》、《老经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经燕君龙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蹠

符》、《消灾符》、《八封符》、《监乾符》、《雷电符》、《万毕符》、《八威五胜符》、《威喜符》、《巨胜符》、《采女符》、《玄精符》、《玉历符》、《北台符》、《阴阳大镇符》、《枕中符》、《治百病等》十卷、《厌怪符》十卷、《壶公符》二十卷、《九台符》九卷、《六甲通灵符》十卷、《六阴行厨龙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终符》共五百卷、《军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这些都是重大的神符，其余小而次的，不必详举。抱朴子说：郑君说，各种神符出自老君，上面所写是天文。老子能于神明相通，诸符都是神明所传授。今人施用缺少灵验的原因，由于神符现世历时很久，在传写之中多有讹误。又，信心不坚定，施用神符也不能见效。又譬如像写字一样，如果符号错误，不仅无益，可能很有害。写字人人懂得，尚且还多会出错。所以谚语说，写三遍，鱼成鲁，虚成虎。也就是说的这种情形。七与士，仅是因一个小勾和下横长短之间的差异罢了。然而现今符上的字无法阅读，错误无法察觉，是因为不知符文是不固定的。世间又有受体使术，用符时独有成效，就如同有人使用麝香便能芳香一样，是得之于自然，无法传得的。尽管如此，人们一定要获得没有错误的神符，放正心思加以使用。只是比不上真体使用时生效快速，都会带来益处的。大凡身为道士寻求长生不老，志趣应在药物之中，神符利剑只能用来祛鬼辟邪罢了。各种大符竟然说是用了可以使人得仙，也是不可以认为是唯一可信的依据。过去吴时有位叫介象的人，能识读符文，知道符文正误与否。有人曾试着拿来治百病杂符及各种厌鬼劾神符，去掉神符上的题签后给介象看，介象都能一一叫上原名。其中有误的符文，介象也

替别人校正。自他以后，便没有人能弄懂符文了。

有人问道：“各种重要的仙药，都无法比金丹优先，既听了您的高论，斗胆请问，在仙符道书中，不知哪种最神奇呢？”抱朴子说：“我听郑君说，道书中至关重要的，没有超过《三皇内文》和《五岳真形图》的。古代的仙官至人，尊重和隐秘这些道法，没有仙名的人，是不可以传授的。接受道书之人每四十年传授一次，传授时要歃血盟誓，将自身作为信约。各名山及五岳里都有这些道书，只是藏在石室幽暗隐秘的地方，应该得道的人，进山后精思深念它，则山神自会开山打开门让他看到。像帛仲理，在山中得到书后，自己设立坛场献绢礼敬，常常描摹一本带走。有了此书，应当放在清洁的地方，每次要有所施为时，一定要先禀明道书，如同侍奉君王和父亲。书中经文说：家中如有《三皇文》，可以辟除群邪恶鬼、瘟疫气，凶恶灾殃、飞来祸事。如果遇到有人重病垂死，而他至诚信道，将此书给他拿在手中，一定死不了。那些因难产而气绝的妇女拿着此书，孩子马上会生出来。道士想追求长生不死，拿着此书进入山中，能辟除虎豹豺狼，山中精怪，五毒百邪，都不敢接近人了。也可以涉渡江海，驱逐蛟龙，平息狂风恶浪。获得其中道法，就可以随时动工兴建，不用问卜风水宝地，吉日良辰，家中也不会有祸殃凶咎。如果想建新宅或坟墓，就书写几十遍《地皇文》，把它们遍布地上，第二天去察看，凡有黄色粘附书文的地方，就可在上面动工兴建，家里一定会富贵恒昌。又，趁别人安葬之时，写好《人皇文》，并在纸里写上自己姓名，偷偷放进别人的坟里，不要让人发觉，这会让人不遭横祸，不遇盗贼。遇到有别人

谋划算计自己时，一定会返回去中伤那个人。又，使用此经文时，事先应清洁斋戒一百天，然后才可以用它召请天神司命，等太岁月里远游五岳四渎，社庙里的神灵都会以人形出现，可以向神灵询问自己的吉凶祸福以及病人的祸祟来源。又有十八字用来放在衣服里，远涉江海时，始终不必为风浪而忧虑。家有《五岳真形图》，能够辟除兵灾和凶恶之徒，有人想要加害于他的，都会返回去使施害者自取祸殃。道士时常也有得到《五岳真形图》的，如果他不能行仁义之事，怀慈悲心肠，而是心术不正，行为不端，他就会遇家破人亡之灾祸，不可轻漫。

有关变化法术，重要的只有《墨子五行记》，此书原有五卷。过去刘君安尚未得道仙去之时，曾摘抄其中重要部分，使它自成一卷。该书的法术是用药用符。应用它们也能令人上下飞行，隐匿降落不定方向，含笑时马上变为妇人，一愁脸马上变成老翁，叉开腿坐于地上立刻变成幼童，手执拐杖立刻变成树林，种下东西马上生出瓜果可以食用，在地上一划可变成江河，把土一攥就能成为山岭，端坐一旁会有人送美食，兴云吐雾，平地起火，没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也可以幻化人形为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在方园百里兴云布雨，雪也一样办得到；渡大河时不用舟船、桥梁；分化人形变成千人；凭借风势高高飞翔，出没无间，还能吐出七彩之气，坐见八极和地下物品；放射万丈光芒，在暗室里自行照明。也都是重要法术。但还应当步出数十颗星星，步法曲折难辨，很少有人能够熟知它。《淮南鸿宝万毕》都无法与此书相提并论。还有《白虎七变法》，说取三月三日

所杀白虎头皮、活骆驼的血、虎血、紫绶、履组、流萍，在三月三日合种于地下。最初生出的草像胡麻，长有果实，再取此草实种于地下，一次生长就有一次变化，一共种七次，然后用草的果实合制成药，也能使人变化形象改变容貌，随意飞降，和《墨子五行记》及《玉女隐微》方法大体相同，此外诸书不足称道。

《遐览》一篇，是想让喜好道术之人知道各种奇异道书的名目。郑君不仅能精通五经，了解神仙道术，还对九宫三棋、推步天文、河图洛书讖记无不精研。晋惠帝太安元年，郑君知道李晨发动的叛乱，将导致江南鼎沸，于是便背负书籍和仙药药材、领着入室弟子，东投霍山，而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了。”

祛惑第二十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于合浦之渊，不得骊龙之夜光也。采美玉，不于荆山之岫，不得连城之尺璧也。承师问道，不得其人，委去则迟迟冀于有获，守之则终已竟无所成，虚费事妨功，后虽痛悔，亦不及已。世间浅近之事，犹不可坐知，况神仙之事乎？虽圣虽明，莫由自晓，非可以历思得也，非可以触类求也。诚须所师，必深必博，犹涉沧海而挹水，造长林而伐木，独以力劣为患，岂以物少为忧哉？夫虎豹之所余，乃狸鼠之所争也。陶朱之所弃，乃原颜之所无也。所从学者，不得远识渊潭之门，而值孤陋寡闻之人，彼所知素狭，源短流促，倒装与人，则靳靳不舍，分损以授，则浅薄无奇

能，其所宝宿已不精，若复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谷于夷齐之门，告寒于黔娄之家，所得者不过橡栗缁褐，必无太牢之膳、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师，终不觉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于不觉，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浅深，实复未易。古人之难，诚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贤。贤者愈自隐蔽，有而如无，奸人愈自炫沽，虚而类实，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师而不去者，非知其无知而故不止也，诚以为足事故也。见达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实深而不能请之也，诚以为无异也。夫能知要道者，无欲于物也，不徇世誉也，亦何肯自标显于流俗哉？而浅薄之徒，率多夸诞自称说，以厉色希声饰其虚妄，足以眩惑晚学，而敢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见仙人。仓卒闻之，不能清澄检校之者，鲜觉其伪也。余昔数见杂散道士辈，走贵人之门，专令从者作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岁矣。人适问之年纪，佯不闻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须臾自言，我曾在华阴山断谷五十年，复于嵩山少室四十年，复在泰山六十年，复与某人在箕山五十年，为同人遍说所历，正尔，欲令人计合之，已数百岁人也。于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雾合，辐辏其门矣。又术士或有偶受体自然，见鬼神，颇能内占，知人将来及已过之事，而实不能有祸福之损益也。譬如蓍龟耳。凡人见其小验，便呼为神人，谓之必无所不知。不尔者，或长于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晓于不死之道也。或修行杂术，能见鬼怪，无益于年命。问之以金丹之道，则率皆不知也。因此细验之，多行欺诳世人，以收财利，无所不为矣。此待与彼穿窬之盗，异途而同归者也。夫托之于空言，不

如著之于行事之有徵也，将为晚觉后学，说其比故，可徵之伪物焉。

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颇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许，尚聪明不大羸老，时人便谓之为仙人，或谓之千载翁者。扬州稽使君闻而试迎之于宜都。既至，而咽鸣掣缩，似若所知实远，而未皆吐尽者。于是好事者，因以听声而响集，望形而影附，云萃雾合，竞称叹之，馈饷相属，常馀金钱。虽栾李之见重于往汉，不足加也。常服天门冬不废，则知其体中未尝有金丹大药也。而强曾略涉书记，颇识古事。自言已四千见，敢为虚言，言之不忤。云已见尧舜禹汤，说之皆了了如实也。世云尧眉八采，不然也。直两眉头甚竖，似八字耳。尧为人长大美髭髯，饮酒一日中二斛馀，世人因加之云千钟，实不能也，我自数见其大醉也。虽是圣人，然年老治事，转不及少壮时。及见去四凶，举元凯，赖用舜耳。舜是孤茆小家儿耳，然有异才，隐耕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海滨，时人未有能赏其奇者。我见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贵之相，常劝勉慰劳之。善崇高尚，莫忧不富贵，火德已终，黄精将起，诞承历数，非子而谁！然其父至顽，其弟殊恶，恒以杀舜为事。吾常谏论曰，此儿当兴卿门宗，四海将受其赐，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禅，尝忆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时，吾相之当生贵子，及生仲尼，真异人也，长九尺六寸，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似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虽然，贫苦孤微，然为儿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当成就。及其长大，高谈惊人，远近从之受学者，著录数千人。我喜听其语，数往从之，但恨

我不学，不能与之覆疏耳。常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麟死。孔子以问吾，吾语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怆然而泣。后得恶梦，乃欲得见吾。时四月中盛热，不能往，寻闻之病七日而没，于今仿佛记其颜色也。又云：秦始皇将我到彭城，引出周时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则自出，无道则沦亡。君但修己，此必自来，不可以力致也。始皇当时大有怪吾之色，而牵之果不得出也。乃谢吾曰，君固是远见理人也。又说汉高祖项羽皆分明，如此事类，不可具记。时人各共识之，以为戏笑。然凡人闻之，皆信其言。又强转昏耄，废忘事几。稽使君曾以一玉卮与强，后忽语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遗。强后病于寿春黄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许，试凿其棺视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无实，使世间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辈以伪乱真也。

成都太守吴文，说五原有蔡诞者，好道而不得佳师要事，废弃家业，但昼夜诵咏《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详》之属，诸家不急之书，口不辍诵，谓之道尽于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华之说而愚人。又教之但读千遍，自得其意，为此积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异，己亦慚忿，无以自解，于是弃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异界深山中，又不晓采掘诸覃木药可以辟谷者，但行卖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饥冻辛苦，人或识之，而诡不知也。久不堪而还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问之，从何处来，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升天，但为地仙也。又初成位卑，应给诸仙先达者，当以渐迁耳。向者为老君牧数头龙，一班龙五色最

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视之，不勤，但与后进诸仙共博戏，忽失此龙，龙遂不知所在。为此罪见责，送吾付昆仑山下，芸锄草三四顷，并皆生细，而中多荒秽，治之勤苦不可论，法当十年乃得原。会偃佺子王乔诸仙来按行，吾守请之，并为吾作力，且自放归，当更自修理求去，于是遂老死矣。初诞还云，从昆仑来，诸亲故竞共问之，昆仑何似？答云：天不问其高几里，要于仰视之，去天不过十数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车，有珠玉树沙棠琅玕、碧瑰之树，玉李玉瓜玉桃，其实形如世间桃李，但为光明洞彻而坚，须以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每风起，珠玉之树，枝条花叶，互相扣击，自成五音，清哀动心。吾见谪失志，闻此莫不怆然含悲。又见昆仑山上，一面辄有四百四十门，门广四里，内有五城十二楼，楼下有青龙白虎，蟠蛇长百馀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兽，名狮子辟邪、天鹿焦羊，铜头铁额、长牙啣齿之属，三十六种，尽知其名，则天下恶鬼恶兽，不敢犯人也。其神则有无头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黄先生、与六门大夫。张阳字子渊，浹备玉阙，自不带《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隅，弱水绕之，鸿毛不浮，飞鸟不过，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鸟神马，幽昌、鸛鹏、腾黄、吉光之辈，皆能人语而不死，真济济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时闻诞此言了了，多信之者。

又河东蒲坂有项曼都者，与一子入山学仙，十年而归家，家人问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共乘龙而升天。良久，低头视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

去地已绝远。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险峨。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但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当更自修积，乃可得更复矣。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因号曼都为斥仙人。世多此辈，种类非一，不可不详也。此妄语乃尔，而人犹有不觉其虚者，况其微茫欺诳，颇因事类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仓卒安能辨哉？

乃复有假托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传言已八千七百岁，时出俗间，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众事，洽炼术数者，以诸疑难咨问和，和皆寻声为论释，皆无疑碍，故为远识。人但不知其年寿，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后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于河北自称为白和，于是远近竞往奉事之，大得致遗至当。而白和子弟，闻和再出，大喜，故往见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

五经四部，并已陈之刍狗，既往之糟粕。所谓‘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况长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问者哉？然不可不精简其真伪也！余恐古强、蔡诞、项曼都、白和之不绝于世间，好事者省余此书，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经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见之白仲理者，为余说其瞳正方，如此果是异人也。”

【译文】

抱朴子说：“大凡探寻明珠，不到合浦的深渊里寻找，就

得不到黑龙潭下的夜光珠。大凡采掘美玉，不到荆山的洞穴中寻找，就得不到价值连城的尺璧玉。拜师求道，投拜不合适的老师，委弃而去却又久久希望有所收获，守侍不去到头来竟毫无成就，虚耗了精力妨害了功业，日后即使痛苦后悔，也来不及了。世上浅显易便之事尚不能无缘无故知晓，何况神仙之事呢？既使圣贤通达之人，没谁能靠自己通晓，这既不是长期思考所能获得，也不是触类旁通所能求到，确实需要师傅具有精深博大的学问。如同到沧海去取水，到长洲去伐木，只担心力量不足，难道忧虑东西稀少吗？虎豹吃剩的，正是狸鼠争食的，陶朱公所遗弃的，正是原宪、颜回没有的，追随求学的人，没能成为有远见卓识之师的门人，却遇上了孤陋寡闻之人，他了解的本已狭隘，知识来源缺乏而流失迅速，要灌输给别人，则会吝惜不忍，分出少部分授予他人，更浅薄，也无奇异能力，他珍惜和保密的本已缺乏精妙，如再拿粗疏的知识传授他人，又如何使人有所成就呢？就好比到伯夷、叔齐家里去借粮，到黔娄的家中告寒，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粗衣恶食，定不会有牛羊肥豚和锦衣狐裘。有的人奉侍的庸师，最终也不觉悟。有的人侥幸遇到懂道之人，自己不能勤勉求学，这是失误在不觉察上，是无法追悔的。要知道一个人的深浅，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古人以为是难事，确实是有原因的。白石象美玉，奸佞象贤人。贤人越发自我隐蔽，有如同无，奸人越发自我炫耀，虚如同实，不是特别明智之人，靠什么区别他们呢？那些守求庸师而不肯离去的人，并不是知道师傅无知而故意不中止学习，的确是认为他值得追随的缘故。遇到明达之人却不能侍奉他，并不是知道他学识

实在精深而不能向他请教，的确是认为他无异人之处。能知晓要道的人，是对世物无所追求，对世欲的毁誉不曲从，又怎么愿意自己向流俗炫耀标榜呢？而浅薄之徒，大多浮夸荒诞自我吹嘘，用严厉的脸色和奇怪的声音来掩饰他们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行为，足以迷惑后学，敢说大语。竟说，已经登上了名山，见到了仙人。猛然间听这话，无法对他澄清查对的人，很少能发觉他的假相。我过去常常见到此类混杂零散的道士们，跑到贵人家，专门让徒弟制造虚名，说他自己已四五百岁了。别人碰巧问他年岁，他假装没听清，含着笑前俯后仰，说八九十岁。一会儿自称，我曾在华阴山断谷五十年，又到嵩山少室四十年，还在泰山六十年，又和某人同处箕山五十年，为同行遍说经历，正是如此，想让人合计他的年岁，已是几百岁的人了。于是那些好事人家，无不风云响应，从四面八方投到他的门下。

又，术士或许有偶然受体于自然，见到鬼神，颇通内占，知道人们将来和以往的事，然而确实不能增福减祸。就如同蓍龟吧。一般人见他有些灵验，便称他是神人，说他一定无所不知。不如此，那些擅长于符水禁祝仙法的人，治邪有效应，却未必通晓不死之道；有的人修行各种杂术，能见鬼怪，于寿命无益。向他询问金丹道法，则一概知道了。因此仔细查验他们，多是从事欺诳世人，收取财利，无所不为的人。这种人与穿墙爬屋的盗贼，实际上是方法不同而结果一样。假托于空乏言辞，不如把行事有所征验的东西著录下来，将为晚生后学解说一些事例，就可以验明假相了。

过去有叫古强的人，服食草木之方药，又颇修得容成公、

玄女、素女道法，八十多岁，还耳聪目明不太衰老羸弱，当时的人们便称他是仙人，还称他是千年老翁。扬州嵇使君听说后，尝试迎请他到宜都，他到后，哽咽抽缩，好像知道的确实久远，而且还没全说出来。于是好事之人，因此闻声而云集，望形而附影，杂沓聚合，竞相称叹，赠礼送饭的接连不断，时常留些金钱。即使是以前汉代栾大、李少君被汉武帝重视的盛况，也不足与之相比。既然服天门冬从不间断，就知他身内不曾有金丹大药。古强曾略涉古史书录，很了解古代事情，自称已经四千岁了，敢说慌话，说慌毫不惭愧。说以前见过尧、舜、禹、汤，说起来都清清楚楚像真的一样。世传尧眉呈八字纹彩，是不对的，仅是两个眉头竖得很高，像八字而已。尧长得高大，须髯很美，一日里饮酒二斛多，世人于是虚加说他千钟酒量，其实是不可能的，我几次见他喝得大醉。虽然是圣人，然而年老时处理事务，反不及少壮时。到他除去“四凶”任用“八元八凯”时，是依赖舜办理的。舜是孤独的小户人家的儿子，却有奇才，在历山隐耕，在雷泽打鱼，在海滨制陶，当时之人不能常识他的奇才，我见他所到之处以德行教化民众，他的眼里又有双眸子，知道他是大贵之相，经常劝勉慰劳他。善于礼待高尚之人，不用担忧不能富贵，火德已终结，土德将兴盛，历数承运，非您而谁！但他父亲十分顽固，他弟异常凶恶，一直把杀舜当作要务。我经常进言劝谕说，这孩子必当兴旺你家门楣宗庙，四海将会受其恩赐，不仅你一家，不可取次。不久受禅登基，还忆起我的话是灵验的。又说：孔子的母亲十六七岁时，我给她相面，当生贵子，到仲尼生下，果真是个奇人，身長九尺六寸，

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两肩像子产，从腰以下比禹差三寸。虽然如此，贫苦孤微，但在儿童时便好礼仪。我知道他必当有所成就。到他长大，高谈阔论惊世骇俗，远近跟他受学之人，著录下来的有几千人。我喜欢听他的言论，多次追随他，只恨我不好学，不能与他反复问答。常劝我读《易》说，这是好书，孔丘很是喜欢它，看得穿书的绳子断过多次，翻书的铁抓折过多次，如今方才大彻大悟。鲁哀公十四年，西去打猎捕获一麟，麟死了。孔问我，我告诉他，说这不是祥兆。孔子竟怆然泪下，后做恶梦，遂想见我。时值四月中最热天气，不能前往，随后听说他病了七日后去世，至今仿佛还记得他的容貌。又说：秦始皇把我带到彭城，打捞周代大鼎。我告诉秦始皇，说此鼎是神物，遇有德行时就自动出来，遇无道时就沉沦不现。君王只须自身修行，此鼎自会出现，不能凭力气获得的。始皇当时大有怪罪我的样子，鼎果然弄不出，于是向我道歉，说我真是远见卓识明白事理的人。说到汉高祖、项羽，都很分明，诸如此类，不可胜记，当时人各个都了解他，把他作为玩谈。但凡夫俗子听了这些，都信以为真了。到古强老迈昏聩之时，常遗忘事理。嵇使君曾把一玉杯送给古强，古强后来忽然说，过去安期先生拿这东西相赠。古强后来病死在寿春黄整家，黄整怀疑他仙化而去，一年多后，试着凿开他的棺材看看，他的尸体好像还在，这都是有名无实，使世间不信天下有仙道，都是因为这种人以假乱真造成的。

成都太守吴文曾，说五原有个叫蔡诞的人，喜欢仙道却不得良师要务，废弃家业，只是日夜朗读《黄庭》、《太清中

经》、《观天节详》之类诸家无关痛痒的书籍，口不停诵，说是仙道尽在于此。然而竟不知施用的方法，徒然美化其浮华言辞来愚弄别人。又有人教他说只要诵读千遍，自会获得其中精意。这样做的时间长了，家里人受他拖累，坐耗衣食，却不能有什么奇异的本领，蔡诞自己也惭愧气愤，无法自解，于是弃家而去，说是自己的仙道修成了。因而跑到别处深山之中，又不懂采挖可以辟谷绝粮的各种草木仙药，一路只靠卖柴来换取衣食。如此三年，饥寒辛苦，有人碰巧认出他，他却谎称不知道。时间一久，不堪忍受而回到家中，面黑入瘦，皮包骨头，不像个人样。他家人问他，从何处而来，竟然没有成仙呢？他便骗家人说，我没能升天，只是地仙。又是初修成仙，地位卑下，侍奉先到的诸仙，应该逐渐升迁。以前给老君放牧几条龙，一群龙中以五色龙最好，是老君时常骑乘的，让我看守它。我看管不勤，只顾和后进诸仙共同戏嬉，忽然丢了这条龙，龙遂不知去向。为此获罪遭贬谪，把我送交昆仑山下，耕耘除草三四顷，全都生长细石之中，地多荒芜，治理起来勤苦得无法形容，法定十年才得复原。遇上仚倨子、王子乔前来巡行，我叩首请求，一起为我施行法力，暂且放我回来，当再行修炼以求仙化。于是遂老死了。最初蔡诞回来时说，从昆仑山来，众亲友竞相问他，昆仑山什么样？回答说：不知道天有多少里高，离天不过十几丈。山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可装满一车。有珠玉树、沙棠、琅玕、碧瑰之树。玉李、玉瓜、玉桃的果实像人间桃李形状，只是因晶莹透亮而且坚硬，需用玉井之水清洗，便柔软而可食。每当轻风吹起，珠玉之树的枝条花叶互相叩击，自然构成五音，

清丽哀婉感人肺腑。我被贬失意，听到这些音乐莫不凄怆悲伤。又见昆仑山上，一面共有四百四十个门，门宽四里，内有五城十二楼。楼下有青龙、白虎，绵长百余里，口中的牙都有三百斛船那么大。一丈长的大蜂，剧毒能蜇死大象。还有神兽，名叫狮子、辟邪、天鹿、焦羊、铜头、铁额、长牙、凿齿之类，共三十六种。人知道它们全部的名字，则天下的恶鬼恶兽就不敢冒犯人了。那里的神有无头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黄先生和六门大夫。张阳字子渊，严密戒备玉门阙口，倘若不带《老君竹使符》、《左右契》，不得入内。五条大河都发源于山隅，弱水环绕，鸿毛不飞浮，飞鸟不过境，只有仙人才能超越它。山上的神鸟神马，如幽昌、焦明、腾黄、吉光等，都像人一样，能说话而且长生不死。真是应有所有的快乐仙府。只恨我不能很好的周旋其上罢了。在当时听到蔡诞此话真切，许多人都相信他了。

又，河东蒲坂有个项曼都，和一个儿子入山学仙，十年后到家里，家人问他原因。曼都说：在山中精思三年，有仙人来迎请我，一同乘龙升天，过了许久，低头看地，窈窈冥冥，往上仰视，无边无际，离地已经太远。龙行很快，昂首垂尾，让人在其脊上感到恐怖危险。等到了天上，先经过紫府，金床玉几，光芒四射，真是尊贵之处。仙人只拿一杯流霞让我喝，喝后总不觉饥渴。忽然思念家乡，到天帝面前，谒拜失礼，被贬回来，令我再次修身积功，才可重返天上。过去淮南王刘安升天见到上帝，箕踞而坐，说起了大话，自称寡人，遂遭贬谪看守天厕三年，我曼都算什么人呢！河东人因此称曼都为斥仙人。世人多有此类之人，种类不一，不可

不详知。这些妄言竟能如此，而人们还无法察觉其真伪的，何况那些微妙地欺诳，颇会因为类似情况而加以夸大，不是明达之人，仓卒之间怎么能分辨出来呢？

还会有假托为前代有名道士的人，像帛和，传说已有八千七百岁，时常出现在俗间，忽然自己离去，不知到了哪里。洛中有位道士，已经广泛涉猎各种仙道之事，博通各种炼术，用各种疑难问题向帛和咨询，帛和都能寻声为他解释，全无疑碍，还故作远见卓识的样子。人们只是不知他年寿多高，相信他活了不止千年。后忽然离去，不知到了何处。有一人在河北自称是帛和，于是远近人们争着前去奉事他，赠品得到了许多，十分富足。帛和的子弟听说帛和再次出现，非常高兴，便前去拜见他，认定此人不是帛和，此人于是逃跑了。

五经四书，都已成了陈旧的英编之狗、以前的糟粕。所谓足迹，是从脚下印出来而并不是脚。所谓典籍，是由圣人写出的，并不是圣人，而儒士还要迢迢万里背负书箱寻访他们的老师，何况是长生之道，怎可不勤奋追求，充分问询呢？然而不能不严格区分他们的真伪。我恐怕古强、蔡诞、项曼都、帛和之流于世间不能消灭，有心人阅览我这本书，可以对善恶与否稍加淘汰。又仙经上说：仙人的眼瞳都是方的。洛中见到帛仲理的人，向我讲说此人的眼瞳正是方的，像这样果然是异人了。

抱朴子外篇卷一

嘉遁第一

抱朴子曰：“有怀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栖遑，悲吐握之良苦。让膏壤于陆海，爰躬耕乎斥卤。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谧清音则莫之或闻，掩辉藻则世不得睹。背朝华于朱门，保恬寂乎蓬户。绝轨躅于金、张之间，养浩然于幽人之忤。谓荣显为不幸，以玉帛为草土。抗灵规于云表，独违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峨，藉翠兰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飘飘焉若在乎倒景之邻。万物不能搅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

于是有赴势公子闻之，慨然而叹曰：‘空谷有项领之骏者，孙阳之耻也；太平遗冠世之才者，赏真之责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独善之分，而使圣朝乏乎元凯之用哉！’

乃造而说曰：‘徒闻振翅竦身，不能凌厉九霄，腾跚玄极，攸叙彝伦者，非英伟也。今先生操立断之锋，掩炳蔚之文，玩图籍于绝迹之藪，括藻丽乎鸟兽之群，陈龙章于晦夜，沉琳琅于重渊；蛰伏于盛夏，藏华于当春。虽复下帷覃思，殚毫骋藻，幽赞太极，阐释元本，言欢则木梗怡颜如巧笑，语戚则偶象噉臆而滂沱，抑轻则鸿羽沈于弱水，抗重则玉石漂于飞波，离同则肝胆为胡越，合异则万殊而一和，切论则秋霜

春肃，温辞则冰条吐葩，摧高则峻极颓沦，竦卑则渊池嵯峨，疵清则倚暗夜光，救浊则立澄黄河；然不能沾大惠于庶物，著弘勋于皇家，名与朝露皆晞，体与蜉蝣并化，忽崇高于圣人之宝，忘川逝于大耋之嗟。窃为先生不取焉。

‘盖闻：“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圣忧时，思行其道，“三月无君，皇皇如也。”耻今圣主不与尧、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负鼎而龙跃，或扣角以凤歌，不须蒲轮而后动，不待文王而后兴。潜初飞五，与时消息，进有攸往之利，退无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济俗。使夫承兰风以倾柯，濯清波以遣秽者，若沉景之应朗鉴，方圆之赴规矩。故勋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华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发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汉高所以应天，未有不致群贤为六翮，托豪杰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执耦耕之分，则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纲不张矣。

‘故藏器者珍于变通随时，英逸者贵于吐奇拨乱。若乃耀灵翳景于云表，则丽天之明不著；哮虎韬牙而握爪，则搏噬之捷不扬；太阿潜锋而不击，则立断之劲不显；骥蹶踬趾而不驰，则追风之迅不形；并默则子贡与暗者同口，咸瞑则离朱与蒙瞽不殊矣。先生洁身而忽大伦之乱，得意而忘安上之义，存有关机之累，没无金石之声，庸人且犹愤色，何有大雅而无心哉！

‘夫绳舒则木直，正进则邪凋，有虞举则四凶戮，宣尼任则少卯梟；犹震雷骇则鼙鼓堙，朝日出则萤烛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则无以效越人之绝伎；不奖多难之世，则无以知非

常之远量。高拱以观溺，非勿践之仁也，怀道以迷国，非作者之务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阳繁鸣凤之音，郊跼独角之兽，野攢连理之林，长旌卷而不悬，干戈戢而莫寻，少伯方将告退于成功，孰能相擢乎陆沉哉？深愿先生不远迷复哉！’

于是怀冰先生萧然遐眺，游气天衢，情神辽缅，旁若无物。俯而答曰：‘呜呼！有是言乎？盖至人无为，栖神冲漠，不役志于禄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蹢躅于险途，故倾坠不能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于方丈；齐编庸民，而心欢于有土。寝宜僚之舍，闭干木之间，携庄、莱之友，治陋巷之居。确岳峙而不拔，岂有怀于卷舒乎？以欲广则浊和，故委世务而不紆眄；以位极者忧深，故背势利而无馀疑。其贵不以爵也，富不以财也。侣云鹏以高逝，故不萦翻于腐鼠；以蕃、武为厚诚，故不改乐于箪瓢。

‘且夫玄黄遐邈，而人生倏忽，以过隙之促，托罔极之间，迅乎犹奔星之暂见，飘乎似飞矢之电经。聊且优游以自得，安能苦形于外物哉！夫鸾不挂网，骐不堕阱，相彼鸟兽，犹知为患；风尘之徒，曾是未吝也？

‘若夫要离灭家以效功，纪信赴燔以诳楚，陈贾刎颈以证弟，仲由投命而殉醢，嬴门伏剑以表心，聂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绝脰以报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岂上智之攸取哉？

‘盖禄厚者责重，爵尊者神劳。故漆园垂纶，而不顾卿相之贵；柏成操耜，而不屑诸侯之高。羊说安乎屠肆，杨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择木，仕不料世，贪

进不虑负乘之祸，受任不计不堪之败；论荣贵则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则讳覆餗而不记；伺河龙之睡而拨明珠，居量表之宠而冀无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无朝菌之荣，望大椿之寿；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须劲风；渊鱼之引芳饵，泽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饥，酣鸩酒以止渴也。

‘昔箕子睹象箸而流泣，尼父闻偶葬而永叹，盖寻微以知著，原始以见终。然而暗夫蹈机不觉，何前识之至难，而利欲之弥笃邪！周成贤而信流言，公旦圣而走南楚，托《鸛鵩》以告悲，赖金縢以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悦之谤，无时而暂乏。德不以激烈风而起毙禾，事不以载珪璧而称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

‘夫渐渍之久，则胶漆解坚；浸润之至，则骨肉乖析；尘羽之积，则沉舟折轴；三至之言，则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贱，非亲于元储，后母假继，非密于伯奇；而掘梗之诬，灭父子之恩；袖蜂之诳，破天性之爱。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员所以怀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义而刎颈也。盖彻鉴所为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

‘又欲推短才以厘雷同，仗独是以弹众非。然不睹金虽克木，而锥钻不可以伐邓林；水虽胜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胶不能治黄河之浊，尺水不能却萧丘之热。是以身名并全者甚稀，而先笑后号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贪荣之欲不灭，忌毁辱而争肆之情不遣，亦犹恶湿而泳深渊，憎影而不就阴，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

‘夫七尺之骸，禀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归残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于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

饮之，短褐以蔽之，蓬庐以覆之，弹咏以娱之，呼吸以延之，逍遥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终，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则尊，德胜则贵，隋珠弹雀，知者不为。何必须权而显，俟禄而饱哉！

‘且夫安贫者以无财为富，甘卑者以不仕为荣。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于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鸾羽，何烦乎丰林？潢污足以泛龙鳞，岂事乎沧海？藜藿嘉于八珍，寒泉旨于醯、醢；摄缕美于赤舄，缁袍丽于袞服；把橦安于杖钺，鸣条乐乎丝竹；茅茨艳于丹楹，采椽珍于刻桷；登嵩峰为台榭，庇岩霭为华屋；积篇章为敖庾，宝玄谈为金玉；弃细人之近恋，捐庸隶之所欲；游九皋以含欢，遣智慧以绝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朴；表拙示讷，知止常足。然后咀嚼芝芳，风飞云浮；晞景九阳，附翼高游；仰栖梧桐，俯集玄洲。孰与衔轡而伏枥，同被绣于牺牛哉！’

赴势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谓之耽宠忘退；往而不反者，谓之不仕无义。故达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隐显默语，无所必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束帛之集，庭燎之举，则君子道长，在天利见。若运涉阳九谗胜之时，则不出户庭，括囊勿用。龙起凤戢，随时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乱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终日者，虑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

‘方今圣皇御运，世夷道泰，仁及苍生，惠风遐迈，威肃鬼方，泽沾九裔；仪坤德以厚载，拟乾穹以高盖；神化则云行雨施，玄泽则烟煴汪涉；四门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此乃千载所希值，剖判之一会。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觉狷、华之患害也；务乎单豹之养内，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

闻涉水之或溺，则谓乘舟者皆败；以商臣之凶逆，则谓继体无类也。’

怀冰先生曰：‘圣化之盛，诚如高论。出处之事，人各有怀。故尧、舜在上，而箕、颖有巢栖之客；夏后御世，而穷藪有握耒之贤。岂有虑于此险哉？盖各附于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执，延州守节，圣人许焉。

‘仆所以逍遥于丘园，敛迹乎草泽者，诚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云起，髦彦鳞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复举熠耀以厕日月之间，拊甌瓠于洪钟之侧，贡轻扇于坚冰之节，衒裘炉乎隆暑之月，必见捐于无用，速非时之巨嗤。若拥经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补末化；若强所不堪，则将颠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长，以全其所短耳。虽无立朝之勋，即戎之劳；然切磋后生，弘道养正，殊涂一致，非损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于许由，圣世恕而容之，同旷于有唐，不亦可乎！’

赴势公子勃然自失，肃尔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讨奸违，摽退静以抑躁竞之俗，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非有出者，谁叙彝伦？非有隐者，谁诲童蒙？普天率土，莫非臣民。亦何必垂纓执笏者为是，而乐饥衡门者可非乎！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失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今闻嘉训，乃觉其蔽。请负衣冠，策驽希骥，泛爱与进，不嫌择焉。’”

【译文】

抱朴子说：“有一位怀冰先生，轻视孔子周游天下的忙碌

不安，认为周公吐哺握发以求贤才过于悲苦，于是让出了富饶肥沃的土地，亲自到盐碱地去耕作。胸藏出奇的谋略而不显现，腹怀珠玑但不吐露。有高妙的见解，但没有人听说过；能写华美的文章，但世上不能够看到。抛却富有朝气的才华，不用于朱门大户，只是保住恬静的茆户蓬门。足迹不涉功臣世族之家，只在隐士行列中怡养浩然正气。把荣耀显达称为不幸，将宝玉绫罗视如粪土。把对福祚的谋求抛到九霄云外，独自背离世风而追随古人。以巍峨的深山峻岭为荫庇，坐卧于生满青翠兰花的如茵草地上。用流霞所凝的清水漱洗，品尝八种石料的精髓，思绪遥远似乎置于彩虹之上，神志飘飘好像是在九天的顶端。万物都搅扰不了他的平和，四海也不足以弄乱他的精神。

于是有一位好趋炎附势的公子听说了，感慨地叹息道：‘空旷的山谷中有放荡不羁的骏马，是相马者伯乐的耻辱；太平盛世忽略了冠世英才，是选拔真才者的责任。怎么能让贤明的人才实现他独善其身的志向，而使圣明的朝廷缺少八元八凯般的贤达俊士呢！’

于是就到怀冰先生那儿去劝说道：‘只听说振翅奋飞，竦身一跃，不能到达九霄云外，腾游在天的最高处，安排好人世间的正常秩序的人，不是英伟之才。如今先生手握挥可立断的刀剑，掩藏起鲜明华美的文采；在没有人迹的地方研究文籍图书，在鸟兽群中搜集华美的装饰，在黑夜中摆列龙形的花纹，把美玉沉入深渊；盛夏时却像虫子一样冬眠，正当春天反把花鲜收起来。虽然更进一步地教授学生深入思考，放开笔尽力施展自己的文才，令隐而难晓的万物之原显而易见，

阐释根本。谈得欢乐了，木梗也会满面愉悦显出美好的笑容；谈得忧伤了，土偶似乎也皱眉蹙额涕泪滂沱。压低轻物就使羽毛沉入弱水，抬举重物就使玉石漂浮在水流上。把同在一处的分开，近如肝胆也会变得远同北胡和南越；把分开的并在一起，那么相差万千倍也能合于一处。严厉的批评像秋霜一样使阳春肃杀一片，温和的言词则能使冰条开出鲜花。摧折高物，那么高峻的山峰也要塌落；耸拔低矮的东西，那么深渊池潭也将变成高山。非议清物会偏颇地说月亮无光，援救浊者就马上使黄河清明澄澈。但是，这不能使广大的百姓得到恩惠，不能在皇帝面前显出功勋。名声像晨露被晒干一样很快就消失了，躯体和短命的蜉蝣一样很快被化解了。忘记了崇高的被称作圣人宝物的地位，忘却了孔夫子年老时于川上所发“逝者如斯”的感叹。我认为先生不该取这种态度。

“我仿佛听说：‘最大的是天地，其次是君臣。’先代圣贤珍惜时间，想推行自己的主张。“三个月没找到任用自己的国君，就惶恐不安。”为当今的君主不能和尧舜一样而感到羞耻，怜悯于百姓不每家每户都值得表彰，因此有的背着鼎去求取官职，有的敲牛角唱歌以求任用。并不等待用轮缠蒲草的车子来接才动身，也不等像文王那样的贤君才出仕。隐而不仕或出仕为官，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向前可以有封侯之利，退后没有力不胜任的忧虑。洞察事理以保全自身，传布德化来救助世俗，使社会乘祥瑞之风摧折冗枝般的时弊，用清水来洗濯污秽，就像是隐藏的美景被明镜照亮，使方圆更符合于规矩。因而上下都可建功立业，恩惠可以达到极远的四面八方。唐尧之所以建立巍如高山的伟大事业，虞舜之所以恭

谨律己无为而治，周文王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武王之所以实施变革以应天命，齐恒公晋文公之所以使整个天下得到匡正，汉高祖之所以顺从天意，没有不收罗大批贤者做为自己的羽翼，依靠才智出众的人做为自己的舟船的。如果让人们都像许由那样不愿过问世事，都像长沮桀溺那样并耕于田间，那么上古时代的教化就不能建立，英明君主创立盛世不能成功，贤明君臣的颂歌就唱不起来，像天网一样的对整个天下的统治也就不能施行了。

‘因此胸怀奇才的人重视随时代变通，才华出众的人崇尚出奇谋整治乱世。至于说太阳的光辉如果被云彩遮住了，那么照亮天空的光明就不能显现；咆哮的老虎藏起牙齿收起利爪，那么搏杀啃咬的敏疾就看不出来了；太阿宝剑藏起锋刃而不砍杀，它那可以一下斩断的劲力就显示不出来；骏马蜷曲蹄子而不奔驰，那么追风的高速也不形于外；都闭上嘴保持沉默，那么善言巧辩的子贡和哑人没有区别；都闭着眼睛，那么明目的离朱和盲者毫无二致。先生洁身自好，但忽略了君臣这一基本的人伦；悠然自得，但忘记了安顿君主的起码责任。活着有不能吐言展才的缺陷，死后也不能勒名于钟鼎碑碣垂留后世，平庸之人尚且对此愤懑忧郁，为什么有大德大才的您反而无动于衷呢？

‘弹好墨线木材就会锯直，正义者进身邪恶就会衰败。虞舜被奉立，四个凶恶的部落首领就被惩罚，孔子被任用少正卯就被诛杀；这就像雷声震响大鼓之音也被掩盖，太阳一出来萤火虫和火把的光就显得暗淡无光一样。不治疗会夺去生命的疾病，那么神医扁鹊的绝技就无法显现；不在灾难众多

的时代辅佐君王，就无从了解一个人非同一般的才能。高拱双手看人溺水，不符合公刘不准踩踏路旁芦苇的仁德精神；胸怀治国之道而使国家混乱，不是圣贤之人该有的追求。如果等待庭院道边长出可显示日期的灵草，凤凰的鸣叫在朝阳之坡频响；效外有瑞兽麒麟到来，野地簇聚着连理的树枝；战旗卷起来不再悬挂，武器收起来没人使用，那时范蠡之流还要在功成之后告退，还有谁能从隐居中把您提拔出来呢？非常希望先生不要在迷途上走得更远。’

于是怀冰先生平静悠闲地眺望远方，神游太空，神情幽远而深沉，似乎身旁无人存在。俯身回答说：‘唉呀！有这种说法吗？大概到了最高境界的人是顺应自然，清静虚无，凝神专一，虚寂恬静的。不用心于追求俸禄利益，因此损害和侮辱都不能加于其身；不会在险途上徘徊，因此坍塌坠落都不能对他构成祸患。野菜都吃不饱，但情绪都比有方丈美食还要快乐；虽然和编入户籍的平民一样贫贱，却比有封地的诸侯还高兴。睡在勇士熊宜僚的房子里，关上隐者段干木的大门；与庄周、老莱子之类的人交友，整理狭小简陋的居室。意念坚定，就像屹立的山峰一样不可动摇，难道还会关心仕进还是隐退吗？感觉欲望多污浊之气会融入，所以就抛却世俗的追求毫不瞥视；认为位极人臣的人忧虑深重，因此远离权势利益毫不犹豫。他们的尊贵不是靠爵位，富有不是靠财产。和云中的大鹏一起高翔远去，所以不会在腐鼠周围飞来绕去；以陈蕃、窦武谋事被杀为深重的教训，所以不改变一筐饭一瓢水的自有乐趣。’

‘何况天地辽阔无边，而人生是短暂的。以自己白驹过隙

般的短暂人生，托身于没有尽头的时空中，其迅疾就像流星闪现，其短暂如飞箭被闪电照亮。姑且无拘无束、悠然自得地生活，怎么能让身外的名利地位劳累自己的躯体呢？鸾凤不会被罗网所阻，麒麟不会坠入陷阱。看那些鸟兽尚且懂得祸患的产生，追逐仕进官位的人，难道连这些鸟兽都不如吗？

‘至于要离杀家人去效劳立功，纪信为救刘邦而被项羽烧死，陈贾以自刎来为弟弟作证，子路为结冠缨而被刳为肉酱，侯嬴伏剑自杀来表明忠心，聂政为感恩而行刺自杀，荆轲为报答燕公子而被砍断了腿，樊於期含悲献出了自己的头，这些都是下等的愚蠢人颠狂糊涂的行为，哪里是有大智的人所应取法的呢！

‘大体说来，俸禄丰厚的人责任重大，爵位尊贵的人要多操心劳神。因此，庄周垂钓于濮水，对卿相的尊贵不加顾望；柏成子高亲自耕种而不屑于诸侯的高位，屠羊说安于在市肆里中做个屠夫，杨朱则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非分贪求的人，被可能实现的欲望弄得暗昧无知，就像鸟落脚没选择好树木一样，求官但对时事没有估计，贪图仕进而没想到居非其位和才不称职所造成的祸患，接受职位没有考虑能力承受不了的失败；谈论荣耀显贵想学习伊尹、周公挽救颓危之势，说到盛极衰败后的悔恨则避讳力不胜任而败事；想趁河中之龙睡着的机会拨取明珠，身居可制定法度规章的高位却希冀没有祸患；沉浸在片刻的安宁之中，却不了解必然到来的危险；连朝菌那样的繁茂都没有，却期望像大椿那样长寿。这就像走在薄冰上等待夏天降临、踩在枯朽的树枝上等待劲风吹来、潭潭中之鱼吞吃钓饵、沼泽的雉鸡咽下毒丸、咀嚼变质有毒

的干肉充饥、畅饮鸩酒来止渴一样。

‘从前箕子看见用象牙筷子而流泪，孔子听说用偶俑随葬而长叹，都是发现了小毛病而知道大问题，推究起始而预见终了。但是愚昧的人对事情已经出现的征兆都觉察不到，怎么会有最难做到的先见之明？而只能是对利益的更顽固的追求！周成王贤明但听信流言，周公旦圣德但避走到南楚，借《鸛鵒》来表达自己的伤悲，依靠金縢匱中收藏的祝文才除掉不实的恶名。更何况能够醒悟的君主并不是每代都有的，而令人不悦的诽谤之词却永远都不缺少；道德不能像周成王那样激发起大风而扶起倒伏的禾苗，作事也不能像周公那样持圭璧自称多才，甘愿代替武王去死，叹息和哭泣也不能挽回，这也是很必然的。

‘被水浸泡得时间长了，那么坚固的胶和漆也要化解开裂；谗言不断，那么亲生骨肉也会出矛盾生嫌隙。尘埃和羽毛积聚多了，照样会沉没舟船压断车轴；有三个人说市上有老虎，那么这种谎言也会被人相信。因此江充血缘疏远地位低下，并非比太子和皇帝更亲近，后母只是续弦的继妻，并不比伯奇和父亲更密切；但掘出桐木人的诬陷，毁灭了父子恩情；袖中藏蜂制造的假象，破坏了天伦友爱。又何况其他情况，怎么可以自认为必然如何呢？可叹哪！伍员之所以胸怀忠诚而漂尸河中；可悲呀！白起之所以满腔正义而自刎脖颈。这些令洞察事物者寒心，使目光短浅者糊涂。

‘又想要用己身所不擅长的去改变众口一辞的局面，依靠一个人的正确去抨击众人的错误。但是没看到金属虽然可以制服树木，但锥子钻子不能用来砍伐邓林；水虽然能够战胜

火，而一升一合，也不够用以扑灭山火。一寸长的胶不能令混浊的黄河变清，一尺高的水不能退掉萧丘岛上的热气。因此自身和名声两全的人非常稀少，而先大笑后号哭的人很多。害怕盛极而衰的悔恨，但贪图荣华的欲望没有灭绝；忌讳诋毁污辱，但争夺显赫地位的想法没有摒弃，就好像厌恶水却潜入深潭，憎恨影子但不去背阴处，凿破船底来制止船漏，拼命烧火来消除水的沸腾一样。

‘七尺高的身躯，是从父母那里禀承而来的，不能承受时完整而归还时残缺。方寸大小的心，控制它在于自身，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亲自耕种养活自身，自己凿井供给饮用，用短的粗布衣服遮蔽身体，用蓬草的房子藏身，弹琴唱歌自娱自乐，吐故纳新以延年益寿，在史册典籍中玩味自得，在笔墨中寄托情怀，甘守贫贱以待终年，这样就足够了。再说，道义在胸就尊崇，德操高尚就高贵，用隋侯之珠去打鸟雀，聪明的人是不会去做的。何必要等待权势来荣显，等待俸禄才充实呢？

‘另外安于贫穷的人把没有钱财当做富有，甘愿卑微的人以不当官为荣耀。因此管宁浮海归乡而内心宁静澄彻，胡昭甘心情愿退隐耕种田地。关龙逢和比干有道德太好的罪过，韩信和英布因功大而遭刑罚。一根树枝就可以令鸾凤落脚，何必用茂密的树林呢？池塘和水洼就能浮起蛟龙，哪里还用得着到大海中去呢？野菜比珍馐更加味美，清凉的泉水比美酒还要甘甜；拖鞋比帝王的赤舄更漂亮，絮麻的袍子比三公的袞服还好看；拿根木棒比扛着斧钺安全，风吹树枝比丝竹乐器的演奏动听；茅草房子比红柱的华屋更艳丽，原木椽子比

雕刻的椽子更珍贵；登上高山就是登台榭，有岩洞蔽身就是住进了华美的房屋；写出的著作积累起来就是大粮仓，珍爱自己的玄妙议论就是金子和玉石；抛开短见者依恋的浅显追求，扔掉平庸仆人般的欲望；在曲折深远的沼泽中遨游而感到欢乐，运用聪明才智就感到超凡脱俗。和尺蠖一样曲身收敛，藏起光亮保守淳朴之风；表现笨拙之态，显示言语迟钝，懂得凡事有限度就总是知足。这样之后再体味芝兰的芬芳，像风一样飘飞，像云一样浮动。到天地的边缘去沐浴阳光，乘风到高空去畅游，向上在梧桐树上栖息，向下在北海玄洲落脚。这与咬上嚼子关在马厩中的马、披上绣衣准备做祭品的牛相比，怎么样？’

赴势公子说：‘入朝为官不知退隐的人，被称为沉溺于高位忘记退身；隐遁山林不肯入仕的人，被称为不做官不合道义。因此通达事理的人认为身体不属于自己，随所遇到的情况而变。或隐逸，或显达，或沉默，或发言，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做法。时势需要停止就停止，时势需要做事就做事。在君主礼聘俊士、虚位求贤的时候，君子掌权，就应该出仕为官。至于遭遇厄运，谗言占上风的时候，就足不出户，缄口不言，不为君用。是像龙那样兴起，还是像凤那样隐藏，是随情况而改变的。古代的人之所以有的躲避危险不入危邦求仕，有的迅速离开不等一天终了，是顾虑巫山失火，把紫芝萧艾一起烧死。

‘如今圣明的皇帝统御国运，世上平和大道安泰，仁慈布及山野，恩惠传播到远方，威风使域外的方国肃然，德泽让天边也能得到。学习大地以厚德托载万物，模仿天穹高高笼

罩人间；神妙的感化如云如雨潜移默化，皇恩广施浩荡无边；恭敬地打开四面之门以广请贤才，君主盼望超逸的英才来让他们治理国家。这是千年少遇的时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唯一机会。但先生追慕合道退隐这种偏颇之举，没感觉到狂狷、华士行为的祸害，追求像单豹一样地涵养内心，但没有看到凶恶的老虎吃了他的躯体。这相当于听说渡河有人淹死了，就说乘船的人都会遇险；因为楚国商臣凶恶悖逆，就说继承者也没有好人了。’

怀冰先生说：‘圣明教化的繁盛，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出仕还是隐居的事，人们各有各的想法。因此尧、舜在位的时候，箕山颍水有筑巢而居的许由；夏禹统御天下的时候，偏僻的地方也有手持耒耜种地的贤者柏成子高。怎么会想到这些危险呢？大约是各自归于觉得安适的地方。因此崇尚自己的志向不去王侯那里作官，表现在爻象之中；普通百姓执着的志向，像延陵季子守节不肯为君，是圣人所赞成的。

‘我之所以在隐逸中逍遥，在草野民间收敛行迹，实在是因为才干不适于政事，缺少治理百姓的能力。而众多贤士像白云般兴起，杰出的人才像鱼鳞一样聚集排列，文臣武将满朝，诸事妥贴，因此不想再举小小燐火放在太阳月亮之间，在洪钟旁边拍打盆盆罐罐，在结坚冰的季节献上一把轻扇，在盛夏月份卖弄皮裘和火炉，这必然因为无用而被人们扔掉，因为不合时宜大大招致人们的讥笑。如果抱着经典著书立说，还能够保全天性成就名声，对教化有微小的补益；如果强迫去干不能胜任的事，只能是走入困境并过错不断，将有和过河小狐一样的终易始难的后悔。故此只是发挥长处，而弥补短

处罢了。虽然没有立于朝廷的勋效，上阵作战的功劳，但教育磨砺年轻人，弘扬大道培养正气，与他们可算是殊途同归，并非有坏作用的人。至差也能保全自身一人，可以追随许由。伟大通达的时代可以原谅并容纳我们，正如当年唐尧宽大地对待许由、巢父一样，不也可以吗！’

赴势公子突然感觉若有所失，变为恭敬的面容，说道：‘先生著书立说辅助教化，写文章讨伐奸逆，倡导退隐恬静来抑制急于争抢的风俗，倡导儒家教诲来拯救孔子以后断绝了的精深微妙之言。没有出仕为官的人，谁来整肃常道？没有隐逸山林的人，谁来教诲儿童？普天下所有的士人，没有谁不是皇帝的臣民，为什么一定要垂冠纓执笏板才是对的，而乐道忘饥居住陋室的隐者就不对呢？成群的人在云梦泽中走失了路径，必须要有司南指明方向才知道路途；一起在大海在迷失了方向，必须仰观北斗星才能够返回。现在听到您的出色教诲，才看到自己的无知。我请求为您拿衣帽当个学生，您鞭打我这个驽马，使我能追随骏马，您会广施仁爱，帮我进步，不嫌弃我吧。’”

逸民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游乎云台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总御八紘，华夷同归，要荒服事；而先生游柏成之遐武，混群伍于鸟兽。然时移俗异，世务不拘，故木食山栖，外物遗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于未形，绝祸于方来，无乃去张毅之内热，就单豹之

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忧，避牛迹之淺險，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炉冶而不觉乎？’

逸民答曰：‘夫銳志于雉鼠者，不識駘虞之用心；盛務于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云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鰲，井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于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于堯、舜之世，何忧不得此人之志乎？’

仕人曰：‘昔狂狷、華士义不事上，隱于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沉遁，不亦危乎！’

逸民曰：‘呂尚長于用兵，短于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岳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于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于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无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于准的者也。’

‘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澆魚鰲之池，則神虬遐逝；剖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杰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仇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

仕人曰：‘不能審也。’

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于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骸矣。’

‘唐尧非不能致许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胁善卷、石户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汤非不能录卞随、务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晋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师之，贵而重之，岂六君之小弱也？诚以百行殊尚，默默难齐，慕尊贤之美称，耻贼善之丑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忧于官旷，从其志则可以阐弘风化，熙隆退让，厉苟进之贪夫，感轻薄之冒昧；虽器不益于旦夕之用，才不周于立朝之俊，不亦愈于胁肩低眉，谄媚权右，提赆怀货，宵征同尘，争津竞济，市买名品，弃德行学问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隐士，宁肯加之锋刃乎！圣贤诚可师者，吕尚居然谬矣。

‘汉高帝虽细行多阙，不涉典艺，然其弘旷恢廓，善恕多容，不系近累，盖豁如也。虽饥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辞致之，以为羽翼，便敬德矫情，惜其大者，发《黄鹄》之悲歌，杜婉妾之觊觎，其珍贤贵隐，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盖有过人者矣。

‘且夫吕尚之杀猾、华者，在于恐其沮众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于进趋，不务行业耳，不苦于安贫乐贱者之太多也。假令隐士往往属目，至于情挂势利，志无止足者，终莫能割此常欲，而慕彼退静者也。开辟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遗贵之士，犹不能居万分之一。仲尼亲受业于老子，而不能修其无为；子贡与原宪同门，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与巢、由同时，王莽与二龚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虽复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猾、华，犹必不肯，乃反忧其坏俗邪？吕尚思不及此，以军法治平世，枉害贤人，酷误已甚矣！赖其

功大，不便以至颠沛耳。

‘且吕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隐于穷贱，凡人易之，老妇逐之，卖佣不售，屠钓无获，曾无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独虑狷、华之沮众邪？设令殷纣以尚逃遁，收而敛之，尚临死，岂能自谓罪所应邪？魏武帝亦刑法严峻，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创皇基，亦不妄矣。

‘纷扰日久，求竞成俗，或推货贿以龙跃，或阶党援以凤起，风成化习，大道渐芜，后生昧然，儒训遂堙。将为立身，非财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户庭，潜志味道，诚宜优访，以兴谦退也。夫使孙、吴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计术，则贤于万夫。今令大儒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则能陶冶童蒙，阐弘礼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鞲鸾……也。’

仕人曰：‘……则钟鼎鏖其声。若乃零沦蕝泽，空生徒死，亦安足贵乎？’

逸民答曰：‘子可谓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阊风而临云霓；玩滢汀，游潢污，未浮南溟而涉天汉。凡所谓志人者，不必在乎禄位，不必须乎勋伐也。太上无己，其次无名，能振翼以绝群，骋迹以绝轨，为常人所不能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为凡俗所量，恬粹不为名位所染，淳风足以濯百代之秽，高操足以激将来之浊。何必纡朱曳紫，服冕乘轺，被牺牛之文绣，吞詹何之香饵，朝为张天之炎热，夕成冰冷之委灰！

‘夫斥鷃不以蓬榛易云霄之表，王鲋不以幽岫贸沧海之旷，虎、豹入广厦而怀悲，鸿、鹑登嵩峦而含戚。物各有心，

安其所长。莫不泰于得意，而惨于失所也。经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无君，惶惶如也。譬犹蓝田之积玉，邓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栖鱼而沉鸟哉！嘉遁高蹈，先圣所许；或出或处，各从攸好。

‘盖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夫善卷无治民之功，未可谓之减于俗吏；仲尼无攻伐之勋，不可以为不及于韩、白矣。身名并全，谓之为上。隐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齐一介，不合变通，古人嗟叹，谓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隐逸之为高也；不辱者，知羁縻之为污也。圣人之清者，孟轲所美，亦云天爵贵于印绶。志修遗荣，孙卿所尚，道义既备，可轻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势，所重唯利。盛德身滞，便谓庸人；器小任大，便谓高士。或有乘危冒险，投死忘生，弃遗体于万仞之下，邀荣华乎一朝之间，比夫轻四海、爱胫毛之士，何其缅然邪！’

仕人曰：‘潜退之士，得意山泽，不荷世贵，荡然纵肆，不为时用，嗅禄利……诚为天下无益之物，何如？’

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凤不司晨，腾黄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扬大明乎无外，宣姬煦之和风者，日也；耀华灯于暗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经时无日，不可以一旦无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弥纶二仪，升为云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园，未若沟渠之沃。校其巨细，孰为旷哉？’

‘桀、纣，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见比于桀、纣，则莫不怒焉；见拟于仲尼，则莫不悦焉。尔则贵贱果不在位也。

故孟子云：“禹、稷、颜渊，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谓：“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夫匹庶而钧称于王者，儒生高极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且夫交灵升于造化，运天地于怀抱，恢恢然世故不栖于心术，茫茫然宠辱不汨其纯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荣华，犹赘疣也；万物，犹蝸翼也。若然者，岂肯诘屈其支体，俯仰其容仪，挹酌于其所不喜，修索于其所弃遗，怡颜以取进，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悦，戚我身之凌迟，屈龙渊为锥钻之用，抑灵羲为鼙鞞之音，推黄钺以适钗镰之持，挠华旗以入林杞之下乎！’

‘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莱灌园以远之，从其所好，莫与易也。故醇而不杂，斯则富矣；身不受役，斯则贵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谓禄利耳，非富贵也。且夫官高者其责重，功大者人忌之，独有贫贱，莫与我争，可得长宝而无忧焉。’

‘濯裘布被，拔葵去织，独不掩豆，菜肴粝餐，又获逼下邀伪之讥；树塞反玷，三归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则有僭上污浊之累。未若游神典文，吐故纳新，求饱乎耒耜之端，索缊乎杼轴之间，腹仰河而已满，身集一枝而馀安，万物芸芸，化为埃尘矣。饘粥糊口，布褐缊袍，淡泊肆志，不忧不喜，斯为尊乐，喻之无物也。’

‘夫仕也者，欲以为名邪？则修毫可以泄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烦乎鑊鼎哉！孟子不以矢石为功，扬云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

仕人又曰：‘隐遁之士，则为不臣，亦岂宜居君之地，食

君之谷乎？’

逸民曰：‘何谓其然乎！昔颜回死，鲁定公将躬吊焉。使人访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东阶，行君礼焉。由此论之，“率土之滨，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涂同归，俱人臣也。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悬虚空，餐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谷哉？’

‘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贝，虽不在府库之中，不给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财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犹山水之物也，岂非国有乎？许由不窜于四海之外，四皓不走于八荒之表也。故曰：“万邦黎猷，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筑垒疆场，而有蕃魏之功。今隐者洁行蓬荜之内，以咏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让，儒墨不替，此亦尧、舜之所许也。昔夷、齐不食周粟，鲍焦死于桥上，彼之 ，何足师表哉！’

‘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彦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韦休明。顺帝以玄纁玉帛聘杨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禄勋，竟不到；乃诏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东海相，不到。顺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诏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献帝时，郑康成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车徵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皆不起。昭帝公车徵韩福，到，赐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举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举贤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车轺轮聘韩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车

轺轮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为太守，不起。然皆见优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诸帝褒隐逸之士不谬者，则吕尚之诛华士为凶酷过恶，断可知矣。’

仕人乃怅然自失，慨尔永叹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琐所见矣。’”

【译文】

抱朴子说：“我以前到云台山游历，并到一位隐逸者那里去拜访，遇到一位做官的人在那儿。这位做官的人说：‘贤明的君主在上，统御着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华夏和四夷同归其版图，极远处都来臣服奉事；而先生却去寻游柏成子高的遥远足迹，与鸟兽为伍。但是时代已经前进，风俗已经变化，社会追求的是不受约束。因此以野树的果实充饥，在山中居住，抛却身外之物的拖累，古代认为是清高，现在认为是逃避。君子考虑危险是在它没形成的时候，杜绝祸患应在它到来之前，岂不是去掉了张毅的内心焦灼，而走向单豹被虎吃掉的危险境地；害怕盈满而思虑遥远，却忘记了惑乱百姓的忧患就在眼前；避开了牛蹄窝的小小危险，却堕入万丈的深渊；躲开能把脚沾湿的泥水之地，却落进冶炼的炉子而没觉察吗？’

隐居者回答说：‘迫切地去获取小老鼠的，理解不了义兽驺虞的用心；全力去追求庭院中的米粒的，怎么能知道凤凰的远大目标呢？就像是微小的焦螟嘲笑云中的大鹏，短命的朝菌骇怪长寿的大椿，小坑里的青蛙疑惑海中的巨鳖，鱼和蛇嗤笑有翅的应龙一样。您确实喜欢耸人听闻地进行鼓励和

阻止，哪里能理解旷远开阔的高尚神韵呢！我有幸生活在尧舜一样的时代，怎么会忧虑不能获得这些人的思想呢？’

为官者说：‘从前狂狷、华士自觉正义而不奉事国君，隐居在海边，而太公吕尚杀了他们。您坚决隐逸不仕，不也很危险吗？’

隐居者说：‘吕尚长于用兵打仗，而短于治理国家，不能效法玄天黄地来覆盖天下和托载万物，模仿大海和高山来广泛接纳人才，褒奖贤者，尊崇仁人，乐于培育人才；而甘心于刑罚杀戮，不修治仁义；因此他用威胁和杀害造成祸患，是从他开始分封到齐国就萌芽的，周公听说了，知道他们将来会失掉国家。夺取江山和保住社稷情况是不一样的，道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道变化，而吕尚没有治理国家的办法，缺乏可使马跑远路的御马之术，将列阵打仗的方法推而广之，杀害高尚的士人，可以说与依赖甲冑来抵挡刀剑，又想穿着它去游泳；用箭去射飞快移动的箭靶，又要求射中靶心是一样的。’

‘把众鸟的巢穴掀翻，灵凤也就不会落下；把鱼鳖所在池塘的水放净，那么神龙就会远远地跑掉；剖取平常兽类的胚胎，麒麟就不会来到郊外；杀害一位士人，杰出的人才就不会踏上你的土地。吕尚创立了周朝的基业并传留后代，为后人做出榜样，但他开苛刻严酷之端，是凶残暴虐的先导，足够驱赶俊杰而帮助其它国家，斥逐贤能来赠送给仇敌了。距离那买马的骨头而使骏马到来，向贤者居住的陋巷致敬导致秦兵退走的作法，不也太远了吗？您说吕尚怎么比得上周公呢？’

为官者说：‘不能深入理解您的意思。’

隐居者说：‘周公是位大圣人，有尊贵的地位却谦逊地对待低贱的人，一顿饭三次吐出来，洗一次头发要用手握干三次，害怕失掉人才。跟随他的有平民百姓七十人，无官职而由他亲自拿着礼物以师礼去拜见的十人，和他交朋友的十二人，全都不以一定上朝为官相逼迫。假如吕尚在周公的位置上，那这些人全得成为市上暴陈的死尸，或水沟里的腐烂骨殖了。

‘唐尧不是不能让许由、巢父来为官，虞舜不是不能强迫善卷和石户之农，夏禹不是不能威逼柏成子高，商汤不是不能任用卞随和务光，魏文侯不是不能让段干木屈心就仕，晋平公不是不能让亥唐为官，但都从其本志并以之为师，珍视并尊重他们。难道这六位君主弱小无能吗？实在是因为各种德操的人崇尚的东西很不相同，或沉默或言语难于划一，羡慕尊崇贤者的美称，耻于杀害良才的恶行，让他们来，不足以增加自己的威风；放走他们，也不会发愁官员匮乏，听任他们的意志就能够弘扬德风教化，使退让之风兴盛起来；打击苟且求进贪求官职的人，让他们感觉到轻浮浅薄的无知。虽然这样不利于人才早晚使用，也不能使立于朝廷的人更全面，但不也比耸肩低头，向权门显贵谄媚，手提怀揣着财物去送礼，连夜奔走于尘俗之路，像抢渡口过河一样相互竞争，用钱购买名位品级，丢掉了道德品行学问这些根本的东西，都走向结党营私互相吹捧的歧出末路强吗？那六位君主尚且不肯用逆耳之言损伤隐士，怎么肯向他们施以刀剑呢？圣贤们真是值得师法的，吕尚显然是错了。

‘汉高祖刘邦虽然在小事小节上多有缺漏，不学儒家经

典，但是他气度恢弘开阔，善于谅解多有容忍，不为身边琐事所束缚，总之是很豁达的。虽然渴望得到商山四皓，但也不逼迫他们。等到太子用谦卑的言词把他们请来辅佐自己，就尊敬他们的道德而掩饰自己的真情，重视他们的大节，唱出悲伤的《黄鹄歌》，杜绝了戚夫人立儿子为太子的企图。他珍视贤者尊重隐士，到了这种地步。他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而君临天下就是应该的了，大概他的度量确有过人之处。

‘另外，吕尚杀狂狷、华士的原因，在于害怕他们令众人颓丧消沉。但世风让人担心的，是急于求取和不致力于德行事业的毛病，并不是苦于安心乐意于贫贱的人太多了。假如是隐士而处处瞩目事事关心，以至于感情寄托在权势利益上，想法永不满足，就最终不能割舍这种常人的欲望，而追慕那种退让和恬静了。开国以来，并非缺少人才，但忘掉财富地位的人，还不能有这些人的万分之一。孔子亲身受业于老子，但是不能学习到他的“无为”；子贡与原宪同出孔门，但不能模仿他的清苦。四凶和巢父、许由同时代，王莽和龚胜、龚舍二人同时代，但都不能效法他们。普通百姓即使反复地鞭打责罚他们，威胁屈辱他们，让他们去追随学习狂狷、华士尚且不肯，怎么却反而担心狂狷、华士会败坏风俗呢？吕尚想不到这些，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来治理太平之世，屈杀贤人，残酷荒谬已太过分了！不过是仗恃他功劳大，没有倒台就是了。

‘况且吕尚在没遇上文王的时候，也曾经隐居于困顿低贱之中，一般人都看不起他，老妇人都哄他走，给人干活没人要，宰牛钓鱼都无收获，连一个羡慕他的人都没有。都一样

是避世，为什么单单顾虑狂狷、华士会使众人颓丧呢？假使殷纣王因为吕尚逃避于世，就把他抓起来杀掉，吕尚临死的时候，难道会自认为罪有应得吗？魏武帝曹操也刑法严厉，杀人毫不犹豫，而有心想任用胡昭。胡昭自己说不乐于做官。曹操送走他说：‘据正义，不让超绝世俗的士人在无道昏君的朝廷上受屈辱。’那么曹操挥鞭征战九州，初创了魏朝的皇家基业，也不是胡说了。

‘动荡不安的时间长了，贪求争竞成了风俗，有的人靠以钱财贿赂而像龙一般跃升，有的人靠同伙的帮助像凤一样兴起，这种风气已经形成，常理正道逐渐荒废，年轻人暗昧无知，儒家的训导于是被埋没了。准备要立身，除了钱没有什么能行。如果有异常卓越超出常人的人，不出家门入于仕途，专心深入地体察哲理，确实应该嘉奖拜望，以倡导谦和退让的风气。假如让孙武和吴起各自扛起武器，也只是一个人的力量。而运用他们的计谋战术，就比一万人还要强。现在让儒家大师去当官，不一定切合情事。而放他们于山野林间不作官，却能够培养教育儿童，弘扬礼仪教化。为什么一定要降服大象让它去捉老鼠，把鸾凤像驾鹰一样驾在臂上……’

作官的人说：‘……就会在钟鼎上铭刻他们的功勋业绩。至于飘零沦落在沼泽野地的人，白白生来白白死去，又哪里值得尊重呢？’

隐居者回答说：‘您可以称是守着小山坡，在狐狸所居的土丘上玩耍，没有登上过仙人的阆风山却到了云霞之上；在小小溪流边玩赏，在池塘中游泳，未曾漂浮于南方的大海却涉足天河。凡是所谓守志隐逸的人，不必在于俸禄爵位，不

必等待功勋表彰。最高境界是没有自身，其次是没有名声。能够抖动翅膀飞离群鸟，能够放马奔驰脱开常轨，做常人不能做的事情，割舍浅者不肯割舍的东西，他们的多少不是世俗的人所能衡量的，他们的淡泊纯粹不被名誉地位所沾染，淳厚质朴的作风足以洗濯百代的污秽，高尚的节操足以冲刷将来的混浊。为什么一定要佩带上红绶紫绶的官印，戴上礼帽坐上轻便马车，如同披上当祭品的牛的纹饰绣帔，吞吃善钓者詹何的香饵，早上是铺天盖地的热气，晚上变成了被抛弃的冰冷灰烬呢！

‘斥鷃不用蓬草榛莽与云霄之上相交换，鲟鱼也不用幽静的洞穴与广阔的大海相交换，虎豹进入大厦会心怀悲伤，大雁和白鹤登上高山则胸含忧戚。各种东西都各有想法，安心于适合它们生长的地方，无不是合于心意则安适，失去居所就悲伤。治理国事的人世上到处都有，他们一天没有国君，就惶恐不安。就像是蓝田积存的玉石，邓林多有的木材，良好的玉工木匠可以随意取用，又何必让鱼栖身在树上，让鸟沉入水中呢！合于时宜的退隐远避，是古代圣人所赞成的；有人出仕有人隐居，各随所好。

‘大致说来，士人所重视的，是树立道德功业建立言论学说。像那些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讲求仁义，志行节操清高，可以称为树立道德功业；穷尽地阅览古代典籍，著述辉煌灿烂，可以称为建立言论学说。善卷没有治理百姓的功绩，不能说他比一般的官吏要差；孔子没有攻战征伐的勋业，不能认为他不如韩信和白起。安身和立名都完美齐全，称它为最好；隐居起来追求自己的志向，古代贤人也是嘉许的。伯夷、叔齐

光明正大，不能够因时制宜、随变而通，古人为他们感叹，称他们不降志不辱身。说他们“不降”，说明隐逸是高尚的；说“不辱”，可知受捆绑束缚是污秽肮脏的。圣人中的清高者，是孟轲所赞美的，又说上天赐予的爵位比官印更可贵。志向美好会带来荣华，是荀况所崇尚的。道德仁义具备了以后，可以轻视王爷公爵。而世上人所害怕的只有势力，所重视的只有利益。德行深厚而仕途未通，就说是平庸的人；才能不高而任职很重，就说是高尚人士。有的人冒着危险，舍死忘生，把身体投向万丈深渊，来求取一个早晨的荣耀显贵。与那些轻视天下、珍惜小腿汗毛的人相比，是差得多么远哪！’

为官者说：‘潜居退隐的人，在山野湖泽随意而满足，不为世上作一点贡献，飘荡恣纵。不为时代所用，闻到俸禄利益……实在是天下没有益处的人。你认为怎么样？’

隐居者说：‘麒麟不会像狗那样叫唤看门，凤凰不会像雄鸡那样报晓，神马不拉犁，主祭者不做饭。而且在无穷的空间中播扬最大的光明，发挥生养照育万物作用的，是太阳；在暗夜中点亮华灯，冶炼金属矿石来为我们使用的，是火。天下不能一会儿没有太阳，也不能一会儿没有火，但是他们的大小不能认为是一样的。江海的水，弥缝贯通苍天大地，上升就成为云和雨，降下就形成了无数河流；但早晚的应用不如几丈深的水井，浇灌田地园圃不如沟渠令大地润泽。但如果比较一下大小，哪一个宽阔广大呢？

‘夏桀、商纣是帝王，孔子只是周天子的臣子之臣，但现在如果谁被比作桀、纣，没有不生气的；而被比作孔子，没有不高兴的。由此可知，贵贱最终并不在于地位。因此孟子

说：“大禹、后稷、颜回，地位换一下都是一样的。”宰予也说：“孔子比尧舜贤德得多啦。”那些普通百姓被与天子并称，儒生可达到与唐尧、虞舜平列，无非指道德罢了，为什么一定要比官位呢？

‘况且心灵与大自然相合，似乎天地的运行就在怀抱之中；心胸开阔，世上的一切变故都不放在心中，精神壮健，所有宠幸羞辱都不能扰乱他的纯洁无瑕。世间平庸者所追求希望的，不能沾染他的精神；浅薄的人所迷信的，不能改变他的志向。显贵荣耀就像皮肤的赘疣，世间万物就像薄薄的蝉翼。像这样的人，哪里肯弯曲他的躯体四肢，劳动他的表情举止，去获取他所不喜欢的事物，去追求他抛掉不要的东西；作出和悦的表情求取晋升，弯腰打躬来避免贬职；害怕俗人不高兴，忧伤自己的地位衰落；委屈龙渊宝剑当锥子钻子使用，压住大鼓让它发出小鼓的声音；把饰金的大斧改成手持的镰刀，弯曲装饰华丽的大旗放入丛生的杞树之下呢！

‘古公亶父手拄木杖而抛弃故土，越翳进入山洞逃避为君，季札退避躬耕扔掉即位的机会，老莱子浇菜园远离出仕，都是追随自己的爱好，不肯与荣华相交换的。因此淳朴单一毫无掺杂，这就是富有了；身躯不受外物的役使，这就是显贵了。至于剖分竹符而得到封地，只不过是俸禄利益罢了，不是真正的富贵。再说官位高的人责任重大，功劳大的人别人忌妒，只有贫贱，没有人和我争夺，可以长久地珍藏而没有忧虑。

‘穿用洗过的裘皮衣服和麻布被子，拔掉自家种的葵菜，放弃自家织布，祭祖的猪腿小得遮不住盘底，素菜粗食，又

获得逼迫下属和弄虚作假的讥刺；树立影壁，修筑放杯的土台，娶三姓子女，吃美味食物，像穰侯魏冉那样富有，像安昌侯张禹那样奢侈，就会有被认为越分冒用和行为污浊的麻烦。不如在经典文字中神游，吐出浊气吸收清气，在锄犁之端去求饭吃，在织机当中去找衣穿。肚子依赖一条河流就足够喝饱了，身子落在一枝树叉上就安全有余，世上万物众多，在心目中都化成了灰尘。用稠粥糊口，穿粗布短衣和旧絮的袍子，淡泊纵情，既无忧伤也无欢喜，这就是尊贵快乐，没有什么东西能为它作比喻。

‘出仕为官，是想凭它来得名吗？那么用毛笔就可以发泄郁积的怨恨，写就的篇章就可以寄托姓名，为什么一定要借助于好的史官，烦劳镌刻在鼎上呢？孟子不依靠征战建功立业，扬雄不仰仗治理百姓裨补于世。寻求仁义而得到了仁义，不也就可以了么？’

为官者又说：‘隐居避世的人，就是不做臣子，又怎么适宜于居住在君主的土地上，吃君主的粮食呢？’

隐居者说：‘话怎么能这样说呢？从前颜回死的时候，鲁定公准备亲自去吊唁，派人去询问孔仲尼，仲尼说：“凡是在邦国之内，都是臣子。”鲁定公于是从东边的台阶登堂，行了国君的礼节。由此说来，“境域之内，没有人不是天子的臣下”这两句诗就可以理解了。在朝廷的人施展才力来经办各种事情，在山林的人修养自己的德行来磨砺整饬贪婪和污浊，殊途同归，都是臣子。天子没有统治之外的东西，整个天下都属于他。日月所能照耀到的地方，雨露所能施及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域。哪能够悬在空中，吞吃咀嚼流云，让人不居住

在地上，不吃粮食呢？

‘山中的金玉，水里的珠宝，即使不在仓库里，不供早晚使用，但全都是国君的财产。隐退之士没置身于在位者的行列里，也相当于山中水里的东西，难道不是王朝所有吗？许由没有逃到四海之外去，商山四皓也没跑到八方极远处去。因此说：“所有邦国中的民之贤者，全都是皇帝的臣子。”段干木没有扛着武器戍守边境，在国界上修造营垒，但是有保卫魏国的功劳。如今隐居的人在蓬户竿门的陋室中保持清白的行为，以歌颂先王的道德，让老百姓懂得谦退忍让，儒家和墨家都不能替代，这也是尧和舜所容许的。当初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鲍焦死在桥上，他们这样浅陋固执，哪里值得我们学习呢？

‘从前汉安帝用黑色与浅绛色的布帛加玉征聘周燮周彦祖。汉桓帝用黑色与浅绛色的布帛加玉征聘韦著韦休明。汉顺帝用黑色与浅绛的布帛加玉征聘杨厚杨仲桓，于所在封拜侍中，没有到京。魏文帝征聘管宁管幼安，不来，又前往封拜为光禄勋，最后也没到任；于是下诏书到他所在的地方官府，在每年八月送一只羊，两斛酒。汉桓帝用黑色与浅绛色的布帛加玉征聘徐穉徐孺子，于所在拜封为太原太守和东海相，不到任。汉顺帝用黑色与浅绛色的布帛加玉征聘樊英樊季齐，不到京；于是下诏到他所在地方，在每年八月送一只羊，两斛酒，又赐给坐几和手杖，以太师太傅的礼节待他。汉献帝的时候，郑玄郑康成州辟举他为贤良方正、茂才，公府辟举他十四次，都没就任；朝廷用公车征召为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都没应召。汉昭帝用公车征召韩福，到

了京城，赐给五十匹帛和羊、酒。法真法高卿两次被举为孝廉，本州五次辟举，公府八次辟举，九次被举为贤良、博士，朝廷三次征召，都不接受。汉桓帝用黑色与浅绛色的布帛加玉和可坐乘的轻便车子征召韩康韩伯休，不到京。用黑色加浅绛色的布帛加玉和可坐的轻便车子征聘姜肱姜伯淮，于所在拜封为太中大夫，犍为太守，没有应召。但这些都受到优待和尊重，不施加威逼和刑罚。如果这些帝王褒扬隐逸之士并非错误，那么吕尚诛杀隐者华士是凶恶残酷过分的，当然就可以知道了。’

做官的人于是感到若有所失，感慨地长叹道：‘这才开始领悟超出世俗的道理，不是平庸委琐的人所能理解的。’”

勸学第三

抱朴子曰：“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扬埃秽，雕锻矿璞，砉炼屯钝，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于是乎在，人事王道，于是乎备。进可以为国，退可以保己。是以圣贤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当世哉？诚乐之自然也。

“夫斫削刻画之薄伎，射御骑乘之易事，犹须惯习，然后能善，况乎人理之旷，道德之远，阴阳之变，鬼神之情，邈邈玄奥，诚难生知。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丹青不治，则纯钩之劲不就。火则不钻不生，不扇不炽；水则不决不流，不积不

深。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阊风，扞晨极，然后知井谷之暗隘也；披七经，玩百氏，然后觉面墙之至困也。

“夫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广博以穷理，犹顺风而托焉，体不劳而致远矣。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而宿瘤以藏丑；经术深则高才者洞达，卤钝者醒悟。文梓干云，而不可名台榭者，未加班输之结构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谓之君子者，不识大伦之臧否也。

“欲超千里于终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济，必因艘楫之器；欲见无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载籍；欲测渊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师。故朱绿所以改素丝，训诲所以移蒙蔽。披玄云而扬大明，则万物无所隐其状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则天地无所藏其情矣。况于鬼神乎？而况于人事乎？泥涅可令齐坚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应绳墨，百兽可教之以战陈，畜牲可习之以进退，沉鳞可动之以声音，机石可感之以精诚，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灵者哉！

“低仰之驷，教之功也；鸷击之禽，习之驯也。与彼凡马野鹰，本实一类，此以饰贵，彼以质贱。运行潦而勿辍，必混流乎沧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钧高乎峻极矣。大川滔漾，则虬螭群游；日就月将，则德立道备。乃可以正梦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

“昔仲由冠鸡带犢，甕珥鸣蝉，杖剑而见，拔刃而舞，盛称南山之劲竹，欲任掘强之自然；尼父善诱，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张鄙人，而灼聚凶猾，渐渍道训，成化名儒，乃抗礼于王公，岂直免于庸陋！

“以是贤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没之无称；感朝闻之弘

训，悟通微之无类；惧将落之明戒，觉罔念之作狂；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鉴逝川之勉志，悼过隙之电速；割游情之不急，损人间之末务；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息畋猎博弈之游戏，矫昼寝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无益，遂振策于圣途。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进德修业，温故知新。

“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仲舒命世，不窥园门。倪宽带经以芸耒，路生截蒲以写书，黄霸抱桎梏以受业，宁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览道奥，穷测微言，观万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户庭，考七耀之盈虚，步三、五之变化，审盛衰之方来，验善否于既往，料玄黄于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业，冠于当世，清芳令问，播于罔极也。

“且夫闻商羊而戒浩漾，访鸟罍而洽东肃，谕萍实而言色味，讯土狗而识坟羊，披《灵宝》而知山隐，因折俎而说专车，瞻离毕而分阴阳之候，由冬蠡而觉闰馀之错，何神之有？学而已矣。夫童谣犹助圣人之耳目，岂况《坟》、《索》之弘博哉！

“才性有优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后喻。夫速悟时习者，骥骤之脚也；迟解晚觉者，鹑鹄之翼也。彼虽寻飞绝景，止而不行，则步武不过焉；此虽咫尺以进，往而不辍，则山泽可越焉。明暗之学，其犹兹乎？

盖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若乃绝伦之器，盛年有故，虽失之于畋谷，而收之于虞渊，方知良田之晚播，愈于卒岁之荒芜也。日烛之喻，斯言当矣。

“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或沈溺于声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孤贫而精六艺者，以游、夏之资，而抑顿乎九泉之下；因风而附凤翼者，以驾庸之质，犹回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谓之勤修庶几；拥经求己者，谓之陆沉迂阔。于是莫不蒙尘触雨，戴霜履冰，怀黄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径之近易，规朝种而暮获矣。

“若乃下帷高枕，游神九典，精义赜隐，味道居静，确乎建不拔之操，扬青于岁寒之后，不揆世以投迹，不随众以萍漂者，盖亦鲜矣。汲汲于进趋，悒悒于否滞者，岂能舍至易速达之通涂，而守甚难必穷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无人，《子衿》之所为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长慨，忧道者所以含悲而颓思也。

“夫寒暑代谢，否终则泰，文武迭贵，常然之数也。冀群寇毕涂，中兴在今，七耀遵度，旧邦惟新，振天惠以广埽，鼓九阳之洪炉，运大钧乎皇极，开玄模以轨物。陶冶庶类，匠成翘秀，荡汰积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兴辟雍立庠序，集国子，修文德，发金声，振玉音。降风云于潜初，旅束帛乎丘园，令抱翼之凤，奋翮于清虚；项领之骏，骋迹于千里。使夫含章抑郁，穷览洽闻者，申公、伏生之徒，发玄纁，登蒲轮，吐结气，陈玄素，显其身，行其道，俾圣世迪唐、虞之高轨，驰升平之广涂，玄流沾于九垓，惠风被乎无外。五刑厝而颂声作，和气洽而嘉穗生，不亦休哉！

“昔秦之二世，不重儒术，舍先圣之道，习刑狱之法。民不见德，唯戮是闻。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败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堕坠于云霄之上，而薤粉乎不测之下。惟尊及卑，可

无鉴乎？”

【译文】

抱朴子说：“学习能令人的本性清明澄澈，去除尘埃和污秽，有如雕刻璞玉和锻打矿石，磨炼迟钝笨拙，启发引导聪明，就像为质朴作装饰为素丝染颜色，观察已往以预知未来，广泛涉猎来对人们进行鼓励或阻止。仰视天象俯察人世存在于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事和做君主的道理在这里面齐备。前进可以为国家，后退可以保自身。因此，圣贤的人无不孜孜不倦地勤奋于它，夜以继日地努力于它。生命将要终止仍然手不释卷，挨饿受冻危险困难都不停止。难道是对当时的人世间有什么要求吗？实在是因为发自内心以此为乐。

‘那些砍削雕刻绘画之类的简单技艺，射箭驾车骑马之类的容易事，还必须熟习惯练，然后才能掌握得好，更何况为人之理的丰富，规律和道德的辽远，阴阳的变化，鬼神的情状，遥远而精深微妙，实在难于生而知之。即使是颜色白，不经浸染也不漂亮；即使是味道美，不经调制也不好吃。因此美玉不琢磨，那么它在黑夜中发出亮光的景象也显现不出来；红铜青锡不经过加工，也不能造就纯钧宝剑以显示其强劲。火不钻就不能燃着，不扇就不能炽烈；水不决开就不会流出，不积聚不能湛深。故此本质虽然在自身，而成就他却在于外界环境。登上仙山阊风，摸到北极星，然后才能知道井中的黑暗狭小；翻阅了“七经”，熟悉了诸子百家，然后才能知道一无所学会使人极端困难。

“不学习而想求得知识，就像希望得到鱼但是没有网，要

求虽然很迫切但没有收获；以广泛的学习来穷究事理，就像顺着风乘坐舟船，身体不用劳累就到达远方了。有了白粉青黛这些化妆品，西施就更加漂亮，而丑女宿瘤得以遮掩丑陋；对经典的研究深入，那么才能高的人对事物的理解就会更加透彻，笨拙迟钝的人也可以醒悟。有纹理的梓木长到云彩那么高，也不能称之为台榭，原因在于没有经过公输班连接构架；天生性格直爽开朗，不能称它为君子，原因在于不懂基本的伦理道德的善恶得失。

“想在一个早上就走出千里之外，必须借助于能追上自身影子的快马；想凌驾大浪渡水远去，必须依靠船和桨这种器具；要想所知道得无所不包又不走出屋子，必须从书籍中来；要想探知深渊中隐藏的东西又不役使神灵，必须从明师那里得到。因此，红色和绿色能改变素丝的颜色，训诫和教诲能改变愚昧无知者的心灵。太阳冲破乌云施放无尽的光明，那么万物都不能隐藏它的形状；打开书籍史册考查古代现代的事情，那么天上地下都不能隐藏它的情形。何况只是鬼神呢？更何况只是人间之事呢？黑色的泥巴可以让它与金玉一样坚硬，弯曲的木头可以加工得合于绳墨，各种野兽可以教给它们排成战阵，牲畜可以训练它们前进后退，水中的鱼可以用音乐来感动它，机器和石头可以用真诚的感情感动它，更何况有着仁义礼智信并天生智慧最高的人类呢！

“驯马拉车低昂合节，是训练它们的结果；凶猛攻击的猎鹰，是反复练习才驯服的。它们和那些一般的马野生的鹰，本来实际上是一类，这些马和鹰凭后来的修整而高贵，而那些凡马和野鹰因只有先天的本性而低贱。路上的积水流注如果

不停止，必然会和大海一样；一筐土一筐土地加高如果不停止，一定能和极高点等同。大河滔滔无边，那么虬龙就会成群地游动；每天有成就，每月有进步，那么道德就可以树立，修养就可以完备。于是可以安然地梦见孔子和周公了，怎么会只是解除窘迫的束缚呢！

“从前子路戴着雄鸡形的发冠并佩有小公猪样的饰品，剑的双珥装饰着鸣蝉，手执宝剑来见人，拔出利刃就开始舞动，极力称赞南山上强劲的竹子，本性想做一个强悍凶暴的人；孔子善于诱导，用道德教育来感染他，于是成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具备的有才能的人。子张是个粗鄙的人，而颜灼聚凶恶而狡猾，为道理的训导所浸渍，逐渐变化成为有名的儒者，于是在后代获得和王公们同等的礼敬，难道只是免除了平庸粗陋吗？

“因此贤德的人为生活在世上的短暂而悲伤，厌恶死后埋没而无可称名于世；感慨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也’的伟大训示，明白洞察小事乃智慧之源，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戒惧地对待不学习将如草木之衰落的明白告诫，觉悟到即使圣人如无善念也将成为愚顽无知者；不是整天吃饱了无所事事，不放弃每一寸光阴；有鉴于孔子在河边感叹逝者如斯而自勉其志，为人生如白驹过隙，像闪电一样迅速而伤心；割断潜心于不急切需要之事的想法，扔掉人间的世俗琐事；洗刷忧虑自身贫穷的心情，驱开有众多欲望的肮脏想法；停止打猎下棋等等的游戏，矫正白天睡觉或坐着打盹的懈怠行为；知道空想是没有益处的，于是在前代圣人的道路上挥鞭疾驰。靠学习来积累德行，以互相询问进行论辩来解决疑难，增进道

德并修治学业，温习旧学以获取新知。

“周公是德智超群的人，还要一早晨就读一百篇书；孔了是上天所赋予人间的圣人，还要勤读至于韦编三绝。墨翟是大贤人，而拉载的典籍装满一车；董仲舒是名于一世的人才，但讲学中三年不去庭园。倪宽带着经典下地锄草，路温舒截断蒲草当简牒写书，黄霸拖着镣铐向人学习，宁越日夜不停勤学以求加倍的功效，因此，他们能够透彻地看到道的奥秘，完全地理解隐微的理论，观察千年万代的历史如同发生在同一天里，了解四野八荒的事情就像出现于庭院之中，考察日月五星的盈满和亏缺，推断三辰五星的变化，审视将来的繁盛和衰败，验证过去的正确与错误，预料天地的变化如同在掌握之中，辨别没有先兆的事情就像已发生过一样。因此能够使高尚品德和盛大的事业在当时位居第一，出色的修养和美好的名声传向无边的远方。

“还听说商羊鸟起舞就告诫大雨的到来，被问及射鸟的石头箭镞就清楚陈国与肃慎人的历史掌故，被咨询浮萍的果实就能说出其颜色与味道，被讯问土中之狗就知道是土怪坟羊，由阅读过《灵宝》之书就了解是山隐居入山取书，依据俎案上的牲体就可以说清装满一车的一节骨的由来，见到月亮附于毕星的情况就能预言下雨还是晴天，由入冬而见螽斯就觉察置闰的错误，有什么神奇的呢？不过就是学习而来罢了。童谣尚且能帮助圣人耳聪目明，更何况博大精深的古代典籍呢！

“人的才能天分有优劣之分，思辨能力也长短不齐，有人很早就能明白就能成熟，有的耳提面命地教导后才能理解。那些领悟快学习快的人，就像骏马的腿；那些理解晚领悟慢的，

就象鹤鹑喜鹊的翅膀。前者虽然可以一下子就飞得离开自己的影子，但如果止步不前，那么一步远的距离也过不去；后者虽然一尺一尺地往前走，但如果前进不止，那么大山大湖也能越过去。聪明者和愚昧者的学习，大概是同样的道理。

“大致说来，年轻的时候思想专一，学东西不容易忘记，年岁大了精神分散就容易忘掉，因此学习应尽早努力，等到精深专一，习惯性格已经形成不会改变，就和与生俱来没有区别了。至于说出类拔萃的人才，年轻时遇到变故，那么虽然在年轻时候耽误了，还可以在中晚年补回来。这样才能知道在良田中播种晚了，也比终年荒芜要强。师旷当年用太阳和火把做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人世间的道德多遭劫难，儒家学说沦落丧亡，周文王周武王的修身治国之道，将由此而凋谢堕落。有的人沉溺在声色当中，有的人驰骋在竞争的路上。孤独贫穷但精通六经的人，有着子游、子夏一样的资质，却被压抑在九重深渊之下；借助风力攀附在凤凰翅膀上的人，仅以驽钝平庸的天赋，还是能够在云霄之上盘旋。舍弃根本追逐细枝末节的人，被称为勤奋学习的近圣贤才；抱着经典努力求学的人，被说成旱地沉没不合时宜。于是没有人不顶着风尘淋着雨水，冒着寒霜踏着坚冰，怀揣黄金手握白银，提着清酒拿着肥肉，奔向抄近易行的邪恶路途，盼望着早上下种晚上就收获。

“至于下帷讲学不忧世事，专心致志于多种古代经典，精心地探求深幽隐微的事理，体味大道并安居静处，牢固树立了不可改变的节操，像松柏一样在寒冬之后还显现青翠，不揣测世风就举步前往，不追随众人像浮萍般漂荡的人，大概

也太少了。急切地想提高地位，对于官运不兴郁郁不乐的人，怎么能够放弃最容易又能迅速到达的畅通道路，而守着非常艰难且肯定不通的道路呢？这就是大河边上的所以没有人发出孔子那样的感叹，《诗经·子衿》之所以要创作，怜悯风俗的人之所以内心发出沉痛的长叹，为道德而忧虑的人之所以心含悲伤沮丧深思的原因。

“寒冷和暑热是相互交替的，困厄到了头就会转为畅通，文臣和武将更相显贵，这是必然的规律。希望所有外寇全消灭掉，现今王朝重新兴盛起来，日月五星按规律运行，旧邦变为新国，挥动天彗清扫辽阔的天空，鼓动起太阳这座巨大的熔炉，把自然的运行作为最高的准则，打开无形的模子使万物得以规范。教化众人，造就良才，荡涤积累的尘埃，改变邪恶成为正义，把刀枪收入仓库，把弓箭装进口袋，兴办国学，设立乡校，集中公卿大夫的子弟，学习礼乐教化，像奏乐用钟起乐、以磬收韵一样有始有终。要在人未登仕途时就发现其才能予以任用，在人隐逸时就要以礼相聘。让收着翅膀的凤凰展翅在天空中飞翔，让高大的骏马一日千里地驰骋。让心含美质、忧愤烦闷、遍览群书、广有见闻的人，像申培、伏生之类，受到礼聘，登上蒲草缠轮的聘贤车子，抒发内心沉积的想法，以著述阐明自己的主张，显达其身，推行其道，使圣明的时代按照唐、虞时代的高尚轨范去实践，在太平的宽阔大路上奔驰，君主的恩泽流布四野，恩惠之风吹遍普天下。五种刑罚闲置不用而颂扬之声响起，阴阳之气交合协调适当并长出好的禾穗，这不是很美好吗？

“当初秦朝的两代皇帝，不重视儒家思想，舍弃古代圣人

的学说，让人们都学习刑罚。百姓见不到恩德，而只听到杀戮。因此在糊涂的时候不懂迷途知返，失败了也不知道自救的方法，于是像是从云霄之上坠落下来，在不测的深渊中摔成了碎末。想一想，尊贵和卑贱的人们能够不作为鉴戒吗”？

宗教第四

抱朴子曰：“澄视于秋毫者，不见天文之焕炳；肆心于细务者，不觉儒道之弘远。玩鲍者忘菑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绳墨者无枉刳之木，染道训者无邪僻之人。饰治之术，莫良乎学。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志苟不固，则贫贱者汲汲于营生，富贵者沉伦于逸乐。是以遐览渊博者，旷代而时有；面墙之徒，比肩而接武也。

“若使素士则昼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业；在位则以酣宴之余暇，时游观于劝诫，则世无视内，游、夏不乏矣。亦有饥寒切己，藜藿不给，肤困风霜，口乏糟糠，出无从师之资，家有幕旦之急，释耒则农事废，执卷则供养亏者，虽阙学业，可恕者也。所谓千里之足，困于盐车之下；赤刀之矿，不经欧冶之门者也。

“若夫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间，不知稼穡之艰难，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鼻膺乎兰麝，口爽于膏粱；冬沓貂狐之缁丽，夏缜纱縠之翩飘；出驱庆封之轻轩，入宴华房之粲蔚；饰朱翠于楹桷，积无已于筐匱；陈妖冶以娱心，涵醺醺以沈醉；行为会饮之魁，坐为博奕之帅。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引错于事类。剧

谈则方战而已屈，临疑则未老而憔悴。虽叔麦之能辩，亦奚别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盖闻帝之元储，必入太学，承师问道。齿于国子者，以知为臣，然后可以为君；知为子，然后可以为父也。故学立而仕，不以政学，操刀伤割，郑乔所叹。触情纵欲，谓之非人。而贵游子弟，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忧惧之劳，未常经心。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才胜衣冠，而居清显之位。操杀生之威，提黜陟之柄，荣辱决于与夺，利病感于唇吻；爱恶无时暂乏，毁誉括厉于耳。嫌疑象类，似是而非，因机会以生无端，藉素信以设巧言，交构之变，千端万绪，巧筭所不能详，毫墨所不能究也。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无所感假，能无倾巢覆车之祸乎！”

“先哲居高，不敢忘危，爱子欲教之义方，雕琢切磋，弗纳于邪伪。选明师以象成之，择良友以渐染之，督之以博览，示之以成败，使之察往以悟来，观彼以知此，驱之于直道之上，敛之于检括之中，懍乎若跟挂于万仞，栗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远悔吝，保其贞吉也。

“昔诸窦蒙遗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祸，中山、东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墙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鉴也。汤、武染乎伊、吕，其兴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师傅，尤宜精简。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见惮者。其经术如仲舒、桓荣者，强直若龚遂、王吉者，能朝夕讲论忠孝之至道，正色证存亡之轨迹，以洗濯垢涅，闲邪矫枉，宜必抑情遵宪法，入德训者矣。

“汉之末世，吴之晚年则不然焉。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有师友之名，无拾遗之实。匪唯无益，乃反为损。故其所讲说，非道德也；其所贡进，非忠益也。唯在于新声艳色，轻体妙手，评歌讴之清浊，理管弦之长短，相狗马之剿弩，议遨游之处所，比错涂之好恶，方雕琢之精粗，校弹棋樗蒲之巧拙，计渔猎相掊之胜负，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争骑乘之善否，论弓剑之疏密。招奇合异，至于无限。盈溢之过，日增月甚。

“其谈宫殿，则远拟瑶台、琼室，近效阿房、林光，以千门万户为局促，以昆明、太液为浅陋，笑茅茨为不肖，以土阶为朴讷。民力竭于功役，储蓄靡于不急，起土山以准嵩、霍，决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华观，辟云际之绮窗。淫音噪而惑耳，罗袂挥而乱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号或呼，俾昼作夜。流连于羽觞之间，沉沦乎弦节之侧。

“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于郊垌，驰轻足于险峻之上，暴僚隶于盛日之下，举火而往，乘星而返，机事废而不修，赏罚弃而不治。或浮文艘于滉漾，布密网于绿川，垂香饵于涟潭，纵櫂歌于清渊，飞高缴以下轻鸿，引沉纶以拔潜鳞；或结罝罟于林麓之中，合重围于山泽之表，列丹雘于丰草，骋逸骑于平原，纵卢、猎以噬狡兽，飞轻鹞以鹫翔禽，劲弩殪狂兕，长戟毙熊虎。如此，既弥年而不厌，历载而无已矣。

“而又加之以四时请会，祖送庆贺，要思数之密客，接执贄之嘉宾。人间之务，密勿罔极。是以雅正稍远，遨逸渐笃。其去儒学，缅乎邈矣。能独见崇替之理，自拔沦溺之中，

舍败德之险涂，履长世之大道者，良甚鲜矣。嗟乎！此所以保国安家者至稀，而倾挠泣血者无筭也。

“今圣明在上，稽古济物，坚堤防以杜决溢，明褒贬以彰劝沮；想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意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

【译文】

抱朴子说：“能清楚地看见秋天毫颖的人，看不到天体分布运行的光芒闪耀；尽心于小事情的人，感觉不到儒家学说的博大精深。习惯于咸鱼腥臭的人就忘记了白芷和蕙兰的香气，沉溺过度的人不能迷途知返。弹过墨线，就不会把木头剖歪锯斜；接受了儒道的训示教诲，就不会有邪恶乖戾的人。对人进行培养造就，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了。知识的广博在于不倦地学习；学习不知疲倦就要有稳固的志向。志向如果不稳固，那么贫穷低贱的人就急切地谋生存，富有显贵的人就沉溺在安逸享乐中。因此广泛阅览知识渊博的人，多少代才有时出现；而不学无术的人，却是肩挨肩脚碰脚多得很。

“如果寒素之士白天亲身去耕作来糊口，夜里点上灯修治学业，如果在位的人在酣畅宴饮的余暇里，时或浏览鼓励和劝诫的箴言，那么世上就没像禽兽一样的人，子游、子夏那样的贤人也就不缺少了。也有饥饿寒冷切身，野菜都吃不饱，皮肉受风霜的侵袭，连糟糠之食都吃不上，出门没有拜师求学的钱财，家中有早晚随时的危急，放下农具农活就停了，拿起书卷就缺乏生活供给，这样的人即使有缺于学业，也可以原谅。这就是所说的千里马被拉盐车困住了，能制成宝刀的

矿石进不了欧冶子的家门那种情况。

“至于那些王孙公子，悠闲自得，富贵享乐，穿绸挂缎逍遥盘桓，不懂得耕种和收获的艰难，绚丽的色彩都看得厌倦了，淫靡的乐歌都听得疲惫了，鼻子闻够了兰草麝香的气息，口中吃伤了肥美的食物；冬天有重重叠叠的貂皮狐皮的衣服，夏天则有细致而轻飘的纱绉衣服；出门乘坐的是庆封坐过的那种轻便的高车，进门在华丽耀眼的房中宴饮；大小柱子都用红绿的颜色来装饰，箱柜中没完地积存珍宝；排列艳丽的美女来使心情愉快，沉湎在美酒当中以求酣醉；出门是喝酒的翘首，居家是赌博的元帅。看文章既看不懂，对读书人又看不起；说话写文章缺乏典实根据，援引古事总是牵强错误。激烈辩论刚开始就已经败阵，面对疑难问题没老却已经困顿不堪。即使能够辨别豆子和麦子，又和瞎子有什么区别呢？”

抱朴子说：“大致听说皇帝的太子必须进太学，接受师教，询问道理。属于贵胄子弟的人，要以懂得如何做臣子，然后才能够去做国君；懂得如何当儿子，然后才可以去当父亲。因此学习立身做官不从政事上学习，犹如不会操刀的人持刀会伤人，是郑国的子产所叹息的事。触动情欲纵欲荒淫，称之为不是人。然而没有官职的贵族子弟生在深宫里边，在妇人的手中长大，担忧、恐惧、哀痛、辛苦的事情，心中从来没有想到。有的还没离开襁褓，就被封予很高的官职，刚刚可以穿戴得起成人的衣帽就处在清要而显达的位置上。有置人生死的地位，掌握提职贬官的大权；别人的荣耀耻辱取决于他的给予还是剥夺，是获利益还是受损害全由他的嘴唇来决定；喜爱还是厌恶没有一时或缺，诽谤抑或称誉不断在耳边

吵闹。表面看来很有能力，实际却并非如此，借机会生无端的是非，仗着平素的信任设计巧妙的言词。相互构陷，办法千变万化，巧妙的计算不能详尽，笔墨难以穷究。没有道术和学识，怎么能发现邪恶的虚伪和正直的真诚，掌握往古与观今的行事方法呢？自己杜撰的道理，并无根据，能不带来倾覆巢穴翻倒车辆的灾祸吗！

“先辈哲人身居高位也不敢忘记危险，爱儿子就要用道义来教导他，有如加工玉石象牙一样精雕细琢，不要把他放到邪恶虚伪当中去。选择贤明的老师培养他，选择良好的朋友来影响他，督促他博览群书，向他展示成功失败的例子，让他能观察以往悟知未来，观察其他事情以明了自己面对的问题，督促他走向正直的路，管束他要合于规矩，小心戒惧就像用脚跟倒挂在万丈高空，战战兢兢就像骑着奔马踏在冰上。因此能够更多地远离祸患，保持其守正道而来的吉祥。

“从前，汉朝的窦氏诸人蒙受黄、老遗训带来的福气，霍禹却遭受到轻率行事带来的灾祸，汉河间献王刘德和东平王刘苍都因为爱好古代事物而安然无恙，汉燕刺王刘旦因为不学无术而招致危险。以前的事不忘记，就可以作为现在的良好借鉴。商汤王和周武王受到伊尹、吕尚的熏染，他们的兴起勃勃有生机；商纣和夏桀受到推哆、崇侯的熏染，他们的灭亡迅疾而短暂。朋友和老师尤其应该精心选择。必须选取门第寒微品德良好的士人，在清苦当中靠自己的力量有所建树，以卓然不群让别人畏惧的人。他们的经学研究应该象董仲舒和桓荣，他们的倔强耿直应该像龚遂和王吉，能够早晚地讲解议论忠君孝父的最高道义，严肃地论证生存灭亡的规

律，以便洗涤污垢沉泥，防止邪恶纠正偏颇，一定要抑制情欲遵循法度，达到以道德教育人。

“汉代和孙吴的末叶可不是这样。看官宦人家的地位来选用人，听信团伙同党的浮华不实的赞誉，虽有老师朋友的名义，却无补正过失的实际作用。不但没有好处，却反而带来损害。因此他们所讲述的，是不合乎道理和道德的；他们所荐举的，皆非忠诚有益的人才。有的只是新奇的音乐，艳丽的色彩，轻盈的体态，巧妙的手势，评判歌声的清越粗浊，调理管弦的长短高低，审视狗马的迅捷弩纯，议论游览的地方，比较涂饰的好坏，品评玩物的粗细，较量弹棋樗蒲的灵巧笨拙，比试打鱼、狩猎、相扑的胜负，品评侍妾家妓的美丑，指责衣服的鄙陋粗野，竞争车马的优劣，讲究弓箭的粗糙与精致。寻找和积攒奇奇怪怪的东西永无休止；对充裕盈满的追求，一天比一天厉害。

“他们谈论宫殿，远的要和夏桀商纣的瑶台琼室相比，近的要效法阿房宫和林光宫，认为千门万户是局促小气，认为昆明池和太液池浅而简陋。嘲笑茅草房不像样，认为土台阶太粗陋。百姓的劳力都用在了服劳役上，积累的钱财都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堆积土山要瞄准嵩高山和霍山，开挖水渠要仿效黄河九派；登上高入云霄的华丽楼阁，打开云朵当中雕饰的窗户。淫靡的音乐喧响并迷惑耳朵，丝绸的衫袖挥舞则扰乱眼睛，濮上和北里的淫靡乐曲更迭奏响；有人号叫有人呼喊，把白天当成了黑夜。在酒樽杯盏之间流连，在音乐节拍之上沉沦。

“有人制造用绿色的翠鸟羽毛作华盖的车子，有人到郊野

去射猎猛兽；让善跑的猎犬在险峻的高山上奔驰，让僚属奴隶都在烈日下暴晒，举着火把前往，披着星光返回；枢机大事抛开不管，赏罚制度废弃不用。有的在广阔的水域里泛起有纹饰的船只，在绿色的河流中密布渔网，在泛起波纹的池塘中放下钓饵，在清澈的潭水上放声唱起渔歌，高高地射出羽箭打下鸿雁，拉起钓线捕到深水的鱼鳖；有的在树林里山坡上结扎上兽网，在山地沼泽多层围猎，在丰茂的草地上密布火炬夜间打猎，在平坦的原野上放马奔驰，放出韩卢、宋鹊那样的猎犬咬住狡猾的野兽，纵起鹞鹰捉到飞翔的游禽，强劲的弩箭射死疯狂的犀牛，长柄的利戟刺倒大熊和老虎。做这些，整年都不生厌，数载也不停止。

“而且又加上四季的邀请和朝会，祖饯送行和庆节贺喜，邀请想拉近关系的亲密客人，接待提着礼物的嘉宾。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努力应酬也没有尽头。因此高尚和正确就逐渐远去，嬉游放逸之心慢慢牢固。这样做离开儒家学说越来越远。能够独自认识兴废盛衰的道理，自己从沦落沉溺当中解脱出来，丢掉败坏道德的危险道路，在长久延续的坦途上迈步的人，实在太少了。唉！这就是保守住自己的国家和封邑的人非常稀有，而社稷衰败以致以血做泪的人无数的原因。

“如今圣明的皇帝在上，考察古道来济助今人，加固堤防来杜绝决口溢水，明确褒贬来昭示鼓励和阻止；设想皇帝的同宗、王公之族，以及贵族中的年轻人，一定会争相崇尚儒家学说，节制辞章文艺，放弃不切实用的老子、庄子的思想，而去精研六经阐发的正道。”

君道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沉。尊卑等威，于是乎著。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职，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拟宇宙以笼万殊。真伪既明于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见；听受既聪于接来矣，而加之以自闻。仪决水以进善，钧绝弦以黜恶，昭德塞违，庸亲昵贤。使规尽其圆，矩竭其方，绳肆其直，斤效其斫。器无量表之任，才无失授之用。

“考名责实，屡省勤恤，树训典以示民极，审褒贬以彰劝沮，明检齐以杜僭滥，详直枉以违晦吝。其与之也，无叛理之幸；其夺之也，有百氏之擒。匠之以六艺，轨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扬仄陋以伸沉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无诡道，事无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惮危顾命。悦近以怀远，修文以招携。阜百姓之财粟，阐进德之广涂，杜机伪之繁务，……则明罚敕法，哀敬折狱；淳化洽，则匿瑕藏疾，五教在宽。

“外总多士于文武，内建维城之穆属，使亲疏相持，尾为身干。枝虽茂而无伤本之忧，流虽盛而无背源之势。石磐岳峙，式遏觊觎。见三苗之倾殄，则知川源之未可恃也；睹翳幽之不守，则觉严隘之不足赖也。夫江、汉犹存，而强楚虏辱；剑阁自如，而子阳赤族。四岳、三涂，实不一姓；金城汤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

“是以贤君抱惧……不足，而改过恐有馀。谋当计得，犹思危而弗休焉；战胜地广，犹戒盈而夕惕焉。象浑穹以遐煮，式坤厚以广载。运重光以表微，致远思乎未兆。资春景以姬煦，范秋霜以肃物。渊咨以校同异，平衡以铨群言。虚己以尽下情，推功以劝将来。御之以术，则终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则参差可齐也。疑若阊风之凌霄，而诸下不得以轻重料焉；窈若玄渊之万仞，而褻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则君之流源不穷，而百僚之才力毕陈矣；我之涯畔无外，而彼之斤两可限矣。

“发号吐令，则轳若雷霆之激响，而不为邪辩改其正；画法创制，则炳若七曜之丽天，而不以爱恶曲其情。宏略远罩，则蔼若密云之高结；居贞成务，则确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于未萌之前，审毁誉于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于雕伪，不使一体浇于二端。虽能独断，必博纳乎刍蕘；虽务含弘，必清耳于浸润。

“民之饥寒，则哀彼责此；百姓有罪，则谓之在予。嘉祥之臻，则念得神之祐感；逢天之怒，则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弦于宜易之调，不耻反迷于朝过之涂。虎眊以警密，麟峙以接疏。路无击壤之叟，则羞闻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匮，则愧临方丈之膳。处飞阁之概天，则惧役夫之劳瘁；茹柔嘉之旨脆，则忧敬授之失时；聆管弦之宴羨，则戚逸乐之有过；瞻藻丽之采粲，则虑赋敛之惨烈。遵放勋之粗裘，准卫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宫，识露台之不果；鉴章华之召灾，悟阿房之速祸。

“诰誓，则念依时之失信。耽玩，则觉褒、妲之惑我。征伐，则量力度时，不令百里有号泣之愤；诛戮，则遗情任理，

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鉴操彤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废嫡，则戒晋献之巨惑；立庶，则念刘表之殄祀。蒐畋，则乐失兽而得士，识弛网而悦远；偏爱，则虑袖蜂之谤巧，飞燕之专宠。独任，则悟鹿马之作威，恭、显之恶直；纳策，则思汉祖之吐哺，孝景之诛错。

“旨甘之进，则疏仪狄；容悦姑息，则沈栾激。除蒸子之谄，亲放麋之仁。鉴白龙以辍轻脱，观羸……以节无饘。防人彘之变于六宫之中，止汗血之求于绝域之外。除恶犬，以遏酒酗之患；市马骨，以招追风之骏。轼怒蛙以劝勇，避螳螂以励武。聆公庐之说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无益之毛，揽六翮凌虚之用。烹如簧以谥司原之箴，折菀萼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娈之迷，退子瑕以杜馀桃之惑。藏渊中之鱼，操利器之柄。勿惮徙薪之烦，以省焦烂之费。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试之准的。

“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逾宪以厚遗。割情于所爱，而有犯者无赦；采善于所憎，而有劳者不遗。倾下……以纳忠，闻逆耳而不讳。广乞言于诽谤，虽委抑而不距。掩细瑕而录大用，忘近恶而念远功，使夫曹刿、孟明有修来之效，魏尚、张敞立雪耻之绩；射钩之贼臣，著匡合之弘勋，释缚之左车，吐止戈之高策。则鹄泉化为鸳鸯，邪伪变成忠贞；芳颖秀于斥卤，夜光起乎泥泞。剡锐载胥，九功允谐，西面逡巡，以延师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

“是以渊蟠者仰赴，山栖者俯集。炳蔚内弼，戡阃外御。政得于上，而物倾于下；惠发乎迩，而泽迈乎远。明哲宣力于攸莅，黔庶让畔于藪泽。尔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大和之清

风。蒲轮玉帛，以抽丘园之俊民；元凯毕集，以究论道之损益。减牧羊之多人，反不酤之至醇，张仁让之闾，杜华竞之津，旌义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潜萌之悦甘雨；见归者，犹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绿叶之缀修柯；左衽仰之，若众星之系北辰。

“是以七政不乱象于玄极，寒温不谬节而错集。四灵备觐，芝华灼粲。甘露淋漓以霄坠，嘉穗婀娜而盈箱。丹魑逐于神潢，玄厉拘于广朔。百川无沸腾之异，南箕谧偃禾之暴，物无诡时之凋，人无嗟慨之响。圉圉虚陈，五刑寝厝。正朔所不加，冕绅所不暨，毡裘皮服，山栖海窜，莫不含欢革面，感和重译，灵禽贡于彤庭，瑶环献自西极。员首遽善，犹氤氲之顺劲风；要荒承指，若响亮之和绝音。诚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轨躅也。故能固庙祧于罔极，繁本枝乎百世矣。

“夫根深则末盛矣，下乐则上安矣。马不调，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马极则变态生，而倾僂惟忧矣；民困则多离叛，其祸必振矣。可不战战以待旦乎！可不栗栗而虑危乎！人主不澄思于治乱，不深鉴于亡徵，虽目分百寻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浊，文则琳琅堕于笔端，武则钩铭摧于指掌，心苞万篇之诵，口播涛波之辩，犹无补于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务其细，滞乎下人之业，而暗元本之端也。

“诚能事过乎俭，临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处存不废虑亡之惧，操纲领以整毛目，握道数以御众才，韩、白毕力以折冲，萧、曹竭能以经国，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谋夫协思进其长筭；则人主虽从容玉房之内，逍遥云阁之端，羽

爵腐于甘醪，乐人疲于拚舞，犹可以垂拱而任贤，高枕以责成。何必居茅茨之狭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监门之劳役，怀损命之辛勤，然后可以惠流苍生，道洽海外哉？

“昏惑之君，则不然焉。其为政也：或仁而不断，朱紫混漫，正者不赏，邪者不罚。或苛猛惨酷，或纯威无恩，刑过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颓，危犹巢幕，而自比于天日，拟固于泰山，谓克明俊德者不难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于是无罪无辜，淫刑以逞，民不见德，唯戮是闻。

“官人则以顺志者为贤，擢才则以近习者为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专断顾问，决之阿谄之徒。所扬引则远九族外亲，而不简其器干；所信仗则在于琐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则从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宠进则任美谈，而不考其绩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专征之将，或贪污以坏所在矣，或营私以乱朝廷矣，或懦弱以败庶事矣，或框怯以失军利矣。终于不觉，不忍黜斥，犹加亲委，冀其晚效。器小任大，遂及于祸。良才远量无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隐，或沉沦于穷否，怀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灾，所以多有也。

“又经典规戒，弗闻弗览；玩弄褻宴，是耽是务。高楼观而下道德，广苑囿而狭招纳，深池沼而浅恩信，悦狗马而恶蹇谔，贵珠玉而贱智略，丰绮紈而约惠泽，缓赈济而急聚敛，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轻民命，进优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战士，流声色而忘庶事，先酣游而后听断，数苦役而疏犒赐，工造费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谷之物。然则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汤、武岂一哉？

“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称其仁；殷纣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毁誉尤速。得失之举，不在多也。凡誉重则蚩、豸归怀，而不可以虚索也；毁积即华夏离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虽无大益，而不可不为；细恶虽无近祸，而不可不去也。

“若乃肆情纵欲，而不与天下共其乐，故有忧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觉下堕则上崩，故倾颓莫之扶也。于是辔策去于我手，神物假而不还，力勤财匮，民不堪命，众怨于下，天怒于上，田成盗全齐于帷幄，姬昌取有二于西邻，陈、吴之徒，奋剑而大呼，刘、项之伦，挥戈而飏骇，云梯乘于百雉之上，皓刃交于象魏之下，飞锋内荐，禁兵外溃，而乃忧悲以思邈世之大贤，拥彗以延岩栖之智士，慕伊、吕于嵩岫，招孙、吴于草莱，拜昌言而无所，思嘉筭而莫问，犹大厦既燔，而运水于沧海，洪潦凌室，而造船于长洲矣。

“夫巍巍之称，不可骄吝构；而东岳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圣兼策载驰，犹惧不逮前；而庸主缓步按辔，而自以为过之。或于安而思危，或在险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缀旒累卵，而不觉不寤。不有辛、癸之没溺，曷用贵钦明之高济哉？念兹在兹，庶乎庶乎！”

【译文】

抱朴子说：“天地初分，清澈玄黑的剖开后向上浮，混浊土黄的剖开后向下沉，尊贵卑贱的等级由此显明。往古的圣人从天地两仪取法，君臣的地位关系因而确立；设立官位分别职掌，和乐升平的风气从此昌隆。作为统治人民的君主，必

须提高自己的修养，以便成为天下的带动者，去掉偏私和朋党，让王道能够通行无阻；抛开私人情面，树立最公平的标准；模仿宇宙来统御世上千差万别的事物。既能从外表上看清事物的真伪，又增加上自己的见解；既能清楚地理解所听到的意见，又增加上自己的分析。以决口的大水为仪范来听取善言，像断绝琴弦一样贬斥恶语。昭明德行，杜绝无道；任用亲属，亲近贤人。让圆规尽量发挥它画圆的效能，方矩完全地表现它画方的作用，墨线彻底地展示它弹直线的特长，斧子全部地施放它砍削的能力。人才没有光看外表的任命，也不会因未授应有的职务而不能发挥作用。

“考察名声必求得实效，频繁地省察并经常地体恤，树立王者教民的常规向百姓展示准则，审慎地进行褒贬来昭明鼓励和阻止。明确法度与原则以杜绝赏罚失当，详审曲直以避免灾祸。他在施予的时候，没有背离道理的侥幸者；他在夺取的时候，就像管仲剥夺伯氏封邑一样理由充足。用六经来培养造就他们，用忠信来约束要求他们，用慈祥与和善对待他们，用礼教和刑罚来戒敕他们。提举有才德无地位的人，使埋没的人才得以伸展；任用高洁之士，来澄清善良与丑恶。让人们不行诡诈之道，事情没有理所不当。在朝为官管理百姓的人，不能侵犯其他官员而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身拜将官领兵作战的人，不能害怕危险顾惜性命。让近处的百姓愉快，让远处的人们怀德归附；加强文治来招引未臣服的人。让百姓的粮食钱财富足，开辟增进道德的宽阔道路。杜绝机巧伪诈的过多追求，……那么就明确责罚整顿法律，以同情敬慎之心审理诉讼；让敦厚的教化遍施天下，就会像美玉匿瑕和山

泽藏疾一样量大能容，五常之教以宽厚为本。

“在外统领众多的贤士从事文治武功，在内以怀德之心建立连城般牢固的宗族关系，使亲族和外人相互帮持，郡国诸侯成为君主的骨干力臣，树枝即使茂盛也没有损伤树干的忧虑，河流水势再大也不会有倒流向源头的局面。像大石一般屹立，像山岳一样耸峙，就能阻止住别人的非分之想。见到三苗的彻底灭亡，就能知道河流湖泊是不能倚仗的；见到隐蔽深幽的地方把守不住，就该懂得山崖之险是不能依赖的。长江汉水还存在，但强大楚国的国君被俘受辱；剑阁依然如故，但公孙述被杀死全族。四岳和三涂山，实在不属于一姓所有；铜铁的城墙和沸水的护城河，不如民心和乐。守卫是靠仁德布于海外，不是依靠山河之险。

“因此贤明的君主有良好的道德还害怕不够，而改正错误则害怕有遗留。谋略合适方针得当，还要不断地想到危险；打仗胜利版图广阔，还要免除自满而戒惧勤政。要模仿天宇广阔地覆盖，要学习大地博大地承载。运用日月二重的明亮令隐微之事显明，在没有先兆时就有了长远的设想。借助春天的阳光来生养抚育，仿效秋天的严霜来清肃万物。靠咨询来比较同异，以称量来权衡群言。虚心全面地了解百姓的情况，论功行赏以便鼓励将来。用恰当的手段来统御臣下，那么臣下会自始至终尽心竭力；用法度来整顿社会，或长或短都可以齐整。高得像阆风山那样到了云霄之上，那么众多在下边的人不能用轻重来估计它；深邃犹如万丈深渊，那么近处的人不能用多少来度量它。这样，君主手下的人才就会源源不断，而诸多臣僚的才学能力就会全部使用出来；君主的权力

广阔无边，那么臣子的权力就可得到限制。

“发号施令，就像霹雳一样震响，而不因邪恶巧辩而改其正义；谋划新法创新制度，则明亮得像日月星辰挂在天上，而不因喜爱厌恶而扭曲实情。宏图大略笼罩远方，其繁茂就像浓云在高空密集；遵守正道完成追求，其坚定就像嵩山岱岳在大地扎根。在萌芽之前就预料祸福，审慎地分辨出自巧言之口的诽谤与赞誉。不让敦厚淳朴之风由于浮夸虚伪而毁坏，不让上下同心的一个整体由于分歧而感情浇薄。虽然可以一人裁断，但一定广泛采纳哪怕是牧人樵夫的见解；虽然追求宽厚地包容，必须排除谗言的干扰。

“百姓有了饥寒，就同情他们责备自己；百姓有了罪过，就应认为是自己的责任。达到吉祥如意，就想到是得了神的护佑；有时遇到天灾，就想像商汤祈雨那样自认过错。不吝惜在应该改变声调的时候改弦更张，不耻于在早晨犯了错的迷途上晚上之前就折返。以老虎的警觉眼光来面对关系厚密者，像卓立的麒麟一样对待关系疏远者。如果路上没有拍击土地唱颂歌的老人，就羞于听到和谐音乐的奏响；如果有百姓贫困到没有粮食吃，就应愧于面对丰盛的膳食。身处与天齐高的楼阁之上，就害怕服劳役的人过度辛苦；吃到柔软脆爽的美味食品，就忧虑敬献这些会耽误天授的农时；听到淫邪之声，就担忧安逸享乐太过度了；看到宫室修饰华丽色彩斑斓，就顾虑赋税聚敛残酷苟重。遵从唐尧穿鹿皮裘衣的典范，效法卫文公白布为冠的榜样；追随夏禹低矮宫殿的楷模，学习汉文帝最终没建露台的先例。要以楚灵王章华台召来灾难为借鉴，醒悟秦代阿房宫带来的祸患。

“发布训诫文告，就要想到按照时间信守诺言；沉溺于玩乐，就要警觉褒姒、妲己迷惑君主之事再发。征伐他国，要估计力量，审度时机，不让百里奚向军队大哭的事出现；惩罚杀戮，要抛开私情依照道理，不再有伍子胥那样被装入皮囊抛入江中的冤魂。要以持朱弓朱箭的杜伯为前鉴，想到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啼叫的野猪。废黜嫡子，就要警戒晋献公犯的大错误；立庶为嗣，就要想到刘表基业无继。打猎，就应为放跑了野兽得到了贤士而高兴，懂得网开三面令远人悦服；偏爱，就应顾虑袖中放蜂的无稽诽谤，赵飞燕受到的独有宠爱。专任一人，就要想到指鹿为马的滥用威权，弘恭和石显嫉害忠正；采纳良策，就想到汉高祖辍食吐哺，汉景帝冤杀了晁错。

“遇上进献美味的食物，就仿效大禹疏远仪狄；有曲意逢迎媚上苟安，就学习赵简子把栾激沉入水中淹死。屏除蒸熟儿子献给君主的谄谀的人，亲近放生小鹿的仁慈的人。以被射伤的白龙为借鉴就要废止轻佻，看到瘦弱困穷就节制贪得无厌。预防吕后把戚夫人残害成“人彘”的事情在六宫中再次出现，制止像汉武帝那样到极远的地方去夺取汗血马。除掉恶狗，以制止酒酸的祸患；买来马骨，来招致追风的骏马。像越王勾践那样扶轼向怒蛙致敬以鼓励勇敢作战，学习齐庄公车子避开螳螂来激励将士的勇武精神。听取当初公庐向赵鞅所说的那种忠善之言，容许保申向楚文王表现的那种正直。剔除如腹背之毛一样的无用冗员，搜求像翅膀正羽一样的骨干之臣。烹煮如黄之犬以使管狩猎官员的告诫停止下来，折断菟路之箭以达到梁鸯的高尚境界。赶走丹姬以杜绝美女的

迷惑，斥退弥子瑕来杜绝吃剩桃子的引诱。像鱼藏入深渊一样维护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像拿武器的柄一样掌握住赏罚大权。不要怕搬开柴薪的麻烦，以免被烧得焦头烂额，尽量发挥廉耻之教的培育作用，明确选拔考核官吏的标准。

“发怒时也不超越法律加重残害，高兴了也不脱离原则过分地赐赠。对喜欢的人要割舍感情，犯了过错也不饶恕；对厌恶的人要采纳善言，有功劳了也不遗漏。倾身下问以采纳忠言，听到逆耳的话也不忌讳。广泛征求批评意见，即使是否定贬低也不拒绝。忽略细小的缺点而任用大的本领，忘却短近的坏行为而考虑长远的好作用。让那些曹刿、孟明视之类的人能努力以求将来之功，魏尚、张敞之类的人能建立洗雪耻辱的功绩；让管仲那种射中带钩的刺杀之臣，建树匡天下合诸侯的巨大功勋，与解除捆绑的李左车一样的人，贡献不动干戈而取胜的高明策略。那么猫头鹰就会变成鸛雏鸾凤，邪恶就会变成忠贞，盐碱地上就会长出香花，泥泞中就会挖出夜明珠。得力的臣子齐备了，六府三事就可以和谐有序。以平等之礼或恭顺之貌相待，以便请来可以为师为友的人才而成帝王之业；尊敬侍奉历事的长者，以便敦厚孝父母敬兄长的品行。

“因而湖泽的隐者会奔赴而来，山里逸士也将向这里汇集。内有文臣辅弼，外有勇将御敌。上边施政恰当，下边物产丰富；恩惠从身边发出，能够达到遥远的地方。洞察世理的哲人在自己的职位上尽心竭力，普通百姓在山野湖泽互相谦让。于是免除过度的法律命令，吹起阴阳谐调的冲和之风。以蒲轮之车和美玉布帛，去迎接山丘田园中的出色人才，八

元八凯般的得力臣子都集聚起来，探究治国的得失。减少多余的官吏，让民风返还淳朴，打开仁德谦让之门，杜绝群起竞争的途径，表彰充满正气的操守，弘扬素守正道的标格。让追随道德的人，像土中萌芽的种子欢迎甘甜的雨水；归附我们的人，像路上的积水流向大河。百姓安定，像绿叶长在长长的树枝上；外族向往，像众星朝向北斗。

“因此日月五星在天空中不会乱象，寒暑不会错了季节乱了顺序。麟、凤、龟、龙四种灵物全都出现，灵芝开花光辉灿烂。甘露从天空中滴落，多姿丰满的禾穗一穗即可装满车箱。制造旱灾的怪物被从潢中被赶走，恶鬼被束缚在度朔山上。江河没有沸腾的怪异现象，也不会出现谗言导致的周公蒙冤禾苗倒伏的灾异。草木没有不合季节的凋谢，人也没有发出嗟叹感慨之声。监狱空设无人，刑具也都放置起来。不用皇朝历法的地方，中原礼仪达不到的地方，那些穿毡裘着皮服、在山上居住、在海上藏匿的人，没有不含笑改过，感于和气辗转翻译来修好的，白雉贡献到朝廷上，玉环从西方极远的地方送来。人们迅速地归于善良，就像烟云顺随强劲的风；距国都极远的地方接受意旨，就像回音应和响亮的愿声。这实在是太平隆盛的极致，合于三皇五帝的轨范。因此而能使祖庙永远矗立，家族犹如根固枝荣繁盛百代。

“根深，树的枝叶才能茂盛；百姓快乐，君主才能安稳。马不经过训练，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它们到千里之外去；百姓不归附，就是唐尧、虞舜也不能实现美好的天下统一。马疲倦了就会发生动作变形，而有摔倒的忧虑；百姓困窘就会有很多离心叛变者，而导致不可挽救的祸患。能不小心谨慎

地等待天明！能不战战兢兢地顾虑危险吗！君主不透彻地思考治乱之事，不敏锐地发现亡国的先兆，即使眼睛能分辨百丈之外的秋毫之末，耳朵能听清八音的清越重浊，写文章就像美玉从笔端坠落，练武能使刀剑在手中折断，心中记诵着万篇文章，辩论演说起来口若悬河，仍然不能补救土崩瓦解。为什么呢？是因为不能从大处着眼而追求细小的东西，停滞在下等人的事情上，不清楚事情的根本哪。

“如果确实能够凡行事都节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静处时不忘记骑马奔驰时的警戒，国家存在时不忘记亡国的恐惧；就像提起网纲和裘领来整理网眼和裘毛，掌握道的精髓来统御众多的人才，韩信、白起一样的武将尽力地克敌制胜，萧何、曹参一样的文臣尽力地治理国家；擐甲的武士一心表现果敢刚毅；出谋划策的人协调思虑提出长远的计划；那么君主即使在华美的房屋里悠闲自得，在入云的楼阁里逍遥无事，雀形酒杯被甜酒腐蚀，艺人们因击掌跳舞而疲惫，仍然可以垂衣拱手地任用贤人，高枕无忧地求得成功。何必居住在茅草屋盖顶的狭小简陋的房子里，吃着味道淡薄的不加调味的肉汁，亲自去做看门的苦事，付出有损生命的劳动，然后才能广施恩惠于众百姓，使其道义远播海外呢？

“昏庸糊涂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为政的时候，或者滥施仁德而缺乏果决，滥封官职，正直的人不赏赐，邪恶的人不惩罚；或者苛刻严厉，惨烈残酷，只有威严没有恩德，刑罚过重，没有饶恕没有追悔。树根暴露，墙基毁坏，危险就像在帐幕上筑鸟巢，但还自比于天上的太阳，认为稳固同于泰山，认为能够明察任用俊德之士不难做到，恭敬谨慎不值

得考虑。于是对无罪无辜的人滥施刑罚以求快意，百姓见不到仁德，而只听到杀戮。

“任人为官则以顺从己意的人为贤者，选拔人才就以近旁熟悉的人优先。辅政大臣和三公九卿，都封给了母后的家族；决断大事听取意见，则听之于阿谀谄媚的人。所提拔的远至九族外亲，而不查验他们的才能；所信任倚仗的都是曲意逢迎的平庸之才，而憎恶正直的人；所贬抑都是由于听取随声附和之言，不去作深入的调查；所宠幸提拔的都是相信赞美之辞，而不去考查其作用。掌握大权治理百姓的官员，统管三军专任征伐的将领，有的贪污渎职，有的经营私利扰乱朝纲，有的怯懦软弱弄坏了好多事情，有的胆小恐惧丧失军机。但最终没觉察到，不忍心贬黜斥退，仍然亲近信任，希望他们以后尽力。才能小任职重，于是造成祸患。才能出众、深谋远虑但孤立无援的人，有的身处低位，虽在朝却等于隐居；有的沉沦在穷乡僻壤，虽然胸怀治国之道，但却像装入袋中，无法施展，朝纲废弛上下失序的灾祸就经常发生了。

“另外，经典和规劝告诫，都没听过没看过；而玩物、戏耍、轻漫、闲适，却是他们沉迷和追求的。楼观高耸而道德低下，苑囿广阔而贤路狭窄，有池塘水潭湛深但恩德信义浅薄，喜欢狗马却厌恶直言进谏的人，珍视珠宝玉器却轻贱智谋方略，富有丝绸锦缎却缺少仁爱恩泽，赈灾济贫缓慢而聚财敛税急迫，勤于猎取禽兽而忽视耕种收获，看重吞并财产而轻视百姓命运，招进戏子艺人而斥退文人雅士，厚待受宠的姬妾侍臣而薄遇疆场的征战将士。流连于淫声女色而忘记了众多的事务，酣畅游玩放在前边而听陈述作决断放在后边，

苦役频繁而犒赏稀少。精工制造耗费良材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圈围聚养吃肉费粮的鸟兽。这样的话，危险灭亡就不能埋怨上天，颓微衰弱就不能怪罪他人了。吉凶福祸是由于己身，商汤、周武难道只有一个吗？

“从前周文王掩埋露出的尸骨，而天下的人都称赞他的仁德；殷纣王剖取比干的心，而四海之内都痛恨他的暴虐。遥远的近旁的人都瞻望的地位显赫的人，批评和赞誉尤其来得迅速。有关得失的行为，并不在于很多。凡备受赞誉者，荒蛮部族就会归附向往，而不能凭空获得；批评积累者，则会使华夏的人都离心离德，不能靠言语来解救。因此小的善事虽然没有大的好处，但也不能不去做；小的恶行虽然不会马上招致祸患，但也不能不去掉。

“至于那种放任感情恣纵欲望，而不和天下的人共享欢乐，所以有了忧虑也没有人怜悯；削弱根基却增加高度，而没有感觉到下层坍塌则上层崩溃，因此倾覆颓毁也没有人扶助。于是法律的缰绳和驾车的马鞭离开了我们的掌握，帝王之位如同被借走而不归还；劳力耗费钱财匮乏，百姓不堪忍受，众人在下边埋怨责备，天在上边发怒，将会像田成子在帐幕中就盗得了整个齐国，周文王在西部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陈胜、吴广之流举剑高呼，刘邦、项羽等人挥起长戈迅猛兴起，云梯登上了百雉的城墙，白色的刀刃在宫廷门口交斗，飞箭向内齐射，禁军在外溃败，这时才忧愁悲伤地想到超出世人的大贤者，想抱着归帚延请山野隐居的智谋之士，敬慕洞穴高山中的伊尹、吕尚，想把孙武、吴起从田野中招请来，但拜求善言已找不到地方，愿得良谋而无人可问，就

像是大厦已经被烧着了，才到大海去运水，洪水滔天了，才到长洲上去造船一样。

“崇高伟大的称谓，不能以傲慢吝啬的态度来获得；可以到东岳泰山去封坛祭天的功劳，不会轻易以恣纵情欲来造就。极圣的帝王加倍地挥鞭驱驰，还怕跑得赶不上前面的人；而平庸的君主扣住缰绳缓步而行，还自认为超过了先圣。有的居于平安就想到危险，有的身在险境却自以为安逸。有的王业成功统治稳定，也不敢怠慢不敢荒废；有的危险有如缀旒累卵，还没有感觉不知省悟。没有商纣、夏桀的倒台，哪里还用得着珍视君主的敬肃明察的崇高品行呢？念念不忘于此，就差不多接近圣道了。”

臣节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钦明，犹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载，庶绩其凝，四门穆穆，百揆时序，蛮夷无猾夏之变，阿阁有鸣凤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虽有尊卑之殊，邈实若一体之相赖也。

“君必度能而授者，备乎覆餗之败；臣必量才而受者，故无流放之祸。夫如影如响，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违令犯颜，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谄之徒也；匡过弼违者，社稷之鲛也。必将伏斧钺而正谏，据鼎镬而尽言。忠而见疑，谏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无补，将增主过者，去之可也。

“其动也，匪训典弗据焉；其静也，匪宪章弗循焉。请

托无所容，申绳不顾私。明刑而不滥乎所恨，审赏而不加乎附己。不专命以招权，不含污而谈洁。进思尽言以攻谬，退念推贤而不蔽。夙兴夜寐，戚庶事之不安也；俭躬约志，若策奔于薄冰也。

“纳谋贡士，不宣之于口；非义之利，不栖之乎心。立朝则以砥矢为操，居己则以羔羊为节。当危值难，则忘家而不顾命。揽衡执铨，则平怀而无彼此。仪萧、曹之指挥，羨张、陈之奇画，追周勃之尽忠，准二鲍之直视，蹈婴、弘之节俭，执恬、毅之守终，甘此离、纪炙身之分，戒彼韩、英失忠之祸。出不辞劳，入不数功，归勋引过，让以先下，专诚祗栗，恒若天威之在颜也；宵夙虔竦，有如汤鑊之在侧也。

“负荷寄托，则以伊、周为师表；宣力四方，则以吉、召为轨仪；送往视居，则竭忠贞而不回；搏噬干纪，则若鹰鹯之鸷鸟雀；蕃捍疆场，则慕魏绛、李牧之高踪；莅众抚民，则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无……以为国，况怀智以迷上乎？义督者灭祀而无惮，况黜辱之敢辞乎？故能保劳贵以显亲，托良哉于舆歌。昆吾彝器，能者镌勋。皋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勋不弘，则耻俸禄之虚厚也；绩不茂，则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顺，天人攸赞；畏盈居谦，乃终有庆。举足则蹈道度，抗手则奉绳墨，褒崇虽淹留，而悔辱亦必远矣。若夫损上以附下，废公以营私，阿媚曲从，以水济水，君举虽谬，而谄笑赞善。数进玩好，陷主于恶。巧言毁政，令色取悦，上蔽人主之明，下杜进贤之路；外结出境之交，内树背公之党。虽才足饰非，言足文过，专威若赵高，

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锋，家糜汤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违真倡伪，亲览倾僨，不改其轨，殃祸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则手足也。履冰执热，不得辞焉。是以古人方之于地，掘之则出水泉，树之则秀百谷；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赏，劳瘁而不敢怨。审识斯术，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职分则治，统广则多滞。非责、获之壮，不可以举兼人之重；非万夫之特，不可以总异言之局。韩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惧不胜之祸也。若乃才力绝伦，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冲之远略，虽事殷而益举，两循而俱济，舍之则彝伦斲，委之而无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载重，鲜不及矣。常人贪荣，不虑后患，身既倾溺，而祸逮君亲，不亦哀哉！人皆辞斧斤所未开，而莫让摄官所不堪。嗟乎！陈、李所以作戒于力以，而子房所以高蹈于挹盈也。”

【译文】

抱朴子说：“从前唐尧虞舜的时候，研习古事，庄敬明察，仍然需要列国诸侯来辅佐光大，因此而成就崇高伟大的功业。故而他们能够弘扬帝王的事业，各种事情都能成功，诸侯们恭谨肃然，百官承顺服从，外族不来扰乱华夏，四檐高阁上有鸣凤巢栖。分别用人的头和四肢来比喻，说明他们虽然有尊卑的巨大差别，实际就像是整个身体的各部分一样，是互相依赖的。

“国君必须审度能力而授予官职，是为防备因不胜其职而败事；臣子必须估量能力而接受官职，因此才没有犯罪被流放的祸患。如影随形、如响应声一样俯首听命的人，是苟且迎合取悦于人、居位食禄不尽职的人；而敢于违犯命令冒犯君主尊严、忠直谏诤的人，是使主上安位的国家的重臣。预先揣摩或秉承意旨的，是巧言谄媚之徒；能匡正主上过失的，是国家的刚正骨干。必须准备伏身于斧子和砧板直言劝谏，手扶烹人的鼎镬来尽忠言。忠心而受到怀疑，直言相劝无用的时候，辞职等待放逐就行了；就是坚决去死也于事无补，还会增加君主过失的时候，离开就行了。

“他们行动时，不是先王的典籍不作依据；他们静处时，不是典章制度不去遵循。私相嘱托不会应允，伸张法律不顾私情。刑罚分明，不胡乱施加给所痛恨的人；奖赏审慎，不无理给予依附自己的人。不自由行事把持权力，不自含污垢却枉谈廉洁。出仕为官就想直言谴责荒谬，去职下野就想推举贤人不使埋没。早起晚睡，忧虑各种事情不安宁顺利；生活节俭意愿简约，像鞭打奔马在薄冰上奔跑。

“进献了谋略举荐了贤士，不挂在口头上；不该取的利益，不放在心里。站在朝廷上就要以磨石和箭矢为操守的象征，要求自己就要以羔羊为志节的榜样。面临危难时，就忘掉家庭不顾生命；掌握铨选人才的权利，就公平待人不分彼此。学习萧何、曹参的安排调遣，敬慕张良、陈平的神奇策略，追随周勃的尽忠报效，效法鲍永鲍恢刚直不阿，步趋晏婴、公孙弘的节约俭省，执着蒙恬蒙毅的终身守志，甘心于要离、纪信被烧而死的本分，警戒韩信、英布失去忠贞的灾祸。出外

不辞劳苦，回返不数功劳，功勋让给别人，过错归于自己，谦让为先，真诚专一并敬慎戒惧，总像上天的威严就在面前；白天黑夜地虔诚敬肃，似乎沸腾的刑镬在旁边一样。

“身负先君的临终嘱托，就以伊尹、周公为师表；到四方去显示武力，就以尹吉甫、召虎为仪范；吊送死者，奉事生者，就竭尽忠心而不回避；搏击消灭违犯法纪的现象，就像是枭鹰追捕鸟雀；保卫边疆，就追慕魏绛、李牧的高尚行迹；治理安抚百姓，就希求文翁、召信臣那样的道德教化。最为忠诚的人为国家没有私心，更何况胸含智慧却使主上迷惑呢？正义笃厚的人被杀光了后代也不怕，更何况会逃避贬斥受辱呢？因此能保住名誉地位并显荣亲人，获得众人股肱良哉的歌颂。在昆吾精铜铸造的铜器上，多能者会镌刻上功勋。皋陶后稷又算什么呢？”

抱朴子说：“臣子如果功劳不大，就耻于过分的优厚奉禄；政绩不佳，就羞于徒有其名的高官显爵。履行诺言心念忠顺，上天和人世都会帮助；害怕自满自居谦虚，最终总会是吉祥的。抬脚就要合乎道义法度，举手就要遵循规矩准则，那么受到褒奖居于高位即使时间长久，而灾祸和屈辱也一定会远远离开。至于损害君国而施惠下民，败坏公事而经营私利；阿谀媚曲意顺从，就像用水给水来调味，君王行为虽然荒谬却谄笑称好；频繁进献玩物珍宝，使君主陷于罪恶；以巧妙的言词破坏了政事，以伪善的脸色博取欢心；对上遮蔽了君主的光明，对下堵塞了进贤的道路；在外结交国外的君主，在内拉起背离朝廷的私党。即使才能足以掩盖错误，言谈足以遮住过失，独擅威势像赵高，专掌朝政如董卓，也没有不身遭利刃，家中被毁坏的。但愚蠢瞎眼的人舍弃正义走向邪道，

背离真实，与虚伪为伍，亲眼见到别人倒台，而不改弦更张，灾祸就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了。”

抱朴子说：“臣子被比喻为大腿和胳膊，那么就有手和脚了，即使踏在冰上拿烫东西，也不能拒绝。因此，古人把它比作土地，挖掘就能出泉水，在它上面种植就能生长各种谷物；人活着在它上边站立，死了埋到它里边去。功劳多了不盼望奖赏，辛劳过度不敢埋怨。深刻地理解这种办法，就是保护自己的要诀。”

抱朴子说：“臣子的职责本分就是治理国家。涉事过宽多数行不通。如果不是像孟贲、乌获那样强壮，就不能够举起两个人的重量；不是从万人中选的杰出人物，就不能充任众官之长。这就是韩昭侯所以治罪侵官越权的典冠，朱博所以惧怕不胜其封的祸患的原因。假如说才能出类拔萃，文才武略都令人信服，在内有腹心谋臣的高明见解，在外有克敌制胜的深谋大略，政事繁多而越更能成功，文武两面都能顾及，没有他们常规就要败坏，除了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人了，那么兼为数职是可以的；如果不是这种人才，应自己估量，车辕细弱而超载，很少有不出事的。一般人贪图荣显，不考虑后患，不但自身覆亡，而且祸及国君和亲人，不是太可悲哀了吗？人们都是在人多职少入仕不易时躲开，但没人因不胜任辞去所担当的官职。唉！这就是陈蕃、李膺所以成为力所不及的鉴戒，张良所以功成名就超脱退避的原因。”

良规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择木者，必有离罟之禽矣；出身而

不料时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时之得也，则飘乎犹应龙之览景云；时之失也，则荡然若巨鱼之枯崇陆。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隐其身而有为也。若乃高岩将陨，非细缕所缀；龙门沸腾，非掬壤所遏。则不苟且于乾没，不投险于侥幸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摄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废昌邑，孙琳之退少帝，谓之舍道用权，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载路；伊尹终于受戮，大雾三日；霍光几于及身，家亦寻灭；孙琳桑荫未移，首足异所。皆笑音未绝，而号咷已及矣。

“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争臣七人，无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奸变，外引旧事以饰非，内包豺狼之祸心，由于伊、霍基斯乱也。将来君子，宜深鉴兹矣。夫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召王之谪，已见贬抑，况乃退主，恶其可乎！此等皆计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阴谋始权，而贪人卖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

“若有奸佞翼成骄乱，若桀之干辛、推哆，纣之崇侯、恶来，厉之党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侧之众恶，流凶族于四裔，拥兵持疆，直道守法，严操柯斧，正色拱绳，明赏必罚，有犯无赦，官贤任能，唯忠是与，事无专擅，请而后行；君有违谬，据理正谏，战战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于上，己身无患于下。功成不处，乞骸告退，高选忠能，进以自代，不亦绰有馀裕乎？何必夺至尊之玺绂，危所奉之见主哉！

“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盖世者不赏，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战胜攻取，勋劳

无二者，且犹鸟尽而弓弃，兔讫而犬烹。况乎废退其君，而欲后主之爱己，是奚异夫为人子而举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养之，而云‘我能为伯瑜、曾参之孝，但吾亲不中奉事，故弃去之；虽日享三牲，昏定晨省，岂能见怜信邪？’

“霍光之徒，虽当时增班进爵，赏赐无量，皆以计见崇，岂斯人之诚心哉？夫纳弃妻而论前媾之恶，买仆虏而毁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犹不平之。何者？重伤其类，自然情也。故乐羊以安忍见疏，而秦西以过厚见亲。而世人诚谓汤、武为是，而伊、霍为贤，此乃相劝为逆者也。

“又见废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辅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在恶积，虑于为后患；及尚持势，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祸。规定策之功，计在自利，未必为国也。取威既重，杀生决口。见废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归焉。虽知其然，孰敢形言？无东牟、朱虚以致其计，无南史、董狐以证其罪，将来今日，谁又理之？独见者乃能追觉桀、纣之恶不若是其恶，汤、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

“方策所载，莫不尊君卑臣，强干弱枝。《春秋》之义，天不可仇。大圣著经，资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许废立之事，开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难以训矣。俗儒沈沦鲍肆，困于诡辩，方论汤、武为食马肝，以弹斯事者，为不知权之为变，贵于起善而不犯顺，不谓反理而叛义正也。

“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锋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长世，远危之术。虽策命暂隆，弘赏暴集，无异乎牺牛之被纹绣，渊鱼之爱莽麦，渴者之资口于云日之酒，饥者之取饱于郁肉漏脯也。而属笔者

皆共褒之，以为美谈，以不容诛之罪为知变，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

或谏余以此言为伤圣人，必见讥贬。余答曰：“舜、禹历试内外，然后受终文祖。虽有好伤圣人者，岂能伤哉！昔严延年廷奏霍光为不道，于时上下肃然，无以折也。况吾为世之诚，无所指斥，何虑乎常言哉！”

【译文】

抱朴子说：“鸟如果起飞后落下不选择树木，必然有落到网里的；人出仕为官而不估计时机，必然有遭危受辱的。抓住了时机，轻松腾飞就像飞龙观览祥云；不合时机，飘忽不定就像大鱼落到了干枯的陆地上。因此有智慧的人会隐藏起自己才能待机施展，隐居起来以便有所作为。至于高高的山岩将要坠落，不是细小的丝线能够系缀住的；黄河龙门波涛翻腾，不是一捧土所能阻遏的，所以不苟且投机取巧，不冒险侥幸取利。”

抱朴子说：“周公代理国政，伊尹贬黜太甲，霍光废掉昌邑王，孙琳使吴少帝退位，被称为合乎正道临时变通来安定国家。但周公被放逐时狼狈窘迫，道路上流言遍布；伊尹最终被杀，大雾下了三天；霍光灾祸几乎及身，死后不久全家覆灭；孙琳不长的时间就身首异处。都是笑声没停，而号啕大哭之声已经响起来了。

“国君有了危险而不去扶助，哪里还用得着你来辅佐？如果有七位直言谏诤的大臣，无道之君就可以拯救了。致使王莽之类的人发动其邪恶的变乱，在外引用历史上的先例掩盖

他们的罪恶，内里包藏着豺狼般害人的企图，都是由伊尹、霍光导源了这种变乱。将来的君子应该深深接受这种教训。废主另立的事情，符合小道理而违背大道理，不能够助长。晋文公召周襄公，而诳称巡狩，已经受到贬低批评，更何况是废退君主，难道可行吗！这些都只是计谋施行使事情成功，慢慢才遭受灾祸的。至于私下的阴谋刚刚开始策划，就被贪婪的人出卖了，杀光族人灭绝后代，而别的人受封的，也不在少数。

“如果有邪恶巧言的人助成难于收拾的动乱，像夏桀时的干辛和推哆，商纣时的崇侯虎和恶来，是一些凶恶的家伙，更换为忠诚贤良的人，不也很容易吗？除掉国君周围的众多邪恶的人，把凶恶的人放逐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掌握军队守卫疆界，以恰当的办法保守法度，严格地运用法规，严肃地把握准则；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有犯法者决不饶恕；任用贤者能人，只授官给忠者；事情没有自作主张的，都在请示之后才实施；国君有了违道荒谬的行为，就据理直言劝谏。小心谨慎，不忘记谦恭有礼貌，使得江山社稷在上永远安定，自身在下也就没有祸患。功成业就但不自居，自己请求退职，选择杰出的忠诚能干的人，推荐上去代替自己，不是也宽宽绰绰很有回旋余地吗？何必去夺天子的玺印，危及所奉事的当代君主呢？

“国君，就是天，就是父亲。国君可以黜废，那么天也就可以改，父亲也可以换了。功劳盖世的人不被奖赏，声威使君主惊恐者自身就有危险。这些人就是打了胜仗攻占了地盘，功勋无人可比的人，尚且像鸟打光了弓就被扔掉，兔子没了

狗就被煮食了一样。更何况废退他的国君，想让后来的主人宠爱自己，这和作为别人的儿子，却把生他的父母举起扔进山谷，请来别的人奉养他们，而说‘我能做到像韩伯瑜、曾参那样孝顺，但我的双亲不适合侍奉，所以抛弃了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这些人即使每日供奉牛、羊、豕三牲，晚上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怎么能够被人同情信任呢？

“霍光之类的人，虽然当时排班向前爵位提高，接受了无数赏赐，全都是凭计谋升进，哪里是他们的直心诚意呢？纳娶了别人休弃的妻子而议论前夫的坏处，买了别人的奴仆而诽谤原来主人的凶暴，那么就是最一般最平庸的人，也会不平的。为什么呢？看重对其同类的人的怜悯，是很自然的感情。因此乐羊因为安于残忍而被疏远，秦西巴因为太多的仁厚而被亲近。而世上真心地认为商汤和周武是对的，伊尹和霍光是贤德的，这是相互鼓励做背逆的事情。

“再说被废黜的君王也不一定全是错的。有的人辅佐储君，利用职权独断专行，罪过大作恶多，害怕日后造成祸患；趁权势还在手中，所以改易国君，因此导致眼前的灾祸。谋求策立天子的功劳，想的是获取私利，未必是为的国家。获得很大的权势之后，就要大肆杀戮。被废弃的君主，皇位丧失了，各种各样的罪过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没有不归于他的。即使知道这种情况，又有谁敢说话？没有东牟侯和朱虚侯进行讨伐，没有南史和董狐来证明他们的罪过，将来那一天，谁又来管这件事？唯有见解独到的人，才能够回溯去思考夏桀、商纣的罪恶并不是坏成那样，商汤、周武的事业也不是就那么好。

“典籍上所记载的，没有不尊崇国君轻贱臣子，褒扬天子贬低诸侯的。《春秋》经的意义，是不能与上天平起平坐。大圣人孔子著述经典，要求取法于孝父去为国君服务。对于百姓活在世上不可少的父、师、君三个方面，要以同一的精神加以尊奉。但是允许废主重立，开了背离正道的先河，上下的顺序颠倒了，难以当作准则。平庸的儒生们像沉溺在腥臭的鱼店里一样，为诡辩所困扰，才有人把商汤、周武说成是吃了有毒的马肝，以此来批评这类事的人，就认为这是不懂得权变，他们重视的是从善心出发，不背离人情，而没看到这是违反道理有背正义的。

“而前代著书立说的人，不用大道理来对此予以批评，让有这种行为的人就像站在锐利刀锋的尖端上，登上将要崩塌的山峰一样，这并非延年益寿、远离危险的办法。虽然策封官职一时隆盛，丰厚的赏赐迅速集聚，这跟做牺牲的牛披上绣花纹的帷帐，潭中的鱼喜欢有毒的麦粒，口渴的人尽情地饮用鸩酒，饥饿的人吃腐败有毒的肉解饿没有区别。而动笔写文章的人全都去褒扬它，把它做为让人称颂的事情，把处死都不能抵偿的罪过看成懂得权变，真让人呜咽而长叹了。”

有人劝我说，这话是有伤圣人的，肯定要受到讥笑贬低。我回答说：“舜和禹经历了里里外外的多次考验，然后在文祖之庙接受了帝位。即使有喜好中伤圣人的人，难道能够伤害他们吗？当初严延年在朝廷上劾奏霍光擅废立不行正道，朝廷上下肃然起敬，没有反驳意见。何况我是为世间提出警告，没有指责哪个，为什么要顾虑常人的言论呢？”

时难第八

抱朴子曰：“尽节无隐者，可为也。若夫使言必纳而身必安者，须时。时之否也，夫奸凶之徒，妒所不逮，拥上抑下，恶直丑正，忧畏公方之弹击邪枉，是以务除胜己以纾其诛。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于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于是弘恭、石显之徒，饰巧辞以构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奸。令献长生之术者，反获立死之罪；进安上之计者，旋受危身之祸。故曰：非言之难也。谈之时难也。”

“夫以贤说圣，犹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汤，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则必不入，故文王谏纣，终于不纳也。言不见信，犹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诛韩非，庞涓之刖孙臆，上官之毁屈原，袁盎之中晁错，不可胜载也。为臣不易，岂一涂也哉！盖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后；而藏器俟时者，所以百无一遇。高勋之臣，旷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积乎史策。悲夫，时之难遇也，如此其甚哉！由兹以言，吾知渭滨吕尚之俦，岩间傅说之属，怀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拥筑，老死于庸儿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译文】

抱朴子说：“尽心竭力完成臣子的使命而毫无保留，是应该做的。至于让说出话来一定被采纳而自己又一定安全无恙，要等待时机。时机不对，邪恶凶暴的家伙嫉妒还来不及，蒙蔽君主压抑群臣，痛恨嫉害正直的人，担心害怕公正方直的

人弹劾抨击奸邪不正的行为，因此尽力除掉胜过自己的人以逃脱惩罚。贤明的君主不是每代都出现的，昏庸的国君黑白是非不分，那么就既不能得到尽忠报效的益处，有的甚至抛弃至理之言。于是弘恭、石显这样的人，用巧妙的言辞随声附和，假借大公无私以施展自己的阴谋诡计。使贡献长生办法的人，反而获马上处死的罪过；进上令君主安稳计策的人，立即遭遇丢失性命的灾祸。因此说，不是说话难，而是说话的时机难找。

“贤德的臣子向圣明的君主进言，尚且未必立刻接受，所以伊尹干谒商汤有七十次之多。聪明的臣子劝谏愚蠢的君王，则必然不被接受，因此周文王劝谏商纣，最终也没被采纳。说话不被信任，也还罢了。至于李斯害死韩非，庞涓砍掉孙滨的脚，上官大夫诋毁屈原，袁盎中伤晁错，就列举不完了。做臣子不容易，岂只是一个方面呢？这大约就是隐居而不再回返的人们，其高尚节操为后世效法；而身怀奇才等待机会的人所以一百次也难有一次机遇的原因。建立极大功勋的臣子，多少代才有一位；而沉沦于蓬蒿的人们在史书中却堆积得很多呀！悲哀呀，时机的难于遇到，居然到了这种程度。从这点来说，我知道了渭水之滨吕尚之类的人，山岩间传说之类的人，胸怀佐就王业的本领，怀抱超越世俗的才能，却手握钓竿抱持木杵，老死在平庸者的行列里，而没有遇到周文王、商高宗的，肯定无以数计。”

官理第九

抱朴子曰：“騄骥之骋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

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劳而千里至，揖让而颂声作。若乃臧获之乘薤骥，殷辛之临三仁，欲长驱轻骛，则警急辕逼，欲尽规竭忠，则祸如发机。所以车倾于险涂，国覆而不振也。故良骏败于拙御，智士蹶于暗世。仲尼不能止鲁侯之出，晏婴不能遏崔杼之乱。其才则是，主则非也。

“夫君犹器也，臣犹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蛱蝶，越人弃八珍而甘蛙黾，即患不赏好，又病不识恶矣。夫不用，则虽珍而不贵矣；莫与，则伤之者必至。昔卫灵听圣言而数惊，秦孝闻高谈而睡寐，而欲缉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勋，犹却行以逐驰，适楚而首燕也。”

【译文】

抱朴子说：“骏马放开了奔跑，是由于造父驾车；禹和后稷能使众多政务顺理成章，是由于遇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因此骏马能够不费力就到达千里远的地方，禹、稷能拱手就使颂扬之声四起。至于说让贱奴驾驭骏马，商纣王君临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位仁者，想要长途而轻快地奔跑，但缰绳太紧辕头过重；想竭尽忠心地规劝进谏，但灾祸像扣动了弩机一样马上降临。因此车在险路上翻倒，国家覆亡不能重振。所以，好马败坏在拙劣的驾车人手中，有智谋者被黑暗的时代所羁绊。孔子不能制止鲁昭公被赶出国门，晏婴不能阻挡崔杼杀齐庄公。他们人是有才能的，而君主却很糟糕。

“国君相当于容器，臣子就像其中所盛之物，容器小东西大，就放不下了。垂发的小孩抛却千金之财却去追逐蝴蝶，南方越人扔掉各种美味却认为青蛙好吃，既不欣赏好的错误，又

犯不识别坏的毛病。如果不使用，那么即使珍贵也不被重视；没人支持，那么伤害者必然到来。从前卫灵公听孔圣人的话屡感震惊，秦孝公听商鞅的高明谈论却坐着睡着了，而想要成就昌隆安定的局面，让贤良多才的人建立功勋，就像是倒退着走路去追逐奔马，想去楚国却向燕国走一样。”

务正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测之深，玄圃崇本石以致极天之峻。大厦凌霄，赖群橑之积；轮曲辕直，无可阙之物。故元凯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冲之才周，则逐鹿之奸寝。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与，卫灵所以虽骄恣而不危也。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群智用，则庶绩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乱而不亡。然剑戟不长于缝缉，锥钻不可以击断，牛马不能吠守，鸡犬不任驾乘。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矣。”

【译文】

抱朴子说：“南海容纳注入的河水而成就了难以测量的湛深，神仙居住的玄圃累积木石以达到通天的高峻。大厦高出云表，依靠众多的木材叠架；车轮圆曲，车辕笔直，没有可以缺少的材料。所以有八元八凯一样的辅佐之臣被任用，那么感动上天的德化就能遍施天下；克敌制胜的人才完备，争夺天下的祸心就会止息。这就是舜和禹虽有天下而不事必躬亲，卫灵公虽然骄傲恣纵但没有危险的原因。

“众人的力量合在一起，万钧重的东西也禁一举；大家的智慧都用在一处，诸多的事情也不够料理。因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贤士众多的国家即使动乱也不会灭亡。但是宝剑和长戟不适宜于缝纫连缀，锥子钻子不能用来砍断东西，牛马不能吠叫看家，鸡和狗不能胜任驾车骑乘。利用它们的长处，那么做事就没有无效的劳动；避开它们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该抛弃的材料了。”

贵贤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轻艘而涉无涯者，不见其必济也；无良辅而羡隆平者，未闻其有成也。鸿鸾之凌虚者，六翮之力也；渊虬之天飞者，云雾之偕也。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乐治定而忽智士者，何异欲致远涂而弃骐驎哉！

“夫拔丘园之否滞，举遗漏之幽人，职尽其才，禄称其功者，君所以待贤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于百揆，进善退恶，知无不为者，臣所以报知己也。世有隐逸之民，而无独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无忧，君不可以无臣而致治。是以傅说、吕尚不汲汲于闻达者，道德备则轻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梦想乎得贤者，建洪勋必须良佐也。

“患于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不识稼穡之艰难，不知忧惧之何理，承家继体，蔽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务在乎游晏，般于畋猎，涵于酣乐，闻淫声则惊听，见艳色则改视。役聪用明，止此二事；鉴澄人物，不以经神。唯识

玩弄可以悦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无足而至自万里之外；定倾之器，能行而沦乎四境之内。二竖之疾既据而募良医，栋桡之祸已集而思谋夫，何异乎火起乃穿井，觉饥而占田哉！夫庸隶犹不可以不拊循而卒尽其力，安可以无素而暴得其用哉！”

【译文】

抱朴子说：“舍弃轻便的船只而去徒涉不见边际的湖海，看不出一定会渡过去；没有好的辅佐之臣而追慕隆盛太平的局面，没听说能够成功。鸿雁和鸾凤能升上高空，靠的是双翅的力量；潭中的虬龙能够在天上飞翔，是以云雾为阶梯。所以招纳贤者使用人才，是君主的重要事情；而建立功勋成就事业，是才智杰出之士要考虑的问题。至于喜欢太平安定却忽略智谋之士，和想要去远处却丢开骏马有什么区别呢？

“选拔丘墟园圃中被阻滞的人才，提举被遗漏的隐逸贤者，让职务能全部发挥他们的才能，俸禄与他们的功劳相称，这是国君对待贤良人士的办法；昼夜勤奋于工作，对职务尽心竭力，进谏善言弹劾恶人，知道的事无不去做，这是臣子报答知己君主的态度。世上有隐逸的臣民，而没有超凡拔俗的君主时，士人可作合时宜的退隐而不必忧虑国事，但国君不可能没有臣子而治理好国家。因此，傅说、吕尚不急切于显达，是因为修养德行具备了，就可以轻视天子与诸侯。而商高宗周文王作梦都想得到贤者，因为建立宏大的勋业必须有优秀的辅佐之臣。

“最怕的就是出生在深宫当中，在女人的手中长大，不懂

得耕种收获的艰难，不知道忧愁恐惧是怎么回事，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对兴废盛衰还一无所知。最急切的是如何奢侈淫靡，最追求的是怎样游乐宴饮。盘桓在畋猎中，沉醉在酣饮里，听见浮靡的音乐就竖起耳朵，看见艳丽的女色就转过眼睛。耳聪目明，都用在了这两方面；明察人物的事，则不放在心上。只知道玩赏器物可以使心情愉快，不知道非常之士可以安定国家。犀角象牙珍珠美玉，没有脚却从万里之外奔来；能挽救颓局的人才，会走路但却在国境以内沉沦。病已入膏肓才去寻找好医生，房子大梁变形的灾祸已成才想找出谋划策的人，这和火着起来才打井，觉得饿了才去察看田地有什么不同呢？平庸的奴隶尚且不可以不加抚慰而仓卒之间让他尽力，贤德之士怎么能够平素无恩而一下子就让他为你所用呢！”

任能第十二

或曰：“尾大于身者，不可掉；臣贤于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见轻。”

抱朴子曰：“诡哉言乎！昔者荆子总角而摄相事，实赖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贱起家而治大邦，实由胜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齐桓杀兄而立，鸟兽其行，被发彝酒，妇闾三百，委政仲父，遂为霸宗；夷吾既终，祸乱亟起。鲁用委子二十馀年，内无秕政，外无侵削；人之亡没，殄瘁响集。岂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祸如此乎？

“汉高决策于玄帟，定胜乎千里，则不如良、平；治兵

多而益善，所向无敌，则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业克成。故疾步累趋，未若托乘乎逸足；寻飞逐走，未若假伎乎鹰、犬。夫劲弩难彀，而可以摧坚逮远；大舟难乘，而可以致重济深；猛将难御，而可以折冲拓境；高贤难临，而可以攸叙彝伦。

“昔鲁哀庸主也，而仲尼上圣，不敢不尽其节；齐景下才也，而晏婴大贤，不敢不竭其诚。岂有人臣当与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计局量之优劣，必须尧、舜乃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达者之用心也。”

【译文】

有人说：“尾巴比身子还大，就摇摆不动了；臣子比君主还有本事，就不能任用了。因此口中容不下的东西而硬要吞下去，就一定会噎住；才能不足与匹敌而放心去倚仗能臣，就会受到轻视。”

抱朴子说：“这是一种奇谈怪论！从前荆公子还未成年就担任楚相，实际依靠的是二十五位老者，达到使百姓受恩而安乐；宓子贱初任官职就治理大国，实际上是由于任用了很多比他本人强的人，从而为国家带来巨大收益。齐桓公杀死哥哥做了国君，行为像禽兽一样，披散头发，饮酒无度，宫内的妓院有三百间，把政事委托管仲，于是成为霸主；管仲死了以后，祸乱很快发生了。鲁国任用季友二十多年，国内没有不良的政事，在外没有被他国侵夺；他一死，国家的凋敝像回声一样立即到来。难道不是才能不及，依靠臣子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而自己担负政事时，却造成了这么大的祸患吗？

“汉高祖在军帐中决定策略，在千里之外获取胜利，他不如张良、陈平；统帅军队越多越好，所向无敌，他不如韩信、英布。但他能兼用这两方面的人才，皇帝大业因而能成功。因此迈开快步不断地奔跑，不如骑上快马；追逐飞鸟跟踪走兽，不如借助于鹰犬。强劲的弓弩难于拉开，但可以穿破坚甲射达远处；巨大的船只难于驾乘，但可以负载重物渡过深水；勇猛的大将难于驾驭，但是可以克敌制胜开拓疆域；超群的贤才难于统管，但是可以令常道有序。

“从前，鲁哀公是平庸的君主，孔子是个大圣人，但不敢不尽其忠贞；齐景公才能低下，晏婴是个大贤者，但不敢不竭其诚心。哪里有作为臣子，却要和他的君主比较智力的高低，计轻能力的强弱，必须是尧舜那样的君主才为其所用的呢？什么国君不能事奉，什么百姓不能驱使呢？耻于使自己的国君赶不上唐尧、虞舜，这也是通达事理人的想法。”

钦士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忧；楚杀得臣，而晋文乃喜。乐毅出而燕坏，种、蠡入而越霸。破国亡家，失土者也。岂徒有之者重，无之者轻而已哉！柳惠之墓，犹挫元寇之锐，况于坐之于朝廷乎？干木之隐，犹退践境之攻，况于置之于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劲虜振慑。孔明之尸，犹令大国寝锋。以此御侮，则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师，则主必不辱矣。

“是以明主旅束帛于穷巷，扬滞羽于瘁林，飞翘车于河

梁，辟四门而不倦，不吝金璧，不远千里，不惮屈己，不耻卑辞，而以致贤为首务，得士为重宝。举之者受上赏，蔽之者为窃位。

“故公旦执贄于白屋，秦邵拜昌于张生。邹子涉境，而燕君拥彗；庄周末食，而赵惠竦立。晋平接亥唐，脚痹而坐不敢正；齐任之造稷丘，虽频繁而不辞其劳。楚王受笞于保申，□简去甲于公庐，彼虽降高抑满，以贵下贱，终亦并目以远其明，假耳以广其聪。龙腾虎踞，宜其然也。”

【译文】

抱朴子说：“由余在戎国，而秦穆公为此而焦虑；楚国杀掉了得臣，而晋文公感到高兴。乐毅离开以后燕国就衰败了，文种和范蠡来到后越国成为了霸主。破坏了国家丧失了家园，是失掉了贤士造成的。哪里仅仅是有他们国家地位就重，没有他们就轻呢！柳下惠的坟墓尚且挫伤了重兵的锐气，更何况他坐在朝廷上呢？段干木隐居尚且使踏入国境的敌人退兵，更何况让他担任宰辅之臣呢？郢都的画像还让强劲的敌寇震惊恐惧，孔明的尸首还让大国收敛了进攻的锋芒。用他们来抵御外侮，那么疆土肯定不会被侵夺；用他们来统率军队，那么国君肯定不会遭受侮辱了。

“因此圣明的君主把聘贤的礼帛送到偏僻的街巷，从颓败的树林中解救困滞灵禽般的隐者，让礼聘贤士的车子在河桥上飞驰，打开延请贤者的大门永不倦怠，不吝惜黄金玉璧，不以千里为远，不怕委屈自己，不耻于谦卑的言词，而以招致贤者为首先的追求，把得到士人看作得到彝鼎宝器。举荐贤

士的人要受上等的赏赐，埋没贤士的人等于窃居其位。

“所以周公旦向平民中的贤者致送见尊者的礼物，秦昭王向张祿拜求昌国之策。邹衍进入国境，燕昭王抱着扫帚迎接；庄周没吃饭，赵惠文王肃立在一旁。晋平公迎接亥唐时，脚麻木了都不敢不正坐；齐桓公拜访小臣稷，虽然往返多次但不辞辛劳。楚王接受保申的鞭答，赵简子听从公庐的巧谏而罢兵，他们虽然屈降自己的高贵身份，谦下地对待地位低的士人，最终又借助于这些人的眼睛看得更远，借助于这些人的耳朵听得更多。成就了龙腾虎踞般的事业，也是理所当然的。”

用刑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风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论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庙堂也。故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无悛，非刑不止。刑为仁佐，于是可知也。

‘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纳，含景内视，熊经鸟伸者，长生之术也。然艰而且迟，为者鲜成，能得之者，万而一焉。病笃痛甚，身困命危，则不得不攻之以针石，治之以毒烈。若废和、鹊之方，而慕松、乔之道，则死者众矣。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

刑，远羨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以杀止杀，岂乐之哉！

‘八卦之作，穷理尽性，明罚用狱，著于《噬嗑》；系以徽纆，存乎《习坎》。然用刑其然尚矣。逮于轩辕，圣德尤高，而躬亲征伐，至于百战，僵尸涿鹿，流血阪泉，犹不能使时无叛逆，载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窜、殛、放、流，天下乃服。汉文玄默，比隆成、康，犹断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绳墨，故无不直之木。明主不废戮罚，故无陵迟之政也。

‘盖天地之道，不能纯仁，故青阳阐陶育之和，素秋厉肃杀之威，融风扇则枯瘁摅藻，白露凝则繁英凋零。是以品物阜焉，岁功成焉。温而无寒，则蠕动不蛰，根植冬荣；宽而无严，则奸宄并作，利器长守。故明赏以存正，必罚以闲邪。劝沮之器，莫此之要。观民设教，济其宽猛，使懦不可狎，刚不伤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绳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为不举，是法不可废也。绳曲，则奸回萌矣；法废，则祸乱滋矣。

‘亡国非无令也，患于令烦而不行；败军非无禁也，患于禁设而不止。故众慝弥蔓，而下黷其上。夫赏贵当功而不必重，罚贵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废于家，则僮仆怠惰；征伐息于国，则群下不虔。爱，待敬而不败，故制礼以崇之；德，须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肃之。班、倕不委规矩，故方圆不戾于物；明君不释法度，故机诈不肆其巧。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

赦二叔。仲尼之诛正卯，汉武之杀外甥，垂泪惜法，盖不获已也。故诛一以振万，损少以成多。方之栴发，则所利者众；比于割疽，则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惨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丑，而不可罢者，以救弊也。六军如林，未必皆勇。排锋陷火，人情所惮。然恬颜以劝之，则投命者鲜；断斩以威之，则莫不奋击。故役欢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诱悦者，未若刑戮之齐。

‘是以安于感深谷而严其法，卫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玩，峻而不犯，全民之术也。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若乃以轻刑禁重罪，以薄法卫厚利，陈之滋章，而犯者弥多，有似穿阱以当路，非仁人之用怀也。

‘善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亲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无赦。若石碯之割爱以灭亲，晋文之忍情以斩颡。故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肃恭少怠，则慢惰已至；威严暂弛，则群邪生心。当怒不怒，奸臣为虎；当杀不杀，大贼乃发。水久坏河，山起咫尺。寻木千丈，始于毫末。钻燧之火，勺水可灭；鹄卵未孚，指掌可縻。及其乘冲飙而燎巨野，奋六羽以凌朝霞，则虽智勇，不能制也。

‘故明君治难于其易，去恶于其微，不伐善以长乱，不操柯而犹豫焉。然则刑之为物，国之神器，君所自执，不可假人，犹长剑不可倒捉，巨鱼不可脱渊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夺齐，六卿之分晋，赵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汉，履霜逮冰，由来渐矣。或永叹于海滨，或付心乎望夷，

祸延宗祧，作戒将来者，由乎慕虚名于往古，忘实祸于当己也。’

或人曰：‘刑辟之兴，盖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与义。我清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烹鲜之戒，不欲其烦。宽以爱人则得众，悦以使人则下附。故孟子以体仁为安，扬子云谓申、韩为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严刑峻罚，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挥，口不烦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弹琴咏诗，身不下堂，而渔者宵肃矣。

‘必能厚惠薄敛，救乏擢滞，举贤任才，劝穡省用，招携以礼，怀远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兴善者，必若靡草之逐惊风；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涤轻尘。朝有德让之群后，野无犯礼之轨躅。圉土可以虚芜，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赏罚可以为国乎？’

抱朴子答曰：‘《易》称“明罚敕法”，《书》有“哀矜折狱”。爵人于朝，刑人于市，有自来矣，岂从叔世？多仁则法不立，威寡则下侵上。夫法不立，则庶事汨矣；下侵上，则逆节明矣。至醇既浇于三代，大朴又散于秦、汉，道衰于畴昔，俗薄乎当今，而欲结绳以整奸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马于险涂，舍柁櫓而泛虚舟以凌波，盘旋以逐走盗，揖让以救灾火，斩髡错以却七国，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见其可也。

‘盖三皇步而五帝骤，霸、王以来，载驰载骛。当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盗公行，髡钳不足以惩无耻，族诛不能以禁觊觎。重目以广视，累耳以远听，抗烛以理滞事，焦心以

息奸源，而犹市朝有呼嗟之音，边鄙有不闻之枉。

‘作威作福者，或发乎瞻视之下；凶家害国者，或构乎萧墙之内。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画一之歌，救鼎涌之乱，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所谓刻舟以摸遗剑，参天而射五步，攒犀兕之甲，以涉不测之渊；袪却寒之裘，以御郁隆之暑，踵之解结，颐之搔背，其为愤愤，莫此之剧矣。

‘但当先令而后诛，得情而勿喜，使伯氏无怨于失邑，虞、芮知耻而无讼耳。若强暴掩容，操绳而不憚，诱于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异焦喉之渴切身，而遥指沧海于万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于长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祸，脱沦水之害哉！

‘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犂瓦馘，无救朝饥者也。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犹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阳侯之波，玉马不任骋千里之迹也。

‘若行其言，则当燔桎梏，堕囹圄，罢有司，灭刑书，铸干戈，平城池，散府库，毁符节，撤关梁，掎衡量，胶离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泛然不系，反乎天牧；不训不营，相忘江湖。朝廷阒尔若无人，民则至死不往来。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

‘俗儒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后至者斩，毕力赏罚，誓有孥戮。考其所为，未尽

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玩文，人主苛虐，号令不出宇宙，礼乐征伐，不复由己。群下力竞，还为长蛇。伐本塞源，毁冠裂冕。或沉之于汉，或流之于裔。失柄之败，由于不严也。

‘秦之初兴，官人得才：卫鞅、由余之徒，式法于内；白起、王翦之伦，攻取于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邻，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龙变虎视，实赖明赏必罚，以基帝业。降及杪季，骄于得意，穷奢极泰。加之以威虐，筑城万里，离宫千馀，钟鼓女乐，不徙而具。骊山之役，太半之赋，闾左之戍，坑儒之酷，北击獫狁，南征百越，暴兵百万，动数十年。天下有生离之哀，家户怀怨旷之叹。白骨成山，虚祭布野。徐福出而重号咷之仇，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岂由严刑？此为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

‘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伤。为治国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伪不作，凶邪改志。若纲绝网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犹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杀人，存乎能用之与不能用。’

‘夫症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术者，难图老彭之寿也。奸党实繁，而不严弹违之制者，未见其长世之福也。但当简于、张之徒，任以法理世；选赵、陈之属，委以案劾。明主留神于上，忠良尽诚于下。见不善则若鹰鹯之搏鸟雀，睹乱萌则若薙田之芟芜秽。庆赏不谬加，而诛戮不失罪，则太平之轨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几废刑致治，未敢谓然也。’

或曰：‘然则刑罚果所以助教兴善，式遏轨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复与？’

抱朴子曰：‘曷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积祀七百。汉氏废之，年代不如。至于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轻刑之名，内有杀人之实也。及于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则其下唯有徒谪鞭杖，或遇赦令，则身无损；且髡其更生之发，捫其方愈之创，殊不足以惩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则死罪之下无复中刑在其间，而次死罪不得止于徒谪鞭杖，是轻重不得不适也。又犯罪者希而时有耳，至于杀之则恨重，而鞭之则恨轻，犯此者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见治也。

‘今若自非谋反大逆，恶于君亲，及用军临敌犯军法者，及手杀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则亦足以惩示凶人。而刑者犹任坐役，能有所为，又不绝其生类之道，而终身残毁，百姓见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肃栗，以彰示将来，乃过于杀人。杀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众，不见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为褊戒也多。

‘昔魏世数议此事，诸硕儒达学，洽通殷理者，咸谓宜复肉刑，而意异者驳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为然。直以二陲未宾，远人不能统至理者，卒闻中国刖人肢体，割人耳鼻，便当望风谓为酷虐，故且权停，以须四方之并耳。通人扬子云亦以为肉刑宜复也。但废之来久矣，坐而论道者，未以为急耳。’”

【译文】

抱朴子说：“没有人不重视仁慈，但没有纯粹的仁慈能达到国家安定的；没有人不轻贱刑罚，但没有能废除刑罚而治理好百姓的。有人说：‘圣明的君主统御社会，以德教之风感

化百姓，大道行于天下，教化精醇无邪，刑罚干什么用呢？’我却这样论述这个问题：‘德教，是绣着花纹的祭祀礼服；刑罚，是抵挡刀剑的盔甲。用德教去整治狡猾凶暴的人，就像用绣衣去抵御锐利的刀锋；把刑罚施加于太平之世，好似穿甲带盔上朝廷。因此，仁德是教育人的工具，刑罚是惩治非法的武器。我想对他施利，别人却想对他加害，使用仁德不知悔改，不用刑罚不肯停止。刑罚是仁德的佐助，于是就能够知道了。

‘譬如保存人的元气闭气而吞，呼浊吸清吐故纳新，吞服日光不视外物，如熊攀枝而自悬，似鸟飞天而伸腿，这是长生的办法。但是它艰难而且缓慢，练习的人很少能够成功的，能掌握这方法的，一万人中也就有一个人。病得重了，疼得厉害了，身体不能动，生命受到威胁，那就不得不用针石来攻病，用烈性的药物来治疗了。如果扔开医和、扁鹊的办法，却追慕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长寿，那么死的人就会多了。以仁德来从事政事，并不是不好。但普通百姓巧诈虚伪，追逐利益而忘记了正义，如果不用威势来调理，不用刑罚来惩治，那么远远地羡慕伏羲、神农时的社会风气，就要乱得不可收拾，祸患将是深重的。以杀戮制止杀戮，难道会为此感到快乐吗？

‘八卦的发明，把道理性质都进透了，明确用惩罚使刑狱，显示在《噬嗑》这一卦当中；用绳索来拘禁罪犯，存在于《习坎》这一卦当中。这样看来，用刑法由来已久了。到了黄帝轩辕氏，圣明的德行尤其高尚，但是亲自去征战讨伐，至于上百次，陈僵尸于涿鹿，流鲜血于阪泉，仍然不能使得当

时没有叛逆者，不能收藏起武器。又怎么能让百姓全都是善良的呢？让百姓犯了罪不予惩治，还没有过。唐尧、虞舜的盛世，模拟天道而使用象征性刑罚，放逐了共工等四凶，天下才震服了。汉文帝清静无为，国家的隆盛可以和周代的成王康王时代相比，尚且断案四百，鞭打死很多人。木匠不抛弃墨线，因此没有加工后不直的木材；贤明的君主不废除杀戮刑罚，所以才使政权不衰落。

‘大体说来，天地间的大道理不能是单纯的仁德，因此春天显示造就培育的作用，秋天发挥酷烈萧索的威力。春天融和的风吹起来，干枯委顿的生物将展现华彩；秋天的白露凝结，繁盛的鲜花就要凋谢零落。因此世间万物才繁衍生息，一年的农业过程才能完成。如果只有温暖没有寒冷，蠕动的虫子就不蛰伏，植物就会冬天开花；如果只有宽大没有严厉，那么奸邪违法的事就会发生，就要锋利的武器常握于手。因此赏赐分明以维护正义，惩罚必备以防止奸邪。鼓励和阻止的手段，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审视民情设立教化，宽大为严厉的刑罚作补充，使得柔和但不被轻视，刚猛而不失恩爱。五种刑罚的罪名，多至三千条，这表明法律的准绳是不能弯曲的；司寇掌管刑法，国君要为此减膳撤乐，这显示法律是不能废除的。法绳弯曲，奸恶邪僻就会萌芽；法律废除，祸患动乱就会滋生。

‘国家灭亡并非因为没有法令，坏事就坏在法令烦琐并且不实行；军队打败仗并非因为没有禁令，坏事就坏在禁令虽设而不起作用。因此众多的邪恶蔓延，臣下轻慢君王。赏赐，重要之处在于符合功劳，但不必重；惩罚，可贵之处在于罪

有应当，但不必严酷。在家里，鞭打责罚如果不用了，奴仆就懈怠懒惰；在国家，法律制裁如果停止了，众多下民就会不敬爱主上。爱，需要尊敬才能不衰败，所以要制定礼，以便让人们崇尚它；德，必得威权方会长远确立，所以要制定刑，以便让人们恭敬它。鲁班、工倕不扔开圆规方矩，所以制做的东西都不离方圆；贤明的君主不放弃法度，所以狡诈的人不能任意虚巧。

‘唐尧、虞舜的仁义像天一样广阔，但并不原谅共工等四个罪人；周公与兄弟友善，但并不赦免管叔和蔡叔。孔仲尼杀少正卯，汉武帝杀外甥，都是流着眼泪但又顾惜法律，不得已而为啊。所以杀一个人但挽救一万人，损害了少数人但成全了多数人。用篦头发来打比方，掉几根头发，但对多数头发有利；用割痈疽来作比喻，去掉了毒疮，所保全的是整个身体。因此，艾灸针刺虽然很疼，但也不能抛开不用，为的是治好疾病；施刑执法虽然凶狠难看，但也不能作罢，为的是解除弊端。六军的兵将像树林一样，未必都勇敢，排开利刃冲入火海，害怕是人之常情。但以平静的表情去鼓励人们，舍命的人很少；用斩杀的办法来威吓，就没有人不奋力进击。因此用让人高高兴兴的办法，不如大声喝斥迅速；用让人愉快地诱导的办法，不如刑罚杀戮来得整齐划一。

‘因此董安于受到深谷的启发而严厉其刑法，商鞅痛恨把灰烬丢弃于路而峻整其律条。用人们所畏惧的来禁止人们所轻忽的，严厉而使人不敢侵犯，是保全人民的办法。明了治病方法的人，要在生病之前预先杜绝；通达治理混乱要旨的人，要在祸患到来前就会阻遏。至于说以轻的刑罚禁绝重罪，

以薄的法律卫护厚利，那么就会越是陈述得清楚，违犯者也越多，就像在道路上凿陷井等于害人一样，不是仁德者应有的想法。

‘善于从事政事的人，必须先端正自己以作为大家的表率，治理近亲，以便整顿疏远的人，不枉曲法律依己意行事，有了罪过必须惩罚。就像石碣大义灭亲让人杀死自己的儿子，晋文公隐忍自己的感情斩了颠颉。所以仁德只是从事政事的脂粉，刑法才是驾驭社会的缰绳和马鞭；脂粉不是身体急需的东西，但缰绳和马鞭是驾车一刻也离不开的。严肃恭谨稍有懈怠，轻慢懒惰就会到来；权力和尊严略一松弛，众多邪念就会萌生于人心。应当发怒而不发怒，奸邪的臣子就会变成老虎；应当杀头而不杀头，大的强盗就会出现。水冲得久了河床将会损坏，高山也是一尺尺累积起来的。从一丈来高到千丈大树，也是一丝一毫地生长。刚刚钻木点燃的火，一勺水就能浇灭；天鹅的蛋还没孵出时，一只手就可以碾碎。等到小火乘飓风而成燎原之势，天鹅拍动翅膀飞到朝霞之上，即使有智有勇也不能制止了。

‘因此明智的君主治理难事是在它还容易的时候，去除邪恶在它还微小的时候，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以助长悖乱，不在执法中犹豫不决。这样说来，刑法这东西，是代表政权的神圣之物，应是国君自己掌握，不能托付别人，就像宝剑不能倒着拿，大鱼不能离开深潭一样。这是兴废盛衰产生的原因，安定危险的根本来源。田常的后人最终夺取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赵高杀死了秦二世，王莽篡夺了汉朝，都像是从踏霜以至于坚冰到来，是逐渐形成的。有人在海滨长叹不已，

有人在望夷宫捶胸顿足，祸患延及祖庙，成为后代的鉴戒，起源就在羡慕古代的虚浮名誉，忘掉了面前的实际祸患。’

有人说：‘刑法的兴起，大约存在于衰乱之世。立身做人的途径，只有仁和义。君主自己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就行正道；君主自己没有贪欲，百姓自然就质朴，治理国家所应戒除的，就是不要烦琐。对人宽缓仁爱就会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以愉悦的态度用人下边的人就会亲附。因此孟子以体恤仁慈为安泰，扬雄称申不害和韩非是刽子手。频繁的鞭打和过紧的缰绳，不是造父驾车的方法；严厉的刑罚，不是三皇五帝之道。因此虞舜手不指挥，口不多说，恭谨律己面南为君，而统治教化和乐升平。宓不齐行政事以身作则，弹着琴唱着诗，身不离开堂屋，而打鱼的人夜间一样恭敬守法。

‘必须能够厚施恩惠薄收赋税，救助受困乏被阻滞的人们，提拔任用贤德的人才，鼓励农耕节约用度，用礼来招引未归附的人，用德行来安抚边远的人，用太学陶冶人才，用庠序培养贤士。以君德化民并兴扬良善，必须像弱草随强风而倒；去除杂念并彻底改悔，一定如清水洗涤尘土。朝廷上有以德谦让的诸侯，民间没有违背礼仪的行为。监狱可以空虚荒芜，刑杖甲冑可以永远搁置不用。为什么一定要用赏罚才能治理国家呢？’

抱朴子回答说：‘《周易》上说“要严肃刑罚整饬法度”，《尚书》上有“用哀怜同情的心情判决诉讼”的话。说明在朝廷上授人爵位，在街市上实施刑罚，是由来已久的，怎么会只是在衰败之世呢？仁义过多法律就立不住，权威太少下边就会冒犯上级。法律立不住，众多事务就会被扰乱；下边冒

犯上级，背逆礼节的事就会萌生。极其淳厚的风气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浮薄，非常朴实的品质在秦汉也已经消失。大道在过去已经衰落，风俗在现在已经浇薄。而想要用结绳记事来整治奸诈，不依靠言语来改变狡猾；抛开缰绳鞭子而在险路上驾乘奔马，不用船舵船橹而在大波大浪上漂浮空船；用仪节的程式来赶走盗贼，用宾主之礼来救灾灭火；用斩杀晁错来让反叛的七国退兵，用执盾牌大斧跳舞来平定赤眉军，没看出它会行得通。

‘大致说来，三皇时为政如缓行，五帝时如疾走，夏禹、商汤、周武王以至春秋五霸以来，则像是飞快奔跑了。它的弊病方面是，官吏欺诈百姓巧伪，抢劫盗窃公然而行，剃头束颈的刑罚不足以惩戒无耻的行为，灭族杀头不能禁止非分的企图。借助众人的眼睛来看到更多的东西，借助众人的耳朵听到远处的声音，举着火把来处理积存的事情，忧心如焚地平息奸邪的根源，但仍然是街市上有呼号叹息的声音，边远偏僻的地方有没听说过的冤屈。

‘擅权专横的人，有的就出现在眼皮底下；给家庭和国家带来灾祸的人，或许就在照壁里边起事。而想用伏羲的办法来治理刻薄的风俗，用颂扬萧何曹参的歌谣拯救鼎沸一样的混乱，这并非懂得随时代沿袭和变革，明白减损增益的变通道理。这就是所说的刻船来寻找掉下水的宝剑，望高空射箭所以只能射出五步之遥；披上牛之甲去渡极深的水潭，穿上却寒的裘衣抵御隆盛的暑气；用脚跟去解绳扣，用腮帮去搔脊背，昏乱没有比这再厉害的了。

‘只需要先出法令而后诛杀，审得了罪情也不要高兴，让

人们像伯氏被剥夺了城邑一样没有怨言，像虞国和芮国的人一样懂得羞耻而不再争讼。如果强暴者遮掩真面目，但不能绳之以法；被人君应容忍污垢之说所迷惑，不去除蔓延野草一样的邪恶，仗恃应当隐忍耻辱的大话，忘记了病入膏肓的切近危急，这和已经口干舌燥，却远远指着万里之外的大海；滔天的洪水已经到来，才到长洲的树林中去造船有什么区别呢？怎能免得了夸父渴死的祸患，逃脱沉入水中的灾难呢！

‘世上的人鄙薄申不害、韩非的切实有用的学说，而嘉许老子、庄周荒诞不经的论调。但是真正用于政事不能措置刑罚，杀人的赦免了他的死刑，伤人的饶恕了他的罪过，这正是所说的用泥盘子装上瓦片充当的肉块，不能解救没吃上早饭的饥饿者。道家的学说，高倒是高，真正使用起来就糟糕了，辽远空旷不切实际，就像名剑干将不能用来缝纫，大象不能让他捕鼠，铜铁的船不能在波涛上漂浮，玉雕的马也不能驰骋千里一样。

‘如果实行他们的理论，那就应当烧掉镣铐，拆毁监狱，撤销官吏，销毁刑书，熔化武器，拆去城墙，填平护城河，散发库藏，毁掉符节，撤去水陆关卡，砸碎秤杆升斗，粘住离朱的眼睛，堵住师旷的耳朵。像没拴的船一样自由自在，返回到放任自然的时代；不接受训教无任何谋求，在江河湖海中自足而互相忘却。朝廷空寂像没人一样，百姓们则是至死不相交往。这种主张可以谈论，但难以实行。

‘平庸的儒生们只听说周代因仁德而兴起，秦朝因为严酷而灭亡，但没明白周之所以得天下不单纯是仁德，而秦之所以失天下不仅仅是严酷。当初周是使用肉刑的，有砍脚有割

鼻。孟津会师的命令规定，迟到的要斩首，尽力于赏赐惩罚，对将士的告诫中有诛及子孙。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全是仁慈。等到衰落之时，国法失效，律条被轻视，君主苛刻残暴，命令不出宫室，礼制、乐教和征伐的事不再由君主掌握。众多臣民靠实力相互竞争，又返还为长蛇一样的贪婪暴虐者。就像树砍伐了树根，河流堵塞了水源，也像毁掉了发冠王冕。有的沉入汉水，有的被流放到彘地。丢掉权柄的失败，就在于执法不严。

‘秦国最初兴起时，任命百官得到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卫鞅、由余等人，在国内执掌法度，白起、王翦等人，在国外攻城取地。兼并弱小的国家，攻打昏昧的诸侯；获取威势，奠定霸业，吞噬四邻的土地，咀嚼诸多的强国，开拓疆域驱逐戎族，像龙一样乘时而起，像虎一样雄视天下，实际都依靠奖赏分明惩罚得当，因而为皇帝大业奠定了基础。到了衰末之世，由于过分得意而骄横，奢侈安逸到极点。再加上刑罚暴虐，修建万里长城，千余所离宫，钟鼓乐器和歌舞的伎女，不用搬动就到处都有。骊山陵墓的浩大工程，三分之二比率的赋税，尽征闾左平民去戍守边疆，对儒生的残酷坑杀，向北攻打獫狁，向南征讨百越，一下子动用军队上百万人，每件事都是几十年。普天之下有生生离别的哀痛，家家户户怀着怨女旷男的叹息。白骨堆积成山，无尸遥设的空祭遍布旷野。徐福出海加重了令人号陶大哭的仇恨，赵高入朝积聚了豺狼般的党羽。天下人都要造反，十家中占了九家。秦之所以灭亡，怎么会是由于严厉的刑罚呢？这是秦以严厉的刑罚得天下，不是因为严刑失天下呀。

‘况且刑法就像刀子，灵巧的人可以用它成就自己，笨拙的人能够用它伤害自己。为使治理国家符合君道，而用刑法来辅助的人，能让邪恶虚伪的念头不起，凶暴奸邪的人改变想法。如果朝纲断绝法网紊乱，获罪于上天，使用刑罚不合道理，危险必然迅速到来。刑法又像是水和火，可以用来养活人，也可以用来杀人，在于能使用它还是不能使用。

‘腹中的痞块没除掉，但不学习神医扁鹊的医术，难于谋求彭祖那样的长寿；邪恶的团伙很多，但不严格惩治违法的制度，就看不到他会有绵延长久的福分。就是要简拔于定国、张释之之类的人，任用他们负责法律诉讼；选用赵禹、陈咸之类的人，任用他们主持监察弹劾。贤明的君主在上边经心，忠诚善良的臣子在下边尽力。看见不好的事情，就像鹞鹰追捕鸟雀；看见作乱的萌芽，就像清除田间的杂草。赏赐不胡乱施予，惩罚杀戮不加于无罪，那么，太平盛世的轨范不够继承的。发出命令就无人违犯，就差不多可以废弃刑法并导致安定太平，我不敢说它是对的。’

有人说：‘这样说来，刑罚果然可以协助教化兴举善事，阻止奸邪产生了。至于古代的肉刑，也可以恢复吗？’

抱朴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当初周朝使用肉刑，所以相传了七百年。汉代废除肉刑，年代不如周朝。至于改用鞭打，被打死的占大多数，表面上有轻刑的名义，内里却有杀人的实情。至于犯了罪不足构成死刑，那么往下就只有服苦役、流放、鞭打、杖击了，有时遇到赦免的命令，那么身体没有什么损伤；况且剃光可以再生的头发，打出可以很快长好的创伤，实在太不足以惩罚仅次于死刑的罪过。现在取消

肉刑，那么在死罪之下不再有恰当的刑罚在这中间，而仅次于死刑的罪，就不得不只限于服役、流放、鞭打、杖击，这样惩治的轻重就不能很合适了。再有，犯罪的人是稀少的，只是不时才有，至于杀死他嫌重，而鞭打又嫌轻，犯这种罪的是多数。如今不用肉刑，这种仅次于应死的罪过，总是得不到应有的惩治。

“现在如果不是谋划反叛大逆不道，诽谤国君和双亲，以及用兵打仗面对敌人时犯了军法的人，还有亲手杀人的人，那么以肉刑代替死罪，也足够用以警告凶恶的人了。而受刑的人还可以干些坐着的活，能做些事情，又没夺去其生命，而他终生的残缺不全，百姓们看见，没有不心惊胆颤的，也足以让没犯罪的人肃然战栗，昭示给将来的还要超过死刑。死刑不是刑不重，但是暴尸三天，就要埋掉，不知道的人很多，没看见的人也很多。至于受肉刑的人作为惩戒办法作用就大了。

“当初魏代曾经几次讨论这个问题，诸位精通学问的大儒见识广博、深明道理的人，全都认为应当恢复肉刑，而意见不同，驳斥他们的人，全都于理不合。魏武帝曹操也认为是这样。只是因为二处边陲没有宾服，边远的人不能领会深刻的道理，仓促间听说中国这里砍断人的肢体，割掉人的耳朵鼻子，稍有耳闻就认为是残酷暴虐，因此暂时停一下，来等待四方的统一。学问通达的扬雄也认为肉刑应当恢复。只是废除它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坐下来空说道理的人，不认为它是急需的罢了。”

抱朴子外篇卷二

审举第十五

抱朴子曰：“华、霍所以能崇极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实赖股肱之良也。虽有孙阳之手，而无骐驎之足，则不得致千里矣。虽有稽古之才，而无宣力之佐，则莫缘凝庶绩矣。人君虽明并日月，神鉴未兆，然万机不可以独统，曲碎不可以亲总，必假目以遐览，借耳以广听，诚须有司，是康是赞。

“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于丘园，驰翘车于岩薮，劳于求人，逸于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隶，论道经国，莫不任职。恭己无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无外，万邦咸宁。设官分职，其犹构室，一物不堪，则崩桡之由也。然未贡举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简标颖，拔萃之俊。而汉之末叶，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或卖要人之书，或父兄贵显，望门而辟命；或低头屈膝，积习而见收。

“夫铨衡不平，则轻重错谬；斗斛不正，则少多混乱；绳墨不陈，则曲直不分；准格倾侧，则浑杂实繁。以之治人，则虐暴而豺贪，受取聚敛，以补买官之费；立之朝廷，则乱剧

于焚丝，引用弩庸，以为党援。而望风向草偃，庶事之康，何异悬瓦砾而责夜光，弦不调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浊飞沉，沙汰臧否，严试对之法，峻贪夫之防哉！殄瘁攸阶，可勿畏乎？

“古者诸侯贡士，适者谓之有功，有功者增班进爵；贡士不适者谓之有过，有过者黜位削地。犹复不能令诗人谥‘大车’，‘素餐’之刺，山林无‘伐檀’、‘置兔’之贤。况举之无非才之罪，受之无负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复损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贾；琐碌之轻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价，故顿沦于穷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窃而腾跃矣。

“盖鸟鹄屯飞，则鸳凤幽集；豺狼当路，则麒麟遐遁。举善而教，则不仁者远矣；奸伪荣显，则英杰潜逝。高概耻与闾茸为伍，清节羞入饕餮之贯。举任并谬，则群贤括囊；君贤括囊，则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则小人道长；小人道长，则厝机比肩。颂声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

“高干长材，恃能胜己，屈伸默语，听天任命，穷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堕多党者之后，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伦之士，非礼不动，山寺渊淳，知之者希，驰逐之徒，蔽而毁之，故思贤之君，终不知奇才之所在，怀道之人，愿效力而莫从。虽抱稷、之器，资邈世之量，遂沉滞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党有力者，纷然鳞萃，人乏官旷，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

“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

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

“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故东园积卖官之钱，崔烈有铜臭之嗤。上为下效，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独谈亲容；桑梓议主，中正吏部，并为魁侏，各责其估。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犹冰炭；恶直之人，憎于非党。刀尺颠到者，则恐人之议己也；达不由道者，则患言论之不美也。乃共构合虚诬，中伤清德，瑕累横生，莫敢救拔。

“于是曾、闵获商臣之谤，孔、墨蒙盗跖之垢。怀正居贞者，填笮乎泥泞之中；而狡猾巧伪者，轩翥乎虹霓之际矣。而凡夫浅识，不辩邪正，谓守道者为陆沉，以履径者为知变。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于德行，苦思于学问哉！是莫不弃检括之劳，而赴用赂之速矣。斯诚有汉之所以倾，来代之所宜深鉴也。”

或曰：“吾子论汉末贡举之事，诚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倾车之路，改有代之弦调，防法玩之或变，令濮上《巴人》，反安乐之正音，腴理之疾，无退走之滞患者，岂有方乎？士有风姿丰伟，雅望有馀，而怀空抱虚，干植不足，以貌取之，则不必得贤，徐徐先试，则不可仓卒。将如之何？”

抱朴子答曰：“知人则哲，上圣所难。今使牧守皆能审良才于未用，保性履之始终，诚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聪明，不为利欲动，不为属托屈。所欲举者，必澄思以察之，

博访以详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异以备虚饰。令亲族称其孝友，邦闾归其信义。尝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则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观勇也。

“又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防其罪对之奸，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更加罚禁锢。其所举书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迁。中者多不中者少，后转不得过故。若受赇而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与举者同罪。今试用此法治，一二岁之间，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贡举不精之久矣。过此，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

“又诸居职，其犯公坐者，以法律从事；其以贪浊赃污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将化为夷、齐矣。若乃临官受取，金钱山积，发觉则自恤得了，免退则旬日复用者，曾、史亦将变为盗跖矣。如此，则虽贡士皆中，不辞于官长之不良。”

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

抱朴子答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馀法之贤乎此也。夫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省夷吾之书，而明其有拨乱之干；视不害之文，而见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暗蔽也。良将高第取其胆武，犹复试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

“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幸之求，背竞逐之末，归学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绝，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旷矣。”

或曰：“先生欲急贡举之法，但禁锢之罪，苛而且重，惧者甚众。夫急轡繁策，伯乐所不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补之药，长于养体益寿，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务宽含垢之政，可以莅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变也。虎狼见逼，不挥戈奋剑，而弹琴咏诗，吾未见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让盘旋，吾未见其焚之自息也。今与知欲卖策者论此，是与跖议捕盗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夫衡量小器，犹不可使往往而有异，况人士之格，而可参差而无检乎？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馀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惟以其土宇褊于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

“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此乃见同于左衽之类，非所以别之也。且夫君子犹爱人以礼，况为其恺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损化，其此之谓也。今贡士无复试者，则必皆修饰驰逐，以竞虚名，谁肯复开卷受书哉？所谓饶之适足以败之者也。

“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艺文，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学精而不仕，徇乎荣利者，万之一耳。至

于宁越、倪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励于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向使非汉武之世，则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取富贵之道，幸有易于学者，而复素无自然之好，岂肯复空自勤苦，执洒埽为诸生，远行寻师问道者乎？

“兵兴之世，武贵文寝，俗人视儒士如仆虏，见经诰如芥壤者，何哉？由于声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犹售章甫于夷越，徇髡蛇于华夏矣。今若遐迩一例，明考课试，则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不俟终日矣。”

抱朴子曰：“才学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灵之世，举吏不先以财货，便安台阁主者，则虽诸经兼本解，于问无不对，犹见诬枉，使不得过矣。常追恨于时执事，不重为之防。

“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如此，属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耻于峻为斯制乎？若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乐矣。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难晓，而小吏多顽，而使之决狱，无以死生委之，以轻百姓之命，付无知之人也。作官长不知法，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决其口笔者，愤愤不能知食法，与不食

不问，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断事，蹉跎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之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

【译文】

抱朴子说：“华山和霍山之所以有达于天上那么高峻，是由于它下边根基的雄厚；唐尧、虞舜之所以能成就巍巍的功业，实际是依靠得力的辅佐之臣。即使有伯乐一样善于辨马的双手，但是没有宝马的四足，那么也不能一日千里；即使有明鉴古法的才能，但没有效力的佐臣，也不能使各项事情成功。国君即使贤明可与日月并论，能精明地洞察没有先兆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各项繁杂事务全由自己统管，必须借助别人的眼睛去看远处，借助别人的耳朵来广听闻，确实需要设官分职的专门官吏，协助治理国家。

“所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出自本心地招纳贤才，以举拔人才为首要的事情。把圭璋束帛这样的聘贤之礼送到田园，用翘车到山野去礼聘贤士。寻求贤人是辛劳的，而任用有能力的人又会得到安逸，上自三公九卿，下至奴仆差役，谈论正道，治理国家，无不尽职尽责。恭谨律己以德化民，而社会安定平和，刑罚放置无用；德化周遍无遗，各国都安宁无事。设置官员，分别职掌，就像造房子一样，一个部件经受不住，都会成为倒塌毁坏的原因。而未被地方贡举的士人，用四科的标准来衡量，三公九卿从这里出，一定简拔出类拔萃的隼才。但是汉代末年，桓帝灵帝的时代，帝王失去了权柄，政权握在奸臣手中，法网开漏堤防溃决，风气颓废教化衰败，压

抑品德高尚者而扬举行为谄媚的人，贬退躬行正道者而提拔财产多的人。以则势之力相争成为风俗，苟且而得没有羞耻之心，有的献纳自己购得的宝物，有的炫耀显要人物的书信，有的因父亲哥哥身居要职，被人看门第而征召授职；有的低头屈膝，时间长了也被任命为官。

“秤杆不平，轻重就要弄错；斗斛不放正，多少就会混乱；墨线不拉开，曲直就分不出来；筛格倾斜，渣滓杂物就会多了。用这种人来管理人，就会暴虐而贪婪，搜刮民财来补上买官的花费；让他们站立朝廷，就会使朝纲比乱丝还要混乱，任用愚笨平庸的人作为自己的党羽。还要指望以好的品德去引导百姓，诸多事务顺利，这和悬挂起瓦片要求它夜里发光，琴弦没调就要听清越的音乐有什么区别呢？怎么能不澄清污浊，超拔隐贤，拣选忠奸，明鉴善恶，严格考校对策的方法，对贪婪之徒严加防范呢！将会由此导致国家灭亡人民困苦，能不害怕吗？

“古时候诸侯贡献贤士，贡献了合适的称之为有功，而有功的人要提官职进爵位；贡献的士人不合适称之为有过错，有过错的人要降低官位削减封地。这样仍然不能让诗人们停止“大车”、“素餐”的讽刺，不能让山林中没有“伐檀”、“置兔”的贤者。何况举荐士人没有非难贤才的罪过，接受他们没有令小人当权的祸患。衡量即使一旦失去它的标准，人才能的优劣又怎么会再有正确评价呢？超群独立的出色人才，收藏起自己的才能待价而沽；猥琐庸碌的浅薄家伙，靠交际应酬而被招请。就因为待价而沽，所以困厄沉沦在劳苦不得志当中；就因为被招请，所以窃取官位飞黄腾达。

“大致说来，猫头鹰成群飞翔，凤凰就会潜藏；豺狼当道，麒麟就会远远逃走。以行为善良者作为教化的榜样，不仁德的人就会远离；邪恶虚伪的人荣耀显贵，出众的人才就要潜藏远去。气概卓越的人耻于与低贱的人为伍，节操高洁者羞于进入贪婪者的行列。荐举任用全都荒谬，那么众多贤者就会闭口不言；群贤闭口不言，就令凶险邪恶者相接而至；凶邪者接连到来，小人之道就会增长；小人之道增长，恶人就会多至比肩而立。这就是颂扬之声没有响起，但埋怨叹息却很厉害的原因。

“优异的干才、能力出众的人，靠自己的才能傲视他人，无论进退隐显，都听天由命，无论困厄显达有得有失，全托付给自然，又怎么能不落到同党众多的人之后，居有权势财力的人之下呢？超群的士人，不合乎礼的事不去做，山峰一样屹立，深潭一样停蓄，了解他们的人很少，到处奔走追逐的人还要阻碍诋毁他们，所以思慕贤才的国君始终不知道奇逸人才在什么地方，胸怀治国之道的人，愿意为国效力但不知途径。即使抱有稷和契那样的才能，积蓄了远过世人的本领，却埋没停滞一直到死，不能登上仕途依才为官。而有团伙能依靠权势财力的人，纷纷如鱼鳞般聚集，加之人才缺乏，官位空虚，举荐他们的人又为之美言，又怎么能不被收罗任用呢？

“汉灵帝汉献帝的时候，宦官当政，奸臣们掌权，伤害忠诚善良的大臣。尚书台在上边选用人才失当，地方各州郡在下边轻视贡举贤士。上边选用人才失当，那么州牧太守就不是恰当的人选；下边轻视贡举贤士，那么秀才、孝廉等称谓

就没有加给贤德的人。因此当时的人说：‘被举荐为秀才，却不认识书本；被定为孝廉，却和父亲不在一起生活。被称为寒素清白的官员污浊得像泥巴，高门大族的武将胆小得像鸡一样。’又说：‘古人想仕途通畅要勤奋地诵读经典，现今要当官的人得勤奋地经营家业。’也许恨得太厉害了。

“那时出售爵位，就像在店里陈列着货物一样；人们像争抢渡口一样地购买，犹如市上的顾客。有钱的人本无资格但径直进入，握空拳的人看着仕路却止住了脚步。那些财货多的人官职高，财货少的人官职低。因此西园积累起卖官的钱财，纳钱为官的崔烈遭到有铜臭味的耻笑。上行下效，国君做了臣子会更厉害。因此傅母与宦官单独地密商其事，地方上负责品评贡举人才的官员和中正官的属员，一起做卖官掬客的魁首，各自求取他们的报酬。清苦贫寒的士人，怎么会有希望呢！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还有，邪恶与正直不能共处，就像是冰和炭；厌恶正直的人，恨他们不属自己同党者。品评与进退标准颠倒的人，就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显达但不是通过正路的人，就担心言论不好听。于是一起虚构罪名，恶意中伤品德清白的人，无端而生的罪名积累得多了，没有人敢于援救提拔。

“于是曾参和闵子骞一样的人遭到弑父的商臣一样的攻击，孔丘和墨翟之属蒙受咨跖一样的罪名。胸怀正直遵循正道的人，被填挤到泥泞当中；狡猾奸巧虚伪的人，飞升到彩虹之间。但是平庸的人们见识浅薄，不能辨别邪恶正直，称遵守正道的人是旱地沉没，把走歪门邪道的人当作懂得变化。世俗那些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的人，怎么能再去勤勉于有德

之行，在学问上瞑思苦想呢！因此，就没有人不放弃循规蹈矩的烦劳，而去走使用贿赂的捷径了。这无疑是汉代倾覆的原因，也是后代应该深以为鉴的。”

有人说：“您议论汉朝末年贡举的事情，确实说到了症结所在。现在一定要戒除以往的过失，避开翻车的道路，改弦更张另弹曲调，防止轻视法律可能带来的变化，让奢靡的濮上之音和低贱的《下里巴人》返还成为安乐的雅正之音，让刚刚到达皮下的疾病不要因退走医生而成为沉重的疾患，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呢？士人有的风度姿态丰满魁伟，严整的仪容绰绰有余，但缺乏内在的修养，根本的东西不足，如果根据外貌取用，那么不一定能够得到贤者；如果慢慢地先试一试，就又不能很快得到。怎么办呢？

抱朴子回答说：“能透彻地了解人就可称为明智，这对于大圣人也困难的。如今让州牧郡守全都能够任在任用之前精审良才，保证他们的本性和行为有始有终，实在不容易。只要求都能驱遣他们的私情，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为私利而动心，不为请托而屈服。所要荐举的，一定深思熟虑反复观察，广泛询问详细了解，按其名声考查他们的行为，比较异同以全面了解虚名之下实际的不足。让他的家里人和亲戚都称赞他孝敬父母亲爱兄弟，乡亲邻居夸奖他守信用讲义气。尝试着当个小官，如果有忠诚清廉的政绩，处理事情的才干，那么一寸锦锻也可以知道其工巧，就是刺杀老鼠也可以看出勇敢了。

“另外秀才、孝廉都应该用如前的办法，考试经典设问求答，防止置对时的伪诈，应当让这种情况绝对消灭。其中不

合格的人不安排官职，官吏则加重处罚不准为官。那些贡举的人全都不合格的，刺史太守罢免官职，不准降级。所贡举合格的多不合格的少，以后调任不准超过原职。如果接受贿赂并且所贡举的人不合适，发现后验证确凿的免职为民，终生不准做官，不准依据赦免的命令宽恕，所贡举人的罪过和贡举人同罪。现在如果试用这种方法治理，一两年之间，秀才、考廉肯定多有不敢来参加策试的，也就足以知道天下贡举不够精良已经多么长时间了。经用这种方法，那么必然使修养品德勤于学习的人多起来。

“再有各正在官位的人，他们渎职犯罪的，按照法律办事；那些因为贪污受贿获罪，又不够死罪的，在服刑之后以及遇到赦免，也都应当终生禁止做官，轻的也要禁止二十年。这样的话，不廉洁的官吏，也必然会变成伯夷、叔齐了。如果是当上官就收受财物，金钱像山一样堆积，事发之后自己赎救便可以了结，免官退职而不久又被任用的话，曾参和史鲋也会变成盗跖了。这样做，即使贡举的士人全都合格，也不能消除在上为官者的不良。”

有人说：“能说不一定能干。现在考试经典回答策问即使通过，难道一定有从事政事的才能吗？”

抱朴子回答说：“古时候还曾用射箭来选择人才，何况是经义呢？假如舍弃它，那么还没见到比它强的其他的方法。茂盛的草不生长在瘠薄的土地上，大鱼不生长在小水坑里，可为准则的语言不会从平庸的人口中说出来，优秀的文章不会出自愚顽者的笔下。因此，翻阅《尚书·洪范》就知道箕子有经管世事的才能，看过为越王勾践出的九种计策，就发现

范蠡怀着治理国家的谋略。读了管仲的书，就明白他有拨乱反正的才干；浏览申不害的文章，就看出他精通称霸诸侯实行王道的办法。假如现在孝廉必须测试经典没有脱漏错误，而秀才必须回答策问没有失掉主旨，那么他们也就不是愚昧无知了。好的武将考核优异取其胆大勇武，还要再考试策问，何况文士呢？假使不一定得到的都是贤能者，总要比完全不考试强多了。

“假如现在让天下所有应该在贡举行列的人，没有人敢不勤奋学习，仅此一条，这种方法给风俗教化带来的长远好处，也就不小了。如果让四海之内的人对胡乱贡举人感到畏惧，凡夫俗子断了侥幸求官的念头，离开争逐官爵的末途，回到求学问的根本的路上去，儒家的学说将大为兴盛，私人的贿赂必然渐渐消失；出色的人才能够任用，百官可以不缺乏了。”

有人说：“先生想要严格贡举的办法，但是采取禁止为官的惩罚，苛刻而沉重，畏惧的人太多。缰绳勒得过紧，鞭打过于频繁，是伯乐所不做的事；严密的防范，严厉的刑法，是仁德之政认为羞耻的事。”

抱朴子说：“那些让人补骨头长肉的药，优点在于保养身体延年益寿，但不能解救中暑溺水的急难；追求宽宏容忍污垢的政策，可以统御敦厚朴实的百姓，但不能拯救衰败颓坏的趋势。虎狼逼到了眼前，不挥举刀剑，而是弹琴诵诗，我看不出他可以保护自己；大火烧着了房子，不奔跑着浇水，而是谦恭有礼地走来走去，我看不出火会自己熄灭。现在和只知贪欲出卖封策的人谈这些，就是和盗跖谈捕盗贼的事。”

抱朴子说：“如今全国统一，九州同受天子教化，帝王的

旨意行政的命令，确实应该整齐划一。秤衡升斗这些小的器具，尚且不能让它们在各处有所不同，更何况衡量士人的标准，怎么能参差不齐并且不加查检呢？江南地方虽然遥远，靠近海边，但沾染正道风化，遵循礼教，也已经千年以上了。以前虽然曾经短时间阻隔，但不足百年。而儒家学说也没有偏废。只是因为那里地方比中原狭窄，所以士人的数目，不能和中原等同罢了。至于说那里品德行为才能学问高的人，言偃、言子游、王充、王促任之类，也不比北方中原地区的逊色。

“从前吴地刚刚归附中原时，那里贡举的士人因未行考试而被埋没。如今天下太平已将近四十年了，仍旧不进行考试，因此使东南的儒家学业比以前衰微了。这里让我们被边远未开化民族同化的主意，不是让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办法。况且君子爱别人还要依据礼，更何况作为他们和乐平易的父母呢？法律有的会招来祸患，命令有时会损害教化，恐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现在贡举士人再不进行考试，那么肯定全都去作假和奔走，来争抢虚名，谁还肯去开卷读书呢？所谓让他们更丰厚富足，其实恰恰足以败坏他们。

“自然有天性喜好古风，内心热爱典籍，学习不为俸禄，体味正道而忘记了贫困，像法真、周生烈那样的人。学业精深，但不追求荣耀利益的人，一万人中也就只有一个。至于宁越、倪宽、黄霸这些人，之所以强迫自己努力学习典籍，不是出自天性，完全是由于困苦窘迫，想用经典之学自我解脱罢了。当初假如不是汉武帝的时代，那么朱买臣、严助之类的人也未必读书。现在如果寻找发财做官的道路，幸好有比

读书学习容易的，再加上平时没有天生来的喜好，哪里肯再去白白地下勤苦功夫，洒水扫地当学生，走远路寻找老师去求问道理呢？

“兴兵动武的时代，武将尊贵而文人被搁置，俗人把儒生看作和仆人奴隶一样，把经典看作草芥尘土一样，为什么呢？是由于名声与这种追求相背离。不用，就像卖礼冠给南夷越人，又像到中原地方来炫耀大蛇一样。现在如果远近一律，公开考核，那么必然使背着书箱走千里路去寻师访友，把送礼行贿的钱转而去买典籍的人多起来，用不了一天的时间。”

抱朴子说：“有才学的士人值得荐为秀才、孝廉的，已经是不可多得了。即使确实有这样的人，如果在汉桓帝、灵帝的时候，荐举官吏不先以钱财贿赂，让台阁的主事者便利安稳，那即使修各部经者都有合乎原意的解释，对问题没有不能回答的人，还是要被诬陷冤枉，让他不能通过。我常常为当时的有关官员不能非常用心地防范这种情况感到遗憾。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明年应当对贡举的人进行考试，那么今年就可以让教师学士们预先准备各种对策，设想周全准备充足。考试前把他们封闭在临时的房子里，禁止出入；临到考试的时候，当时进行创作。各种关系的请托说情于是可以断绝。应当答策的，全都可以会聚到一起，严格地选取尚书台的官员，亲自监督检查他们。还要严禁他们结交和出入，事情完毕才能遣散。违犯的人判罪决不赦免。这样的话，私下请托的希望就不存在了。贤明的君主应当依靠自己不会被欺骗，不能依靠别人不欺骗自己。又为什么耻于严格地实行这种制度呢？如果考试经过法律来确立，那么天下就可以不

设立学校，而人们自然就勤奋并乐于学业了。

“考查一下汉代举士的四种科目当中也有明确解释法令的内容。如今在职的人们，官位无论大小，全都不懂法令。有的地方语言隐微不好懂，而小官员大多愚蠢，而让他们来断案子，这是把生死的大事交给这种人，因而轻视百姓的生命，把它们交给无知的人了。作为主管官员不懂法律，被下属官吏所欺骗而不知道，而断案又决定于他们的口和笔的人，昏庸而不能知道下属贪赃枉法，以及虽不贪赃但不查问，不上报主管官员。有的人靠主观臆断来断案，莽撞失误，不慎重执法，也可以让头脑清楚能力出色的官吏，全都选取明白法律条令的人来考试，就像考试经典一样。成绩好的按照才能分等任用。这样，天下就一定会少有玩弄法律的官吏、审理不当的案件了。”

交际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杂。面而不心，扬雄攸讥。故虽位显名美，门齐年敌，而趋舍异规，业尚乖互者，未尝结焉。或有矜其先达，步高视远，或遗忽陵迟之旧好，或简弃后门之类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论德。其不遭知己，零沦丘园者，虽才深智远，操清节高者，不可也；其进趋偶合，位显官通者，虽面墙庸琐，必及也。如此之徒，虽能令壤虫云飞，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为祸福，得之则排冰吐华，失之则当春凋悴，余代其蹶躅，耻与共世。

“穷之与达，不能求也。然而轻薄之人，无分之子，曾

无疾非俄然之节，星言宵征，守其门廷，翕然谄笑，卑辞悦色，提壶执贄，时行索媚；勤苦积久，犹见嫌拒，乃行因托长者以构合之。其见受也，则踴悦过于幽系之遇赦；其不合也，则懊悴剧于丧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贵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涂何足多咨！嗟乎细人，岂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远邪！每为慨然，助彼羞之。

“昔庄周见惠子从车之多，而弃其馀鱼。余感俗士不汲汲于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驰骋风尘者，不懋建德业，务本求己，而偏徇高交以结朋党，谓人理莫此之要，当世莫此之急也。以岳峙独立者为涩吝疏拙，以奴颜婢睐者，为晓解当世。风成俗习，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

“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闻财利则惊掉，见奇士则坐睡。缁缕杖策，被褐负笈者，虽文艳相、雄，学优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郑、王孙、罗袁之徒，乘肥衣轻，怀金挟玉者，虽笔不集札，菽麦不辨，为之倒屣，吐食握发。

“余徙恨不在其位，有斧无柯，无以为国家流秽浊于四裔，投畀于有北。彼虽赫奕，刀尺决乎……，势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云，造其门庭，我则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颜，匍匐膝进，求交于若人，以图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钧，何其辽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圣世而抱困贱，本后顾而不见者，今皆追瞻而不及，岂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从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

或又难曰：“时移世变，古今别务，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经于不测者，托于轻舟也；灵乌萃于玄霄者，扶摇之力

也；芳兰之芬烈者，清风之功也；屈士起于丘园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业，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只跼，失弃名辈，结仇一世，招怨流俗，岂合和光以笼物，同尘之高义乎？若比智而交，则白屋不降公旦之贵；若钧才而游，则尼父必无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闻详交者不失人，而泛结者多后悔。故曩哲先择而后交，不先交而后择也。子之所论，出人之计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鸟高，皆有所因，诚复别理一家之说也。吾以为宁作不载之宝，不飞之鹏，不扬之兰，无党之士，亦……损于夜光之质，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兰乎？且夫名多其实，位过其才，处之者犹鲜免于祸辱，交之者何足以为荣福哉！

“由兹论之，则交彼而遇者，虽得达不足贵；茆之而误者，譬如荫朽树之被竿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颠蹶，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闻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于庸人也，盖逼迫不获已而与之形接，虽以千计，犹蚤虱之积乎衣，而赘疣之攒乎体也。失之虽以万数，犹飞尘之去嵩、岱，邓林之堕朽条耳。岂以有之为益，无之觉损乎？

“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谅多闻，拾遗斥谬，生无请言，死无托辞，终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语殊涂，或憎爱异心，或盛合衰离，或见利忘信。其处今也，譬犹禽鱼之结侣，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恶宜钧，而子政、子骏，平论异隔；南山、伯奇，辩讼有无。面别心殊，其来尚矣。总而混之，不亦难哉！

“世俗之人，交不论志，逐名趋势，热来冷去；见过不改，视迷不救；有利则独专而不相分，有害则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则先取而不让，值机会则卖彼以安此。凡如是，则有不若无也。

“天下不为尽不中交也，率于为益者寡而生累者众。知人之明，上圣所难。而欲力厉近才，短于鉴物者，务广其交，又欲使悉得，可与经夷险而不易情，历危苦而相负荷者，吾未见其可多得也。虽搜琬琰于培塿之上，索鸾凤乎鸛鹑之巢，未为难也。吾亦岂敢谓蓝田之阳，丹穴之中为无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

“夫操尚不同，犹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犹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虽造化之灵，大块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强乎！余所稟讷驽，加之以天挺笃懒，诸戏弄之事，弹棋博弈，皆所恶见；及飞轻走迅，游猎傲览，咸所不为，殊不喜嘲褻。凡此数者，皆时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阙焉，故亲交所以尤辽也。加以挟直，好吐忠荃，药石所集，甘心者鲜。又欲勉之以学问，谏之以驰竞，止其樗蒲，节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悦也。

“毁方瓦合，违情偶俗。人之爱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辩改之，可不谓之暗于当世，拙于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离，则两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终之美。夫厚则亲爱生焉，薄则嫌隙结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详择乎！为可临觴拊背，执手须臾，欲多其数而必其全，吾所惧也。”

或曰：“然则都可以无交乎？”

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废舟楫，忌伤者何必弃斧斤？交之为道，其来尚矣。天地不交则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则二气隔并矣，志乖则天下无国矣。然始之甚易，终之竟难。患乎所结非其人，败于争小以忘大也。《易》美金兰，《诗》咏百朋，“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圣所嘉，门人所以增亲，恶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诛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长而驱朱轩者，交之力也。

“单弦不能发《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龙之玮烨，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独木不能致邓林之茂。玄圃极天，盖由众石之积；南溟浩漭，实须群流之赴。明镜举则倾冠见矣，羲和照则曲影觉矣，槩括修则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结则辅仁之道弘矣。

“达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则必简乎胜己，所降结则必料乎同志。其处也则讲道进德，其出也则齐心比翼，否则钓鱼钓之业，泰则协经世之务。安则有以精义，危则有以相恤。耻令谭、青专面地之笃，不使王、贡擅弹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贵也。

“然……实未易知，势利生去就，积毁坏刎颈之契，渐渍释胶漆之坚。于是有忘素情之绸叹，或睚眦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独著于昔；张耳、陈馥之变，屡构于今。推往寻来，良可叹也。夫梧禽不与鸱枭同枝，麟虞不与豺狼连群，清源不与浊潦混流，仁明不与凶暗同处。何者？渐染积而移直道，暴迫则生害也。”

或人曰：“敢问全交之道可得闻乎？”

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绝犹无恶言，岂肯向所异辞乎？杀

身犹以许友，岂名位之足竞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见彼有失，则正色而谏之；告我以过，则速改而不惮。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纳，不以巧辨饰其非，不以华辞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从而背憎，不疾人之胜己，护其短而引其长，隐其失而宣其得，外无计数之诤，内遗心竞之累。夫然后《鹿鸣》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轻合而不重离，易厚而不难薄，始如形影，终为参辰，至欢变为笃恨，接援化成仇敌，不详之悔，亦无以……。

“往者汉季陵迟，皇轡不振，在公之义替，纷竞之俗成。以违时为清高，以救世为辱身，尊卑礼坏，大伦遂乱。在位之人，不务尽节，委本趋末，背实寻声。王事废者其誉美，奸过积者其功多。莫不飞轮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触暑，以走权门，市虚华之名于秉势之口，买非分之位于卖官之家。或争所欲，还相屠灭。

“于是公叔、伟长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见之，尔乃发愤著论，杜门绝交，斯诚感激有为而然。盖矫枉而过正，非经常之永训也。徒当远非类之党，慎谄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诡彼己，断粒以刺玉食哉！夫交之为非，重谏而不止，遂至大乱。故礼义之所弃，可以绝矣。”

【译文】

抱朴子说：“我认为朋友之间的交往，不应该浮泛杂乱。只有面交没有心交，是扬子云曾讥讽过的。所以即使地位显赫名声美好，门户相当年龄相近，但是取舍的标准不同，事业追求相互矛盾的人，也没有结为朋友的。有些人自负先行

显达，昂首阔步，有些人丢弃地位衰落的老朋友，有些人抛开门第寒微的同道，有些人以官位选择人而不论他的品德。那些没有遇上知己者，沉沦隐居的人，即使才能高智慧大，操守清廉气节高尚，也不认为可以交友；那些努力奔走偶遇机会，地位显要官运亨通的人，即使不学无术庸俗猥琐，也一定与他交往。这样的家伙，即使能够让土里的爬虫在云中飞翔，让斥鹞上达于天，手握人才进退大权，口中决定人的祸福，得到他就能化开冰雪开出鲜花，失掉他们就会正当春天却使花朵凋谢枯萎，我仍然替他感到不安，耻于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

“困厄和显达，是不能以人力求得的。但是轻浮浅薄的人，没有资格的人，居然并不痛恨并非高尚的节操，早早晚晚地奔走，守住人家的门庭，献上趋附谄媚的笑容，言词卑微，表情和悦，提着酒壶拿着礼物，不时去讨好取媚；频繁而辛苦得时间长了，还是被嫌弃拒绝，于是委托贵显者来牵线搭桥。他如果被接受了，就跳跃高兴超过在牢狱中遇到赦免；如果没被人接受，那么懊丧忧伤比丧事疾病及于自身还要厉害。通达还是困顿有命运的安排，为人之道重要的是正直，把运气的好坏归于自然，门径哪里值得那么赞叹！唉，小人们哪，难道还不觉得鄙陋吗！人的想法不同，又差得多么远呢！每每为此慨然叹息，替他们感到害羞。

“当初庄子看见惠施跟随的车辆众多，而弃掉了多余的鱼。我有感于庸俗之士无不急切地去攀附已经到了极点。看那芸芸众生在仕宦途上驰骋奔走，不努力地去建立德行功业，致力于根本求之于自己，而是偏私屈从攀附巴结以结成集团，

认为人间道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当今世上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把山岳一般屹立不与人勾结的人当作是笨拙不切实际，把一副奴才表情婢女眼神的人看成是了解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形成，没有人不追逐末节，流荡逃遁随波逐流，值得慨叹。

“有的人品德浮薄而地位显赫，器小易盈志满意得，听到钱财利益就吃惊掉头，看到奇逸之士却坐着打盹。而衣裳褴褛手拄木棍、身披褐衣背负书籍的人，即使文词华美超过司马相如和扬雄，学问比马融、郑玄还要出色，也视同尘埃草芥，也不予接待。至于像程郑、卓王孙、罗袞之类的人，乘坐肥马驾的车，穿轻暖的衣服，怀中揣金手里握玉，即使不动笔写文章，豆子麦子分不清，但也要为他们倒屣出迎，吐食握发来接待。

“我只恨没有身在其位，手中没有权柄，没办法为国家把这些污浊肮脏的家伙流放到边远地方，驱逐到极北的地区去。他们虽然显赫光耀，进退大事决定于……，势力足能够移动高山和大海，吹气能让泥象登上云端，但是到他们家去，我还没有闲功夫。但也有很多人低声下气表情和悦，趴在地上以膝盖走路，请求和这些人交往，以图自己的利益。悲惨哪！人们用心不均衡，差别是多么巨大互不相同啊！我之所以和他们同是生在圣明的时代，但抱守困顿卑微，并且后顾无人效法，如今即使想后悔补救都来不及，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但人性如果不能忍受，还是各自追随自己的爱好，无论生死都是这样，我是不能改变的。”

有人又非难我说：“时间有推移时代有改变，古代与现代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掌握行为在于自己，而成就名声却在于

别人。金玉要渡过深水，必须装在船上；大鹏飞上高空，要借助旋风的力量；兰花散发浓郁的芳香，要靠清风来传播；被压抑的士人从隐逸中出仕，要靠知己者的帮助。而现在先生所交往的人，一定要他的行为事业清而又清，所密切的人一定要拣选他的情感欲望，孑然孤立，丢掉了很多有名望的人，与全社会结仇，招致流俗人的怨恨，这难道合乎以和缓之光笼罩万物，等同于尘埃以随俗这样的正大道理吗？如果是同等智力者才相交友，那么普通百姓的家就不会有出现屈尊而降的周公；如果是才能相当者才往来，那么孔子也不会有入室弟子了。”

抱朴子说：“我听说审慎交往的不会失掉恰当的人，而浮泛的结交往往后悔。所以从前的哲人是先选择而后结交，而不是先结交而后选择。您所谈论的是出仕为官者的想法，我所保守的是谦退士人的志向。您说到玉渡河鸟高飞，都要有所依托，实在又是另外遵循的一种理论。我认为宁肯当不过河的宝贝，不飞升的大鹏，不飘香的兰草，无朋党的士人，又怎么会损害夜光玉璧的本质，鲲鹏那云垂天边般的巨大，内含芬芳的花卉，不枯朽的兰花呢？况且名声超过实际情况，地位超过才能，处在那种地位的人还很少有免于灾祸侮辱的，和他们交往的人哪里能够有荣耀福气哪！

“从这一点来说，那么和他们交往而遇到了机会，即使能够腾达也不值得宝贵；受到人家庇护而误了前程，就像在朽烂的树下乘凉被砸着。那些人自己尚且不能避免栽倒，又怎么能解救我们被打碎脑袋呢！我听说大丈夫自得其乐超然物外，他们对于平庸的人，大概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与他们

接触，这样的人即使数以千计，就像衣服里积攒的跳蚤虱子，身体上长得很多的痍子一样。失掉他们即使数以万计，就像嵩山、泰山吹走了一些尘土，森林中坠落了几根朽枝一样。怎么会认为有他们就有好处，没有他们就觉得有损失呢？

“况且所谓朋友，一定要取他们正直诚信见闻广博，能补正过失指斥谬误，活着的时候不请对方通关节，死的时间没有托付的私事，从始至终完全相合，无论冷热都不改变。然而这种人实在不容易得到，有的在隐逸和出仕上路途不同，有的在憎恶和喜爱上想法有别；有的隆盛时相合衰微时离开，有的见到利益就忘记信义。他们在今天共处，就像鸟和鱼结为伴侣，冰和炭火放在一个器皿里，想要他们长久地相合，怎么可能呢！父子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喜好和厌恶应该是相同的，但刘向和刘歆父子，平时议论问题就意见不同；……。表面和内心都有很大差别，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混在一起笼统言之，不也太难了吗！

“世俗的人，交朋友不论思想，只是追逐名声趋附权势，权势隆盛就来，权势衰落就离开；见到过失不帮助改正，见到迷惑不帮助补救；有利益独自占有不分给别人，有危害苟且求免不救助对方；或者事有便利就先去占取并不谦让，到关键时候就出卖对方以求自己安全。凡是这样的朋友，那么有还不如没有。

“天下的人并不是都不适宜交往，大体上能带来好处的少而带来麻烦的多。透彻地了解人，对于至圣来说都是困难的事。而想要努力磨炼才成就的短近之才，缺乏鉴别事物能力的人，致力于广泛地交往，又要让他交往的人都恰当，可以

和他们经历平地险途都不改变感情，遇上危难困苦还能互相分担，我没看出他们能找到很多。即使是到小土丘上去搜求美玉，到鸛鵒的巢中去寻找鸾凤，也都不算难了。我又怎么敢说蓝田的阳坡、丹穴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呢！也只是说它很稀少罢了。

“操守崇尚的不同，就像是金属下沉羽毛浮起；志向爱好的差别，就像是火向上升水向下降。如果不能够相同，那即使是大自然的灵气，上天的巧工，也不能让他们相同，怎么能靠强力达到呢！我天生来口齿笨拙脑筋愚钝，再加上生性懒惰，各种玩耍的事情，博戏下棋之类，都讨厌看见；至于飞鹰走犬，打猎游览，都不去做，特别不喜欢嘲弄玩笑。凡是这几件事，全都是现在社会上所喜好的，没有不沉溺于此的，而我全都没有，所以我所亲密交往者尤为稀少。加上性格直爽，喜欢尽吐忠言，如同药物和针石加在病人身上，感到快意的很少。又要用学问来勉励人家，劝人不要驰逐争抢名利，阻止人家玩博戏，节制人家沉溺于嗜酒，这又是一般人所不能高兴的。

“毁掉棱角才能与陶盆相合，违背真情才能与俗人对等。人们吝惜气力，实在让人受不了，而想让他们一天比一天好，怎么可能呢？知道他们这样而不加分辨指正，能够不说是现实社会暗昧无知，笨拙于驾驭大事物吗？交往却不能到头，先和睦而后又分开，那么两边都要得到不够宽弘的名声，都要失掉有始有终的美誉。敦厚就会产生亲密友好，刻薄就会造成猜忌隔阂，是很自然的道理，能谨慎选择吗！为能在酒席前拍拍背，握一下手，就要交往很多的人，并且各方面

都好，这是我所畏惧的。”

有人说：“这样说来，我们都可以没有交往了吗？”

抱朴子回答说：“怎么能这样说呢！怕水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废掉船和桨，忌讳损伤的人为什么一定要丢弃斧子呢？相交作为一种规律，由来已久了。天和地不交合就不通泰，上下不交合就会思想分离。不通泰就阴阳二气失调，思想分离就会使天下没有国家。但好的开始容易，好的结果则实在困难。担心的是所结交的不是恰当的人，失败就在于在小事上争夺而忘掉大事。《周易》赞美金兰之好，《诗经》歌颂有众多的朋友，‘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有朋友。’朋友间可以相互切磋勉励，可以获得正直、诚信、多闻三方面的好处，是大圣人孔子所嘉许的。学生们之所以增进亲密，攻击诽谤的话之所以不会到来；管仲之所以避免被杀掉并协助桓公建立了霸业，朱博之所以离开了亭长的位置而乘上华美的车子，都是靠的交友的力量。

“一根弦不能发出《韶》乐、《夏》歌的和谐之音，一种颜色不能绣成袞服上的多彩蛟龙，一种味道不能调出伊尹鼎中的美味，一棵树不能成就森林的繁茂。昆仑山上的玄圃上及天空，是由众多的石头累积起来的；南海浩荡无边，必须无数的河流注入其中。举起镜子就能看到帽子歪了，阳光照耀就能感觉影子扭曲。矫正之器得以施用就能使竹木歪斜扭曲的毛病得以消除，结交好的朋友就能使培养仁德的风气发扬光大。

“通达的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所盼望结交的，一定选择胜过自己的人；他们所肯于结交的，一定估计与自己志同

道合。他们隐居相处时就探讨道理增进品德，他们出仕为官时就齐心协力比翼齐飞。否滞时就一起心存远志隐逸江湖，通泰时就协力同心治理国家。平时时就精研事物隐微的道理，危险时就互相救助。耻于让薛谭和秦青专有钦佩之至的笃厚友情，不让王吉和贡禹独占弹冠相庆的深交美名。这样，交谊之道才是可贵的。

“但是人实在是不容易了解的，权势和利益往往造成离散或者相聚，毁谤积累得多了能够破坏刎颈之交，浸泡时间长了能够化解坚固的胶和漆。于是产生了忘掉平素感情的众多叹息，有的因为小的嫌隙而不考虑原来的感情，于是让张劭和范式的友谊独自在从前享名，张耳和陈余绝决的事在现在却经常发生。推究以往探寻未来，实在值得叹息呀！凤凰不和猫头鹰落在同一根树枝上，麒麟驺虞不和豺狼结为一群，清澈的源泉不和混浊的积水流到一起，仁德明理的人不和凶暴昏昧者相处。为什么呢？浸染久了会改变正直的道德，过分接近会产生危害。”

有的人说：“大胆问您一下，保全友情的办法，可以说给我们听听吗？”

抱朴子回答说：“君子与人断绝交情尚且没有恶言，怎么会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呢？有人牺牲自身来为朋友作出贡献，名誉地位哪里值得争抢呢？善于交往则亲近而不轻慢，友善但不苟同。见到对方有过失，就严肃地劝谏他；对方告诉自己有过的失，就迅速改正而不畏难。不会因为会违逆对方的情绪而说不说，不会因为不顺自己的耳而不听；不用巧妙的辩解来掩饰自己的错处，不用华美的言词遮盖自己的过失；不表面赞同

而内心反对，不藏匿真情而口头迎合；不当面顺从而背后憎恨，不嫉妒人家胜过自己；遮护对方的缺点而发挥其长处，隐藏对方的过失而宣扬其成绩，外表既没有斤斤计较的争执，内心更抛弃暗中争胜的牵累。这样之后，如同《诗经·鹿鸣》所歌唱的宴请宾客的友谊才是周全的，而如同《诗经·伐木》所讽刺的失去友情的情况才会止息。至于说轻视交好也不重视分手，容易相厚也不难情薄，开始时如影随形，到最后像冬季出现的参星与夏季出现的辰星永不相见一样对立不睦，由最为交欢变为非常憎恨，互相帮助化成为仇敌，不审慎造成的后悔，……

“当初汉朝末年国势衰落，皇帝对全国的控制已不大灵便，为公作事的义务之心已经废弃，纷纷竞争的风气已经形成。以背离时代为纯洁高尚，以救助社会为辱没自身，尊卑的礼制破坏了，基本的伦理道德混乱了。身在官位的人，不努力于保全节操，而是丢弃自身修养的根本而奔向争名夺利的末路，离开内在本质的追求而寻求虚伪的名声。君王的事情贻误败坏他的名誉反倒更美，奸诈罪过累积的人功劳反而更大。没有人不快马加鞭，星夜兼程合衣而睡，冒严寒顶酷暑，来奔走于权贵之门；从掌权者的口中购买虚华的名声，从卖官人的家里购买本来无分的地位。有的还为争夺所要的东西，而相互屠杀。

“于是朱穆、徐幹痛恨这种情况，没有力量纠正，又不忍心看下去，就发愤著书立说，关起门来断绝交往，这确实是有感慨而激发才这样做的。大体说来，纠正偏差过了头，不能作为长远的永久的准则。只要远离与自己不同类的人，慎

重地对待谄上欺下的根源就行了，何必赤身裸体去改易道德不称其位的现象，绝食来讥刺饮食奢华呢！与人交往的坏的方面，反复劝谏也不能制止，将会导致大乱。所以礼义所抛弃的事，是可以与之断绝的。”

备阙第十七

抱朴子曰：“骀褭能奋兰筋以绝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云雾以凌虚；鸿、鹳不能振翅于笼罩之中，轻鸢不能电击于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调和阴阳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能敷五迈九者，不必能全小洁，经曲碎也。

“惠子上相之标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阳侯；汉高，神武之杰也，而不能治产业，端检括；淮阴，良将之元也，而不能修农商，免饥寒；周勃，社稷之鲷也，而不能答钱谷，责狱辞。若以所短弃所长，则逸侪拔萃之才不用矣；责具体而论细礼，则匠世济民之勋不著矣。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东南，日月不能擒光于曲穴，冲风不能扬波于井底。擗齿，则松楨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则栋梁不如鸛鷖之羽；弹鸟，则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缝緝，则长剑不及数分之针。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鹏以司晨乎？故姜牙卖煦无所售，而见师于文、武；蒋生愤慢于百里，而独步三槐。”

【译文】

抱朴子说：“骏马能够奋起千里之足像脱开影子一样飞快

奔跑，但不能踏冰前进、游过深水；猛虎能够像雷霆一样搏斗吞噬，但不能乘云驾雾登上天空；大雁和仙鹤不能在笼子当中拍动翅膀，轻巧的鹞子不能在设祭的几案下边像闪电一样出击。事物如此，人也是同样道理。能够调和阴阳治理国家的人，未必能够兼有各种各样的优点，著书立说；能够亲身实践五常之教并具备九种品德的人，不一定能在小事上很周全，经管细碎的事务。

“惠施，是上等国相的榜样，但是不能驾船摇桨在江河上漂浮；汉高祖，是英明威武的英雄，但是不能管理家里的产业，认真地检点约束。淮阴侯，是良将中的魁首，但是不能务农经商，避免挨饿受冻；周勃，是国家的敢于直言的臣子，但是不能答出钱谷的数量，审案问口供。如果因为他们的短处而抛弃他们的长处，那么出类拔萃的人才将不能被任用了；要求具体的小事谈论细微的礼节，那么可以匡正世风救助百姓的功勋也就不能建立了。

“天不能抬平它的西北方，地不能隆起它的东南角，日月不能把光芒射入曲折的洞穴，大风不能在井底扬起波澜。剔牙，松树楸树不如一寸长的小竹枝；掏耳朵，栋梁不如小鸟羽毛。打鸟，千金之珠不如泥丸适用；缝纫，长剑不如几分长的针。何必驯服大象去捕捉老鼠，强制大鹏去报晓呢？因此姜子牙为人干活都无人雇佣，但被周文王和周武王拜为师；蒋琬治理百里地方显得糊涂怠慢，但担任三公无人可比。”

擢才第十八

抱朴子曰：“华章藻蔚，非蒙眛所玩；英逸之才，非浅短

所识。夫瞻视不能接物，则袞龙与素褐同价矣；聪鉴不足相涉，则俊民与庸夫一概矣。眼不见，则美不入神焉；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焉。且夫爱憎好恶，古今不均，时移俗易，物同价异。譬之夏后之璜，曩直连城，鬻之于今，贱于铜铁。故昔以隐居求志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为不肖。故圣世人之良干，乃暗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洁，乃末叶之羸劣也。

“弘伟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墙，其渊泽不唯吕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赏，而浅促不能测焉。因以异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贵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尘于白圭，生疮痍于玉肌，讪疵雷同，攻伐独立，曾参蒙刳剡之垢，巢、许获穿逾之谤。自匪明并悬象，玄鉴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沦玉，澄川掇沈珠哉！夫圭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于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见遏，况乃潜于皋蓐乎？

“孙臧思骋其秘略，而司马刖之；韩非愿建治绩，而李斯杀之；贾谊慷慨，怀经国之术，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显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发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别于贤愚，爱宝情笃于好士，以易别之宝，合笃好之物，犹获罪截趾，历世受诬，况乎难知之贤，非意所急！谗人画蛇足于无形，奸臣畏忠贞之害己，体曲者忌绳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烛之来。是以高誉美行，抑而不扬，虚构之谤，先形生影。又无楚人号哭之荐，万无一遇，固其宜矣。

“夫以玉为石者，亦将以石为玉矣；以贤为愚者，亦将以愚为贤者矣。以石为玉，未有伤也；以愚为贤者，亡之诊也。盖诊亡者，虽存而必亡；犹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可

勿慎乎！於戏，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圣也，东受累于齐人，南见塞于子西；文种大贤也，初不齿于荆俗，末雍游于钩如。竟年立功，不亦难乎？夫结绿、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钧之重，非贲、获不能抱也。《白雪》之弦，非灵素不能徽也；迈伦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然耀灵、光夜之珍，不为莫求而亏其质，以苟且于贱贾；洪锺、周鼎，不为委沦而轻其体，取见举于侏儒；峯阳、云和，不为不御而息唱，以竞显于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径，而剽节于流俗。是以和璧变为滞货，柔木废于勿用，赤刀之矿，不得经欧冶之炉；元凯之畴，终不值四门之辟也。”

【译文】

抱朴子说：“华美的花纹灿烂辉煌，不是盲人所能观赏的；超群出色的人才，不是目光短浅的所能认识的。观察如果不接触外物，那么绣龙的袞服和原色的粗麻衣价值相同；聆听不足以分辨事物，那么出色的人才和平庸之辈就没有区别。眼睛看不见，那么美就不能被内心所感受；无人援助，那么损伤就会到来。况且爱好和憎恶古今有所不同，时代推移风俗改变，同样的东西就有不同的价值。比如夏代的半璧形玉，古时价值连城，到今天来卖，比铜铁价还低。因此从前把隐居不仕追求心志当做高尚之士，现在认为山林中的儒生不贤德。所以圣明时代的优秀骨干，乃是暗昧庸俗时代的罪人；从前的狷介高洁之士，乃是衰落末世的低下之徒。

“胸怀博大的士人，实践正道的儒生，他们所崇尚信仰的

不仅是孔夫子的道德学问，其内涵不仅像是吕梁的深谷，因此短视近才不能赞赏，浅薄局促者不能理解。因为和自己不同而鄙薄他们，因为不有求于自己而疾恨他们，不重视不任用，哪里还值得一说呢？于是就有在白色的圭玉上播撒灰尘，在白皙的皮肤上创出伤瘢；诽谤挑剔众口一辞，攻击讨伐意见独立者；曾参蒙受抢劫的罪名，巢父、许由受到曾穿洞逾墙的诽谤。如果不是光同日月，明察秋毫，怎么能够拨开泥泞抽出沉埋的美玉，澄清大河拾取坠底的珍珠呢！美玉摆在店铺里还可能卖不出去，更何况隐藏在大块璞石里面呢？奇逸之士扣角求仕尚且会被阻遏，更何况隐居在山野草泽之中呢？

“孙宾希望发挥胸藏的韬略，但被庞涓砍掉了脚；韩非希望建立治国的佳绩，但被李斯杀害。贾谊豪爽激昂，胸怀治理国家的道术，但武将们排斥他；刘向忠诚善良，有匡扶国危的才具，但弘恭和石显陷害他。这也正是和氏抱璞石哭出了血，禽息发泄愤懑撞碎了头的原由。玉和石头比贤能愚钝容易辨别，喜好宝物的心情比喜好土人强烈，凭着容易辨别的宝贝，再加上君王对宝贝的强烈爱好，和氏尚且获罪被砍去脚，历三代君主遭受诬枉，更何况难以了解的贤人，不是人主所急需呢！进谗言者无中生有为之制造罪名，奸佞的臣子畏惧忠贞之士对他们有妨害；自身弯曲的东西忌讳墨线的样子，夜间裸体的人憎恶明亮火把的到来。因此名誉高尚行为美好的人被压抑不能显扬，而虚构的攻击之词却像先于实体而生出的影子。再加上没有像楚人和氏为美玉嚎啕大哭一样地去荐举贤人，他们遇上知音者的机会连万分之一也没有，

也就是必然的了。

“把美玉当作石头的人，也会把石头当作美玉；把贤者当作蠢人的人，也会把蠢人当作贤者。把石头当作玉，没有什么妨害；而把蠢人当成贤者，是国家灭亡的症状。大概说来，症状显示灭亡的，即使还存在，但必然得灭亡；就像脉象上显示死亡，即使活着却肯定要死一样。能够不谨慎吗！啊，悲惨哪！没有人考虑这些事情。当初，孔子作为一个至高的圣人，在东边受到齐国人的伤害，在南边受到楚国子西的阻挠；文种是个大贤者，开始时受到楚国庸俗之徒的鄙视，最后秉掌国政时游刃有余。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有好的结果，不是太困难了吗？结绿、玄黎这样的美玉，不是陶朱公、猗顿买不起；千钧重的东西，不是孟贲、乌获一类的勇士不能抱动。《白雪》那样的高尚音乐，不是素女不能弹奏；出类拔萃的贤才，不是圣明的君主不能使用。

“但是发出日月般光亮的珍宝，不因为无人求取而减损它的本质，而苟且地降低身价；大钟和周代的鼎鬲，不因为被委弃埋没减轻分量，而被侏儒举起；精美的琴瑟不能因为无人弹奏就停止歌唱，而去争奏淫邪之声；超出众人的道德，不因为被埋没压抑去走门路，而改变节操同于流俗。因此和氏璧变成了积压的货物，良好的木材被废弃不用；可制成赤刀那样宝剑的矿石，不能进入欧冶子的炼炉；八元八凯一类的贤才，始终没有赶上迎贤之门打开。”

任命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静素，形神相

忘，外不饰惊愚之容，内不寄有为之心，游精坟诰，乐以忘忧。昼竞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馀耀。道靡远而不究，言无微而不研。然车迹不轹权右之国，尺牍不经贵势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户，身不离畎亩。”

“于是翼亮大夫候而难之，曰：‘余闻渊蟠起则玄云赴，道化霑则逸才奋。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发凌风之迹。洁之则收不赀之贾，踊之则超在天之举。耀逸景于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勋荫当世，声扬罔极。故寻仞之涂甚近而弗往者，虽追风之脚不能到也；楹棧之下至卑而不动者，虽鸿、鹳之翹未之及也。况乎寝足于大荒之表，敛羽于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寻景，振轻乎苍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托世飘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则知坚冰之必至，处始则悟生物之有终。六龙促轨于大浑，华颠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顺流而顾叹，眇过隙而兴悲矣。

‘先生资命世之逸量，含英伟以邈俗；锐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郁而渊穊；然不能凌扶摇以高竦，扬清耀于九玄，器不陈于瑚、簋之末，体不免于负薪之劳，犹奏和音于葦俗之地，翬章甫于被发之域。徒忘寤于翰林，锐意以穷神，崇琬琰于怀抱之内，吐琳琅于毛墨之端，躬困屡空之俭，神劳坚高之间，譬若埋尺璧于重壤之下，封文锦于沓匱之中，终无交易之富，孰赏堙翳之珍哉？’

‘夫龙骥维絷，则无以别乎蹇驴；赤刀韬锋，则曷用异于铅刃？鱣鲟不居牛迹，大鹏不滞蒿林。愿先生委龙蛇之穴，升利见之涂，释户庭之独洁，览二鼠而远寤，越穷谷以登高，袭丹藻以改素，竞惊飙于清晨，不盘旋以错度，收名器于崇

高，向钟鼎之庆祚。柏成一介之夫，采薇何足多慕乎？’

居冷先生应曰：‘盖闻灵机冥緬，混芒眇眇，祸福交错乎倚伏之间，兴亡缠绵乎盈虚之会；迅游者不能脱逐身之景，乐成者不能免理致之败；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无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觉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识通塞者，不惨悦于否泰。

‘且夫洪陶范物，大象流形，躁静异尚，翔沈舛情。金宝其重，羽矜其轻。笃隘者，执束于滓涅；达妙者，逍遥于玄清。潢污纳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鲋虾踊悦于泥汙，赤螭凌厉乎高冥。嚼香饵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虚淡者，含天和而趋生；识机神者，瞻无兆而弗惑；暗休咎者，触强弩而不惊。各附攸好，安肯改营？

‘吾闻五玉不能自剖于嵩岫，腾蛇不能无雾而电征，龙渊不能勿操而断犀兕，景钟不能莫扣而扬洪声。金芝须商风而激耀，仓庚俟烟煴而修鸣，骐驎不苟驰以赴险，君子不诡遇以毁名。运屯，则沉沦于勿用；时行，则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为不高，女以自媒为不贞。何必委洗耳之峻标，效负俎之干荣哉？

‘夫其穷也，则有虞婆娑而陶钧，尚父见逐于愚姬，范生来辱于溺箕，弘、式匿奇于耕牧；及其达也，则淮阴投竿而称孤，文种解属而纡青，传说释筑而论道，管子脱桎为上卿。盖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有为也，非其时不见也，非其君不事也，穷达任所值，出处无所系。其静也，则为逸民之宗；其动也，则为元凯之表。或运思于立言，或铭动乎国器。殊涂同归，其致一焉。

‘士能为可贵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贵之也；能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纶、买兔，则心欢意得，如将终身；服冕乘轺，兼朱重紫，则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怀也。

‘若席上之珍不积，环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为石，谓凤曰鸚者，非余罪也。夫汲汲于见知，悒悒于否滞者，衺民之情也；浩然而养气，淡尔而靡欲者，无闷之志也。时至道行，器大者不悦；天地之间，知命者不忧。若乃徇万金之货，以索百十之售，多失骭毛，我则未暇矣。’”

【译文】

抱朴子说：“我的朋友中有一位称作居冷先生的，心神安适愉悦平静素淡，精神超脱于形骸，外表没有令愚俗者震惊的样子，内心不存在有所作为的想法，精神遨游于古代典籍，快乐并忘掉了忧愁。白天要争抢太阳的最后一点光线，晚上还要用月亮的余光照明。道术无深不究，学说无隐不求。但是车子不在掌权者的大门口停驻，书信也不经寄送到有势力的人家。因此名字不出自家的蓬草之门，身子不离开田地。

“于是翼亮大夫等候并且责难他说：‘我听说深潭中的蟠龙飞起，浓云就会跟随；道德教化普施。隐逸的贤才就会出仕为官。因此大路上有扣角而歌求取官职的声音，背负鼎俎干仕者也显现出乘风而上的痕迹。出卖就能收到无法计算的价钱，跳跃一下就能超过飞举上天的人。在太阳升起的阳谷放射亮光，在普天之下播洒光明。功勋使当世人得到裨益，声

名的传播却是没有尽头。因此几尺长的路虽然很近，但如果不走，即使是追风宝马的快腿也走不到；房柱之下的高度虽然很低，但如果不飞，即使是大雁仙鹤的翅膀也飞不到。更何况驻足在遥乱的荒野，敛翅于幽静的梧桐枝头，怎么能够放开速度去追逐影子，抖开翅膀飞上苍天呢？

‘光阴荏苒但并不长久，人生在世飘忽而过不会再来，聪明的人踏霜就能知道结冰的严冬必然到来，身处开头就知道有生命的东西总有终了。太阳在天空中经过是短促的，白发一下子就会告诉你老年的到来。这就是古人之所以面对流逝的大河发出感叹，看见过隙的白驹就引起悲伤。

‘先生具备闻名于世的非凡本领，胸含超越凡俗的英气伟才；文笔精粹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内心深怀出奇制胜的策略；但是不能乘大风而高飞，在高空中发出光辉。不能跻身于治国安邦的朝臣行列之尾，自己也不能避免背负柴薪的辛劳，就像在聋人的地方演奏和谐的音乐，在披发蛮荒之地贩卖礼帽。一心沉浸在文苑之中而不省悟，刻意追求而穷尽精神，在内心中累积美玉般的情操学问，在笔端写下宝石般的好文章，自己却困厄于经常的贫穷之中，心神在艰深的学问里劳顿，就像把盈尺的玉璧埋在深深的土壤里，把花纹华丽的锦缎封存在多层的柜子中，最终也不能与人交换而致富，又有谁能赏识您隐藏着的珍宝呢？

‘骏马被绳子拴住，那么就没办法和瘸驴相区别；宝刀插在刀鞘里，那么凭什么来和铅刀相分开呢？鲟鱼不会停留在牛的蹄印里，大鹏不会停滞在蓬蒿丛中。希望先生离开您隐居的地方，登上面见君主的道路，放弃家门以内的个人高洁，

像李斯那样看到两种老鼠就应有深刻的领悟，跳出无路的山谷而登上乔木，用红色的花纹改变素白的颜色，要早早吹起惊人的狂飙，不要徘徊犹豫错过时机，要以高尚的地位求取富贵，享受象征吉庆福祚的大钟。伯夷不过是草芥之人，春采薇又有什么值得过多地敬慕呢？’

“居冷先生回答说：‘我听说上天的意志幽暗而遥远，广大无边的宇宙深微难测，祸福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兴盛与灭亡存在于盈满与虚空的发展变化之中；跑得再快的人也脱不开追逐自身的影子，快乐于成功者不能避免义理情致的衰败；匡正衰微末世，不如在未有衰微先兆时进行大胆的治理；整治既成的衰败之局，不如返回到纯真朴实的时代之前。因此看到尺蠖受到启发的人，甘心受屈以保证将来能有所伸展；懂得通达与阻塞道理的人，不因运气的好坏而伤悲或愉快。

‘况且大自然创造万物，上天令万物流布成形，急躁与安静的崇尚不同，飞动与沉着的性情各异。金属重视它的沉重，羽毛自负它的轻飘。过于浅隘者会被束缚在沉滓污泥当中，通达深微的人会在天空中无拘无束。池塘容纳沟中的流水就会溢出，渤海吞入了很多条大河却还不满。小鱼和小虾在泥泞中欢快地跳跃，而赤龙却要飞升到天空中去。咀嚼香饵的，快意于一时的口欲而走向死亡；体味清虚寡淡的，腹含自然和顺之气而永葆生存；懂得机微玄妙的，没有看到先兆也不会惶惑；昏昧于吉祥凶险的，触动了硬弩也不知吃惊。各自趋附于所好，怎么肯改变各自的谋求呢？

‘我听说五种美玉不能自己从嵩山洞穴中剖开石头出来，会飞的腾蛇不能没有云雾而像闪电一样迅疾远行，龙渊宝剑

不能没人拿着就斩断犀牛，大钟不能没人击撞而发出洪亮的声音。金色灵芝等待秋风而闪烁它的光芒，黄莺必须弥漫的云雾而发出长鸣；骏马不随便奔跑而走入险境，君子不胡乱猎取名誉地位而毁掉名声。运气不顺，就隐伏不要有所作为；时来运转，就可以竦身于朝廷出仕为官。士人以自我炫耀为不高尚，女子以为自己作媒为不贞洁。为什么一定要抛开许由洗耳的高尚风格，而效法伊尹背负砧板去求取荣耀呢？

‘在他们困顿的时候，虞舜曾闲散而快乐地制陶垂钓，吕尚曾被愚蠢的老妇人驱赶，范睢曾受到用席裹着扔到厕所并有人向他身上撒尿的侮辱，公孙弘和卜式曾过耕牧的生活隐匿自己的才能；到他们得志的时候，韩信扔开钓竿被立为王，文种脱掉草鞋位列卿相，傅说抛掉木杵而论述治国之道，管仲解除了桎梏成为上卿。大体说来君子身怀才能是要有所等待的，积蓄德行是会有所作为的，但不是恰当的时候不显现，不是知遇的国君不奉事，困厄还是得志任凭所遇，不论出仕还是隐居都不记挂于心。隐居静处，就要做隐逸者的榜样；出仕做官，就要做八元八凯那样的表率。有的把神思用于著书立说，有的功勋铸刻于国家的宝器。不同的道路有相同的归宿，所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士人能够做出值得重视的行为，但不能让世俗一定重视他；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但不能让社会一定使用他。身披褐衣、口嚼粗食，垂线钓鱼、张网捕兔，也心情愉快，洋洋自得，就像将终身如此；戴礼帽乘辎车，做朱衣紫绶的高官，就像是当然应该如此，一直像个普通百姓一样。这是最高境界的人的胸怀。

‘如果我的才学积聚得不够，个人的节操不够纯粹，这是我的罪过。知道我的人少，名誉地位不高，美玉被当作石头，凤凰被当作鸚雀，就不是我的罪过。急切地想被人了解，对运气不佳郁郁不乐，这是普通百姓的情感；以宽广坦荡的态度培养正气，淡泊而无个人欲望，这是没有苦闷者的思想境界。时运到来且正道得以行世，才能大的人也不会高兴；身处天地之间，了解命运的人是没有忧虑的。至于说拿价值万金的货物到处展示，以求卖几十几百的价钱，而让个人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可是没有闲功夫。’”

名实第二十

门人问曰：“闻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其故何哉？”

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鞀磕，而或不闻焉；七曜经天，而或不见焉。岂唯形器有聋瞽哉！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闻格言而不识者，非无耳也，见英异而不知者，非无目也，由乎聪不经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远者，盘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飞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动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滞焉。

“方之货也，则緘连以待贾者，唯至珍而难售；鸣鼓以徇之者，虽凡蔽而易尽。比之材也，则结根于蒿、岱者，虽竦盖千仞，垂荫万亩，而莫之知也；插株于涂要者，虽钩曲戾细而速朽，而犹见用也。故庙堂有枯杨之瑚、簋，穷谷多

不伐之梓、豫也。

“是以窃华名者，蝼蜥腾于云霄；失实贾者，翠虬沦乎九泉。于是斥鷃凌风以高奋，灵凤卷翮以幽戢，铅锋充太阿之宝，犬羊佻虎狼之资矣。夫佞者鼓珍赂为劲羽，则无高而不到矣；乘朋党为舟楫，则无远而不济矣。

“持之以夙兴侧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谀辞也似辨，其道听涂说也似学，其心险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洁也似廉，其好说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讳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爱，自然之理也。

“夫贤常少而愚常多，多则比周而匿瑕，少则孤弱而无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处下位而不见知，拔茅之义圯，而负乘之群兴，亢龙高坠，泣血涟如。故子西逐大圣之仲尼，臧仓毁命世之孟轲。二生不免斯患，降兹亦何足言！斯祸盖与开辟并生，苦之匪唯一世也。历览振古，多同此疾。

“至于弩蹇矫首于凋辇，骅骝委牧乎林垆，彼己尸禄，邦国殄瘁，下凌上替，实此之由。或虫流而莫敛，或逆窜于申亥，或擢筋于庙梁，或绝命于望夷，盖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

“故明君勤于招贤，而汲汲于擢奇，导达凝滞，而严防壅蔽。才诚足委，不拘于屠钓；言审可施，抽之于戎戍。或举于牛口之下，而加之于群僚之上；或拔于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勋业隆济，拓境服远，取威定功，垂统长世也。

“夫直绳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奸慝之所仇也。人主不能运玄鉴以索隐，而必须当涂之所举。然每观前代专权

之徒，率其所举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荐者先乎利己者也。毁所畏而进所爱，所畏则至公者也，所爱则同私者也。至公用则奸党破，众私立则主威夺矣；奸党破则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夺则危亡之端渐矣。毁所畏则恐辞之不痛，虽刖劓之，犹未意焉，故必除之而后快也；彼进所爱则苦谈之不美，虽位超之，犹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无愆而黜者，有自来矣。

“所以体道合真，巍然特立，才远量逸，怀霜履冰，思绵天地，器兼元凯，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乐饥陋巷，以励高尚之节；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尽。非时不出，非礼不动，结褐嚼蔬，而不恨恨也；黄发终否，而不悒悒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适凿枘之中；敛垂天之羽，为戒旦之役；编于仕类，而抑郁庸儿之下；舍鸾凤之林，适枳棘之藪，竟腐鼠于踞鸱，而枉尺以直寻哉！

“且大贤之状也至拙，其为味也甚淡，萧然自足，泊尔无知，知之者稀而不戚，时不能用而不闷。虽并日无藜藿之糝，不以易不义之太牢也；虽缁袍无卒岁之服，不肯乐无道之狐白也。独可散发高枕，守其所有已，绝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须也。

“德薄位厚，弗交也；名与实违，弗亲也；荣华驰逐，弗务也；豪侠奸权，弗接也；俗说细辨，不答也；胁肩所赴，弗随也。貌愚而志远，面垢而行洁。确乎若嵩、岱，铨衡所不能测也；浩乎若沧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隐其百官之富。观彼佻窃，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云之表；遗俗之神，缅焉栖九玄之端。虽穷贱，而不可胁以威；

虽危苦，而不可动以利。

“其所业耳可闻而不可尽也；其所执守，可见而不可论也。故疾之者，齐声而侧目；爱之者，寡弱而无益。亦犹撮壤不能填决河，升水不能殄原火。于是鼙鼓戢雷霆之音，鞀鞀恣喋馨之响。芳蕙芟夷，臭鲍佩御。玄鬯倾弃而不羞，醯醢专灌于圆丘。汗血驱放而垂耳，跛蹇驰骋于銮轩。此古人之所以怀沙负石，赴流鱼葬，而不可与之同世也。已矣！悲夫！”

“然捐玄黎于污泞，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识焉；投彤、卢而不弯，非繁弱之不劲也，坐莫赏焉。故琼瑶俟荆和而显连城之价，乌号须逢门而著陷坚之功，飞菟待子豫而飙腾，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凿百札，驥騄不服朱轩，命世不履爵势，则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晔，顿云禽于千仞，骋逸迹以追风，康庶绩于百揆乎？”

“夫其不遇，亦得不杂糅于瓦石，钧贱于朽木，列镳于下乘，等望于凡琐哉！嗟乎！弘棘矢而望高手于渠、广，策疲弩而求继轨于周穆，放斧斤而欲双巧于班、墨，忽良才而欲彝伦之攸叙，不亦难乎？名实虽漏于一世，德音可邀乎将来。乐天知命，何虑何忧？安时处顺，何怨何尤哉！”

【译文】

学生问道：“听说汉朝末年，灵帝献帝的时代，品评鉴定人才错杂不当，优秀超群的人才被困顿埋没，贪得无厌的人得志，事物的名称不符合实际，价格不代表货色，人们认为显达的人贤能，认为困厄的人愚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抱朴子回答说：“雷声隆隆，但也有人听不见；日月五星

在天上运行，但也有人看不见。难道仅仅是人的形体有耳聋眼瞎吗！精神的遮蔽，也和这是一样的。因此听见格言警句而不能辨别，并不是没有耳朵；看见杰出的人才但不认识，并不是没有眼睛，是因为耳朵没听到过美妙的声音，眼睛不能抓住神奇的事物。智能高器度大的人，滞留不动，像山一样屹立；器度狭小志向浅近的人，像蓬草一样飞舞，像浮萍一样漂浮。而只有山一般屹立，所以才没有人能撼动他；只有像萍草一样漂浮，所以才随波逐流不能停住。

“用货物打个比方，那么封藏起来待价而沽的，即使最为珍贵但难以卖掉；敲着鼓到处展示的，即使平凡破旧但容易出手。用木材打个比方，那么扎根在嵩山、泰岳的，即使高达千丈，覆盖万亩，但是没人知道；生长在要道上，即使弯弯曲曲，细小而容易腐烂，但还是要被使用。所以太庙的殿堂里多有枯干杨木做的礼器，但阻塞不通的山谷中却多有没砍伐的梓木和乌樟。

“因此窃得了华美的名称，蝼蛄蜥蜴也能飞升云霄；失掉了符合实际的价钱，翠龙也会沉沦在深渊。于是斥鸢乘风高飞，祥瑞的凤凰却卷起翅膀深深地藏起；铅刀冒充太阿宝剑，狗和羊窃取了虎狼的资格。巧言善辩的人鼓动起他们用珍宝财物做成的强劲翅膀，没有什么高处不能飞到；乘坐上由帮派团伙构成的舟船，没有什么远处不能驶达。

“持之以恒地早起床侍立一旁，再加上预先猜到意图、禀承意旨行事，他们说起阿谀之辞口齿伶俐似乎很雄辩，他们道听途说似乎肯于学习，他们内心险恶外表柔和似乎很仁慈，他们行为污秽言辞雅洁似乎很廉直，他们喜欢谈论人家

的短处似乎很忠诚，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顾忌避讳似乎很直率，因此多方通达。再说逢迎我的人，希望我给他带来好处；不求我的人，我不可能喜欢他，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贤能者总是很少而蠢人总是多的。愚蠢的人多就要相互勾结隐匿缺点，贤者少就孤独弱小无人救援；巧言者相互提拔并阻塞了正当的仕途，才识不凡的人却身处下位而不被了解；递相推荐的正义之风破坏了，小人居君子之位的事就会大量出现；居高位不谦退将坠落到地上，哭泣得泪尽血出。所以楚国子西赶走了大圣人孔子，臧仓诽谤名著于世的孟轲。这两位先生尚且不能避免这种祸患，以下的人又哪里值得提起呢！这种灾祸大概和开天辟地一起产生，人世受此苦难不只是一代人了。——观察古来各朝，多有与此相同的问题。

“至于弩劣瘸腿的马趾高气昂地拉着美玉雕饰的车子，而高大的骏马却被弃牧于林地郊野，德薄位尊者空食俸禄不尽职，国家困苦不堪，上下秩序纲纪废坠，实际上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有的尸腐生虫而无人收葬，有的逃窜至申亥家中自尽，有的被抽筋悬挂在祖庙的房梁上，有的在望夷宫中丧命，原因在于所选拔不是真正的人才，而忠诚贤能的人不被任用。

“所以圣明的君主努力招纳贤人，急切地提拔出奇的人才，疏通滞留士人的仕途，而严格防止壅塞阻蔽。如果人才确实值得任用，那就不受他是屠者渔夫的限制；建议确实可以施用，就把他们从戍边的士卒中抽选出来。有的人从低贱地位提拔上来，放到众官之上的位置；有的人从桎梏解脱出来，任命为稷重臣。所以能够使功业成功而昌盛，开拓边疆臣服远人，获取威望奠定功勋，使基业长久留传。

“笔直的墨线，是弯曲的木材所憎恶的；清廉公正的人，是奸恶的人所仇恨的。君主不能运用他的洞察的眼光找到隐逸的贤士，而一定要掌权的大臣来荐举。但是常常看到前代专权的人们，他们所提拔的所有的人都是依附于他们的人；所荐举的所有的人首先都是对他们有利的人。诋毁他们所畏惧的人晋升他们所喜欢的人。而他们所畏惧的正是最出以公心的人，所喜欢的正是一起营私利的人。最出以公心的人被任用奸邪者的团伙就要被破除；众多营私的人得以立身君主的权威就要被侵夺；奸邪的团伙被破除太平安定就会由此而来，君主的权威被侵夺国家的危险灭亡就开头了。诋毁所畏惧的人唯恐言词不够厉害，即使砍腿割鼻，仍然不能快意于心，一定要除掉他们才高兴；他们晋升所喜欢的人，竭力为他们美言还嫌不够好，纵然地位超过了能力，仍然不称心，所以必须危害至公者以使所荐举的人安定。因此抱屈而死，无罪者被贬斥的事，是古已有之的。

“所以贤士体味正道合于天性，卓然挺立，才能远大器度超群，胸怀高洁慎重行事，思想与天地相连，才能同元凯比美，隐居诵经，内心像停畜的深潭屹立的山峰。宁肯保洁自身拘守于滞留，耻于耸肩谄媚来苟且附合。乐于在陋巷中挨饿，以此磨砺高尚的节操；收起才干保全本性，这样走完人生的路途。不是恰当的时候不出仕，不合乎礼的事不做，身穿粗麻布衣口嚼粗糙食物，但并不悒悒不乐；直到老年都运气不佳，但绝不悲伤不已。他们怎么肯缩减高峻的泰山，以适合放入樗眼；收起遮天的翅膀，来干报晓的差使；编入官吏之中，降低身份到了平庸之徒以下；舍弃鸾凤所在的树林，

进入枸橘荆棘丛中；和蹲踞的猫头鹰争抢腐烂的老鼠，以小有损失而大得利益呢！

“况且大贤者的外貌是非常粗拙迟钝的，用味道来比方是很寡淡的，凄清但自我满足，淡泊但自己不觉，知道他们的人少但并不忧伤，时代不能任用他们但并不郁闷。即使两天都吃不上一顿野菜掺饭，也不去换不义的太牢；即使絮麻的袍都穿不到年底，也不肯以不合于道而来的白狐裘为乐。只愿意散开头发高枕而卧，拘守他已有的东西，绝不去弯腰低眉，求取他所不需要的一切。

“品德差地位高的人，不交往；名声与实际相违背的人，不亲近；奔走追逐荣显华贵，不下力；强横的侠士和奸诈的权贵，不接触；平庸的言谈琐细的论辩，不回答；耸肩谄媚者去的地方，不跟随。外貌愚笨而志存高远，面目肮脏而德行雅洁。其坚定就像嵩山、岱岳，不是用秤所能称量的；其浩荡就像大海，不是用斗斛所能测计的。增加他数丈高的修养的围墙，隐藏起犹如众多房舍般的丰富学识。看那些窃取名利官位的人，就像丛生的野草。超绝世人的德操，高可达秋天云霄以外；脱离世俗的精神，辽远地栖身于九天之上。即使困顿卑下，但不能用威力来胁迫；即使危险困苦，但不能用利益来打动。

“他们所尊崇的东西，可以听但不能全了解；他们所执守的精神，能够看见但不能参与讨论。所以恨他们的人，异口同声斜目而视；爱他们的人，人少势弱无济于事。也就像一撮土不能堵住黄河决口，一升水不能扑灭燎原大火。于是大鼓收藏起它的雷霆一般的声音，而小鼓却无拘束地像频击的

大鼓那样振响。芳香的兰蕙被割除干净，腥臭的鲍鱼却佩带在身上。玄鬯被倾倒而未能进献，薄酒却被用来酹洒祭天的圜丘。汗血宝马被驱赶流放而垂下耳朵，瘸腿驽马却驾上鸾舆奔跑。这就是古代贤人之所以宁肯怀抱石头，投河去葬身鱼口，也不肯和群小同在世上的原因。算了吧！太悲惨啦！

“但是玄黎宝玉丢弃在污泥当中，并非其夜间发光不是真的，是因为没人认得它；彤弓卢弓被扔掉而不拉动它，不是良弓不够强劲，是因为没有人赏识它。所以琼瑶美玉还要等待荆山和氏才能显示它连城的价值，乌号良弓也须善射的蓬蒙才表现它的射透坚甲的能力，飞菟骏马等待子豫驾馭才像狂风一样奔腾，出色的人才遇到知己的君主才会发挥出能力。至于美玉不从深深的洞穴中出来，良弓不能射透百层铠甲，骏马不能服驾红漆的车子，闻名于世的贤人不能获得高爵权位，那么谁能知道他们能放出瑞玉般的耀眼光彩，能让千仞云霄中的飞鸟落地，能飞驰得脱开身影追上迅风，能让百官的各项事务都顺利进行呢？

“他们没遇到识货的人，也不能和瓦片石头掺杂在一起，和朽烂的木头同样低贱，和下等的马匹排在一列，和平庸低贱的人同样看等。唉！拉满弓射的是棘枝做的箭，却还想追上高明的射手熊渠子和李广；鞭打驽钝疲弱的马，却还想接继周穆王的仪轨；放下了斧子这些工具不用，却还想与公输班、墨翟同样工巧；忽视出色的人才却还想让社会的常道能正常运行，不是太困难了吗？名声和实际利益虽然一生未得，但道德之音却可以在将来振响。快乐地顺从天意了解命运，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安于时运随遇而适，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清鉴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谓：‘勇力绝伦者，则上将之器；洽闻治乱者，则三、九之才也。’然张飞、关羽，万人之敌，而皆丧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边让，文学邈俗，而并不达治务，所在败绩。邓禹、马援，田间诸生，而善于用兵；萧何、曹参，不涉经诰，而优于宰辅。尔则知人果未易也。欲试可乃已，则恐成……，折足覆餗；欲听言察貌，则或似是而非，真伪混错。然而世人甚以为易，经耳过目，谓可精尽。余甚猜焉，未敢许也。”

“区别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为。自非明并日月，听闻无音者，愿加清澄，以渐进用，不可顿任。轻假利器，收还之既甚难，所损者亦已多矣。无以一事暗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异于我者，未必可忽也。”

或难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则高深可推；风起云飞，则吉凶可步。智者睹木不瘁，则悟美玉之在山；觐岸不枯，则觉明珠之沉渊。彗星出，则知鱣鱼之方死；日月蚀，则识骐驎之共斗。华、霍不须称，而无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测之数已定矣。鸿鹄之翼，骤骐之足，虽未飞走，轻迅可必也；豪曹之剑，徐氏匕首，虽未奋击，其立断无疑也。”

“蛟子有吞牛之容，鸛鷖有凌鸷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鱼大者水必广。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鱼无厌之心，见于初生之状；食我灭宗之徵，著乎开胞之始。申童觉窃妻

之巫臣，张负知将贵之陈平。范子所以绝迹于五湖者，以勾践蜂目而鸟喙也；赵人所以息意于争锋者，以白起首锐而视直也。文王之接吕尚，桑阴未移，而知其足师矣。玄德之见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郭泰中才，犹能知人，故入颖川则友李元礼，到陈留则结符伟明，入外黄则亲韩子助，至蒲亨则师仇季知，止学舍则收魏德公，观耕者则拔茅季伟，奇孟敏于担负，戒元艾之必败。终如其言，一无差错。必能简精钝于符表，详舒急乎声气，料明暗于举厝，察清浊于财色，观取与于宜适，谓虚实于言行，考操业于闺阃，校始终于信效。善否之验，不其易乎？”

抱朴子答曰：“余非谓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无形理也。徒以斯术存乎大明，非夫当人自许。然而世士各谓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丰伟者不必贤，而形器尫瘠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异，或气性殊而所务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

“物亦故有远而易知，近而难料，譬犹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项领之间；耳能闻雷霆，而不能识蚊蚋之音也。唐、吕、樊、许善于相人状，唯知寿夭贫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审情性之宽克，志行之污隆。惟帝难之，况庸人乎！而吾子举论形之例，诘精神之谈，未修其本，殆失指矣。

“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准的恒不得为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钦明而谬授。尼父远得崇替于未兆，近失澹台于形骸。延州审清浊于千载之外，而蔽奇士于咫尺之内。知人之难，如

此其甚。郭泰所论，皆为此人过上圣乎？但其所得者，显而易识；其所失者，人不能纪。

“且夫所贵，贵乎见俊才于无名之中，料逸足乎吴坂之间，掇怀珠之蚌于九渊之底，指含光之珍于积石之中。若伯喈识绝音之器于烟烬之余，平子剔逸响之竹于未用之前。六军之聚，市人之会，暂观一睹，无所眩惑，探其潜生之心计，定其始终之事行，乃为独见不传之妙耳。若如未论，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毁，观其云为之好丑，此为丝线既经于铨衡，布帛已历于丈尺，徐乃说其斤两之轻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烦于明哲哉！”

【译文】

抱朴子说：“人们都说：‘勇力无比的人，就是统帅之材；广闻世事治平混乱的人，就是三公九卿的人选。’但是张飞、关羽可以抵敌万人，但是都丢了脑袋还使君主受辱，死在不该死的地方；孔融、边让文章学问超凡脱俗，但并不通达治民的事务，在任职的地方都失败了。邓禹、马援是乡间出身的人，却善于用兵；萧何、曹参没涉猎过经典，但在宰相位置上成绩优异。这说明能知道了解人实在是困难的。如果要试用不行才免职，就怕……，折断鼎足倾覆食物；如果听说话看外貌，那又有的人表面可以实际不行，真假混杂交错。但是世上的人们以为这很容易，只要经过耳朵听眼睛看，就认为可以精选净尽了。我对此很怀疑，不敢赞同。

“区别善恶，看外貌而得其精神，从而全面地了解人，不是主观努力能够达到的。如果不是圣明同于日月，能够听见

没有的声音的人，希望选拔人才时更加注意详察，逐渐提升任用，不能一下子委任。轻易地给予大权，收回大权既很困难，损失的东西也很多。不要因为一件事做得好而错误地认为其它事也是如此。和自己一致的，不一定可用；和自己不一致的，不一定应该忽视。”

人有辩驳说：“在天来说要显示日月星辰等天象，在地来说要有山川草木等物形，所以仰望山峰和估量流水，那么高度深度就可以推想；风起云涌，那么或吉或凶就可以预料了。聪明人看到树木不枯黄，就会悟到有美玉在山中；看到涯岸不干涸，就会感觉明珠沉在潭里。彗星出现就知道鲸鱼刚死去，日月有蚀就知道麒麟正在相斗。华山、霍山不需要称量，而无限的沉重就能知道了；长江、黄河不需要计量，而无法测量的数目也已确定了。大雁的翅膀，骏马的蹄子，即使没有起飞奔跑，轻捷迅速是必然的；豪曹宝剑，徐夫人的匕首，即使没有挥起砍削，但砍下去立时可断是无疑的。

“幼小的驳也是吞牛的凶猛样子，雏鸱也有侵犯攻击的外貌。花草茂盛的土壤必定肥沃，鱼长得大必然水域宽广。老虎尾巴不会附着在狸子身上，象牙不会出自老鼠之口。羊舌鲋贪得无厌的品性，在出世时就显露出来了；杨食我导致灭宗的征兆，在落生之初就很明显了。申氏童子预感到将窃取妻子的巫臣，张负知道以后会显贵的陈平。范蠡之所以在五湖消失了踪影，是因为勾践长着蜂样的眼睛鸟一般的嘴；赵国人之所以在打仗中不正面争锋，是因为白起头长得尖眼神发直。周文王接受吕尚，桑树阴影还没移动，就知道他值得为师了；刘备去见诸葛亮，日晷还没有变化，心腹之言已经

托付给他了。

“郭泰是个中等才能的人，尚且能够了解人，所以进入颍川就与李膺李元礼交友，到了陈留就与符融符伟明结识，进外黄就亲近韩卓韩子助，到蒲亭就以仇览仇季知为师，止宿学舍中就收留了魏德公，看耕田人就提拔了茅容茅季伟，觉察到挑担子的孟敏奇异不凡，告诫黄元艾将来必定失败。最后都像他说的一样，一点差错都没有。这说明确实能够从外表就选择出精明还是迟钝，从声音气息中就能了解舒缓还是急躁，从举手投足中就能料定是明白还是糊涂，从对财色的态度就能看清是廉洁的污浊，从行为是否得当就观察他们如何收受和给予，从言行就能评论他们虚浮还是扎实，从如何对待家族小事就能考验出他的志行德操，从是否言而有信就可以检查出他是否有始有终。善恶的验证，不是很容易吗？”

抱朴子回答说：“我并不是说人是完全不能了解的，了解人完全没有具体的道理。只是因为这种办法由最为圣明的人掌握，不是一般人自我标榜的。但是世上的人各自都认为能够了解人，所以才说这个话，以警惕把这事轻易交付于人。外表看来丰满魁伟的人不一定贤能，而身材瘦弱憔悴的人不一定愚蠢，咆哮叫喊的人不一定勇敢，质朴淡泊的人不一定怯懦。有的外在表现相同而目的却不同，有的脾气禀性悬殊而追求恰巧相合。并不像天地有固定的物候，山岳河流有不变的地方。

“事物也因为这个原因有的很遥远但容易了解，有的近在身边却难于料定，就像是眼睛能够看清广阔的天空，但不能充分地了解自己的脖子周围；耳朵能听见雷霆，但不能辨别

蚂蚁虱子的声音一样。唐举、吕公、樊氏、许负善于相人外貌，也只知道长寿短命贫穷富有，官位的高低，而不能详细知道性情宽厚还是刻薄，志向操行低下还是高尚。对于尧帝来说都很困难的事，更何况一般人呢！而您所列举的谈论人外貌的例子，探究人精神的说法，没有说到事情的根本，恐怕有失于基本宗旨。

‘无目的射出的箭，总能射中秋毫那么小的东西，但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不能算擅长射箭。叔向的母亲，申家的儿子，不是没有一次说对了，但不能总是如此。唐尧考定古事但也曾失于任人，周公敬肃明察但也曾授官荒谬。孔子对久远的事可以在没有征兆时看出兴废盛衰，但却由于以貌取人而失误于近在身边的澹台子羽；吴公子季札能清楚地分辨千年古曲的清浊，但却误识了近在咫尺的奇逸之士。了解人困难，到了这种地步。郭秦说那些话，全因为这个人比大圣人还高明吗？就其言中者来说，都是很明显容易识别的；而他所说错的，人们未能记录。

“况且人们所珍视的，在于从无名的人中发现出色的人才，从吴坂的艰险山路间辨认出骏马，从九重深潭底上捞出有珍珠的蚌，在积石当中指出发光的宝贝。像蔡邕那样在烟火灰烬中识别出能演奏奇妙音乐的乐器，张衡在使用之前就挑拣出能发出超绝之声的竹材。天子六军聚集在一起，街市的人汇合在一处，迅速地看一眼，不会被表面迷惑住，还要探究出某个人内心潜在的想法，确切地预测他从始至终的事迹行为，才是独到的不传于人的高超能力呢。如果像您所说，一定要等到考察出一个人德操行为是完美还是败坏，看到一

个人说话做事是美好还是丑恶，这等于是丝线已经称过重量，布帛已经量过尺寸，慢慢才说出它们分量轻重，尺寸长短，这是人们都能干的，何必再去烦劳明智睿哲的人呢！”

行品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拟玄黄之覆载，扬明并以表微；文彪鬲而备体，独澄见以入神者，圣人也。

“稟高亮之纯粹，抗峻标以邈俗，虚灵机以如愚，不贰过而谄黜者，贤人也。

“居寂寞之无为，蹈修直而执平者，道人也。

“尽烝尝于存亡，保发肤以扬名者，孝人也。

“垂恻隐于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

“端身命以徇国，经险难而一节者，忠人也。

“覲微理于难觉，料倚伏于将来者，明人也。

“量理乱以卷舒，审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

“顺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滞者，达人也。

“不枉尺以直寻，不降辱以苟合者，雅人也。

“据体度以动静，每清详而无悔者，重人也。

“体冰霜之粹素，不染洁于势利者，清人也。

“笃始终于寒暑，虽危亡而不猜者，义人也。

“守一言于久要，历衰落而不渝者，信人也。

“摘锐藻以立言，辞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

“奋果毅之壮烈，骋干戈以静难者，武人也。

“甄《坟》、《索》之渊奥，该前言以穷理者，儒人也。

“锐乃心于精义，吝寸阴以进德者，益人也。

“识多藏之厚亡，临禄利而如遗者，廉人也。

“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者，贞人也。

“恤急难而忘劳，以忧人为己任者，笃人也。

“洁皎分以守终，不逊避而苟免者，节人也。

“飞清机之英丽，言约畅而判滞者，辩人也。

“每居卑而推功，虽处泰而滋恭者，谦人也。

“崇敦睦于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顺人也。

“临凝结而能断，操绳墨而无私者，干人也。

“拔朱紫于中构，剖犹豫以允当者，理人也。

“步七曜之盈缩，推兴亡之道度者，术人也。

“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于林谷者，勇人也。

“整威容以肃众，仗法度而无二者，严人也。

“创机巧以济用，总音数而并精者，艺人也。

“凌强御而无惮，虽险逼而不沮者，黠人也。

“执匪懈于夙夜，忘劳瘁于深峻者，勤人也。

“蒙谤讟而晏和，不畏惧于可畏者，劲人也。

“闻荣誉而不欢，遭忧难而不变者，审人也。

“知事可而必行，不犹豫于群疑者，果人也。

“循绳墨以进止，不干没于侥幸者，谨人也。

“奉礼度以战兢，及亲疏而无尤者，良人也。

“履道素而无欲，时虽移而不变者，朴人也。

“凡此诸行，了无一然，而不跻善人之迹者，下人也。”

门人请曰：“善人之行，既闻其目矣；恶者之事，可以戒俗者，愿文垂诰焉。”

抱朴子曰：“不致养于所生，损道而危身者，悖人也。

“怀邪伪以偷荣，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

“背仁义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好争夺而无厌，专丑正而害直者，恶人也。

“出绳墨以伤刻，心好杀而安忍者，虐人也。

“饰邪说以浸润，构谤累于忠贞者，谗人也。

“虽言巧而行违，实履浊而假清者，佞人也。

“不原本于枉直，苟好胜而肆怒者，暴人也。

“措细善以取信，阴挟毒而无亲者，奸人也。

“承风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谄人也。

“言不计于反覆，好轻诺而无实者，虚人也。

“睹利地而忘义，弃廉耻以苟得者，贪人也。

“觊艳逸而心荡，饰夸绮而思邪者，淫人也。

“见成事而疑惑，动失计而多悔者，暗人也。

“背训典而自任，耻请问于胜己者，损人也。

“知善事而不逮，虽多为而无成者，劣人也。

“委德行而不修，奉权势以取媚者，弊人也。

“履蹊径以侥速，推货贿以争津者，邪人也。

“既傲很以无礼，好凌辱乎胜己者，悍人也。

“被抑枉而自诬，事无苦而振慑者，怯人也。

“治细辩于稠众，非其人而尽言者，浅人也。

“暗事宜之可否，虽企慕而不及者，顽人也。

“知事非而不改，闻良规而增剧者，惑人也。

“无济恤之仁心，轻告绝于亲旧者，薄人也。

“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灾者，妒人也。

“专财谷而轻义，观困匮而不振者，吝人也。
“冒至危以侥幸，值祸败而不悔者，愚人也。
“情局碎而偏党，志唯务于盈利者，小人也。
“骋鹰犬于原兽，好博戏而无已者，迷人也。
“忘等威之异数，快饰玩之夸丽者，奢人也。
“耽声色于饮宴，废庆吊于人理者，荒人也。
“既无心于修尚，又怠惰于家业者，懒人也。
“无抑断之威仪，每脱易而不思者，轻人也。
“观道义而如醉，闻货殖而波扰者，秽人也。
“杖浅短而多谬，暗趋舍之臧否者，笨人也。
“憎贤者而不贵，闻高言而如聋者，瞽人也。
“睹朱紫而不分，虽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
“违道义以趑趄，冒礼刑而罔顾者，乱人也。
“每动作而受嗤，言发口而违理者，拙人也。
“事酋豪如仆虏，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
“捐贫贱之故旧，轻人士而踞傲者，骄人也。
“弃衰色而广欲，非宦学而远游者，荡人也。
“无忠信之纯固，背恩养而趋利者，叛人也。
“当交颜而面从，至析离而背毁者，伪人也。
“习强梁而专己，距忠告而不纳者，刺人也。

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伪或相似。士有颜貌修丽，风表闲雅，望之溢目，接之适意，威仪如龙虎，盘旋成规矩。然心蔽神否，才无所堪，心中所有，尽附皮肤。口不能吐片奇，笔不能属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则事废，衔命则命辱。动静无宜，出处莫可。盖难分之一也。

“士有貌望朴悴，容观矬陋，声气雌弱，进止质涩。然而含英怀宝，经明行高，干过元凯，文蔚春林。官则庶绩康用，武则克全独胜。盖难分之二也。

“士有谋猷渊邃，术略入神，智周成败，思洞幽玄，才兼难事，神器无宜；而口不传心，笔不尽意，造次之接，不异凡庸。盖难分之三也。

“士有机变清锐，巧言绮粲，揽引譬喻，渊涌风厉；然而口之所谈，身不能行；长于识古，短于理今，为政政乱，牧民民怨。盖难分之四也。

“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怀散放，受任不忧，居局不治，盖难分之五也。

“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骑，五丘毕习；而体轻虑浅，手剿心怯，虚试无对，而实用无验。望尘奔北，闻敌失魄。盖难分之六也。

“士有梗概简缓，言希貌朴，细行阙漏，不为小勇，跼蹐拘检，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为弱愿。然而胆劲心方，不畏强御，义正所在，视死犹归，支解寸断，不易所守。盖难分之七也。

“士有孝友温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顺，非礼不蹈，安困洁志，操清冰霜；而疏迟迂阔，不达事要，见机不作，所为无成，居己梁倡，受任不举。盖难分之八也。

“士有行己高简，风格峻峭，啸傲偃蹇，凌济慢俗，不肃检括，不护小失，适情率意，旁若无人。朋党排譴，谈者同败，士友不附，品藻所遗。而立朝正色，知无不为，忠于奉上，明以摄下。盖难分之九也。

“士有含弘旷济，虚己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洁，劳谦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托孤可保；而纯良暗权，仁而不断，善不能赏，恶不忍罚，忠贞有馀，而干用不足，操柯犹豫，废法效非，枉直混错，终于负败。盖难分之十也。

“夫物有似而实非，若然而不然。料之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结友，不可以不精择，不可以不详试也。若乃性行之惑变，始正而终邪，若王莽初则美于伊、霍，晚则剧于赵高，又非中才所能逆尽也。

“若令士之易别，如鸛鹄之与鸿鹄，狐兔之与龙麟者，则四凶不得官于尧朝，管、蔡不得几危宗周，仲尼无澹台之失，延陵无捐金之恨，伊尹无七十之劳，项羽无嫌范之悔矣。所患于其如砮砮之乱瑾瑜，鸛螟之似凤皇，凝冰之类水精，烟熏之疑云气，故令不谬者鲜也。惟帝难之，矧乎近人哉！

“夫惟大明，玄鉴幽微，灵铨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识璞，临川知珠。士于难分之中，而无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区分，抑扬咸允。武丁、姬文不独治，而傅说、吕尚不永弃，高、莽、宰脩不得成其恶，弘恭、石显无所容其伪矣。斯盖取士之较略，选择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备缕也。”

【译文】

抱朴子说：“模仿天地那样覆盖托载，发扬可与日月相比的光辉以扬举已经衰微的学说；文章文彩灿烂诸体兼备，有独到而透彻的见解可入于神化，这样的人是圣人。

“禀受精纯完美的高风亮节，具备正直高尚的风格而远离

尘俗，把机巧之心放置一旁似乎很愚蠢，不重复错误也不谄上侮下，这样的人是贤人。

“甘处恬淡清静，遵循高尚正直之路而执守端正的人，是有道的人。

“尽心力于已故先人的祭祀，保护好自己的头发皮肤以努力显扬自己名声的人，是孝敬的人。

“对于生命赐予恻隐同情，总能够广施仁爱之心以待人接物的人，是仁慈的人。

“竭尽自己的一生为国家献身，经历危险困难而节操如一的人，是忠诚的人。

“能在难以觉察的地方发现隐微的道理，能够预料未来祸福的人，是明理的人。

“估量治乱以决定隐居还是出仕，审慎地选择离职还是就官来保全自身的人，是聪明的人。

“无论境遇顺利与否都心境顺畅如一，任凭命运的安排而感情没有滞涩的人，是通达的人。

“不做小损于节而大有收获的事，不降志辱身而苟且适世的人，是正直的人。

“根据礼仪法度来决定行动与否，每次都精细审慎地观察以便不干后悔的事，这样的人是慎重的人。

“自身体现冰霜的纯粹素洁，不被权势利益所污染的人，是高洁的人。

“无论严寒酷暑都确实有始有终，即使是危急灭亡的时候也不嫌弃的人，是有正义感的人。

“能在长久的贫困中遵守一句诺言，经历盛衰而不改变的

人，是有信用的人。

“施展出众的文才以建立学说，辞藻华丽鲜明而精当的人，是有文采的人。

“振作起果敢坚毅豪壮激越的精神，挥舞干戈平定危难的人，是勇武的人。

“鉴别深奥的古代典籍，全面了解前人学说并穷究道理的人，是读书人。

“专心一致地钻研精深的经义，珍惜每一寸光阴以求品德提高的人，是不断进步的人。

“懂得收藏越多必定损失越大，面对利禄就像应丢弃东西一样，这样的人是清廉的人。

“无论得失都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不因可引起欲念的事物而丧失志向的人，是守志不移的人。

“救济急难者而忘记了辛劳，为他人忧虑为己任的人，是敦厚的人。

“以洁白无瑕抱守终身，不退避苟且以求免祸的人，是有气节的人。

“以清静的心机发挥英丽的才华，用简洁流畅的语言剖决疑难问题的人，是雄辩的人。

“总是身处卑位并推让功劳，虽然居于安逸却更加谦恭的人，是谦逊的人。

“对九族亲属都尊崇亲厚和睦，凡事必遵循正道依从道理的人，是顺理的人。

“遇到纠缠不清的事能够决断，掌握准绳没有偏私的人，是干练的人。

“能在暗夜中拣选朱、紫二色，解决疑难问题平允适当的人，是头脑清晰的人。

“预测日月五星的盈满与亏缺，推断兴盛和灭亡规律的人，是有道术的人。

“奔赴白刃交锋的战场舍死忘生，在树林山谷中与犀牛老虎格斗的人，是勇敢的人。

“以庄重威严的态度整饬众人，执掌法度公平无二的人，是严厉的人。

“创造灵巧的机械以便于应用，包括音乐、算术都很精通的人，是有才艺的人。

“被豪强所欺凌而不害怕，就是危险临近也不畏惧的人，是坚强的人。

“无论白天黑夜都坚持不懈，即使在深水中高山上也会忘记劳顿困病的人，是勤奋的人。

“蒙受诽谤仍然安宁恬适，不畏惧可怕东西的人，是强劲的人。

“听到荣誉并不感到欢乐，遭遇忧愁艰难也不改变情绪的人，是明白的人。

“知道事情可行就一定去做，不因为众人的怀疑而犹豫的人，是果断的人。

“循规蹈矩地前进或停步，不投机侥幸的人，是谨慎的人。

“遵奉礼仪法度畏惧小心，无论亲疏远近都不怨恨的人，是善良的人。

“实践道的平易本质而无个人欲望，时间虽在推移但并不改变的人，是朴实的人。

“凡是这些操行一样也没有，又不能追随出色人才足迹的人，是下等人。”

“学生们请问道：“善良的人的操行，我们已经听到它们的名目了；恶劣者可以作为一般人的鉴戒的事情，希望听到您赐予示告。”

抱朴子说：“不奉养自己的父母，损害孝道而危及自身的人，是昏乱悖理的人。

“心怀邪恶虚伪而苟且求荣，乐于利己而不顾生命的人，是叛逆的人。

“背离仁义的正路，随便地危害他人以求自安的人，是凶暴的人。

喜好相互争夺没有满足，专门玷污损害正直者的人，是罪恶的人。

“超出规矩过分地刻薄，内心喜好杀戮的残忍者，是暴虐的人。

“掩饰邪恶的说法以进谗言，为忠实坚贞的人编造大量攻击的话，这样的人是说坏话的人。

“虽然言语巧妙但与行为不一致，实际干着污浊的事但假装高洁的人，是能说会道的人。

“不推究原本的邪曲正直，却由于好占上风而恣意发怒的人，是暴戾的人。

“做些细小的善事来取得信任，实际上怀着恶毒之心不近人情者，是奸诈的人。

“顺风向以求苟且取悦于上，揣度主上的意图帮助为非作歹者，是谄媚的人。

“说话不在乎反覆无常，喜好轻易许诺但又不算数的人，是虚伪的人。

“看见有利的地位就忘记了正义，放弃廉耻以苟且求利的人，是贪婪的人。

“看见艳丽超群的人就心神飘荡，看见过分华美的装饰就心生邪念的人，是淫荡的人。

“看到事情成功仍心存疑惑，经常谋划有误而多有后悔的人，是糊涂的人。

“违背先王教导的法则而自行其事，耻于向胜过自己的人求问的人，是给自己带来损失的人。

“知道好的事情而不追随，虽然干了很多但一事无成的人，是低劣的人。

“把道德操行抛开不去修治，趋奉有权有势者以讨好的人，是糊涂的人。

“走门径以贪求速进，行贿赂以争抢地位的人，是邪恶的人。

“既倨傲狼戾没有礼貌，又好凌辱胜过自己者，这样的人是凶悍的人。

“被人冤屈欺侮就为自己编造罪名，事情无关紧要而震惊恐惧的人，是怯懦的人。

“在稠人广众中争辩一些琐细的问题，对不恰当的对象吐露隐衷的人，是浅薄的人。

“不明白事情适宜与否，虽仰慕他人但又不追赶的人，是愚妄的人。

“知道事情不对但还不改，听到好的规劝反倒变本加厉的

人，是昏惑的人。

“没有帮助怜悯的仁爱之心，轻易地和亲戚故旧断绝往来的人，是薄情的人。

“既疾恨自己不如的人，又为别人有灾祸而高兴的人，是忌妒的人。

“独占钱财粮食而轻视道义，看见别人困顿匮乏而不予救济的人，是吝啬的人。

“冒最大的危险以企求意外的成功，遇上灾祸失败也不后悔的人，是愚蠢的人。

“人性狭隘委琐而偏私，心志只致力于获取利益的人，是爱小的人。

“放出鹰犬追逐野兽，喜好博戏而没有止境的人，是沉迷的人。

“忘记了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威仪，快意于装饰玩物过分华丽的人，是奢侈的人。

“沉溺于宴饮声色，贻误了人之常理的喜庆丧吊的人，是荒唐的人。

“既无志于提高品德修养，又懈怠懒惰于置办家产的人，是慵懒的人。

“没有审慎专一的威仪，总是轻率简慢不加思索的人，是轻脱的人。

“对待事物的道理和品德原则就像酒醉者一样，而听说经商就情绪波动烦扰的人，是污秽的人。

“内心所倚仗的短浅而多有谬误，对于取舍褒贬暗昧无知的人，是愚拙的人。

“不珍视而且憎恶贤者，听到高尚的言谈时就像聋子一样的人，是愚顽的人。

“看见是非善恶不能分辨，虽经恳切教导仍不醒悟的人，是壅蔽的人。

“违背正道和伦理原则而又疑惧观望，冒犯礼制刑法肆无忌惮的人，是头脑昏乱的人。

“每个动作行为都遭人嗤笑，话一出口就违背常理的人，是拙陋的人。

“像奴仆一样侍奉外族首领，遇上权势衰微就忘恩负义的人，是邪恶的人。

抛弃贫穷低贱的老朋友，轻视士人并傲慢不逊的人，是骄狂的人。

“舍却姿色衰减的妻子而广求新欢，不是学作仕宦而离家远走的人，是浪荡的人。

“没有精纯稳固的忠诚与信用，背弃爱护养育者而追求利益的人，是叛逆的人。

“当面时表示遵从，等到离开就毁约的人，是虚伪的人。

“学习强横独断者的固执己见，拒绝别人的忠告不予采纳的人，是刚愎自用的人。”

抱朴子说：“人的本领不容易了解，真假在表面上有时相似。士人有的面貌漂亮，风度仪表闲雅，看见他们有些目不暇接，与他们谈话也很顺心；他们庄重的仪表如龙似虎，回旋进退符合仪节的规矩。但是他们内心壅蔽精神闭塞，才能胜任不了任何事情，心中的东西都附着在表面上。口中吐不出一段惊人的话，笔下写不出半个完整的句子；在内不能治

理民众，出征不能用兵打仗；做事情事情就要失败，接受使命使命就要被辱没。无论动静都不相宜，无论出处都不恰当。这大概就是士人难于分辨的第一条。

“士人有的貌相质朴干枯，外表矮小丑陋，发声吐气像女人一样轻弱，动作朴实迟钝。但他们胸怀出色的才能学问，明了经典行为高尚，才干超过八元八凯，文章华美像春天的树林。为文官则各项事顺利，做武将就能战胜所有敌人独自取胜。这大概是士人难于分辨的第二条。

“士人有的智谋深邃，韬略入于神化，智慧用否关乎成败，思想能洞透幽谷天空，才能全面能成事业，没有一种国家神器可与相配；但是口才不能传达心声，笔不能尽抒思想，仓促接触，与平庸的人没有区别。这大概是士人难于分辨的第三条。

“士人有的机敏善解，头脑清楚敏锐，巧妙的言词华美漂亮，又有引用又有比喻，如波涛涌起狂风疾吹一般；但口中所说的，自身不能实行；长于认识古代，短于治理当今，从政则政事混乱，治民则民众怨恨。这大概是士人难于辨别的第四条。

“士人有的外在表现过分谦敬，表情虔诚言语谨慎，但心神疏忽简慢，内怀松散疏放，接受任命不知忧惧，身居官位不能治理。这大概是士人难于分辨的第五条。

“士人有的拉弓就能命中，赤手空拳敢于闯入白刃之阵，倒立乘车站立骑马，五种兵器都很熟练；但是身体轻便思虑短浅，手脚便捷但内心怯懦，试手时没有对手，而实战却从不应验，望见尘土飞扬就后退奔逃，听说敌人到来就失魂落

魄。这大概是士人难于分辨的第六条。

“士人有的气概简易缓慢，言语稀少外貌朴实，行事小处常有缺漏，不做小小的勇敢的事，局促戒惧拘谨检点，被冒犯也不计较，就像猛兽收起爪甲大鹏垂下翅膀，表面上是软弱老实。然而胆量壮劲用心刚直，不畏豪强，只要是正义的事，视死如归，就是被肢解被寸断，也不改变操守。这可能是士人难于分辨的第七条。

“士人有的孝顺父母亲爱兄弟温和善良，恭敬谨慎平和文雅，遵守信义思想顺从，不合乎礼的事不去做，安心于贫困并保持自己的高洁志向，德操比冰霜还清洁；但是舒缓迟钝不合时宜，不了解事情的要领，见到机会也不行动，所干的事情没有成功的，使自己处境狼狈，授受任命也不能胜任。这恐怕是士人难于辨别的第八条。

“士人有的立身行事清高简约，风格高峻峭拔，放旷不羁傲慢不逊，出类拔萃而轻慢世俗，不严格于检点约束，不避讳小的过失，按自己感情想法任意行事，像旁边没有人一样。结成团伙的人们排斥攻击他们，谈论者一齐败坏他们，文人中的朋友不趋附他们，品评鉴定的官员把他们放到一边。但是他们如果立于朝廷就会严肃认真，知道的事没有不去做的，忠诚地奉事主上，严明地统摄部下。这也许是士人难于分辨的第九条。

“士人有的包容博厚广泛救助，虚心接受各种意见，像山泽藏疾美玉匿瑕一样量大能容，温和恭敬而廉洁，勤劳、谦逊、冲和、退让，救助危难保全信用，寄以重任不用怀疑，委托遗孤可有保证。但是单纯的善良而暗昧于权变，仁德但缺

乏果断，好的不能奖赏，坏的不忍惩罚，忠贞有余而干练不足，执法犹豫不决，废弃刑法并效法错误的榜样，曲直混杂，最终导致失败。这可能是士人难于辨别的第十条。

“人有的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好像是那样实际不是那样。认为判断得没有疑问，见到外貌就得知内心，圣者对此恐怕也难以做到，更何况一般人呢？因此用人才取士人，荐举亲近的人结交朋友，不能够不精心选择，不能够不仔细考察。至于性情操行有的人会变化，开始正派而最终邪恶，像王莽最初比伊尹、霍光还要贤德，后来则比赵高还要坏，又不是中等才能的人所能完全预料的。

“如果想让士人容易鉴别，就像鸛鵒和天鹅，狐狸兔子和蛟龙麒麟那样，那么四凶就不会在唐尧朝上做官，管叔、蔡叔就不会几乎威胁了周王朝，孔子就不会失误于澹台灭明，延陵季子就不会有指金让贤士来拾的遗憾，伊尹就不会有干谒七十次的劳苦，项羽就不会有怀疑范增的悔恨了。所忧虑的就在于像碯砮这种似玉的石头混杂在美玉当中，鸛鵒与凤凰相似，冰块很像水晶，烟气容易被当作云雾，所以让人们不犯错误是很少的。这对于古代圣帝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何况浅近之人呢！

“只有圣明如太阳，才可以洞悉隐微之事，其灵性能权衡怀揣之物，其神思可以照亮暗昧不明的人，在山中能识别璞玉，在水边可以知道珍珠。让士人在难于鉴别当中没有取舍不当的遗憾，让褒贬区分、官位升降都恰当。让商武丁、周文王不独享治国出色的美名，而傅说、吕尚之类的贤才不长久被弃，赵高、王莽、伯嚭那样的人不能干成他们的坏事，弘

恭、石显没有地方容纳他们的奸伪。这差不多就是取士的要领，选才的大概。至于精心细微地去挑选，全面地去了解一个人，当然不是笔墨所能叙述完备的。”

弭讼第二十三

姑子刘君士由之论曰：“人纲始于夫妇，判合拟乎二仪。是故大婚之礼，古人所重，将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于门，听命于庙。玄纁贄币，亲御授绥。婿有三年之丧，致命女氏，女氏许诺而不敢改。大丧既没，请命于婿，婿有辞焉，然后乃嫁。所以崇敬让也。岂有先讼后婿之谓乎？”

“而末世轻慢，伤化败俗，举不修义，讦而弗与，讼鬭秽辱，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娉；其三绝者，再倍裨娉。如此，离者不生讼心，贪吝者无利重受，乃王治之要术，不易之永法也。”

抱朴子答曰：“刘君愍德让之凌替，疾民争之损化，虽速我讼，室家不足；用和之贵，将遂沦胥。创说言以拾世遗，建嘉谋以拯流遁，纷呶之俗，将以此而易；无耻之风，将由兹而移。弥纶情伪，固难间矣。诚经国之永法，至益之笃论也。”

“洪以不敏，不识至理，造次承问，窃有疑焉。夫婚媾之结，义无逼迫，彼则简择而求，此则可意乃许。轻诺后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与夺任情，严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责裨娉倍，贫者所惮也，丰于财者，则适其愿矣。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则先家拱默，

不得有言，原情论之，能无怨叹乎？

“夫不伏之人，视死犹归，血刃之祸，于是将起。今苟惜其辞讼之小丑，而构其难忍之大恨，所谓爱其僦览之烦，忘其凋殒之酷也。夫买物于市者，或加价而夺之，则鲜忍而不忿然矣。况乎见夺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将使结婚者虽纳敬、亲迎，犹抱有见夺之虑。何者？刘君之论，以同牢为断，固也。

“尔则女氏虽受币积年，恒挟在意之威，恃可数夺，必情于择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结仇速祸，莫此之甚矣。曩人画法，虑关终始，杜渐防萌，思之良精。而不关恣夺之路，断以报板之制者，殆有意乎？

“傥令女有国色，倾城绝伦，而值豪右权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礼度，资累千金，情无所吝，十倍还聘，犹所不惮，况但一乎？华氏不难于杀孔父而取其妻，楚人为子迎妇，以其美而自纳之。以此论之，岂惜倾竭居产，以助女氏还前家之直哉！小人轻薄，睚眦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趋热。此法之行，则必多夺贫贱而与富贵者矣。不审吾君何方以防弊乎？”

或曰：“可使女氏受聘礼无丰约，皆以即日报板，后皆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必十人已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于无讼者乎！”

【译文】

姑姑的儿子刘先生刘士由说：“人伦纲纪是从夫妇开始

的，其分合模拟天地。因此结婚的礼节是古人所重视的，要用它来联系两个姓氏的友好关系，来继承祖宗的基业。主人家要到门口行礼迎接，要到家庙中听取祖先的命令。要用黑加浅红的缙帛作为聘礼，亲自驾车去接，把登车时手拉的绳带交到对方手中。男方家父亲去世了，告诉了女方家，女方家答应而不敢更改。三年守丧过后，女方家向男家请求，男方答应了，然后才嫁过去。用它来崇尚恭敬谦让。哪里有先打官司而后结婚的说法呢？

“但到衰败的时代轻浮简慢，伤风化败习俗，全都不遵循道义，许婚而又毁约，争吵污辱，烦扰之事充塞官府。现在可以让各个因婚事而争讼的人，在婚礼之前，听任恩义断绝，但要加倍偿还酒礼，归还作为聘礼的缙帛。那些已经是第二次退婚的，要补加一倍的聘礼，那些第三次断绝婚约的，要补加两倍的聘礼。这样一来，退婚的人不会生诉讼的想法，贪婪吝啬的人也没有重利可得，这是君主治理的重要手段，不可改变的长远办法。”

抱朴子回答说：“刘先生哀怜仁德谦让之风的衰败，痛恨百姓起争端损害教化，虽然只是招一个人去打官司，但也会使家庭用度不足；和睦相处的宝贵传统，也将连带受损。您首先说出如此正直的话来补正世人的过失，出这样好的办法来拯救道德的流荡衰败。纷乱喧哗的鄙俗，将因此而改变；不知羞耻的风气，将从今而转移。如此全面地了解世上的真伪，无疑难以受到批评。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长远方法，最为有益的恰当言论。

“葛洪我因为不够敏达，不能理解至深的道理，仓促之间

承您垂问，私下里有个疑问。结为婚姻关系，应该是有逼迫的，那一方选择之后才来求婚，这一方感到满意之后才会许诺。如果轻易许诺又后悔了，罪过是在女家，背离诺言抛弃信义，允婚悔约任情而为，就是严密防范严厉制裁，也不能消除。如今又荒谬地放任他们，只是要求加倍退聘，这对于贫穷的人是可怕的，而对财产丰厚者来说，则正中下怀。后来所许配的人也可能财产充足，帮助她家退聘必然心甘情愿。这样先那一家拱手缄默，不能说什么，但是依情理推想，能够不怨恨叹息吗？

“那些心中不服气的人，视死如归，刀刃见血的灾祸，将会由此而起。现在如果痛惜以言辞相争讼的小的丑行，而酿成那种难于忍见的大憾事，正像所说的光嫌送览诉讼案卷太麻烦，而忘记了人的丧亡的残酷。在街市上买东西，有人还加价钱争夺，尚很少忍下不忿忿然的；更何况被夺走待娶的妻子呢！这种方法如果施用，将会使缔结了婚约的人即使已经纳证、亲迎，仍然抱有被夺走妻子的顾虑。为什么呢？刘先生的论点，以行婚礼与否为裁决的根据，必然是这种情况。

“那样的话，女方家即使接受赘帛聘礼已经几年，仍然总有任意选婿的威风，依仗可以几次改聘，必然怠惰于选择女婿；女婿稍不称心，就可以改悔。结仇招祸，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从前人制定法律，要考虑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杜绝发展防止萌生，考虑得非常精细。但是不会开启恣意争抢之路，而是以报板的制度来管理，恐怕是有想法的吧？

“倘若是女子容貌冠于一国，倾倒一城出类拔萃，而遇上豪门大族掌权大臣之类的人，眼睛习惯于看艳丽的容貌，忘

记了礼法规矩，家财巨富，豪不吝惜，就是十倍地偿还聘礼，也不害怕，更何况只增加一倍呢？华督不以杀死孔父嘉而夺取他的妻子为难事，楚平王为儿子迎接媳妇，因为女子长得漂亮而自己纳娶了。由此说来，难道还吝惜倾家荡产来帮助女家偿还前一家的聘礼吗！平民百姓浅薄无知，瞪一下眼睛就会结成仇怨，又喜欢抛却衰落而追逐隆盛，践踏贫寒而趋附权势。这种措施的实行，就必然较多地侵夺贫贱者而帮助了富贵者。不清楚您用什么方法防止这些弊病呢？”

有人说：“可以让女方接受聘礼无论多少，全都要当天就报板，然后让当时在场的人全都在另外的板上署上姓名，一定要十个人以上，以防备远行和死亡。又让女子的父亲、哥哥或者伯伯、叔叔为男方写回信，必须亲手书写每人一篇。如果有变卦悔婚而证据明确的，女方的父母兄弟全都要加刑治罪。这样，差不多就没有打这种官司的人了吧！”

酒诫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鲜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声也；惑鼻者，必茝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势利功名也。五者毕惑，则或承之祸为身患者，不亦信哉！”

“是以智者严隤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检之以恬愉，增之以长算。其抑情也，剧乎堤防之备决；其御性也，过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内保永年，外免鬻累也。盖饥寒，难堪者

也，而清节者不纳不义之谷帛焉；困贱，难居者也，而高尚者不处危乱之荣贵焉。盖计得则能忍之心全矣，道胜则害性之事弃矣。

“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纵心口之近欲，轻召灾之根源，似热渴之恣冷，虽适己而身危也。小大乱丧，亦罔非酒。

“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其初筵也，抑抑济济，言希容整，咏《湛露》之‘厌厌’，歌‘在镐’之‘恺乐’，举‘万寿’之觞，诵‘温克’之义。日未移晷，体轻耳热。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馀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

“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屡舞跕跕，舍其坐迁；载号载呶，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眊蹶良倡，或冠脱带解。

“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口讷于寒暑者，皆摇掌而谱声；谦卑而不竞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闾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态出。

“精浊神乱，臧否颠倒。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以九折之阪为蚁封；或登危蹋颞，虽堕坠而不觉，以吕梁之渊为牛迹也。或肆忿于器物，或酗于妻子；加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培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褻严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

“言虽尚辞，烦而叛理；拜伏徒多，劳而非敬。臣子失礼于君亲之前，幼贱悖慢于耆宿之坐。谓清谈为诋詈，以忠告为侵己。于是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棒杖奋而罔顾乎前后。构漉血之仇，招大辟之祸。

“以少凌长，则乡党加重责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推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士不能堪矣；计数深克，则醒者不能恕矣。起众患于须臾，结百疴于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无自反之蹊。盖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为祸败，不可胜载。

“然而欢集，莫之或释，举白盈耳，不论于能否。计沥霏于小馐，以稽迟为轻己。倾匡注于所敬，殷勤变而成薄。劝之不持，督之不尽，怨色丑音所由而发也。

“夫风经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剧者，自伤自虞。或遇斯疾，莫不忧惧，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于醉之病性，何异于兹！而独居密以逃风，不能割情以节酒。若畏酒如畏风，憎醉如憎病，则荒沉之咎塞，而流连之失止矣。夫风之为疾，犹展攻治，酒之为变，在乎呼喻。及其闷乱，若存若亡，视泰山如弹丸，见沧海如盘盂，仰嚙天堕，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谓恶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礼，护喜怒之失哉！

昔仪狄既疏，大禹以兴；糟丘酒池，辛、癸以亡。丰侯得罪，以戴尊衔杯；景升荒坏，以三雅之爵；刘松烂肠，以逃暑之饮；郭珍发狂，以无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乱政，赵武之失众，子反之诛戮，汉惠之伐命，灌夫之灭族，陈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

也。世人好之乐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众我寡，良箴安施？且愿君子节之而已。

“曩者既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执榜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太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民之好此，可谓笃矣。余以匹夫之贱，托此空言之书，末如之何矣。

“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卖之家，废业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凭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垆专利，乃更倍售，从其酤买，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

或人难曰：“夫夏桀、殷纣之亡，信陵、汉惠之残，声色之过，岂唯酒乎！以其生患于古，而断之于今，所谓以褒姒丧周，而欲人君废六宫，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结草庵也。盖闻昊天表酒旗之宿，坤灵挺空桑之化，燎紫员丘，瘞蕤圻泽，裸鬯仪彝，实降神祇，酒为礼也。

“千鍾、百觚，尧、舜之饮也；唯酒无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彻，故能制礼作乐；汉高婆娑巨醉，故能斩蛇鞠旅。于公引满一斛，而断狱益明；管辂倾仰三斗，而清辩绮粲。扬云酒不离口，而《太玄》乃就；子圉醉无所识，而霸功以举。一瓶之醪倾，而三军之众悦；解毒之觞行，而盗马之属感。消忧成礼，策勋饮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内速诸父，外将嘉宾，‘如淮’‘如渑’，《春秋》所贵。由斯言之，安可识乎？”

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则有之矣。譬犹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于是在焉。然节而宣之，则以养生立功；用之失适，则焚溺而死。岂可恃悬象之在天，而谓水火不杀人哉？宜生之具，莫先于食；食之过多，实结症瘕。况于酒醴之毒物乎！

“夫使彼夏桀、殷纣、信陵、汉惠荒流于亡国之淫声，沈溺于倾城之乱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势，所以致极情之失，忘修饰之术者也。我论其本，子识其末，谓非酒祸，祸其安出？是独知猛雨之沾衣，而不知云气之所作；唯患飞埃之糝目，而不觉飙风之所为也。

“千锺、百觚，不经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圣人之异自才智，至于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长，万倍之大也。一日之饮，安能至是？仲尼则畏性之变，不敢及乱；周公则终日百拜，肴乾酒澄。上圣战战，犹且若斯，况乎庸人，能无悔乎？

“汉高应天，承运革命，向虽不醉，犹当斩蛇。于公聪达，明于听断，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滥加，世无怨民。但其健饮，不即废事。若论大醉，亦俱无知。决疑之才，何赖于酒？未闻皋繇、甫侯、子产、释之，醉乃折狱也。

“管辂年少，希当剧谈，故假酒势以助胆气。若过其量，亦必迷错。及其刺毫厘于爻卦，索鬼神之变化，占气色以决盛衰，聆鸣鸟以知方来，候风云而克吉凶，观碑柏而识祸福，岂复须酒，然后审之？

“扬云通人，才高思远，英贍之富，稟之自天，岂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数饮，由于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药势

耳。子圉肆志，盖已素定，虽复不醉，亦于终果。瓶醪悦众，寓言之喻。诚能赏罚允当，威恩得所，长算纵横，应机无方，则士思果毅，人乐奋命。其不然也，虽流酒渊，何补胜负？繆公饮盗，造次之权，舍法长恶，何足多称哉！岂如慎之邪？”

【译文】

抱朴子说：“眼睛所喜好看的，不能够信从；耳朵所乐意听的，不能够顺随；鼻子所爱闻的，不能够任情；口中所愿吃的，不能够听凭；心中所想要的，不能够恣意。所以迷惑眼睛的，必然是超众的容貌鲜艳的装饰；迷惑耳朵的，必然是迷丽之音淫邪之声；迷惑鼻子的，必然是兰蕙的芬香气；迷惑人口的，必然是美味佳肴；迷惑人心的，必然是权势利益功勋名誉。五方面全被迷惑，那么也许紧接着就要身遭祸患了，不是确实如此吗？

“因此聪明的人用情绪和理智严格地矫正自己，不放纵心神去追逐外物，用恬静愉悦的心绪来约束自己，并加之以长远的打算。他们控制自己的情绪，超过防备堤坝决口；他们驾驭自己的心性，超过缰绳腐朽时骑乘奔马。因此能够内保长寿，外免祸患。大致说饥饿寒冷是难于安忍的，但节操高洁的人不接受不正当的粮食布帛；贫困低贱是难于耐受的，但志行高尚的人不做危乱时候的荣显高贵者。因为方针得当则能够忍耐的心就会保全，正道占上风则损害本性的事情就会被抛弃。

“甜酒近似于美味，但它是产生疾病的毒物，没有一分一毫的小小好处，却有山丘一样的巨大损害。君子因为它而败

坏了德行，小人因为它而招致犯罪，沉迷于它且被它所迷惑，很少有不赶上祸患的。世上的士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既不能断绝，又不肯节制，这是放纵内心和口腹的浅近欲望，轻视导致灾祸的根源，就像又热又渴的时候放任地求凉，虽然一时舒服，但对身体有危害。大大小小的祸乱丧亡，也无非因为酒。

“但是世俗的人畅快于酒沉缅于酒。他们初入筵席的时候，谦谨而庄敬，言语稀少容貌整洁，歌咏安逸的雅诗《湛露》，唱起‘王在在镐，恺乐饮酒’的诗句，举起‘万寿无疆’的酒杯，体会‘饮酒温克’的诗意。太阳尚未移影，就身子发轻耳朵发热。琉璃海螺的酒器一起使用，斟满杯罚余沥的酒令频繁地响起。客人醉酒而不能离去，主人为留客而拔掉车辖投入井中。

“于是酒喝得从口鼻中溢出，沾湿头发至于醉乱。频繁起舞，不合饮酒起坐之礼，又是号叫又是喧闹，像水沸腾又像烹煮肉羹。有的以言词相争竞抢上风，有的‘呃呃’独自傻笑。有的没有对象自己说话，有的呕吐得几案坐席到处都是，有的跌倒在地无进退之仪，有的发冠脱落地带开解。

“忠贞善良的人变得像华父督一样到处乱看，怯懦的人效法庆忌的强壮敏捷；迟慢稳重的人像飞蓬一样旋转像波浪一样搅扰不安，整齐严肃的人像鹿一样蹦跳像鱼一样跃起。无论气氛冷热都不善言词的人，都鼓掌唱出合谱的歌声；谦卑而与人无争的人，全都鼓起勇气高交朋友。廉洁知耻的仪节被毁坏，而荒唐错乱的毛病都产生了；庸碌低能的本性显露了，傲慢凶恶的样子出现了。

“精神混浊错乱，是非善恶颠倒了位置。有的飞车跑马奔向深坑山谷，而把九折阪当作蚂蚁洞口的小土堆；有的登上危险的将要坍塌的高处，即使坠落下去也觉察不到，而把吕梁山上的深渊当作牛蹄印。有的用器物来泄忿懣，有的向妻子儿子发酒疯；对奴仆施以无端的酷刑，用利刃加之于牲畜；把房子点起烈火，把宝贝玩物抛入深潭河流；转移怒气到过路人身上，用暴力伤害士人朋友。轻慢了严厉的主人而被杀戮者，是有的；冒犯了凶恶的人而受困者，是有的。

“言谈虽然追求辞藻，但繁絮而背离道理；下拜的礼节虽然很多，但徒劳而无敬意。臣下、儿子在君主、父母面前有失礼节，年幼微贱的人在老人座前悖礼轻慢。把清雅的言谈说成诋毁辱骂，把忠实的劝告当作侵害自己。于是刀剑拔出来而忘记考虑将会造成灾难；棍棒举起来而不顾前因后果。结下流血之仇，招来杀身之祸。

“年轻人凌辱年长者，那么乡里将要加重责罚；侮辱别人的父兄，那么儿子弟弟就循环报复；揭出了人家避讳的事情，意气豪壮的人也不能容忍；计谋过于苛刻，头脑清醒的人也不能原谅。短时间内就要引起众多的祸患，会结下重病般的难解宿怨。飞奔的骏马不能追回已经做出的后悔的事，想改变但没有可以返回的道路。这是聪明人严密防范，而庸碌者不可避免的事。酒所造成的灾祸失败，多得记述不过来。

“但是人们欢聚的时候，没有人会丢弃它，举杯干杯的声音不绝于耳，不论能喝不能喝。计较流下的几滴当作没喝干净，把喝酒迟缓当作轻视自己。把所有的酒都斟给所尊敬的人，热情反倒变成薄慢。如果劝酒时对方不肯持酒满杯，督

促也不把酒喝光，怨恨的表情和难听的话语则由此而生。

“风经过五脏六腑，就使人精神恍惚，等到病得厉害了，就会自己伤悲自己忧愁。假如有人遇上这种病，没有不担忧恐惧的，吞吃苦药忍受疼痛，想让它迅速痊愈。至于喝醉酒伤害人身的性质，和这个有什么不同呢！但是偏偏住在严密的房子里逃避受风，而不能割舍欲望节制喝酒。如果畏惧酒像畏惧风那样，憎恶喝醉像憎恶生病一样，那么荒唐沉迷的错误就会被避免，滞留盘恒于酒的过失就会被制止了。风造成疾病，尚且要施行医治，更何况酒所造成的病变，关系到人的呼吸。等到醉酒者知觉昏闷精神错乱，半死不活的时候，把泰山看得像弹丸一样，把大海看得像盘碗一样，仰头呼唤天塌下来，俯身喊叫地陷下去，躺下等待虎狼到来，投身于井跑向烈火，而不怕凶险。对待自己的身体是这样，又怎么能珍惜恭恭敬敬的礼节，防止喜怒时候的过失呢？

“古时候仪狄被疏远了，大禹因而兴起；酒糟成为山丘酒液注满池塘，商纣、夏桀因而灭亡；丰侯获罪，因而其图形头顶酒尊口衔酒杯；刘表荒唐败坏，是因为有称作伯雅、仲雅、季雅的酒爵；刘松喝烂了肠子，是因为想要解除暑热的豪饮；郭珍发疯，是因为没有一天不喝醉的。信陵君的不幸短命，赵襄子的败乱政事，赵武的不愿广庇民众，楚国子反的被杀头，汉惠帝的被戕害了性命，灌夫的被杀掉全家，陈遵的被贼人杀害，季布的被疏远斥退，曹植的未成为太子，徐邈的难言‘酒’字，全都因为酒这个东西。世上的人喜爱并以它为乐的很多，而戒酒畏惧酒的人很少。对方人多我方人少，良好的规劝又怎么施行呢？暂且只是希望修养高的人节

制就是了。

“从前曾有已是收成遭荒粮价昂贵，有人喝醉了酒杀人，州长官因此而有不准喝酒的禁令，严格命令多次告诫，官府搜索，捉拿起来施以杖击和巡街的侮辱，被鞭打至死的占了多数。防范越加严酷，而违犯的还是很多。甚至于在地上挖坑酿造，用油布口袋盛了揣在怀里。平民百姓喜好它，可以说是很深了。我以一个平民的微贱地位，只是把意思写在这说空话的书里，没有办法能对此怎么样。

“再有，治理百姓的官员虽然为此设立法律，但自己不能断绝这东西，宽于对己严于律人，即使下令也不会听从的，自己不亲自做到，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以此来推行教化，教化怎么行得通呢；以此来禁止，禁了以后怎么能止呢！卖酒的家庭，停了这个行业就会发生困难，于是用送礼贿赂去取悦依靠权贵，属下的官员不敢过问。只是没有力量的人停止了卖酒，而有势利的人独占市场。摆开酒垆垄断厚利，于是更加倍地出售，从容地买卖，公开进行毫不畏惧，刑法轻而利润重，怎能够免除此事呢？”

有人反驳我说：“夏桀、商纣的灭亡，信陵君、汉惠帝的早逝，是声色的过错，怎么会仅仅因为酒呢！用古时他们产生祸患的先例，来判断今天的事，正像所说的因褒姒造成了西周的灭亡，而让君主废掉六宫后妃；因为阿房宫造成了秦朝的危机，就让帝王都去造草房。大概听说苍天显现“酒旗”这一星宿，大地显现出空桑酿酒的造化之功，在鬯丘烧柴祭天，在泰折泽中的方丘祭地，都以行仪彝器灌香酒于地，真的降下了天神地神，都是以酒为礼。

“喝个千杯百盏，是尧舜的喝法；只是酒上没有限量，是孔子的本领。周公美酒佳肴不撤去，所以能够制定周礼创制音乐；汉高祖刘邦醉态蹒跚，所以能够斩杀大蛇誓师起事。于定国斟满斛酒，断案断得更明白；管辂喝下三升酒，清晰的论辩更加华丽灿烂。扬雄酒不离口，《太玄》才写成；晋文公重耳醉得什么都不知道，霸业却因此而成功。一坛醪酒倒到江水里，三军将士都高兴；解毒的酒依次斟满杯子，连偷马的人们都受到感动。消解忧愁完成礼仪，策记功勋会饮宗庙，祈降神灵团结朋友，除酒以外没有更合适的东西了。在内招待族人，在外奉持宾客，‘酒像淮河’‘酒像澠水’，《春秋》经传对此都很看重。由此说来，怎么能够戒除呢？”

抱朴子回答说：“‘酒旗’的星宿是有的。就像是天空的星象，最明亮的莫过于太阳月亮；水火的本原，因此而存在。但有节制地发挥水火的作用，就能够怡养身心建立功业；用得不得当，就会被烧被淹而死。怎么能够依仗上天星象就说水火不能杀人呢？宜于人生存的东西，没有比食物更在先的了；但是吃得太多了，就成实症聚于腹中结为痞块。更何况是酒这样的毒物呢！

“使那夏桀、商纣、信陵君、汉惠帝荒唐流连于灭亡国家的靡靡邪音，沉溺在倾倒全城的迷人美色的，全都是由于酒熏迷了他们的心性，喝醉导致了那种局面，所以造成任性至极的失误，忘记了修养品德的办法。我谈论的是事情的根本，您所知道的是事情的末梢，您说不是酒带来的祸患，那么祸患从哪儿来的呢？这等于是只知道暴雨打湿衣服，而不知道是云气造成了暴雨；只知道厌恶飞尘迷眼，但没感觉到是大

风吹起来的。

“尧、舜能饮千杯百盏，是荒诞无稽之谈，不合事实的说法，明白人是不相信的。圣贤的人与众不同在于他的才能智慧，至于身躯并不能两倍于人，有三丈的身高，万倍于常人那么大。一天之中喝酒，怎么能喝那么多呢？孔子畏惧本性的改变，不敢扰乱心性；周公一天要下拜上百次，熟肉干了不敢吃，酒澄清了不敢喝。大圣人小心戒惧，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人，能够不后悔吗？

“汉高祖顺应天命，承受世运实施变革以遂天意，当时即使不醉，也会斩杀大蛇。于定国聪颖通达，听讼断案很清楚明白，案子无论大小都依情处理，不会失之于冤屈，因此刑罚不会滥加于人，世上没有含怨的百姓。但是他的酒量大，没有当时就耽误事情。如果说喝得大醉，也就无知觉了。解决疑案的才能，怎么会依赖酒呢？没听说皋陶、甫侯、子产、张释之这些人是喝醉了酒断案子的。

“管辂年纪轻，希望能侃侃而谈，所以借酒力来壮胆。但如果过了量，也肯定要迷糊错乱。等到他在爻卦当中探寻一毫一厘的差别，索求鬼神的变化，占卜气色来预断隆盛衰败，聆听鸟鸣以知道未来，观察风云判断吉凶，守望碑石柏树以认识祸福，哪里还需要喝酒然后才能详审这些事物呢？

“扬雄是个学识广博的人，才能高思虑远，对事物透彻观察的禀赋来自于上天，怎么会借助于外物来帮助著述呢？至于他经常饮酒，是由于偶然的爱好，也许是有病，不过借酒来发挥药力罢了。晋文公可以实现愿望，应该说早已有定数，即使不喝醉酒，也是这个结果。以一瓶酒来取悦众人，不过

是托辞寓意的说法，如果确实能够赏赐惩罚都很分明，施威施恩恰到好处，长远考虑经营天下，应对变化不拘一格，那么士人就会以到果敢坚毅的态度来尽力，人们乐于效命。如果不能这样，就是酒流成深潭，对胜负又有什么补益呢？秦穆公赐饮盗马贼，是仓猝应变，丢开了法律助长了邪恶，哪里值得多多称道呢！怎么比得上慎重对待呢？”

疾谬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侑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樗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阘野。

“于是驰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飘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麦之刈，实由报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铍以刺戢。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如此交恶之辞，焉能默哉！

“其有才思者之为之也，犹善于依因机会，准拟体例，引古喻今，言微理举，雅而可笑，中而不伤，不忤人之所讳，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为之也，则枉曲直凑，使人愕愕然。妍之与媿，其于宜绝，岂唯无益而已哉！

“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仇，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讐者，有矣。昔陈灵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实为之。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三缄之戒，岂欺我哉？

“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辞，班输不能磨斯言之既玷。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犹可息谗调以防萌也。尊其辞令，敬其威仪，使言无口过，体无倨容，可法可观，可畏可爱。盖远辱之良术，全交之要道也。

“且夫慢人者不爱其亲者也，轻斗者不重遗体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详乎！然而迷谬者无自见之明，触情者违逆耳之规。疾美而无直亮之针艾，群惑而无指南以自反。谄媚小人，欢笑以赞善；面从之徒，拊节以称功。益迷惑者不觉其非，自谓有端、晏之捷，过人之辩，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传非之驿，倾身之车也。岂徒减其方策之令闻，亏其没世之德音而已哉！

“盖虽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过；虽有陶朱之富，不能赎片言之谬。故毫厘之失，有千里之差。伤人之语，有剑戟之痛。积微致著，累浅成深，鸿羽所以沉龙舟，群轻所以折劲轴，寸隤所以燔百寻之室，蠹蝎所以仆连抱之木也。古贤何独踞刑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愤慢傲放之如此乎！

“是以高世之士，望尘而旋迹；轻薄之徒，响赴而影集。谋事无智者之助，居危无切磋之益。良史悬笔，无可书之善；谈者含音，无足传之美。令闻不著，丑声宣流。没有馀败，贻讥将来。始无可法，终无可纪。斯亦志士之耻也。

“安忍为之，过而不改，斯诚委夷路而陷丛棘，舍嘉旨而咽钩吻者也。岂所谓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以小恶为无损而不止，以至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愿世人改其无检之行，除其骄吝之失，遣其夸矜尚人之疾，绝息嘲弄不典之言，则赵胜之门无去客，黄祖之楫无所用矣。”

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争处端上，作色谐声，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怒不退。其行出也，则逼狭之地，耻于分涂，振策长驱，推人于险，有不即避，更加攄顿。呜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逾，推荫让路，劳廉下士，无竞于物，立若不胜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缅然之不肖哉！”

“夫德盛操清，则虽深自挹降，而人犹贵之；若履蹈不高，则虽行凌暴，而人犹不敬。假令外服人体，内失人心，所谓见憎恶，非为见尊重也。昔庄生未食，赵王侧立。邹衍入疆，燕君拥彗。康成之里，逆虏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肃。非力之所服也。

“夫以抄盗致财，虽巨富不足嘉；凶德胁人，虽见惮不足荣也。然而庸民为之不恶，故闻其言者，犹鸱枭之来鸣也；睹其面者，若鬼魅之见形也。其所至诣，则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涂，则甚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为豪；小人徵之，以为横阶。乱靡有定，实此之由也。

“然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清

论所不能复制，绳墨所不能复弹，遂成鹰头之蝇，庙垣之鼠。

“所未及者，则低眉埽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胜己者则不得闻，闻亦阳不知也；减己者则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灾虫害谷，至降霜则殄矣；佞雄乱群，值严时则败矣。独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效之而已耳。有斧无柯，其如之何哉？”

抱朴子曰：“《诗》美睢鸠，贵其有别。在《礼》：男女无行媒不相见，不杂坐，不通问，不同衣物，不得亲授。姊妹出适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内言不出。妇人送迎不出门，行必拥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圣人重别杜渐之明制也。

“且夫妇之间可谓昵矣，而犹男子非疾病不昼居于内，将终不死妇人之手，况于他乎？昔鲁女不幽居深处，以致扈牟之变；孔妻不密潜户庭，以起华督之祸。史激无防，有汗种之悔；王孙不严，有杜门之辱。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纁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晞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褻谑，可憎可恶。

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帟，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生致因缘，无所不肯，诲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愿诸君子，少可禁绝。妇无外事，所以防微矣。”

抱朴子曰：“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贍，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以傲兀无检

者为大度，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奇士硕儒，或隔篱而不接；妄行所在，虽远而必至。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不解此等何为者哉？

“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听，犯门折关，逾堦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犹不掩家人之不备。故入门则扬声，升堂则下视。而唐突他家，将何理乎！

“然落拓之子，无骨鲠而好随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恭，诚为当世不可以不尔。于是呼愤杂，入室视妻，促膝之狭坐，交杯觞于咫尺，弦歌淫冶之音曲，以洩文君之动心。载号载呶，谑戏丑褻，穷鄙极黩。尔乃笑乱男女之大节，蹈《相鼠》之无仪。“夫桀倾纣覆，周灭陈亡，咸由无礼，况匹庶乎！

“盖信不由中，则屡盟无益；意得神至，则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义合，以志契亲，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势利结，以狎慢密，故甘而败焉。何必房集内宴，尔乃款诚；著妻妾饮会，然后分好呢哉！

“古人鉴淫败之曲防，杜倾邪之端渐，可谓至矣。修之者为君子，背之者为罪人。然禁疏则上宫有穿窬之男，网漏则桑中有奔随之女。纵而肆之，其犹烈猛火于云梦，开积水乎万仞，其可扑以帚彗，遏以撮壤哉！然而俗习行惯，皆曰此乃京城上国，公子王孙贵人所共为也。”

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礼之所自出也，礼岂然乎？盖衰

乱之所兴，非治世之旧风也。夫老聃，清虚之至者也，犹不敢见乎所欲，以防心乱。若使柳下惠洁……高行，屡接褻宴，将不能不使情生于中，而色形于表。况乎情淡者万未一，而抑情者难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长乎！

“穷士虽知此风俗不足引进，而名势并乏，何以整之？每以为慨。故常获憎于斯党，而见谓为野朴之人，不能随时之宜。余期于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从人之可乎！可叹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沦胥以败者，曷肯纳逆耳之谏言，而反其东走之远迹哉？”

抱朴子曰：“俗间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黷，不可忍论。或蹙以楚撻，或系脚倒悬。酒客酗，不知限齐，至使有伤于流血，踣折支体者。可叹者也！古人感离别而不灭烛，悲代亲而不举乐。礼论：娶者羞而不贺。今既不能动蹈旧典，至于德为乡闾之所敬，言为人士之所信，诚宜正色矫而呵之，何谓同其波流，长此弊俗哉！然民间行之日久，莫觉其非，或清谈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诎周而疵孔，谓傲放为邈世矣。

“或因变故，佻窃荣贵；或赖高援，翻飞拔萃。于是便骄矜夸骜，气凌云物，步高视远，眇然自足。顾瞻否滞失群之士，虽实英异，忽焉若草。或倾枕而延宾，或称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门以成林，车骑填噎于闾巷，呼谓尊贵，不可不尔。

“夫以势位言之，则周公勤于吐握；以闻望校之，则仲尼恂恂善诱。咸以劳谦为务，不以骄慢为高。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

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閤閤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义。

“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渺、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

“于是嘲族以叙欢交，极黷以结情款，以倾倚申脚者为妖妍标秀，以风格端严者为田舍朴骏，以蚩镇抗指者为剿令鲜倚，以出言有章者为摺答猝突。凡彼轻薄之徒，虽便辟偶俗，广结伴流，更相推扬，取达速易；然率皆皮肤狡泽，而怀空抱虚，有似蜀人瓠壶之喻，胸中无一纸之诵，所识不过酒炙之事。所谓傲很明德，即聋从昧，冒于货财，贪于饮食，左生所载不才之子也。

“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禘祫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恍悸自失，喑呜俯仰，蒙蒙焉，莫莫焉。虽心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肯谧已，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

“诚知不学之弊，硕儒之贵，所祖习之非，所轻易之谬；然终于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诞者无损于进趋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弹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长恶不悛者，下其名品，则宜

必惧然，冰泮而革面，旋而东走之迹矣。”

【译文】

抱朴子说：“世界上的事虽然承前启后接连不断，但礼仪教化逐渐衰颓，谦让的精神无人崇尚，傲慢无礼成了风气。同类的人聚会饮酒，有的人蹲着，有的人伸腿坐着，暑热的夏月，光着脑袋袒露着身体。热切的追求只在于弹棋博戏，谈话的中心在淫声女色之间；抬脚不离开绫罗绸缎旁边，走动不外乎富贵酒友的家门。听不到清雅的谈话和讲道的言论，专门把用丑话嘲弄他人放在前边。把这样做的人看成是才高志远，把不如此的人当作呆傻粗鄙。

“于是奔走追逐的平庸之辈，与俗人为伍的浅近之徒，羡慕这些就像黑夜里的飞虫扑向明亮的火把，学习这些就像轻轻的羽毛被大风吹起。嘲弄嘻戏的言谈，有的向上涉及祖父、父亲，有的向下涉及到女人。问话人问得务求深细，答话人回答唯恐不重。首先谈起的人不顾虑答话的后患，随后说话的则以话不深不能堵住对方的嘴为耻。正如成周的谷子被抢，温地的麦子被割，实际都由于要报仇，弄得没完没了。口齿伶俐的人攀扶强枝并依靠团伙的势力，能言善辩的人借用他人的矛来刺盾牌。把不应对的人当作拙劣者，认为先止言的人是失败者。这样一来，相互仇视的言词怎么能够沉默下来呢？

“那些由有文才有思想的人说出来的，还善于寻找恰当的机会，仿照文章体例，引用古典来说明今天，言语含蓄理由完备，文雅而可笑，言中但不伤害，不触动人家所避讳的东

西，不侵犯人家所珍惜的东西。至于那些笨拙的人干这件事，就不论曲直都一律信口中伤，令人惊讶。但无论言词美丑，都应彻底断绝，它只是没有好处而已呢！

“还有喝酒使性的人，遇上性格难惹的人，不能忍受，撩起衣襟拔出剑戟，手脚并用相斗。难听的话辱骂所尊敬的人，欢娱之心变成仇恨，断绝了交情损伤了身体，造成了嫌隙导致了灾祸。用酒杯相互抛掷的，有之；以阴私相攻击的，有之。当初陈灵公被射死，灌夫被灭族，都不是自天而降，实际上都是由于嘴招致的。口如弩机，发言则将导致荣辱。铜铸人像口上贴三道封条的鉴戒，难道是欺骗我们吗？

“迅疾的闪电不能追回已经说出去的失误的言辞，公输班不能磨掉这种话语上已有的斑点。即使不能反复思考之后吐出清雅的言谈，还可以停止戏谑调笑来防止祸患萌生。尊重别人的言谈，恭敬别人的仪表，让自己说话没有不恰当的语言，外表没有傲慢无礼的样子，值得效法值得观看，值得敬畏值得喜爱。这大约是脱离耻辱的好办法，保全友谊的重要途径。

“况且对人傲慢的人，是不会热爱自己的双亲的；轻易殴斗的人，是不重视父母给予的躯体的。都陷于不孝顺，能够不谨慎吗！但是迷惑于谬误之言的人没有自见之明，触动了感情的人听不进逆耳的劝告。得了面孔红润的热病，但没有正直的针刺艾灸来救治；很多人迷惑，而没人指明方向让他们返回。谄媚的小人，欢笑着赞许称好；当面顺从的家伙，击节来称颂有功。这就更使得迷惑的人感觉不出自己的错误，自认为有子贡、晏婴一样的敏捷，超过常人的辩才，而没悟出

这是招致灾祸的旌旗，召唤戕害的符节，传送是非的驿马，使人倾覆的车辆。难道仅仅是减少他们在史册中的美名，损伤他们身后的好声望吗！

“看来就是有伴随到老的谨慎，也不能挽救一时的过失；就是有陶朱公一样的富有，也不能赎回几句话的谬误。所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伤人的话语，能够像剑戟一样刺痛人。小的积聚起来就成为大的，浅的累加起来就成为深的，这就是鸿雁的羽毛之所以能够使龙船沉没，众多的轻物之所以能折断强劲的车轴，小风之所以能使百寻高的房子焚毁，蠹虫之所以能使几人合抱的大树仆倒的原因所在。古代的贤者为什么单单小心戒惧恭敬谨慎成那样，现在的人们为什么昏愤懈怠倨傲狂放成这样呢？

“因此高于凡世的士人们望见尘俗就转身退缩，而轻浮浅薄的家伙，则像回声一样赶赴，像影子一样追随。谋划事情没有有智谋的人帮助，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可以商量的好朋友。出色的史官停了笔，因为没有值得书写的好事；谈话的人闭上了嘴，因为没有值得传诵的美谈。美好的声誉并不显著，丑恶的名声到处传扬。死了以后败坏还在继续，直至将来仍然招人讥刺。开始就没有可以效法的东西，最后更不存值得记载的事迹。这也是有志之士的耻辱。

“忍心去这样做了，有了过错而不改正，这实在是抛开平坦的道路而陷入荆棘丛中，扔掉美味的食物而去吞噬毒草。难道这就是所说认为小的善事没有什么好处而不去做，因为小的坏事没有什么损害就不停止，以致于坏事累积多了不能掩盖，罪过大了不能化解吗？我希望世上的人们改正他们的不

加检点的行为，去除他们高傲而吝啬的毛病，丢弃他们自负并盛气凌人的缺点，禁绝嘲弄而不合准则的言谈。这样的话，那么赵胜的家中就没有离去的门客，黄祖的棍棒也就没有用处了。

抱朴子说：“有的人不修治高洁的德行来获取尊敬，而是依仗强力求得别人畏惧。他们进到众人之中，就站立着不坐下，争要正位上座，板起面孔提高音调，赶开别人自安其位；如果不能称心，则愤愤然不肯退居下位。他们走在路上，在非常狭窄的地方，耻于与人分路而行，挥动马鞭长驱直入，把别人推到危险的地方；有人不及避开，反而更加跃马狂奔。唉呀，可悲呀！这与古人的谦卑到极点，推让树荫和道路，勤劳谦恭地屈身待士，不与人争抢外物，站着像承架不住衣服，走路像无处容身的人，差得是多么远哪！

“假如品德美好操行高洁，那么即使自己深深地抑制谦退，而人们还是尊重他；如果德行不高，那么即使施行强暴，而人们还是不尊重。假如表面上制服了人的形骸，内里失去了人心，正所谓是被人憎恶，而不是被人尊重了。当初庄子没吃饭，赵王侧身站立一旁；邹衍进入疆界，燕王抱着扫帚相迎。郑玄的宅里，造反的贼人望见而下拜；郭泰家的院子中，没有人不谦卑而严肃。这些都不是靠武力制服的。

“用劫掠偷窃的方法弄来财物，即使是巨富也不值得嘉许；以以恶劣的行为胁迫他人，即使是被人畏惧也不值得荣耀。但是平庸的百姓做起来并不忌讳，所以人们听到他们的说话，就像听到猫头鹰的鸣叫；看到他们的样子，就像见到了鬼魅现形。他们所到的地方，人们觉得就像妖怪聚集到一起；

他们走在路上，人们遇见超过遇上虎群。愚蠢的人这样做，自负地认为是有豪气；小人们以他们为榜样，以为是有力的进身之阶。混乱不能制止，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

“但是敢于这样做的人，不一定是很愚顽的人，多数是仕宦人家的后代，有势力后盾的家庭，平素很是努力地去做了些好事，来窃取虚假的名声；名声刚刚建立，本性就露出来了：有的借助钱财女色来交往权贵豪门，有的依靠时机运气以窃取荣耀地位，有的用联姻的手段和显贵者结为亲戚，有的玩弄诋毁和赞扬来掌握威权。一旦胸怀志向获得满足，就真象显现病态露出，团伙结成交际广阔，仕途通畅步步高升。清雅的空谈不再能限制他们，道德的准绳不再能约束他们，于是变成了老鹰头上的苍蝇，宗庙墙中的老鼠。

“对他们所不如的人，他们低眉顺眼地扫地来侍奉仰望；对处于自己下位的人，就擅用威权独断专横来控制。所以，德才超过自己的人他们不能得知，听说了也假装不知道；而不如自己的人不敢说话，说了也不能制止他们。造成灾荒的害虫损伤庄稼，到降霜时就会殄灭；巧言窃取高位的人惑乱众人，遇到法律严厉的时候就要失败。注重自身修养保持节操的人，也只能够不肯为他们做事，不去效法他们罢了。有斧头但不握有斧柄，又能怎么办呢？”

抱朴子说：“《诗经》赞美睢鸠，是看中它们雌雄有别。从《礼记》来说：男女不经过媒人不能相见，不错杂而坐，不相互问候，不用共同的衣物，不能亲手交给对方东西。姐妹出嫁后回娘家，兄弟不能和她们同坐一张席。男子的有关公务的话不到闺房去说，妇女有关闺房的事不到外面去说。妇

女迎送客人不出大门，走路必须遮挡住面孔。道路是男子在右边走，女子在左边走。这是圣人注重男女之别，防微杜渐的高明的制度。

“另外，夫妇之间可以说很亲密了，尚且男子不是生病不白天居于内室，临终时不死在妇人手里，更何况其它呢？当初鲁女不深居家中，以至引发扈荦的变乱；孔父嘉的妻子不严密地藏在家里，因而引起华督杀孔父嘉夺其妻子的祸事。太史敦未加防范，故有玷污其族类的悔恨；卓王孙家规不严，才生出闭门不出的羞辱。而现在的庸俗女人，停止了她们的养蚕纺织的本业，荒废了她们女红的活计。不去搓麻线，而在街市上盘桓逗留。丢开在家里做饭的事情，致力于与他人周旋。还相互跟随着到亲戚家去，披着星星举着火把，不断于道，多带侍从，满路招摇，像婢女一样地使唤官吏兵卒，错乱混杂像市场一样，想办法开轻慢的玩笑，可憎可恶。

“有时住宿在别人的家中，有时不顾黑夜返回。到佛寺中去游玩，观看捕鱼打猎，登高山游水滨，出州郡疆界去贺喜吊丧。敞开车子撩起帷帐周游城市，走在路上碰杯饮酒，演奏音乐。还辗转相互攀比，习惯了的坏事成了风气，活活送上门去的机会，没有人不肯干，这是教诲淫乱的根源，是社会最不需要的。按照礼法要求自己的妻子，家庭和国家才能走正路。希望诸位君子，应该稍加禁绝。女人没有家庭以外的事情，以便防微杜渐。”

抱朴子说：“轻浮浅薄的人，置身于修养高深的人中，与财产富足的人交往，名誉地位刚刚得到，就背弃礼义脱离教化，借口说是直率任性，但才能并不出众，勉强做出开展豁

达的样子，把倨傲不加检点作为大度，把珍惜爱护节操作为生涩幼稚。于是伏祭腊祭时候鼓缶的刁顽之徒，喝过了头酒醉耳朵发热之后，结为朋党合为一群，交往不选择合适的人；德才出众的人和儒学大师，也许仅隔一道篱笆而不与交接；而行为不端者所在的地方，即使远也一定要去。手拉手袖连袖，或游玩或聚会，进到他人的房子里，看人家的妇女，指点长短，评论美丑。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呢！

“有的人不通报主人，就一起冲撞向前，衣裳不整，不再偷看偷听，而是强行打开门撞断门栓，翻墙豁钻墙洞，就像劫掠的强盗来了一样。有时人家侍妾来不及躲避，甚至搜索隐蔽偏僻处，到跟前把人拉出来，这也是怪事情。君子人居家过日子，也不在家中人不防备时突然出现。所以升堂门就要高声说话，进门就要目光下视。在别人家横冲直撞，又是什么道理呢！

“但是放荡不羁的人，缺乏主见喜好追随世俗的人，把通此道称为亲密，把拒绝这样的人叫做不顺服，真诚地认为现今不能不这样。于是邀呼些糊涂的乱七八糟的人，进到内室看妻子，双膝相近地坐在一起，咫尺之间交杯而饮，弹琴歌唱淫佚妖冶的音乐，以挑逗卓文君一样的春心。又是号叫又是喧闹，调笑戏弄丑恶而轻慢，极尽鄙陋污浊。这是嘲笑扰乱男女之间的基本礼法，重蹈《相鼠》所讽刺的没有威仪。夏桀、商纣的倾覆，西周和陈国的灭亡，都源于无礼，更何况一般平民百姓呢！

“假如诺言不是发自内心，那么反复多次发誓也没有用；人在得意之时，是会忘形的。君子之间的交往，是靠道德正

义相结合，以志趣投合相亲密的，所以简淡而成功；小人之间的交往，是凭权势利益相勾结，借戏笑轻慢相密切的，所以甘甜而失败。为什么一定要在房中会聚在内室宴饮，这才是真诚；让妻妾来参与饮酒会聚，然后才情义亲昵呢！

“古人鉴于淫佚败国而遍设堤防，防止邪僻于开端萌芽，可说是到达极点。这样做的是君子，违背它的是罪人。但是禁查疏松美人居所就有翻墙的男子；礼网有漏洞桑林之中就有私奔的女人。如果放纵不加约束，那就会像在云梦泽中燃起烈火，在万仞高山上打开了积水，怎么能用扫帚去扑灭，用一把土去阻挡呢！但是这已经成了习惯风气，都说这是京城当中中原地方，公子王孙和有地位的人都这样做的。”

我常常驳斥说：“中原地方，是礼产生的地方，礼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恐怕是社会衰败混乱时代所产生的，不是安定繁荣的时代旧有的风习。老子，是清静虚无到极点的人，尚且不敢看引人欲望的东西，以防止内心被扰乱。至于说柳下惠虽然志行高洁，但屡次接触亲密快乐的事，也将不能不让内心生出情感，色欲显露于外。更何况情欲寡淡的人万人中不一定有一个，而压抑感情的人难于多得。像这样的事，怎么能让它滋长呢！

“困顿的士人虽然知道这种风俗不能让它发展，但是名声权势都缺少，用什么来整治它呢？常常因此而感慨叹息。所以总是被这些人憎恨，而被说成是粗鲁朴野的人，不能追随时尚。我所企求的只在于相信自己，又怎么会以我认为不可以的事，去追随别人认可的事呢！值得感叹的并非一件事，全都是这样。算了吧，我不知道对这怎么办。那些人被邪恶的

风习所浸染，将沦落于败亡，怎么肯听进逆耳的忠言劝告，从已经走得很远的迷途上返回呢？”

抱朴子说：“民间有戏弄新娘的作法，在众人当中，在亲属面前，对新娘用丑恶的言语发问，用轻慢的问话求答，它的粗野污浊，不忍心再去谈起。有的以鞭打相逼迫，有的捆住脚倒挂起来。酒客酗酒，不知道检点约束，以至于有受伤流血、折断四肢的。值得叹息呀！古人伤感女儿出嫁离别而不灭掉火把，悲伤于娶妻意味着亲人的代谢而不奏乐。按礼：对娶亲之家进献礼物但不表示祝贺。现在既然不能按照古老的典籍去实践，以达到德操为乡邻所尊敬，言谈为士人们所信服，也实在应该严肃地纠正斥责那些行为，为什么随波逐流，助长这种败坏的风气呢！但是平民之中这样行事时间已经长了，没人觉得不对，也许是空谈不能禁绝，不用严厉的刑罚不能制止。……于是歪曲周公并挑剔孔子，把傲慢狂放称为超越世俗。

“有的借变故之机，窃取了荣耀地位；有的依靠有力的后援，腾达超群。于是就骄傲自负狂妄自大，神气上了云头，脚往高抬眼向远望，眯起眼睛显出自足的样子。而看一看那些运气不济困顿失群的士人，虽然实际上才能超群，但像草一样被人忽视。有时倾斜了枕头来延请宾客，有时谎称疾病把宾客拒之门外。想要让士人们像树林一样站在门口，车马塞满街巷，而且说身分高不，不能不那样。

“如果以权势地位来说，那么周公勤于吐哺握发；以名气声望来比较，孔子善于有步骤地引导人。全都以勤劳谦恭为紧要事情，而不以骄横傲慢为高尚。汉朝末叶就和这不一样

了，人们蓬着头发乱着鬓角，横掖着衣服不系大带，有的穿着内衣接待客人，有的袒露着身体叉腿而坐。朋友的聚会，同类人的交往，没有人诚恳地切磋以增进品德，和悦恭敬地修治学业，相互批评错误纠正过失，谈论道理精研经义。

“他们相见的时候，不再叙说阔别的情况，问候平安与否。客人进门就呼叫奴仆，主人看见客人就喝骂狗。如果其中有的人不这样，就不再成亲好至爱，而离弃他不与他为同伙。等到盛会时，就像狐狸一样蹲踞像牛一样豪饮，争着吞吃抢着切割，互相拽拉、互相碰撞、过量倒酒、糟踏食品，不再有廉耻之心。以同样这么做的为好，以不这样做的人为差。整天没有涉及品德根本的话，整夜没有有益的规劝言语。虚妄地援引老子和庄子的学说，重视放纵任性，所谓行大事不能顾及小的礼节，道德修养境界最高的人不受礼的约束，放歌长啸而傲视细行检点，把放纵无度称为体会了真道。唉呀可惜呀！难道不值得哀痛吗！

“于是调笑会聚叙谈欢悦之交，极尽污浊而结下友情，把歪斜倚靠伸腿而坐的人看作艳丽美好标致漂亮，而风度格调端庄严肃的人被说成是出自农家粗陋愚鲁，把庸劣呆笨违抗上意的人当作敏捷美好卓立不群，把说出话来有法度有文采的人当作拉杂啰嗦仓猝唐突。凡是那些轻浮浅薄的家伙，虽然谄媚逢迎迎合世俗，广泛勾结朋辈同流，相互推崇赞扬，获取显达迅速而简单，但全都是外表佼美鲜泽，而内心空洞无物，就像蜀人用外表光鲜内里粗糙的瓠壶作的比喻。胸中没有一张纸那么多的记诵，所知道的不过是喝酒吃肉的事情。就是所谓对人倨傲狠戾，跟随着聋子瞎子，贪于财物，馋于饮

食，是左丘明所记载的没有本事的人。

“如果问他们三坟、八索中的隐微语言，鬼神的情形状态，世间万物的变化，异域他方稀奇特异的事物，朝廷上和宗庙中的大礼，郊祭天地和祭祀祖先的仪式用品，夏商周三代的月建和一年四始的起源，居阴的乐律和居阳的历法的制定方法和尺度，有关军务、国政的土神谷神祭祀的典礼仪式，从古至今的沿袭和变革的异同，就惊慌而茫然失措，闭口无言陷于沉默，蒙蒙然无所知，默默然无所语。虽然心中感觉到不学无术带来的困惑，但在外表上还要遮护自己的知识贫乏，不肯闭上嘴，勉强张口大谈说：‘繁杂琐碎的旧事，全是陋巷当中的众儒生，辨析章节句读的士人，面向干枯的竹简吟咏诗句，在古籍中爬行的人所应该知道的，不值得向我这样的人发问。’

“他们确实了解不学习的弊端，儒学大师的可贵，所尊崇东西的错误，轻视学习的荒谬；但最终迷途未能知返，是由于认为放纵荒诞不会妨碍仕途进步。如果高尚者用格言来抨击呵责他们，凡有不畏惧官员而长久作恶不知悔改的，降低他们名位品级，就必然会害怕，像冰冻融解一样改过，从迷走的路途上转身返回。”

抱朴子外篇卷三

讥惑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浊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应对焉，毛宗或有知言焉。干瓊识往，归终知来，玄禽解阴阳，蛇蚁远泉流。蓍龟无以过焉，甘石不能胜焉。夫唯无礼，不厕贵性。

厥初邃古，民无阶级。上圣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构栋宇以去鸟兽之群，制礼数以异等威之品，教以盘旋，训以揖让。立则磬折，拱则抱鼓。趋步升降之节，瞻视接对之容，至于三千。盖检溢之堤防，人理之所急也。故“俨若”冠于《曲礼》，望貌首于五事。出门有见宾之肃，闲居有敬独之戒。颜生整仪于宵浴，仲由临命而结纆。恭容暂废，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

盖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矣。鱼之失水，虽暂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弃礼，虽犹臃然，而祸败之阶也。鲁秉周礼，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锐寇旋旆；大楚带甲百万，而有振槁之脆；强秦崤函袭险，而无折柳之固。岂非弃三本而丧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逸触情，丧乱日久，风颓教沮，抑断之仪废，简脱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网之绝索，犹网鱼之去水罟，围兽之出陆罗也。

“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

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余实凡夫，拙于随俗，其服物变不胜，故不变；无所损者，余未曾易也。虽见指笑，余亦不理也。岂苟欲违众哉？诚以为不急耳。

“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邦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

“况于在其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锺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用古体，俱足周事。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必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昔锺仪、庄舄，不忘本声，古人韪之。孔子云：‘丧亲者，若婴儿之失母，其号岂常声之有？’宁令哀有馀而礼不足。哭以泄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饰其音，非痛切之谓也。又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帟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

“余之乡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难，或并在衰老，于礼唯应缋麻在身，不成丧致毁者，皆过哀啜粥，口不经甘。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

辽缅乎？

“又凡人不解，呼谓中国人之居丧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闻晋之宣、景、文、武四帝，居亲丧皆毁瘠逾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礼，皆行七月服。于时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为法。世人何独不闻此而虚诬高人？不亦惑乎！”

【译文】

抱朴子说：“开天辟地之后，各种东西化育产生。禽类有的能够语言对答，兽类有的能听懂人话；喜鹊知道已往，归终知道未来；燕子能理解阴阳，蛇和蚂蚁会远离泉水河流。卜筮也不能超过它们，甘公和石申也不能胜过它们。只是因为缺乏礼教，所以不能置身于高贵的人类的行列。

“当初远古的时候，人民不分尊卑上下，天帝怜悯人民混然一体甚为鄙野，同情人民居住巢穴过分简陋，所以建造房屋以使人离开鸟兽之群，制定礼仪制度来区分等级威仪；教给人们依照仪节回旋进退，训导人们宾主相见的礼仪。站立要像磬一样躬身，拱手要像怀中抱一面鼓。小步快走上下台阶的礼节，高瞻低视接谈应答的表情，甚至达到三千项。这是约束过度行为的堤防，是做人的道德规范所急需的。所以“俨若”放在《礼记·曲礼》的开头，貌恭在五事中列为首位。出门时有见客人恭敬的要求，闲居时有独处要谨慎的诫语。颜回夜间沐浴也要整顿仪容，子路临死时还要系上冠缨。如今恭敬的态度暂时被废弃，懈怠简慢已经开始流行。要想安定君主治理百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大致说来，人有礼仪就像鱼有水一样。鱼失去了水，虽

然暂时还能活着，但是干枯腐烂是必然到来的；人丢弃了礼，虽然暂时还有脸面，但却是祸患和失败到来的阶梯。鲁国秉承周礼，凶暴不义的军队不敢侵犯；魏君敬重段干木，精锐的敌寇班师撤军；巨大的楚国有百万大军，但脆弱得像击落枯叶一样；强悍的秦国经崤山函谷关的天险去偷袭郑国，但还不如折下的柳枝结实。难道不是丢弃了礼的三本而丧失了根蒂所召致的吗！况且安逸引发情欲，动乱时间长了，风习颓丧，教化败坏，恭敬谨慎的威仪被破坏了，落拓不羁的习惯形成了。浅近的人们恰遇政事风化悖乱而低下，平庸的百姓赶上道德之网断绝而紊乱，于是像网中之鱼离开了渔网，被围的野兽逃出了兽笼。

“时势动乱以来，事物不断发生变化，帽子、鞋、衣服袖子的裁剪样式，日月改变，没有一定之规，忽而长忽而短，一会儿宽一会儿窄，一下子高一下子低，有时粗有时细。装饰的东西也没有一定，以与人相同为快意。那些好事的人，早早晚晚地仿效他人，正像人们所说的京城中以宽大的眉毛为好，远的地方就能画成半个额头宽。我实在是个凡夫俗子，在追随风气上很笨拙，衣服用度变不胜变，所以就不变；没有损坏的，我从来不换。虽然被人指说嘲笑，我也不理睬。我怎么会随便地与众人相背离呢？实在是认为没必要罢了。

“北方的各种事情，胜过江南的很多，但是也有应当否定的。君子行礼不追求改变习俗，就是说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去，不改他家乡的办法。更何况他还在自己的家乡，又为什么要丢掉老习惯而勉强地另外学习呢？吴地善于书法的，就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都是一代最好的书家，正

像中原有锺繇、胡昭、张芝、索靖，各都是一方的出色人才，都写的古体字，都足够成事。我认为扔掉已经习惯的方法，重新勤奋刻苦地学习中原的书法，尚可不必。

“更何况还有改变他的语音来效法北方话，既然不能很快就说得很好，似乎就可羞可笑了，正像所说的没有学到邯郸的步法，只能爬着回去而被人嘲笑。这还是其中的小事。还有的遇到丧事而学北方哭的，使他一下子不再有思念的感情。当初钟仪、庄舄没有忘记本来的乡音，受到古人的赞美。孔子说：‘死了亲人的，就像婴儿失去母亲，他的号哭怎么还会有正常的声音呢？’宁肯让哀痛有余而礼仪不足。哭是用来抒发哀伤的，好听不好听有什么关系！但是却造作夸饰哭声，并不是在表达痛切的感情。又听说有地位的人在父母之丧当中，有的病得很厉害，服食石散以便多吃饭，喝酒以发挥药效，为的是生命。病势危急，经不住风吹和寒冷，帟幔帐子和席子褥子，怎么舒服怎么用。于是平庸猥琐的小人中有钱财的，就在服丧中完全不呆在守丧的位置上，总在别的房子里，高床铺上多层褥子，吃精美的食物，喝大量的酒；或者和亲密的客人一杯一杯地喝酒，以至于大醉，说：‘这是京城洛阳的做法。’不是太可痛惜了吗！

“我的乡里那些有德行的君子，他们遇上父母去世，有时自己也已经年老体弱了，按照礼，只需身穿孝服，不必为完成丧事而毁坏了身体，但全都是由于过于哀痛只吃些粥，不吃甘美的食品。当时的人们即使不贤德的，也无不以希望赶上他们自我勉励。而现在却自己如此地想办法奢侈享乐，相差是多么远哪！

“再有，平庸的人不理解，都说中原的人们居丧时多数都奢侈过度。完全不是这样。我听说晋朝的宣、景、文、武四位皇帝，在亲人的丧期当中，全都因过哀而极度瘦弱，超越了制度，并且不用王氏的二十五个月的丧礼，全都实行二十七个月服丧。在那个时候天下在父母丧亡的丧期中的的人，全都以这四个皇帝为榜样。世上的人为什么偏偏不听这些，而凭空诬蔑高尚的人，不也太糊涂了吗！”

刺骄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贵之门，居乎热烈之势，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辩于免盈溢之过也。盖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附之者众，则安之征也；去之者多，则危之诊也。存亡之机，于是乎在，轻而为之，不亦蔽哉？”

“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敛迹，偃伊侧立，低眉屈膝，奉附权豪，因缘运会，超越不次。毛成翼长，蝉蜕泉壤，便自轩昂，目不步足，器满意得，视人犹芥。或曲晏密集，管弦嘈杂，后宾填门，不复接引；或于同造之中，偏有所见，复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数接其情，苞苴继到，壶榼不旷者耳。孟轲所谓爱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贵下贱，卑以自牧，非此之谓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废疾，安共为之？可悲者也！”

“若夫伟人巨器，量逸韵远，高蹈独往，萧然自得，身寄

波流之间，神躋九玄之表，道足于内，遗物于外，冠摧履决，蓝缕带索，何肯与俗人竞干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为春蚓夏蝇之聒耳！求之以貌，责之以妍，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简，不能察其精神之渊邈，务在皮肤，不料心志，虽怀英抱异，绝伦迈世，事动可以悟举世之术，言发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谈。而茅蓬不能动万钧之铿锵，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丽，因而蚩之，谓为凡愤。

“夫非汉东之人，不能料明珠于泥沦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识夜光于重崖之裹，螭螭屯蚊眉之中，而笑弥天之大鹏；寸鲋游牛迹之水，不贵横海之巨鳞。故道业不足以相涉，聪明不足以相建，理自不合，无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愿夫在位君子，无以貌取人，勉勩谦损，以永天秩耳。”

抱朴子曰：“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学，犹以蹕自病，得失财不相补。向使二生敬蹈检括，恂恂以接物，竞竞以御用，其至到何适但尔哉？况不及之远者，而遵修其业，其速祸危身，将不移阴，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

“昔西施心痛，而卧于道侧，姿颜妖丽，兰麝芬馥，见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踌躇焉。于是邻女慕之，因伪疾伏于路间，形状既丑，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恶其气，莫不睨面掩鼻，疾趋而过焉。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

“帝者犹执子弟之礼于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无礼’，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亲也，盖欲人之敬之，必见自敬焉。不修善事，则为恶人；无事于大，则为小人。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为素王。则君子不在乎富贵矣。今为犯礼之行，而不喜闻谏死之讥，是负豕而憎人说其臭，投泥而讳人言其污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褻，夷虜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兴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济济之美乎！”

“夫入虎狼之群，后知賁、育之壮勇；处礼废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迟，流遁遂往，贤士儒者，所宜共惜。法当扣心同慨，矫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当竹柏其行，使岁寒而无改也。何有便当崩腾竞逐彼鬬茸之徒，以取容于若曹邪？去道弥远，可谓为痛叹者也。”

“其或俄然守正，确尔不移，不蓬转以随众，不改雅以入郑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于己者，便共仇仇而不数之。嗟乎！衰弊乃可尔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无党于俗，扬清波以激浊流，执劲矢以厉群枉，不过当不见容与不得富贵耳。天爵苟存于吾体者，以此独立不达，亦何苦何恨乎！而便当伐本瓦合，餽糟握泥，割足适履，毁方入圆，不亦剧乎？”

“夫节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夺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荣犹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摈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计决，劝沮不能干；乐天知命，忧惧不能入。困瘁而益坚，穷否而不悔。诚能用心如此

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啗枿，效乎礼之所弃者之所为哉！”

抱朴子曰：“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纵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褻黷而达于淫邪哉！有似盗跖，自谓有圣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伤破人伦，剧于寇贼之来，不能经久，岂所损坏一服而已！”

“若夫贵门子孙，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头袒体，踞见宾客，既辱天宫，又移染庸民。后生晚出，见彼或以经清资，或佻窃虚名，而躬自为之，则凡夫便谓立身当世，莫此之美也。夫守礼防者苦且难，而其人多穷贱焉；恣骄放者乐且易，而为者皆速达焉。于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

“世间或有少无清白之操业，长以买官而富贵，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饰也，其党与足以相引也。而无行之子，便指以为证，曰彼纵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身履道，而不免于贫贱矣。而不知荣显者有幸，而顿沦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然所谓四通八达者，爱助附己，为之履不及纳，带不暇结，携手升堂，连袂入室，出则接膝。请会则直致，所惠则得多，属托则常听，所欲则必副，言论则见饶，有患则见救。所论荐则蹇驴蒙龙骏之价，所中伤则孝己受商臣之谈。故小人之赴也，若决积水于万仞之高堤，而放烈火乎云梦之枯草焉。欲望肃雍济济，后生有式，是犹炙冰使燥，积灰令炽矣。”

【译文】

抱朴子说：“生在世代贵显的家庭，处于权势显赫的地位，

多数人不和骄气相约而骄气自然就会到来了。不是那种超群的人才，不能分辨和避免自满的过失。大体说来勤劳谦逊而虚心的，那么归附他的人就多；骄矜傲慢待人无礼，那么离开他的人就多。归附的人多，这是平安的征兆；离去的人多，则是危险的症状。存亡的关键，就在这里，轻率地对待它，不是太糊涂了吗！

“也有的出身微贱，从卑微发展成显赫，只靠着耸起肩膀收敛形迹，取媚谄笑，侧身而立，低眉顺眼弯腰屈膝，奉承趋附权势豪门，抓住时机把握运气，因而打破次序超越升迁。等到羽翼丰满了，像蝉脱掉了蝉蜕离开了土地，就傲慢起来，眼睛不看自己的双脚，自高自大得意忘形，把别人看得犹如草芥。有的私宴一个接一个，乐器之声嘈杂吵闹，后到的客人堵住了大门，不再接待引入；有的在同僚当中有片面的见解，未必看得全面，只是因为有所求，略微殷勤地多次接受别人的情谊，馈赠不断，酒壶不空罢了。正如孟轲所说的‘喜爱但是不尊敬，等于像猪一样畜养’。现在却有很多人这样做，认为是自我尊重的办法。真正的自我尊重的办法，是在于以尊贵的身份谦下地对待地位低贱的人，以谦卑精神自我修养，并不是说这样做。这是世风颓败浅薄时代的鄙陋习俗，进入膏肓的重病，怎么都去这样做呢？真是可悲的事情。

“至于伟人大才，器量超卓气韵远大，隐居独行，超逸而自得其乐，寄身于江河湖海当中，精神升到九重天外，内心修养深厚，可以遗弃身外之物，就是发冠损坏鞋子开裂，衣服破烂以绳为带，又怎么肯去和俗人争抢受宠幸的辅佐官员的位置，作出一副巧言获幸者的谄媚表情，仿效上林苑中喋

喋不休的小吏，像春天的青蛙和夏天的苍蝇那样在人耳边吵闹不休呢！如果以貌取人，要求人外表漂亮，那么俗人只看到他们外貌粗陋简朴，而不能体察他们精神上的深远。以貌取人，而不去估量内心的思想，即使是胸怀出色的才能，出类拔萃远过世人，做起事情可以让人理解使整个社会改变的办法，说出话来足以解开从古至今的疑难问题，内含玃珠腹藏韬略，不合于法度的话不说，但正如茅草不能敲响万钧重的大钟，侏儒不能看到几仞高的宏伟壮丽的大房子一样，反而因此而受到讥笑，说他们平庸昏愤。

“不是汉水东岸的人，不能判断出泥沼之中的蚌里有明珠；不是哭泣出血的人，不能看到重重山崖以内有夜光宝玉。小虫子螭螟聚集在蚊子的眉毛里，但却嘲笑遮天蔽日的大鹏；一寸长的小鲫鱼在牛蹄子的水里游动，但也不以横渡海洋的大鯢为贵。因此道德学业不能相互涉及，耳聪目明也不相衔接，所依据的道理不相合，没有更多值得奇怪的。之所以要非难它而不能沉默不语，是希望在位的君子不要以貌取人，要勉励谦虚退让，以便永保上天规定的品秩等级。”

抱朴子说：“世上只听说戴良和阮籍傲视世俗放荡不羁，被称为大度，而不衡量自己的资质能力并非可与傲世之人相比，却去追慕学习他们。有的歪戴帽子或结发不戴帽，有的袒胸露背伸腿箕坐；有的在众人面前洗脚，有的当着人面撒尿；有的把客人搁在一边自己吃东西，有的斟酒只给自己的亲人。这些差不多都是未开化的外族人干的事，不是各华夏民族认为愉快的事情。凭戴良、阮籍的才能学问，尚且因为独立特行自寻其病，得失还不能相补偿。如果当初让这二位

先生恭谨行事检点约束，小心谨慎地待人接物，戒惧持重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的造诣何止像今天这样呢！况且远不如他们的人，却学着干他们的的事情，那么招致祸患危及自身，将是不久的事情，何止是不能凭高洁的德行而被人敬待呢！

“从前西施心口疼而躺在道边上，恣态面容妖艳美丽，有如芝兰麝香一样芬芳馥郁，看见的人都感觉到她的容颜美丽并惦念她的疾病，无不止步不前。于是邻居的女子羡慕她，也假装生病趴伏在路上，样子既丑陋，再加上恶臭，过路人全都憎恶她的面貌厌恶她的臭气，无不转脸斜视捂住鼻子，快步走开。如今世上的人没有戴良和阮籍那样的天生资质，却效法他们的傲慢，也属于丑女暗昧于自我衡量之类的事情。

“天子尚且对三老、五更两个职位的人行儿子弟弟般的礼节，就是要为人作尊敬人的表率。‘作为人而没有礼貌’，对人的讽刺是很深刻的。傲慢地对待别人必然不尊敬他的双亲。大体说来，想要人们尊重你，你一定要自己尊重自己。不做善良的事情，就是凶恶的人；不干大事业，就是小人。商纣做无道的事，被人称作独夫；孔子是周天子的臣下之臣，但被人称作素王。这说明君子并不在于财产地位。如今做了违犯礼的事，但不喜欢听很快会死的讥刺，等于是背着猪但憎恶别人说他臭，投身到泥里但忌讳别人说他肮脏。从前辛有看见披散头发祭祀的人，知道戎族将会发达。我看晋怀帝、晋愍帝的时代，社会风气崇尚骄傲轻慢，像外族一样自己对待自己，这以后羌族人扰乱华夏，入侵掠夺京城。等到明白了这件事，才想到它是先以怪异的情况显明了的。如今天下的人们都向往安定，国家的中兴是有征兆的，怎么能不一起改

掉以往的过失，去修治众多美好的东西呢！

“进入虎狼之群以后，才能知道孟贲和夏育的强壮和勇敢；置身于礼仪废弃的风俗当中，才能知道雅正之人的矢志不渝。道德教化衰落，流荡逃循顺流而下，贤德的士人读书的人们，都应该感到惋惜。理当捶胸顿足，共同慨忿，尽力矫正。如果是力量不够，不能对它有什么办法，也应当让自己的行为像竹子柏树一样正直高洁，即使在一年的寒冷季节中也不改变。哪里有马上就到那些卑贱的家伙面前去奔走竞争，来向这些人去讨好呢？离开正道更加远了，应当为此痛心叹息。

“其中有的人屹然不动据守正道，坚定不移，不像蓬草一样随风旋转以追随俗众，不改雅正之音而去奏淫邪的音乐，并没有人不恨他并了解他们的优秀品质。而现在只是因为他和自己不一样，就都以他为敌而不与他亲近。唉！世风的衰败居然能够如此！君子能够让自己刚强诚信正直不阿，不和俗人结为朋党，掀起清澈的波浪冲刷污泥浊水，手持强劲的武器去抨击众多的邪恶，只不过是必然不被容纳并且不能够富有显贵罢了。天赐的爵位如果在我的身上，凭这一点而卓然独立不求显达，又有什么可痛苦可遗憾的呢！而很快就丢失了根本苟且地合于众人，随波逐流，削足适履，抛弃立身准则来曲意投合别人，不是太过分了吗！

“坚贞有节操的人即使不能让他入尊敬，也不能丢掉志向；不能让他入不憎恨，所遵的正道也不能改变；不能让别人侮辱，而荣耀仍存在于自身；不能让人不抛弃，但操守不能改变。所以本分既定方计已决，鼓励和阻止都不能干扰；乐

从天道安守命运，忧愁和恐惧都不能进入。困窘劳苦却更加坚定，不显达不走运但也不后悔。如果真能这样掌握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肯像草一样随风倒像浮萍一样在水上漂浮，像用粗绳子去连接丝带、用圆榫眼入方榫头一样迎合世俗，效法礼法所抛弃者干的事情呢！”

抱朴子说：“听说汉朝末年那些品行不端的人，自己相互之间品评次序等级，成群的人聚在一起傲慢自大，不受正道约束，全是都会中的首领称霸于一方，四面八方相互勾结畅通无阻，全都背叛礼义教化而行为放纵奸邪乖戾，诽谤诋毁纯正的人，攻击中伤不与他们结为朋党的人，口中说惯了丑恶的言词，自身干着坏事。他们所说所作的一切，都使人不愿意谈论。古人所说的通达，只是说通于道德达于仁义，怎么会是说通于轻慢污浊达于淫佚邪恶呢！就像盗跖，也说自己有圣、勇、义、智、仁五种圣人的道德。这种风气对于人的伦理关系的破坏，比外寇强盗到来要厉害，岂只是损坏一服之地而已！

“至于高贵门第的子孙们，以及在官位上的士人，不惧怕礼法，而全都束发而不戴冠，袒露着身体，伸腿箕坐会见客人，既辱没自己的官职，又影响到平民百姓。后来出生的子弟，看到他们有的已经获得了清显的官职，有的窃取了虚伪的名声，于是自己也照着去做。那么平民百姓就认为在社会上立身，没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了。谨守礼法的人，痛苦而又困难，而这种人多数困顿卑贱；任性傲慢放纵的人，快乐而且容易，而这样做的人全都迅速显达了。于是庸俗的人无不丢弃守礼法而去傲慢放纵。

“社会上也有操行德业毫无清白可言的人，经常以买官而又富有又显贵，有的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足够来自我掩饰，他们的朋党完全有力量相互选拔荐举。于是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就以此为证，说那些人放纵感情恣肆欲望，但没有妨碍他们显赫荣耀；这些清白人严求自身履行正道，却不免于贫穷卑贱。他们不懂得荣耀显贵的人受宠幸，而困顿沉沦的人不被赏识，全都不依据他们的操行。

“然而所谓四通八达的人，喜爱帮助、归附他们的人，为了他们会鞋都来不及穿好，衣带都来不及系上，拉着手进到堂屋，肩并肩地进入内室，出门则促膝而坐，请入盟则毫不犹豫，施惠则所得很多，嘱托事情总是接受，所想要的必然能够兑现，言语不当会受到宽容，有难会得到援救。所论定推荐的准是瘤驴标上骏马的价钱，所诋毁中伤都属孝己得到商臣的评价。所以小人们奔赴这条路，就像在万仞高的堤坝上开口放水，在云梦泽的枯草中放起烈火。还希望谦逊之礼整齐和谐，年轻人有楷模可学习，那就像用火烤冰想让它干燥，堆积灰烬想让它炽燃一样。”

百里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其官益大，其事愈优，烦剧所鍾，其唯百里。众役于是乎出，调求之所丛赴。牧守虽贤而令长不堪，则国事不举，万机有阙，其损败岂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长尤宜得才，乃急于台省之官也。

“用之不得其人，其故无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违也。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选；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或是所宿念，或亲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等亦时有快者，不为尽无所中也。要于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独立，勉修清约，夙夜在公，以求众誉，惧风绩之不美，耻知己之谬举，鲜矣！”

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无止无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赖，主人举劾弹纠，终于当解，虑其结怨，反见中伤，不敢犯触，而恣其贪残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离叛？离叛者众，则不得不屯聚而为群盗矣。

“夫百寻之室，焚于分寸之飙；千丈之陂，溃于一蚁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张乎？而秉斤两者，或舍铨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绳墨于附己。选之者既不为官择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谓不任。于是莅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

“或有秽浊骄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暗塞退愤而庶事乱者矣，或有潦倒疏缓而致弛坏者矣，或有好兴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养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晓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声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围棋樗蒲而废政务者矣，或有田猎游饮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辞讼而刑狱乱者矣。百姓不堪，起为寇贼，衅咎发闻。置于丛棘。亏君上之明，益刑书之烦，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

“夫用非其人，譬犹被木马繁缨，何由骋迹于追风？以壤龙当云雨，安能耀景于天衢哉？若秉国之钧，出纳王命者，审

良、乐之顾眄，不令跛蹇厕骐驎；冒昧苟得，暗于自量者，虑中道之颠蹶，不以駑鹵服鸾衡。则何患庶绩之不堪！何忧四凶之不退！三皇岂足四，五帝岂难六哉！”

【译文】

抱朴子说：“三台和九卿，陪侍帝王谋虑治国大政；州牧和郡守，掌管事情的大纲要领。人们的官越大，他们事情越是悠闲，烦难繁重的事所集中的，只有县令。众多的劳役要从这里出，各种赋税都来自这里。即使州牧郡守有能力，而县令不胜任，国家的事情就不能施行，各种事业就会有缺漏，它所造成的损失难道仅止于一县境内而已吗！县令尤其应该得到合格的人才，比朝廷里的官员还要急迫。

“用人不当，原因没有别的，就在于极为公正的感情并没流行，而放任私欲的意向不能被抛弃。有的是父亲哥哥位高权重，而儿子弟弟靠他们的声望被选用；有的有地位高的人嘱托，而平庸之辈无能却被任命为官；有的是昔日爱怜的人，有的是亲戚而不是别人，知道他们不行却还只能用这样的人。也不时有令人愉快的人，不是全都不中用。关键是不出色的人居多。那些能够自己独立，勤勉努力地学习从政清明简约，白天黑夜用于公务，来寻求众人的赞誉，害怕世风政绩不好，耻于知己的人胡乱荐举的人，太少了。

“庸俗猥琐的家伙们，才能小志向低，贪要贿赂，只图发财，放纵自己的感情和欲望，没有停止和满足的时候。主管的官员，知道他们有很多利益，如果主管官员列举罪过弹劾，最后一定会被解职；但是顾虑他会记仇，自己反被中伤，所

以不敢触犯，而听任他贪婪凶残。像这样下去，黎民百姓又怎么能够不遭困顿受痛苦离心背叛呢？离心背叛人多了，就不能不勾结聚集而成为成群的强盗了。

“百寻高的房子，会由于一点小风而焚毁；千丈长的堤坝，会由于一个蚂蚁洞而溃决。怎么能不严加防范呢？怎么能不改弦更张呢？而掌管称量重量的人，有的放弃用秤称而根据自己的感情；掌握法律的人，有的在依附自己的人身上歪曲了准绳。选举的人既没有为官而选择人，而求官的人又不说自己不胜其任。于是处理政事则政事荒疏，治理百姓则百姓离散。

“有的政事污浊骄奢淫逸，使百姓困顿；有的苛刻暴虐残酷严厉，多有仇恨叛变者；有的暗昧闭塞迟缓昏愤，各项事务都很混乱；有的举止散漫疏忽迟钝，导致法纲松弛风气败坏；有的喜欢举办并非急需的事，使得人力困乏；有的隐藏供养逃犯而实施欺凌残暴；有的不懂得法律条令，被欺骗戏耍；有的因为淫邪的音乐和酒色而导致荒唐沉迷；有的下棋博戏荒废了政务；有的为打猎、郊游和酣饮而忘记了各项事情；有的不懂诉讼之事使断案量刑混乱。百姓忍受不了，造反起事而成为强盗，过失显露，于是被关入了监牢，损害了皇帝的圣明，增加了法律条文的繁琐，而百姓所遭的困苦已经很深了。

“使用的不是恰当的人，就像是给木马披上腹带颈带，怎么能像追风快马那样驰骋？用土龙来阻拦风雨，怎么能让阳光在天空中照耀呢？如果执掌国政，为皇帝上传下达的人，应该像王良和伯乐相马那样审察官吏，不让瘸驴排于骏马之列；

大胆而苟且得官，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就考虑到会半路上翻车，不让他们以弩劣疲困之身去驾銮车。那么为何还要担心各项事务不顺利，忧虑四凶不去除呢！三皇岂止可以凑足成四，五帝成为六帝又有什么难的呢！”

接疏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则桑荫未移，而金兰之协已固矣；以长才而遇深识，则不待历试，而相知之情已审矣。飘乎犹起鸿之乘劲风，翩乎若胜鳞之蹑惊云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则姜公不用于周矣；若以疏贱而可距乎，则毛生不贵乎赵矣；若积素行乃托政，则宁戚不显于齐矣；若贵宿名而委任，则陈、韩不录于汉矣。明者举大略细，不恃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岂肯称薪而爨，数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廩哉！”

【译文】

抱朴子说：“以杰出的才智而遇到非常圣明的君主，那么用不了很长的时间，就会结为至亲至近的金兰之好；以出类拔萃的能力而遇到深刻了解的人，那么用不着多次考验，相知的感情就已经很明显了。飘舞就像起飞的鸿雁遇上了强劲的风，奋飞就像腾飞的蛟龙踏上了疾纵的云。如果认为被压抑埋没的人就应当忽视，那么姜尚就不会被周任用；如果认为疏远低贱就可以不接受，那么毛遂就不会在赵国受到尊重；如果平素的德行积累得多了才能委托政事，那么宁戚就不会

在齐国显达；如果重视原有的名声委任官职，那么陈平、韩信就不会被汉录用。精明的人成就大事而忽略小行，不嫉妒不苛求，所以能获得威望奠定功业，成就天意平定人事。怎么肯称量柴薪来烧火，数着米粒做饭，因为有瑕疵就把玉璧扔掉，分开毛去寻找黑痣呢！”

钧世第三十

或曰：“古之著书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隐而难晓；今人意浅力近，故露而易见。以此易见，比彼难晓，犹沟洫之方江河，蚁垤之并嵩岱矣。故水不发昆山，则不能扬洪流以东渐；书不出英俊，则不能备致远之弘韵焉。”

抱朴子答曰：“夫论管穴者，不可问以九阍之无外；习拘阂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独见。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虽冶铄于畴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见乎辞，指归可得。且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洋博富也。

“然则古之子书能胜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喽喽所玩，有耳无目，何肯谓尔！其于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故新剑以诈刻加价，弊方以伪题见宝也。是以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今文虽

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

“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然而譬如东瓠之木，长洲之林，梓豫虽多，而未可谓之为大厦之壮观，华屋之弘丽也；云梦之泽，孟诸之藪，鱼肉之虽饶，而未可谓之为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

“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方之于士，并有德行，而一人偏长艺文，不可谓一例也；比之于女，俱体国色，而一人独闲百伎，不可混为无异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军》《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则举条可以觉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黼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辘辘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书犹言也，若入谈话，故为知有，胡越之接，终不相解，以此教戒，人岂知之哉！若言以易晓为辨，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世人皆知之快于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

【译文】

有人说：“古代著书的人，才气大思想深刻，因此他们的

文章隐晦不容易理解；现在人思想浅才力低，所以文章外露而容易理解。用这种浅显易解和那种深刻难懂相比较，就像是小沟渠和长江大河相比，蚁穴口的小土堆和嵩山泰山放在一起一样。因此河流如果不是发源于昆仑山，就不能扬起大浪流向东方；书如果不是由英俊之才写出的，就不能具备流传久远的出色神韵。”

抱朴子回答道：“对见识狭窄的人，不能谈论九重天外没有东西；对学习范围有限的人，不能要求他有出类拔萃的独到见解。古代的人士，不是鬼也不是神，他们的躯体虽然已经消亡于往古，然而他们的精神却记载在典籍中，感情表现在文字上，意旨的趋向是能够知道的。况且古书多数隐晦，不一定是古人故意要让它难懂，有的是因为时代不同语言有变化，有的是因为方言不一样，经历了灾荒战乱，埋藏的时间长了，竹简编成的册籍绳索腐烂断折，丢掉的很多，有的掺杂连接或残缺不全，有的脱落了章节句子，因此难懂，好像深奥罢了。而且《尚书》是政事文告的集子，但不如近世的褒奖文告、皇帝诏书、军事文书、表奏疏议清新富丽华美；《毛诗》是华丽光彩的作品，但赶不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这些赋作深广博大。

“那么古代的子书能胜过现代的作者在哪儿呢？但那些守株待兔拘泥守旧的人，局限于所欣赏的作品，只有耳朵没有眼光，怎么肯承认这一点呢！他们认为古人的作品神秘，认为现在的作品浅薄，看重古代而轻视现在，是由来已久的。因此新铸的剑因为伪刻古款而身价倍增，破烂的方版由于假托古人题字而被人珍视。所以古书虽然质朴无华，而庸俗的儒

生把它说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的文章即使华美如金玉，但一般人却把它视同瓦砾。

“但古书虽然很多，不一定都好，重要的是可以作为学习者的高山深潭，让执笔写文的人能从中采集砍伐捕捞猎取。然而就像是东瓠的树木，长洲苑的林子，虽然梓树、豫章这样的好木材很多，但不能就把它说成是壮观的大厦，华美的房屋；云梦泽，孟诸薮，出产鱼肉虽然很丰富，但不能就称之为烹调好的丰盛饭食，渝儿、狄牙做的美味佳肴。

“现在的诗和古代的诗都有很好的思想内容，差别全在于文辞的华美与否。用士人来作比方，都有好的德行，其中而一个人在写文章上更有才华，不能说全都一样；用女子作比方，都是举国容貌最美的，而其中一个人又有娴熟的多方面的技艺才能，不能混为一谈认为没有差别。至于都是描写宫室的，奚斯写的有“路寝孔硕”句子的颂诗，怎么比得上王延寿写的《灵光殿赋》呢！同是述说游猎，《叔于田》《卢铃》这些诗，怎么比得上司马相如描写上林苑的作品呢！都是赞美祭祀，而《清庙》《云汉》的文辞，怎么比得上郭璞的《南郊赋》艳丽！都是称颂出兵征战，《出车》《六月》那种作品，怎么比得上陈琳的《武军赋》雄壮呢！那么任举一项都可以让人感觉到这一点。不久前夏侯湛、潘安仁一起为《诗经》中散失的作品写了补作，《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类，诸位大儒高才善于鉴赏文学作品的人，都认为原来《诗经》中的三百首，没有足以和这二位贤者的作品相提并论的。

“再有，古代事事都醇厚朴素，现在无论什么都雕画修饰，

时间推移时代改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毛呢锦缎漂亮而且结实，不能说它们还不如蓑衣；有帷幕的辘辘车好看而又结实，不能说不如原始的椎车。书面的文字就如同是说话，人与人如果能相互谈话，才能够成为“知音”；与胡人、越人相交接，始终不相理解，用我们的语言去教诲告诫，人家怎么能懂得呢！如果语言以易懂与否为区别，那么书为什么以难理解为好呢？就像船和车代替涉水和步行，文字笔墨改变了结绳记事，各种后来产生的都比以前的要好，它们的功劳业绩相差千万倍，不能再一一列举。世上的人都知道这些比以前要好，为什么只认为文章不如古代呢？”

省烦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弥纶人理，诚为曲备。然冠、婚、饮、射，何烦碎之甚邪？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拜起俯伏之无已邪？往者天下安，四方无事，好古官长，时或修之。至乃讲试累月，督以楚挞，昼夜修习，废寝与食，经时学之，一日试之，执卷从事，案文举劾，黜谪之罚，又在其间，犹有过误，不得其意。而欲以为以此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

“古人询于刍蕘，博采童谣，狂夫之言，犹在择焉。至于墨子之论，不能非也。但其张刑网，开涂径，浹人事，备王道，不能曲述耳。至于讥葬厚，刺礼烦，未可弃也。自建安之后，魏之武文，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为丧乱既平，朝野无为，王者所制，自君作古。

可命精学洽闻之士，才任损益，免于拘愚者，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其烦重游说，辞异而义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无所伤损，卒可断约而举之，勿令沉隐，复有凝滞。

“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属，衣、冠、车、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宫、室、尊、卑之品，朝、飧、宾、主之仪，祭、奠、殡、葬之变，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礼，皆可减省，务令约俭。夫约则易从，俭则用少；易从则不烦，用少则费薄；不烦则莅事者无过矣，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

“拜伏揖让之节，升降盘旋之容，使足叙事，无令小碎，条牒各别，令易案用。今五礼混挠，杂饰讽，枝分叶散，重出互见，更相贯涉，旧儒寻案，犹多所滞，驳难渐广，异同无已，殊理兼说，岁增月长，自非至精，莫不惑闷，踌躇歧路之衢，愁劳群疑之藪，煎神沥思，考校判例。尝有穷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决嫌无地，呻吟寻析，憔悴决角，修之华首不立，妨费日月，废弃他业，愁困后生，真未央矣！长致章句，多于本书。今若破合杂俗，次比种稷，删削不急，抗其纲，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学者万倍之役，弭诸儒争讼之烦。将来达者观之，当美于今之视周矣。此亦改烧石去血食之比，无所惮难，而恨恨于惜怀推车迟于去巢居也。

“然守常之徒，而卒闻此义，必将愕然创见，谓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损益怀善，何必当乘船以登山，策马以涉川，被甲以升庙堂，重裘以当隆暑乎！若谓古事终不可变，则

棺槨不当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译文】

抱朴子说“安定君主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联系贯通人间的伦理关系，实在是很完备的。但是冠礼、婚礼、饮礼、射礼烦琐得多么厉害呀！人的伦理关系虽然以有礼为宝贵，但应该让人们足够以此来排列出尊卑各等的威仪并表现出真诚的敬意就行了，怎么会在于升堂降价、宾主相见的繁难复杂，下拜起立、俯首伏地的没完没了呢？从前的时候天下太平，四面八方没有战事，喜好古代事物的主要官员，有时学习礼。至于成年累月地讲解应用，用鞭打来督促，白天黑夜地学习，耽误了睡觉和吃饭，经过一个季节的学习，而试用于一天，捧着书卷做事情，按照条文安排一举一动，其中还包含着罢黜贬官的惩罚，但是仍然有过失错误，不合于礼义的地方。而想要用这个作为人民的日常遵行的东西，是太难施行了。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几辈子也不能穷尽这门学问，一年当中不能弄清楚这件事的那种情况。

“古人向牧人樵夫求问，广泛采纳童谣，就是狂放不羁、悖逆胡为者的话，也在采择之列。至于墨子的学说，是不能否定的。只是他的大张刑网，广开仕途，融洽人事，完备王道等等，不能全面叙述罢了。至于讥讽葬礼奢侈，批评礼节烦琐，是不能抛弃的。自从汉末建安年间以后，曹魏的武帝文帝送终的制度，致力于俭约节省，这说明墨子的主张是可以施行的。

“我认为动荡混乱平定之后，朝野没有战事，以王道治天下的君主制定礼法，应该从自己开始打破旧规自创先例。可

以让精于学问见闻广博的士人，才能可以担负起礼的删减增益、能避免拘谨愚顽的人，让他们删定《周礼》、《仪礼》和《礼记》，去掉其中不必要的内容，排列其源与流的先后顺序，综合它们的事类，按照类别集中编排。那些烦琐重复虚浮不实说法，词句不同而意思相同的，保存它也不可能平时实行，去掉了也没有什么损伤，最后就可以大家商定后去掉它，不让它存留下来，再造成困阻。

“那些有关于吉礼凶礼所有的器物，俎、豆、觚、觶之类的东西，有关衣服、发冠、车辆、丧服等的制度，旗帜、花纹、色彩等装饰，房屋尊卑的等级规定，朝见、宴飨时宾主的仪节，祭祀祖先、祭奠死者、出殡、下葬的区别，郊祭天地和大祭始祖的办法，祭祀土神、谷神和山川之神的礼仪，都可以减少省略，一定要让它简单节省。简单就容易使人照此施行，节省就可以减少用度；容易施行就不烦琐，用度少就花费小；不烦琐就使处理公事的人不容易有过失，花费小就使对百姓的征调不苛刻。

“下拜休礼宾主相见的礼节，升堂降阶进退回环的形式，让它能够使事情进行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细碎，要分条区别清楚，让人们容易照此施行。如今五种礼相互混杂搅扰，纷繁而错乱，树枝一般分开树叶一样散布，重复出现几处互见，相互关联涉及。老的儒者寻找查考，尚且经常被阻滞，其混杂不纯越来越厉害，不同的理解没完没了，悬殊的解释并列的说法与日俱增，如果不是非常精通于此的人，无不迷惑糊涂，像在交叉路口踌躇不前，在有众多困难的渊藪中忧愁劳碌，煎熬精神竭尽思虑，考订校对判断事例。曾经有的用整年的时间，到最后竟不能豁然了结，勤劳辛苦地修治，但解

决疑难找不到地方，忧劳艰辛地寻找解释，竭尽心力地去判断衡量，研究它头发白了也无所建树，浪费了时光，耽误了其他事业，令年轻人忧愁困苦，真是没有尽头啊！大量的解释文字，比原书还多。如今如果打破原来礼的系统杂入今天的习俗，分门别类，删除不需要的，提高礼的总纲，检查它的条令，那么其明亮可以像太阳月亮放射光芒，灿烂像五种颜色齐备，可以省去学习者万倍的劳动，消除众多儒生争吵的烦恼。将来的通达者看它，应当比现在看周代还要美好。这也就是改烧石为炊而脱离带血生食之间的对比，不应有所畏难，而眷恋于古老的原木轮的车和巢居穴处的时代。

“但是拘守常规的人们仓猝之间听说这种主张，必然会惊愕于这首次出现的见解，称我为大胆妄为的人了。夏商周三代之王音乐不相沿用，上古五位帝王的礼法也不相因袭，但是他们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安居上位治理人民是一样的。有的变革有的因袭，或减少或增加或毁坏或改善，为什么非得乘船去登山，鞭打着马去渡河，身披铠甲上朝廷，穿几层皮衣来阻挡暑热呢！如果认为古代的事始终不能改变，那么用棺槨下葬就不应该代替远古用柴薪埋葬，穿衣裳也不应该代替赤身裸体了。”

尚博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涂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

“古人叹息于才难，故谓百世为随踵。不以璞非昆山而弃耀夜之宝，不以书不出圣而废助教之言。是以闾陌之拙诗，军旅之鞠誓，或词鄙喻陋，简不盈十，犹见撰录，亚次典诰。百家之言，与善一揆，譬操水者，器虽异而救火同焉；犹针炙者术，虽殊而攻疾均焉。

“汉魏以来，群言弥繁，虽义深于玄渊，辞贍于波涛，施之可以臻徵祥于天上，发嘉瑞于后土，召环、雉于大荒之外，安園堵于函夏之内，近弭祸乱之阶，远垂长世之祉；然时无圣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骋骈騄之迹于千里之涂，编近世之道于三坟之末也。

“拘系之徒，桎梏浅隘之中，挈瓶训诂之间，轻奇贱异，谓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袞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拙，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虽繁，适可以聘辞耀藻，无补救于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训。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学本而行末。然则缀文固为馀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独贵其流，可乎？”

抱朴子答曰：“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

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识矣。文之体略，可得闻乎？”

抱朴子答曰：“荃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荃；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韵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熠熠，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铉，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者，便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锤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

“盖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绝手之称；援琴者至众，而夔、襄专知音之难；厩马千驷，而骐驎有邈群之价；美人万计，而威、施有超世之容。盖有远过众者也。

“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馀事，未之前闻。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为称，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圣谥于一字，仲尼从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鹰隼之所被，六甲出灵龟之所负，文之所在，虽贱犹贵，犬羊之羣，未得比焉。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馀事也。”

或曰：“今世所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岂气运衰杀，自然之理乎？”

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虽有步起，皆出硕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减也。或有汪涉玄旷，合契作者，内辟不测之深源，外播不匮之远流，其所祖宗也高，其

所絢绎也妙，变化不系滞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凝阂于一涂之逼促。是以偏嗜酸咸者，莫能识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应龙徐举，顾眄凌云；汗血缓步，呼吸千里。而蝼蚁怪其无阶而高致，弩蹇患其过己之不渐也。

“若夫驰骤于诗论之中，周旋于传记之间，而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虽始自髻鬣，讫于振素，犹不得也。夫赏其快者，必誉之以好；而不得晓者，必毁之以恶，自然之理也。于是以其所不解者为虚诞，悽诚以为尔，未必违情以伤物也。

“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黜贱同时。虽有追风之骏，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虽有连城之珍，犹谓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虽有疑断之剑，犹谓之不及欧冶之所铸也；虽有起死之药，犹谓之不及和、鹊之所合也；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大玄》见蚩薄于比肩也。

“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谅有以而然乎？”

【译文】

抱朴子说：“如果正统的经典是道义的深渊和大海，诸子的著作则是增加它深度的河流。仰望天空进行比喻，经书与诸子著作的关系就如同景星陪衬日月星辰；俯视大地进行比喻，它们就如同森林草丛辅助嵩岳一样。虽然途径不同，但在通向美德这一点上一致；虽然在举足行步方面有所区别，但

在振兴教化上相合。所以，学识渊博的人汇总最根本的东西来囊括次要的东西，抓住大纲要领就能取得一致。

“古人叹息人才难得，所以曾说百代产生一个人才就已经像脚挨脚走来一样频繁了。他们并不因为璞玉不是从昆仑山出产的就抛弃能照亮黑夜的宝玉，也不因为书籍不是圣人所著就废弃有助于教化的言论。因此，民间巷陌中流传的拙劣诗歌、军旅中枯燥贫乏的誓词，有的言词庸俗比喻浅陋，短得几乎不够十行，但仍然被古人收集著录下来，其地位仅次于《尚书》中《尧典》《大诰》等重要文献。而诸子百家的著作帮助人们进步的作用与经书是同样的，如同取水，容器虽然不同但能够救火却是相同的；又如同用针刺或用艾条烧灼，方法虽然不同，但能够治疗疾病却是一样的。

“汉魏以来，各种学说更加繁多。虽然含义比深渊还深奥，辞藻比波涛还丰富，实践了它们就可以使吉兆出现在天上，使瑞征呈示于大地，能把玉环和白雉从辽远的大荒之外召来，令华夏所有人家安定，从近期来说可以消除祸乱的根由，从长远来讲可以留传永久的幸福；然而当时没有圣人鉴定它们的等级，所以不能使骅骝一样的人才驰骋于千里长途之中，不能使近世出现的学说编纂在“三坟”等古代文献之后。

“思想保守的人，被浅薄狭隘所捆绑，被拙陋的训诂知识所束缚，轻视新奇的观点，鄙薄不同的学说，说它们不是当前所急需的；有人说它们是礼乐政教之外的无需重视的学说，有人说它们太广博会搅乱人的思想。但是这些人不懂得汇合一锱一铢能与山陵一样沉重，积聚百千的小数目可以达到亿兆的大数目；各种颜色调配在一起袞衣的花纹就会美丽，各种音色汇合在一起《韶》、《濩》的音乐就和谐。有的人重视

喜爱诗歌辞赋这类浅近渺小的文字，忽视鄙薄深刻美妙丰富广博的诸子著作，把商讨研究的至理之言看成愚蠢笨拙的东西，把空洞华丽无关宏旨的辩论看成漂亮灵巧的文字。真和假被颠倒，玉和石被混淆；把盛大美雅的音乐与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一样看待，把帝王所穿的锈着龙形图案的礼服与绋葛的服装视为同等。世人都是如此，真令人叹息令人感慨啊。”

有的人说：“著述虽多，只可用来尽情炫耀词藻，对大事的成功毫无增益帮助，比不上德行这种不用语言表达的教诲。所以颜回、闵子骞居于孔门弟子的前列，而子游、子夏居于次要地位；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标准，以实践为根本而以学问为次要。这样看来，写文章当然就是最次要的小事了。然而您却不赞扬推崇其本源，却偏偏看重其支流，这行吗？”

抱朴子回答说：“德行因为有具体的事实，它的优劣容易看到；文章因为微妙，它的实质难以认识。容易看到的东西是粗糙的，难以认识的东西是精细的。正因为粗糙，所以能够准确衡量；正因为精细，所以评定它时就难以一致。我特地抛开容易看到的粗糙，而论及难以认识的精细，不也可以吗？”

有的人说：“德行，是根本；文章，是末节。所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顺序中，文学一科不居于前列。这样说来，在纸上写作，就像是酒糟豆渣一类无价值的次等小事；可以流传的文章，就像祭祀之后弃去的草扎的狗一样毫无价值。低级和高级的标准，是可以辨识的。关于文章的根本之点，您能说给我们听听吗？”

抱朴子回答说：“竹筌可以丢弃，但未捕到鱼时就不能没

有它；文章可以废弃，但好的政治主张未曾施行时就不能没有文章。至于那文笔韵度的宽狭，撰文记事的详略，溯源流布的远近，蕴含容纳的深浅，其差异的悬殊，即使用天际之外与细毛之内二者的差距，也不能比喻出它们之间距离的遥远；其相互的对比，即使用日月星三光与磷火之光，也不能比拟尽它们之间大小的不同。龙渊宝剑与铅制的刀，不足以比喻二者的锋利与粗钝；鸿雁的羽毛与堆积的铜块，不足以比喻他们的轻飘与沉重。清浊有别，为不同的人所承受。明朗和暗淡等级不同，坚强和软弱气质各异。然而浅俗的人却只看到这两种作者都能用笔蘸墨在纸上涂画，就把他们看作是同类。这正是伯牙之所以永远怀念钟子期，郢人所以放下斧而不再使用的原因。

“能砍削的人多得肩挨肩，但是只有公输班和墨翟能独享绝等技艺高手的名声；操琴弹奏的人很多，可是只有夔和师襄专有懂得音乐的难得称号。马厩中有马几千匹，但是只有骐和骥有超群的价值；美人数以万计，可是只有南之威和西施有超过所有人的姿色。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吧。

“而且文章与德行相比，就像十尺与一丈的关系，把它说成是末等小事，这是从来未曾听说过的。上天之所以显示八卦之文，尧舜之所以被以‘文’称谓，德行高尚者的文章之所以能像虎皮一样显明，君子的文章之所以能像豹皮一样华美，姬昌、姬旦之所以被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字作为神圣的谥号，孔子之所以盛赞周代文化的多彩，没有不是因为有‘文’这一点。八卦产生于鹰隼所披的羽毛，六甲产生于神龟背甲的图案，只要有‘文’存在，即使原本低贱的事物也会

因此而变得高贵，这是没有花纹的狗皮羊皮所不能相比的。

“况且根本性的东西不一定都珍贵，末节性的事物不一定全浅薄。譬如锦绣要依托在白色的质地上，珍珠宝玉要寄身在蚌壳和石块之中；云雨从微小的地方生成，江河从咫尺的源头开始。这说明文章虽是德行的‘弟弟’，却也不能称它为末等小事。”

有人说：“现在的人所做的事情，大多比不上古人，文章著述，也是如此。这是不是时运衰败，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呢？”

抱朴子回答说：“诸子百家的言论，虽然有如慢行与疾走之别，但都出自大儒的思索，完成于才士之手，与古人相比，不一定都不如。有的著作深沉广阔，与圣人的思想相合，向内开辟了深不可测的源头，向外流布出充足长远的水流，它们所师法尊崇的非常高超，它们所阐发叙述的非常巧妙，千变万化而不局限凝滞于圆规方矩之中，融会贯通不拘泥阻隔于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因此，偏嗜酸味或甜味的人，不能懂得它的味道；运用心思有限的人，不能领会它的精神。应龙徐徐腾空，一顾一眄之间就直上云霄；汗血宝马缓缓迈步，一呼一吸之间已远行千里。可是蛄蝼蚂蚁却奇怪应龙不登台阶就达到高空；驽癘的劣马却恼恨汗血马一下子就超过自己。

“至于说奔驰于《诗经》、《论语》之中，周旋于解释经义记叙史实的文字之间，以一般的情况来看待巨大而不平凡的事物，凭狭小的气量测度浩瀚无边的东西，以最粗糙的心思探寻最精微的事物，凭非常浅薄的知识揣测非常深刻的东西，即使从儿童时开始，一直努力到白发飘动的老年，也是不能有所得的。对于能赏玩出其中妙处的东西，肯定会称赞它好；而对自己弄不明白的东西，肯定会诽谤它不好，这是很自然

的道理。因此人们把所不了解的事物视为虚幻荒唐，是出自真心以为是那样，不一定是有意违心地对此事物加以伤害。

“另外世俗之人全都重视古代的东西，而褻渎轻视同时代的东西。即使有追风快马，仍然说它不如造父所驾驭的良驹；即使有价值连城的珍宝，仍然说它不如楚人卞和为之而泣的那块璞玉；即使有比划一下就能斩断东西的好剑，仍然说它不如欧冶子所铸的剑；即使有起死回生的良药，仍然说它不如医和和扁鹊所调制的药物；即使有超群的人才，仍然说他不如古书上所记载的古代人才；即使有对社会有益的著作，仍然说它不如前代传下来的文章。因此孔子不被当时人看重，《太玄》一书被同时代的人讥嘲轻视。

“浅俗的人总是说：现今的山不如古时的山高，现今的海不如古时的海宽，现今的太阳不如古时的太阳热，现今的月亮不如古时的月亮亮。他们怎么会赞同现今的才士不比古时的枯骨差呢！重视耳朵所听到的而轻视眼睛所看到的，这种现象已经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忧患了。以前伯牙碎琴断弦以谢知音，确实是有缘故才那样作的！”

汉过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历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剧汉末也。当涂端右、阉宦之徒，操弄神器，秉国之钧，废正兴邪，残仁害义，蹲踏背憎，即聋从昧，同恶成群，汲引奸党。吞财多藏，不知纪极，而不能散锱铢之薄施，振清廉之穷俭焉。

“进官则非多财者不达也；狱讼，则非厚货者不直也。官高势重，力足拔才，而不能发毫厘之片言，进益时之翹俊也。

其所用也，不越于妻妾之戚属；其惠泽也，不出乎近习之庸琐。莫戒臧文窃位之讥，靡追解狐忘私之义。分禄以拟王林，致事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门无郑阳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荐。抑挫独立，推进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冯唐所以永慨也。

“于时率皆素餐偷容，掩德蔽贤，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讳忠谏而陷之，恶特立而摈之。柔媚者受崇饰之佑，方棱者蒙讪弃之患。养豺狼而歼骐驎，殖枳棘而翦椒桂。

于是兀不检，丸转萍流者，谓之弘伟大量；苛碎峭险，怀螫挟毒者，谓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无心者，谓之机神朗彻；利口小辩，希指巧言者，谓之标领清妍；猝突萍，骄矜轻脱者，谓之巍峨瑰桀；嗜酒好色，闾茸无疑者，谓之率任不矫；求取不廉，好夺无足者，谓之淹旷远节；蓬发褻服，游集非类者，谓之通美泛爱；反经诡圣，顺非而博者，谓之庄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尚侮慢者，谓之萧豁雅韵；毁方投圆，面从响应者，谓之绝伦之秀；凭倚权豪，推货履径者，谓之知变之奇；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仰赖强亲，位过其才者，谓之四豪之匹；输货势门，以市名爵者，谓之轻财贵义；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诋饰祸福者，谓之知来之妙；鬻马弄稍，一夫之勇者，谓之上将之元；合离道听，偶俗而言者，谓之英才硕儒。

“若夫体亮行高，神清量远，不谄笑以取悦，不曲言以负心，含霜履雪，义不苟合，据道推方，嶷然不群，风虽疾而枝不挠，身虽困而操不改，进则切辞正论，攻过箴阙，退

则端诚杜私，知无不为者，谓之暗骅徒苦；夙兴夜寐，退食自公，忧劳损益，毕力为政者，谓之小器俗吏。

于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贱者奋飞以择木，絜制者曲从而朝隐。知者不肯吐其秘算，勇者不为致其果毅。忠蹇离退，奸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伪涂辟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盗贼多有，宦者夺人主之威，三九死庸竖之手。忠贤望土，谓之党人，囚捕诛锄，天下嗟嗽。无罪无辜，闭门遇祸。

“微烟起于萧墙，而飘焚遍于宇宙；浅隙发于肤寸，而波涛漂乎四极。金城屠于庶寇，汤池航于一苇，劲锐望尘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飞锋荐于宸闕，左衽掠于禁省，禾黍生于庙堂，榛莠秀乎玉阶。云观变为狐兔之藪，象魏化为虎豹之蹊。东序烟烬于委灰，生民焦沦于渊火。凶家害国，得罪竹帛。良史无褒言，金石无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译文】

抱朴子说：“历览前朝，直到近代，正道衰微，风气败坏，没有比汉末更厉害的了。掌握权力的宰辅重臣，宦官之类的人，操纵政权，手握国柄，废正义而兴邪恶，摧残仁德妨害正义，当面说话而背地里憎恶，追随着一些聋子傻子，共同作恶的人成群结队，吸引来一群奸邪的党徒。侵吞财物大量聚敛，贪欲无限但不肯散发一锱一铢的小东西，施舍以帮助清正廉洁而困顿俭朴的人。

提拔官员，不是钱财多的不能显达；诉讼案件，不是重施贿赂的不能胜讼。官位高权势重，力量足以选拔人才，但

不肯说一句半句的话，来荐举对时代有益的杰出人才。他们所任用的，不超出妻妾亲属的范围；他们所施予恩泽的，不外乎亲近熟悉的平庸猥琐之徒。没人以臧文仲所受窃位的讥讽为戒，也没有人追随解狐的忘却私仇来荐举人的正直。像王林那样分发俸禄，像方回那样荐举贤者。因此列御寇一样的高士比比皆是，但是没有郑子阳那样的慰问；气概高尚的人成群结队，但没遇上暴胜之那样的人来荐举。贬抑压制独立不苟的人，推荐提拔趋附自己的人。这就是楚国樊姬那样的人掩口不言，西汉冯唐那样的人永远慨叹的原因。

“那时人们都吃白饭不尽职并苟且取悦于人，遮挡阻滞有德有才之士，忌妒有功劳的人并去危害他，痛恨清白廉洁的人并排挤他，恼怒忠诚直言的人并去陷害他，厌恶操守坚定的人并摈弃他。柔和谄媚的人受到夸饰和保护，刚正不阿的遭到诋毁和遗弃。豢养豺狼而杀死麒麟和驺虞，繁殖枳树和棘树却消灭椒树和桂树。

“于是傲慢而不加检点，弹丸一样旋转浮萍一样漂流的人，被称为气度宽广才能巨大；苛刻于琐事居心险恶，有蛇蝎心肠的人，被称为公平正直；表情谄媚伪善，表面敏捷聪慧，外貌如此内心空洞的人，被称为头脑聪明明白透彻；口齿伶俐辩说小事，迎合在上者且语言虚伪的人，被说成是美好的榜样；仓猝慌张萍浮鹊噪，傲慢自负轻率浅薄的人，被称为高大巍峨俊美奇伟；好酒贪杯喜好女色，卑贱无疑的人，被称为爽直不造作；索取求要不守廉洁，喜好侵夺永不知足的人，被称为宽广开阔志节高远；头发蓬乱衣裳不整，与身分不相当的人交往聚会，被称为遍存友善广施仁爱；违反经

典背叛圣人，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很远的人，被称为老子庄子的门徒；评议美丑欺压轻慢他人的人，被称为洒脱豁达气韵高雅；抛弃立身准则曲意投合他人，当面服从像回声般应和的人，被称为最为优秀的人才；依靠权贵豪门，行贿赂走门径的人，被称为懂得变通的奇才；懒看文字书籍，只管在空白处签署文牒的人，称之为事业大志向高；仰仗有权的亲戚，职位超过本人才能的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一类的人；向豪门大族送钱财，来购买名誉爵位的人，称之为轻视财物看重正义的人；勾结党徒一同赞誉，行为言谈不一致的人，称之为以文会友的人；使用旁门左道妖邪方术，假托鬼神之名的人，称之为可通神灵的人；使用卜筮占卦等小术数来胡说吉凶祸福的人，称之为知道将来的玄妙的人；骑马驰聘摆弄刀枪，仅有匹夫之勇的人，称之为上将中的魁首；剪裁取舍道听途说，迎合世俗与人交谈的人，被称为出色的人才和大儒者。

“至于说是那种为人光明操行高尚，神志清醒器量远大；不用谄媚来取悦于人，不违背真心地说话，品行高洁如霜雪，依据正义不苟合于人，据守正道行为方直，卓然屹立不同凡响，即使风大枝条也不挠曲，即使身困节操也不改变，仕进就以切中的言词公正的论述抨击过失批评不足，隐退就端正诚恳杜绝私心，知道应做没有不做的人，被人称为愚蠢痴呆白白受苦；起早贪黑，退朝回家进餐，忧愁劳苦于百业兴革，以全部心力治理政事的人，被称为才力低下的平庸官吏。

“于是明智睿哲的人远遁避世，才能杰出的人闭口不言假装愚蠢；疏远而卑微的人展翅飞翔择主而事，被束缚的人委

曲顺从，身在朝廷实同退隐。有智谋的人不肯吐露他胸藏的谋略，勇敢的人不肯贡献他的果敢坚毅。忠诚正直的人离朝退隐，奸邪凶恶的人为官得志。邪恶横流漫溢而不能遏止，邪路开辟而不能杜绝。以至于尊卑颠倒世道衰微，强盗到处出现；宦官夺取了君主的威权，三公九卿死在鄙陋者手中。忠诚贤良有声望的士人，被叫做结朋党团伙的人，被捕捉、囚禁、杀戮、消灭，天下都叹息哀号。没有罪过的人，关起门来却遇上灾祸。

“微微的烟雾从照壁以内开始，而导致烈焰燃遍天下；小小的缝隙自一寸之浅开始，而造成巨大的波涛流至四面八方。坚如铜铁的城市被强盗毁灭，难以逾越的护城河由一束芦苇就可渡过。强劲精锐的军队望见征尘就冰溶一样瓦解了，兵卒倒拖武器奔逃。飞箭丛集于宫门，外族人到宫禁中去抢掠。宫廷中生出了庄稼，殿阶上长出了草穗。入云的宫阙变成狐狸兔子的天地，宫廷的大门化作了老虎豹子的路径。宫中的图书秘籍都被大火烧为灰烬，百姓焦烂于大火沉沦于深渊。危害了国家，将在史书中留下罪名。好的史官不会有褒扬的言词，钟鼎碑碣上也不会有美好的名声。为什么呢？是错用人才的缘故啊。”

吴失第三十四

抱朴子曰：“吴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于彼，不能改弦于此。鉴乱亡之未远，而蹶倾车之前轨；睹积首之争莓，而忘同身之祸；笑虬虱之宴安，不觉事异而患等；见竞济之

舟沉，而不知殊涂而溺均也。

“余生于晋世，所不见，余师郑君具所亲悉。每诲之云：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德清行高者，怀英逸而抑沦；有才有力者，蹶云物以官跻。主昏于上，臣欺于下，不党不得，不竞不进。背公之俗弥剧，正直之道遂坏。于是斥鷃因惊风以凌霄，朽舟托迅波而电迈，鸳凤卷六翮于丛棘，鹬首滞潢污而不擢矣。

“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谀之人也。进无补过拾遗之忠，退无听讼之干。虚谈则口吐冰霜，行己则浊于泥潦。莫愧尸禄之刺，莫畏致戎之祸。以毁誉为蚕织，以威福代稼穡。车服则光可以鉴，丰屋则群乌爰止。叱吒疾于雷霆，祸福速于鬼神；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棁。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鱼沧、濯裘之俭。以窃赵宣、平仲之名。内崇陶侃、文信之訾，实有安昌、董、邓之污。虽造宾不沐嘉旨之俟，饥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梁肉馥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其接士也，无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尽理之厚。

“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飡儒官之禄；不闲尺纸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笔不狂简，而受驳议之荣；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选。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军势，而轩昂节盖之下。屡为奔北之辱将，而不

失前锋之显号；不别菽麦之同异，而忝叨顾问之近任。

“夫鱼质龙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见獭即悲。虽临之以斧钺之威，诱之以倾城之宝，犹不能奋铅锋于犀兕，骋駑蹇以追风。非不忌重诛也，非不悦美赏也，体不可力，无自奈何。而欲与之辑熙百揆，弘济大务，犹托万钧于尺舟之上，求千锤于升合之中，继刍狗而责卢、鹄之效，鸡鹜而崇鹰扬之功。其不可用亦较然矣。

“吴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谄凡庸，委以重任。危机急于弓弩，亡徵著于日月，而自谓安于峙岳，唐、虞可仰也。目力疲于绮粲，而不以览庶事之得失；耳聪尽于淫音，而不以证献言之邪正；谷帛靡于不急，而不以赈战士之冻馁；心神悦于爱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盖轻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庙之重者也。”

“郑君又称其师左先生，隐居天柱山，不营禄利，不友诸侯。然心愿太平，窃忧桑梓。乃慨然永叹于蓬屋之下，告其门生曰：‘汉必寝耀，黄精载起，纆枢纽于太微，回紫盖于鹑首。联天理物，光宅东夏，惠风被于区外，玄泽洽乎宇内。重译接武，贡桔盈庭，荡荡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谧响，《南风》不咏，上不获恭己之逸，下不闻“康哉”之歌。

“飞龙翔而不集，渊虬蟠而不跃，驹虞翳于冥昧，朱华牙而未秀。阴阳相诊，寒燠缪节，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鞀磕于龙潜之月，凝霜肃杀乎朱明之运。玉烛不照，沉醴不涌，郊场多垒，嘉生不遂。夫岂他哉！诚由四凶不去，元凯不举，用者不贤，贤者不用也。

‘然高概远量，被褐怀玉，守静洁志，无欲于物，藏路渊污，得意遗世，非礼不动，非时不见，困而无闷，穷而不悔，乐天任命，混一荣辱，进无悦色，退无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瓮牖，安肯炫洁以进趋，揭其不赀之宝，以竞燕石之售哉！

“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轲扬雄，亦居困否。有德无时，有自来耳。世无离朱，皂白混焉；时乏管青，骐驎糅焉。磻砾积于金匱，瑾瑶委乎沟洫，匠石缅而遐沦，梓豫忽而莫识。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后，将见吴土之化为晋域，南民之变成北隶也。言犹在耳，而孙氏舆櫬。”

抱朴子闻之曰：“二君之言，可为来戒，故录于篇，欲后代知有吴失国，匪降自天也。若苟讳国恶，纤芥不贬，则董狐无贵于直笔，贾谊将受讥于过秦乎！”

【译文】

抱朴子说：“吴国的末叶，与汉为不同的时代而有相同的毛病，前边失误了，后代仍不能改弦更张。看到不久之前混乱败亡，却仍然重蹈前车之覆辙；看到两头蛇争抢莓子，而忘记了身体是共有的；嘲笑蚊子虻子安逸求乐，没感觉到虽自身情况与之不同但忧患是一样的；看到争抢渡河的船翻沉，而不知道不同的途径而溺水是共同的。

“我生在晋朝，所看不见的东西，却是我的老师郑先生所亲历详知。他经常教诲说：‘吴国的末世尤其厉害的毛病——贤德的士人不被任用，渣滓污秽充斥官位，法纪纲常松弛紊乱，吞舟之鱼常常漏网。贡举士人把多送贿赂的人排在前边，任命官员则是党徒强盛的在先。无财无势，终老也没有一点

希望。道德高洁操行卓越的人，胸怀出众的才华而被压抑沉沦；有钱财有势力的人，登云踏雾而列身于高位。君主昏庸，群臣相骗。不结党不得官，不竞争不进职。背弃公德的风习愈演愈烈，正直之道因此而败坏。于是斥鸫凭借疾风而飞上云霄，朽烂的船只依靠急流而迅速前进；鸳鸯在荆棘丛中收起翅膀，画舫被滞留在池塘当中不能脱身。

“掌管法度的辅佐之后，治理百姓的官员，不是太后的亲戚，就是阿谀谄媚之徒。在朝廷上没有补查过失纠正缺漏的忠诚，外放也没有听取诉讼审理案件的才干。空谈的时候口中的言词坚贞清白，立身行事则比泥潭还要污浊。没有人因为空食俸禄的讽刺而惭愧，没有人害怕招致征讨的祸患。把诋毁赞誉来当作养蚕织帛，把滥施威权当作耕种收割。车辆服装光亮可以照人，高大的房屋上可供成群的乌鸦止息。喝叫比雷霆还要迅疾，祸福的到来比鬼神还要快速；权势利益超过国君，财富的积累在王公之上。出门有翟黄那样的侍从护后，家中有王根家那样的雕画花纹的梁柱。奴仆多得可以编成军队，关起门来就像集市一样。牛羊掩盖了原野，田地池塘分布上千里。虽然有时也吃鱼羹，穿洗过的皮裘，但为的是窃取赵盾、晏婴那样的名誉。在内崇尚陶侃、文翁、召信臣那样的资质，实际却有着张禹、董贤、邓通那样污秽的德行。虽然来客人得不到美食的招待，挨饿的士人得不到一升一合粮食的救济，但是金玉满堂、妓妾满屋，经营上千艘船的买卖，腐朽的粮食有上万仓，园林苑囿可与上林苑相比，客馆宅第超过了太极宫，美味的饮食多余喂狗喂马，积存的珍宝要在仓库中收藏。他接待士人谈薄得还不如苇膜，对待

自己却是丰厚得无微不至。

“有的人没打开过法律的书卷，但却窃居大理卿的官位；连文牍工作都不懂得，但却处于办理机密要政的职务；不知道“五经”的名目，却享有儒官的俸禄；不熟悉著书立说的甘苦，却坐在著书修史的位置上；没有高远而疏阔的笔法，却有善作驳议之奏的荣耀；低眉顺眼两臂下垂，却充任监察弹劾的官员。不能辨别人物是精良还是低劣，却委任为品评等级的中正之官；不知依据天时地利人和调动军力，但趾高气昂地在伞盖下持节指挥全军。多次当了失败奔逃的受辱之将，但并未失去先锋官的荣显称号；不能分别豆子和麦子的异同，却担任皇帝顾问这样的亲近重臣。

“鱼的本质而有龙的花纹，似是而非，遇到水很高兴，看到水獭就要悲伤了。即使用斧钺之威来督促，用价值连城的宝物来引诱，仍然不能让铅刀去对付犀牛野兕，让弩劣瘸腿的马像追风骏马一样驰骋。并不是不害怕沉重的惩罚，也不是不喜欢美好的奖赏，力不从心，无可奈何！而希望这种人使各项事务发扬光大，完成多种重大事情，就像把万钧重的东西放到一尺长的小船上，到升斗之中去寻找千钟那么多的东西；结草为狗，却要求它起韩卢宋鹊一样的作用；拴住鸡鸭，就想让它像鹰一样奋飞。其不合用，是非常明显的。

“‘吴国的君主不想这些，又不是终日勤勉谨慎。巧言谄媚的平庸的人，委以重任。危机比拉开的弓弩还要紧急，亡国的征兆比日月还要明显，但是他们自己认为比屹立的山岳还要稳固，可以企盼像唐尧虞舜那样了。目力由于色彩绮丽灿烂而疲倦，但不用来看各项政事的得失；听力完全用于淫

靡之音，但不用于分辨进献之言的邪正；粮食布帛都浪费在并不需要的事情上，而不用来赈济受冻挨饿的战士；心神都用于所宠爱的人，而不用来考虑国家存亡的大道理。这是因为轻看兴废盛衰的根源，忽视祭祀宗庙承继祖业的重要。’

“郑先生又称道他的老师左先生，隐居于天柱山，不追求俸禄利益，不与诸侯交友，但是内心希望天下太平，私下为家乡忧虑。于是在草屋之中慨然长叹，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汉朝的火焰必将熄灭，具有坤土之德的政权要代之而起，在朝廷继承国家大政，汉代帝王的车辇将要调转方向了。联系天象分析世事，帝王之光在华夏的东部，德惠之风覆盖至域外，圣恩遍施于四海之内。需要辗转翻译的远方国家接踵而至，远方贡献来的物品堆满庭院。有如帝尧般的德业浩荡巍峨，充满天地之间；治平相承，遵循先王之法，沿袭而下很容易。但五弦这种乐器不再弹奏了《南风》之诗也不再歌唱了，君主得不到恭谨律己的安逸，百姓也听不到歌颂升平的歌声。

“飞龙在天上飞但不降落，潜龙在水中蜷曲而不跃出，灵兽驺虞由于人们的蒙昧无知而被遮蔽，红花萌芽而不开放。阴阳混乱，寒冷温暖错了季节，日月五星显示了凶象，峰峦和山谷交换了地方。惊雷在蛟龙潜伏的月份轰鸣，冰霜在夏季里显示严酷。四时之气不和，深埋的甘泉也不会涌出。郊外的田界上多有军垒，茂盛的谷物不生长。难道有其他的原因吗？实是因为四凶一样的恶人没有除去，八元八凯一般的贤士不获荐举，任用的人不贤德，贤德的人不任用啊。

“‘然而气概高尚器量远大的人，身穿褐衣，胸怀仁德，

保持清静无求的高洁志向，对外物无所追求。在深渊中隐居不仕，避开尘世自得其乐，不合于礼不起步，不是恰当的时代不出任，困厄并不苦恼，不得志也并不后悔，乐从天意任凭命运的安排，把荣耀与羞辱看作同样的东西，地位升高没有愉悦之色，地位下降也没有忧愁的表情，这样的人当然有的在贫困之中埋没至死，但怎么肯求售炫耀来获取地位，高举他的不可估价的宝贝，争着按燕石的价钱出售呢！

“孔子、墨子的学说，当初也曾不能通行；孟轲、扬雄也曾处于困顿不走运之中。有好的品德但没有好的时运，是古已有之的。世上如果没有离朱，黑白就会混淆；时代如果缺少管青，骏马与瘸驴就会杂糅。沙石被装在金匣之内，美玉却被抛弃在沟渠里，巧匠被远远地抛开，梓木樟木被忽视而无人认识。算了吧，很悲惨哪！我生得不是时候，不早不晚，将要看到吴国土地变为晋的疆域，南方的百姓变成北方的奴隶。”话还在耳边，孙氏政权就归降了晋朝。”

抱朴子听到以后说：“两位先生的话，可以作为将来的戒鉴，因此把它记录在书中，希望后代知道吴国丧失国家政权不是自天而降的。如果苟且地避讳国家的丑恶方面，一丝一毫不许批评，那么董狐也就不会因秉笔直书而可贵，贾谊也将因批评秦的过失而受到讥刺了！”

守壻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慕寝丘之莫争，简壻士以葺宇，锐精艺文，意忽学稼，屡失有年，饥色在颜。

“或人难曰：‘夫知礼在于廩实，施博由乎货丰；高出于有馀，俭生乎不足。故“十千美于诗人，食、货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业，耦耕有不改之乐。奇士之居也，进则侣鸿鸾以振翮，退则参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体以稼穡，播原菽之与与，茂嘉蔬之翼翼，收粳秬之千仓，积我庾之惟亿，出连骑以游畋，入侯服而平食。

“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阳则出谷飏尘，重阴则滔天凌丘；陆无含秀之苗，水无吐穗之株；稗粳旷于圉廩，薪爨废于庖厨。怡尔执待兔之志，坦然无去就之谟，吾恐首阳之事，必见于今；丹山之囚。可立而须。人为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忧也？

“夫睹机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众庶之常事。岂玩鲍者忘兰，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识所谓。夫袞冕非御锋镝之服，典诰非救饥寒之具也。胡不视沃衍于四郊，躬田峻之良业，舍六艺之迂阔，收万箱以赈乏乎？’

“潜居先生曰：‘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井蛙不可语以沧海，庸俗不可说以经术。吾子苟知老农之小功，未喻面墙之巨拙，何异拾琐沙而捐隋、和，向炯烛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矜，趋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济阂风、陟嵩华者，必不留行于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泛沧海者，岂暇逍遥于潢污！是以注清听于《九韶》者，《巴人》之声不能悦其耳；烹大牢飧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鸛鹏戾赤霄以高翔，鵷鹄傲蓬林以鼓翼。污隆殊途，亦飞

之极。晦朔甚促，朝菌不识。蜉蝣忽忽于寸阴，野马六月而后息，儵魴泛滥以暴鳞，灵虬勿用乎不测。行业乖舛，意何可得？余虽藜餐之不充，而足于鼎食矣。

“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贪郑阳之禄；曾参不以其贫，而易晋楚之富。夫收微言于将坠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于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体瘁而神豫，亦何病于居约？且又处壻则劳，劳则不学清而清至矣；居沃则逸，逸则不学奢而奢来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祸之所赴也。福集则虽微可著，虽衰可兴焉；祸赴则虽强可弱，虽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会，不招而自来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辍其流，则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侈靡之门闭矣。

“姜望至德，而佃不复种；重华大圣，而渔不偿网。然后玉璜表营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讥之以惰懒，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财，取少为廉。余今让天下之丰沃，处兹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无欲，诚万物之可细，亦何往而不足哉！

“北辰以不改为众星之尊，五岳以不迁为群望之宗；蟋蟀屡移而不贵，禽鱼履深则逢患。方将垦九典之芜秽，播六德之嘉谷。厥田邈于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间。何必耕耘为务哉！昔被衣以弃财止盗，庾氏以推璧厉贪，疏广散金以除子孙之祸，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忧；牛缺以载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较然，可无鉴乎？’

“于是问者抑然良久，口张而不能噓，首俯而不能仰。慨

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产业汨和；追下帷之绩者，不以窥园涓目。子以臭雏之甘呼鸳鸯，擗蟹之计要猛虎，岂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译文】

抱朴子说：“我的友人有一位叫作潜居先生的，追慕寝丘之地无人争抢，挑选瘠薄的土地修建房子，专精于文化典籍，而忽视耕种田地，连续几年略于此事，已经面带饥色。

‘有人责难他说：“懂得礼仪在于粮仓充实，施舍广泛是由于财产丰厚；高洁是从生活有余产生的，节俭是由生活不充足开始的。所以“岁取十千”就成了诗人笔下的优美诗句，食、货在八政中占据开头的位置，亲自耕种乃是大禹与后稷可与文王相配的事业的基础，并肩而耕有不能替代的快乐。有突出德才的人处于世上，进仕就与鸿雁鸾凤为伴振翅高飞，退隐就参照陶朱公和白圭治理生计；为官一定要让国家称霸称王，居家一定要富有千金。所以从前的人一定选择肥沃的土壤以求获得利益，勤奋四肢来耕种收获，在原野上播种豆子长得很繁盛，茂密的菜蔬也生得很茁壮，收获的大麦和黍子有千仓之多，上亿的库房都装满了。出门就有众多的骑马仆人跟随游猎，进家就穿列侯的衣服享用精美的食品。

“而先生住在这里，干旱了走出山谷就尘土飞扬，水涝了就滔天大水淹没丘陵。旱地里没有扬花的禾苗，水田中没有吐穗的植株；粮囤仓房中连稗子粗米都没有，厨房里停止了烧火作饭。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仍怡然自乐，没有就职为官的谋划还坦然自得。我害怕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事要在今

天重演，王子搜出逃困于丹穴的事马上就会发生。别人为您感到寒心，您怎么还安然自得毫无忧虑呢？

“看到了时机而不奋起，不能叫做头脑清楚；安居本土而不迁移，只是众多平民的常见情况。难道习惯了鲍鱼的腥臭就忘记了兰花的幽香，过度的迷乱改变了您的本性吗？先生怎么这么久不醒悟啊？在下很糊涂，不知道您怎么想的。礼服和礼帽不是抵御刀刃和箭头的穿戴，典籍也不是救饥饿御寒冷的东西。为什么不看一看四郊肥沃平坦的田野，亲自去从事农夫们的良好职业，舍弃迂阔无用的六经，收获万车粮食来解救困乏呢？’

“潜居先生说：‘耳聋的人不能够要求他区分雅正的音乐还是靡靡之音；眼瞎的人不能够要求他辨别颜色是红还是黑；井中之蛙不能够跟它谈论大海，平庸世俗的人不能够和他谈论经学。您只知道农民小的贡献，却不明白他们无知这大的拙陋，这和拾起了小砂粒但扔掉了隋侯珠、和氏璧，面朝熊熊的火炬却背向明亮的太阳有什么区别呢？人们的爱好崇尚不能整齐划一，取舍也不能互相交换。想登上阆风山、嵩山、华山的人，必然不会在小土丘止步；志在到南方的大海中去漂游泛舟的人，怎么会有空闲在池塘中逗留呢！因此把听力倾注于《九韶》雅乐的人，《下里巴人》的音乐不会让他感到悦耳动听；烹煮牛羊猪享用方丈宴席的人，苦涩的野菜不会让他感到入口甘甜。鹄鹏到了九霄云外才展翅飞翔，鹪鹩小鸟在草丛之中骄傲地拍打双翼。高低悬殊，但各自都是飞翔的极致。每月的末天到下月的初一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朝菌仍然不懂得。蜉蝣小虫匆匆忙忙度过它的有限光阴，林中的

雾气六月以后就消失了。白鲦和鲫鱼在大水泛滥时就会暴腮，威灵的虬龙则不到不可预料的地方去。所从事的事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怎么能够相互理解呢？我虽然野菜都吃不饱，但是比列鼎而食的人还要充实呢！

“所以列御寇不因为生活困乏而贪图郑子阳给的俸禄，曾参不用他的贫穷和到晋楚为官致富相交换。整理将要失传的古圣贤的隐微之言，是对周公孔子的遥继之功；勤勤恳恳地追求利益的人，是孟老夫子的罪人。能够走远路的人也不能同时走分叉的两条路，有作为的人也不能耕种和学业并举。身体憔悴而精神愉快，又怎么会对身处贫困感到痛苦呢？况且身处困穷就勤劳，勤劳了，不学习高洁，高洁也自然会降临；身处富有就会安逸，安逸了，不学习奢侈，奢侈也会到来。高洁，就会使福气齐集；奢侈，就会使灾祸俱至。福气齐集，那么即使隐微也可以变得显著，就是衰败了也可以兴起；灾祸俱至，那么就是强大也能够变得弱小，就是存在也会灭亡。这都是不用预料必然相会，不用招致自然到来的。因此君子想要端正末稍先要从根本上入手，想要中断水流先要从水源处去阻遏。所以道德的功业成就了，奢侈淫靡的大门就关闭了。

“姜太公道德最为高尚但替人种田所收获还不如下的种多，虞舜最为圣明而打的鱼还不值渔网线。这之后，玉璜表明了周封吕尚在营丘建立齐国的福祚，虞舜手下建立大功的人有二十人之多。何必要批评他们懒惰，而凭财产考察和鉴别人才呢！两个人分钱时，拿得少的就算是廉洁。我现在让出了天下的肥沃土地，而处身于邦国的这一偏僻角落里，舍弃了张禹那样的富有，取北郭先生没有名利之欲的态度。这实在是细微的万物都可具备，又有什么不充实的呢！

“北斗星因为不改方位而成为众多星辰中的首领，五岳因为不变位置而成为群山仰望的宗主；蟠蟀不停地移动所以不尊贵，飞鸟和鱼类憎恶深居所以遭祸患。正准备要像垦荒一样开发古代经典，播种六种道德的好谷子。这个田地超过上等的土地，它的收获可以充满天地之间。为什么一定要以耕耘为最紧要的事情呢？古时贤者被衣用抛弃财物制止盗贼，庚市子以毁掉玉璧来整饬贪婪，疏广用散发金钱来免除子孙的祸患，孙叔敖以要瘠薄的土地来消除产生贪欲的忧虑；牛缺因为用车装着珍宝而招致强盗，陶荅子因为聚敛过多而引来灾殃。得和失相比是非常明显的，能够不以此为借鉴吗！’

“于是问话人沉默了很长时间，嘴张开合不上，头低下去抬不起来。感慨而叹息，才明白建立不朽言论的人，不以购置产业损伤中和之气；追求闭门治学功业的人，不以看看花园来搅乱自己的眼睛。他用有味的雏鸟为饵呼唤凤凰，用掰开的螃蟹为计来骗猛虎，不是太拙陋无知了吗！多么傻呀，他一直都不理解这个道理！”

安贫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汉火寝耀，龙战虎争，九有幅裂，三家鼎据。有乐天先生者，避地蓬转，播流岷、益。始处昵于文休，未见知于孔明。而言高行方，独立不群。时人惮焉，莫之或与。时二公之力，不能违众，遂令斯生沉抑衡华，齿渐桑榆，而韦布不改。而时主思贤，不闻不知，当途之士，莫举莫贡。潜侧武之陋巷，窜绳枢之蓬屋，进废经世之务，退忘治生之事。藜餐屡空，朝不谋夕。

“于是偶俗公子造而诘之曰：‘盖闻有伊、吕之才者，不久滞于穷贱；怀猗顿之术者，不长处于饥寒。达者贵其知变，智士验乎不匮。故范生出则灭吴霸越，为命世之佐；入则货殖营生，累万金之货。

“夫贫在六极，富在五福，《诗》美“哿矣”，《易》贵“聚人”。垂饵香则鱣鲔来，悬赏厚则果毅奋。长卿所以解犊鼻而拥朱旌，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韦所以食十万之邑，绛侯所以拔圉圉之困也。故下乡俭而获悔咎之辱，漂姬丰而蒙千金之报。

“先生无少伯之奇略，专锐思乎六经；忽绝粮之实祸，慕不朽之虚名；耻诡遇以干禄，羞蒞沽以要荣；冀西伯之方畋，俟黄河之将清；甘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遗形。何异图画骐驎，以代徒行之劳；遥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张鱼网于峻极之巔，施钓缗于修木之末？虽自以为得所，犹未免乎迂阔也。

“事无身后之功，物无违时之盛。今海内瓜分，英雄力竞，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骛蹇星驰以兼路，豺狼奋口而交争。当途投袂以讼屈，素士蒙尘以履径。纯儒释皇道而治五霸之术，硕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评。筐筐实者，进于草莱；乏资地者，退于朝廷。握黄白者，排金门而陟玉堂；诵方策者，结世仇而委泥泞。费币浓者，瓦石成珪璋；请托薄者，龙骏弃林圉。党援多者，偕惊飙以凌云；交结狭者，侣跛鳖以沉泳。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腾，独贤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

“今先生入无儋石之储，出无束修之调，徒含章如龙凤，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涛，陈之如锦绣，而冻饿于环堵，何

计疏之可吊！奚不泛轻舟以托迅，御飞帆以远之，交瑰货于朔南，收金碧于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爵于清时？徒疲劳于述作，岂蝉蜕之有期也！独苦身以为名，乃黄老之所嗤也。’

“乐天先生答曰：‘六艺备研，八索必该，斯则富矣；振翰摘藻，德音无穷，斯则贵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栖重渊以颐灵，外万物而自得；遗纷埃于险涂，澄精神于玄默；不窥牖以遐览，判微言而靡惑。虽复设之以台鼎，犹确尔而弗革也。曷肯忧贫而与贾竖争利，戚穷而与凡琐竞达哉？’

“‘吾子苟知商贩可以崇宝，耕也可以免饥，不识逐麋者不顾兔，道远者其到迟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万钧之为重，冲飏不能移；箫韶未九成，灵鸟不紆仪也。是以俟扶摇而登苍霄者，不充诎于蓬蒿之杪；骋兰筋以陟六王者，不争途乎蹇驴之群。大孝必畏辱亲之险，故子春战悸于下堂；上智不贵难得之财，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祸于未来，智士闻利则虑害。

“‘而吾子讯仆以泛舟，孳孳于润屋；劝隋珠之弹雀，探虎口以夺肉；轻遗体于不测，触重险以远至。忘发肤之明戒，寻干没于难冀。若乃焚轮倾岩，木拔石飞，阳侯山峙，洪涛崔巍，轻艘尘漂，力与心违，徒嗟泣而罔逮，乃悟达者之见微也。昔回、宪以清苦称高，陈平以无金免危，广汉以好利丧身，牛缺以载宝灰糜。匹夫枉死于怀璧，丰狐召灾于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诲盗之业，敦余以召贼之策，进酖酒以献酬，非养寿之忠益。

“‘夫士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箏，讲肄为钟

鼓，百家为笙簧，使味道者以辞饱，酣德者以义醒。超流俗以高蹈，轶亿代而扬声，方长驱以独往，何货贿之秽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谦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车者必倾，过载者沉其舟，欲胜者杀其生。盖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营也。’

“于是问者茫然自失，请备门生之末编，永宝长生之良方焉。”

【译文】

抱朴子说：“从前汉代灭亡之时，龙争虎斗，九州分裂，魏、蜀、吴三家鼎立。有一位乐天先生，像飞蓬一样到处跑着避难，流亡到了蜀国境内。开始和许靖相处得很亲密，最后为诸葛亮所了解。但是他言语高深行为方正，独立而不与众人合群，当时的人们都害怕他，没有人与他交好。一时间只有两个人的力量，不能违忤众意，于是使得这位先生被埋没于衡门荜户之中。岁数渐渐大了，但仍然是个布衣。而当时国君思慕贤士，但并不知道他；掌权者当中，也没有人贡举他。幽居在侧身举步才能通过的鄙陋巷子当中，隐身于以绳子为门轴的草屋之内。就公事而言他已经废弃了经邦治国的事情，就私事而言又忘记料理生计的办法。野菜饭食都经常吃不上，早晨不知道晚上有没有饭吃。

“于是一位偶俗公子登门责难他说：‘我隐约听说有伊尹、吕尚才能的人，不会长久地滞留在困厄低贱当中；有猗顿那样的致富办法的人，不会总顾虑忍饥挨饿。通达的人可贵之处在于懂得变通，有智谋的人表现在他不缺乏钱财。所以范蠡出仕就灭掉了吴国使越国称霸，成为闻名于世的辅佐之臣；

归隐则从事商业经营生计，积累了万金的资财。

“‘贫穷是六种凶事之一，富裕是五种福气之一，《诗经》以“哿矣”赞美富人，《周易》也重视以财“聚人”。垂钓的饵料香那么鲟鱼就会到来，悬赏丰厚那么果敢坚毅的人就会奋起。这就是为什么司马相如能脱了短裤做了高官，为什么陈平能离开以破席当门的穷家而享封候的待遇，为什么吕不韦能有十万户的封邑，为什么周勃能解脱了牢狱的束缚。下乡南昌亭长对韩信吝啬而有悔恨过失的时候；漂母厚待韩信最终获得了千金的报答。

“‘先生没有范蠡那样的出奇谋略，专心致志于古代经典；忽视了没饭吃这样的实际灾祸，而思慕不朽的空虚名誉；耻于以不正当的方法求取俸禄，羞于用卖弄的手段获得荣耀；希望像吕尚那样遇上西伯出外打猎，等待黄河变清圣人出现的难得机会，甘心于像列子那样面带菜色，追求遥远的精神完善而不顾自己的形骸。这和画一匹骏马来代替徒步行走的辛劳，远远地指着海水来解口干舌燥，在高山顶上撒网捕鱼，在高高的树梢上垂下钓线有什么区别呢？虽然自认为作得很恰当，仍然未能免除迂阔不实。

“‘人不能享受死了以后事业的成功，事物也不会不合时宜地兴盛。如今四海之内四分五裂，英雄人物以实力相竞争，外貌恭敬而心怀狠毒的人铺天盖地，扰乱了华夏违抗了天命。弩劣瘸腿的马像流星一样奔驰而加速前进，豺狼张开大嘴相互竞争。掌权者情绪激烈地相互争吵，寒素的士人蒙受垢辱而奔走门径。纯粹的儒者丢掉了先王之道而去研究春秋五霸的争霸办法，饱学之士放弃了取士四科而去关心人物的品评。

礼物丰厚的人，能够从布衣中被提拔；缺少钱财地位的人，能够从朝庭上被贬退。手持黄金白银的人，可以推开豪奢的金门置身于玉堂；诵读典籍的人，却与人结下累世的冤仇而被抛弃到泥泞之中。礼品贵重的，瓦石也变成美玉；私相嘱托面子薄的，出色的骏马也被丢弃在郊野林地。朋党帮助多的人，能乘着大风登上云端；交际狭窄的人，只能与跛脚的甲鱼一起在水中潜游。一个泥团当然不能遏止鄱阳湖的汹涌澎湃，一位贤者又怎么能够挽回世风失去正道顺流而下呢？

“‘如今先生家中连少量的积储都没有，在外连十根干肉条的馈赠也得不到，空有龙凤之章一样的高尚修养，能写出虎豹花纹一样的好文章；能够谈吐像汹涌的波涛，陈言如灿烂的锦绣，但却在狭小的房子里挨冻受饿，用心的空疏是多么值得同情啊！为什么不乘迅疾的流水漂浮轻舟，驾驭快船奔向远方；在朔方之南去贩卖自己的珍奇的货物，到九嶷山去获取黄金和碧玉，遥远地继承前人成就的轰轰烈烈的事业，趁太平盛世抓取高官厚禄呢？白白地在著书立说中吃苦受累，怎么能有日子摆脱贫贱获取功名利禄呢！为了名誉而劳苦自身，乃是道家始祖都嘲笑的！’

“乐天先生答道：‘六经都研究，八索也无疑具备，这就是富有了；能够像展开翅膀一样施展文才，美好的名声可以传于无穷，这就是高贵了。录求仁义而仁义得到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栖身于深渊仍然颐养精神，世间的一切都置于身外而自得其乐；把纷乱的尘埃都丢弃在险途上，在清静无为中澄清精神；不在窗口窥视以浏览远处，辨别隐微的言谈而没有疑惑。即使让他位列三公，态度仍然坚定不移。

怎么肯因忧虑贫困而与商人们争夺利益，因为愁苦于不得志而和平庸猥琐的人竞抢显达呢？

“您只知道商贩可以聚集宝物，耕种可以免除饥饿，但不知道追逐麋鹿的人不会注意兔子，道路远的人到达目的地肯定要晚。况且吕望敲击屠刀作一名屠夫，到头发白了才显露奇才；作为万钧重的东西，冲天的大风也不能移动它；《箫韶》之乐不演奏九阙，凤凰就不会回旋而有仪容地到来。因此等待大风到来时飞上云霄的大鹏，不会在蓬蒿的草梢上得意忘形；放开四蹄登上六万里远程的骏马，不会和成群的瘸驴去争路。大孝的人肯定害怕辱没父母的危险，所以乐正子春战栗于下堂扭伤了脚；有大智谋的人不重视难得的财物，所以唐尧、虞舜扔掉了黄金和玉璧。明智睿哲的人在祸患到来之前就要消除它，有智之士听到利益就会顾虑灾害。

“而您告诉我要学范蠡泛舟，努力去追求富有；鼓励用隋侯之珠打鸟雀，探到虎口中去夺肉；轻视父母给予自己的躯体到不可知的地方去，冒着重重的危险走向远方。这是忘记头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不能毁伤的明确告诫，寻求冒险侥幸于难以希冀的东西。至于说旋风吹倒山崖，树木拔起飞沙走石，大浪如山，波涛高峻，轻轻的小船像尘埃一样漂浮，力不从心，白白地叹息哭泣而无能为力，方才领悟到显达者眼光的短浅。当初颜回和原宪以清苦而被称为高尚，陈平因为没有钱财而免于危难，广汉因为好利而丧生，牛缺因为车载宝物而遭杀害。匹夫由于怀揣玉璧而冤死，丰腴的狐狸由于美丽的皮毛而招致灾祸。现在您催督我去干教人盗窃的行当，敦促我施行招引强贼的办法，这就像敬饮有毒的酖酒，并不是

怡养长生的有益忠告。

“‘士人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箏，以讲授和学习为钟鼓，以诸子百家为笙簧管乐，让体味正道的人以文词获得满足，沉浸于道德的人以义来维持清醒。超出流俗登上更高的境界，越过亿万代人播扬声誉，正在独立奔向长远的目标，怎么能让钱财玷污了我的感情呢？积藏多的人会损失巨大，喜好谦逊的人最忌盈满，内含夜光宝玉的璞石要招致剖解，追随翻倒车辆的必定倾覆，超量装载的人会使船沉没，私欲强的人会丧失生命。这都是才德低下者的想法，是品德高尚的人从来不干的。’

“于是询问的人茫茫然无所措，请求排在末尾做一名学生，永远珍重长生的好方法。”

仁明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门人共论仁、明之先后，各据所见，乃以谘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载无穷者，坤也。乾有明而兼仁，坤有仁而无明。卑高之数，不以邈乎？夫唯圣人，与天合德，故唐尧以“钦明”冠典，仲尼以《明义》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称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绝踪也。蜎飞蠕动，亦能有仁，故其意爱弘于长育，哀伤著于啁噍。然赴坑阱而无猜，入罽罗而不觉，有仁无明，故并趋祸而攸失。

“‘炽潜景以易咀生，结栋宇以免巢穴，选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饰，役舟楫以济不通，服牛马以息负步，序等

威以镇祸乱，造器械以戒不虞，创书契以治百官，制礼律以肃风教，皆大明之所为，非偏人之所能辩也。夫心不违仁，而明不经国，危亡之祸，无以杜遏，亦可知矣。

“‘夫料盛衰于未兆，探机事于无形，指倚伏于理外，距浸润于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恻隐于昆虫，虽见犯而不校，睹齧觫而改性，避行苇而不蹈者，仁之事也。尔则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杀身成仁之行可为，而至鉴玄测幽之明难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

“‘夫体不忍之仁，无臧否之明，则心惑伪真，神乱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识，不逮安危，则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济物乎？昔姬公非无友于之爱，而涕泣以灭亲；石碯非无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盖明见事体，不溺近情，遂为纯臣；以义断恩，舍仁用明，以计抑仁，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汤武逆取顺守，诚不仁也；应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坠城池之险，内无戈甲之备，亡国破家，不明之祸也。’

“门人曰：‘仲尼叹“仁”为“任重而道远”，又云：“人而不仁，如礼何！”“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孟子曰：“仁，宅也；义，路也。”“人无恻隐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圣贤之格言，竹素之显证也。而先生贵明，未见典据。小子蔽暗，窃所惑焉。’

“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国相吞，豺虎力竞，高权诈而下道德，尚杀伐而废退让。孟生方欲抑顿贪残，褒隆仁义，安得不勤勤谆谆，独称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胜明也。譬犹疫疠之时，医巫

为贵，异口同辞，唯论药石，岂可便谓针艾之伎，过于长生久视之道乎！

“‘且吾以为，仁明之事，布于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较精神，举一隅耳。而子犹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无据乎？《乾》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是立天以明，无不包也；《坤》云“至哉，万物资生”，是地德仁，承顺而已。先后之理，不亦炳然？《诗》云“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明明天子，令问不已”。《易》曰：“王明，并受其福”，“幽赞神明”，神而明之，此则明之与神合体，诚非纯仁所能企拟也。孔子曰“聪明神武”不云“聪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传》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书》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叹上士，则曰“明白四达”，其说衰薄，则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为仁由己”，斯则人人可为之也。

“‘至于聪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见赤子将入井，莫不趋而救之。”以此观之，则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间。而聪明之分，时而有耳。昔崔杼“不杀晏婴，晏婴谓杼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则奸臣贼子，犹能有仁矣。’

“门人又曰：‘《易》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人莫大于仁也。’

“抱朴子答曰：‘所以云尔者，以为仁在于行，行可力为，而明入于神，必须天授之才，非所以训故也。’”

【译文】

抱朴子说：“弟子们一起讨论仁和明二者的先后顺序，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于是来问我。我告诉他们说：‘日月星三光能够垂示吉凶的征兆，这就是乾；大地能厚实地托载万物，这就是坤；乾有明也有仁，坤有仁但是没有明。卑下和高尚的道数不是很明显吗！只有圣人的道德，能与天道相合。所以唐尧被以“钦明”称颂于《书·尧典》之首，孔子把《开宗明义》作为《孝经》的第一篇。“明明在上”是对皇帝的尊敬称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使得《大雅》成为后代不再出现的作品。飞翔或爬行的动物，也能够有仁，所以它的情谊爱心表现在哺育后代，哀伤之情体现于鸣叫中。但是走向陷井而没有疑心，落入罗网而没有觉察，因为有仁而无明，所以都走向灾祸而丧失了生命。

“‘燃火熟食以代替生食，盖房屋以免于住巢穴，挑选谷物种植以代替有毒的东西，制作衣服来代替赤身露体的文身，运用船只来渡过江海，驾驭牛马来代替徒步背负之劳，安排等级的威仪来镇慑祸乱，制造武器来防备不测的灾祸，创立文字来治理百官，制定礼仪法律来整肃风俗教化，这些都是最英明圣人的所作所为，不是偏狭的人能够辨别得清的。所以如果心虽然不违背仁，但明不足以治理国家，危机灭亡的灾祸仍然不能避免，也就可以知道了。

“‘在事情还没有出现先兆时就预料兴盛还是衰败，在隐密之事还没有发生时就探明关键，指明规律之外的祸福，从根本上杜绝谗言的渗透，都是“明”的功劳；对昆虫施以怜

悯同情，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看到被宰杀前的恐惧就改换祭祀的牲畜，避开路边的芦苇而不践踏，这是“仁”的事情。这样说来，“明”是属于才能，而“仁”是属于品行。献出生命而达到仁这种行为可以靠努力去做到，而要达到洞察玄妙探测隐幽的“明”，却难以随便地借助于什么。精深和粗浅的区别，是明显而悬殊的。

“‘如果心存不忍心的‘仁’，而没有鉴察善恶的‘明’，那么内心就会迷惑真与假，神志就会混淆于纯和杂，感情与理智不分，邪恶与正直不辨，不懂得安危，那么连自身都保不住，哪里还有空闲确立仁心帮助别人呢？过去周公并不是没有手足之情，但却流着泪杀了自己的兄弟；石碣并非没爱子的天性，可为了国家杀了自己的儿子。大凡明白事理，不沉溺于亲情的人，就能成为最好的臣子；用正义断绝亲人的恩情，舍弃了“仁”而运用了“明”，用理智抑制了“仁”，“仁”有时可以放弃，而“明”是不能没有的。商汤和周武以叛逆夺取天下以顺人保守天下，实在是不仁的；但他们顺应天命以实施变革，这是运用了“明”。徐偃王以修仁政而让诸侯朝拜自己，可在外失去了城墙和护城河的险阻，在内没有武器甲冑的防备，导致国破家亡。这就是不明带来的祸患。’

“弟子们说：‘孔子感叹“仁”是“任重而道远”，又说：“做人但是不仁，会怎样对待礼仪制度呢？”“至于说‘圣’和‘仁’，那我怎么敢当呢？”孟子说：“‘仁’是住宅。‘义’是道路。”“人如果没有同情心，那就算仁。”“夏、商、周三代凭借‘仁’取得了天下，因为不仁而失去了天下。”这些都是圣贤们有教益的至理明言，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而

先生重视“明”，没有看到典籍上有什么依据。学生昏昧无知，私下里感到迷惑不解。’

“抱朴子回答说：‘古人说过：“喜好仁德但不喜爱学习，它的毛病就是使人愚蠢。”你就类似于这种情况。从前六国相互并吞，像豺狼虎豹一样靠实力去竞争，重视权变狡诈而轻视道德，崇尚攻杀征伐而抛弃了谦退礼让。孟子当时正想抑制贪婪残酷，褒扬和隆兴仁义，怎么能不勤苦而至诚地专门宣扬仁呢？但是没有一句话，说过‘仁’是胜过‘明’的。这就像瘟疫流行的时候，医生和巫师就很受重视，异口同声地只讨论药物和针石，但怎么能因此就说针刺、艾灸的方法超过了长生不老之道呢！

“‘况且我认为“仁”和“明”的问题，在简册中有很多记载，只是切近事理，显示出大致的精神，举其一端就可以了。然而您每天都在运用却不知道，还说‘明’的问题没有依据吗？《周易·乾卦》上说“太阳西降东升，上下四方就可以确定了”，这是以“明”来确立天，说明它无所不包；《周易·坤卦》上说“伟大呀大地，万物赖以生存”，这就说明大地之德是仁，只是承续顺接罢了。谁先谁后的道理，不是很清楚吗！《诗经》上说“伟大光明的上天哪，普照着大地上的一切”；“圣明的天子啊，美好的名声无穷无尽”。《周易》上说：“君王明察，那么王与臣民一起享受其福”，“神明暗中帮助君王”，说天神用“明”，这说明“明”与神是合为一体的，的确不是单纯的“仁”所能企及所能比拟的。孔子说“聪明神武”，不说“聪仁”。又说：“从前明王治理天下的时候”，不说“仁王”。《春秋》的传解上说“光明完美的德性才是芳香

清醇的”，不说“仁德”。《尚书》上说“君主圣明啊”，而不说“仁德啊”。老子赞美高尚的士人，就说“明白而触类旁通”；他说到世风颓败浇薄，就说“失掉了正道后还有德性，失掉了德性后还有仁慈”。《周易》上说“天子朝南面向光明”，不说“面向仁德”。孔子说“我想要达到仁，仁就来到了”，又说“做到仁要靠自己”，这样说来，人人都可以做到仁。

“至于聪明，怎么能靠后天督促来获得呢！所以孟子说：“凡是看到婴儿要掉进井里，没有人不跑过去救的。”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人没有仁爱之心，只是有厚薄的区别。而聪明只是有的时候出现。当初崔杼没有杀晏婴，晏婴说崔杼“做大的不仁爱之事而有小仁爱”，这样说来，就是奸臣坏蛋也能够有仁啊！”

“学生们又说：‘《周易》说“使人立身于世的方法，叫做仁和义”。那么对人来说，没有比“仁”更高的境界了？’

“抱朴子回答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仁”在于实际去做，而实际去做是可以靠努力去办到的。而“明”则属于精神范畴，一定得是上天授予的奇才，不是靠后天的教诲能成的。’”

博喻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万钧，必起于锱铢；竦秀凌霄，必始于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无涯之旷，寻常积而玄圃致极天之高。”

抱朴子曰：“骋逸策迅者，虽遗景而不劳；因风凌波者，虽济危而不倾。是以元凯分职，而则天之勋就；伊吕既任，而

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是以介洁而无政事者，非拨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阆风玄圃，不借高于丘垤；悬黎结绿，不假观于琼珉。是以英伟不群，而幽蕙之芬骇；峻概独立，而众禽之响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殖能于冷热，瑾瑜不证珍而体著。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与；至人尸居，心遗乎毁誉。”

抱朴子曰：“冲飙倾山，而不能效力于拔毫；火铄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湿。是以淮阴善战守，而拙理治之策；绛侯安社稷，而乏承对之给。”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为难，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纪信甘灰糜而不恨，杨朱同一毛于连城。”

抱朴子曰：“小鲜不解灵虬之远规，鳧鹭不知鸿鹄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陈胜之投耒，浅识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钧之锋，验于犀兕；宣慈之良，效于明试。是以同否则元凯与斗筭无殊，并任则骅骝与驽骀不异。”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进锐而退速；量拟伊、吕，虽发晚而到早。是以鹪鹩倦翮，犹不越乎蓬杪；鸳雏徐起，顾眄而戾苍昊。”

抱朴子曰：“否终则承之以泰，晦极则清辉晨耀。是以垂耳吴阪者，骋千里之逸轨；萦鳞九渊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断四属者，蕴藻所以表灵；摧柯碎叶者，萑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槛，而建匡合之绩；应侯困辱，而

著入秦之勋。”

抱朴子曰：“所竞者细，则利同而仇结；善否殊涂，则事异而结生。是以嫫母、宿瘤，恶见西施之艳容；商臣、小白，憎闻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钝舛迹，则凌迟者愧恨；壮弱异科，则扛鼎者见忌。是以淮阴显擢，而庸隶悒悒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饰谈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药；朽烂之材，不受雕镂之饰。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于精忠；田丰见微，而夷戮于言直。”

抱朴子曰：“峯阳孤桐，不能无弦而激哀响；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声。是以官卑者，稷、不能康庶绩；权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于穷高；济深者，祸生于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东越有悔盈抗之文种。”

抱朴子曰：“刚柔有不易之质，贞桡有天然之性。是以百炼而南金不亏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则富贵不足居；违仁舍义，虽期颐不足吝。是以卞随负石以投渊，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概齐，餐廩不可以劝沮化，是以惠施患从车之苦少，庄周忧得鱼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处有冰炭之殊，躁静有飞沉之异。是以墨翟以重茧怡颜，箕叟以遗世得意。”

抱朴子曰：“适心者，交浅而爱深；忤神者接久而弥乖。是以声同则倾盖而居昵，道异则白首而无爱。”

抱朴子曰：“舩、鹢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则沉漂于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趋之骏足也，御非造父，则倾僂于险涂焉；青萍、豪曹，剡锋之精绝也，操者非羽、越，则有自伤之患焉；劲兵、锐卒，拨乱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则速自焚之祸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迁之常尊，无礼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兽，惟能言而，不得厕贵牲；蛰蛰之负斃，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

抱朴子曰：“谤讟不可以巧言弭，实恨不可以虚事释。释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犹怀冰以遣冷，重炉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过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虚任，犹冰碗之盛沸汤，葭莩之包烈火，缀万钧于腐索，加倍载于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为负薪施；九成六变，不为聋夫设；高唱远和，不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财匱乏，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叹而不生，规其宁之惟永，犹断根以续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广明，剡耳以开聪也。”

抱朴子曰：“法无一定，而慕权宜之随时；功不倍前，而好屡变以偶俗，犹剡高马以适卑车，削附踝以就褊履，断长剑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纳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鳞，不出穷谷之隘；鸾栖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畴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算，不出恒民之怀。睹百抱之枝，则足以知其本之不细；睹汪涉

之文，则足以觉其人之渊邃。”

抱朴子曰：“桑林郁蔼，无补柏木之凄冽；膏壤带郭，无解黔敖之蒙袂。然茧纆绌紃，此之自出；千仓万箱，于是乎生。故识远者贵本，见近者务末。”

抱朴子曰：“体粗者系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见终者，有可推之绪；得之未朕者，无假物之因。是以昼见天地，未足称明；夜察分毫，乃为绝伦。”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离柯以久鲜；吞舟之鱼，不能舍水而摄生。是以名美而实不副者，必无没世之风；位高而器不称者，不免致寇之败。”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药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婴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锋镝之集；洁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业；纳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无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鸾、凤竞粒于庭场，则受褻于鸡、鹜；龙、麟杂厕于刍豢，则见黜于六牲。是以商老栖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随赴深，以全遗物之声。”

抱朴子曰：“浚井不渫，则泥泞滋积；嘉谷不耘，则萑莠弥蔓。学而不思，疑阂实繁；讲肆不精，则长惑丧功。”

抱朴子曰：“积万金于篋匱，虽俭乏而不用，则未知其有异于贫窶；怀逸藻于胸心，不寄意于翰素，则未知其有别于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极，而必俟盛饰以增丽；回、赐、游、夏，虽天才隽朗，而实须坟、诰以广智。”

抱朴子曰：“丹帙接网，组帐重荫，则丑姿翳矣；朱漆致饰，错涂炫耀，则枯木隐矣。是以六艺备，则卑鄙化为君子；

众誉集，则孤陋邈乎贵游。”

抱朴子曰：“繁林翳荟，则羽族云萃；玄渊浩汗，则鳞群竞赴；德盛业广，则宅心者众；舍瑕录用，即远怀近集。”

抱朴子曰：“寻飞绝景之足，而不能骋逸放于吕梁；凌波泳渊之属，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离朱剖秋毫于百步，而不能辩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灵之绝响，而不能指白黑于咫尺。”

抱朴子曰：“四聪广辟，则羲和纳景；万仞虚己，则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则异闻毕集；庭燎之辉举，则奇士叩角；诽谤之木设，则有过必知；敢谏之鼓悬，则直言必献。”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尧，而尧政不必皆得也；举世莫不贬桀，而桀事不必尽失也。故一条之枯，不损繁林之蓊蔕；蒿麦冬生，无解毕发之肃杀。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丑者，丑笃也。”

抱朴子曰：“身与名难两济，功与神鲜并全。支离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适世者，乐而多危。故鸷禽以奋击拘縶，言鸟以智慧见笼。琼瑶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铄，兰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睹化益而登玄云，灵凤值孟戏而反丹穴，子永叹天伦之伟，漆园悲被绣之牺。”

抱朴子曰：“万麋倾角，猛虎为之含牙；千禽鳞萃，鸷鸟为之握爪。是以四国流言，公旦不能遏；谤者盈路，而子产无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艳，粉黛无以加；二至之气，吹呼不能增。是以怀英逸之量者，不矜风格以示异；体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誉以徇通。”

抱朴子曰：“鳞止凤仪，所患在少；狐鸣梟呼，世忌其多。

是以俊 盈朝，而求贤者未倦；谗佞作威，而忠贞者切齿。”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贲、乌获？逸容岂唯郑旦、毛嫱？飙迅非徒骅骝、骠骠，立断未独沉闾、干将。是以能立素王之业者，不必东鲁之丘；能洽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邻之昌。”

抱朴子曰：“灵凤振响于朝阳，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听于下风焉；鸱枭宵集于垣宇，未有分厘之损，而莫不掩耳而注铍焉。故善言之往，无远不悦；恶辞之来，靡近不忤。犹日月无谢于贞明，枉矢见忘于暂出。”

抱朴子曰：“影无违形之状，名无离实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扬长流以东渐；非时之华，必不能稽辉藻于冰霜。”

抱朴子曰：“锯牙之兽，虽低伏而见惮；挥斧之虫，虽踰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穷而不可轻；小人轩冕，达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遥大荒之表，故无机阱之祸；灵鹄振翅玄圃之峰，以违罩罗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怀怵惕？何必衔芦而惨惨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爱乎刍豢者也；给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聪者贵于理遗音于千载之外，而得兴亡之迹；明者珍于鉴逸群于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会之响，而顾问于庸工，非延州之清听也；枉英远之才，而咨之于常人，非独见之奇识也。故与不赏物者而论用凌济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与妒胜己者而谋举疾恶之贤，是与狐议治裘也。”

抱朴子曰：“鸛、驳危苦于险峻之端，不乐呌守之役；吉光饥渴于冰霜之野，不愿牺牲之饱。孤竹不以绝粒易鹿台之

富，子廉不以困匱贸铜山之丰。”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迩而不接。”

抱朴子曰：“华袞粲烂，非只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积。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绩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养。”

抱朴子曰：“翠虬无翅而天飞，螭蛇无足而电骛，鳖无耳而善闻，蚓无口而扬声。故皋繇暗而与辩者同功，晋野瞽而与离朱齐明。”

抱朴子曰：“官达者才未必当其位，誉美者实未必副其名。故锯齿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别味，壶耳不能理音，属鼻不能识气，釜目不能摅望舒之景，床足不能有寻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劲命中，而识养由之射。

抱朴子曰：“垂荫万亩者，必出峻极之岭；滔天襄陵者，必发板桐之源。邈世之勋，必由绝伦之器；定倾之算，必吐冠俗之怀。是以螭螟之巢，无乘风之羽；沟洫之中，无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冲飙焚轮，原火所以增炽也，萤烛值之而反灭；甘雨膏泽，嘉生所以繁荣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轮华毂，俊民之大宝也，而负乘窃之而召祸；鼎食万锺，宣力之弘报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为甲，给乎专征之服；裂翠为华，集乎后妃之首。虽出幽谷，迁于乔木，然为二物之计，未若栖甍于林薄，摄生乎榛藪也。故灵龟宁曳尾于涂中，而不愿巾笥之宝；泽雉乐十步之啄，以违鸡鹜之祸。”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经周用，只长不足以济众短。是以鸡知将旦，不能究阴阳之历数；鹄识夜半，不能极晷景之

道度。山鸠知晴雨于将来，不能明天文；蛇蚁知潜泉之所居，不能达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庙算不精，而穷兵以侵邻，犹钐禾以讨蝗虫，伐木以杀蠹蝎，食毒以中蚤虱，彻舍以逐雀鼠也。”

抱朴子曰：“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华，不可以祖祢量卫、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则颜怡，意失则容戚。本朽则末枯，源浅则流促。有诸中者，必形乎表；发乎迩者，必著乎远。”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齐，而悦情可均；丝竹金石，五声诡韵，而快耳不异；缴飞钩沉，罾举罾抑，而有获同功；树勋立言，出处殊涂，而所贵一致。”

抱朴子曰：“利丰者害厚，质美者召灾。是以南禽歼于藻羽，穴豹死于文皮，鱣鲤积而玄渊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盗至，名位高而忧责集。”

抱朴子曰：“商风宵肃则绋扇废，登危陟峻则轻舟弃。干戈云扰则文儒退丧乱既平则武夫黜。”

抱朴子曰：“价直万金者，不待见其物，而好恶可别矣；条枝连抱者，不俟围其木，而巨细可论矣。故望洪涛之滔天，则知其不起乎潢污之中矣；观翰草之汪涉，则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华绿草，不拘于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于斥卤之壤。是以受玄圭以告成者，生于四罪之门；承历数于文祖者，出于顽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则靡远不应；枉直不中，则无近不离。是以宋野有退舍之荧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属，四环至自少广之表，鹿马变于萧墙之里。”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于怯弱之间；孟贲、冯妇，不奋戈戟于俚侠之群；英儒硕生，不饰细辩于浅近之徒；达人伟士，不变眈察于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盘旋揖让，非御寇之容；贯甲纓胄，非庙堂之饰。垂绅振佩，不可以挥刃争锋；规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识其惠者，由乎其益无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细不觉其施者，由乎治之于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蚕织为首称；汤、武、汉高，不以细行招近誉。故澄视于三辰者，不遑纡鉴于井谷；清听于《韶》《濩》者，岂暇垂耳于桑间！”

抱朴子曰：“肤表或不可以论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丧家之狗，公旦类朴斫之材，咎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龙阳、宋朝，犹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邓，犹锦纨之裹尘埃也。”

抱朴子曰：“勋、华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于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恶不染于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变，极细有所不能夺。故冰霜肃杀，不能凋菽麦之茂；炽暑郁隆，不能消雪山之冻；飙风荡海，不能使潜泉扬波；春泽荣物，不能使枯卉发华。”

抱朴子曰：“泣血之宝，仰璫璫以摘景；沉闾、孟劳，须

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栖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于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刍秣于濯龍之廄。是以掇蝸之叟，忘萬物于芳林；垂綸之生，忽執圭于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于行健，坤后貴于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岳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為折沖。”

抱朴子曰：“得意于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瓮灌園者，歡于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齒者，形如脍腊；夜以待旦者，勤忧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駘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御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腳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于波濤之中，螭蛇不能登凌于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鵠，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馱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猿狖與羆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

远而任近，则英俊与庸琐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于絜维之骏，责匠世之勋于处碎之贤，谓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无识甘之口；弃琼拾砾者，必无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悦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灵祇而仪翔凤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伦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达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惛悒于穷否；审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于道行。故萦抑渊污，则遗愠闷之心；振耀宸扆，而无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则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系乎运，穷达不足以论士；得失在乎适偶，营辱不可以才量。时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违。故尚父者，老妇之弃夫；韩信者，乞食之饿子；萧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隶。当其行龙姿于虺蜥之中，卷凤翥乎斥鷃之群，则彼龙后，谓为其伦。”

抱朴子曰：“四灵翳逸，而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为有国之宝。何必司晨而衔，鑣羈继于忧责哉？有用人之用也，无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于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负责于力尽。故灭荧烛者不烦沧海，扛斤两者不事乌获。运薪犂盐，不宜枉骐驎之脚；碎职琐任，安足屈独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圳浚之流，不能运‘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锺之物。熠熠不能并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别逸伦之器，盖造化所假，聪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蛙，而薄《六茎》之和音；庸夫好悦耳之华誉，而恶利行之良规。故宋玉舍其延灵之精声，智士招其独见之远谋。”

抱朴子曰：“琼珉山积，不能无挟瑕之器；邓林千里，不能无偏枯之木。论珍，则不可以细疵弃巨美，语大，则不可以少累废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盗者彭越也，而建弘勋于佐命。”

抱朴子曰：“五岳巍峨，不以藏疾伤其极天之高；沧海滉漾，不以含垢累其无涯之广。故九德尚宽以得众，宣尼泛爱而与进。”

【译文】

抱朴子说：“达到万钧的重量，必定是从一锱一铢开始积累的；高到耸入云霄，必定是从一分一毫开始增长的。因此洼中的积水汇聚起来，使得南海成就了无边的宽广；一寻一常的累积，使得玄圃仙山达到接天的高度。”

抱朴子说：“鞭打快马飞奔的人，即使快得能把影子留下也不会感觉疲劳；凭借风力驾驭船只的人，即使渡过危险的河海也不会倾覆。因此八元八凯这样的大臣分担职责，那么可以等同上天的大功就会成就；伊尹、吕尚这样的人物被任用之后，那么顺应天命进行变革就能完成。”

抱朴子说：“用琼瑶制做的船和桨，不能起到渡河的作用；用金玉制作的弓，没有把箭射出去的功能。因此狷介高洁而没从事过政事的人，不是治理乱世的人才；风度温文尔雅而缺乏治世谋略的人，不是辅佐大业的俊士。”

抱朴子说：“阆风、玄圃这样的仙山，不用向山丘和土堆借取高度；悬黎、结绿这样的名玉，不必向琼玉和珉石去借用外观。因此气度超凡者不合流俗，但清幽兰惠般的芳香惊

人；节操出众者独立不群，而众多鸟雀的附和之声能够振响。”

抱朴子说：“冰和炭不在冷和热上炫耀自己的本领，瑾瑜这样的美玉不必验证自己的珍贵而自然价值高昂。因此君子恭谨地要求自己，不忧虑会没有人附和；道德完美的人清静无为，心中要抛却毁谤和赞誉。”

抱朴子说：“飓风可以吹倒山峰，但不能在拔毛上显示力量；烈焰可以熔化金石，但是不能把湿东西点燃。因此淮阴侯韩信善于攻战守卫，但却少有治理国家的方略；绛侯周勃能够使国家安定，但却缺乏应承对答的口才。”

抱朴子说：“追求名声的人，不把献出生命当作一件难事；持重自身的人，不因浅近的欲望牵累自己的感情。所以纪信甘心被烧死而不遗憾，杨朱把一根毫毛看得价值连城。”

抱朴子说：“小鱼不理解神龙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水鸟也不知道天鹅与自己并非一类。所以并肩而耕的农夫嘲笑陈胜扔掉了农具，见识短浅的人讥讽诸葛亮抱膝长啸。”

抱朴子说：“淳钧宝剑的锋利，要在杀犀牛时验证；博爱众人的善良，要在明白的考验中显示。所以，如果不分好坏，那么八元八凯这样的贤臣和才小量窄的小人就没有区别；一同任用，那么良驹与劣马也就都一样了。”

抱朴子说：“如果不是瑚簋一样的治国良才，必然是晋升迅速罢免也匆忙；如果有伊尹、吕尚那样的器量，即使是起步晚成功也会早。因此小鸟鹪鹩竭尽了翅膀的力量，仍然不能越过蓬草的末梢；雏凤从容起飞，转眼之间就会飞上苍穹。”

抱朴子说：“恶运到了头就会接上好运，黑夜过了极点明亮的早晨就来到了。因此在吴坂垂耳拉盐车的骏马，一旦脱

开桎梏，就会一日千里地驰骋；被束缚在九重深渊中的蛟龙，一旦解开羁绊，就要驾驭彩虹腾上高空。”

抱朴子说：“反覆刳切成为碎末，蕴草水藻因而表现出灵瑞吉祥；枝条折断叶子破碎，白芷和兰惠因而增加其芬芳。所以管仲曾被囚禁，但建立了匡正天下会合诸侯的功绩；范雎曾受困辱，但成就了入秦后的勋绩”。

抱朴子说：“争抢微小的东西，那么有相同利益的人就会结成仇敌；善恶好坏的标准完全不同，那么情况不同的人也会产生怨隙。因此，嫫母和宿瘤这样的丑女，讨厌看见西施的艳丽容貌；商臣和公子小白，憎恶听说延陵季子不作国君退而躬耕的事情。”

抱朴子说：“精良者和驽钝者表现出完全相反的作为，那么衰落者就会羞愧恼恨；强壮者与羸弱者等级有了差异，那么力能扛鼎的人就会被忌妒。因此淮阴侯韩信被提拔而荣显，平庸之辈懊恼并痛恨他地位超过自己；武安君白起功劳大，范雎巧饰谗言来毁坏他。”

抱朴子说：“必定要死的重病，不用再为此使用苦口的药了；朽烂的木料，接受不了雕画和镂刻的装饰。因此比干忠心耿耿，却由于忠诚而被剖心；田丰能看出细微的征兆，但由于直言劝谏而被杀头。”

抱朴子说：“峩山之阳的孤桐木做的琴，不能没有琴弦就奏向悲壮的乐曲；大夏国的独生竹造的笙管，不能没有人吹就发出清越的声音。因此，如果官位低微，即使是后稷和后契也不能使诸事顺利；如果权利小，即使是伊尹、周公也不能让国家太平。”

抱朴子说：“攀登高山的人，应该在最高处警醒慎重；渡深水的人，祸患就发生在船载过多。所以西方的秦国有死前想到家乡上蔡的李斯，东边的越国有被杀时后悔盈满亢进的文种。”

抱朴子说：“刚健和柔韧有其不能改变的本质，正直和弯曲有其与生俱来的特性。因此，百炼不会使南方出产的黄金的真性衰退，危险困难不能让壮烈之士改变正直。”

抱朴子说：“不依照恰当的办法，那么富有和显贵的地位也不值得居处；违背仁德舍弃正义，即使能活一百岁也不值得贪恋。因此卞随抱着石头投水自尽，子路心甘情愿地被人杀死”。

抱朴子说：“卑下高尚不能等量齐观，食量大小也不能用鼓励和阻止来改变。因此惠施为跟随的车辆少而苦闷，庄子却发愁得到的鱼太多。”

抱朴子说：“出仕与隐居有如冰和炭一样的巨大差别，急切于名利与清静无为像飞天与沉水一样完全不同。所以墨子脚上磨出厚茧仍然很愉快，许由因为远离尘世而心满意足。”

抱朴子说：“内心相合的人，交往的日子短但感情也会深；精神抵触的人，交接日久但矛盾更深。因此如果心声相同，那么初次交往也会相处亲昵；如果遵从的思想不同，那么相识到老也没有感情。”

抱朴子说：“舸舫、鹢首这样的大船，是渡河的好工具，但划着它们到北方去，就会在水流中沉没漂散；蒲梢、汗血这些名驹，是善奔驰的骏马，但不由造父驾驭，就会在险路上倾覆。青萍、豪曹这些名剑，是武器中的精品，但不是由

项羽、彭越一样的名将使用，就会有刺伤自己的忧虑；强悍的兵卒军队，是治理乱世的神灵之物，但不是明智睿哲的人使用，就会造成引火烧身的灾祸。”

抱朴子说：“上天规定的品秩等级，有不可改变的永远的尊严，无礼的人冒犯了就有速死的重罪。所以玄洲的禽兽虽然能说话，但不能置于人的行列里；蛭蛭兽背负蹶鼠，虽然相依为命，但没有仁义可言。”

抱朴子说：“怨恨批评不能用花言巧语来消除，实在的仇恨不能靠虚浮的事情来解释。不按恰当的办法去释解，不从道理上去消除，就像怀中揣冰来驱赶寒冷，生上几个炉子来抵御暑热，追逐光亮来逃避影子，把船凿个洞来制止漏水一样。”

抱朴子说：“贤明的君主授人以官时，不让官职超出他的才能；忠诚的臣子居于官位，不敢越出自己的器量。不是那样的才能而胡乱授官，不是所能承担的而硬去接受，就像用冰碗去盛开水，用苇膜去包烈火，把万钧重的东西缀挂在腐朽的绳索上，往小船上装载加倍的货物一样。”

抱朴子说：“豹狐皮的裘衣，不是为背柴的时候穿的；九阙六章的音乐，不是为聋人设置的；高声领唱远方应和，不是为庸俗愚蠢的人演唱的；舍死忘生去取得成功，不是为德性浅薄的人去做的。”

抱朴子说：“百姓财力匮乏，还是不断搜刮；黎民的力气已经用尽了，还在不停地役使，想要怨恨叹息不产生，希望人民永远安定守法，就像截树根来接长枝条，割脊背来补肚子，刻眼睛来开拓视野，剜耳朵来增强听力一样。”

抱朴子说：“法律没有一定之规，而追求随机应变的权宜之计；不下加倍的功夫，而喜欢随时变化以迎合世俗，就像是截断高马的腿来适应矮车，砍削跗面和踝骨迁就小鞋，折断长剑以便装入短鞘，把盈尺的玉璧割小放入狭窄的匣子里一样。”

抱朴子说：“能够压住波涛的大鱼，不会出自狭窄的深山沟；鸾凤栖息的高大树木，不会长在低矮的土丘上；治理天下的格言，不会从平庸猥琐的人口中说出；《金版》中的高明韬略，不出自常人的胸怀。看到百抱粗的枝条，就足以知道树干不细；看到汪洋恣肆的文章，就足以感觉作者的深邃。”

抱朴子说：“虽然桑林丛郁茂盛，不能弥补柏树的凄怆悲凉；肥沃的土壤围绕城郭，不能解除黔敖遭遇灾荒。然而蚕茧、丝绵和绸帛，是从桑林中生产出来的；千仓万箱的粮食，是在土地上种植收获的。所以见识远的人重视根本，眼光浅的人追逐末梢。”

抱朴子说：“体会粗略的人只是联系事物的外表，知道精粹的人才得到事物的神韵。推原起始看出结果的人，有他推导道理的思路；没有征兆能预见事情，并没有可以借助的事物。因此白天看见天地，不值得称为眼睛明亮；夜间能明察分毫，才是出类拔萃。”

抱朴子说：“芳香华美的花朵春天繁盛，但不能离开枝条长久保持鲜艳；能够吞舟的大鱼，不能舍弃水而生存。因此名声美好而实际不相符合的人，必然没有身死之后的长远影响；地位高而才能不相称的人，免不了招致外寇的失败。”

抱朴子说：“忍受带来痛苦的药物和针石，是为了去除危

害生命的疾病；穿戴盔甲这又重又凉的东西，是为了抵御刀枪和飞箭的攻袭；保持节操高洁要求自我刻苦，是为了完成出类拔萃的事业；接受逆耳的至理之言，是为了没有改换方略的迷惑。”

抱朴子说：“鸾凤如果在院子里谷场上去争抢米粒，就要受到鸡鸭的欺侮；蛟龙和麒麟如果和家畜混杂在一起，就会受到六牲的污辱。因此商山四皓栖身于深山，因而远超世人的节操得以播扬；卞随投水自尽，所以成就了传留后世的声誉。”

抱朴子说：“就是深井，如果不淘，污泥也会积聚；即使是好庄稼，若是不除草，稗子和杂草也要蔓延。学习而不思考，那么疑虑和障碍就会很多；讲解而不精到，就会增加迷惑白耗功夫。”

抱朴子说：“在箱柜中积极存万两黄金，即使生活困难了也不使用，那么就不知道他和贫穷的人有什么区别；胸怀超群的才华，但不用笔墨纸张写出来，那么也就不知道他和平庸猥琐的人有什么不同。”

抱朴子说：“南威和青琴，妖冶艳丽到极点，但也必须等待华美的装饰来增加她们的漂亮；颜回、子贡、子游、子夏，虽然天资聪明朗彻，但也需要用古代的典籍来拓宽他们的智慧。”

抱朴子说：“红色的罗帟相接，华美的帐子重施，那么丑陋的姿容就被遮挡住了；红漆刷饰得美观，金色涂抹得耀眼，那么枯朽的木头就被隐藏。因此六经具备，卑下鄙野的人也会变化为君子；众多的赞誉集中到一处，孤独浅陋的人也会

超过王公贵族。”

抱朴子说：“密林茂盛，那么百鸟就像云彩一样汇集；深深的湖水浩荡无边，那么鱼群就争相奔赴。道德高尚事业广阔，诚心归服的人就多；原谅缺点任用人才，就会远人怀想近人汇聚。”

抱朴子说：“能够追逐飞鸟甩掉影子的快马，不能在吕梁险川驰骋；能够凌驾波浪漂浮水面的船只，不能攀登险峻的高山。所以离朱可以分辨百步之外秋毫之末，但不能辨别音乐的雅俗；师旷能调合通达神灵的绝妙音乐，但不能指明近在咫尺的白黑。”

抱朴子说：“四面窗户大开，那么太阳就会带来光芒；湖海虚心，积水就会交相流入。所以博采众长的精神弘扬，各种不同的见解就都汇集来了；庭院火炬明亮，德才出众的人就会叩角求仕；树立求批评的木柱，有了过错肯定就会知道；挂起敢于劝谏者敲的鼓，正直的意见必然献纳”。

抱朴子说：“能说话的人无不赞誉唐尧，而唐尧的政事不一定全都得当；举世的人无不贬斥夏桀，而夏桀的行为也不会一无是处。所以一根树枝枯萎，不会损害密林的茂盛；荠菜小麦冬天还在生存，不能解除寒风凛烈肃杀。西施也有不美的地方，但不会减低她的美丽，因为她的美是多方面的；嫫母也有好看的地方，但不能解救她的丑，因为丑陋得太厉害了。”

抱朴子说：“形骸与名声难于两全齐美，实效与精神很少能并获成功。使自身道德不合社会之用的人，虽然受苦但必定安全；实用并适于人世的人，虽然快乐但很危险。所以猛

禽因为能追逐攻击而被束缚，会说话的鸟因为有智慧被装进笼子。琼瑶因为有纹理光彩而被剖开，金、银、铜三种金属因为珍奇可玩赏而被冶炼熔化。兰花白芷因为芬芳馥郁而被剪断，文理好的梓树因为适宜做乐器而被砍伐。因此碧龙看到伯益后飞上云天，神异的凤凰遇上孟戏就返回丹穴。子永赞美上天安排的秩序的伟大大，庄子为披绣帐作祭品的牛而悲伤。”

抱朴子说：“万头麋鹿把角伸出来，猛虎也会因此而收起獠牙；千只鸟雀鱼鳞般聚集在一起，猛禽也将为此握起利爪。因此如果四国流言散布，周公也不能阻止；满路都是批评者，子产也无法杜绝。”

抱朴子说：“南威、西施的艳丽，擦粉描眉也不能超过；冬至和夏至的寒冷暑热，哈气吹气不能增加。因此怀有出色才能的人，不追求仪容风度来显示与众不同；具备超群器量的人，不考虑小的荣誉来谋求通达。”

抱朴子说：“麒麟的姿态凤凰的风仪，人们担心它少；狐狸的鸣叫枭鹰的呼号，世人忌恨它多。因此才德出众者站满朝廷，而求贤者仍不倦地寻找；进谗巧辩者擅用威权，忠诚坚贞的人切齿痛恨。”

抱朴子说：“力量大为什么一定得孟贲、乌获呢？长相美难道只有郑旦、毛嫱吗？能像狂飙一样迅跑的并非只有骅骝驹、骠骊马，能立时砍断的不单是沉闾、干将这些名剑。因此建立素衣之王事业的人，不一定是东鲁的孔子；能广施掩埋枯骨的仁德的人，不一定是西伯姬昌。”

抱朴子说：“通灵的凤凰在朝阳发出鸣叫时，并没有什么

实惠的东西，但没有人不在下风处静耳细听；猫头鹰夜间聚集在墙头檐下，没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失，而没有人不掩住耳向那里射箭。所以好话所到的地方，无论多远都没有人不喜欢；坏话所去的处所，无论多近全没人不反对。就像日月无愧于正大光明，而枉矢星由于出现短暂而被人遗忘。”

抱朴子说：“影子没有不合原形的样子，名字没有脱离实情的叫法。所以逆向水源的河流，肯定不能推动长长的流水奔向东方；不合季节的花朵，肯定不能让它的美丽形象在冰霜中长存。”

抱朴子说：“锯形牙齿的猛兽，即使低身俯伏还是让人害怕；挥动臂斧的螳螂，即使蹬腿也没有威风。所以君子就是身披褐衣他受困窘也不能轻视；小人就是乘轩车着冠冕，其显达也不值得尊重。”

抱朴子说：“自由的麒麟在大荒之外逍遥自在，所以没有机关陷阱的祸患；神异的鸬鹚展翅飞到玄圃仙山上，因而躲开了罗网的威胁。何必蜷曲在洞穴中总是担惊受怕？何必像大雁一样口含芦草忧闷而永存畏惧之色？所以充当宰割之用的牲畜，必然受到豢养者喜欢；满足煎炒烹炸膳食需要的禽兽，必定安然地在庭院中争抢粮食。”

抱朴子说：“耳聪者可贵的是能修治千年之前留下的学说，从而发现兴亡的规律；眼明者可贵的是能在贫穷困厄之中看出超群的人才，从而选拔匡正世俗的贤士。至于聆听多音交响的乐声，去向平庸的工匠咨询，就不是延陵季子善听的耳朵；枉曲出色的人才，而向寻常的人去求问，就没有独特而超人的见识。所以，和不能欣赏事物的人谈论拔萃的人

才，等于是让盲人指明五种色彩；和嫉妒超过自己的人商量举荐疾恶如仇的贤士，等于和狐狸商量做裘衣。”

抱朴子说：“野马、驳兽宁肯在险峻的山顶上冒危险受痛苦，也不乐于做吠叫守门的事；吉光神兽宁肯在冰霜的旷野里忍受饥渴，也不愿吃饱后充当献祭的牺牲。伯夷叔齐不放弃断粮而死以换取商纣那样富有鹿台；子廉不用他的困顿贫穷换取邓通那样富有铜山。”

抱朴子说：“心志投合的人不认为山海的阻隔遥远；操守不同的人不认为咫尺之遥是近。所以有的人跋山涉水去交往会聚，有的人近在身旁却不相接触。”

抱朴子说：“华丽的袞服灿烂夺目，不是一种颜色的功劳；嵩山泰山高耸入云，不是一筐土堆积而成。所以尧的九位贤臣任用后，社会安宁的业绩就兴盛了；云台二十八将被授职，于是成就了佐助天命的功勋。”

抱朴子说：“碧龙没有翅膀但能在天上飞，腾蛇没有脚却能像闪电般奔驰。甲鱼没有耳朵却善于聆听，蚯蚓没有嘴却能发出声音。所以皋陶是哑巴却与雄辩者有同样的作用；师旷虽然眼盲却与离朱同样明白。”

抱朴子说：“官位显达的人其才能未必和他的地位相当；名誉好的人其实际未必和他的声望相符。所以锯子的齿不能咀嚼，簸箕的舌不能辨别味道，壶耳不能听到声音，草鞋的鼻子不能闻气味，锅眼不能望见明月之光，床脚不能走出几步之遥。”

抱朴子说：“过路人不能拉开硬弓射中目标，但懂得养由基的射箭技艺。”

抱朴子说：“荫凉可以覆盖万亩的大树，必定出自高山峻岭；滔天大水能够漫上山陵的河流，必定源于板桐神山。超卓的功勋，必定由出类拔萃的人才建立；挽救危局的计策，必定出于盖过时俗者的胸怀。因此，螭螟小虫的巢穴中没有乘风而飞的大鹏，田中的沟渠里没有夜光宝玉。”

抱朴子说：“刮起龙卷飓风，燎原大火因此而更加猛烈，而萤光火把遇上反倒要熄灭；甘甜的雨水润泽大地，茂盛的谷物因而更茁壮，干枯的木头受到了反而很快腐朽。高官显位，是才智杰出者的宝物，窃居高位的人却会招来祸患；列鼎而食粮食万钟，是对出力报国者的丰厚奖赏，而才能浅近的人接受了会导致失败。”

抱朴子说：“屠杀了犀牛制作铠甲，当作受命专门征伐的战服；拔取翠鸟的羽毛作为装饰，集中到后妃们的头上。这虽然就像鸟儿从幽谷出来，飞上高树一样，但是为这两种动物着想，不如隐身于草木丛生的地方，在林莽之中保存生命。所以灵龟宁肯在泥途上摇曳尾巴，也不愿意被人用巾裹了藏到箱里当宝物；沼泽中的雉鸡乐于在十步之内啄食，以躲避遭到鸡鸭一样的灾祸。”

抱朴子说：“偏才不足以经受全面的使用，单方面的长处不够用来弥补众多的不足。因此鸡知道将要天明，不能知道岁时节候的次序；仙鹤懂得夜半，但不能弄清日晷投影上的刻度；斑鸠能知道将要到来的晴雨，但不能知道气象；蛇和蚂蚁知道深藏的泉水所在的地方，但不能通达地理。”

抱朴子说：“禁止的法令不明确，而用严刑来镇压混乱；朝廷上的筹划不精到，而滥用武力去侵犯邻国，就像割掉禾

苗来消灭蝗虫，砍伐树木来杀死蛀虫，吃毒药来去除跳蚤虱子，拆掉房子来赶走麻雀老鼠一样。”

抱朴子说：“锐利的刀剑产自粗钝的矿石，明亮的火焰燃于不发光的木头。贵重的珍珠出自低贱的蚌壳，美玉出自丑陋的璞石。因此不能依据父母而低看了虞舜，不能根据先辈来衡量卫青、霍去病。”

抱朴子说：“志满意得就神情愉快，想法没实现就面容忧伤。树根腐烂了树枝就会干枯，水源浅河流就短。内在深厚的人，必然现于外表；发生在眼前的事，必然影响到在长远。”

抱朴子说：“美丽的姿态妖媚的容貌，形象虽然不一致，但令人心情愉悦是一样的；丝弦、竹材、金属、石头，演奏出宫、商、角、徵、羽音色高低不同，但听起来顺耳是没有区别的；用箭射用钩钓，架单网撒渔网，可以有猎获的作用是一样的；建功立业还是建立学说，入世为官还是隐居不仕，而所重视的东西是一样的。”

抱朴子说：“利益丰厚的人灾祸深重，质地美好的人招致祸患。所以南来的鸟雀由于美丽的羽毛而被杀，巢穴中的豹子由于有花纹而丧命；鲟鱼鲤鱼积聚，深潭就会被抽干；麋鹿会集，密林就会被焚烧；金玉收藏多了，强盗就会到来；名誉地位高了，烦忧和重任就会加到身上。”

抱朴子说：“秋风萧瑟时细布扇就没用了，攀登山峰时轻便的船就丢弃了。战事迭起文人书生就遭斥退，动乱平定武将被罢黜。”

抱朴子说：“价值万金的东西，不等看见它，好坏就能区别；枝条合抱粗的，不等围量树干，就可知道粗细。所以看

到巨浪滔天，就知道它不是从池塘中产生的；看到文稿汪洋恣肆，就知道不出自寻章摘句之徒。”

抱朴子说：“红花绿草，不会存留于弯曲枯槁的植株上；紫色灵芝芳香茂盛，不会生长在盐碱荒地中。因此，接受玄圭之赏以宣告大功成就的大禹出生在被治重罪的家庭；在文祖庙承继唐尧基业的虞舜，出身于父亲愚顽母亲不诚实的家庭。”

抱朴子说：“有益的话就是在屋里说，也无论多远都会应和；邪曲不当的语言，无论多近都无人搭理。因此宋景公时有荧惑之星从宋之分野后移的事情，而商纣王却有逃奔外邦的亲属；西王母把白玉环从少广山之外送给舜，而指鹿为马的事就发生在照壁之内。”

抱朴子说：“荆轲、朱亥，不在怯懦弱小者中显示勇敢，孟贲、冯妇，不在狸猫豺狗中挥动武器。杰出的儒者和饱学之士，不和才学浅近的人争辩细小的问题；通达伟岸的人，不到平庸者中去明察秋毫。”

抱朴子说：“依照待客礼仪进退，不是抵御敌人的样子；穿上铠甲系上头盔，不是上朝廷应有的服饰。垂大带抖佩饰，不能挥动武器上阵争斗；按规矩行走迈步，不能扑灭火灾拯救溺水者。”

抱朴子说：“苍天大地造就培育了万物，但万物并不知道它们的恩德，原因在于施化无所不至；伟大人物神妙地潜移默化，众多平民感觉不出他们的施予，是因为他们的治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所以可以知道的东西是小的，容易料定的事是少的。”

抱朴子说：“娥皇、女英、太任、太姒，不以养蚕织布为首先称道的优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不用小的行为去争取浅薄的荣誉。所以清楚地看见日月星的人，没有闲暇俯身观看井底；善于欣赏《韶》乐和《濩》乐的人，哪里有时间倾听淫靡的桑间之音呢！”

抱朴子说：“看外表有时不能够谈论内在，看相貌有时不能核查能力。孔子像有丧事者家中的狗，周公似刚砍下的枯树干，皋陶脸像蒙上了驱鬼的面具，伊尹样子像是干枯的骨架。至于龙阳君、宋朝，就像是泥做的玩偶头顶夜光宝玉，董贤、邓通，就像绵缎裹着一堆泥土。”

抱朴子说：“尧、舜不能教化极愚蠢的人，所以教化没能在他们的儿子弟弟身上起作用。夏桀、商纣不能改变极聪明的人，所以邪恶没有沾染微子、箕子和比干。”

抱朴子说：“最大的东西也有它不能改变的，极细小的东西也有它不可剥夺的。所以冰霜严酷萧索，但不能让茂盛的豆子麦子凋疏；炎夏暑热正盛，但不能化解雪山的冰冻；大风使海水动荡，但不能使地下的泉水扬起波浪；春天的喜雨繁荣万物，但不能让枯萎的花朵重新开放。”

抱朴子说：“卞和为之泣血的和氏宝玉，仰仗治玉的磨石才能焕发光彩；沉闾剑、孟劳刀须要楚产的砥石收其锋刃。骏马有待王良、伯乐抵达远方，出色的本质需要纠正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德行。”

抱朴子说：“隐栖的鸾凤，即使忍受饥渴也不愿委身于厨师房中的笼子里；乘黄、天鹿这些神兽，即使幽隐而挨饿也不愿在宫廷的马厩中被饲养。因此，在春天的树林中捕蝉的

老人忘掉了世间万物，在南楚垂钓的庄周轻视到楚国执圭为相。”

抱朴子说：“方与圆形状不同，移动与停止结果有异。所以上天以运行壮健为尊，大地以安泰稳定为贵；日月五星和四季的温热冷寒以周而复始的交替变化完成其功业，五岳八柱这些山峰以屹立静止来镇压大地。因此宋国墨翟、楚国申包胥以驱车驰骋保存了自己的国家，段干木和胡昭凭无所作为而令敌兵退却。”

抱朴子说：“在山丘园林中自得其乐的人，身虽困厄而精神安泰；役使自己去忧虑身外之物的人，形骸安逸而内心劳苦。所以抱水瓮浇灌菜园的老者，比宰相精神愉快；呕吐水泡饭的爱旌日和采薇而食的伯夷叔齐，比列鼎而食的人心中得意；拄杖离开邠地去开创基业的古公亶父，辛劳得犹如干肉；夜以继日勤于政务的赵盾，由于辛勤忧虑而损伤寿命。”

抱朴子说：“仁慈与残忍有上天与深渊之别，善良与凶恶则像有与无给人的感觉一样。义兽骆虞在虚无之地尚且侧足敬让，豺狼则是成群地出来杀害生灵。虞卿抛弃了相印解救走投无路的魏齐，华歆在很多事上退让并推举贤能。李斯疾恨胜己者而杀害了韩非，庞涓担心学识不如而施刑于孙臆。”

抱朴子说：“能够任用人们的长处，那么人才没有可丢弃的；片面地追究人的短处，那么凡遇到人没有能认可的。所以轻柔的罗绮和似雾的縠纱，可以做漂亮的衣服，但是不能抵御无端飞来的箭；沉闾、巨阙这些名剑，是截断斩杀的好武器，但不能用来挑脚上的刺。”

抱朴子说：“小的疵点不足以损害大的器物，小的毛病不

足以牵累杰出的人才。太阳、月亮也杂有兔、蟾蜍、三足鸟这些斑点，但不妨碍它们照亮天空的光辉；黄河水含污浊的泥沙，但不妨碍它凌漫山丘的巨流。门内设影壁，不能因此而抛弃管仲；夺人田产，不能因此而鄙薄萧何；窃取妻子，不能因此而否定司马相如；接人金钱，不能因此而贬斥陈平。”

抱朴子说：“虎豹不能在波涛之中搏斗吞噬，腾蛇不能在没雾的日子飞上天空。抓雉鸡兔子鸾凤不如鹰雕；拉犁耕地龙和麒麟不如并驾的耕牛。所以武将勇士在太平祥和的时代不能施展，饱学之士杰出人才在靠武力竞争的世运中不受重视。”

抱朴子说：“两道绳索系在脖子上，那么骏马和瘸驴就没有区别了；离开了树林关进笼子，那么猿猴和獾、貉子是同等的；藏起锋刃来不去砍杀，那么龙渊宝剑和铅刀是一样的；才能杰出而任职低微，那么优秀的人才与平庸猥琐之徒就并肩而立了。至于说让拴住的骏马一日千里地飞奔，要求繁杂事务缠身的贤者建立匡正世风的巨大功勋，说它不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抱朴子说：“扔掉茶菜而吞吃蒿草的人，必然没有认识美食的口味；抛弃美玉捡拾石块的人，必然没有甄别珍宝的眼光。轻视九阙《萧韶》却喜欢亡国的北鄙之音的人，我知道他不能感动神灵，使飞翔的凤凰到来；舍弃杰出的人才而任用普通百姓的人，我知道他不能使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安排有序，使国家走向太平。”

抱朴子说：“能够透彻理解显达和困厄的根本道理的人，不会因为不走运不得志而忧郁；能够深刻懂得命运应听其自

然的人，不会为正道行世而安乐。所以被埋没在深渊池塘之中，就会丢开愠怒烦闷的情绪；在朝廷上展现才能，也不会有得意的神色。几次出仕没有喜色，又几次被罢免而不烦恼的，就是这样的人。”

抱朴子说：“运气的好坏在于时气的安排，困厄与显达不足以用来评论士人；得失在于碰对了机会，获得荣耀还是蒙受屈辱，不能用来衡量才能。时运不能靠人力去谋求，遭遇如何不能靠智慧去改变。所以吕尚是老妇人驱赶的人，韩信是讨饭吃的挨饿者，萧何担任过无足轻重的小官，英布是刑余的逃跑的奴隶。当他们在蜥蜴群中展现出龙的姿态，在斥鸫堆里舒卷凤凰的翅膀的时候，那些龙中之王，也称他们是自己的同类。”

抱朴子说：“麟、凤、龟、龙四灵虽然隐逸，仍然是隆盛太平的象征；隐者合于时宜地退隐，仍然是国家的宝物。为什么一定要报晓的雄鸡衔上马嚼子，被忧虑和责任所束缚呢！有任用他人的“用”，没有役使自己的“用”。依从自身的人，不为名声而损伤中和之气；养生的人，不因身外之物而牵累自己。”

抱朴子说：“量才而授予官职的人，不谋求才能以外的作用；依据能力接受任命的人，不担负尽力于本职之外的责任。所以，扑灭微弱的烛火用不着大海，扛斤两的重量用不着大力士乌获。运柴拉盐不应该委屈千里马，琐碎的事务哪值得枉用节操高尚的杰出人才呢！”

抱朴子说：“田间小沟中的水流，不能漂浮‘大白’那样的大船；一升一合容量的器皿，不能装下千钟的东西。磷火

的微光不能和照亮一切细微末节的阳光相提并论，平庸之才不能与出类拔萃的人排列在一起。这是大自然所给予的人，人的聪明是有根源的。”

抱朴子说：“郢地的人们以《下里巴人》的淫靡音乐为美，却轻视《六茎》中的和谐的音乐；平庸之辈喜欢悦耳的华美赞誉，但厌恶有利于德行的良好规劝。所以宋玉舍弃了他《延露》之曲的精美歌唱，有智谋的人收起了他们独到的远见。”

抱朴子说：“美玉山一般堆积，不能不夹有带毛病的器具；千里的树林，不能没有部分枯萎的树木。谈论珍宝，就不能因为小的疵点而抛开总体的美；论述大事，就不能因为稍有毛病而废弃所有的话。陈平是叛离主人的人，但献六条奇计安定了君主；彭越当过结伙的强盗，但建立大功以佐助天命。”

抱朴子说：“五岳巍峨，不因藏有缺点而损伤它达于上天的高度；大海浩荡，不因含有污垢妨碍它无边的广阔。因此具有九种品德的皋陶崇尚敦厚而得到众人之心，孔子博施恩爱奖赏进步。”

抱朴子外篇卷四

广譬第三十九

抱朴子曰：“立德践言，行全操清，斯则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则贵矣，何必青紫之兼沓也？俗民不能识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铨衡，是则高矣，何必凌云而蹈霓乎？问者莫或测其渊流，求者未有觉其短乏，是则深矣，何必洞河而沧海乎？四海苟备，虽室有悬罄之窳，可以无羨乎铸山而煮海矣；身处鸟兽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轮而华毂矣。”

抱朴子曰：“潜灵俟庆云以腾竦，栖鸿阶劲风以凌虚，素鳞须姬发而跃，白雉待公旦而来。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纶，韩、英遭汉高乃骋拨乱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于玄一者，则形器可忘；邈高节以外物者，则富贵可遗。故支离之徒，伟造化而怡颜；北人、箕叟，栖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毕兼。故悬象明而可蔽，山川滞而或移，金玉刚而可柔，坚冰密而可离。公旦不能与伯氏跟跲于冯云之峻，仲尼不能与吕梁较伎于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细其音以协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

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适速济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广车不能胁其辙以苟通于狭路，高士不能撓其节以同坐于隘俗。”

抱朴子曰：“阴阳以广陶济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华以藏疾为旷，北溟以含垢称大，硕儒以与进弘道，远数以博爱容众。”

抱朴子曰：“灵龟之甲，不必为战施；麟角凤爪，不必为斗设。故雋生不释剑于平世，击柝不辍备于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为处幽而自轻，瑾瑶不以居深而止洁，志道者不以否滞而改图，守正者不以莫赏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识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觉墙面之笃蔽，闻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浑沌之原，无皎澄之流；毫厘之根，无连抱之枝；分寸之烱，无炎远之热；隙穴之中，无炳蔚之群；钩曲之形，无绳直之影；参差之上，无整齐之下。”

抱朴子曰：“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覩虎豹之彘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识儒雅之汪涉，尔乃悲不学之固陋。”

抱朴子曰：“无当之玉碗，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锦黻，未若坚完之韦布。故夏姬之无礼，不如孤逐之皎洁；富贵之多罪，不如贫贱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兽不奋搏于度外，鹰鹯不挥翮以妄击。若庙算既内不揆德，进取又外不量力，犹轻羽之投洪炉，飞雪之委沸镬，朝菌之试干将，羔犊之犯虤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于天，则清景暗于地；根菱蹶于此，

则柯条瘁于彼。道失于近，则祸及于远；政缪于上，而民困于下。”

抱朴子曰：“务于远者或失于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内。覆头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伤。故秦始筑城遏胡，而祸发帙幄；汉武悬旌万里，变起萧墙。”

抱朴子曰：“人才无定珍，器用无常道。进趋者以适世为奇，役御者以合时为妙。故玄冰结则五明捐，隆暑炽则裘、炉退，高鸟聚则良弓发，狡兔多则卢、鹊走，干戈兴则武夫奋，《韶》《夏》作则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扬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积石；舒翠叶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菱而去繁柯。败源失本，鲜不枯讫；叛圣违经，理不弘济。”

抱朴子曰：“四渎辩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涂同归。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贵济事，而饰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绵布可以御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辩。”

抱朴子曰：“冲飙谧气，则转蓬山峙；修纲既舒，则万目齐理。故未有上好谦而下慢，主贱宝而俗贫。”

抱朴子曰：“事有缘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远。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沉鳞于江海；丰朝阳之林，而延灵禽于丹穴；设象于槃盂，而翠虬降于玄霄；委灰于尺水，而望舒变于太极。是以晋文回轮于勇虫，而壮士云赴；句践曲躬于怒蛙，而戎卒轻死。九九显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参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菱，而枯叶含荣；率俗以身，则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齐桓以捐紫止奢竞。章华构而丰屋之过成，露台辍而玄默之风行。”

抱朴子曰：“聪者料兴亡于遗音之绝响，明者覲机理于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见齐桓不振之徵于未觉之疾，箕子识殷人鹿台之祸于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仪不能废春秋以成岁，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诛贵所以立威，赏贱所以劝善。罚上达则奸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则远人怀，而非俭吝所能辩也。”

抱朴子曰：“浮海沧者，必精占于风气，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战战于得失，故享惟永之庆。故暗君之所轻，盖明主之所重也；亡国之所弃，则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厘蹉于机，则寻常违于的；与夺失于此，则善否乱于彼；邪正混侔，则彝伦攸斁；功过不料，则庶绩以崩。故明君赏犹春雨，而无霖淫之失；罚拟秋霜，而无诡时之严。”

抱朴子曰：“明铨衡者，所重不可得诬也；仗法度者，所爱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于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于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执干戈，虽名尊而势去。故制庆赏而得众者，田常所以夺齐也；擅威福而专朝者，王莽所以篡汉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涂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胶柱不可以谥谐清音。故翠盖不设于晴朗，朱轮不施于涉川，味淡则加之以盐，沸溢则增水而减火。”

抱朴子曰：“丹书铁券，刺牲歃血，不能救违约之弊，则难以结绳检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不足以止觊觎之奸，则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书》有世重之文，《易》有随时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识真之明者，不可欺以伪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诳以浅也。不然。以虺蛇为应龙，狐、鸱为麟、凤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俗有喧哗之毁，而未必恶也。是以迎而许之者，未若鉴其事而试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听其言而课其实。则佞媚不以虚谈进，良能不以孤弱退，骛蹇辍望于大辂，戒虬扬镳而电骋。则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远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潜朽之木，不能当倾山之风；含隙之崖，难以值滔天之涛。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败，鹿台之祸，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此盖叶公之好伪形，见真龙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则无别于磳砾；化鯢不凌霄，则摩殊于桃虫。绵驹吞声，则与暗人为群；逸才沉抑，则与凡庸为伍。故鲋鳅蛭绛虬于渊污，骛蹇黠骏于垌野者，不识彼物静与之同，动与之异。”

抱朴子曰：“弃金璧于涂路，则行人止足；委锦纨于泥泞，则见者惊咄。若夫放高世之士于庸鹵之伍，捐经国之器于困

滞之地，而谈者不讼其屈，达者不拯其穷，或贵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为病，由来久矣。”

抱朴子曰：“开源不亿仞，则无怀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则无弥天之云。财不丰，则其惠也不博；才不远，则其辞也不赡。故睹盈丈之牙，则知其不出径寸之口；见百寻之枝，则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灵凤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轩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风蹈云，不 不阂者，以其六翮之轻劲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国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卫、忘归，不能无弦而远激；振尘之音，不能无器而兴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于未至之时。”

抱朴子曰：“朱绿之藻，不秀于枯柯；倾山之流，不发乎涸源。熠熠之宵焰，不能使万品呈形；志尽势利，不能使芳风邈世。”

抱朴子曰：“重渊不洞地，则不能含螭龙，吐吞舟；峻山不极天，则不能韬琳琅，播云雨。立德不绝俗，则不能收美声，著厚实；执志不绝群，则不能臻成功，铭弘勋。而凡夫朝为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犹立植黍稷，坐索于丰收也。”

抱朴子曰：“行无邈俗之标，而索高世之称；体无道艺之本，而营朋党之末。欲以收清贵于当世，播德音于将来，犹褰裳以越沧海，企佇而跃九玄。”

抱朴子曰：“泥龙虽藻绘炳蔚，而不堪庆云之招；撩禽虽珮琢玄黄，而不任凌风之举；刍狗虽饰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顿逸；近才虽丰其宠禄，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陈，则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则

下有聚死之虫。刍豢之丰，则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则泣血涟如。桑、霍为戒厚矣，范疏之鉴明矣。”

抱朴子曰：“沧海扬万里之涛，不能敛山峰之尘；惊风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芟，驱虎蹴阊，不能灭蚊虻；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坚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众善之师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积善不以穷否而怨，则必永其令问矣。”

抱朴子曰：“和、鹊虽不长生，而针石不可谓非济命之器也；儒者虽多贫贱，而坟典不可谓非进德之具也。播种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废；仁义有遇祸者矣，而行业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载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进志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攻本，虽权安然，必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云为龙兴，非虺蜥所能招也；飙风为虎发，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则逸伦之士集；玉帛幽求，则丘园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刚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陟，谷以卑安。是以执雌节者无争雄之祸，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阴隐勇于跨下，不损其龙跃而虎视也；应侯韬奇于溺簑，不妨其鸾翔而凤起也。或南面称孤，或宰总台鼎。故一抑一扬者，轻鸿所以凌虚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时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栖，不肯为衔鼠之喉天；玄蝉之洁饥，不愿为蜚螂之秽饱。是以御寇不纳郑阳之惠，曾参不美晋楚之宝。”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扬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动万钧之锤。是以漆园思惠，有捐斤之叹；伯氏哀期，有剿弦之愤。短唱不足以弘丽之和，势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于狐狸，金鸛不竞击于小鷖。是以张耳掩壮于抱关，朱亥窜勇于鼓刀。”

抱朴子曰：“悬鱼惑于芳饵，槛虎死于笼狐。不可以钓缙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机阱诱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云翔者，不知泥居之污；处贵者，鲜恕群下之劳。然根朽者，寻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尧舜不能恃其长世之庆也。”

抱朴子曰：“凡木结根于灵山，而匠石为之寝斤斧；小鲜寓身于龙池，而渔父为之息网罟。蚊集鹰首，则 鵩不敢啄；鼠住虎侧，则狸犬不敢睨。”

抱朴子曰：“灵蔡默然，而吉凶昭哲于无形；春蛙长呷，而丑音见患于聒耳。故声希者响必巨，辞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恶盘旋之容；被发之域，憎章甫之饰。故忠正者见排于谗胜之世，雅人不容乎恶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薮之燔燹，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腾，寸刃不能刊长洲之林，独是不能止朋党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独虎，万雀不能抵一鹰。庭燎攒举，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并伐，未若雷霆之余声。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伦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长。”

抱朴子曰：“非分之达，犹林卉之冬华也；守道之穷，犹竹柏之履霜也。故识否泰于独见者，虽劫以锋锐，犹不失正而改涂焉，安肯谄笑以偶俗乎？体方贞以居直者，虽诱以封

国，犹不违情以趋时焉，安肯躐径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轳轳，而不能致音乎聳聵之耳；重光丽天，而不能曲景于幽岫之中；凝冰惨栗，而不能凋款冬之华；朱髓铄石，而不能靡萧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弓弩危机，严镞衔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触之而不猜；暗政乱邦，恶直妒能，甚难测也，而贪人竞之而不避。故飞锋暴集而不觉，祸败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悦，乃达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趋，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风不辍则扇不用，日不入则烛不明，华不墮则实不结，岸不亏则谷不盈。九有安，则韩、白之功不著；长君继轨，则伊、霍之勋不成。故病困乃重良医，世乱而贵忠贞。”

抱朴子曰：“好荣，故乐誉之欲多；畏辱，则憎毁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虚以同条，齐得失于一指者，爱恶未始有所系，穷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与夺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极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舩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寻矣。声希所以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贵。玄黄辽邈，而不与口其旷；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细碎，将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则匠入矣，珠美则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铄，草任药者剪掘。刃利则先缺，弦哀则速绝。用以适己，真人之宝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灾也。”

抱朴子曰：“准的陈则流镒赴焉，美名起则谤讟攻焉。瑰货多藏，则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骄，则不召祸而祸来矣。”

抱朴子曰：“连城之宝，非贫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质；逸伦之士，

不以否塞而薄其节。乐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鹏无戒旦之用，巨象无驰逐之才。故蒋琬败绩于百里，而为三台之标；陈平困瘁于治家，而怀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暗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饰焉；穷达者，时也，有会而不可力焉。吕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仅遇；韩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后达。”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辞。”

抱朴子曰：“烈士之爱国也如家，奉君也如亲，则不忠之事，不为其罪矣；仁人之视人也如己，待疏也犹密，则不怨之怨，不为其责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结，白雪不积，则青松之茂不显；俗化不弊，风教不颓，则皎洁之操不别。在危国而沉贱，故庄、莱抗遗荣之高；居乱邦而饥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称。”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鉴卑，故其网虽疏而不漏；神聪明而正直，故其道赏真而罚伪。是以惠和畅于九区，则七耀得于玄昊；残害著于品物，则二气谬于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极之尊，人爵无违德之贵。故仲尼虽匹夫，而飨祀于百代；辛癸为帝王，而仆竖不愿以见比。商老身愈贱而名愈贵，幽、厉位弥重而罪弥著。齐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宫，未若康成之间。”

抱朴子曰：“影响不能无形声以著，馀庆不可以无德而招。故唐尧为政七十馀载，然后景星摘耀；羊公积行黄发不倦，而乃坠金雨集。途远者其至必迟，施后者其报常晚。”

抱朴子曰：“理尽者不可责有馀，一至者不可求兼济。故

洪涛之末，不能荡浮萍；冲风之后，不能扬轻尘。劲弩之余力，不能洞雾縠；西颓之落晖，不能照山东。”

抱朴子曰：“悬象虽薄蚀，不可以比萤烛之贞耀；黄河虽混浑，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虽崩，犹峻于丘垤；虎虽瘠，犹猛于豺狼。”

抱朴子曰：“神农不九疾，则《四经》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则玄圭之庆不集。故久忧为厚乐之本，暂劳为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钩桂饵虽珍，而不能制九渊之沉鳞；显宠丰禄虽贵，而不能致无欲之幽人。故吕梁有鹄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于子陵之巷，蒲轮虚反于徐生之门。”

抱朴子曰：“观听殊好，爱憎难同。飞鸟睹西施而惊逝，鱼鳖闻《九韶》而深沉。故袞藻之粲焕，不能悦裸乡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隶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辩，不能释系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仪，见憎于裸跣之乡；绳墨之匠，获忌于曲木之肆。贪婪饕餮者，疾素丝之皎洁；比周实繁者，仇高操之孤立。犹贾竖之恶同利，丑女之害国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腾也，则推贤而散禄；庸人之得志也，则矜贵而忽士。施惠隆于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与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见救；不与奇士同其欢，而欲有戚之见恤，犹灾火张天，方请雨于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于东阇，不亦晚乎！”

【译文】

抱朴子说：“树立道德实践诺言，行为完美情操高洁，这

就是富有了，为什么一定要美玉布帛堆积着呢？使自己的志向高洁，不降志不受辱，这就是高贵了，为什么一定要当上大官呢？普通百姓不能理解你的度量办法，平庸之人不能忖度你的权衡尺度，这就是高尚了，为什么一定要登上云端脚踏霞光呢？询问者没有人能揣测到你的思想源流，求教者没有人觉得你有什么短缺，这就是深湛了，为什么一定要穿透黄河沉入大海呢？具备了元、亨、利、贞四德，那么即使穷到屋中宜于悬磬，也可不羡慕铸铜山为钱煮海水得盐来致富了；即使身处于禽鸟野兽之群，也可以不渴求显贵者的车乘了。”

抱朴子说：“水中潜藏的龙等待五色祥云竦身腾飞，栖息的鸿雁借助强劲的风升上高空，白鱼等待周武王才跳跃，白雉等待周公旦才到来。姜尚老了遇上周文王才扔掉了磻溪的钓线，韩信、英布碰到汉高祖才施展出平定灾乱才能。”

抱朴子说：“能在道的本原中澄清精神的人，自身的形骸可以忘却；节操高尚超脱于物欲之外的人，财富地位就可以遗弃。因此支离疏之类的人，赞美大自然并且表情愉悦；北人无择和箕山许由，住在高山的洞穴里仍然得意洋洋。

抱朴子说：“再大的道理不能透彻地说清所有的事情，再有本事的人也不能什么都会干。因此，日月星辰虽然明亮但也会被遮挡，山岳江河的地方是稳定的但有时也会移动，金属玉石是坚硬的但也可以变得柔软，坚硬的冰虽然致密但也可以离散。周公旦不能和伯昏无人一样悬脚跟背立在凌云高山上，孔子也不能在百丈深的吕梁溪中显示技艺。”

抱朴子说：“震耳的霹雳不能使声音细小来和金石乐器之

声相和谐，太阳月亮不能让光芒偏私只照耀某些地方，大河不能让两岸靠拢以适应想赶快渡河者的心情，五岳不能削减高度来满足登山人的要求。因此宽的车子不能缩短车轴来勉强通过狭窄的道路，高尚的士人不能降低自己的节操苟同于鄙陋的世俗。”

抱朴子说：“阴阳二气用广泛的化育为万物带来好处，日月星辰以普遍的照耀显示光明，嵩山华山因为能够藏纳缺点成其高大，北海由于能够含容污垢而就其辽阔。饱学大儒以奖掖后进弘扬大道，目标远大者以广博的爱心容纳众多的东西。”

抱朴子说：“神龟的甲不一定是为打架才长的，麒麟的角和凤凰的爪不一定是为争斗而生的，因此才华出众的读书人和平时候也不解下佩剑，敲击木梆不停止以利于想到危险。”

抱朴子说：“贵重的南金不因身处幽暗而自己轻视自己，洁白的美玉不因埋在深处而改变自己的高洁，有志于真理的人不因仕途阻塞而更换追求，操守正直的人不因无人欣赏而胡乱追随。”

抱朴子说：“登上昆仑仙居的人方能理解一般山丘的低矮，漂浮在大海上的人才能懂得池塘的狭小，翻阅了多部经典著作才感觉不学无术实在无知，听到了最高的道理才知道拘泥于世俗多有迷惑。”

抱朴子说：“模糊混浊的源泉，不会淌出洁白清澈的流水；毫厘粗细的树根，不会长出合抱粗的树枝；分寸大小的灰烬，没有灼烤远处的热量；缝隙洞穴当中，没有成群的虎豹；弯弯曲曲的形体，没有笔直的影子；上层人物参差混乱，下边

也不会整整齐齐。”

抱朴子说：“没见过熠熠闪光的美玉，就不觉得瓦砾应该轻贱；没见过虎豹的纹彩斑斓，就不知道狗和羊和皮毛素淡混沌。聆听了九阍《白雪》，然后才体悟出《下里巴人》的极端鄙野；了解了饱学儒生的深广学识，这才会为不学无术的闭塞浅陋而伤心。

抱朴子说：“不切实用的玉碗，不如多用途的陶器；寸寸开裂的绣花礼服，不如结实完整的皮带布服。无礼淫乱的夏姬，不如洁白无瑕的孤逐女；富有显贵但罪过很多，不如贫穷卑弱但履行正道。”

抱朴子说：“猛兽不在范围之外去搏杀，鹰鹞也不扇动翅膀胡乱击打。如果在朝廷上谋划战事不正确估量人的品德，在战场上进兵取敌又不能量力而行，那就像轻飘的羽毛投入大熔炉，飞舞的雪花落进滚沸的水锅，朝菌去试宝剑干将的锋刃，羊羔牛犊冒犯凶暴的老虎。”

抱朴子说：“日月星在天上被遮蔽，清亮的光辉就会在地上暗淡；树根在脚下被踩踏，枝条就会在上边干枯。现在有失道之举，就会带来长久的祸患；上边施政谬误，下边百姓就会遭受困顿。”

抱朴子说：“致力于远处或许在近处有疏失，治理外部的人或许内部生出祸患。盖住头的人不一定能让脚不沾湿，遮住肚子的人不一定能让脊背不受伤。因此秦始皇修筑长城阻遏胡人，而祸患就发生在帐幕之中；汉武帝进兵征伐到万里之外，而变乱就发生在照壁之内。”

抱朴子说：“人的才能没有固定不变的可珍贵的方面，器

物的功用没有恒定不移的衡量角度。追求仕进的人以适应社会为美，供役使的人以合于时代为好。因此隆冬结冰时扇子就扔开了，盛夏酷热时裘衣火炉就收起来了，高处聚集了鸟雀就用好弓去射箭，狡猾的兔子多了韩卢、宋鹊般的良犬就要去追逐，打起仗来武将就被重用，奏响《韶》乐《夏》曲文臣就会兴起。”

抱朴子说：“激荡冲溅长流奔向大海的黄河，不能驮负仙居五城跨跃积石山；舒展绿叶吐出红花的大树，不能舍掉粗大的根砍去众多的枝条。败坏源头失去根本，很少不枯萎干涸的；背叛圣人违背经典，其道理不能够广泛地救助苍生。”

抱朴子说：“江、河、淮、济四条大河发源地不同，黄河的五条支流是分别流淌着的，但它们都流向低洼的地方注入大海，殊途而同归。色彩不一样但都鲜艳，乐声不一样但是都悲壮，香气不一样但是都芬芳，味道不一样但是都甜美。”

抱朴子说：“物品最重要的是有补于事，外表是细微末节的；教化风俗要依靠道德，具体的说法不是最根本的。丝绵麻布可以御寒，不一定要貂皮狐裘；敦厚朴素能够解决问题，不在于文采与雄辩。”

抱朴子说：“暴风如果停止下来，那么随风转的蓬草就会像山一样稳稳地呆住；修长的纲绳一伸展开，那么所有的网目都会很有条理。所以没有主上喜好谦逊而臣下却傲慢无礼，君王鄙视宝物而百姓却很贫穷的。”

抱朴子说：“东西有的从微小发展成巨大，事情有的治理好近处可以收效于远处。所以修好几步大的池塘，就能引来江海中的鱼；让朝阳之林茂盛，就能从丹穴请来凤凰；在盘

盂当中画上龙，真的翠龙就会从天而降；把灰抛到一尺大的水面上，月亮在天上就会发生变化。因此齐庄公回车避开勇武的螳螂，壮士就像云彩一样趋附而来；勾践伏轼向发怒的青蛙致礼，士兵们就舍死忘生。极为贤明的君主出现了，扣角求仕的杰出人才就会到来；无名的枯骨如果掩埋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仁德就会周遍。”

抱朴子说：“如果肥沃的土壤培在根上，即使是叶子干枯也会茂盛起来；如果君王自己作表率，不用说话下边也会形成风气。所以唐尧因为身穿鹿皮裘而使天下太平，齐桓公凭弃掉紫衣而制止了竞相奢侈的风气。章华台建成导致造华丽房子的罪过，没筑造露台则形成了清静无为的风气。”

抱朴子说：“耳聪者能在人们已经忘记了前朝灭亡教训的时候预料兴亡，目明者能在隐微的先兆尚未形成的时候看出事物变化的道理。因此扁鹊在齐桓侯还没感觉到生病时就看到了他不振作的征兆，箕子从纣王使用象牙筷子就看出最后在鹿台的殷商的灭亡。”

抱朴子说：“天地不能废弃春秋二季而构成一年，贤明的君主不能丢掉刑法和德化达到安定。因此诛杀贵显者可用以建立威望，赏赐低贱者可以勉励向善。惩罚能上及显贵则刚萌发的邪恶就被遏止，但不是懦弱的人所能使用的方法；恩惠下到百姓则远方的人就会归顺，但不是吝啬的人所能做到的。”

抱朴子说：“在海上漂浮的人，一定准确地预测风向气候，所以才能保证顺利吉祥地航行；善于执政的人，必定对得失小心谨慎，所以能享有长久的福气。因此昏庸的君主所轻视

的，正是贤明的君主所重视的；灭亡了的国家所捐弃的，正是安定的时代所施行的。”

抱朴子说：“在弩机上差一厘一毫，那么到了箭靶上就要差好几尺了；在当时是给予还是夺取的失误，到后来就会造成善恶的混乱；邪恶与正直混同，会造成社会常规的废弛；功过的判别不正确，各项事情会因此崩溃。因此圣明的君主赏赐就像春雨，但没有下得太过分的失误；惩罚则似秋霜，却决无违反季节的严酷。”

抱朴子说：“懂得权衡利害的人，对所看重的也不能言不符实；执掌法度的人，对所喜欢的也不能有所偏私。因此，想得到人才先得从自身做起，失掉人才也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自己得人心却失掉人才，自己失掉人心却得到人才的。”

抱朴子说：“圣明的君主亲自掌握发威施恩，不把这锋利的刃器借给别人；昏昧的君主倒着拿武器，虽然名为至尊而势力已经失去了。因此策划赏赐而得到众人拥护，正是田成子夺取齐国的办法；在朝廷上擅用威权独掌朝政，正是王莽篡夺汉朝的途径。”

抱朴子说：“一成不变的制度不能适应变化，一条路不能应对无数的方向，在船上刻记号不能够找到丢失的宝剑，粘住了弦柱就不能调出和谐清越的声音。所以，翠羽的华盖不在天晴月朗时设置，红漆轮子的车不用来渡河，味道淡就要加盐，水沸腾溢出就要加水减火。”

抱朴子说：“丹书铁券，刺取牲血歃血为盟，不能阻止违背誓盟之约的弊病，但也难以用返朴结绳的方法来约束；五种刑罚九种制裁，灭族的威胁，不足以限制非分的希冀，但

也不能用挥动盾牌来化解。因此《尚书》上有世间重视的文章，《易经》则有随时代而变化的优点。”

抱朴子说：“有识别真伪能力的人，不能用假的东西来欺骗他；有估量深湛智慧的人，不能用浅的东西来诳蒙他。否则，就会把毒蛇当作飞龙，把狐狸、鸱鹰当作麒麟、凤凰了。”

抱朴子说：“世上有众口一辞的赞誉，但不一定贤德；有多人共同的诋毁，但不一定恶劣。因此初见就认可，不如用事情鉴别，试着用一用；事前就完全拒之门外，不如听一听他的说法，用事实考核一下。这样，巧言谄媚的人就不能凭借空谈而晋升，善良能干的人也不会因为孤立无援而被斥退；糟糕瘸腿的马就会断了去驾大车的想法，有玉勒的良马就可以放开了闪电般奔驰。那么什么样的大功不能建立！多么远的地方不能到达呢！”

抱朴子说：“内部腐烂的树，不能抵挡可以吹倒大山的风，有了裂缝的山崖，难以经受滔天巨浪。所以享国八百年的福祚，三十代帝王相传，不仅是牧野一仗的力量；士兵倒戈导致的失败，纣王自杀于鹿台的灾祸，不是从甲子之晨开始的。周代强盛的原因久远，殷商灭亡的原因也要向前追溯。”

抱朴子说：“重视以往而轻视现实，是一般人常用的思想方法；相信耳朵而怀疑眼睛，是古今常犯的毛病。因此秦王嬴政感叹韩非的书而希望见到这个人，汉武帝感慨司马相如的文章而遗憾不生在同一时代。等得到他们之后，始终不能重用。有的听信谗言杀了贤才，有的放置于冗员散官之中。这大概就是叶公喜欢假的龙形的东西，而见到真龙却大惊失色一类事情。”

抱朴子说：“珍珠如果不能在夜里发光，那就和沙粒碎石没有区别；鲲化为鹏不能飞上凌霄，那和鸛鷖小鸟没什么不同。绵驹如果不出声，就和哑人一样；出众的人才如果被埋没压抑，就只能与平庸之非为伍。所以在池塘中鳙鱼泥鳅就会轻慢绛龙，在郊野劣马也会亵渎良驹，不知道对方静的时候和它们一样，动起来就完全不同了。”

抱朴子说：“把黄金玉璧扔到路上，行人就会止步；把锦缎细绢抛入泥中，看见的人就会惊叹。至于把超乎世俗的士人放到平庸迟钝者当中，把有治国之才的人抛到艰难窘迫的地方，而评论者不为他们的冤屈而争辩，显达者不去拯救他们的困顿，有时重视他们的文章而忽视他们本人，有时运用他们的策略而忘掉了他们的功劳，这种毛病，由来已久。”

抱朴子说：“开辟水源如果没有上亿丈，那么就不会有包围山峰的水流；高耸的大山如果不是冲破云霄，就见不到满天的云彩。财产不多，那么他施恩惠也不会广泛；才能不出众，他的言词就不丰富。所以如果看见了一丈粗的牙，就知道它不是出自一寸大的口中；看见百寻长的树枝，就知道它不是生长在毫毛末梢般的树木上。”

抱朴子说：“凤凰之所以能早晨从丹穴起飞，晚上止息于轩丘，太阳还没怎么移动，就已经周游了九重天，乘风踏云，不坠落也没有阻隔，是因为它的翅膀强劲有力。那些具有良好才能巨大智慧的人，也就是国家的翅膀。”

抱朴子说：“淇卫、忘归这些名箭，不能没有弓弦就到达远处；能振动尘埃的乐音，不能没有乐器就响起悲壮的旋律。有超于世俗出类拔萃的品德，也不能在人没到的时候就建立

功勋。”

抱朴子说：“色彩华美的红花绿叶，不会茂盛地生长在干枯的树枝上；能冲倒大山的水流，不会从干涸的源头发出。黑夜当中萤火虫大的火焰，不能使各种东西都显现形状；把精神放在追求权势利益上，不能让美好的风气流传到后世。”

抱朴子说：“深潭如果不是穿透地面，就不能内藏蛟龙，生出吞舟的大鱼；高山如果不上及天宇，就不能装下各种美玉，行云下雨。树立道德不脱离世俗，就不能得到美好的名声，附着以敦厚坚实；胸怀的志向不超出众人，就不能达到成功，铭刻巨大的功勋。而凡夫俗子早晨做蝉翼那么大的好事，晚上就盼望得到丘陵大的好处，这就像站着种上黄黍谷子，坐下来就想得到丰收一样。”

抱朴子说：“行为没成为远超世俗的榜样，却索要高于世人的名誉；自身没有学问和技能这些根本的东西，却去经营同伙党羽这些末节的事情。想以此在当时收到清高可贵的名誉，在将来播扬品德高尚的声望，就像撩起衣襟要越过大海，踮起脚跟就想跃上九天一样。”

抱朴子说：“泥塑的龙即使彩绘得鲜艳华丽，也不能接受祥云的召唤；招鸟用的假鸟即使雕刻精致色彩鲜艳，也不能乘风高飞；草扎的狗即使用黄金翠玉装饰起来，也不能踩自己的影子飞快地奔跑；浅近之才即使受宠并且俸禄丰厚，也不能使政治清明百姓安乐。”

抱朴子说：“摆下有毒的粥，那么旁边就会有肠子腐烂的死老鼠；黑夜中举起火把，那么下边就会积聚起烧死的虫子。家禽养得肥了，紧接着就会被屠宰烹煮；才能低任要职，就

会经常泪尽继之以血。桑弘羊和霍光的教训是深刻的，范增被疏远的借鉴是明显的。”

抱朴子说：“大海会激扬万里的波涛，但不能收敛山峰上的尘土；飓风能吹断高大的树木，但不能拔出小草的根。猛虎凶猛地吼叫，但不能威吓蚊子虻虫；天下一流的人才，不能和世俗同流合污。”

抱朴子说：“坚定的志向，是功勋名誉的根本；勤奋不怠惰，是众多优点的老师。登山不因为艰难险阻而停止，则必然登上险峻的山峰；积累善行不因为困厄不顺而抱怨，则必然长享美好的名声。”

抱朴子说：“医和与扁鹊虽然没有长生不死，但针石不能说不是救助生命的东西；读书人虽然有很多是贫穷低贱的，但古老的经典不能说不是增进品德的工具。播种有没有收成的时候，但耕种收获不能废弃；仁义之人有遇到祸患的时候，但德行事业不能懈怠。”

抱朴子说：“不停地增加重载的货物，正是沉船的原因；盲目向前忘记退却，正是危及自身的作法。蠹虫聚集起来吞食树根，虽然暂时安然无恙，但无疑是大树倾倒的征兆。”

抱朴子说：“浓云为龙兴起，不是蜥蜴壁虎能够招致的；狂风是老虎引发的，不是狐狸貉子能够造成的。因此王者接受天命，那么超群的士人就会聚集来；用美玉布帛搜求寻访，那么隐居的贤人就会应聘出仕。”

抱朴子说：“金属因为刚硬而折断，水凭借柔软而保全；山峰因为高峻而塌落，山谷由于低洼而安定。因此执守谦退收敛的人没有争强好胜的祸患，经常要胜过他人者，有召致

怨恨的危险。”

抱朴子说：“韩信藏起勇敢甘受胯下之辱，这并不损害他龙跃沙场虎视强敌；范睢隐匿奇才忍耐在席卷中被人便溺，并不妨碍他发挥才能荣登高位。有的自立为王，有的总揽百官。所以，翅膀一上一下地扇动，是轻捷的鸿雁会飞上高空的原因；有时受屈枉有时得伸展，是出色的人才等待时机应有的见识。”

抱朴子说：“微小的螭螟虽然栖息在卑微的地方，但也不肯像猫头鹰那样口衔腐鼠飞上高空；寒蝉宁肯干干净净地挨饿，也不肯像屎壳螂那样吃脏东西填饱肚子。因此列御寇不接受郑阳的恩惠，曾参不把去晋国楚国为官致富当好东西。”

抱朴子说：“小风不能掀起大海的波涛，毫毛芒刺不能震动万斤大钟。因此庄子思念惠施，有匠人放下斧子的叹息；伯牙为钟子期哀痛，有扯断琴弦的愤懑。短歌不足以招致宏大华美的唱和，权势利益不足以改变淡泊者的心志。”

抱朴子说：“熊羆不和狐狸较量矫捷，金鸛不和小鸛比赛攻击。因此张耳掩藏起自己的雄心壮志充当看门人，朱亥隐匿自己的勇敢做个挥刀的屠夫。”

抱朴子说：“上钩的鱼是由于受到芳香鱼饵的诱惑，被抓住的老虎是死于充当诱物的笼中的狐狸。不能用钓线钓来的一定是虬龙，不能用弩机陷井诱捕的一定是麒麟和驺虞。

抱朴子说：“在云中飞翔的，不知道处身泥中的污浊；身在高位的，很少能体谅众多百姓的劳苦。但是根已经朽烂，著名的寻木也不能保持其千里大树茂盛；百姓怨恨的，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自恃长久吉庆平安。”

抱朴子说：“平常的树木扎根在灵山上，木匠就要为它们收起斧子；小鱼虾栖身在龙池中，渔翁就要为它们收起渔网。蚊子聚集在鹰的头上，鸟雀就不敢去啄；老鼠停在老虎的旁边，那么狸子和狗都不敢斜视。”

抱朴子说：“灵龟沉默无声，但无形之中把吉凶显示得非常清楚；春蛙长时间吵闹，而难听的声音嘈杂于耳被人厌恶。所以声音稀疏的响动必定巨大，言辞少的信誉必定卓著。”

抱朴子说：“习惯伸腿而坐的地方，厌恶回旋进退的仪节；以披散头发为俗的地方，憎恨戴礼帽的装束。所以忠诚的人被谗言盛行的社会所排挤，高雅的人被憎恶正直的世俗所不容。”

抱朴子说：“一升水不能解救八片草泽的大火，一撮土不能阻止砥柱山下澎湃的浪涛，一寸长的刀子不能砍尽长洲的树林，一个人正确不能挡住结党营私的歪风。”

抱朴子说：“千头羊也不能抵御住一只老虎，万只鸟也不能阻遏住一只鹰。无数的火把举起来，也赶不上太阳将落时的光芒；百面鼓一起敲响，也不如雷霆的余音。因此平庸之辈站满朝廷，也不能使社会的常规就绪；出色的人才一人任职，足能够让各项事情有根本的进步。”

抱朴子说：“非分的显达，就像树木花草冬天茂盛；守道而困顿，就像竹子柏树遭遇霜降。所以能够独自看出命运好坏的人，即使用锋利的刀剑威胁他，也不会丢开正道改变路途，怎么肯以谄媚的笑脸来投合世俗呢？自身忠贞正直的人，即使用封以诸侯来诱惑，也不会违背本意趋附时风，怎么会走门径来取悦于人呢？”

抱朴子说：“雷声隆隆，但不能传到聋子的耳朵里去；天空中日月明亮，但不能让光线曲折地照入幽深的山洞；结冰的天气极为寒冷，不能让款冬花凋谢；夏天的热风能熔化石头，但不能让萧丘岛上的树木倒下。所以最高尚的品德是不能改变的。”

抱朴子说：“弓已拉满，箭已上弦，是很可忌怕的，但大胆的雉鸡撞上去却不知畏惧；昏暗的政治扰乱了国家，厌恶正直嫉妒贤能，前途很难预料，但贪婪的人争抢而不躲避。所以飞箭迅速密集而来还不觉得，祸到临头失败骤降仍不醒悟。因此愚蠢的人所为之喜悦的，正是明白的人所为之悲伤的；凡夫俗子所追求的，正是聪明至极的人所丢弃的。”

抱朴子说：“风不停扇子就闲置不用，太阳不落山火把也不用点燃，花没落果实就结不出来，崖岸不削减山谷就填不平。九州太平，韩信、白起的作用就无从表现；年龄较大的国君继承基业，伊尹、霍光的勋业也建立不成。所以为大病所困才重视好医生，社会混乱才重视忠诚坚贞之人。”

抱朴子说：“喜好荣耀，所以乐于别人赞誉的欲望多有；害怕耻辱，所以憎恶别人诋毁的情绪急躁。至于透彻地了解道的本源，命运与自然的创造相合，能够把盈满与虚空看成同样的东西，把得到与失去理解成没有区别，这样的人，喜爱和憎恶都不能对他有所牵动，困窘和通达都不足以扰乱他的中和之道。”

抱朴子说：“得到与丧失都不能搅乱他的精神的人，是最精粹的人；利益与损害都不能浸染他的中和之道的人，是最纯一的人。其浩荡无边，不是用瓢和杯子所能计量的；其苍

茫无际，不是一步一步所能探究的。没有声音因而被称为最大的声音；唱和的人少因而显出我的高贵。天地相距遥远，但仍不能比拟其胸怀的宽阔；死生是重大的事情，但不因此而改变他的操守。天分平庸为人琐碎者，又怎么能体会理解呢？”

抱朴子说：“树林繁茂木匠就会进去砍伐，珍珠漂亮珠蚌就要被掰开。石头含有金子就要被焚烧熔化，草可以入药就要被剪断挖掘。刀刃锋利的先出现缺口，弦音凄清的先被用断。人的本领适用于自身，是得道者的宝贝；才能合于社会的要求，是有技艺者的灾难。”

抱朴子说：“箭靶摆好了，就有连续不断的箭射向它；有了美好的名声，就会招来很多诽谤攻击。珍奇的物品收藏得多了，不招怨怨恨也会到来；小志偶适得意骄傲，不惹祸祸患也会及身。”

抱朴子说：“价值连城的宝贝，不是贫穷的人所能购买的；高出常人的才能，不是浅薄世俗的人所能认识的。但是一尺大的珍宝，不因为没有人知道就改变本质；才能超群的士人，不因为困窘就降低节操。乐于顺应上天听凭命运安排，有什么可埋怨可指责呢！”

抱朴子说：“大鹏没有报晓的功用，大象没有奔跑的才能。所以蒋琬治理一县失败，却成为三公的榜样；陈平管理家庭困顿不堪，却怀有六条奇计所显示的韬略。”

抱朴子说：“明白还是糊涂，是才能，与生俱来而不能假装；困厄还是显达，靠时机，有可能但而不能强求。吕尚并不是年轻时糊涂无知而年纪大了就聪明了，但直到头发都白了才遇上文王；韩信并不是开始时怯懦而后来勇敢，但经过

很多危险困顿而后才显达。”

抱朴子说：“飞奔的骏马不能追上已往的过失，千金不能解救已经说出话的毛病。所以广泛地施舍，不如防范小的过失；勤奋地追求，不如少说话。”

抱朴子说：“有壮志的人热爱祖国就像爱自己家一样，侍奉君主就像侍奉双亲一样，那么他们待人不能尽心竭力，不算是他们的罪过；仁德的人看待别人就像看自己一样，对待疏远的人就像亲人一样，那么他们不原谅并批评别人，不算是他们的不足。”

抱朴子说：“没冻上厚冰，没积聚白雪，那么青松的茂盛就显现不出来；教化不凋弊，风俗不颓败，那么皎洁的操守就不能与其他区别。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沉于卑贱的地位，所以庄周、老莱子遗留下清高的荣誉；在国家混乱的时候挨饿受冻，所以曾参、列御寇远扬忘富的美名。”

抱朴子说：“上天处在高处能看清下边，所以它的网虽然稀疏但没有漏洞；神仙耳聪目明并且正直真诚，所以它的准则是奖赏真诚惩罚虚伪。因此仁爱和顺在九州畅行无阻，就能感应天上的日月五星；残害如果施及人和物，那么阴阳二气就会在四季八节混乱颠倒。”

抱朴子说：“上天给予的品秩等级是最为尊尚的，人间的爵位没有违背道德的高贵。所以孔子虽然是普通百姓，但享有百代人的祭祀；商纣夏桀虽然是帝王，而奴隶仆人不愿意以他们作比拟。商山四皓地位越卑贱而名誉越高贵，周幽王和周厉王地位越重罪行也越大。所以齐王活着，还赶不上柳下惠的坟墓；秦王的宫殿，还不如郑康成住的街巷。”

抱朴子说：“影子和回声不能没有形体没有原声而单独存在，想泽及后人不可能没有道德而成就。所以唐尧治理国家七十多年，然后才使吉祥的瑞星散发光芒。羊公累积善行老了也不停止，于是天上落下金子像雨一样集聚到他那儿。道路遥远的到达一定迟，施恩在后的报答总是晚。”

抱朴子说：“正常的能力用尽后的人，不能对他有多余的要求，某一方面成功的人，不能期望他样样都行。所以巨大波浪的末梢不能漂起浮萍，大风过后的余气吹不起轻轻的尘土。强劲弓弩射出的箭到最后连雾一样轻薄的纱也不能穿透，西落太阳的余辉也照不亮山的东侧。”

抱朴子说：“日月虽然有微小的黑点，也不能用正亮着的萤光火把来比方；黄河虽然混浊，也不能用清澈的池塘为喻。山岭即使有崩塌，还是比丘陵土堆要高峻；老虎即使瘠瘦，还是比豺狼要凶猛。”

抱朴子说：“神农若不是为尝百草而多次生病，那么《四经》的药学就不能流传到后代；大禹若不是手脚磨出老茧，治水的极大功业就不能成就。所以长久的忧虑是大欢乐的本源，暂时的辛劳是长远安逸的开始。”

抱朴子说：“黄金鱼钩和肉桂钓饵虽然珍贵，但不能制服深渊中的龙；荣显的地位和丰厚的俸禄虽然可贵，但不能招致没有欲望的隐士。所以吕梁山上有天鹅般挺立的男子汉，黄河边上有很多砍伐檀树的贤者，美玉布帛空自聚集在严子陵的巷子里，蒲轮之车白白往返于徐孺子的家门。”

抱朴子说：“人们眼光耳音的喜好差别悬殊，所爱所憎难以相同。飞鸟看见西施就会吃惊逃走，鱼鳖听到《九韵》的

音乐会深深地沉入水中。所以袞服藻饰灿烂夺目，不能使裸体之乡的人们悦目；《采菱》的清丽音乐，不能让楚地奴隶听来快乐。古公亶父的仁慈，不能让有夺地欲望的狄人理解；端木赐的雄辨，也不能令拴走马的野人把马放还”。

抱朴子说：“进退回旋的礼仪，被赤裸身体伸腿而坐的地方憎恶；按墨线工作的木匠，被专营弯曲木头的市肆所忌恨。贪得无厌的人，嫉妒素丝的洁白无瑕；结党营私频繁的人，仇视操守高尚不与人勾结者。这就像商人厌恶同行，丑陋的女人嫉妒最美的女人一样。”

抱朴子说：“君子登上高位，就要推举贤人分散俸禄；庸人得志为官，就会自矜高贵忽视士人。恩惠施舍给善言词受宠幸的人，钱财也用在小恩小惠上。不和有智慧的人共享平安，但期望他们在自己有危险时来解救；不和有奇才的人同享欢乐，但想要他们在有忧患时能帮助自己，就像是火灾漫天才到名山去请雨，洪水滔滔才到东阊去造船，不也太晚了吗！”

辞义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摘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菑蕙芬馥，非容气所假，知夫至真，贵乎天然也。义以罕觐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而历观古今属文之家，鲜能挺逸丽于毫端，多斟酌于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贵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闲涩有主宾，妍媸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积，非

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寻木千里乃构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漾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功。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暗于自料，强欲兼之，违才易务，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鲜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所谓考盐梅之碱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飘逸之细巧，蔽于沉深之弘邃也。

“其英异宏逸者，则网罗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龌龊者，则羁绁于笼罩之内。振翅有利钝，则翔集有高卑；骋迹有迟迅，则进趋有远近。弩锐不可以一涂验，箏、琴不可以胶柱调也。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乎！

“不能拯风俗之流遁，世涂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华不为肴粮之用，芭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

抱朴子曰：“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繁华晔晔，则并七曜以高丽；沉微沦妙，则侔玄渊之无测，人事靡细而不浹，王道无微而不备，故能身贱而言贵，千载弥彰焉。”

【译文】

有人说：“天圆地方，不是圆规方矩的功劳；日月星放射

光芒，不是研磨的力量；春天花卉灿烂，不是浸染成的色彩；白芷兰惠的芳香，不是香袋的气味给予的，由此可知这是完全原本的，其可贵在与生俱来。观念以罕见为奇异，言辞以不寻常为美好。但是历观从古至今写文章的人们，很少有人能够在笔下写出挺秀超绝的文字，多数都是在前人的话语里斟酌取舍，这是为什么呢？”

抱朴子说：“清丽的音乐贵于韵调雅正声音和谐，撰述文章珍视揭示隐微分析道理。所以八类乐器形状用材不同而音律是相同的，礼服上的花纹纹式材料有别而用多种色彩是一样的，只在演奏的娴熟与生涩之间就能分出主次，在花纹的美丽与丑陋之间就能辨别缓急。这就是说，管理音乐的官没有一成不变的曲目，帝王的厨师没有固定的味道。梓木樟木多如山积，没有鲁班那样的工匠不能做成巧妙的机械；众多的书籍浩如烟海，不是杰出的才子不能写成内容丰富的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千里大的木材才能构筑大厦，一定要鬼斧神工的语言才能撰著文章呢？”

抱朴子说：“人的才能有清浊之分，考虑问题有长短之别，虽然都是写文章，但是千差万别。有的浩荡汪洋但不深沉，有的有事有情但文辞笨拙，有的不合事理但语言精巧。都是有某一方面的长处，不是各方面都精通的人才。缺乏自知之明，硬想各方面都精通，脱离了才能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所以就不免要被人嘲笑。”

抱朴子说：“各种味道相互有别但都美味适口，各种颜色彼此不同但都赏心悦目。浅近者的感情，是喜爱与自己相同的而憎恶与自己不同的，看重与自己相合的，轻贱与自己不

合的。文章的各种体裁，尤其难于细致地评赏。如果以顺耳合乎自己的兴为佳，为好，就很少有人知道令人忘记肉味的《韶》乐，使教化流行的《雅》《颂》了。正像所说的讲求放盐和梅的咸酸味道，但不知道大羹是不放盐梅的；显示了轻飘和细巧，但缺乏深邃和宽广。

“才能卓异气量宏大的人，拒之于天地之外；拘谨局促狭隘猥琐的人，则羁绊网罗在手中。展翅飞翔有能力强弱之分，那么降落就有高低的不同；驰骋有快慢的区别，那么走的路就有远有近。驽钝与锐捷不能用同样的路程来查验，箏、琴不能粘住琴柱来调音。文章可贵的是丰富多彩，为什么一定要用相同的言词来称赞呢！

“不能拯救风俗的流荡、尘世的衰颓，不能打通有疑问者的思路，救助知识贫穷者的困乏，那和春花不能当鱼肉粮食吃，白芷兰惠不能解救寒冷有什么区别呢！古诗讥刺过失，所以有益而珍贵；现在的诗只有浮虚的称誉，所以有害而低贱。”

抱朴子说：“执笔写文章的人，也是各有毛病。其中深沉的就要担心比喻烦琐言语冗长，反复告诫、多方设喻，想丢掉又觉得可惜，不觉之间就累赘啰嗦了；其中浮浅的就要担心文词漂亮但缺乏依据，援引证据不充足，外表艳丽润泽，而骨骼却很软弱。繁盛华丽光彩夺目，就可以和日月五星一起在天空放射光芒；深沉微妙，就能够和不测的深渊并列。人间诸事没有任何细小的地方没全部涉及，为君之道没有任何微末的东西不具备，所以就能够在低贱而出言高贵，千年之后更加显扬。”

循本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玄寂虚静者，神明之本也；阴阳柔刚者，二仪之本也；巍峨岩岫者，山岳之本也；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莫或无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丰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

“乡党之友不洽，而勤远方之求；莅官之称不著，而索不次之显。是以虽佻虚誉，犹狂华干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虽窃大宝于不料，冒惟尘以负乘，犹鲜介附腾波以高凌，顾眄已枯株于危陆矣。圣贤孜孜，勉之若彼；浅近跷跷，忽之如此。

“积习则忘鲍肆之臭，裸乡不觉呈形之丑。自非遁世而无闷，齐物于通塞者，安能弃近易而寻迂阔哉！将救斯弊，其术无他，徒擢民于岩岫，任才而不计也。”

【译文】

抱朴子说：“清静无为，是精神明彻的根本；阴柔阳刚，是大地和天空的根本；巍峨的峰峦山谷，是山岳的根本；品德操行、文章博学，是有修养者的根本。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没有根本而立住。所以，想要达到高大，必先丰厚它的基础；想要树梢茂盛，必先深埋其根。

“本乡本土的朋友不和谐，而努力到远方去寻找；任官后的名声不出众，却索要越级的显要位置。因此即使窃取了虚浮的声誉，但就像不合季节的花冒霜开放，不到一个早晨就

凋零干枯了。即使出人意料窃取了帝位，贸然以小人盗得君子之位，就像没有船只而置身于翻腾的波浪以求轻行，转眼间已成为高岸上的干尸。圣人贤者是那样孜孜不倦地努力追求，浮浅的人却这样骄纵自负地忽视这一点。

“积久成习就会忘掉鱼店中的臭味，裸体之乡的人们也不感觉显露躯体的羞丑。如果不是逃离尘世没有苦恼，把显达和困厄看得没有差别的人，怎么能丢弃近便容易的路而去寻找曲折绕远的路呢！要解救这个弊病，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从隐居者中选拔人才，任用他们而不计其他”。

应嘲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载营抱一，韬景灵渊，背俗独往，邈尔萧然。计决而犹豫不栖于心术，分定而世累无系于胸间。伯阳以“道”“德”为首，庄周以“逍遥”冠篇，用能标峻格于九霄，宣芳烈于罔极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节》之书；不交于世，而作讥俗救生之论；甚爱骭毛，而缀用兵战守之法；不营进趋，而有《审举》《穷达》之篇。蒙窃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咸论世务。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

“夫器非琼瑶，楚和不泣；质非潜虬，风云不集。余才短德薄，干不适治，出处同归，行止一致。岂必达官，乃可议

政事君，否则不可论治乱乎！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可谓雕虎画龙，难以徵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拌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

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弹断风俗，言苦辞直，吾恐适足取憎在位，招摈于时，非所以扬声发誉，见贵之道也。”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

“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否泰有命，通塞听天，何必书行言用，荣及当年乎？

“夫君子之开口动笔，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倾邪，磋商流遁之暗秽。而著书者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有似坚白厉修之书，公孙刑名之论，虽旷笼天地之外，微入无间之内，立解连环，离同合异，鸟影不动，鸡卵有足，犬可为羊，大龟长蛇之言，适足示巧表奇以诳俗，何异乎画敖仓以救饥，仰天汉以解渴！说昆山之多玉，不能赈原宪之贫；观药藏之簿领，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驎于金象，不如弩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与易也。”

【译文】

抱朴子说：“有客人嘲笑我说：‘先生抱持魂魄固守正道，

在深渊中藏匿光芒，背离尘俗独来独往，悠然而超脱。意向已决，心中毫无犹豫徘徊；本分既定，而胸间未被世事牵累。老子把“道”“德”放在首位，庄子把《逍遥游》当作第一篇，因此能够在九重天上标举高格，在无边的时空中展现美好的业迹。现在先生高尚但不被任用，本身并未担当什么职务，但却撰著了《君道》《臣节》这些书；不与世人交往，却作了讥讽世俗挽救生灵的论述；吝惜小腿上的一根汗毛，却写了用兵打仗进攻退守的方法；不追求为官进爵，却作有《审举》《穷达》这样的篇章。我个人甚为不解。’

抱朴子回答说：“君臣之间关系的重要，仅次于天与地，忧思与求乐都要合乎道，出仕与隐居在感情上是这一样的，隐逸和显达要靠时机，言谈与此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修养的人，要按照事情的具体情况变通。老子，是主张无所作为的人；鬼谷子，是终生隐居的人，但他们所写的书，都是议论社会上事情的。为什么一定要身居其位，然后才谈这些事呢！

“如果器物不是美玉，楚国的卞和不会哭泣；本质不是潜伏的龙，风云就不会聚集。我才能短浅德行寡薄，才干不适于治理政事；出仕隐居殊途同归，为官居家结果一致。难道一定要为官显达，才可以议论政事奉事国君，否则就不能谈及社会安定还是混乱吗！一直恼恨庄子言行自夸，束缚于世事之外，身居于漆园中而有很多荒诞的议论，喜爱描述鬼怪，憎恶刻画狗马，抑损忠贞，贬低诋毁仁义。可以称之为雕画的龙虎，难以招致风云；空板上写的亿万之数，不能解救没钱花；小孩子的竹马，不能免除迈步走路的辛苦；泥土盘盏摆满了桌案，对肚子空空毫无益处。’

有人说：“但是您所撰述的东西，讥评时俗，语言犀利利用词直率，我怕恰恰会使掌权的人憎恨，招致现代人的排挤，并不是播扬声誉，令人重视的办法。”

抱朴子说：“制造器具可贵的是要解决急用，而不是以外表装饰得很漂亮为好；创立学说可贵的是要协助教化，而不是以迎合世俗获取荣誉为高。如果只是阿谀驯顺谄媚，虚夸优点隐匿丑恶，怎么能算是匡直错误纠正过失，唤醒迷惘补察失误呢！顾虑应和的人少而抛弃《阳春白雪》的音乐，嫌难于出售而降低价值连城宝物的价格，我不取此道。

“并不是不能用华丽美艳的词句讨得欢心，并不是不知道进上直言会多有艰难。但不忍心违背真心曲笔而书，使真假错乱，想让心和口相一致，回顾时觉得没愧对时光，希望身后能有知音者。走运与否有命的安排，显达和困厄听凭上天，为什么一定要书能流行话被采纳，现在就要荣显呢？

“君子开口动笔，必须戒除良心悟性被蒙蔽，整饬众人共同的倾颓邪恶，研究昏暗和污秽的流荡。而著书者如果只是装点卖弄华丽的词藻，铺陈不切实际的内容，撰写难于实施没有益处的文辞，修治浮靡不实的美丽语句，就像讨论坚与白、广与修的书，公孙龙有关“形名”的论述，虽然思路开阔至于天地之外，细致深入到了没有间隙的地方，可立时解开玉连环，把相同的东西看成不同的或把不同的东西看成相同的，认为飞鸟的影子是不移动的，鸡蛋是有脚的，狗可以就是羊，大龟比长蛇还长之类的言论，恰可以展示诈巧表现奇异以诋骗俗人，这和画一个敖仓来解救饥饿，仰观天河来解渴有什么区别呢！

“说昆仑山上玉很多，不能救助原宪的贫穷；看一看药房文簿上登记的药物，不能治危急的疾病。墨子刻木头喜鹊飞上天，不如三寸长的车辖；管青铸造金属的骏马，不如弩劣的马有实际用处。言论高妙超过秋天的天空，但不能实用，孔子也不会与之交换。’”

喻蔽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馀篇，为冠伦大才。有同门鲁生难余曰：‘夫琼瑶以寡为奇，磳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著书，兼箱累裘，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

“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谓窠巢穴之沉昧，不知八紘之无外；守灯烛宵曜，不识三光之晃朗；游潢污之浅狭，未觉南溟之浩汗；滞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极也。两仪所以称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缅邈无表也；山海所以为富者，以其包笼旷阔，含受杂错也。若如雅论，贵少贱多，则穹隆无取乎宏焘，而旁泊不贵于厚载也。’”

“‘夫迹水之中，无吞舟之鳞；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蚁垤之颠，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鳌首冠瀛洲，飞波凌乎方丈，洪桃盘于度陵，建水竦于都广，沉鯢横于天池，云鹏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骇，不能细其响；黄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风，不能近其迹；鸿鹄奋翅，不

能卑其飞。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王生学博才大，又安省乎？

吾子云“玉以少贵，石以多贱”。夫玄圃之下，荆、华之颠，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积而成山，夜光焕而灼天，顾不善也？又引庖牺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礼乐；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过于庖牺，多于老氏，皆当贬也？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

“羲和升光以启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并生而异用，百药杂秀而殊治，四时会而岁功成，五色聚而锦绣丽。八音谐而《箫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辩。积猗顿之财，而用之甚少，是何异于原宪也？怀无铨之量，而著述约陋，亦何别于琐碌也？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譬旷之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格言高文，岂患莫赏而减之哉！且夫江海之秽物，不可胜计，而不损其深也；五岳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亏其峻也。夏后之璜，虽有分毫之瑕，晖曜符彩，足相补也；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故曰：四渎之浊，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

“子又讥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发口为言，著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论议当常守一物。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

“陶朱、白圭之财不一物者，丰也；云梦孟诸所生万殊

者，旷也。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庄周之书以死生为一，亦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患萑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树也。”

【译文】

抱朴子说：“我一向认为王充作《论衡》八十多篇，是超群的大才。于是有同学鲁生反驳我说：‘琼瑶因为量少才奇异，沙石因为量多才低贱。所以伏羲创制的八卦卦数不满十个，却包罗天地的规律；老子的著作字数不到一万，却把道、德问题全都涉及。王充撰写的著作，能装满很多箱很多函，可是其内容却忽此忽彼，有时儒家有时墨家，遣词用语陈述观点，又不完美。这就是所谓布满山地平原的蒿艾和莠草，不如几步之地的黍子和谷子。’

“抱朴子回答说：‘创作者人们称之为圣，传承者人们称之为贤，我只看到有传承和创作的品级，没听过有以字数多少为限。您正是人们所说的窜入昏暗巢穴中的人，不知道大地的无边无际；守着夜晚明亮灯烛的人，不知道日月星的光辉；游历浅狭水池的人，没感到南海的浩瀚；阻滞于低矮小丘的人，不懂得嵩山泰山的高峻。天地之所以被称为广大，是因为它包容了八方荒远之地，辽阔无边；山岳大海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它蕴含广阔，容纳了各种不同的东西。如果按您所说的那样，看重少而贱视多，那么覆盖一切的辽阔天宇就毫无足取，承载万物的无边大地也就毫不足贵。

“‘脚窝的积水中，没有能吞掉船只的大鱼；一寸长的枝

条上，没有羽翼垂天的大鸟；蚁冢顶上，没有扶桑树林；水坑大的源头，不会产生淹没山峰的水流。而海中巨鳖能用头顶着神山瀛洲，大海激起的波浪飞溅到仙山方丈之巅，大桃树能把枝干盘旋缠绕于整个度朔山上，通天的建木高耸在都广之野，水中大鯢的身子横在整个天池之中，云中的大鹏能飞到日月星辰之间。而且令人吃惊的雷霆，不能使自己的音响变得轻微；奔腾的黄河，不能限制自己的巨流；骏马追风奔驰，不能使自己跑不远；鸿鹄展翅，不能使自己飞得不高。云厚雨必然下得大，弓有力箭肯定射得远。王充学问渊博才能巨大，那些人又怎么能懂得呢？

“‘您说“玉因为稀少而珍贵，石因为多而低贱”。而玄圃之下，荆山、华山之巅，多处圆转的湖泽，折方的深渊，美玉堆积如山，夜光珠发出光彩照亮天空，这难道不好？您又引伏羲著作不多作依据。而像周公作《易经》的爻辞以后，又制《礼》作《乐》，孔子作《春秋》，还有辅助《易经》的十篇著作，都超过伏羲，多于老子，因此都是应当贬伏羲的了？话少，道理就会讲不全面；词寡，众多的事物就表达不充分。因此必须长篇累卷，大纲和要领才能列举全面。

“‘太阳升起带来光明而白天来临；月亮放出光彩而照亮暗夜。五材并存而用途不同，各种药草全都生长但药效各异。四季齐全一年才能构成，五色具备锦绣才更华丽。八音和谐《箫韶》才能演奏得美妙，各种言论都发表出来道理和经义才能辨别清楚。积累了猗顿那样多的财富，却很少使用，这与原宪的贫穷有什么不同？胸中有无法衡量的学识，但著述却简单浅陋，这与猥琐平庸者又有什么区别？乐曲为知音的人

所珍视，书籍为认识其价值的人所流传。盲乐官师旷调整钟音，并不一定要求同时的人们与自己有相同的见解；可作为准则的话和高明的文章，难道会因为担心没人赏识而降低它的价值吗！况且江海中的脏物多得无法计算，却丝毫不会减少它们的渊深；五岳上弯曲的树木多得不能估量，却丝毫不会损害它们的高峻。夏后氏的玉璜，虽然有微小的瑕疵，但明亮的纹理光彩，足以补救这一缺点；几千万言的著作，虽有不华美的词句，但叙事说理高超深远，足以掩盖这一不足。所以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的混浊，也不宜用瓮中的清水来比拟；大象的瘦瘠，也与羔羊的肥腴不能相提并论。

“您又指责说“王充的著作忽此忽彼，有时是儒家观点，有时是墨家观点”。开口说话，落纸为书。书，是用来代替说话的；说话，是用来写事的。如果用笔写作时不宜多方面地记述，这样就会使议论常拘守于某一事物上。从前诸侯咨询政事，弟子求问仁德，孔子回答他们时，因问者的不同而答案也有所不同。这一做法正是按照情况的不同而给以不同的告诫，随着事物的情况不同而给予最急需的回答。这就如同治病的方法成千上百，针灸的穴位没有一定，用温法祛除寒邪，以冷敷消除热症，目的仅仅在于救死保命而已。怎么能不论去齐国还是去楚国都走一条道，而不改变路线呢？

“陶朱公和白圭的财产不是只有一件东西，因而称为富足；云梦、孟诸二泽生长着上万种生物，因而称为广阔。所以，《淮南鸿烈》一书，以《原道》《俶真》二篇开始，同时也有《兵略》《主术》等篇；庄周的书把死生看得没有区别，但也有畏惧成为牺牲之牛，羡慕曳尾于途的乌龟，向人求借

粮食解救饥饿的内容。如果因为言论不纯粹就抛弃了他们的著作，这就如同治疗障翳而挖掉眼睛，治疗风湿麻痹而砍去双足，忧虑杂草而割掉谷子，憎恶枯枝而砍断树干一样。’”

百家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虽不皆清翰锐藻，弘丽汪涉，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而学者专守一业，游井忽海，遂蹶蹶于泥泞之中，而沉滞乎不移之困。子书披引玄旷，眇邈泓窈，总不测之源，扬无遗之流，变化不系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沦于违正之邪径，风格高严，重仞难尽。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赏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辩其神也。

“先民叹息于才难，故百世为随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岭，而捐曜夜之宝；不以书不出周、孔之门，而废助教之言。犹彼操水者，器虽异而救火同焉；譬若针灸者，术虽殊而攻疾均焉。狭见之徒，区区执一，去博辞精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数于亿兆；惑诗赋琐碎之文，而忽子论深美之言，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均龙章于素质，可悲可慨，岂一条哉！”

【译文】

抱朴子说：“诸子百家的言论，虽然并不全都具有清雅的言辞和出众的文采，壮丽深广的内容，但都是有才能的人心

志的寄托，是某个人深湛思考的结果。正统的经典是道义的深广的大海，那么诸子著作就是增加它深度的河流。若仰望天空而进行比喻，就如同景星帮助日月星辰发光；俯视大地而进行比喻，就如同森林草丛补助嵩岳一样。因而，如果求学的人专门拘守一种学业，就像在井中游乐却忽视了大海，结果就会跌入泥泞中，并沉滞在不能移动的困境里。诸子百家的著作引证的材料极为广泛，内容精妙且高远深沉，总揽远不可测的源泉，翻腾着囊括无遗的水流，千变万化而不为圆规方矩般的准则所限制，融会贯通却不沉沦于违背正道的邪路，风度品格崇高严肃，数仞的高度也难以测尽它的深浅。这是偏嗜酸味或甜味的人不能欣赏它的味道，思维能力有限的人不能辨明它的精神的原因。

“古时的贤人叹息人才难得，所以曾说百代产生一个人才就已经像脚挨脚走来一样频繁了。他们并不因为璞玉不是产自板桐山，就抛弃能照亮黑夜的宝玉；也不因为书籍不是周公孔子所著，就废弃有助于教化的言论。这就如同那些拿着水的人一样，容器虽然不同，但能够救火却是相同的；又如同针刺艾灸治病，方法虽然不同，但可以治愈疾病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见解狭隘的人，目光短浅地固执于一个方面，认为广博的知识会扰乱精深的思考，而不知道。会合一点一滴就能与山陵一样沉重，聚积百千的小数目就可以达到亿兆的大数目；迷惑于诗赋之类的琐碎的文字，却忽视诸子文章深刻美妙的言论，把真和假颠倒，把玉和石混淆，把盛大美雅之乐与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一样看待，把帝王所穿的绣着龙形图案的礼服与白色的布帛视为同等，可悲可叹的现象，难

道只有这一种吗！”

文行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讥矣。”

抱朴子答曰：“荃可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荃；文可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韵略之广逼，属辞比义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鋠铤，未足以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以方其轻重。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便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锺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

“夫斫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绝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专清声之称；厩马千驷，而骐骝有邈群之价；美人万计，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盖远过众也。

“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馀事，未之前闻也。八卦生乎鹰隼之被，六甲出于灵龟之负。文之所在，虽……且贵。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托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理诚若兹，则雅论病矣。”

又曰：“应龙徐举，顾眄而凌云；汗血缓步，呼吸而千里。故蝼蚁怪其无阶而高致，驽蹇惊过己之不渐也。若夫驰骤《诗》《论》之中，周旋一经之内，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

无涯，始自髻鬣，诣于振素，不能得也。

“又世俗率贵古昔而贱当今，敬所闻而黷所见。同时虽有追风绝景之骏，犹谓不及伯乐之所御也；虽有宵朗兼城之璞，犹谓不及楚和之所泣也；虽有断马指雕之剑，犹谓不及欧冶之所铸也；虽有生枯起朽之药，犹谓不及和鹊之所合也；虽有冠群独行之士，犹谓不及于古人也。”

【译文】

有人说：“德行，是根本；文章，是末节。所以孔子门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中，文学一科不居于前列。这样说来，在纸上写作，是像酒糟豆渣一类无价值的次等小事；可以流传的文章，就像祭祀之后弃去的草扎的狗一样毫无价值。低级和高级的标准，由此就可以知道了。”

抱朴子回答说：“竹筌可以丢弃，但未捕获到鱼时就不能没有竹筌；文章可以废弃，但道义未行于世就不能没有文章。至于文笔韵度的宽狭，撰文达意的美丑，涉及范围的远近，蕴含引证学问的深浅，其间的悬殊，即使用天际之外与细毛之内二者的差距，也不能比喻出它们之间距离的遥远；其差别的对立，即使用日月星三光与萤火之光的差别，也不能比方尽它们之间大小的不同。龙渊宝剑与铅制的刀，不足以比喻它们的锋利与粗钝；鸿雁的羽毛与堆积的金块，不足以比喻他们的轻飘与沉重。然而浅俗的人却只看到有人能用毛笔蘸墨在纸上涂画，就把他们看成是一样的。这正是伯牙之所以永远怀念钟子期，郢人匠石之所以停斧而不再使用的原因。

“能砍削的人多得肩挨肩，但是只有公输班和墨翟能独有

绝等技艺高手的名声；抚琴的人很多，可是只有夔和师襄专享乐声清越的美名；马厩中有马几千匹，但是只有骐骥有超群的价值；美人数以万计，可是只有南威和西施有超过所有人的姿色，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远远超过一般吧。

“而且文章与德行相比，就像十尺和一丈的关系，把它说成是末等小事，这是从未曾听说过的。八卦产生于鹰隼身披的羽毛，六甲产生于神龟背甲的图案，只要有‘文’的存在，即使原来低贱的事物也会变得高贵。根本不一定就重要，末梢不一定就轻微。譬如锦绣要依托于白色的质地之上，珍珠宝玉要寄身在蚌壳和石块之中，云雨从微小的地方生成，江河从咫尺的源头开始。道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您的说法就有问题了。”

抱朴子又说：“应龙徐徐腾空，顾盼之间就直上云霄；汗血马缓缓迈步，呼吸之间已远行千里。因此蝼蛄和蚂蚁奇怪应龙不登台阶就达到高空，行动迟缓的劣马惊讶汗血马一下子就超过自己。至于说那种奔波于《诗经》《论语》之中，周旋在一部经书之内，依据一般的情况来看待巨大而不平凡的东西，凭着狭小的气量测度浩瀚无边事物的人，他们从儿童开始，一直努力到白发飘飘，也是不能有所收获的。

“而且世俗之人都看重古代而轻视当今，敬仰耳朵听到的东西却轻贱眼睛所见到的东西。与他同时即使有能追上风脱离自己影子的快马，这些人仍会说它不如伯乐所驾驭的；即使有夜晚发光价值连城的璞玉，仍会说它不如楚国卞和为之而泣的；即使有能斩断马匹、点指则令花凋谢的利剑，仍会说它不及欧冶子所铸的；即使有起死回生的药物，仍会说它

不如医和和扁鹊所调制的；即使有才能超群不随俗浮沉的高士，仍会说他们比不上古人。”

正郭第四十六

抱朴子曰：“嵇生以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学无不涉，名重于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则哲，盖亚圣之器也。及在衰世，栖栖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乱行道，与仲尼相似。”

“余答曰：‘夫智与不智，存于一言，枢机之玷，乱乎白珪。愚谓“亚圣”之评，未易以轻有许也。夫所谓“亚圣”者，必具体而微，命世绝伦，与彼周、孔，其间无所复容之谓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翘特，鉴识朗彻，方之常人，所议固多，引之上及，实复未足也。’

“‘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准慕于乱世，而为过听不核实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谓龙凤之集，奇瑞之出也。吐声则馀音见法，移足则遗迹见拟，可谓善击建鼓而当揭日月者耳，非真隐也。’

“‘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惶不定，载肥载臞。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巾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皆是类也。俗民追声，一至于此。故其虽有缺隙，莫之敢指也。’

“‘夫林宗学涉知人，非无分也。然而未能避过实之名，

而暗于自料也。或劝之以出仕进者，林宗对曰：“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运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盖盘桓潜居之时，非在天利见之会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娛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按林宗之言，其知汉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办，审矣。法当仰济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于峻岭，寻渔父于沧浪。若不能结踪山客，离群独往，则当掩景渊污，韬鳞括囊；而乃自西徂东，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栖栖之事。

“‘圣者忧世，周流四方，犹为退士所见讥弹。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弹毫属笔，祖述六艺。行自炫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

“‘无故沉浮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邀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刑策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

“‘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犹不得复厕高洁之条贯，为秘丘之俊民，而修兹在于危乱之运，奚足多哉！孰不谓之暗于天人之否泰，蔽于自量之优劣乎？空背恬默之涂，竟无有为之益，不值祸败，盖其幸耳。以此为忧世念国，希拟素王，有似蹇足之寻龙骥，斥鸢之逐鸿鹄，焦冥之方云鹏，麒麟之比巨象也。

“‘然则林宗可谓有耀俗之才，无固守之质。见无不了，

庶几大用，符采外发，精神内虚，不胜烦躁，言行相伐，口称静退，心希荣利，未得口玄圃之栖禽，九渊之潜灵也。自炫自媒，士女之丑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效尤师，亚圣之器，其安在乎？

“‘虽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难，尼父之所病。夫以明并日月，原始见终，且犹有失，不能常中，况于林宗萤烛之明，得失半解，已为不少矣。然则名称重于当世，美谈盛于既没，故其所得者，则世共传闻；而所失者，则莫之有识尔。虽颇甄无名之士于草莱，指未剖之璞于丘园，然未能进忠烈于朝廷，立御侮于疆场，解亡徵于倒悬，折逆谋之竞逐，若鲍子之推管生，平仲之达穰苴。

“‘林宗名振于朝廷，敬于一时，三九肉食，莫不钦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滞。而但养疾京辇，招合宾客，无所进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荐举，何异知沃壤之任良田，识直木之中梁柱，而终不垦之以播嘉谷，伐之以构梁栋奚解于不粒，何救于露居哉？其距贡举者，诚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

“嵇生又曰：‘林宗存为一世之所式，没则遗芳永播。硕儒俊士，未或指点，而吾生独评其短，无乃见嗤于将来乎？

“抱朴子曰：‘曷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当付之于后；后之识者，何恤于寡和乎？且前贤多亦讥之，独皇生褒过耳。故太傅诸葛公元逊亦曰：‘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歛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后进慕声者，未能考之于圣王之典，论之于先贤之行，徒惑华名，咸竞准的。学之

者如不及，谈之者则盈耳，中人犹不觉，童蒙安能知？”

“‘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绪，高才笃论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将相，出游方国，崇私议以动众，关毁誉于朝廷。其所善则风腾雨骤，改价易姿；其所恶则摧顿陆沉，士人不齿。折其名贤，遭乱隐遁，含光匿景，未为远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时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也。”’

“‘又故中书郎周生恭远，英伟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赞之，则谓之乐道；遭乱而救之，则谓之忧道；乱不可救而避之，则谓之守道。虞舜，乐道者也；仲尼，忧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汉室将倾，世务交游，林宗法当慨然虚心，要同契君子，共矫而正之；而身栖栖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

“‘于时虽诸黄门，六畜自寓耳。其陈蕃、窦武之徒，虽鼎司牧伯，皆贵重林宗，信其言论，臧否取定。于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者，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也。若谓林宗不知，则无以称聪明；若谓知之而不改，则无以言忧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为仲尼也。’

于是问者慨而叹曰：‘然则斯人乃避乱之徒，非全隐之高矣。’”

【译文】

抱朴子说：“嵇生认为太原郭林宗，最终没遵从三公的命

令，对学问无不涉猎，在以往的时代享有大名。而且善于识别别人。善于识别人的好坏就是明智，恐怕可以称他是有亚圣之才的人。加之正处在国家衰亡的时代，他奔忙不定，忙碌得连坐暖座席的时间都没有，志向在于匡正乱世实行正道，与孔子相似。

“我回答说：‘聪明不聪明，只有一字之差；关键性的瑕疵，就会损坏一块白玉。愚意认为，对于“亚圣”的称号，不能轻易地给予。所谓“亚圣”，必须具备圣人的特征而稍有逊色，在当代的名声非常高而无人能比，与从前周公、孔子之间不能再插入其它的人。像郭泰那类人，又怎么能登上这一层次呢！郭泰才能出众，审察识别人物高明深透，与一般人相比，他的议论固然要强许多，但如果把他与孔子相比，其水平确实还是不够的。

“‘这个人机智善辩、有风采仪表，又很能巧妙地拒绝别人推荐他作官的恩遇并善于利用这一点，而且有好事的人作他的羽翼，到处为他传播声誉，所以能依仗着这些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被人们效法仰慕，并被错误地听信而不核实的人所推举举荐。甚至他说出的一句褒奖他人的话，就被看得比千金还珍贵；他每到一个地方，不论贤人还是愚人，都会沸沸扬扬，认为龙凤飞落到此地了，奇异的吉祥征兆出现了。他说一句话，就连余音都被人效法；走一步路，就连脚印都被人模仿。他可以说是善于敲击建鼓并会使鼓声远播于日月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隐士。

“‘大概是想立于朝廷作官，但天下已经大乱；想潜伏隐居，却又感到烦闷而不能忍受；如果出仕，则畏惧祸害临头；

要是坚持在野，却又不能安心。因此仓皇不定，既想想追随先王之道，又羡慕富贵之乐。可是世人追逐其虚名却不能考察他的实质，欣赏他的形貌而不探究他的精神。所以连他遇雨时头巾淋坏，都被人仿效，不觉得是个毛病，情都是这种情况。世俗的人追随有声望的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他虽然有缺点，却无人敢于指出。

“郭泰的学问涉及识别人物，就这点而言，他不是没有天分。但是其名声未免超过实际情况，并且缺乏正确的自我估计。有人劝说他出来作官，郭泰回答说：“我白昼观察世间的事情，夜晚审视天象，上天想要废弃的东西，人力是不可支撑的。当今的世运处在‘明夷’卦的爻象上，正碰到‘潜龙勿用’的卦位，这正是贤人应该停步不进潜藏隐居的时代，不是出仕为官的时机。即使处在平原陆地，尚且畏惧大海的水四处泛滥，而我们恐怕将变成鱼，更何况顶着猛烈的风在奔腾的波涛中乘船呢！不如在深山中颐养精神，快乐地享有彭祖和老聃那样长的寿命，悠闲自得，姑且逍遥自在地度过岁月。”

“根据郭泰的话就能明白，他是因为知道了汉朝的危局不能挽救，不是他的才力所能解决的，这一点确凿无疑。按说他应该像四皓一样登上商洛山，像范蠡一样泛舟五湖，到高山峻岭追随巢父，到汉水之滨追寻渔父。如果不能云游山中，远离人群独往独来，那么也应当隐匿于深池，像鱼一样藏身深水闭口不言；可是郭泰却从西跑到东，忙碌得连把座席坐暖的时间都没有，一心向往做孔子、墨子为国事奔忙的事。

“‘圣人为人世忧虑而走遍天下，尚且被隐士所评论抨击。而郭泰的才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也不出类拔萃，在外不能安定天子治理百姓，移风易俗；在家不能尽力地挥笔写作，师法并传授六经。做事自我炫耀，已经很过分了，获得显赫的名声，收益很多。然而最终在当时对乱世毫无补救之功，于将来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旁观着国家倾覆混乱，看着它像冰块融化小草倾倒一样衰颓，这与庸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无缘无故地随波逐流，在尘埃中急切地奔波，遨游聚会于京都，结交王公贵族，车轮因此而磨损，马鞭因此而用坏，没有片刻的闲暇安居，终于使声誉隆盛，甚至使秦地、胡地的人像影子似的追随，街巷中大官乘坐的车辆络绎不绝，厅堂里坐满了高官贵客，轻便的马车挤满道路，一辆紧跟一辆。这实在是游侠一类人，不符合隐逸者的标准。

“‘在政治清明的时代这么做的人，尚且不能置身于高洁之列，成为隐居山林的贤明的人。而郭泰处于国运危乱的时代却做这样的事，还哪里值得称赞呢！谁能不说他是一个既不明白天运和人事的顺逆，又不懂得正确估价自己优劣的人呢？空有走恬静无为道路的名声，最终没有做什么好事，没有遇到祸害与失败，恐怕已是他的幸运了。把这种人看成是忧虑天下惦念国家的人，并想把他比作孔子，这就像瘸驴追赶骏马，鹤鹑追赶鸿鹄，把极小的螭冥虫比作云中的大鹏，把鼯鼠黄鼬比作大象一样。

“‘这说明郭泰可以说只具有对世俗的人显示的才能，而没有固守节操的实质。他于所见没有不明白的，似乎可委以重任，然而他光彩外露，精神空虚，烦躁不安，言行不一，嘴

里说着恬静退隐，心中希冀荣誉利益，根本不能与栖息在昆仑山顶的凤凰和潜伏在水最深处的龙相比拟。这就像自我炫耀自我作媒，是士人、女子的丑事，而郭泰知道不能这么做却仿效师法。所谓的‘亚圣’之才，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虽然人们都说他有知人的才能，但真正具有知人之明，就连尧、舜也认为是件难事，连孔子也认为自己做不到。这些圣人的眼光高明得可与日月相比，能洞察一个人的过去并预见他的未来，尚且会有错失，不能每次都正确，何况郭泰那萤火烛光般的微光，他能说对一半，就已算不少了。然而因为他的声望在当时很大，人们对他的赞美比起前人来也更多，所以他说对的，世人就一起为他传播；而他说错的，就没有人记得了。他虽然从草野中鉴别出一些无名的人才，从荒地园圃中指出几个像未雕琢的璞玉一样的隐者，但是，他未能给朝廷推荐忠烈的文士，也未推荐能挺立于国境以抵御侵侮的武将，他未能从极其困苦危急的处境中解救已露出灭亡征兆的国家，挫败纷纷而起的叛逆阴谋，就如同鲍叔牙推荐管仲、晏婴使田穰苴被任用那样。

“‘郭泰名震朝廷，受当时人尊敬，三公、九卿、厚禄高官，没有不钦佩敬重他的，他的能力足以提拔人才，言论足以举用怀才不遇的人。但是他只是养病于京城，招引聚集宾客，没有举荐什么人才，来匡正危害弊端。只能鉴别人的优劣，而不愿推荐举用，这与知道沃土可以作良田，议论直木适于作梁柱，却始终不开垦它以播撒良种，始终不砍伐它以做栋梁有什么两样！怎么能解救饥饿，怎么能免除露天居住呢？他拒绝别人的推荐举用，确实是高尚的情操；但奔走不

休，也是他的缺点。’

“嵇生又说：‘郭泰活着是一代人的模范，死了也会流芳千古。大儒和贤人，都没人对他们有什么指责，而独有您却评论他的缺点，恐怕会被将来的人嗤笑吧？’

“抱朴子说：‘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我的话令人信服，那就会流传到后代；而后代有见识的人，怎么会担心赞同我的观点的人不多呢！况且以前的贤人已有很多人批评他了，只有皇生皇甫谧过分地赞美他。原吴国太傅诸葛恪也说过：‘郭泰隐居但不作隐遁的事，出门在外也未能有益于时代，实际上不过是想扬名获誉而已。人们把他在街巷中的谈论看作善辩，把诽谤帝王讥评时政视为高明。当时的俗人看重他，趋附他就像从前的游侠郭解和原涉被人趋附一样。后辈仰慕其声名的人，未能用圣王的经典考核他，用先代贤人的行为研究他，只是迷惑于他虚华的名声，全都竞相把他看作榜样。仿效他的人总好像自己赶不上，谈论他的话充满人们的耳朵。中等资质的人尚且不能省悟，小孩子怎么能知道他这种行为的虚伪呢！’

“‘前零陵太守殷伯绪府君，是位有很高才能能讲出恰当评论的人士，他也说过：‘郭泰入京结交将相，出京遨游各个郡国，夸大个人的见解以哗众取宠，关涉到朝廷对人的批评与赞扬。他认为某人好，那么某人就会像风驰雨急一样，改变身价提高地位；他认为某人坏，那么某人就会受挫折遭困顿被埋没，让士人看不起他。仰仗着自己的好名声，在遭逢乱世的时候隐没民间，掩藏起自己的锋芒，但行而未远。君子推行正道，是用来辅助君主的，是用来匡正世俗的。当时

君主已不能辅助，世俗已不能匡正；郭泰盘桓展转，清淡于里巷，是不能挽救社会风气的衰落，不能解除贤者的困顿的。”

“还有前中书郎周昭周恭远，是位才德出众见识卓越的名儒，他也说：“遇到天下太平而加以赞美，这种作法可称为乐道；遭逢天下混乱而加以挽救，这种作法可称为忧道；天下大乱不能挽救而远远避开，这种作法可称为守道。虞舜，就是乐道者。孔子，就是忧道者；微子，就是守道者。汉朝即将倾覆，当世之人却致力于社会交往，郭泰按道理本应情绪激昂虚心下气，邀集志趣相同的人，共同矫正危局；可是，他却忙忙碌碌地一心要当领袖，这并不是拯救社会所应做的事。”

“‘当时就连宦官们——其实不过是寄生于牲畜之列；以及陈蕃、窦武那些人，虽然位列三公或任刺史太守，都看重郭林宗，相信他的言论，评论人物的优劣拿他的话作为定论。对于挽救危亡移易风俗，不也是很有希望的吗！然而，郭林宗既不能推荐有作为的人，又不能做出微小的有利的事情。而对于他逃避作官的行为，有人却比之于巢父、许由；对于他废弃职责接待宾客的行为，有人却比之于周公；对于他教养门徒躲避劳役的行为，有人却比之于孔子；对于他抛离亲人依附豪门的行为，有人却看得与子游、子夏一样。因此，世人分不清名声和实情，以至天下的大乱就更严重了。如果说郭林宗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就没法说他聪明；如果说他知道而不改正，那么就没法说他是忧道者。从前战国四公子虽类似周公而不能成为周公，那么今天郭林宗虽类似孔子也是不能成为孔子的。’

于是，向我问难的人感慨叹息说：‘如此看来，这个人只是个避乱的人，并不是彻底隐退的高士啊。’”

弹祢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汉末有祢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举齿过知命，身居九列，文学冠群，少长称誉，名位殊绝，而友衡于布衣，又表荐之于汉朝，以为宜起家作台郎。云：‘惟岳降神，异人并出。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警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其叹之如此。

衡游许下，自公卿国士以下，衡初不称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为某儿：呼孔融为‘大儿’，呼杨修为‘小儿’。‘荀彧犹强可与语，过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无人气，皆酒瓮饭囊耳。’

“百官大会，衡时在坐，忽颦蹙凄怆，哀叹忼慨。或讥之曰：‘英豪乐集，非所叹也。’衡顾眄历视稠众而答曰：‘在此积尸列柩之间，仁人安能不悲乎？’

“曹公尝切齿欲杀之，然复无正有入法应死之罪，又惜有杀儒生之名，乃谪作鼓吏。衡了无悔情耻色，乃缚角于柱，口就吹之，乃有异声，并摇鼗击鼓，闻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论更剧，无所顾忌。

“寻亡走，投荆州牧刘表。表欲作书与孙权。讨逆于时已全据江东，带甲百万，欲结辅车之援，与共距中国。使诸文士立草，尽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孙左右持刀儿视之者，此可用尔，傥令张子布见此，大辱人也。’即摧坏投地。表怅然有怪色，谓衡曰：‘为了不中芸锄乎？惜

之也。’衡索纸笔，便更书之。众所作有十馀通，衡凡一历视之，而已暗记。书之毕以还表。表以还主。或有录所作之本也，以比较之，无一字错，乃各大惊。表乃请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辍。表甚以为佳，而施用焉。

“衡骄傲转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复堪，欲杀之。或谏以为曹公名为严酷，犹能容忍；衡少有虚名，若一朝杀之，则天下游士，莫复拟足于荆楚者也。表遂遣之。

“衡走到夏口，依将军黄祖，祖待以上宾。祖大儿黄射与衡偕行，过人墓下，俱读碑铭一过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视碑文大佳，恨不写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览尚记之。”即为暗书之，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与半字，曰：‘疑此当作某字，恐不审也。’射省可。……

“虽言行轻人，密愿荣显，是以高游凤林，不能幽翳蒿莱。然修己驳刺，迷而不觉，故开口见憎，举足蹈祸。费如此之伎俩，亦何理容于天下而得其死哉！犹泉鸣狐嚙，人皆不喜，音响不改，易处何益？

“许下，人物之海也，文举为之主，任荷之足为至到，于此不安，已可知矣。犹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无如何；朽木、铅铤，班输、欧冶所不能匠也。而复走投荆、楚间，终陷极害。此乃衡憎蔽之效也。盖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戏，才士可勿戒哉！”

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虚名也；子所论者，衡之实病也。敢不寤寐于指南，投杖于折中乎！”

【译文】

抱朴子说：“东汉末年有个叫祢衡的人，年纪二十三岁。

孔融孔文举年过五十，身居九卿的地位，文学超群，受到年轻年长所有人称赞，名誉地位非同一般，然而却在祢衡身为平民时与他结为朋友，又上表向朝廷推荐祢衡，认为他开始作官即应任尚书郎的官职。表文写道：‘秦、霍、华、恒四座大山降其神灵，不平凡的人才同时出现。祢衡用眼一看，就能把文章背诵于口；耳朵一听，就能记忆在心。他的天性与道义相结合，他的思想高超仿佛有神灵帮助。’他就是这样赞叹祢衡。

“祢衡到许都游学，从公卿与贤士以下的人，他初次见面就不称呼他们的官职，对他们都用‘阿某’称呼，或者以姓氏称呼他们为‘某儿’：呼孔融为‘大儿’，呼杨修为‘小儿’，并扬言：‘只有荀彧尚勉强可与他交谈，其他的人都是木偶泥胎，像人却没有人的气息，全是些酒缸饭袋而已。’

“一次百官聚会的时候，祢衡在座，他忽然皱眉悲伤，哀叹感慨。有人非难他说：‘英雄豪杰们快乐地聚会，这不是哀叹的时候。’祢衡环顾众人而回答说：‘处于这堆积着尸体排列着灵柩的地方，仁德的人怎能不悲伤呢？’

“曹操曾经咬牙切齿地要杀掉他，但因为还没有适合的法律条文和应处死的罪名，又担心会有杀儒生的坏名声，于是就把祢衡贬为鼓吏。祢衡毫无后悔的心情和羞愧的神色，竟然在曹操大会宾客的时候把号角绑在柱子上，用嘴靠近它吹奏，于是发出奇特的音响，他同时摇动拨浪鼓，敲击大鼓，听者不知道是他一个人演奏的。于是祢衡的言论更加激烈，无所顾忌。

“不久他逃离许都投奔荆州牧刘表。刘表想给孙策写一封

信。当时讨逆将军孙策已全部占据了江东，有甲士百万人。刘表打算缔结唇齿相依互相援助的关系，与孙权共同抵抗位处中原的曹操。他让各位文士起草，文士们费尽心思却不能满足刘表的心意，于是刘表把文稿拿给祢衡看。祢衡看了后说：‘如果只是想让孙权左右持刀小儿看的话，这种文章可以一用；如果让张昭张子布看到，就太不光彩了。’说着，就把文稿毁坏扔在地上。刘表很不痛快并面有嗔怪的表情，对祢衡说：‘你认为全都不值得修改吗？太可惜了。’祢衡就索取纸笔，立即重新书写。众人所写有十余篇，祢衡只是一一看过一遍，就凭着默记而书写出来，写完之后还给刘表。刘表又还给各位起草文士。文士中有人记录了文稿的底本，于是用它与祢衡所写的校对，没有一个字错误，于是所有的人都很惊讶。刘表于是请祢衡重新写一篇。祢衡立即写成，手不停笔。刘表认为写得非常好并采用了。

“祢衡的骄傲变得更严重，一州人士，没有不憎恨他的。而刘表也不再能忍受，要杀掉他。有人进谏认为曹操有严厉残酷的名声，尚且能容忍；祢衡从小就有虚名，如果一旦杀掉他，那么天下的云游之士，就再也没有打算到荆楚一带来的人了。刘表于是把祢衡打发走了。

“祢衡跑到夏口，依附将军黄祖，黄祖用上宾之礼对待他。黄祖的长子黄射，曾与祢衡一块出行，从某人的坟墓下经过，他俩同读墓碑的铭文，看过一遍后就离开了。过了很久，黄射说：‘上次所看到的碑文写得很好，遗憾没有记下来。’祢衡说：‘您只是记得碑文的名称而已，我读过一遍还记得它。’就为黄射默写碑文，碑文末尾有一个字，因碑石残破所以不

清楚。祢衡写半个字，说：‘我怀疑这个字应作某字，担心猜测的不准确。’黄射仔细察看认可。……

“祢衡虽然在言行上轻视别人，但暗中却希望荣耀显达，因此只在凤林高飞，不能幽栖隐居在蒿莱杂草之中。然而他在修养自己方面杂乱而矛盾，内心迷乱而不能觉悟，所以一张口就被人憎恨，一举足就会踏入灾祸。带着如此的想法，哪能有被天下人容忍而得到好死的道理呢！这就如同猫头鹰的鸣声和狐狸的啼叫人们都不喜欢一样，如果声音不改变，只是改变所处的地方，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许都，是人才荟萃的大海，孔融就是这些人才的首领，被他一力保举足以到达任何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安身，其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像肯定会死的疾病，俞附和扁鹊也对它没办法；朽木和铅块，公输班和欧冶子对它也不能进行加工。而祢衡又投奔荆楚一带，终于陷入被杀的境地。这是祢衡糊涂所导致的。这真是想任用他而不能够，并非得到而不用他啊。啊，才士们，能不以此为戒吗！”

嵇先生说：“我被迷惑的，是祢衡的虚名；您所议论的，是祢衡真正的弊病。我岂敢不日夜记住这一教导，赞同您的非常公允的判断呢？”

诘鲍第四十八

鲍生敬言，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故其著论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

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

“夫混茫以无名为贵，群生以得意为欢。故剥桂刻漆，非木之愿；拔鹭裂翠，非鸟所欲；促轡衔镳，非马之性；荷轭运重，非牛之乐。诈巧之萌，任力违真。伐根之生以饰无用，捕飞禽以供华玩；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夫役彼黎烝，养此在官，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

“夫死而得生，欣喜无量，则不如向无死也；让爵辞禄，以钓虚名，则不如本无让也。天下逆乱焉，而忠义显矣；六亲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渊不漉，凤鸾栖息于庭宇，龙鳞群游于园池；饥虎可履，虺蛇可执；涉泽而鸥鸟不飞，入林而狐兔不惊。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万物玄同，相忘于道；疫疠不流，民获考终；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行不饰。安得聚敛以夺民财！安得严刑以为坑阱！”

“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起土木于凌霄，构丹绿于棼橑。倾峻搜宝，泳渊采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极其变；积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费。澶漫于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远，背朴弥增。尚贤则民争名，贵货则盗贼起。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涂开。造剡锐之器，长侵割之患。弩

恐不劲，甲恐不坚，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无凌暴，此皆可弃也。故曰：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

“使夫桀纣之徒，得燔人，辜谏者，脯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君臣既立，众愚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难曰：“盖闻冲昧既辟，降浊升清，穹隆仰燝，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远取诸物，则天尊地卑，以著人伦之体；近取诸身，则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杀之轨，有自来矣。若夫太极混沌，两仪无质，则未若玄黄剖判，七耀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也。由兹以言，亦知鸟聚兽散，巢栖穴窠，毛血是茹，结草斯服；入无六亲之尊卑，出无阶级之等威，未若庇体广厦，稷梁嘉旨，黼黻绮紈，御冬当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设官分职，宇宙穆如也。

“贵贱有章，则慕赏畏罚；势齐力均，则争夺靡惮。是以有圣之作，受命自天。或结罟以畋渔，或瞻辰而钻燧，或尝卉以选粒，或构宇以仰蔽。备物致用，去害兴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于是乎生。安有诈愚凌弱之理？

“三五迭兴，道教遂隆，辩章劝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荡荡之化成。太阶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响于朝阳，麟虞觐灵而来出，龟、龙吐藻于河湄，景、老搞耀于天路。皇风振于九域，凶器戢乎府库。是以礼制则君安，乐作而刑厝也。

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岂必有君，便应尔乎？而鲍生独举衰世之罪，不论至治之义，何也？

“且夫远古质朴，盖其未变，民尚童蒙，机心不动。譬夫婴孩，智慧未萌，非为知而不为，欲而忍之也。若人与人争草莱之利，家与家讼巢窟之地，上无治枉之官，下有重类之党，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绛路。久而无君，噍类尽矣。

“至于扰龙驯凤，河图洛书，或麟卫甲负，或黄鱼波涌，或丹禽翔授，或回风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无王之时也。夫祥瑞之徵，指发玄极，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应之来，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宜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

“雅论所尚，唯贵自然。请问夫识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饰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饰不可废，必有拜焉。任之废之，子安乎？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赖其厚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今使子居则反巢穴之陋，死则捐之中野，限水则泳之游之，山行则徒步负戴，弃鼎铉而为生臊之食，废针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为饰，不用衣裳，逢女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将曰不可也。况于无君乎！

“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结而不寒，资粮绝而不饥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则所争岂必金玉，所竞岂必荣位！橡芋可以生斗讼，藜藿足用致侵夺矣。夫有欲之性，萌于

受气之初；厚己之情，著于成形之日。贼杀并兼，起于自然，必也不乱，其理何居？

“夫明王在上，群后尽规，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诽谤以攻过，责昵属之补察，听舆谣以属省，鉴履尾而夕惕，飏清风以扫秽，厉秋威以肃物；制峻网密，有犯无赦。刑戮以惩小罪，九伐以讨大慝，犹惧豺狼之当路，感彝伦之不叙，忧作威之凶家，恐奸宄之害国，故严司鹰扬以弹违，虎臣杖钺于方岳。

“而狂狡之变，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无所惮，则盗跖将横行以掠杀，而良善端拱以待祸，无主所诉，无疆所凭。而冀家为夷、齐，人皆柳惠，何异负豕而欲无臭，凭河而欲不濡，无辔策而御奔马，弃柂橹而乘轻舟？未见其可也。”

鲍生又难曰：“夫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承柔刚以率性，随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壅崇宝货，饰玩台榭，食则方丈，衣则龙章；内聚旷女，外多鰥男。采难得之宝，贵奇怪之物，造无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财力安出哉？

“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俭，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宿卫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给已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冒法斯滥，于是乎在。王者忧劳于上，台鼎颙顙于下，临深履薄，惧祸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禄以诱之；恐奸衅之不虞，故严城深池以备之。而不知禄厚则民匱而臣骄，城严则役重而攻巧。

故散鹿台之金，发钜桥之粟，莫不欢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敛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马华山，载戢干戈，戢橐弓矢，犹以为泰，况乎本无军旅，而不战不戍乎？

“茅茨土阶，弃织拔葵，杂囊为帋，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马不秣粟，俭以率物，以为美谈，所谓盗跖分财，取少为让；陆处之鱼，相煦以沫也。夫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岂彼无利性而此专贪残？盖我清静则民自正，下疲怨则智巧生也。

“任之自然，犹虑凌暴。劳之不休，夺之无已，田芜仓虚，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乱，其可得乎！所以救祸而祸弥深，峻禁而不止也。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焉；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静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民有所利，则有争心。富贵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细民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能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橈丹野？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至于移父事君，废孝为忠，申令无君，亦同有之耳。

“古之为屋，足以蔽风雨，而今则被以朱紫，饰以金玉；

古之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则玄黄黼黻，锦绮罗纨；古之为乐，足以定人情，而今则烦乎淫声，惊魂伤和；古之饮食，足以充饥虚，而今则焚林漉渊，宰割群生。……”

“……岂可以事之有过，而都绝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卨赞事，卑宫薄赋，使民以时，崇节俭之清风，肃玉食之明禁；质素简约者，贵而显之；乱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则颂声作而黎庶安矣。何必虑火灾而坏屋室，畏风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鲍生贵上古无君之论，余既驳之矣。后所答余，文多不能尽载，余抄条其论而牒诘之云：

‘鲍生曰：“人君采难得之宝，聚奇怪之物，饰无益之用，厌无已之求。”’

‘抱朴子诘曰：“请问古今帝王，尽采难得之宝，聚奇怪之物乎？有不尔者也。余闻唐尧之为君也，摘金于山；虞舜之禅也，捐璧于谷，疏食菲服，方之监门，其不汜渊剖珠，倾岩刊玉；凿石铄黄白之矿，越海裂翡翠之羽；网璫瑁于绝域，掘丹青于岷汉，亦可知矣。

“夫服章无殊，则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则礼物异数。是以周公辨贵贱上下之典式：宫室居处，则有堵雉之限；冠盖旌旗，则有文物之饰；车服器用，则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则有法膳之品。年凶灾眚，又减撤之。无已之欲，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声桀纣之罪，不足以定雅论之证也。”’

‘鲍生曰：“人君后宫三千，岂皆天意？谷帛积则民饥寒矣。”’

‘抱朴子诘曰：“王者妃妾之数，圣人之所制也。圣人，与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与天地合，岂徒异哉！夫岂徒欲以

顺情盈欲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宫，理阴阳，教尔，崇奉祖庙，祇承大祭，供玄纁之服，广本枝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记，及汉氏地理之书，天下女数多于男焉。王者所宗，岂足以逼当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审矣。

“帝王帅百僚以藉田，后妃将命妇以蚕织。下及黎庶，农课有限，力佃有赏，怠惰有罚。十一而税，以奉公用。家有备凶之储，国有九年之积。各得顺天分地，不夺其时。调薄役希，民无饥寒。衣食既足，礼让以兴。昔文、景之世，百姓务农，家给户丰，官仓之米，至腐赤不可胜计。然而士庶犹侯服鼎食，牛马盖泽，由于赋敛有节，不足损下也。至于季世，官失佃课之制，私务浮末之业，生谷之道不广，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众。鲍生乃归咎有君。

“若夫讥采择之过限，刺农课之不实，责牛饮之三千，贬履亩与太半。但使后宫依周礼，租调不横加，斯则可矣。必无君乎？夫一日晏起，则事有失所。‘即鹿无虞，维入于林中。’安可终已！靡所宗统，则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网疏犹漏，可都无网乎！”

“鲍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剧，况又加之以敛赋，重之以力役！饥寒并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于是乎生。’”

“抱朴子诘曰：‘蜘蛛张网，蚤虱不馁；使人智巧，役用万物，食口衣身，何足剧乎！但患富者无知止之心，贵者有无限之用耳。岂可以一蹶之故，而终身不行；以桀纣之虐，思乎无主也！’

“夫言主事弥张，赋敛之重于往古，民力之疲于末务，饥寒所缘，以讥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赋使国乱者，请问唐、虞

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时，为无赋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给耶？鲍生乃唯知饥寒并至，莫能固穷，独不知衣食并足，而民知荣辱乎？”

‘鲍生曰：“王者临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盱食，将何为惧祸及也？”’

‘抱朴子难曰：“审能如此，乃圣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骄奢，贤者不用，用者不贤。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忧万世之同谥，故致倾亡，取笑将来。若能惧危夕惕，广纳规谏，询刍蕘以待听，养黄发以乞言，何忧机事之有违！何患百揆之不堪！夫战兢则彝伦叙，怠荒则奸宄作。岂况无君！能无乱乎！”’

‘鲍生曰：“王者钦想奇瑞，引诱幽荒，欲以崇德迈威，厌耀朱服。白雉玉环，何益齐民乎？”’

‘抱朴子诘曰：“夫王者德及天，则有天瑞；德及地，则有地应。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灵禽嚙啗于阿阁，金象焜晃乎清沼，此岂卑辞所致，厚币所诱哉！王莽奸猾，包藏祸心，文致太平，诳眩朝野，赙遗外域，使送瑞物。岂可以此谓古皆然乎？夫见盈丈之尾，则知非咫尺之躯；睹寻仞之牙，则知非肤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灵，无远不怀也；越裳之重译，足知惠沾殊方，被无外也。

“夫绝域不可以力服，蛮、貊不可以威摄。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鲍生谓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须王母之环以为富；非俭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贵之者，诚以斯物为太平，则上无苛虐之政，下无失所之人，蜎飞蠕动，

咸得其欢。有国之美，孰多于斯！而云不用，无益于齐民。源远流体大，固未易见，鲍生之言，不亦宜乎？”

‘鲍生曰：“人君恐奸衅之不虞，故严城以备之也。”

‘抱朴子诘曰：“侯王设险，《大易》所贵。不审严城何讥焉尔。夫两仪肇辟，万物化生，则邪正存焉尔。夫圣人知凶丑之自然，下愚之难移，犹春阳之不能荣枯朽，炎景之不能铄金石。冶容慢藏，诲淫召盗。故取法乎习坎，备豫于未萌，重门有击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变。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凤之距也，天实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蛰挟毒以卫身，智禽衔芦以扞网。獾曲其穴，以备径至之锋；水牛结阵，以却虎豹之暴。而鲍生欲弃甲冑以遏利刀，堕城池以止冲锋。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刀不住；城池既坏，而冲锋犹集，公输墨翟犹不自全，不审吾生计将安出乎？”

‘或曰：“苟无可欲之物，虽无城池之固，敌亦不来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锥刀之末，愚民竞焉。越人之大战，由乎分蚬蛇之不钧；吴楚之交兵，起乎一株之桑叶。饥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远则甫侯子羔，近则于公、释之，探情审罚，剖毫析芒，受戮者吞声而歌德，刖劓者没齿无怨言。此皆非无君之时也。昔有鰥在下而四岳不蔽，明扬仄陋而元凯毕举。或投屠刀而排金门，或释版筑而躋玉堂，或委乌蒙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为上将。伯柳达仇人，解狐荐怨家，方回叩头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贤。敢问于时有君否耶？”

“又云：‘田芜廩虚，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仓之雀鼠也。其芜其虚，卒由戾运，水旱疫疠，以臻凶

荒。岂在赋税令其然乎？至于八政首食，谓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亲耕，‘丰年多黍多稌’，‘我庾惟亿’，民食其陈；白渠开而斥卤膏壤；邵父起阳陵之陂，而积谷为山；叔敖创期思，而家有腐粟；赵过造三犁之巧，而关右以丰；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饱。此岂无君之时乎？”

【译文】

鲍先生鲍敬言，喜好老子、庄子的书，研究雄辩的语言。他认为古时候没有国君，比现在要强，因此他在论著中写道：“儒家人士说：‘上天造就了众多的百姓并为他们立了国君。’难道真的是上天反复告诫要这样？还是想作国君的人在制造借口呢？强者欺凌弱者，那么弱者只好服从他们了；聪明人欺骗愚笨的人，那么愚笨的人只好奉事他们了。服从强者，所以君臣的关系就产生了；奉事聪明人，所以能力低的人就受制于人了。这说明统属服从役使驾驭等，都是由于强弱的竞争和愚智的较量导致的，苍天最终是与此无关的。

“在混沌蒙昧之中，人们以声名不显于世为贵，大家以能任意行事为快乐。所以剥下桂皮割取漆汁不是树木的愿望；拔下野鸡的翎尾撕取翠鸟的羽毛，不是鸟所愿意的；勒上缰绳咬上嚼子，不合马的本性；套上车去运输重物，不是牛的乐趣。奸诈巧伪的产生，是依靠暴力而违背天性。砍断天性的根本去装饰无用的东西，捕捉飞鸟以供浮华的观赏；穿透原本完整的牛鼻子，绊住天生开放的马蹄，全都不是各种生物同生在本意的。役使那众多的百姓，养活身在官位的人，有地位的人俸禄越是丰厚，那百姓就越走入困境。

“人死而能够复活，当然会高兴到极点，但不如当初就没死；辞掉爵位让出俸禄，以钓取虚名，那还不如爵禄当初没有不用辞让。天下发生叛乱，忠义就显现出来了；六亲不和睦，孝顺慈祥就显现出来了。上古时代，没有君没有臣，凿井饮水，种地吃饭，太阳出来就去劳动，太阳落下就去休息，无拘无束，悠然自得，没有竞争没有谋求，没有荣耀没有耻辱；山里没有路径，湖上没有舟桥。河流和山谷都不通，那就不能相互兼并；士卒不取集在一起，那就不能相互攻打。这就会高处的鸟巢无人去掏，深渊的水没人去排放；鸾凤就会在院中檐下栖息，龙和麒麟就会成群地在园子里和池塘中游动；饥饿的老虎可以踩踏，蛇也可以用手捉；渡过湖面水鸟不会飞离，进入树林狐狸兔子也不会受惊。权势利益的概念没有萌发，祸患混乱就不会发生；用不着武器，也不用设置城墙和护城河；万物混然一体，人们在路上相互忘却；瘟疫不流行，百姓能够长寿而终；内心纯洁坦荡，不萌生诡诈之心；口中吃着食物嬉戏，肚子饱饱地到处游逛；人们的言辞并不华美，人们的行为也不矫饰。这还怎么会搜刮抢夺百姓钱财呢！还怎么会施严刑作为陷井呢？

“到了衰末之世，使用智谋生出诡诈，道德衰落以后，有了地位高低的次序。地位升降和制度兴革的礼仪日见繁琐，人们用祭服、礼冠和彩帛的衣服装饰起来。建起高入云霄的楼阁，在房梁屋椽上绘以彩饰。推倒大山来搜求宝贝，潜入深渊采收珍珠。聚集的玉石像树林一样多，也不够用来满足他们的需求；积攒的金子像山一样高，不足以供给他们的费用。在荒淫的领域里放纵无忌，完全违背了造物初始的本性。脱

离古风日益遥远，违背朴厚更加厉害。尊崇贤者，百姓就要多争名誉；注重钱财，盗劫之风就要兴起。看见了可要的东西就迷乱了原本正直的内心，摆列着权势利益就开辟了争权夺利的道路。制造锋利的武器，就会使侵害人的祸患增加。弓弩唯恐不强劲，铠甲唯恐不坚实，枪矛唯恐不锐利，盾牌唯恐不厚实。如果根本没有欺凌和残暴，这些东西全都可以扔掉。因此庄子说：‘如果原来的白玉不毁掉，用什么做成圭璋呢！如果道德不废弃，从哪里去取得仁义呢！’

“让那些夏桀商纣之辈能够用火烧人，裂解进谏者，把诸侯做成肉干，把一方的诸侯之长制成肉酱，挖人心，剖开人的小腿；骄横恶毒到了极点，甚至使用炮烙的酷刑。假如这些人都只是与他人一样的平常人，性情即使凶恶得很，又怎么能干这些坏事呢？使他们放肆暴虐恣意行事，屠杀宰割天下人，就是由于做了国君，所以能任意胡为。君臣的关系建立之后，各种邪恶日渐滋长，而这才要在桎梏下愤激，在艰难中忧愁；国君在朝廷上忧虑恐惧，百姓在困苦中煎熬，又用礼度来防范，用刑罚来整治，这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滔天的水源，激发了一个不知多大的水流，却要用一撮土填塞，一只手挡住一样。”

抱朴子反驳道：“似乎听说混沌的状态打破以后，浊物降为地，清气升为天，天穹在上面覆盖着，大地在下静止不动，天地有了固定的位置，上下的关系也因此而形成。从远处取法于事物，那么上天高贵大地卑贱，就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近处取法于人体，那么人的头和四肢，就表明了君臣间的次序。人自上而下依次降低的法度，是由来已久的。至

于说原始状态混沌为一的时候，天与地的实体都还不存在，那就不如玄天黄地分开，日月和五星向人们显示征兆，阴阳显示其陶冶之功，万物分门别类。由此说来，也就知道了像鸟兽般聚散，在巢穴中栖身，连毛带血地生吃猎物，把草编结起来当做衣服；在内没有亲属间的尊卑关系，在外没有不同等级间的威仪，就不如用高大的房屋遮蔽身体，吃粳米饭和美味食品，穿有纹饰的绸缎衣服抗御冬寒抵挡暑热，圣明的君主统御天下，贤良的官吏匡正世风，设立官府分别职能，天下安宁和谐。

“有了高贵和卑贱的章法，人们就会向往赏赐畏惧责罚；而如果权势力量都一样，那么争夺起来就会肆无忌惮。因此有圣人产生，这是受命于上天，有的教人结网打猎捕鱼，有的观察星辰教人钻木取火，有的品尝百草选取种子教人播种粮食，有的教人构筑房屋以便靠它遮蔽风雨。准备万物以便使用，消除祸害兴办有利的事业。百姓高高兴兴地拥戴他们，尊奉他们。君臣之道，从这时产生。哪里有欺骗愚人凌辱弱者的道理呢？

“三皇、五帝相继兴起，道德教化于是昌盛起来，令百姓清楚明白并有鼓励有阻止，道德繁盛刑罚清明。颂扬贤君良臣的歌声响起，伟大的教化成就了。太阶六星显示了天下太平，日月五星都遵循法度运行。凤凰在朝阳之坡发出激越的鸣叫，麒麟和驺虞见到吉祥仁瑞而显现，神龟和蛟龙在岸边吐出华美的花纹，景星和老人星在天空中发出明亮的光辉。皇帝的德化之风吹遍九州，武器都收藏到了仓库里。因此礼的制度建立起来君主的地位就安定了，音乐兴起刑罚就可以废

弃了。至于骄奢淫逸疯狂暴虐，只是由于人自己，为什么一定是由于有了国君就会如此呢？而鲍生单单举那些衰败时代的罪恶，而不谈治理最出色时的好事，是为什么呢？

“再说远古时代风气质朴，是因为人民还没开化，还处在蒙昧时期，机巧之心不动。就像是个婴孩，智慧还没萌发，并不是知道而不去做，想要却又忍住了。如果人与人争夺一棵小草般的小利，家与家为鸟巢兽窟之类的地方而争吵，上边没有治理冤枉的官员，下边却有偏向自己人的同伙，那么将会私人的殴斗比公家的战争还要厉害，木棍石块比武器更为锋利，尸横遍野，流血染红道路。如果长时间没有国君，生灵就会灭绝了。

“至于驯服龙凤，黄河出图洛河出书，或是龙马衔河图、灵龟背负洛书，或是黄鱼双跃化为黑玉，或是凤凰负图飞来授予唐尧，或是瑞凤回旋多次到来，全都出现在有国君的时代，而不出现在没有帝王的时候。祥瑞的征兆，意旨出于上天，有的是表明将要改朝换代的符命，有的是用来彰明治理最好的盛世。如果有国君就不合天意，那么是谁让那些好的征兆到来的呢？“您如果把混沌蒙昧当做美，那么天地就不应该分开。如果认为无名是最高尚的，那么八卦就不该创制。难道大自然有谬误，伏羲氏也昏昧不明吗！

“您的高论所崇尚的，只以自然为贵。那么请问，记得母亲不知父亲，是群居时的常情；跪拜俯伏的礼敬，是后来才产生的仪节。但不能任情而为，必须尊敬父亲；仪节也不能废掉，必须得有跪拜之礼。如果任情废礼，您心安吗？古时候，人活着没有房子住，死了也不停灵下葬，河上没有舟船，

陆地没有车马，吞吃剧毒的东西，以至于死掉，病了没有医治的办法，白白死去的人不计其数。后来有了圣人，改变了情况并流传下来，百姓到现在还依靠这巨大的恩惠。聪明灵巧带来的好处，不应轻易否定。假如现在让您住就住到古代的简陋巢穴里去，死了就抛尸在荒野中，遇到水的阻隔就游泳渡过，逢山路就背着东西徒步走，放弃用鼎镬烹煮而生吃食物，有病不用针石治疗任其自然，裸露身体当作装饰，不穿衣服，遇到女人就结为配偶，不求媒人，您也将会说不行吧。更何况没有国君呢！

“如果远古时代的人像树木石头一样，冻了厚冰不觉寒冷，饭食没了也不感到饥饿，那是可以的。如果心里有了求取衣食的想法，那么所竞争的岂只是金玉，所抢夺的又岂只是名誉地位呢！一颗橡子可以引起争吵，野菜豆叶足能导致侵夺。人有欲望这种本性，产生于得到气息之初；人们厚待自己的感情，形成于身体成形之时。侵害他人吞并财产，是自然产生的。一定让它不乱，道理何在呢？

“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在上，众多的诸侯都效法于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请别人来批评自己的过失，要求亲近的人监视自己的不足，听取众论和民谣来自我省察，以踩虎尾为借鉴早晚警惕，像飏起的清风一样扫荡污秽，像严厉的秋天一样清理万物；制度严格法网细密，敢有犯者绝不宽容。用刑罚惩治小罪犯，以讨伐来对待大恶人，仍然担心贪暴的官员当权，感慨正常的人伦关系没安排妥当；忧虑作威作福的大臣侵夺君权，害怕奸邪的人危害国家，因此一丝不苟的官员严厉地弹劾违法的官吏，威武的臣子执利刃监督诸侯。

“但那种疯狂狡猾的人没有哪一个时代没有。如果听之任之，让他们无所顾忌，那么盗跖那样的强盗将会横行不法杀人掠财，而善良的人只能拱手端立等待祸患的到来，没有君主可以去投诉，没有强者可以依靠。而希望每家都有伯夷、叔齐，每人都是柳下惠，那和背猪而想没有臭味，蹢河而想不沾上水，没有缰绳和马鞭而去驾驭飞跑的马，扔掉舵和船桨而乘坐小船有什么区别呢？看不出怎么会行得通。”

鲍敬言又反驳道：“天地之间，阴阳二气铸成了万物。偏于阳就有飞云，偏于阴就有河流。承受或刚或柔而都有自己的特性，随四季八节而化育生存。各自依附在它的安适之地，本来是没有地位高低之分的。君臣的关系出现以后，变化就发生了。水獭多了鱼就受到骚扰，鹰多了群鸟就会发生混乱；设置了官吏百姓就陷入了困境，对上奉献丰厚那下边百姓就会贫穷。财宝堆积得很多，台榭都用玩物装饰起来，吃饭就要摆满一丈见方，穿衣就有龙的花纹；宫室内聚集了很多未嫁的女子，外边就有很多独身的男人。收集难得的宝贝，珍藏稀奇特异的東西，制造没有益处的器物，放纵那没有尽头的欲望。不是鬼也不是神，财力从哪儿出呢！

积存粮食丝绸老百姓就有挨饿受冻的匮乏，百官齐备就白白消耗百姓的供奉，众多的禁军是白吃饭的，百姓要养活这些不劳动的人。百姓自己还缺吃少穿，自我满足已很艰难，何况要上缴赋税，还要加上沉重的劳役！下边实在忍受不了，又受冻又挨饿，犯法胡为于是产生了。君王在上忧愁劳碌，大臣在下皱眉蹙额，像临深渊踏薄冰一样，害怕灾祸的到来。惟恐有智有勇的人不为其所用，所以给高官厚禄引诱他们；害

怕奸诈不轨的事不能防范，所以加厚城墙加深护城河来防备。但是他们不知道，俸禄丰厚使百姓穷困大臣骄横，城墙坚厚要耗用大批人力并使攻城手段更加巧妙。因此武王散发商纣王鹿台所藏的钱财和钜桥储存的粮食，百姓没有不高兴的，更何况当初就不聚敛金钱不收缴粮食呢？武王把军用的牛放牧于桃林，把马匹归之于华山，收藏起兵器，把弓箭收入袋中，人民尚且会觉得天下太平，更何况当初就没有军队并且不用打仗不用防御呢？

“茅草的房顶泥土的台阶，放弃自家织布拔掉自种葵菜，把书袋拼起来当帷帐，穿洗过的裘衣盖麻布被子，妻子不穿丝绸，马不用粮食喂养，以节俭做表率，人们把这当做美谈，这就是所说的盗跖分财物，拿得少就算谦让，到了陆地的鱼，口吐泡沫互相润湿。自己不服务于公事，家中不必缴纳户税；安居乐业，顺应天时分封土地；在家中够吃穿用度，在外与人无权势利益之争。拿起兵器害人劫财，是不合人情的。施象征性的刑罚，百姓就都不去犯罪；而法令越增加详细，盗贼就越多。是不是古时的人们没有利益的想法，而单单现在的人贪婪残忍呢？恐怕是自身清正恬静，那么百姓自然就正；如果下边疲惫怨恨，那么用智谋使诈巧就会产生。

“任其自然，尚且要顾虑欺凌施暴；假如不断地劳累百姓，无休止地侵夺人民，令其田地荒芜仓库空虚，生产废弛，食物填不饱肚子，衣服遮不住身体，想要让不混乱，难道可能吗！目的是想解救祸患但祸患更深了，严厉地对待非法的事而非法的事却止不住。关口桥梁本来是禁束坏事的，但刁猾的官吏却用它来为非作歹；衡器量器本来是用来检验做假的，

而奸邪的人却利用它来做假；大臣本是扶助危难的，但奸臣却惟恐君主不危难；武器甲冑本是用来平定灾祸的，但强盗却劫掠了它制造灾祸。这全都是君主所导致的。

“百姓有可获利的东西，就会有争夺之心。富贵的家庭，获利的欲望更强烈。另外小百姓争夺的，不过是小而又小的东西；一般人较量力气，又能到哪里呢？没有疆土可以贪求，没有城郭可以占有，没有金银财宝可以期望，没有权柄可以争夺。他们的权势不能把众人集合起来，威风不足以驱使他人。这如果和帝王赫然发怒，摆开军队以誓言相告诫，把本无仇恨的百姓推上战场，攻击没有罪过的国家，死尸动辄数以万计，流血可以漂起盾牌染红原野相比怎么样？无道的君主没有哪个朝代没有，肆意胡作非为，天下连邦国都没有了。忠臣良将被杀害在朝廷之内，黎民百姓抛露尸骨在野外。怎么会仅仅是小小争夺的祸患呢！至于说抛开自己的父亲去奉事国君，废弃孝顺去作忠臣，即使声明没有国君，也和有国君是相同的。

“古代盖房子，足够用来遮蔽风雨了，而现在却要涂覆上红色紫色，用金玉装饰起来；古代做衣服，足够遮掩住身体了，而现在却要有玄色黄色绣上花纹，用上各种丝织品；古代演奏音乐，足够安定人的情感了，而现在却用复杂的手法演奏靡靡之音，惊人魂魄有伤和谐；古代的饮食，足够用来充饥了，而现在却焚林而猎竭泽而渔，宰杀大量生灵。……”

“……怎么能因为奉事中有过失就一切都禁绝了呢！如果唐尧、虞舜做君主，后稷、契来辅佐，宫室简陋赋税减轻，让

百姓能按季节耕作，崇尚节俭清廉的风气，严格禁止珍馐美味；质朴素淡生活简约的人，尊重他让他扬名；扰乱教化侵害百姓的人，贬黜并且杀掉他，那么颂扬之声就会振响，百姓就安定了。为什么一定要顾虑火灾而毁掉房屋，害怕风浪就填塞大河呢！”

抱朴子说：“鲍生以上古无君为贵的论点，我已经反驳过了。后边答复我的文字，内容很多不能完整地记载在这里。我大略把他的论点条分缕析逐条反驳如下：

‘鲍生说：“君主采收难得的宝贝，聚集稀奇怪异的东西，装饰没有益处的用具，来满足没尽头的要求。”

‘抱朴子反驳道：“请问，从古至今的帝王全都采收难得的宝贝，聚集稀奇怪异的东西吗？有不这样做的。我听说唐尧做国君的时候，把黄金抛弃在山上；虞舜接受禅让后，把玉璧扔到山谷里；他们吃粗糙的饭食穿单薄的衣服，与看门人相差无几。他们不会排尽潭水剖蚌获取珍珠，推倒山崖挖掘宝玉；不会凿开石头熔炼金银矿石，渡海去拔翠鸟的羽毛；不会到极远的地方去捕捉玳瑁，到岷山汉水去挖朱砂和空青，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服饰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他的威严就不显著；名分爵位不同，所用的典礼之物也有区别。因此周公区分高低贵贱的形式差别：所居住的房子城邑，有规模大小的限制；发冠车盖旗子，有装饰上的不同；车辆、服装和用具，有数量上的规矩；厨房供应饭食，依品级而有区别。遇到有灾荒的年头，又有所减少。所以那些没有尽头的欲望，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您所说的，可以用来声讨夏桀商纣的

罪过，但不足以做为您的高论的证据。”

“‘鲍生说：“国君的后宫有三千妃嫔，难道都是天意吗？粮食布匹屯积起来，那么百姓就要挨饿受冻了。”

“‘抱朴子反驳说：“帝王妃嫔的数目，是圣人定的。圣人是道德与天地相合的人。他们的道德合于天地，怎么会只在这一点上与天意不同呢！难道只是以此来顺从国君的感情满足欲望吗！乃是以此佐助皇后，调理阴阳，使他们崇奉祖庙，虔诚地辅助重大的祭祀，供给帝王帽子和衣服，使后代嫡庶子孙昌盛。另外，按照《周礼》有关九州的记载，以及汉代地理书的说法，天下女子的数目多于男子。帝王所宗奉的做法，怎么会威胁到正当嫁娶的人呢！周公所考虑的似乎已经很周详了。

“帝王带领众多的僚属在春天里带头耕种田地，后妃带领有封号的妇女们养蚕织布。落到百姓身上，农田赋税有限额，努力耕种者有奖赏，懒惰的人要惩罚。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抽税，来供给公用。每家都有防备灾荒的积蓄，国家有九年的储备。人们都能顺应天意获得土地，君主也不会去侵夺他们的农时，征税微薄徭役稀少，百姓不会挨饿受冻。丰衣足食之后，礼让之风就可以兴起了。从前汉代文帝景帝的时候，百姓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家家户户都很富足，官府粮仓中的粮食，至于腐败的就不计其数。而士人百姓还穿着华美的服装，列鼎而食，牛马盖满水草交错的地方，这是由于赋税有节制，不足以对下有所损害。到了汉朝末世，官府破坏了租地收税的制度，私人又都致力于工商浮末行业，生产粮食的途径没有拓宽，而游荡谋食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上下都是这样，于

是犯法为非的人多了。鲍生却归罪于有国君。

“至于说讥讽选用东西越过了限度，批评农业抽税不适合实际情况，责备过度的饮食消耗，贬斥按亩数征税和税率达到三分之二。只想让后宫之制符合《周礼》，田租户税不要无理施加，这是可以的。一定要没有国君吗？国君一天起床晚了，事情就有安排不妥当的地方，就像《周易》所言‘追鹿而没有看林官指路，就进入林中’，怎么能有个终了呢！没有了所宗法统领的东西，君子就失去了依靠，凶恶的人就会实现其志愿。网眼稀疏尚且有漏洞，怎么能完全没有网呢！”

“鲍生说：“人活在世上，顾上自身的穿衣吃饭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又要收赋税，还加上徭役。饥饿寒冷一齐到来，下边忍受不了，违犯法律为非作歹的事情，于是就发生了。”

“抱朴子反驳说：“蜘蛛张网捕食，跳蚤虱子也就够吃了；凭人的智慧机敏，驱使世上的各种东西，吃一口饭穿一身衣服，怎么会有困难呢！只是担心富人没有知足的想法，有地位的人有无限的用度。怎么能因为跌倒一次的缘故，一辈子都不走路了；因为夏桀商纣的暴虐，就想不要君主呢！

“如果说主事官员督求过紧，赋税比古代沉重，百姓的力量都消耗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这是造成饥寒的缘由，讥刺它是可以的。但是说有劳役有赋税就使得国家混乱，请问您，唐尧虞舜天下太平的时代，夏商周三代政治清明的时候，是没有赋税供奉国家，君主大臣都亲自去耕种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吗？鲍生只是知道饥寒一起来到，没有人会安守困顿，但却不知道衣食充足，百姓才能知道荣耀和耻辱啊！”

鲍生说：“做国君的人，面临深渊踩上虎尾，也不足以比

喻其危险。但只要坐着打盹等待天亮，太阳西落才吃饭，为什么要害怕灾祸到来呢？”

抱朴子驳斥道：“果真能够这样，就是圣明的君主了。做帝王的人常犯的毛病，在于骄横和奢侈，在于贤能的人不用，而任用的人不贤能。夏桀把自己比做天上的太阳，秦始皇关心的是万代帝王用同一个谥号，因此导致灭亡，被后代人取笑。如果能够惧怕危险早晚警惕，广泛地接受规劝，向樵夫询问意见并准备听取，奉养老人并向他们访求看法，为什么还要忧虑国家大事有不顺利？为什么还担心宰相治理不好呢！小心谨慎则正常的人伦关系就可以按部就班，惰怠荒疏就会使奸邪作乱的事发生。更何况没有国君！能够不混乱吗！”

‘鲍生说：“做帝王的总想发生祥瑞的事，诱导四夷的人们，相以此使自己的德威提高超拔，向未服的方国施压显耀。但所得的白雉和玉环，对普通百姓有什么好处呢？”’

‘抱朴子责问说：“做帝王的道德上达于天则天有瑞兆，道德下及于地则地有嘉应。至于说景星发出亮光来陪衬月亮的光芒，日珥具有五彩来显示太阳的明亮；凤凰在高阁中发出和谐的鸣叫，金象在清池中闪耀灿烂的光辉，这些难道是卑下的言辞所导致，丰厚的礼物所诱惑的吗！王莽奸诈狡猾，心怀作恶的想法，粉饰太平，欺骗迷惑朝廷内外的人，用向外邦赐予馈赠的办法，让他们送来祥瑞的东西。怎么能因此就说古时候都是这样呢？见到足有一丈长的尾巴，就知道身子不是一尺上下；见到七八尺的牙齿，就知道嘴巴不是一寸大小。因此，西王母派遣使者而来，证明舜的圣德教化通于神灵，无论多远都怀想他；越裳国辗转翻译奉献贡品，足以知

道恩惠远达异国，教化的覆盖概莫能外。

“非常遥远的地方不能靠武力征服，蛮荒之地的民族不能靠威权来统摄。除非治理最完美的时候，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鲍生说是没有用处？虞舜并不是缺少玉而等待西王母的玉环来致富，周王室也不是饭食贫乏而渴望越裳国的野鸡充实厨房。所以珍贵它们，实在是把这些东西做为太平的象征，说明上边没有苛刻暴虐的国政，下边也没有失去住处的百姓，即使是飞行蠕动的小虫，也全都得以欢乐。国家的美盛，哪能超过这样呢！反说要不用，对普通百姓是没有好处的。这种说法溯源很远体系庞大，肯定不容易有此见解，鲍生的话，不也就可以理解了吗！”

“鲍生说：“君主害怕无法预料的邪恶和灾祸，所以用厚实的墙城来防备。”

“抱朴子驳斥道：“王公候爵设立险阻，是《周易》所赞扬的。不清楚坚厚的城墙有什么可讥刺的。天地初开，万物刚刚产生的时候，正直和邪恶就都存在了。圣人知道凶恶和丑陋出于自然天性，极愚蠢的人是难于改变的，就像是春天的太阳不能使枯萎腐朽的草木茂盛，炎热的日光不能熔化金属和石头一样。妖艳的容貌和疏于保管，会召至淫荡或引来盗贼。因此要从习坎之卦取法，在事情萌发前作准备。要用两道大门并有敲击木梆的警戒，组织军队阻挡住强盗来犯。而鲍生想要除去不用，其中的道理何在呢？犀牛的角，凤凰的爪，实际上是上天借给它们的，为什么要每天应用呢！蜜蜂蝎子带毒是为保卫自身，聪明的大雁衔芦苇飞行是为了抵御罗网。獾子把巢穴挖成曲折的形式，为防备直来的刀剑；水

牛结成阵，来打退虎豹进攻。而鲍生要抛弃盔甲来阻止利刃的击刺，毁掉城墙和护城河来阻止敌人的攻击。如果盔甲扔掉后刺来的利刃并不停，城池毁坏后攻击的人仍蜂拥而至，那么即使是公输和墨翟也是连自身都保不住，不清楚您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还说：“如果没有可要的东西，那么即使没有坚固的城池，敌人也不会到来。”

“抱朴子回答说：“可要的东西，为什么一定是金玉呢？就是锥尖刀刃那么小的东西，愚蠢的百姓也会争夺的。越地人的大战，是从蟒蛇分得不平均开始；吴楚两国打仗，是由一棵桑树的叶子引起。灾荒的年头，人与人你吃我我吃你，空着手光着脚……古代有吕候和子羔，近世有于定国和张释之，他们探究实情，审慎处罚，精细得像是剖开毫毛和芒刺一样，被杀的人认罪而赞扬他们的德行，受刑的人终生都没有怨言。这全都不是在没有国君的时候。从前虞舜在民间时，四方诸侯之长并未掩盖其才能；荐举有才德的地位卑微的人，八元和八凯都被提拔上来。有的扔开屠牛刀推开了官署的大门，有的抛却了筑墙工具走上了朝廷的台阶，有的放弃养牛而升为卿相，有的逃出国门做了大将军。荆伯柳被自己的仇人通开了仕途，解狐举荐与自己有积怨的人。方回叩头来荐引士人，禽息碰碎头骨来推举贤者。我大胆问一问那时有国君还是没有？”

“又说：“田地荒芜粮库空虚，全由于有国君。国君并非占据田地的蔓草，臣子也不是消耗仓粮的麻雀老鼠。田地荒芜和粮仓空虚，最终是由于坏运气，水灾旱灾瘟疫，以致造

成欠收，怎么会是赋税使年成这样呢？至于八政之中首先是吃饭，叫做民以食为天；后稷和虞舜都亲自耕种，‘丰收之年有多余的粮食’，‘我们的粮仓非常充足’，百姓要吃隔年陈粮；白渠开掘使盐碱地成为肥沃的良田。邵信臣修建起阳陵的堤防，打的粮食堆积如山；孙叔敖修建期思的水利，各家粮食都多到有腐败的；赵过创造了巧妙的三铧犁，关西地方因此丰收；任延教九真人耕种方法，使平民百姓富足起来。这难道是没有国君的时候吗？”

知止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祸莫大于无足，福无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满者，难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许、管、胡之徒，咸蹈云物以高骛，依龙凤以竦迹；觐韬锋于香饵之中，寤覆车乎来轍之路；违险涂以遐济，故能免詹何之钓缗。可谓善料微景于形外，覲坚冰于未霜；徙薪曲突于方炽之火，緡舟弭楫于冲风之前；瞻九穉而深沉，望密蔚而曾逝；不托巢于苇苕之末，不偃寝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审机识致，凌济独往，不牵常欲，神参造化，心遗万物；可欲不能蚤介其纯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无若人之自然，诚难企及乎绝轨也。

“徒令知功成身退，虑劳大者不赏；狡兔讫则知猎犬之不用，高鸟尽则觉良弓之将弃；鉴彭韩之明镜，而念抽簪之术；睹越种之暗机，则识金象之贵。若范公泛艘以绝景，薛生遯乱以全洁，二疏投印于方盈，田豫释绂于漏尽；进脱亢

悔之咎，退无濡尾之吝；清风足以扬千载之尘，德音足以祛将来之惑。方之陈、窦，不亦邈乎？

“或智小败于谋大，或羸弱折于载重，或独是陷于众非，或尽忠讦于兼会；或唱高算而受晁错之祸，或竭心力而遭吴起之害。故有跼高躋厚，犹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贾生逊槟于下土，子长熏骨乎无辜。乐毅平齐，伍员破楚；白起以百胜拓疆，文子以九术霸越；韩信功盖于天下，黥布灭家以佐命。荣不移晷，辱以及之。不避其祸，岂智者哉？

“为臣不易，岂将一涂！要而言之，决在择主。我不足赖，其验如此。告退避贤，洁而且安，美名厚实，福莫大焉。能修此术，万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乐之者希。献纳期荣，将速身祸；救诽谤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

“夫矰缴纷纭，则鸳雏徊翮；坑阱充蹊，则麟、虞敛迹。情不可极，欲不可满。达人以道制情，以计遣欲。为谋者犹宜使忠，况自为策，而不详哉？盖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无足者祸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杀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张革，诚欲其快，而实速萎裂。知进忘退，斯之以乎？

“夫策奔而不止者，鲜不倾坠；凌波而无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伤刺之由也；斫击不辍者，缺毁之原也。盈则有损，自然之理。周庙之器，岂欺我哉！故养由之射，行人识以弛弦；东野之御，颜子知其方败。成功之下，未易久处也。

“夫饮酒者不必尽乱，而乱者多焉；富贵者岂其皆危？而

危者有焉。智者料事于倚伏之表，伐木于毫末之初。吐高言不于累棋之际，议治裘不于群孤之中。古人佯狂为愚，岂所乐哉！时之宜然，不获已也。亦有深逃而陆遭涛波，幽遁而水被焚烧，若龚胜之绝粒以殒命，李业煎蹙以吞醢，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灭也。若使行如蹈水，身如居阴，动无遗踪可寻，静与无为为一，岂有斯患乎！又况乎揭日月以隐形骸，击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时则优于济四海，遇险世则劣于保一身。为此永慨，非一士也。

“吾闻无炽不灭，靡溢不损。焕赫有委灰之兆，春草为秋瘁之端。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四时之序，成功者退。远取诸物，则构高崇峻之无限，则颓坏惟忧矣；近取诸身，则嘉膳旨酒之不节，则结疾伤性矣。况乎其高概云霄而积之犹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

“蚊虻堕山，适足翱翔；兕虎之坠，碎而为螭。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弹违，直道而行，打扑干纪，不虑仇隙，则怨深恨积。若舍法容非，属托如响，吐刚茹柔，委曲绳墨，则忠□丧败。居此地者，不亦劳乎？是以身名并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

然而入则兰房窈窕，朱帷组帐；文茵兼舒于华第，艳容粲烂于左右；轻体柔声，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阳阿之妍；口吐《采菱》《延露》之曲，足蹑《淶水》《七槃》之节，和音悦耳，冶姿娱心；密宴继集，醪醕不撤。仰登绮阁，俯映清渊；游果林之丹翠，戏蕙圃之芬馥；文鳞灏灏，朱羽颀颀；飞缴堕云鸿，沉纶引魴鲤远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纷华而自至。出则朱轮耀路，高盖接轸，丹旗云蔚，麾节翕赫，金口嘈献，

戈甲瑾错；得意托于后乘，嘉旨盈乎属车；穷游观之娱，极畋渔之欢。圣明之誉，满耳而入；谄悦之言，异口同辞。于时眇然，意蔑古人，谓伊、吕、管、晏不足算也。岂觉崇替之相为首尾，哀乐之相为朝暮！肯谢贵盛。乞骸骨，背朱门，而反丘园哉！若乃圣明在上，大贤赞事，百揆非我则不叙，兆民非我则不济，高而不以危为忧，满而不以溢为虑者，所不论也。”

【译文】

抱朴子说：“祸患没有比不知满足更巨大的，幸福没有比懂得适可而止更丰厚的。内心充实而自居淡泊，这肯定是万全的办法；逸乐而物欲强烈，这是难以保全自身的危险。至于善卷、巢父、许由、管宁、胡昭之类的人，他们全都踏着云气而高驰，依傍着龙凤而飞腾；能察觉香饵中所隐藏的锋刃，能从刚一出发就发现翻车的迹象；所以能避开危险的道路以达到远方的目的地，能避开善钓鱼的詹何的钓线。可以说，他们都是善于从形体之外来估计事物隐微的影子，善于从未下霜的时候就见到坚硬的冰层；能在火烧旺之前搬走柴薪改曲烟囱，能在大风刮起之前就系船收桨；看到用极多的犍牛作成的鱼饵仍深深沉入水中，望见弥漫的浓云就高飞远逝；不在芦苇的叶梢上筑巢，不在将要崩裂的山崖下睡觉的人。这些人全都才能巨大气度宽宏，能审视关键辨识精微，出类超群独来独往，不被凡人的欲望牵扯，精神能参验大自然的创造化育，而心灵总是不计较种种具体的事物；可以诱发人欲念的东西丝毫不能改变他们心灵的纯净，浅近的道理不

能耗费扰乱他们精神的清朗。如果没有这些人自然无为的精神境界，确实难以追赶上这些先贤的高行。

“只是使人懂得大功告成及早隐退，要想到功劳大的人将得不到赏赐；狡猾的兔子捕杀完了就知道猎犬将不再有用，高空的飞鸟捕杀完了就知道良弓将被扔掉；照照彭越、韩信这面镜子，就会想到弃官隐退；看到越国文种不明白时机，就懂得了勾践为范蠡铸金像的可贵。像范蠡泛舟江湖而不见踪影，薛方以逊让之辞保全了高洁，疏广、疏受叔侄官位达到最高点而辞官归隐，田豫以漏尽自喻而引退；进身作官避免了‘亢龙有悔’的过失，退职闲居不会有‘濡其尾’的危险；高洁的风足以吹走千年的尘埃，德操之音足以除去将来的疑惑。这种人比起陈蕃、窦武来，不是远远胜过吗！

“有的是智力低，因谋划大事而失败；有的是车辕不坚牢，因装载物沉重而折断；有的是个人正确，而陷入众人错误的 不幸之中；有的是竭尽忠诚，而被左右逢源的人攻击；有的人倡言高明的策略而蒙受像晁错被杀那样的灾祸；有的人竭尽智慧能力而遭到像吴起被乱孔箭射死那样的杀害。所以即使每走一步都极端谨慎的人，也有不免受困的时候。例如周公旦因谗言而逃到楚国，孔子因政见不合而周游列国；贾谊被排挤到南方去，司马迁因株连而无辜受刑。乐毅削平齐国，伍子胥攻破楚都；白起以百战百胜的战绩开拓了疆土，文种凭着九项策略使越国称霸；韩信的功劳超过天下人，英布毁家而成为辅佐刘邦的大臣。他们的荣耀为时不长，屈辱就已来临。不能避开祸患，哪里能说得上是聪明人呢？

“作臣子不容易，难道只在这一个方面吗！最重要的，决

定于他们对主人的选择。我的话不值得相信，事实可以证明。及时告退为贤人让路，动机高洁而且结果安全，名声美好实利丰厚，幸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是能学到这种方法的，一万个人里也没有一个。自己的吉祥凶险由他人掌握，对此能不深思吗？逆耳的话，爱听的人少。贡献自己的智慧力量而期望得到荣耀，将给自身招来祸害；把自己从诽谤中解救出来都来不及做，哪里还谈得上肯定能受到信任和任用呢！

“弓箭一多起来，鸾凤就会转头飞走；陷阱充满小路，麒麟和驺虞就会藏身不出。感情不能发泄到极点，欲望不能达到最大限度。通达知命的人用道理控制感情，用理智遣散欲望。为别人制定计谋尚且应竭尽忠诚，为自己制定策略怎能不更为详尽呢？知足的人永远是满足的，不知足的人是没有满足的。永远知足的人，是幸福奔赴的目标；不知足的人，是祸害聚积的处所。人生活的条件过分丰厚，就是杀害生命了。宋国人拔苗助长，郢都人抻拉皮革，确实是想使它们快长、变大，然而实际上却招致禾苗的枯萎和皮革的断裂。只知前进而忘记后退，指的就是这一类事吧？

“策马奔驰而不停止的人，很少有不摔下来的；游水而无休止的人，很少有不被淹没的；耍弄利刃而不停息，正是被刺伤的原因；砍击而不停止，正是缺损毁坏的根源。太满了就会有缺损，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周宗庙中的礼器，难道会欺骗我们吗！所以，养由基射箭，行人就预知他的弓弦会松懈；东野稷驾车，颜阖就知道他的马将会被累垮。成功之后，是不容易长久地安处的。

“饮酒的人不一定都迷乱，但迷乱的人很多；富贵的人难

道都会有危险吗？但有危险的人还是有的。明智的人在祸福之前就能料到，犹如树木的幼芽刚刚长出的时候就砍伐。他们不在叠高棋子的危险时候口吐狂言，不在狐群之中议论制作皮衣的事。古人装疯装傻，难道是因为喜欢这么做吗！这是为了适应时代，是不得已啊。也有人远远地逃避却在陆地遭逢波涛，深深地隐遁却在水中被火焚烧。至于龚胜绝食丧命，李业被逼迫喝下毒酒，是由于他们隐身的踪迹显露，身影没有隐藏严密而造成的。如果他们行动像踩冰一样无痕迹，身子像处在阴影中一样没有影子，行动无遗踪可追寻，静处与无所作为溶为一体，怎么会有这种祸患呢！更何况那些高举着太阳月亮来隐藏形体，敲击发号施令的大鼓炫耀自己本领的人呢！碰到太平盛世就晋身仕途做好救助天下的事业，遇上险恶的世道就隐身草莽做好保全自身的事情。为此而长叹的，并不只是一个人呀。

“我听说从来没有旺火不熄灭的，从来没有满溢的水不减少的；光明的东西有成为被委弃为灰烬的预兆，春草的嫩绿是秋天枯黄的开始；太阳升到天空中央就会西斜，月亮圆了就会亏缺。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告诉我们，使命完成了就应逐一退去。如果以远处的事物来比附，那么建筑高楼如果没有限度，就会有倾倒的忧虑了；如果以近处自己的身体比附，那么佳肴美酒不加节制就会患病伤身了。何况那种高度与云霄相等却积累高度仍然不停，那种威势震慑人君却升高地位不止的人呢！

“蚊子牛虻坠下山崖，恰恰适于飞翔；而犀牛、老虎跌落，就会碎为粉末。这说的是庞大的东西不能失其所在。再说，如

果严正地弹劾邪恶，直道而行，打击违法犯纪，不顾虑裂痕产生，那就会积累下深深的仇恨。如果抛弃法纪容忍错误，像回声一样应允请托者，怕硬欺软，徇情枉法，那就会使忠诚完全丧失败坏。处于这种两难境地的人，不是太累了吗？因此，生命和名誉两全的人很少，但不能胜任政事而失败的人却不缺。

“然而在家他们就住在香气弥散房间里，挂着红帷华帐；有花纹的坐席重叠地铺在华丽的宅第中，艳丽的容颜在左右发出夺目的光彩；女子们姿态轻盈话语柔和，歌声清脆舞蹈美妙，像宋国和蔡国女子一样美好，像著名歌女阳阿一样漂亮；她们口中唱着《采菱》、《延露》等歌曲，双脚踏着《绿水》曲《七槃》舞的节拍，和谐的乐声悦耳动听，美女的舞姿使心情欢畅；频繁的宴会不断举行，醅酿美酒始终摆放。向上登上绮丽的楼阁，向下俯视着清澈的深潭；游览果林的红果绿叶，游戏于兰圃的芬芳气息中；鱼群出没游动，燕雀上下翻飞；飞箭射下云中的鸿雁，钓丝钓上水里的鲂鲤。远方的珍宝不用找寻都来聚集，玩赏之物繁多华美却不求自来。他们出门在外时坐着的朱轮大车炫耀于道路，高敞的车盖连接不断，红色的旗子像云彩一样密集，旌旗和符节十分昭示其显赫；贵人的言语喧闹嘈杂，戟戈甲冑光泽闪耀。喜爱的女色托乘于后，精美的食品装满了随同的车子。享受尽了游览的欢娱，体验尽了畋猎垂钓的快乐。圣明的赞誉，充满双耳；谄媚动听的话，异口同声。于是他们对当代的人全都视为渺小，心中轻视古人，认为伊尹、太公望、管仲、晏婴都不值得一提。他们怎么能觉察到隆盛与灭亡互为首尾，悲哀

和快乐互为早晚！怎么会肯于辞去高贵的官位，请求退休，离开王侯的宅第，而返回民间呢！至于圣明的天子在位，非常贤明的人辅佐天子，各种政务没有其人就会没有秩序，天下百姓没有其人就不会得到拯救，不把处于高位的危险看作烦愁，不把水满溢出现象当成忧虑的人，就不在我所议论的范围之中了。”

穷达第五十

或问：“一流之才，而或穷或达，其故何也？俊逸紜滞，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业不异，而有抑有扬者，无知己也。故否泰，时也；通塞，命也。审时者何怨于沉潜！知命者何恨于卑瘁乎！故沉闾、淳钧，精劲之良也，而不以击，则朝菌不能断焉；珧华、黎绿，连城之宝也，委之泥泞，则瓦砾积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见珍也，可用而不必见用也。

“庸俗之夫，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不辩菽麦，唯以达者为贤，而不知侥幸者之所达也；唯以穷者为劣，而不详守道者之所穷也。且夫悬象不丽天，则不能扬大明灼无外；嵩岱不托地，则不能竦峻极概云霄。兔足因夷涂以骋迅，龙艘泛激流以效速。离光非燧人不炽，楚金非欧冶不刻。丰华俟发春而表艳，栖鸿待冲飙而轻戾。四岳不明扬，则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贤，则夷吾不式厚。穰苴赖平仲以超蹕，淮阴因萧公以鹰扬；隗生由胜之之谈，曲逆缘无知之荐；元直起龙萦之孔明，公瑾贡虎卧之兴霸；故能美名垂于帝籍，弘勋

著于当世也。

“汉之末年，吴之季世，则不然焉。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党者为决。而附己者不必足进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遗焉；而多党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众口，故谓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识彼之英异，而不能平心于至公。于是释铨衡，而以疏数为轻重矣；弃度量，而以纶集为多少矣。于时之所谓雅人高韵，秉国之钧，黜陟决己，褒贬由口者，鲜哉免乎斯累也。又况于胸中率憎独立，疾非党，忌胜己，忽寒素者乎！”

“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胜计。或抑顿于蕝泽，或立朝而斥退也。盖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时不会；或俟河清而齿已没，或竭忠勤而不见知；远用不聘于一世，勋泽不加于生民。席上之珍，郁于泥泞；济物之才，终于无施。操筑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将有何限？而独悲之，不亦陋哉！”

“瞻径路之远，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齐通塞于一涂，付荣辱于自然者，岂怀悒闷于知希，兴永叹于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识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晓沧海，自有来矣。”

【译文】

有人问道：“一流的人才，而有人困顿有人显达，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出色的人才被束缚阻滞，是不是有所遗憾呢？”

抱朴子回答说：“人的才能学识没有区别，而有人被压抑有人腾达显扬，是因为没有真正知己者。因此困厄与安泰，要

靠时机；通达与阻滞，得凭命运。懂得时机的作用怎么会抱怨沉滞不仕呢！了解命运的安排怎么会遗憾于身份卑微枯槁憔悴呢！所以沉闾、淳钧之类的名剑，虽是精良劲锐的武器，但不用以击杀，那么即使是朝菌也不能截断；珧华、黎绿一流的美玉，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但扔到泥泞之中，那么瓦片石块都将堆在它上边。所以值得珍视的东西不一定被珍视，值得任用的人才不一定被任用。

“平庸的人们，缺乏辨别事物的能力，分不清红色与紫色，不能辨别豆子和麦子，只是把显达者当作贤人，而不清楚非分贪求者是如何显达的；只是把困顿者当作无能之辈，而不了解遵守道义的人困顿的原因。况且日月如不附着于天，就不能施放光芒普照无边；嵩山、岱岳不依托于地，就不能竦身万丈与云霄看齐。兔子在平坦之路上才能迅跑，龙船在激流中方可勇进。火焰不是燧人氏不会炽烈地燃烧，楚地的精铜不经欧冶子的锻炼不会锋利。茂盛的花朵要等到春天才显现其艳丽，栖息的鸿雁必须得大风才飞翔上天。四方诸侯如不举荐，舜不会被提拔任用；鲍叔牙不推举，管夷吾不会被委以重任。司马穰苴靠晏婴而得以超拔，淮阴侯韩信凭萧何方能显扬。隗不疑由于暴胜之的表举，曲逆侯陈平靠魏无知的推荐。徐元直举如龙紫飞的诸葛亮，周公瑾荐似虎卧野的甘兴霸。因而能够让美名存留于帝王之册，在当时建立伟大的功勋。

“汉朝末年，孙吴后期，可不是这样。举荐士人，一定把依附自己的摆在前边；选拔人才，必然以多有同党作为先决。但依附自己的人不一定有值得仕进的能力，因与自己意见相

同，所以不能遗漏；多有同党的不一定是超众的人才，但听信众人之言，所以说他可用。有时确信某些人是平庸猥琐之徒，但不能排开顾念他的浅近之情；有时清楚某些人是出色的俊士，但不能以公正无私之心来对待。于是就放弃了用秤来称量，而用疏远亲近作为轻重的标准；丢掉了尺量斗装，而用被策命与否作为多少的尺度。当时的所谓韵格高雅，掌握国家大权，罢黜升迁由他来决定，表彰批评由其口出的人们，很少有能免除这个问题的。更何况在他们的头脑中几乎全都有憎恨独立不群，痛恶不是自己一伙，忌妒胜过自己，忽视寒素之士这些感情呢！

“可悲呀！远超俗者的士人，不合大众的俊才，之所以一个接一个不被赏识，数都数不过来。有的被压抑于山野蓬蒿，有的立于朝廷而被斥退。原因在于本人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而正道不行于世，身怀超凡的本领而时机不遇。有人等待难得的机遇而至死未有，有人竭尽忠诚勤奋而不被了解；行为高远而不能施展于世，功勋恩泽不能加于百姓之身。席上的珍馐美味却在泥泞中腐烂掉，救助他人的能力终于无所施用。手执捣杵而不能像传说那样遇上武丁，怀抱钓竿而不能像吕尚那样遇上文王。这种事自古至今，该有多少啊！而单单为此而伤心，不也太傻了吗！

“看到门径虽近，而耻于沿之而行；明知大道不通，但又不改初衷。如果把通达与阻塞看得并无二致，把荣耀羞辱都付予自然，怎么还会由于知己稀有而闷闷不乐，像孔子那样由于大江流逝而发出长叹呢？以为会有所遗憾，是因为不了解境界最高者的用心。寿命短的不理解寿命长的，井中之

蛙不能懂得大海，这是由来已久了。”

重言第五十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泊先生者，齿在志学，固已穷览六略，旁综河雒，昼竞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馀辉，道靡远而不究，言无微而不测。以儒、墨为城池，以机神为干戈。故谈者莫不望尘而衔璧，文士寓目而格笔。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觉守一之无咎，意得则齐荃蹄之可弃，道乖则觉唱高而和寡。于是奉老氏多败之戒，思金人三缄之义，括锋颖而如讷，韬修翰于彤管，含金怀玉，抑谥华辩，终日弥夕，或无一言。”

“门人进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与庸夫无殊焉。窃谓号钟不鸣，则不异于积铜；浮磬息音，则未别乎聚石也。’

“玄泊先生答曰：‘吾特收远名于万代，求知己于将来，岂能竟见知于今日，标格于一时乎？陶甄以盛酒，虽美不见酣；身卑而言高，虽是不见信。徒卷舌而竭声，将何救于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远迷复，乃觉有以也。夫玉之坚，金之刚也，冰之冷也，火之热也，岂须自言然后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无长短之病；养由百发不能止，将有一失之疏。玩凭河者，数溺于水；好剧谈者，多漏于口。伯牙谨于操弦，故无烦手之累；儒者敬其辞令，故终无枢机之辱。

“浅近之徒，则不然焉。辩虚无之不急，争细事以费言；论‘广修’‘坚白’无用之说，诵诸子非圣过正之书。损教益惑，谓之深远；委弃正经，竞冶邪学。或与暗见者较唇吻之胜负，为不识者吐清商之谈。对非敌力之人，旁无赏解之客，

何异奏雅乐于木梗之侧，陈玄黄于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气乏，椎杭抵掌；斤斧缺坏而槃节不破；勃然战色而乖忤愈远。致令恚容表颜，丑言自口，偷薄之变，生乎其间。既玷之谬，不可救磨。未若希声以全大音，约说以俟识者矣。”

【译文】

抱朴子说：“我的朋友玄泊先生，早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遍览各类典籍，旁涉河图洛书，仍然白天抓住最末一缕阳光，晚上还用月亮的余辉照明来学习。没有哪些深奥的道理探究过，没有哪些隐蔽的学问没涉猎过。以儒家和墨家的思想为防守的城池，以自己的机智敏锐作为进攻的干戈。因而对答者无不望尘而降，文人全都敬视而搁笔。不久省悟到聪明人是不多说话的，感觉到专一于内在修养才不会有祸患，因为目的达到了就会和鱼网兔笼一样被丢弃，根本思想不同就会感到唱的曲调高雅而随唱的人少。于是遵奉老子有为则多败的告诫，想到金人三缄其口的意义，收敛锋芒就像笨嘴拙舌，把长羽纳入笔管，把金玉般的学识藏入胸中，压抑住雄辩的锋芒，有时从早到晚，一言不发。

“学生进言道：‘先生沉默不语，晚生遵循什么呢？再说与平庸之辈也没有区别呀。我自己觉得号钟如果不鸣响，就和堆积的铜块无异；浮磬如果不出声，则与累聚的石块不分。’

“玄泊先生回答说：‘我只是要万代之后的长远名声，在未来求得知己者，哪能够争着在今天被人理解，只在一时之间作出色的楷模呢！用陶罐盛酒，即使味美也不被认为很醇厚；身份卑微而言谈高深，即使正确也不被人信任。白白在那里卷动舌头声嘶力竭，对流荡衰败的世风会有什么补救呢！

古人六十岁时嘲笑自己五十九岁时的幼稚，迷途不远即返，现在感觉他们是有道理的。玉石的坚硬，金属的刚强，冰的寒冷，火的炽热，难道还要自己言明别人才能知道吗！况且八种乐器演奏九支曲子，不可能没有长长短短的不整齐；养由基射箭不止，终将会有一次疏失。喜好蹚河的人，多有溺水的；喜好畅谈的人，多有失言的。伯牙严肃谨慎地对待抚琴，所以最终没有变换复杂手法的牵累；儒者慎重地把握自己的言谈，所以最终没有因言语而带来的羞辱。

“浅薄卑俗的人就不是这样了，辩论那些虚无不切急的事情，为一些细枝末节而浪费口舌；议论什么“广修”“坚白”之类无用的题目，诵读诸子中否定圣人攻击正道的书籍。损害教化增加迷惑，还称此为深刻远大；丢弃正统的经典，竞相修治邪辟的学问。有的与暗昧无知者在口舌上较量胜负，为不懂行的人谈论凄清高雅的内容。面对的不是水平相当的人，旁边也没有欣赏理解的听众。这和在木人旁边演奏高雅的音乐，在泥偶面前陈列玄黄色彩有什么区别呢！白白地口干舌燥浪费气力，白白地捶打几案拍击手掌；就是把斧刃砍得有了缺口盘根错节的地方也不能破解，激动得勃然变色而乖戾违忤却更加严重。致使愤怒之情形之于色，难听的言语自口而出，人情浇薄的变化，由此开始。谬误已然铸成污点，想要去掉也不可能。不如少出声音以成全最巨大的声响，少说话以等待知音者。’”

自叙第五十二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其先葛

天氏，盖古之有天下者也。后降为列国，因以为姓焉。

洪曩祖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国贼，弃官而归。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将以诛莽，为莽所败。遇赦免祸，遂称疾自绝于世。莽以君宗强，虑终有变，乃徙君于琅琊。

君之子浦庐，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践祚，以庐为车骑，又迁骠骑大将军，封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开国初，侯之弟文，随侯征讨，屡有大捷。侯比上书为文讼功，而官以文私从兄行，无军名，遂不为论。侯曰：“弟与我同冒矢石，疮痍周身，伤失右眼，不得尺寸之报。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转封于弟。书至上请报，汉朝欲成君高义，故特听焉。文辞不获已，受爵即第，为骠骑营立宅舍于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础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给如二君焉。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骠骑曰：“此更烦役国人，何以为让！”乃托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又累使奉迎骠骑，骠骑终不还。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以冀骠骑之反，至于累世无居之者。

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仕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

洪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僉然推君，于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戍遏疆场。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

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肥乡令。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于门；纸笔之用，皆出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于官。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为二亲所娇饶，不早见督以书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见背，夙失庭训。饥寒困瘁，躬执耕耨，承星履草，密勿畴袭。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鲜能读也。

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既性暗善忘，又少文，意志不专，所识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

其河、雒、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属，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计此辈率是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无急以此自劳役，不如省子书之有益，遂又废焉。

案《别录》《艺文志》，众有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

代以来，群文滋长，倍于往者，乃自知所未见之多也。江表书籍，通同不具。昔欲诣京师，索奇异，而正值大乱，半道而还，每自叹恨。今齿近不惑，素志衰颓，但念损之又损，为乎无为，偶耕蕲泽，苟存性命耳。博涉之业，于是日沮矣。

洪之为人也，口而骏野，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冠履垢弊，衣或缁缕，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身促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

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贫无车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舍本逐末，交游过差，故遂抚笔闲居，守静茆门，而无趋从之所。至于权豪之徒，虽在密迹，而莫或相识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名不出户，不能忧也。贫无僮仆，篱落顿决，荆棘丛于庭宇，蓬莠塞乎阶雷。披榛出门，排草入室。论者以为意远忽近，而不恕其乏役也。

不晓谒……以故初不修见官长。至于吊大丧，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强，令无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复不周，每见讥责于论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无馀，而病使心违，顾不愧己而已，亦何理于人之不见亮乎？唯明鉴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养高也。

世人多慕豫亲之好，推暗室之密。洪以为知人甚未易，上圣之所难，浮杂之交，口合神乖，无益有损。虽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绝之，且必须清澄详悉，乃处意焉。又为此见憎者甚众而不改也。驰逐苟达，侧立势门者，又共疾洪之异于己，而

见疵毁，谓洪为傲物轻俗。而洪之为人，信心而行，毁誉皆置于不闻。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长，而轻人所短。

洪忝为儒者之末，每与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论之，不强引之以造彼所不闻也。及与学士有所辩识，每举纲领。若值惜短，难解心义，但粗说意之与向，使足以发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还也。彼静心者存详而思之，则多自觉而得之者焉。度不可与言者，虽或有问，常辞以不知，以免辞费之过也。

洪性深不好干烦官长。自少及长，曾救知己之抑者数人，不得有言于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见其陷于非理，密自营之耳。其馀虽亲至者，在事秉势，与洪无惜者，终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于粮用穷匮，急合汤药，则唤求朋类，或见济，亦不让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渐有以报之，不令觉也。非类则不妄受其馈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储，则分以济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为皎皎之细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谓良守善者，用时或赍酒肴候洪，虽非侑匹，亦不拒也。后有以答之，亦不登时也。洪尝谓史云不食于昆弟，华生治洁于昵客，盖邀名之伪行，非廊庙之远量也。

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持乡论者，则卖选举以取谢；有威势者，则解符疏以索财。或有罪人之赂，或枉有理之家，或为逋逃之藪，而殍亡命之人；或挟使民丁，以妨公役；或强收钱物，以求贵价；或占锢市肆，夺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业。恹恹官府之间，以窥掊克之益。内以夸妻妾，外以钓名位。其如此者，不与

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绝。故巷无车马之迹，堂无异志之宾，庭可设雀罗，而几筵积尘焉。

洪自有识逮以将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说人之私，乃自然也。虽仆竖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戏之也。未尝论评人物之优劣，不喜诤遣人交之好恶。或为尊长所逼问，辞不获已，其论人也，则独举彼体中之胜事而已；其论文也，则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无毁誉之怨。贵人时或问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闲能者，洪指说其快事；其贪暴暗塞者，对以偶不识悉。洪由此颇见讥责，以顾护太多，不能明辩臧否，使皂白区分，而洪终不敢改也。

每见世人有好论人物者，比方伦匹，未必当允；而褒贬与夺，或失准格。见誉者自谓己分，未必信德也；见侵者则恨之入骨，剧于血仇。洪益以为戒，遂不复言及士人矣。虽门宗子弟，其称两皆以付邦族，不为轻乎其价数也。或以讥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当易知。设令有人问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时令我自求辈，则我实不能自知可与谁为匹也。况非我安可为取评定之耶？”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前鉴不远，可以得师矣。

且人之未易知也，虽父兄不比尽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异于我者遽非乎？或有始无卒，唐尧、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无以近人信其喽喽管见荧烛之明，而轻评人物，是皆卖彼上圣大贤乎？

昔大安中，石冰作乱，六州之地，柯镇叶靡，违正党逆。

义军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累见敦迫。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古人有急疾之义；又畏军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数百人，与诸军旅进。曾攻贼之别将，破之日，钱帛山积，珍玩蔽地。诸军莫不放兵收拾财物，继毂连担。洪独约令所领，不得妄离行阵，士有摭得众者，洪即斩之以徇，于是无敢委杖。而果有伏贼数百，出荡诸军，诸军悉发，无部队，皆人马负重，无复战心，遂致惊乱，死伤狼藉，殆欲不振。独洪军整齐毂张，无所损伤，以救诸军之大崩，洪有力焉。后别战，斩贼小帅，多获甲首，而献捷幕府。于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将军，例给布百匹。诸将多封闭之，或送还家。而洪分赐将士，及施知故之贫者。馀之十匹，又径以市肉酤酒，以飧将吏。于时窃擅一日之美谈焉。

事平，洪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窃慕鲁连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纳存楚之赏，成功不处之义焉。正遇上国大乱，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会有故人谯国嵇君道，见用为广州刺史，乃衣请洪为参军。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黽勉就焉。见遣先行催兵，而君道于后遇害，遂停广州。频为节将见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其间屑屑，亦足以劳人。且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也。且自度性笃懒而才至短，以笃懒而御短才，虽翕肩屈膝，趋走风尘，犹必不办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乔之道，在我而已，不由于人焉。

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事不兼济，自非绝弃世务，则曷缘修习玄静哉？且知之诚难，亦不得惜问而与人议也。是以车马之迹，不经贵势之域；片字之书，不交在位之家。

又士林之中，虽不可出，而见造之宾，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专一。乃叹曰：“山林之中无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诚欲以违远讜哗，使心不乱也。今将遂本志，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

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复撰次，以示将来云尔。

洪年十五六时，所作诗赋杂文，当时自谓可行于代。至于弱冠，更详省之，殊多不称意。天才未必为增也，直所览差广，而觉妍媸之别。于是大有所制，弃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书，但杂尚余百所卷，犹未尽损益之理，而多惨愤，不遑复料护之。他人文成，便呼快意，余才钝思迟，实不能尔。作文章每一更字，辄自转胜。但患懒，又所作多，不能数省之耳。

洪年二十馀，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馀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

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洪见魏文帝《典论·自叙》，未及弹棋、击剑之事，有意于略说所知，而实不数少所便能，不可虚自称扬。今将具言所不闲焉。

洪体钝性駑，寡所玩好，自总发垂髻，……又掷瓦手搏，不及儿童之群。未曾斗鸡鹜、走狗马。见人博戏，了不目眄。或强牵引观之，殊不入神，有若昼睡。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几道，樗蒲齿名。亦念此辈末伎，乱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损政事，儒者则废讲诵，凡民则忘稼穡，商人则失货财。至于胜负未分，交争都市。心热于中，颜愁于外，名之为乐，而实煎悴。丧廉耻之操，兴争竞之端，相取重货，密结怨隙。昔宋闵公、吴太子致碎首之祸，生叛乱之变，覆灭七国，几倾天朝，作戒百代，其鉴明矣。

每观戏者，惭恚交集，手足相及，丑詈相加，绝交坏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为也。仲尼虽有昼寝之戒，以洪较之，洪实未许其贤于昼寝。何者？昼寝但无益，而未有怨恨之忧，斗讼之变。圣者犹韦编三绝，以勤经业，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诸戏尽不如示一尺之书，故因本不喜而不为，盖此俗人所亲焉。

少尝学射，但力少不能挽强，若颜高之弓耳。意为射既在六艺，又可以御寇辟劫，及取鸟兽，是以习之。昔在军旅，曾手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盾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便可以当全独胜，所向无前矣。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

末学，知之譬如麟角凤距，何必用之？过此已往，未之或知。

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每览巢、许、子州、北人、石户、二姜、两袁、法真、子龙之传，尝废书前席，慕其为人。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后州郡及车骑大将军辟，皆不就。荐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义兵，贼平之后，了不修名。诣府论功，主者永无赏报之冀。晋王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结皇纲于垂绝，修宗庙之废祀，念先朝之滞赏，并无报以劝来。洪随例就彼。庚寅诏书，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窃谓讨贼以救桑梓，劳不足录，金紫之命，非其始愿。本欲远慕鲁连，近引田畴，上书固辞，以遂微志。适有大例，同不见许。昔仲由让应受之赐，而沮为善。丑虏未夷，天下多事，国家方欲明赏必罚，以彰宪典，小子岂敢苟洁区区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诏命焉。

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难曰：“昔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身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运，方将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轮，耀藻九五，绝声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扬，而务老生之彼务？”

洪答曰：“夫二仪弥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类春华之暂荣，未改旬而凋坠。虽飞飙之经霄，激电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颐犹奔星之腾烟，黄发如激箭之过隙。况或未萌而殒箝，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项子有含穗之叹，扬乌有夙折之哀。

历览远古逸伦之士，或以文艺而龙跃，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勋著于盟府，德音被乎管弦，形器虽沉铄于渊壤，美谈飘

摇而日载。故虽千百代，犹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时，行舛于世；发音则响与俗乖，抗足则迹与众迕；内无金张之援，外乏弹冠之友。循涂虽坦，而足无骐驎；六虚虽旷，而翼非大鹏。上不能鹰扬匡国，下无以显亲垂名。美不寄于良史，声不附乎钟鼎。故因著述之余，而为自叙之篇。虽无补于穷达，亦赖将来之有述焉。”

【译文】

抱朴子，姓葛名洪字稚川，是丹阳郡句容县人。他的祖先葛天氏，大约是古代拥有天下的。后来下降为诸侯国之一，于是就以葛为姓了。

葛洪的远祖做荆州刺史。王莽篡位的时候，他耻于为国贼做事，放弃官职回归故乡。和东郡太守翟义共同起兵，准备去讨伐王莽，被王莽打败了。遇到大赦免除了灾祸，于是就称病断绝了和世上的往来。王莽因为他宗族强盛，顾虑终究会生变故，于是让他迁居到琅邪郡。

他的儿子蒲庐，起兵来协助汉光武帝，有很大的功劳。光武帝即位，拜蒲庐为车骑将军，后升为骠骑大将军，封为下邳僮县侯，食邑有五千户。开国之初，侯爷的弟弟葛文，随同侯爷四方征讨，多次打了大胜仗。侯爷连续上书为葛文争功，而官府认为葛文是私自跟哥哥打仗，名字没有列入军籍，于是不予论功行赏。侯爷说：“弟弟和我一同冒着箭石征战，满身是伤，由于受伤而失掉了右眼，但得不到点滴回报，我却是官高爵显，怎么能心安呢？”于是亲自上表请求把自己的爵位转封给弟弟。书上达皇帝请求答复，汉朝廷愿意成全他

的高尚行为，因此破例准了他的奏请。葛文辞让但没有被答应，只得接受了爵位住进了宅第，为骠骑大将军在博望里另外营建住宅，直到现在地基界域的础石还在那里。又把自己所得的赋税和俸禄分出一部分供给大将军的官吏士卒，供充足就好像有两个主人一样。骠骑大将军恳切地制止但葛文不听，骠骑大将军说：“这样就更烦扰劳累了采邑中的百姓，哪里还有谦让之德！”就找了个另外的借口走了，于是向南渡过长江，定居在了句容。子弟们亲自耕种，以阅读典籍自娱自乐。葛文屡次派人去接骠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始终不回来。又命人守护博望里的住客，希望骠骑大将军能够返回，以至于许多代都没有人居住。

葛洪的祖父在学问上无不涉猎，研究深入细致，写文章的水平之高，一时间无人能比。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在吴国做官，接连主持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朝做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为吴寿县侯。

葛洪的父亲以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闻名，他的行为是士人的表率。典籍上记载的东西，遍览无遗。在吴国做官为五官郎、中正、建成和南昌两县的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为会稽太守。未曾辞官，晋军顺江流而下，西边边境守不住了。朝廷广泛地选拔有文韬武略的人才，朝廷内外的意见，一致推举他，于是转而为吴国五郡赴警。大都督给足他五千随身卫兵，他统领全军防守在边境上。上天毁坏的东西，人力不能支撑，原来的国君恭敬归顺，九州统一了。先父以原有的官阶投奔，被授予郎中，逐渐升至太中大夫，历

任大中正、肥乡县令。该县户数二万，是全州治理得最好的，德行教化尤其出色，施恩允当刑法清廉，田野中有颂扬之声，路上没有邪恶行为的痕迹，农民不耕作公家的田地，外县的人们都越过县界来本县的集市。一点一滴的馈赠，都不收入家中；所用的纸笔，都是花自己的钱购买。刑罚不施而令禁则止，不用多言而教化得行。他因为生病辞掉了官职，皇帝又发诏书任用他为吴王郎中令，他非常严肃地矫正过失，提拔合格之人废弃不称职者，荐举善人善事弹劾枉法之官，军队和国家都严正和谐。后升职为邵陵太守，在官任上去世。

葛洪，是先父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晚，被双亲所娇养，没有很早就被督促着学习经史典籍。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过早地失去了父亲的教诲。生活饥寒困苦，要亲身参加耕作收割，披着星光踏着草丛，勤勉地劳作在田地中。又连续遭受战乱，先人的典籍荡然无存，干农活的空闲时间也无书可读，于是就背着书箱步行去借。又终于在一处人家差不多得到了全部书籍。再更下功夫地砍柴卖掉，满足纸笔之需。在种田种菜的地方，夜里就用柴点火照明写字读书。因为这个缘故，不能早早涉猎经史典籍。经常缺乏纸张，所写的每张纸，都反反覆覆写上字，很少有人能读。

十六岁时，才开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周易》。由于贫困不能去远处寻师觅友，因此孤陋寡闻，理解思考都很浮浅，很多重要的道理都不懂得。只是追求广泛阅览，对众多的书籍无不暗暗地记诵精心去掌握。曾经翻阅涉猎的，上自五经正典、诸史书、诸子百家的学说，下至各种短文章，将近万卷。既本性昏昧忘性大，又缺少文采，意志不专一，所

知道的很浅薄，也免不了有疑惑之处。但著述的时候还是能够有所引用，但始终不是个纯粹的儒生，不适合做向人传授的老师。

那些河图、洛书、图讖、纬书之类，看看就算了，没能留意于它们。不喜欢星象书以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这一类东西，一点都追随不上，由于它们枯燥缺少趣味。岁数大些学习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等方法，大略知道了其中的意思，又没有研究得很精深。也是想到这类东西都是为别人服务的事情，同是出于人之常情，没有急于用这些自己劳累自己，不如弄明白诸子百家的书有好处，于是又停止了。

按照《别录》和《汉书·文艺志》的记载，古籍有一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来，文章大量增长，比以前多了一倍，这才知道自己没见过的有多么多。长江以南的书籍，我全都没有。以前想到京城去搜求奇异的书籍，但正遇大乱，半路上回来了，常常自己叹息遗憾。如今年龄接近四十岁，平素的志向衰退了，只想志向降低又降低，干些无所谓的事情，在山野中耕种田地，仅仅是苟存性命。广泛涉猎的事业，于是日渐衰败了。

葛洪的为人朴质而愚呆粗野，性情迟钝口不善言，相貌丑陋，但始终不自我辩解、怜悯和掩饰。帽子和鞋肮脏破烂，衣服有时也是破烂的，但或许并不觉得羞耻。世俗的衣服穿戴，不长的时间就接连变化，有时忽然领子和衣带都很宽大，有时是窄腰身长袖子，有时长衣襟拖到地上，有时又短得盖不住脚。葛洪希望的是保持老规矩，不随世上潮流改变。说

话就全是实话，完全不要调笑嘲弄，不遇到适当的人，会整天沉默不语。因此本地方的人都称之为“抱朴之士”。所以葛洪著书时，就以它做为自己的号了。

葛洪天生瘦弱，加上多病，因为贫穷而没有车马，又禁不起步行，出门远行也是本性不喜欢的。又怕沾染上庸俗的毛病，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与人交往太差，因此就握笔闲居，静守竹门，而没有地方要去。至于有权有势的人，即使他拜望者众多，有时也不认识。衣服不能御寒，屋子不免漏雨，饭食不够果腹，名声不出家门，都不值得忧虑。由于穷困而没有仆人，篱笆颓坏开豁，荆棘在院中檐下丛生，蓬蒿野草盖住了台阶。要分开榛莽才能出门，推倒野草方可进屋。议论者认为是葛洪志向高远忽视了身边的小事，而没想到是他缺少仆役。

不懂得拜谒……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注重与官员们结识。至于吊唁他人父母之丧，问候困苦和生病的人，是心中希望尽力而为，要求自己一定要到。但常生病少有壮健之时，总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常常被议论的人讥诮责备，葛洪都承认过失不自顾惜。假如没有其他的想法，而是因病使得未能如愿，只是自己于心无愧而已，又有什么理由对别人不谅解自己不满呢！希望善于分辨事物的人们，体谅我只是信从“抱朴”，不是以此培养自己的傲气。

世上的人多羡慕欢快亲好的交情，推崇可谈知心话的友谊。葛洪认为了解人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对于圣人也是很困难的事。浮泛驳杂的交情，嘴上一致却心有芥蒂，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虽然不能像朱穆朱公叔那样断绝一切交往，也必

须要一切都了解得透彻细致，才真心相处。又因为这一点被很多人恼恨但也不悔改。那些追随人后苟且求进，侧身站立于有势者之门的人，又都恨葛洪与他们不同而寻机诽谤，说葛洪是自负看不起一般人。而葛洪的为人，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诋毁赞誉全都放在一边像没听见一样。甚至对现在有的人依仗自己的长处轻视别人的短处很担忧。

葛洪我勉强也算个读书人，每和别人谈话，总是估计他所知道的来说，不强拉着人到他所没听说过的领域。至于和有学之士有所辩论，每次都举出大纲与要领。如果遇上护短的人，难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就只大略说说自己的意思和倾向，使其能对人有所启发而已，不下功夫极力深究，使对方完全没有返身的余地。那些静下心来的人能够审慎地去思考，那就多数能自己理解而有所收获。估计不值得和他说话的人，即使有时提出问题，他总是以不知道推辞，免得浪费唇舌。

葛洪本性非常不喜欢麻烦当官的。从年轻到年长，曾经救助几位知己而受冤屈的人，不得已才向当权者去说。然而这些人都不知道葛洪怜惜他们，我是不忍心看着他们陷入冤屈之中，暗地里设法援救的。其他的人即使亲自上门，当权有势，但属于葛洪看不起的人，始终不去用只言片语稍稍劳累他们一下。至于自己粮食和费用不足，或急着配齐药剂，就呼救朋友们，有时接受人家的救济，也不辞让。受人的恩惠，一定都慢慢地逐渐报答人家，不让人感觉到。如果不是一类人，就不胡乱接受他的赠送。葛洪的食物如果有十天的储备，就分出来接济那些缺乏的人；如果自己还很不足，也不分自己的。不干那种完全一清二楚的小事，不致力于分辨细小的

清廉。村里人凡真正善良的，时常带些酒菜来问候葛洪，虽然不属同一类人，也不拒绝。以后会答谢他们，也不在当。葛洪曾说，范冉范史云不吃亲兄弟的饭，华歆对非常亲近的客人搞廉洁，都是沽名钓誉的虚伪行为，不是登朝廷做大事的人应有的宽广胸怀。

葛洪尤其痛恨无义的人，不努力去从事农桑这样的根本之业，而追求不正当的利益。握有乡中品藻之权的人，就靠荐举人获取酬劳；有地位权势的人，就靠任官的敕命文书索取财物。有的收取真正罪犯的贿赂，而冤枉了有理的人家；有的给逃跑的人准备了避难处，而获得了亡命者给予的钱财。有的挟使民丁妨害官府的差役，有的强迫收取钱财物品寻求高的报酬。有的强霸市场，抢夺百姓的利益；有的侵割别人的田地，劫夺孤单软弱者的产业。在官府之间奔走钻营，伺机攫取利益。在家中向妻妾炫耀，在外钓取名誉地位。凡这样的人，不和他交往。由此庸俗的人们恼怒葛洪对他们的痛恨，自然疏远断绝了往来。故此小巷中没有车马的痕迹，堂上没有志向不同的宾客，院里几乎可架设捕鸟的网，而几案上和坐席上都积满了尘土。

葛洪从懂事一直到将要老了，嘴上不谈别人的过失，不说别人的隐私，是天性如此。即使是童仆有短处可羞的事，也不拿来和他们开玩笑。未曾议论品评过别人的优劣，也不喜欢批评别人交往的好坏。有的时候被位尊辈长的人所逼问，推辞也推辞不掉，那么谈论人时，就仅仅列举出人家的好事；谈论文章时，拣人家写就的好文章，而不挑人家有毛病的地方加以指责。因此没有因诽谤赞誉招致怨恨。有地位的人有时

问及官员、部吏、百姓某人某人怎么样。其中清高有能力不显露的人，葛洪就述说他们令人满意称心的事；其中贪婪残暴昏乱愚昧的人，就用碰巧不认识不熟悉回答。葛洪因此很是受讥诮责难，认为是照顾庇护的太多，不能明辨善恶，使黑白分明，但葛洪始终不敢改变。

经常见到世上有人好评论人，打比方划类别不一定妥当，而褒贬取舍有时也没有一个恰当固定的标准。受赞誉的自认为应该如此，实际未必确有这份德行；被侵害的则恨之入骨，比有杀人之仇还要厉害。葛洪更加以此为戒，于是再不谈论士人们。即使是同门同宗的子弟，对他们的衡量也全都交给地方宗族，不轻易作出评价。有人以此讥笑葛洪。葛洪回答说：“只有自己对自己知道的最清楚，按说应当是最容易了解的。假如有人问我，让我用一位古人自比，又让我在现在的人中自己找一个与我类似的人，那么我自己实在不知道能够和谁相当了。更何况不是我，怎么可以为我选取而加以评定呢？”汉朝末年的坏风气，同类人相互勾结分成宗派。许邵许子将之类的人，把口舌当作武器，争辩议论，门派宗族间成为仇敌。因此汝南地方的人士不再有一定不变的标准，而有每月初一改换议题的评论。魏武帝曹操也很恨许邵，想要取他的头。他于是到处奔逃，几乎至于被杀死。前面的借鉴还不久远，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师教了。

况且人是很不容易了解的，即使是父亲哥哥也不一定对儿子弟弟知道得很透彻。和自己相同的就正确吗？和自己不同的就不正确吗？有的人有始而无终，唐尧、周公旦、孔仲尼、吴季札，都有非完人的遗憾，不要因为晚近以来的人相

信许邵等人的啰里啰嗦的一管之见和微弱火炬一样的聪明，而轻易地评论人，他们难道都超过了那些上圣大贤了吗？

以前在晋惠帝太安年间，石冰作乱，有六个州的地方，闹得树枝振颤树叶飘落，很多人背离正路而与叛乱者勾结。义军的大都督邀请葛洪去做将兵都尉，多次催促。一方面本乡本土的人害怕这些强盗，祸深忧重，而古人有解决紧急危难的道德传统；另一方面又畏惧军法，不敢任意行事，于是就募集了几百人，与各路军队共同进兵。曾经攻打过强盗的一个部将，破敌之日，钱币布帛堆积得像山一样，珠宝珍玩遍地都是。各路军队都放任士兵收拣财物，一车接一车一担连一担。只有葛洪约束命令所统领的队伍，不能随便离开队列。兵士有拾取财物多的，葛洪就斩首示众，使得当时没人敢扔掉武器。后来果然有几百名埋伏的强盗出来攻打各路军队。各路军队虽然全都发起攻击，但没有部伍队列，人和马都背负着很重的东西，不再有一点斗志，于是导致惊慌混乱，死伤者杂乱不堪，简直要整顿不起来了。只有葛洪的军队整整齐齐严阵以待，没有什么损失，并因此而挽救了各路军兵的大溃败，葛洪是出了大力的。后来另遇征战，斩杀了强盗的一个小的带兵将领，杀死了许多敌人缴获了很多甲冑，向帅营报捷。当时大都督就加封葛洪为伏波将军，按例发给各将领一百匹麻布。各位将领多数都收起来，或者送回家去。而葛洪则分赐给手下的将士们，以及送给熟人旧友中贫困的人。剩下的十匹，又直接去换成酒肉犒劳将官们。一时间私下里传为美谈。

事情平息以后，葛洪离开了军队，直接去了洛阳，想广

泛搜集奇异的书籍，而完全不谈自己的战功。私下里敬慕鲁仲连没接受因破聊城而赐的黄金，申包胥没收下保存楚国而给予的赏赐，那种成功而不居功的精神。正好遇上北方大乱，北边的道路不通，而陈敏又在江南造反，回去的路也被阻隔了。恰巧有个老熟人谯国郡的嵇含嵇君道，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于是上表请求让葛洪做参军。这虽然不是我所乐意的，但好处是可以躲避到南方去，所以就勉强就职了。我被派遣先去催兵，而嵇君道在此之后就遇害了，于是我停留在广州。屡次被驻军将领所邀请去任职，全都没去就任。我一直觉得富贵可以逐渐得到，但不能一下子获取。而且其中琐碎的事情也足够累人的了。再说荣耀地位权势利益，就好像寄宿的客人，一则不是长久的东西，二则它的离去也不能留住。正值隆盛的人会倒台，显赫一时的人也会消灭，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顷刻之间就会凋落。如果得到时不觉高兴，那么失掉时又怎么会悲伤呢？那种百般的后悔，担忧害怕，小心战栗，一言难尽，实在不值得去干。而且自我估量非常懒惰而才能又低到极点，凭懒惰之身驾驭着低下的才能，即使是缩肩屈膝，跟着别人马后的扬尘跑，仍然达不到获取很高的名誉地位并免除祸患牵累，何况还不肯那样呢！不如修行赤松子、王子乔的隐逸之道，自己支配自己，不受治于人。

准备登上有名的山峰，服食丹药涵养本性。这并非有所偏废，凡事不能两全。如果不能断绝世上的俗事，那么有什么机缘修炼学习这种神妙专一的道行呢？况且了解它是很难的，也就不能吝惜求问而去和别人议论了。因此我的车马的行迹不经过有权势者住的地方，即使是几个字的信也不与在

位者之家相交递。

再有士人们当中虽然不必出入交往，但是客人来访，想来总不能拒绝。妨碍我自己做事情，不能专心一意。于是感叹道：“山林之中没有真理。”但是古代追求真理的人，一定要入山林，就是因为确实想以此远离喧闹的地方，使心神不乱。现在我就准备按内心的想法去做，离开故乡，到高山中去，以寻求王方平、梁鸿的足迹。

以前所写的子书内外篇，幸亏已用了很大功夫，再略加编排，以便让后人看看，如此而已。

葛洪十五六岁所写的诗、赋和各色文章，当时自认为可以流行于世。到了年近二十岁，再仔细看看，有很多不满意的。天生的才能未必有什么增长，只是所见的东西有了多少的不同，才觉出写的东西有美丑的差别。于是写了大量的作品，但扔掉十份也存不下一份。现在除了所写的子书，只剩下各色作品一百卷左右，还没完全进行筛选，而经常心情烦乱，没空再去拣选整理它。别人的文章写成，便表示非常高兴，我自己才能差文思慢，实在写不成这样。写文章每改一个字，就自觉比原来强了，只是犯懒，写的东西又多，所以不能反复察看。

葛洪二十多岁，才考虑到写小篇的文章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建立一家学说，于是开始起草子书。恰好遇上兵荒马乱，离散流亡，有些稿子丢失了，在连续流亡的路上，不再执笔写作有十几年时间，到了元帝建武年间才定稿。总共写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一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为一般不列入者撰写《神仙传》十

卷，又为品德高尚但隐居的士人撰写《隐逸传》十卷。还抄写五经七史诸子百家的学说，有关军事、医卜星象、简短杂色事、奇异要事的文字共三百一十卷，另有目录。其中《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祛除邪祸的事，属于道家思想；其中《外篇》对世上事情的得失善恶做一些评价，属儒家思想。

葛洪看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自叙》，其末尾处谈及弹棋、击剑之类的事，有意略微说一下自己所知道的，但这实际上并不属于我从小就熟习的事情之列，不能自己虚张显扬。如今将要详细说说这我所不熟习的事。

葛洪身体笨拙天赋低下，所喜好的所玩的东西很少，从儿童时代，……而且抛掷瓦片、徒手搏打，也不如众多的其他儿童。从没斗过鸡鸭、跑过狗马。看见人家以棋赌输赢，连斜眼看一眼都不肯。有人强拉着去看，可我太不集中精神，就像白天睡着了一样。因此到现在不知道棋盘上有几条线，樗蒲上齿的名称是什么。又觉得这是些末流小技，扰乱思想而且耽误时间，如果是有职位的人就会损害政事，是读书人就得停止讲诵经典，一般百姓会忘记耕种收获，商人会失掉很多钱财。至于分不出输赢时，在城里街市上互相争吵，体内心火上升，外表愁容满面，名义上是取乐，实际上却是挨煎受罪。它使人丢掉了懂得廉耻的操守，而引发争斗的开端。相互赢取了大量钱财，但也结下了深深的怨仇。从前春秋时的宋闵公、西汉时的吴太子都因此而招致杀身的祸患，后者甚至引发了叛乱，导致七国的灭亡，几乎颠覆了汉中央王朝。无数代后人都应引以为戒，它的借鉴作用是明显的。

每次观看博戏，那种羞惭恼怒交加，手脚并用的互斗，用丑话相骂，断绝交情败坏友谊的情况，往往存在。仇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凡会招致后悔和羞耻的，就不应该去做。孔子虽然有不该白天睡觉的告戒，让葛洪来比较，葛洪实在不会赞成博戏比白天睡觉强。为什么呢？白天睡觉只是没有好处，但不会有招怨恨的忧虑，不会发生殴斗争吵的变故。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多次读断了编竹简的皮条，以勤奋于研究经典的事业，才能普通智力浅近的人，怎么能全顾到呢！考虑到各种博戏全都不如给人一尺长的书籍看看，故此，因为我从根本上就不喜欢而不去做，总认为这是俗人们亲近的东西。

年轻时曾学过射箭，但力气小拉不开硬弓，像颜高用的那种。想到射箭既然是“六艺”之一，又可以抵御敌寇防备盗劫，以及射取鸟兽，所以学习它。以前在军队里，曾亲手射追赶的骑兵，使其应弦声而倒，杀死了两个强盗一匹马，于是得以免除一死。还曾经学习一刀一盾和单刀、双戟，都有口诀和技术要领，等到以此捉拿敌人，则有神秘的办法，其巧妙达到神奇的程度。如果用它来和不懂此道的人对打，就可以获得全胜，所向无敌了。后来又学了七尺棍术，可凭它入白刃战，获取大戟。但这也是不急用的末流本事，懂得它就像麒麟有角凤凰有爪，为什么一定要用它呢？除此以外，就不知道什么了。

葛洪年轻时就有个坚定的志向，决不出仕为官。每次看到巢父、许由、子州支府、北人无择、石户之农、姜肱、姜岐、袁忠、袁弘、法真、龙丘苌这些人的传记，曾扔掉书本

离席向前，敬慕他们的为人。我想精心研究五经，写成一部子书，让后代人知道葛洪是个读书人也就够了。后来州、郡和车骑大将军辟请，我都没去就职。后来被人推荐到琅琊王导王丞相府。以前拉起义兵，直到强盗平息后，我完全不追求名声，到府中评论功劳，主观上从来没有受赏赐得答报的希冀。晋朝皇帝禀承天命，顺应人心，治理乱世，恢复安定，重振将要颓坏的皇帝统治的纲纪，把废掉的宗庙祭祀又恢复起来，惦记着前朝未颁的奖赏，对前朝旧人并未报复以便鼓励后人。葛洪按照通例就任了官职。庚寅年的皇帝诏书赐给我关中侯的爵位，以句容二百户作为食邑。我自己觉得讨伐强盗拯救家乡，其功劳不值得记录在册，金印紫绶，也并非我最初的愿望。本来想远效鲁仲连，近学田畴，上书坚决推辞，以顺从自己的小小志向。正遇有统一的规定，全都不被批准。当初仲由辞让应得的奖赏，因而阻止了人们做好事。现在丑恶的敌寇尚未平息，天下战事很多，国家正要赏罚分明，以便彰明国家的法典，我怎么敢随便地为保全自己小小的怯懦的志向，而抗拒伟大的通行天下的法律呢？因此就收起自己的想法而恭敬地接受了诏书的任命。

葛洪写了《自叙》篇之后，有人非难道：“当初王充到六十岁的时候，穷途末路不见希望，怕自己身与名一起消失，所以用《自纪》作为《论衡》的最后一篇。先生在三十刚过的隆盛年龄，赶上朝政清明的时运，正要解开皇帝送给申公的那种束帛，登上枚乘曾坐的那种蒲轮安车，在皇帝那里增光添彩，名声遍海内，怎么会有好名声不传扬的遗憾，而致力于老头子干的那种事情呢？”

葛洪回答说：“天地是非常久远的，而人不过是寄居其间。凭朝菌那么光彩照人，日影还未移动就蔦死了；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一时间很茂盛，没过十天就凋谢了。相比之下，即使是疾风吹过高空，闪电短暂照亮，也未必显得很快。人活百岁就像流星在云上飞过，老人高寿有如火箭经过一条缝隙。何况花儿有的没等萌发就死掉了，有的一到秋天就零落了呢！所以项橐有禾苗吐穗就临近成熟凋落的慨叹，扬乌有过早夭折的悲哀。

——看过远古以来的超群人才，有的凭写文章而像龙一样跃出，有的靠武功像虎一样雄踞。巨大的功勋在官府中有记载，道德之音体现在音乐之中，形骸虽然消失在深土中，而令人称颂的事情却会一直存留，每日传颂。所以即使是千百代以后，还是令人肃然起敬。我因为是个平庸鄙陋的人，徘徊不前而且保守，所掌握的学问不合于时代，行事与世人相违背；说出话来与众人不和谐，迈开步子就和大家相抵触；在内没有功臣世族提供帮助，外边也缺少当官的朋友。所走的道路虽然平坦，但没有代步的骏马；上下四方虽然开阔，但没有大鹏那样的翅膀。对上不能大展雄才匡正国家，对下不能使亲人显达，使自己垂名后世。优点不能记载在史书中，名字不能铸刻有钟鼎上。因此乘著述的剩余时间，写了这篇《自叙》，虽然对于仕途得志与否不起作用，但也希望将来有人记述它。”